

苟利國家
生死以之
用敢死
之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林则徐传



林则徐传

增订本

杨国桢著

目 录

图 片

自 序 1

修订感言 1

第 一 章 青少年时代 1

第 二 章 京师七年 43

第 三 章 “林青天” 83

第 四 章 管领江淮河汉 119

第 五 章 拯救积贫积弱的改革 171

第 六 章 在禁烟运动的激流中 246

第 七 章 “春雷歟破零丁穴” 329

第 八 章 具结和惩凶的斗争 393

第 九 章 战争阴云与粤海冲突 467

第 十 章 抗战的艰辛和忧愤 528

第 十 一 章 “傲霜花艳岭南枝” 582

第 十 二 章 镇海军营生活 647

第 十 三 章	曲折的赴戍途程	674
第 十 四 章	瀚海龙沙荷戈人	733
第 十 五 章	从陕甘到云贵	809
第 十 六 章	东归故里	882
第 十 七 章	最后的日月	898
附 录		933
林则徐世系表		933
林则徐生平大事年表		935
引用参考书目		959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

公元一七八五年八月三十日（即清朝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子夜^①，福州城内早已静街，人们经过一天的劳累和酷暑的折腾，都鼾鼾入睡了。距离福州贡院不远的一条小巷——左营司巷——里，只有一户“矮屋三椽”的人家，还点着灯火，屋内传出一阵清脆而响亮的哇哇哭声，原来是一个婴儿坠地了。

①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六云：“侯官林文忠公，生于乾隆乙巳（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造乙巳、甲申、癸酉、壬子”。本书所述年、月、日，一律采用公历，下不一一注明。

这户人家的主人，名唤林宾日（一七四九——一八二七年），原名天翰，字孟养，号旻谷，籍贯侯官，三十七岁年纪，是一位以“舌耕”为生的穷秀才。他的妻子陈帙（一七五九——一八二四年），籍贯闽县，是闽中宿儒陈圣灵（时廉）的第五女，二十七岁。他们膝下，已有几个大小女儿，先年曾养育过一个男孩，取名鸣鹤，不幸早逝。刚刚坠地的婴儿，是一个男孩，虽然已是夜半更深，一家人欢天喜地，竟毫无睡意。

传说，这天夜里，林宾日“梦中亲见凤凰飞”，孩子的降生，使他马上联想到有“天上石雕麟”称誉的南朝才子徐陵（字孝穆），感到是个不寻常的吉兆，便给孩子取名则徐^①。还有一种传说，却说林则徐出生时，新近就任福建巡抚的徐嗣曾，恰好鸣锣打轿从门口经过，林宾日给孩子取名则徐，是希望儿子的前

① 程恩泽：《题林旻谷年丈饲鹤图遗照》，《程侍郎遗集》卷3，“梦中亲见凤凰飞”句下自注：“中函名号与孝穆有关系”。事迹原作：“用孝穆凤集事”，见《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5页。林则徐字少穆，又字石麟，故有此说。

程，会像徐嗣曾一样高官显贵^①。

这些传说，带有神秘的色彩。封建时代的人们，相信天命，对于赫赫有名的人物，总要在其出生的问题上加油加醋的渲染一番，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不过，对于林宾日这样的一介寒士，希望儿子显扬发达，倒是符合他的思想感情的。

地处闽江下游平原、濒临台湾海峡的福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公元前二〇二年，这里是闽越国的都城。汉灭闽越后，实行郡县制，于此地置冶县和侯官县。嗣后一千多年间，王朝更迭，流光如梭，福州多次变换名称，却不失其为福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以郡城、州城、王城、省城的雄姿，屹立在东南之滨。明季以来，这里是中国与东洋贸易的枢纽，帆樯如林，街市如栉，十分繁荣。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弟子继宋代理学家朱熹之后，在这里聚徒讲学，建立“闽学”流派，更使它博得“海滨邹鲁”之称，算得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孔孟儒学的一个小“圣地”。大概是由于儒学的盛行，出外

① 施鸿保：《闽杂记》卷4，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林则徐一字元抚，故有此说。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指闽抚为徐士林，误。按：巡抚半夜经过这条小巷，事不可能。

登仕、位列朝班的大官僚也很多。林氏一姓，可说是名宦辈出，仅城东濂浦一宗，在前明成化、万历之际，便接连三代出了五个尚书。封建史家喜欢谈论风水、迷信，可惜林则徐一家，恰恰和福州的夺目繁华、林氏的名宦谱系绝缘。

提起林则徐一家的来历，可以远溯到两晋南渡时，中原士族入闽八姓中的林氏。林氏移民到晋安郡（郡治在今福州市）后，不断繁衍发展，成为新开发区的大族，支分派衍，散布各地。隋初，据传系闽林十世的林茂迁居莆田北螺村。再传六代，十六世林披自北螺村迁澄渚村，生有九子，唐贞元年间同时为九州刺史，时称“九牧林氏”^①。宋代，林披第九子林莛的裔孙、进士林高德，由莆田迁到福清县的杞店乡（今福清市海口镇岭兜村），他就是林则徐家族的“玉融始祖”，林则徐的十六代祖。传十世至林榕山，便是林则徐家族的支祖。直到清朝初年，林则徐的五代祖林学戡，把家迁到省治，“始占籍侯官”^②。

① 林英：《林氏族谱序》，宋元祐三年六月上浣。见《闽林大宗世谱》卷首。

② 林宾日：《析产阄书》，道光六年十一月初三日立。林则徐弟霈霖收执之原件，旧藏林家溱家，今藏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先考行状》，《云左山房文钞》卷2；《重修福清县文庙碑记》，见王景贤《伊园文钞》卷2。

林家从福清迁到侯官之后，适逢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康熙帝玄烨（一六五四——一七二二年）是清朝最有作为的一代封建帝王。他对外击退了沙俄扩张主义者的侵扰，对内平定了三藩之乱和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反动贵族的分裂活动，镇压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乾隆帝弘历（一七一——一七九九年）继承这一事业，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重新巩固了地主佃户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传统市场经济复苏并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再现出一派高度繁荣的景象。

然而，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衰败的危机。土地兼并的惊涛骇浪，吞噬了一批又一批的自耕农，把农民逼进了衣食无着的绝境。同时，也加剧了特权大贵族地主之间的互相倾轧，激化了以满族贵族为首，包括汉族官僚地主在内的大地主阶层和非当权的中小地主阶层的矛盾。中小地主在土地聚散过程中起落无常，很难逃脱破产的厄运。乾隆时人描述这种情景时说：“近日出之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①，后来，有人还进一步揭露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

^①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

吏士民，狼艰狈蹙”，“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太平盛世”底下，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着，把清王朝推向没落的程途。这正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绘的贾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例，内囊却也尽上来了”^②。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林家走完了中落破败的历程。

林则徐祖上四代，都没有科名和官职。最早两代的经济状况如何，因材料不足，难予论定。现在可以查到的是，一七五八年，则徐的曾祖母郑氏“将祖遗田宅匀作五股，均分五男”，其中五子正澄（又名万选，字孔辉，号潜堂），即则徐的祖父，分得“稻谷三十挑，住屋数间，另有书田十担”^③。据此推算，则徐的曾祖父林廷癸（字北圻，又字北极），是一户靠地租剥削收入为主的中等地主。

①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版1版，第106页。

② 《红楼梦》，第2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8页。

③ 林宾日：《析产阄书》。

则徐的祖父林正澄，虽然苦读经书，是个闽县廪生。由于无法从举业爬上封建官僚的阶梯，长期随叔父游宦中州，在河南、山东一带靠教读谋生，家庭由其妻胡氏主持。大概因为正澄在外教读的收入不丰，而祖遗的田宅并不优厚，加上生有五个男孩，“都无生业，家口浩繁”，家境一日比一日拮据。正澄出门一去十余年，其间长子天木（芝严）娶妻，五儿天裕夭亡，母亲、妻子相继去世，所去费用不小，不得不借上高利贷。天木和宾日先后出外教书，收入还不足以偿还债务。到他从河南回到侯官，已是“外欠颇多，利息重积”。又为了二儿天轩的婚事，加借高利贷，结果被迫“将住屋售人，以偿债务”^①。第二年，林正澄在穷愁潦倒中忧郁死去，遗下的田产全部变卖了，然而旧债仍然没有还清。这是林则徐诞生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时他父亲二十七岁，还没有成家。

高利贷剥削是地主、商人兼并土地的一种惯用手法。林家这一旧时有田之户，因为借了几笔高利贷，落得“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②，正是太平盛世下土地转移频繁，贫富变动不居的一个缩影。这种家境的变迁，对于林宾日以至于林则徐，不能不发生

① 林宾日：《析产阄书》。

② 林宾日：《析产阄书》。

深刻的影响。

林宾日年幼时，因父亲长年在外，生活不继而失学，十三岁始赴塾读书。由于家庭中落的刺激，他醉心举业，不甘“以贫废学”。既冠，与里中杰士游，出入敦社、诚交社和絃充塏讲学谈艺，所业益阔。他参加过府试，因为突遭母丧，不克终试。此后，他不得不“自食其力”，出外当私塾先生。待父亲死后两年，即一七七七年，他才靠自己“舌耕”的积蓄建立小家庭。又汗积两年，在左营司巷典来一间小屋，一面继续苦读经书，冀望通过科举仕途，取得功名富贵，重振门庭，“心力交瘁，犹苦志读书，终夜不寝”，因此得了眼病。一七七八年，即三十岁那年，他县试第一，考上秀才，第二年经过岁试，补为廪生，颇负时誉。一七八〇年，他参加乡试，因“第三场病目未与”，没有考中举人。当私塾先生，收入不很丰裕，当时仅够分期顶还父亲积欠的债务，廪生的津贴，当然不足于养活一家，因此在林则徐出生以后，妻子和他们先后养育的八个女儿，都必须从事女红，剪札“象生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值，以佐家计”，“半饥半寒，迁就度日”^①。

^① 林则徐：《先考行状》、《先妣事略》，《云左山房文钞》卷2。

大概是因为林则徐位列清朝名宦的缘故，时人有意隐讳他的家世，牵强附会地把他家和赫赫有名的“闽中甲族”——福州东林联系起来，说他“家传五尚书”^①，是簪缨世胄、封建官僚贵族后裔。最早为林则徐写传的金安清，也煞有其事地渲染说：“林氏自唐后即为闽中甲族，前明科第尤盛，史称其三世五尚书，皆以清德著”^②。

“三世五尚书”，指明成化至万历间的林瀚一门。林则徐青少年时代在一本读书札记上写道：

“瀚为南兵尚，〔子〕庭机为南礼尚。庭机子嫌，字贞恒，礼部尚书；嫌弟烜，南京工部尚书。瀚次子庭柳，先为南工尚，所谓三代五尚书是也”^③。

“三世五尚书”世居闽县濂浦。据《濂江林氏族谱》《天顺壬午修谱序》称：“稽我远祖，五代间自固始入闽，卜居斯乡”，比九牧林氏的远祖入闽时间晚

① 游光绎：《送林少穆庶常入都》，《霞浦县志》卷25，艺文下。陈銓在《祝少穆中丞五十寿重次千文》“高元坟索，父兄组纓”句下自注，也说“公家理学经术文章科第，联绵鼎盛，为海内世望”。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③ 林则徐：《云左山房杂录》，原件沈澹源旧藏，今藏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了六百多年。这与远在福清县杞店乡的林氏，世系毫不相干。林则徐把他们看作先贤，并没有当成自己的先世。封建官僚及史家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无非是在宣扬“世宦家族出良裔”，仿佛林则徐这一历史人物的出现，是他先辈积累的“清德”庇荫了的。这种荒唐的史笔，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蒙上一层唯心主义的迷雾。影响所及，近现代的一些学者，也误认他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至今还有人不加考察，沿用这种说法。

此外，说林则徐出生于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林家的破落是在则徐祖父手上，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不是纯粹靠地租剥削的中小地主了。林正澄落魄中州，是一个穷教读先生。在他晚年，则徐的伯父和父亲也是教读为业，他们都没有直接经营土地。林正澄死后，家庭经济已经完全和土地切断了联系。尽管林宾日思想上信守孔孟之道，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上拿着封建国家剥削收入的余羹——廪生的固定津贴，但实际上已是“自食其力”，主要靠脑力劳动和部分靠体力劳动为生的自由职业者了。这个家庭，“半饥半寒”，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有某些相近之处，但“累传皆儒业”，它的毛依然是附在地主阶级的皮上，为地主阶级政权选拔人才服务。说它是一个下层封

建知识分子家庭，比较符合事实。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下层封建知识分子面前的出路，无非是两条：要么“学优登仕”，从科举正途挤进封建官僚的行列；要么失意落魄，直至沉落为劳动人民。林则徐出世时，林宾日正走在前程迷茫的路口。不言而喻，林宾日艳羡的是前者。他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苦心奋斗，耗尽了精力，朝思暮想的是金榜题名，扶摇直上，取得封建官僚的身份地位。虽然未能达到目的，他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而且把希望灌注在儿子身上。林则徐一来到人间，他的父母就已经为他设计和安排了这样一条生活的道路。

二

林则徐的启蒙教育，是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四岁那年，林宾日参加乡试又因“病目不能终”落第，便在左邻的罗氏人家^①担任塾师，把他随带到罗氏私塾，抱在膝上，“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七岁，便教他作文。一直到中举前，则徐跟随父亲，获得不少教益。他后来追忆说：

^① 该地后辟为“罗氏试馆”，是连城县为赴省乡试士子所设的家族试馆之一，为全邑罗姓集资筹建。

“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撻，即呵斥亦绝少”^①。

又说：

“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皴，恒至漏尽”^②。

父亲的谆谆诱导，自己的发奋苦读，林则徐很快地“以童年擅文名”^③。传说则徐幼时，有人试他的才学，“出对云：‘鸭母无鞋空洗脚’，〔则徐〕应曰：‘鸡公有髻不梳头’。”^④有一次，老师带着林则徐等学童游鼓山绝顶峰，一时兴起，出“山”、“海”二字，叫学童们各做一对七言联句。当其他学童还在静思默虑的时候，林则徐率先敏捷地吟道：“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些都说明他少颇颖悟，会

① 林则徐：《先考行状》。

② 林则徐：《先考行状》。

③ 游光绎：《送林少穆庶常入都》，“誉重三才子”句注。

④ 郭白阳：《竹间续话》，稿本。福州民间有关此类传说颇多，兹不赘引。

思考问题。林宾日说：“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①。可见林则徐的擅文主要靠后天的努力。把它归结于林则徐的天赋，是什么“神童”^②，显然是荒谬的。

一七九六年，林宾日在“屏山之麓”的文笔书院执教，他家就在书院之旁。林则徐于是年岁试中侪生，家里又添一丁——弟弟霭霖（又名元抡，字雨人，一七九六——一八三九年）降生。一七九七年，林则徐应郡试，经钱学彬（赞夫）面试激赏，擢为第一^③。

一七九八年，林则徐参加科试，中秀才，时年十四岁。现在可以看到的林则徐最早的文章，便是此次应试之作《仁亲以为宝》。这是一篇华丽的八股文，“篇中警句云：‘表里山河，天下有失而复得之国；墓

① 林则徐：《先考行状》。

② 叶申芑：《庄椿岁》，《小庚词存》卷3。

③ 福州民间传说，在这次郡试中，林则徐和一位老童生的成绩最优，难分上下，考官只好面试才学，出对曰：“童子何知”，林则徐首先应曰，“大人利见”，老童生一时应对不上，后才叹服地说：“老夫耄矣”。这样，林则徐便被拔擢冠军。

按：林则徐诗《寄和家梅甫明府（靖光）原韵》“麟辰连襁气如云，怀饼簪毫记轶群”句下自注：“仆十三岁与君应童试，曾共冠曹”（《云左山房诗钞》卷1）。林靖光不是老童生，民间传说与事实不合。

门拱木，自古无死而复生之亲’。一时诵之”^①。后来他的同学梁章钜（字闾中，又字宦林，一七七五——一八四九年），把其起中四比收入《制义丛话》卷十七中，大为推崇。

林则徐中秀才后，与本城朱紫坊名儒、前河南永城知县郑大谟的长女郑淑卿（一七八九——一八四七年）订婚，入鳌峰书院读书。

则徐少年，家庭生活比较清苦。传说，林家每到过年除夕之夜，才难得地吃上一餐素炒豆腐。也只是到这天晚上，挂在壁上的油灯才有两根灯芯。为了读书，他“每典衣以购之”^②。有一段时间，他还在闽县衙门内兼做知县房基的书廩（抄写员）^③，以其所得，补贴读书的费用。当时就有人劝林宾日，让则徐改业，具有读书仕进观念的林宾日，当然没有采纳，“惟笑不应”^④。则徐刚刚懂事，看见母亲和姐妹们忙于做活，“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寐”，深感不安，“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和林宾日一般见识的陈

①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 22。

② 《榕城先达轶事——林则徐（6）》，《福建民报》，1934 年 12 月 4 日，第 10 版。

③ 林芳春：《介石堂文钞》，《语录》卷 2 云：“元抚就署闽县房公书廩之席，亦不得已也。其天资高，或可不妨本业”。

④ 林则徐：《先考行状》。

帙，当然不会同意，反而正色地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①。破落中小地主出身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恪守孔孟之教，轻视体力劳动，认定学优登仕是最高贵的道路。这种具有二千年传统的思想意识，经过宾日夫妇的言传身教，不能不给林则徐的早年思想打下深深的烙印。

然而，由于自己有过困苦的经历，林宾日夫妇思想里还有同情下层人民痛苦，不满官僚地主巧取豪夺、贪污中饱的一面。给林则徐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下面几件事：

一，救济亲友和穷人，“视人之急犹已家，虽至贫再三，倘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推，忘乎其为屡空也”。则徐儿时，就亲眼看到父亲把米送给困穷如洗的三伯父天策，自己和母亲忍饥挨饿，还告诉他说：“汝伯父来，不得言未举火”。

二，“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有一次，一个土豪想用重金贿赂宾日，为其保送文童，他拒绝了。又有一次，“里中有豪猾者，欲延府君课子，不惜厚聘。府君疾其裹行，坚却之”。

三，不满官场贪污腐败。福建吏治败坏，督抚大

① 林则徐：《先妣事略》。

吏“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为他代所罕睹”^①。则徐十岁那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士椿等贪赃枉法事泄，被革职拿办。查明伍拉纳于福建布政使任内侵蚀公款八万余两，开设银店，等等；于闽浙总督任内，又收取贿赂十五万两。清抄家产一百八十三号，内有嵌玉如意一百一十二枝。浦霖于一七九二年贪污白银二万两，查抄原籍资财，得金七百八十五两，银二十八万四千余两。钱士椿善于逢迎，利用命案抽卷勒索，监毙长泰林、薛二姓争水械斗案人命十条。抄出赃物甚多，内有沉香山一座，上有小金人一百二十个^②。案情披露后，伍拉纳、浦霖均被处斩，朝野为之震动。在此前后，林宾日每每教书回家，和妻子怒形于色地谈论。

父母的言行举止，不知不觉地浇灌着则徐幼小的心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后来林则徐在官场上，注意了解民间疾苦，作风比较正派、刚直，保持着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的某些锐气，并不是偶然的。看看林则徐为悼念亡父亡母而作的《先考行状》、《先妣事略》，便可见其影响之深了。

①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

② 《清乾隆朝伍拉纳浦霖等受贿被诛案》，《史料旬刊》第30、33题。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求学七年，一直到二十岁中举人为止。当时的鳌峰书院是福建的最高学府，主持书院的山长郑光策（原名天策，字宪光，一字琼河，号苏年，一七五五——一八〇四年），是一个进士出身、“有心用世”的封建士大夫。他为人比较正直，愤于吏治腐败。一七八四年，乾隆帝游江南，召闽浙诸生会试于杭州敷文书院。时权臣和珅监试，故意“于御座下脚几坐收试卷”，迫“纳卷者必屈膝”。郑光策参加这次会试，不愿在和珅的淫威下屈膝，“侧目之，愤形于色，乃约闽士林乔荫等数人，以长揖退”，随后“洒然返里，益肆力于学，尤喜读经世有用之书”^①。当时的学者文人，大多因惧于罗织文网的压迫，不是皓首穷经，口谈程朱，就是不问政治，考据典籍。学术烦琐，思想空虚，长篇巨帙，无济于世。郑天策对此万马齐喑的风气深感不满，曾经愤慨地说：“近日学者，气习污下，奔竞卑鄙”^②。主持鳌峰书院时，他讲求“明礼达用之学”^③，鼓励学生立定志向，有目的地读书。所以书院的教课，不仅有制义诗赋，还注意

① 《儒行·郑光策》，《福建通志》卷40。

② 郑光策：《与家咸山（振图）书》，《西霞文钞》卷下。

③ 林则徐：《郑苏年师抱膝图遗照》诗引，《云左山房诗钞》卷

到经世之学，“一课制举艺，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①。

林则徐在郑光策的引导下，开始钻研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知识，接触到各种经史典籍，眼界大为开拓。他还通过父亲的关系，结识了被后人称之为“今文学之初期”的“研究今文选说者”^② 陈寿祺。陈寿祺（一七七—一八三四年），又名恭甫，字介祥，号左海，比林则徐大十四岁。两人结识之后，“比数过从，通悃愫，讨文字，欢甚”^③。林则徐在一首诗中说：“束发读公文，珍如觐鸿宝”^④，从陈寿祺的文章中受过不少启发。

此时的鳌峰书院，“同学皆一时英济”^⑤。梁章钜、杨庆琛（原名际春，字廷元，号雪棊，一七八三—一八六七年）、廖鸿荃（初名金城，字应礼，号钰夫，一七八四—一八六四年）、沈廷槐（荫士）等，都有志于学，和林则徐过从频繁。林则徐后来回忆和梁章钜的早年交往说：“某未冠，受业于郑进士师，即

① 《鳌峰书院志》，卷5。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3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4月第1版，第86页。

④ 《答陈恭甫前辈》，《云左山房诗钞》卷2。

⑤ 王景贤：《沈荫士先生谏文》，《伊园文钞》卷4。

与君习，继与君居同巷，又同馆于人，数晨夕者有年”^①。他还深情地吟出“与君旧住屏山麓，对宇三椽打头屋”^②的诗句。梁章钜在一首诗中，也说：“屏麓苔痕润（余旧居在屏山之麓，与君为比邻），钤斋烛影红”^③。沈廷槐对林则徐“尤加爱敬，时延客舍，为几曹矜式”^④。林则徐的父亲宾日先生，恬澹处世，以远祖宋朝隐士林逋（和靖）“梅妻鹤子”的韵事，在家中养鹤陶冶情性。同学们尝到林家看鹤，廖鸿荃有诗云：

记曾文笔峰前过，放鹤人归处士家
（先生旧居文笔书院旁）。
不敢轻将和靖比，一生孤冷伴梅花^⑤。

文笔书院的学生，也因林宾日的关系，与林则徐“朝夕相亲”。郭柏苍《我私录》记：

“吾父介平公云：……乾隆五十九年（一七

① 林则徐：《梁芷林方伯室郑夫人墓表》，《云左山房文钞》卷2。

② 林则徐：《题梁芷林方伯藤花书屋图》，《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③ 梁章钜：《送少穆携眷入都》，见《退阁诗存》。

④ 王景贤：《沈荫士先生诔文》，《伊园文钞》卷4。

⑤ 《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第31页。

九四年）、六十年（一七九五年），我年十七、八，附学于郑云卿师超，师乾隆己亥举人，有文名。……至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始受业于林师孟养。师讳宾日，侯官岁贡生，授徒奉父。我随师在文笔书院寝处者九年，得与师子少穆、癸酉举人梁友馥梦花、己卯副榜陈伍畴志松辈朝夕相亲。以十九岁毫无一解之人，至二十五岁竟受知于恩雨堂学使普，至二十七岁后以教读持家，始违师之面”。

从林则徐早年的一本读书札记《云左山房杂录》（原无题名，书名是后人加的）看，他当时研读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儒家经典以及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诸人之作，亦有《老子》、《韩非子》、《庄子》，有《史记》、《汉书》等史籍，还有历代诗文集、笔记、佛经、医书及书法碑帖等等。大概是边读边记的缘故，札记潦草紊乱，不成系统，有时随手摘记一些警句，有时记书中某段故事，有时仅记书籍、作者的简要情况。从这些庞杂的内容分析，他大抵是儒、法、道、佛，兼收并蓄，学风确是“不涉时趋”^①，和当时崇尚程朱理学或专攻考据汉学的文人学子有别。札记中有一些警句，如“博闻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

^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药”（刘勰语）、“勿苟且雷同，勿偏执臆见”、“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反映他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独立思考问题，讲究言行一致的心情。另一些警句，如“世尽思居奇之居，人竞为染指之望，徇私吹索，借端凌践”，“矫饰虚声，潜纳贿赂，陋习相沿，谓之名实兼收”，“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困”等，则流露他对现实有某种不满的情绪。“岂为功名始读书”一句，可见林则徐确已遵循师长的教诲，“以立志为先”，树立经世致用之志了。

正因为这样，林则徐对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如诸葛亮、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深怀敬佩。南宋抗金英雄李纲，福建邵武军人，祠墓均在福州。林则徐对他的事迹更为熟悉，时常和朋友们谈论他的悲壮故事。求学期间，他更是经常和学友一道，到越王山麓的李纲祠凭吊，赋诗抒发爱国的情怀。后来在二十二岁那年，还和学友们发起修葺李纲的墓地^①。他喜爱白居易写诗的风格，用心模仿，后人说他“诗宗白傅”，虽然有点过誉，但白居易反映

①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嘉庆十一年条，原件福建省图书馆藏。

民间疾苦的诗篇，曾经炽热地打动了他的心坎，当是事实。

早年的读书生活，是林则徐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父母师长的教诲，书院学风的熏陶，养成他喜读有关民生利病之书，即从救时济世的志向出发，贪婪地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他后来矢志不移地倾倒于经世之学，可以说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萌发奇葩的。

三

一八〇四年秋氏，二十岁的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座师是主考官茅元铭（字畊亭）、副考官周系英（字孟才，号石芳，一七六五——一八二四年），房师是长乐知县王福增（号鹤潭）。在揭晓举行鹿鸣宴的那天，他迎娶郑淑卿过门，结婚成亲^①。

林则徐的少年好友郭阶三（字介平），晚年追忆是时有“绿衣昼见”的“两家科名之兆”。其子郭柏

① 林则徐在《郑岳母齐太恭人七秩寿序》中追忆说：“犹记秋风一第，露夕双清，阮修醪娶妇之钱，李易读登科之记”。《云左山房文钞》卷3。

苍在《季弟柏芑登科记》一文中记载：

“吾父呼巷兄弟环立曰：嘉庆甲子（九年，一八〇四年）三月，旻谷师馆于文笔书院（吾父少随乾隆己亥科孝廉郑云卿师超，年十九又从学于侯官贡生林封翁旻谷，前后凡十年，封翁讳宾日，文忠公父）。我与林二少穆过文昌祠下，时斜照入殿，朱门半掩，中见白须绿衣者徐步而过，迹之沓然。二人入叩，各有所祝，不相告语。是秋，林二领乡荐”^①。

林则徐开始从书房走向社会。一八〇五年初，他束装就道，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他第一次离开家庭和故乡，一路上游历名山大川，寻访民情风俗，接触了社会实际，开阔了眼界。会试结果，名落孙山，他在前福建学政恩普家暂住，七月辞归，于年底回到福州。由于家境不佳，他不得不“以谋食故驰四方”^②，

① 郭柏苍：《季弟柏芑登科记》（咸丰辛亥），见《葭甫草堂集》卷中。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增订本）引该文将林则徐之父林宾日馆于文笔书院的起始时间置于嘉庆九年（1804年）三月条下，误。郭柏苍在此句下注云：“吾父……年十九又从学于侯官贡生林封翁旻谷，”郭介平年十九，为嘉庆元年（1796年），详见郭柏苍：《我私录》。

② 林则徐：《林希五文集后序》，见林雨化《林希五文集》卷首。

外出当私塾先生^①。

一八〇六年，林则徐随侍父亲参加“真率会”的活动。“真率会”是林宾日和里中耆宿赵在田、谢曦，陈烺、林芳春、林雨化等人仿香山洛社故事组成的，“月必数集，集必竟日，讨论文字，上下古今”^②。这个文学小团体，在讨论内容上，反对泥古、庸俗，主张“纵谈不讲之乎者也”，“说家常不及男婚女嫁”；在礼仪上反对守旧，主张“主客一揖即罢”，“终日不讲虚邀多谢”^③，具有开明的倾向。那时该会活动，常常“集吾宗希五先生斋”^④。林雨化，字希五，为人梗直敢言，不怕触怒权贵。乾隆末年，他曾揭发福建按察使钱士椿办案有私，被迫害下狱。钱士椿迫他认罪，他以“利害吾不敢知，所知者道义而已”，严加拒绝，结果被远戍到新疆。但他毫不屈服，获释归里后，

① 福州北库巷之“补梅书屋”，相传为林则徐教书处之一。屋内墙间一联，出句“屋小朋侪客膝久”，对句“家贫著作等身多”。林则徐《林希五文集后序》中提到为崇邑庠魏某乞文，疑曾假馆崇安，置此待考。

② 林则徐：《先考行状》。

③ 林宾日：《真率会社规二十事》。

④ 林则徐：《浙江道御史松轩陈先生墓志铭》，《云左山房文钞》卷2。

“意气不少衰”^①，保持着梗直敢言的锐气。则徐少年时，屡次听父亲谈起这位乡先辈的事迹，深为感动。这时，他亲聆林雨化的教诲，又仔细阅读了《林希五文集》，激动地写下一篇感情充沛的文章，把林雨化的倔强性格，比做司马迁和黄道周，把他的文风，比于贬谪柳州后“言必己出”的柳宗元，对官场中的恶势力，表示了憎恶的情绪：

“先生梗直独操，……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②。

这一年秋天，林则徐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书记（文书）^③。他来到闽南的重要门户——厦门，在这里，他开始经历了和他的先辈们全然不同的境遇。

厦门是在明代随着月港的兴起而逐渐发达的对外贸易港口，明末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走荷兰殖民者的前进基地。清初海禁解除后，这里又曾

① 《儒行·林雨化》，《福建通志》卷40。

② 林则徐：《林希五文集后序》。

③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嘉庆十一年条。

是国内航运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台运的中心。商船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英国在一六四〇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开始和中国接触，商船就曾停泊在这里，进行贸易。一七五七年，清朝执行限制贸易政策，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并规定由“洋商”^①独占进出口贸易的特权，并监督、约束外商及其船舶水手的活动。但厦门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并未断绝，至乾嘉之际，这里还是“洋船丛集，商贾殷阗，仙山楼阁，甲于南天”^②。周凯《厦门志》记载一七九六年的厦门，拥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

十八世纪末，英国进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跃居世界前列。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促使英国资产阶级走遍全球，寻找和开拓商品市

① “洋商”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承认的对外贸易组织“外洋行”（初称“洋货行”）商人的简称。英文称之为“hong merchants”（“行商”）。“外洋行”自1686年算起，到1856年行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存续达一个半世纪以上。在实行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的特定历史时期（1757—1842年）里，洋商既包揽进出口贸易，又充当粤海关、地方官府与外商的中介，起着半官半商的作用。

② 梁章钜：《退庵随笔》，《自订年谱》。

场和殖民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便成了他们觊觎的对象。早在一六九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广州建立商馆，一七一五年，又派驻大班，与中国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易。东印度公司掌握对华贸易专利权，垄断最有利可图的茶叶贸易。虽然用于易货的英国毛织品年年亏本，还要运来大量白银（西班牙、墨西哥银元）交付，但茶叶贸易的利润抵补亏损后还有很高的盈余，这就使英国不愿放弃对中国的贸易十七世纪后半期，东印度公司推出新的出口货物——印度棉花，又特许英印散商即港脚商人来广州进行行外贸易，弥补公司广州贸易的差额，但因英国于一七八四年减低茶叶进口税，刺激了中英茶叶贸易的增长，贸易逆差仍然未能改善。英国商人为要求增辟通商口岸、减低税额、取消行商监督等，和粤海关以至清政府发生过许多争执，也均以清朝的拒绝而告终。这种状况，当然是英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忍受的。经过相当一段时期的摸索，他们终于找到平衡贸易收支的特殊商品——鸦片。

鸦片，又名阿芙蓉，由罌粟的汁液提炼制成，本是治疗咳嗽、痢疾的特效药。明代以药材纳税进口，一般仅作药用，并不吸食。传说早期吸食鸦片之法，系用烟管拌和烟草抽吸。明代末年，荷兰殖民者把这种方法从爪哇传入台湾，又从台湾传入漳州、泉州、厦

门^①。清初，逐渐发展到单独吸食鸦片，一七二九年，雍正帝胤祯（一六七八——一七三五年）以吸食鸦片，败坏风俗，下令禁止。不过其时沾染这种恶习的还不多，一七六七年以前，鸦片公开进口，以药材纳税，每年也不过二百箱。这些鸦片，是葡萄牙人从土耳其贩运来的。一七五七年，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名义下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一七七三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一七九七年又取得制造鸦片特权，成为印度鸦片生产的垄断组织，从此“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鸦片带给英印政府大量的收入，东印度公司则通过在广州出卖伦敦、孟买、加尔各答的汇票吸收鸦片走私的现金，解决了长期无法解决的贸易收支平衡问题。这样，鸦片贸易便在广东沿海兴旺起来，贩、售、吸者日众，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一七八〇年，清政府禁止药用以外的鸦片及烟具的输入和贩卖。一七九六年，下令裁去海关鸦片税额，禁止鸦片进口。一八〇〇年，再次重申禁令，并严禁国内种植罂粟。马克

① 余文仪：《台湾府志》卷19，外岛。明末清初人曾羽王的日记亦记：“余幼时闻有鸦片烟之名，然未见有吸之者，只福建人吸之”。

思指出：“如果在十八世纪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末从十九世纪初叶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①。也就是说，清政府采取抵制鸦片输入的禁烟政策，是自卫的正义行动，具有反抗外国侵略的特征。但是，由于英国鸦片贩子用重贿收买中国官吏，他们互相利用，暗中合作，禁烟令不过是一张废纸。鸦片贸易从公开变为走私，贩毒中心由广州转移到澳门和黄埔，变得更加巧妙了。

林则徐到达厦门的这一年，英国输华的走私鸦片达四千三百〇六箱^②。鸦片走私的毒流，已经暗暗地从广东扩大到福建沿海。在厦门，本年英国输入的鸦片，值白银数百万两，不少文武员弁、士子兵丁“已皆有嗜鸦片之癖”^③，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厦门海防同知是“管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收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7页。

② 姚徽元：《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12月第1版，第17页。

③ 雷瑨：《蓉城闲话》，第23则。

税，台运米粮，监放兵饷，听断地方词讼”^①的官吏。林则徐担任海防同知书记，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鸦片流毒问题。后来他到广州查禁鸦片，曾经理直气壮地警告外国鸦片贩子们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②。这话当然带有夸张的成份，但他早年注意到了外国鸦片贩子卑鄙行贿走私的种种伎俩，应当是可信的。

林则徐在厦门时，因为文牍办的不错，受到汀漳龙道百龄（字菊溪，一七四八——一八一六年）的激赏，“目为大器，广为延誉”。一八〇七年一月，张师诚（字心友，号兰渚，晚号一西居士，一七六二——一八三〇年）就任福建巡抚，不久便届临除夕。传说，张师诚从各地属僚递来的新年贺禀中，发现一封写得十分出色，爱得不忍释手，便即刻派人寻查作者，传召上省来见。此人正是青年林则徐。林则徐于二月六日除夕黄昏匆匆赶到巡抚衙门，张师诚连夜留办折稿，亲试才学和修养，深感满意。元旦招见，延入

① 周凯：《厦门志》卷10，职官表。

② 《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页。

幕府^①。

张师诚的识拔，是林则徐接触社会上层人物，改变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契机。林则徐为自己“蓬衡藁品，遘脆陋资，远公卿干谒之嫌，少乡曲謏闻之誉”，而得张师诚“下车伊始，侧席为招”，深怀知遇之恩。他后来在《张兰渚中函六十寿序》中，深情地感激张师诚“爱才如性命，染人如丹青，扶寒峻如济舟航，引后进如培子弟”的恩德，认定这是“难穷思议”的“香火深缘”^②。

张师诚是乾隆朝枢直旧臣，熟悉封建专制主义的典章制度。嘉庆帝颙琰（一七六〇——一八二〇年）登极后，他出京外仕，在山西、河南、江苏、江

① 林氏家族传说，详见林崇墉撰述《林则徐传》第三章，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 1968 年 3 月再版，第 23—30 页。闽士笔记亦记此事，情节大同小异，惟林则徐入幕前身居何处，说法不一。方策六《五朝阙史》云：“时佐房师将乐县蒋令幕”（《闽中会馆志》，《福州会馆》11）。刘孟纯《林文忠公逸事》（抄本）记黄宗琼言“在福清”，沈璿庆（文忠外孙）言“就长乐县书后”。沈璿庆《涛园集》则泛指“就旁邑记室”。按：林则徐到厦门后，是否又就某邑记室，无史料可证，姑附注于此，供进一步研究。

② 《张兰渚中丞六十寿序》，《云左山房文钞》卷 3。

西等地任过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兼提督等官职。一七九六至一八〇五年，北方川、楚、陕、甘、豫五省爆发白莲教农民大起义，他曾参预镇压，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深得嘉庆帝的倚重。他来到福建，正是纵横东南海上的蔡牵、朱瀆声势大振的时候。蔡牵是同安县弹棉花的手工业工人，一八〇二年夏率数百人突至厦门港的大、小担，斩杀官弁，夺取炮位，宣布起义^①，沿海渔民、船户和破产农民纷起响应。一八〇五年蔡牵船帮“大出海”，攻下台湾府城（今台南），建号镇海王。福建吏治败坏、军备废弛，闽浙总督玉德和继任的阿林保，与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字西岩，一七五一——一八〇七年）又猜忌不和，蔡牵势力乘隙迅速壮大。一八〇六年春，漳州船主朱瀆于海上起事，联合蔡牵对抗清军，浙江、广东的海上反清武装也积极配合。蔡牵、朱瀆指挥的战船经常分帮出没于闽东的水澳、延亭，闽南的崇武、悬钟以及厦门等地海面，屡次打破清朝水师的追剿。

张师诚一到任，就会同闽浙总督阿林保，严厉督

^① 《建盖大小担山寨城记略》碑刻，原碑在今厦门大学成智楼前。

促水师追剿，严禁沿海人民接济海上义军，取缔“添弟会”（天地会）、“三点会”、“刀枪会”等民间反清组织。同时，大肆鼓吹“官爱民如子弟，民视官如父母”，大力整肃吏治，“先理淹禁滥押之囚，兼除弄法害民之蠹；盗匪恶棍，当思勾捕之条，毋许快役纵漏；农田水利，当思清理之法，不使豪强兼并；重师儒以劝学，勤抚字于催科”。禁止地方官“簠簋不饬，颠倒是非”，练总保甲“横行乡曲，鱼肉贫民”，土豪恶棍“纠众开设花会”和地方械斗之习，以干练的手法，“激浊扬清”^①。林则徐在他的幕下，受到弟子的礼待，加意栽培，“卧阁挑灯，担毫削牍，郑亚改义山之序，昌黎定皇甫之词，经匠石之磨砢，斧如修月，奉篇之衣钵，斤亦成风”^②。经过处理抚署奏稿文牍的历练，增长了从政的本领，“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③。张师诚“平昔双修儒佛”^④，林则徐虔诚地为他抄写《金刚经》、《弥陀经》、《心经》、

① 张师诚：《一西自记年谱》，嘉庆十一年条。

② 林则徐：《张兰渚中丞六十寿序》，《云左山房文钞》卷3。

③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④ 林则徐：《挽张师诚侍郎》，萨嘉榘《林则徐联句类集》。

《大悲咒》、《往生咒》等，把手书佛经当作“行舆日课”^①。

林则徐入张师诚幕府后，家庭窘境有所纾解。他把年得修金二百两零，一举还清祖父向刘则方借认之债，又从谢家凑去十千文，买断父亲典来的左营司小屋。他父亲宾日先生又因张师诚的推荐，带着弟弟霏霖赴将乐主正学书院讲席，年得修金二百两^②。

张师诚爱惜林则徐的才学，鼓励他求取功名。一八〇八年十一月，林则徐第二次上京参加会试。一八〇九年一月抵京。四月会试，他的闱卷虽经房师陈希祖（字敦一，一字玉方，一七六五——一八二〇年）

① 林则徐手书的佛教经典，后来他的后裔林翔（璧予）曾予以影印刊行。1933年6月林灏深跋云：“右先文忠公书金刚、弥陀、心经三经，大悲、往生二咒，度藏百年，略有残缺，末叶字多模糊，仅辨有嘉庆丁卯（1807年）四字。公时年甫逾冠，客张兰渚中丞幕府”。

② 林宾日：《析产闾书》。按：林宾日在闾书中云：“越两年，张中丞荐余将乐义学”，林则徐入张幕后两年，为嘉庆己巳（一八〇九年），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亦记于是年十一月。但林宾阳手绘《饲鹤图》却自署“嘉庆戊辰（一八〇八年）长夏，暘谷自绘于将乐正学书院”，则赴将乐主正学书院讲席应为嘉庆丁卯（一八〇七年）十一月。

呈荐，但没有被取中。他随于五月二十六日出都，七月回到福州，再次进入张师诚幕府。

一八〇九年八月，阿林保离闽上京，张师诚署理闽浙总督。张师诚受印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办蔡牵海上武装上。他申严军律，限期剿捕，又派蔡军投诚者出洋诱擒。

蔡牵船队艰苦地转战浙、闽、粤海上。虽然一八〇八年初击毙李长庚于广东南澳黑水深洋，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清朝厉行海禁，接济日益困难，加上队伍不纯，号令不一，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军中不时发生叛变投故事件。一八〇九年三月，朱瀆在广东长山尾洋面战斗中阵亡，八月，张师诚又督师击败了配合作战的广东海上反清武装张保仔部，蔡牵势蹙，从闽浙交界海面转棹退往广东南澳。张师诚飞调闽、浙两省水师联舰南下，跟踪追剿，并亲自移驻厦门，指挥调度。九月，蔡牵在广东黑水洋上遭闽浙水师合击，力战弹绝，举炮自裂沉于海。年底，朱渥在福州，张保仔在广东，分别向清朝投降，东南沿海的海上反清势力遂告完全失败。

在镇压蔡牵起义的关键时刻，林则徐跟随张师

诚移驻厦门^①。当时同在张师诚幕府的梁章钜说：“张中丞筹海文移，皆出君（则徐）手”^②。林则徐也毫不掩饰地说：“回首闽南蹉跎时，行藏曾费几筹思”^③。他作为张师诚的随员，间接地参预了镇压蔡牵起义的活动。张师诚说：“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金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④，由此可见，林则徐起草文移，起了不小的作用。

张师诚赞赏林则徐办事干练明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怂恿、鼓励他第三次参加会试。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张师诚赴京觐见，特地为他备好盘缠，带他一同北上^⑤。

一八一一年春，林则徐参加会试，榜列第七十四名，复试一等，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赐进士出身。座师是文华殿大学士董诰（字雅伦，一七四〇——一八一八年）、户部尚书曹振鏞（字俪笙，一

①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嘉庆十四年条。

② 梁章钜：《送少穆携眷入都》自注，见《退庵诗存》。

③ 《壬子四月起疾入都引见得旨仍发浙省补用纪恩述怀》第2首，见林则徐手定本《己卯以后诗稿》，林家溱旧藏，现藏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④ 张师诚：《一西自记年谱》，嘉庆十四年条。

⑤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嘉庆十五年条。

七五五——一八三五年)、阁学文翰(字远举)、兵部右侍郎胡长龄(字西庚),本房师是翰林院编修沈维鏊(字鼎甫,号小湖,一七七九——一八四九年),朝考读卷老师宋镕(悦研)。

四

发榜后,林则徐入翰林院庶常馆,即被“派习国书”,学习满文。在致张师诚的一封信中,他谈到当时的心情:

“日昨奉到赐翰,以则徐春闱幸捷,奖许殷渎。……则徐虽远隔绛帷,然无日不以老夫子之所厚期者三复铭心,以求无负。……辰下滥厕清华,弱乌高巢,恐非终据。本拟即行旋里,趋待门墙,偏经派习国书,辞不获已。兹事已起炉灶,工既什佰,费更浩繁,习此者无不畏难,而则徐尤多棘手。日内即在都门就傅,犒尽数月工夫,秋后请假回南,只得于同乡前辈中藉资讲习。以钝根人学新样枝,其势定难见功,将来散馆一关,深堪惴惴!……则徐滞迹都中,诚有不能奋

飞之憾”^①。

当年秋后，林则徐请假回乡归省。十月二十五日重阳节后，他告别师友南还^②。

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与家人团聚。妻子郑淑卿知书达礼，渊雅多能，不仅酷爱碑帖，工于摹写，还擅于作诗，稍识医理。夫妻之间切磋诗文，观摩书艺，给休假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家居期间，他除练习清文外，还和师友交游谈艺。这段时间有关林则徐活动的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可以查到的，如他曾与在京的同乡同年李彦章（字兰卿，一七九四——一八三六年）通信，并作诗索和；如一八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福州士林公祭李纲墓，由游光绎（字彤甫，又字礅田，一七六四——一八三三年）主祭，林则徐“与釀钱而未往”^③。如是年秋后，梁章钜从南浦回家，在夹道坊南开紫藤吟馆，“集里中诸名流觞咏其中”^④，林则徐是座上客之一。他后来回忆说：“夹道坊南君徒居，寒藤夭矫学草书”，“飞觞我亦坐花醉，

① 林则徐：《馆选致张兰渚中丞白东后》，嘉庆十六年于北京。

② 李彦章：《都门旧草》卷上，有《重九前一日，诸同人集芷汀太史寓斋，时培根明府、少穆庶常、石农孝均欲南还，酒阑话别，赋成二诗》，可知林则徐离京在重九之后。

③ 陈庚焕：《祭李忠定公墓文》，《惕园初稿》卷16。

④ 梁章钜：《退庵自订年谱》，壬申年条。

但少奇句酬溪藤”^①。但林则徐的诗作和其他文字记录，现在已无法见到了。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林则徐结束家居生活，偕妻子郑淑卿自洪山桥登舟北上，师友们“皆以诗宠行”。游光绎送行诗云：“昔贤俱自重，名士岂空豪，我老无遐想，临岐首重搔”^②。梁章钜赋诗四首，有云：“当代清华选，通才易冠场。……挥鞭增意气，为尔一轩昂”^③。杨庆琛亦有诗作，云：“宵肝佇英豪，星霜敢惮劳。皋夔期位业，枚马继风骚”^④。这些诗，反映福州士林对这位新科进士前途的厚望。

北行途中，林则徐夫妇于一八一三年一月五日到杭州，并与恩师张师诚之子张应昌（字仲甫，一七九〇——一八七四年）等畅游了西湖。道出吴越间，林则徐夫妇所乘船上，舟姬有女及笄，患有重疾。郑淑卿细心诊察，药而愈之。母女感激万分，持唐代褚遂良法书《圣教序》、《慈恩塔》精拓本一册奉赠。后来，林则徐的同年程恩泽（字春海，一七八五——一

① 林则徐：《题梁芷林方伯藤花书屋图》，《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② 游光绎：《送林少穆庶常入都》，民国《霞浦县志》卷25，艺文了。

③ 梁章钜：《送林少穆庶常（则徐）携眷入都》。

④ 杨庆琛：《送林少穆庶常（则徐）入都》，《绛雪山房诗钞》卷

八三七年）特地题七古一章，记述这段故事：

仙官醉倚螭头舫，万叠柔绵划双桨；
夫人罢绣理琴书，绮幔珠栊趁晴爽。
神仙夫妇总能文，况复能书白练裙；
粉格金栏亲界画，鹄头龙爪细区分。
柳家新样欧家法，更有河南婉而愜；
尊前兰语共评论，屏后吴侬听稠叠。
吴侬生小采香泾，吹彻樵风朝暮清；
自诩赵娟操楫去，不随鄂皙检犀行。
关心却到林君复，并载梅妻清似玉；
早知听讲近纱帷，悔不篝灯十年读。
侬家愁病镇相仍，赤箭黄环两不胜；
颜法医前低诉语，肩着母畔瘦凌兢。
侧闻妙术夫人解，能察奇骸颡冲海；
春风吹起病桃花，两颊芙蓉发暈彩。
摩敲心悼驾娘欢，都道天人白鹤丹，
无力明珠酬叩叩，有心好月指团团。
高柔爱翫无余癖，罗纺踟蹰未遑惜；
侬有慈恩中令书，人称席上韩宣璧。
三熏三□□夫人，持谢慈恩一片真；
七级浮屠甘顶礼，八分古楷绝风神。
□金不是同州版，锥印锋圆佛甲软；

来从书画米家缸，送入和鸣赵家馆。
谁怜碧玉自妍姝，铜斗敲残唱晚渔；
不及数行紫钗字，清芬常伴女相如。
君真吾党题名手（唐人雁塔题名，
必择同榜中最善书者），合句双扉施罟帚；
塔边鸿雁总双栖，□□鸳鸯重回首。
鸳鸯飞去护春寒，不管沙头一鹭单；
记取文窗临写处，墨池先有媚虬蟠。

少穆太史同年偕配嫂夫人自闽买舟北上，
道出吴越间，舟姬携及笄女，女因多病，夫人药
而愈之，因持此帖奉赠见意。泽心钦贤夫妇之渊
雅多能，与此帖之得所归也，遂赋诗识其本末。
嘉庆己卯（一八一九年）冬月^①。

林则徐夫妇来到南京，已近岁暮。林则徐到钟山
书院拜见桐城派古文家姚鼐（字姬传，号惜抱，一七
三一——一八一五年）前辈后，以感激的心情拜谒当
年从公牘中识拔自己、现任两江总督的百龄。百龄意
致甚厚，招林则徐入署度岁。林则徐只好让妻子先行
前往清江浦亲戚郑文轩署中等候，独自进入督署，下

^① 程恩泽：《题褚河南圣教序慈恩塔拓本》，林氏家藏原件。

榻于署中花园，直至二月五日（新年正月初五）。在江督署内，他为百龄的《平海集》题诗，并代撰折稿、书扇。林则徐与陈奎（字南雅，一字玉生，号芝楣，一七八六——一八三九年）结识，便在此地此时。梁章钜记述说：

“吴中相传，林少穆、陈芝楣二公，同在金陵百文敏公节幕度岁，署中宾朋颇盛，元旦清晨，齐至林少穆房中贺岁，见壁间贴‘元旦开笔，领袖蓬山’一红笺。次至陈芝楣房中，见所贴红笺正同此八字，不谋而合，二公亦相视而笑。是年少穆即登馆选：逾数科，芝楣亦以鼎甲入翰林，遂为一时佳话”^①。

离开南京后，林则徐又在扬州停留了十一天。至宝应县，他登舟拜见过路的漕运总督阮元（字伯元，号芸台，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交陈寿祺托寄二书。然后到淮安，换舆赴清江浦署中，和郑夫人会合。在清江盘桓二十余日，改搭粮船北上。六月二日在天津南仓舍舟就陆，四日抵达北京，寄寓莆阳会馆，入庶常馆供职，开始他的小京官生涯。

① 梁章钜：《浪迹续谈》，“元旦开笔”条。记“是年少穆即登馆选”，误。

第二章

京师七年

五

林则徐回到北京的年头，正是华北地区阶级矛盾激化，天理教农民大起义蓬勃展开的时候。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三阳教、荣华会，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华北农民的反清组织之一。一八一一年以来，直隶以大兴县药店学徒林清（一七七〇——一八一三年）为首，河南以滑县木匠李文成（？——一八一三年）为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互相联络，酝酿起义。

一八一三年上半年，华北地区继大旱之后，又来大雨，直、豫、鲁三省交界各县，灾情特别严重。李文成、林清等见时机成熟，便秘密会盟，决定于十月八日在京郊和滑县同时举义，林清部打入皇宫，直捣清廷，李文成则在起事后，率豫东、鲁西北义军及时

赶来接应。不料中秋节那天，滑县天理教徒因制造军械失事，被知县强克捷等侦知，李文成等被捕入狱。文成妻李张氏领导滑县教徒，提前于九月三十日发难，攻入滑县县城，救出李文成。知县强克捷仓皇缢城逃跑，后因嘉庆帝误认他被起义军所杀，下了恤典，不得不畏罪自缢于封邱。滑县举义的消息传开，冯克善等在山东曹县、定陶、金乡以及直隶长垣、东明等地，发动教徒起兵响应，杀官围城，烽火四时。

滑县提前起义，来不及通知林清。林清率领京郊天理教农民二百余人，仍按预定日期，攻打皇宫。在内传教徒的引导下，攻入西华门，占领尚衣监、文颖馆，直逼隆宗门。此时，嘉庆帝外出热河围猎，不在宫中。皇次子旻宁纠众踞养心殿顽抗，清廷禁旅亦急由神武门增援。京师大为震动，内外城因此而掩闭了四天。起义军在隆宗门一带坚持了二日一夜的战斗后失败，第四天，林清在近京的宋家庄被捕，不久处死^①。

京郊天理教农民军攻打皇宫事件发生后，嘉庆帝慌忙赶回北京，调集附近各省满汉劲旅开往河南、山东，疯狂反扑。一八一四年初，李文成于司寨力抗围剿的清军不支，自焚殉难。

^① 《林清》，《靖逆记》卷5。《林则徐集·日记》，第26页。

直、豫、鲁三省天理教大起义虽然失败，但它以席卷中原、直捣清朝统治中枢的壮举，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清朝。白莲教大起义宣告了清朝太平盛世幻景的破灭，而天理教大起义则进一步宣告，大清盛世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这次大起义，嘉庆帝在辟驻烟郊时下达的《罪己诏》中，不得不承认是“非常之大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表示要“永怀安不忘危之念，励精图治，夙夜在公，庶几补救前非”^①。这当然只是动听的谎言，“励精图治”只不过是谋求加紧控制农民，巩固封建统治，“补救前非”则是使农民起义不再发生。然而，从最高统治者口中供认农民起义刀光剑影对封建统治的威胁，毕竟反映了清朝统治危机的深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讲求变革图强为宗旨的经世之学，才在地主阶级内部露头并发展起来。

林则徐到庶常馆，从教习成格（果亭）、陈希曾（字钟溪，一七六七——一八一六年）、吴烜（健庵）学习满文。他刻苦认真研读，又时常向同乡前辈、时任编修的林春溥（字立源，号鉴塘、讷溪，一七七五——一八六一年）请教，与同年切磋，很快掌握要领，

^① 《清仁宗实录》，卷 257。

学业大进。天理教大起义时，林则徐是翰林院庶吉士，虽然无与事权，但他对这次起义是持反对和敌视态度的。在日记中，他称起义农民是“贼匪”、“匪徒”，称起义军首领李文成、林清、冯克善是“首逆”、“盗首”^①。他对起义军的死对头强克捷之死，大表同情，三十多年后，他还写了一篇文章《书强忠烈公遗墨后》^②，表彰他的“忠节”。

然而，这不等于说天理教大起义的刀光剑影对林则徐的思想毫无震动。当时清廷君臣围绕这次事变探讨“致变之原”，廷奏连篇累牍，说法不衷一是，尽管他们都有意回避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兼并，但也或多或少承认阶级矛盾尖锐的某些事实，道出了吏治腐败、军事无能的某些衰败景象。“吏惰卒骄，文武并弛，而法制禁令为虚器，则事之可忧，岂独在‘贼’”^③？大有山雨欲来，大厦将倾之感。林则徐没有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关心时事，经常阅读邸报，而有敏锐的观察力，朝廷纷纭的议论不能不打动他的心坎，引起他的深思。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26、27、30、31页。

② 载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5，治体六，臣职。

③ 桂芳：《御制遇变罪己诏恭跋》，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9，治体。

用什么办法医治疮痍，振兴国家，上慰宸衷，下安百姓，使老朽的封建制度从气息奄奄之中恢复元气呢？林则徐开始了苦心的追求和摸索。

六

京师时期的林则徐，是一个政治地位不高的小京官。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四年，当翰林院庶吉士。一八一四年五月散馆，与吴慈鹤（字韵皋，号松巢，一七七八——一八二六年）“以清汉书同试，各列第一”^①，授为编修。八月，充国史馆协修。次年三月，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四月，充撰文官，十月，謄书房行走。一八一六年八月，出京任江西乡试副主考官，回京后充清秘堂办事。一八一七年六月，记名以御史用。一八一九年四月，充会试同考官，六月再次出京，任云南乡试正考官。一八二〇年三月，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五月，充城差拟陪，派謄译会试闱差^②。“读书东观，视草西台”^③，职掌文史，责司纪纲，都是比较清要的职务。

① 林则徐：《次韵答吴巢松前辈慈鹤》，第1首自注，见《使滇小草》，收入林则徐手定本《己卯以后诗稿》。

② 以上履历，均据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③ 林则徐在京时期的自刻图章。

林则徐在北京的活动，现存文献资料很少。他后来写给同乡友人郭柏荫（远堂）的一封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梗概。信中说：

“愚初作翰林时，即有家眷，在京一年俭用，约以五百金为度。编修俸银、俸米及馆上月费，合计将及二百，寻常笔墨中亦有所得，能觅一馆地贴补，则又觉从容矣。……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若不读书，岂不虚度日力？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亦风会使然也。……又历代文献、我朝掌故，史臣所必当通晓者，不可不孜孜留意，不特通于政事，即遇大考考差命题，偶涉不为聋瞶，不触忌讳，亦极有关系也”^①。

小京官微薄的俸禄需要弄文舞墨来贴补用度，身居茫茫京华免不了“酬应纷如”。林则徐初到庶常馆时，领俸米为老米八石八斗五升，粳碎米一石九斗^②。一八一三年十二月，迁居粉坊琉璃街。一八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长子林汝舟出生。在这期间，他代人撰、缮折子、书信来补贴用度，还接受过张师诚

①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江苏。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28页。

的接济^①。一八一四年八月，移寓于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他写信告诉家乡友人说：“新兼国史馆尚未办过书传，所劳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②。他找到一教书馆地，每旬逢三、八日出时文，试帖课题一次，每次约费一、二天批阅课文^③，以所得贴补家计。是冬腊月，他在日记中记道：“天气极寒。寓中亲眷只三人，大小俱病，殊不可支，连日延医调治，自厌又自怜也”^④。一八一五年一月，次子林秋柏生，三日而殇。一八一六年三月，长女林尘潭生，一八一七年九月又添次女林金鸾，他的家庭经济负担更重了。一八一八年夏，移居土地庙上斜街。他写信给郭阶三说：“弟心拟今岁得一外差，略可奉佐行篋，而偏值守株。……弟今年新运甚为驳杂，春间大考竟至弗胜为笑^⑤，三、四月间连殇二女，妇病连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2页。

② 林则徐：《致敬與书》，嘉庆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于北京。

③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05—111页。

④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11页。

⑤ 林则徐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日记：二月初九日，“有旨于十三日大考翰詹”。十四日，“午后见等第名单，列三等二十九名”。见杨钟羲《雪桥诗话》卷11。

绵，医药为累”^①。一八一九年六月，林则徐出京典试云南前夕，还为“病妇支床，京寓乏人照料，殊难释怀”，并接受沈维鏞“特分清俸”的接济^②。

在京期间，林则徐的交游十分广泛。关系比较密切的，有辛未会试座师董诰、曹振鏞、文翰，本房师沈维鏞、朝考读卷老师宋镕，丁巳福建乡试座师周系英；有在京同年程恩泽、李彦章、李象鵬（字云皋，号双圃，一七八二——一八四九年）、王赠芳（字曾貽，号霞九，一七八二——一八四九年）、许邦光（字汝韬，号莱山，一七八〇——一八三三年）、杨希铨、程裔采等；有同乡郭尚先、叶申万、王道行、梁章钜、廖金城、达麟等。又通过他们，结识一批新交。他常与“年齿同而义气合”^③的郭尚先（字元开，号兰石，一七八五——一八三三年），“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④，“并几促膝，上下今古，或

① 林则徐：《致郭介平书》，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按：郑夫人于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生次女金鸾后，可能又再怀孕，于本年三、四月间流产一女，金鸾亦殇。

②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于北京。

③ 林则徐：《大理寺卿兰石郭先生墓志铭》，《云左山房文钞》卷2。

④ 郭尚先：《增默庵文集》，附《兰石年谱》。

感慨悲歌，嬉笑怒骂，或酒酣耳热，泣数行下”^①。那时，林则徐父执林芳春的门生卢荫溥（字霖生，一七六〇——一八三九年）任兵部侍郎，郭尚先在他家就馆，很受推重。卢荫溥喜谈掌故，公余常招林则徐和郭尚先“集一小窗，谈至移晷，其他朝士罕与焉”^②。白熔（字小山，一七六六——一八三九年），时任内阁学士，尝与林则徐比邻而居。他“博涉究典册”，又对后进“奖借尤殷殷”，给林则徐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林则徐回忆说：“昔我宦京国，赁屋相比邻，……墨缘契金石，谈宴交纵横”；“我昔初举子，绣襦犹稚婴。公见呼英物，谓当飞且鸣”^③。

从林则徐京师时期的日记中看出，他为出入升迁的官僚起草、缮书折子，做应酬文墨，应付朋友、同乡约会和喜、丧等事，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以至他自己都深感“京中之引人入邪，较之外间尤甚”，“故交游以少为妙也”^④。

社交活动是一种政治现象。嘉庆时代北京官僚、

① 林则徐：《大理寺卿兰石郭先生墓志铭》，《云左山房文钞》卷2。

② 林则徐：《大理寺卿兰石郭先生墓志铭》，《云左山房文钞》卷2。

③ 林则徐：《寿白小山廷尉（熔）》，《云左山房诗钞》卷5。

④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江苏。

士大夫文酒唱酬之会蔚然成风，诚如朱绶（一七八九——一八四〇年）所说的：“国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带，雅歌投壶，相与扬翊休明，发皇藻翰，不独艺林之佳话，抑亦熙化之盛轨也”^①。这些附庸风雅的结社，是清朝统治者宣扬太平盛世的一种装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官僚、士大夫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林则徐“交游以少为妙”的话，是他不屑于世浮沉情绪的一种流露。

林则徐厌倦于社交，还由于“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即志同道合的知己不多。所以，他参加过的社交活动虽然不少，但留下深刻记忆的，仅有辛未（一八一一年）同岁生的雅集，和一八二〇年，也就是在京最后几个月参加的宣南诗社活动而已。

辛未同岁生的雅集，是同科进士的文酒公宴。“与君在春明，文酒月一聚”^②。仅据林则徐《丙子日记》所载，一八一六年三月四日，“辛未同年在浙绍乡祠团拜”。四月二十七日，“辛未同年在浙绍乡祠演剧，公请文远皋师”。七月三日，“诸同年招游南西门外之尺五庄，……是日集者十有六人，池荷初开，修竹成荫，坐花行酒，文宴甚懂”。七月二十一日，“辛

① 朱绶：《宣南诗会图记》，见潘曾沂《功甫小集》卷8。

② 《补题赵兰友同年雪舫传觞图》，《云左山房诗钞》卷5。

未同年季会，集陶然亭，……是日会者三十二人，^①。当时，林则徐和他们都是初登官场，大有一番经略抱负，“所持志同道合，不为势交，且偕出大贤之门，师承有自，平居以文字相切磨，德性相观摩，树立默守相期许”，集会时不免畅谈经纶，互相激励。这对有政治抱负的林则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出京外任以后，每逢到京，遇上这种集会，“必作竟日叙，骊驹在门低徊，留之不能去”^②。

宣南诗社是嘉庆年间南方出身的小京官组织的一个文学小团体。它的前身是嘉庆七年同科进士朱珔（字玉存，号兰坡，一七六九——一八五〇年）、吴椿（字荫华，号退旂）、洪占铨、夏修恕、陶澍（字子霖，号云汀，一七七九——一八三九年）、顾莼（字希翰，号南稚，一七六五——一八三二年）于一八〇四年冬组织的消寒会^③，至一八〇五年春，共集会四次，以赏菊、忆梅等为题相唱酬。一八〇五年冬至一八〇六年春，陶澍、吴椿、夏修恕因故未能赴会，朱珔等乃邀朱士彦（字体承、修承，号咏斋，一七七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7、42、47、49页。

② 林则徐：《龙树院雅集记》，《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③ 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卷嘱题抚今追昔有作》，《陶文毅公全集》卷54。

——一八四八年)、李宗昉(字静远,号芝龄,一七七九——一八四六年)、卓秉恬(字静远,号海帆,一七八二——一八五五年)、孙世昌(少兰)、张本枝(立亭)、黄茂(艺圃)、谢学崇(字仲兰,号椒石、蕉石)七人参与诗会活动^①,集会九次后就风流云散了。一八〇九年冬至一八一〇年春,嘉庆十三年同科进士钱仪吉(字藹人,号椒石、新梧,一七八三年——一八五〇年)、刘嗣綰(字柬之,号芙初,一七六二——一八二〇年)、董国华(字琴南,一七七三——一八五〇年)、朱勋楣、屠倬(字孟昭,号琴隄,一七八一——一八二八年)、谢阶树(向亭)、贺长龄(字耦耕,一七八五年——一八四八年)、周之琦(字稚圭,一七八二——一八六二年)亦结消寒诗会^②,但不久也停止了活动。

初创时期的消寒诗会,基本上是同科进士之间的文酒唱酬,目的在于消寒,规模和影响都不大。到了一八一四年冬天,董国华与朱珔、胡承珙(字景孟,号墨庄,一七七六——一八三二年)、吴嵩梁(字子

① 朱珔:《小万卷斋诗稿》卷7。

② 钱仪吉:《衍石斋记事稿》,《旅逸小稿》卷1;周之琦:《金梁梦月词》上卷,《瑞鹤仙》自注;苏渊生:《先师钱星湖先生行事》,《碑传集补》卷10。

山，号兰雪，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谢阶树、陈用光（字石土、硕士，号实思，一七六八——一八三五年）、陶澍、钱仪吉发起复举消寒诗社，“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嗣是岁率举行”，参加者也打破了同科的界限，活动亦“不独为消寒”，成为居住在宣武坊以南一带，以南方出身的小京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社团，后又称宣南诗社、城南诗社（或吟社、诗会）。从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〇年间，先后集会三十八次，参加诗社活动的，除刘嗣綰，周之琦系初创时期的老诗友外，还有黄安涛（字凝舆，号霁青，一七七七——一八四七年）、梁章钜、翁元圻（字载青，一七五〇——一八二五年）、李彦章、周蔼联、林则徐、程恩泽等新人。

林则徐是在陶澍己卯（一八一九年）夏备兵川东“出京后始入会”^①。其时，林则徐奉使典试云南，入会应在一八二〇年一月由滇返京之后。诗社中人，梁章钜、李彦章、程思泽是同乡或同年，而董国华、陈用光、刘嗣綰、黄安涛等人，在一八一六年就与林则

① 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卷嘱题抚今追昔有作》，《陶文毅公全集》卷54。

徐有过往来^①。从林则徐《题云汀给谏（澍）铸冰图》诗^②看，他最迟在一八一九年春夏也已结识陶澍。

关于宣南诗社的活动，胡承珙曾经追忆说：

“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后神智而扩见闻，并不独诗也”。^③

也就是说，诗社除聚会赋诗外，还探讨学术问题。从现存的集会诗来看，他们唱和的不外是饮酒、赏花、观碑、赏画和庆祝郑康成、苏东坡生日之类的即兴诗，没有多少政治内容。他们大多通于经学，长于考据，在学术上看不出有“反对汉学”的倾向。至于“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大体上是指对古今诗画、碑帖等的鉴赏品评，并不带有进步的政治色彩。不过他们

① 《林则徐集·日记》载，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正月初九日，赴郑心田处祝寿、观剧，宾客中有陈石士在座；十四日下午宴客，黄霁青、梁芷邻、李兰卿等在座（第34页）。二月初四日，“早晨赴黄霁青家，祝其太母寿。……午大风，游龙泉寺，赴程云芬之约，芙初、琴南、峪生、兰卿俱在座食斋”（第36—37页）。三月二十四日，“下午赴梁芷邻席，陈玉方师，陈石士、刘芙初、董琴南、程云芬、李兰卿俱在座”（第41页）。

② 见《云左山房诗钞》卷1。

③ 胡承珙：《消寒吟社图序》即《宣南吟社序》，见《求是堂诗文集》，又见梁章钜《师友集》卷6。

地位相近，“多文学侍从之职”，都是南方出身，且怀才不遇，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有时借诗抚今思昔，倾吐对时局变迁的感慨^①。

林则徐参加诗社活动最多不过半年，没有留下直接的记述。《云左山房诗钞》中与宣南诗社有关的诗，仅有一八二七年作的《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声诗社图卷》。现在，我们只能从这首诗了解林则徐参加活动的一点梗概了。

宦游我忆长安乐，听雨铜街梦如昨，
朝参初罢散鹓鸾，胜侣相携狎猿鹤。
清时易得休沐暇，诗人例有琴尊约，
金貂换酒玉壶春，斗韵分曹劈云膜。

林则徐朝罢之后，应约和诗友们饮酒赋诗，给他留下了愉快的回忆。

四序流连付游屐，百端悲喜归吟藁，
岂无叹息居不易，臣朔朝饥米难索。
室如蜗角车鸡栖，衣似西华履东郭，

① 关于诗社的性质和活动，请参见拙作《宣南诗社与林则徐》（刊《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2期）。

秀句要教出寒饿，高歌未厌填沟壑。

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京华，小京官的生活和大官僚们相比，实在是寒酸不过了，林则徐对此表示了无限感慨。“秀句要教出寒饿，高歌未厌填沟壑”一句，形象地体现他倔强不群的怀抱。“招寻已喜苔岑同，怀抱岂辞豪素托”，“偶喜追陪饫文字，敢擅风骚附述作”！他不禁提起笔来，和诗友们一起抒发这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了。

在白莲教大起义和天理教起义之后，经世致用之学在京师渐渐流行，这反映了嘉庆时代文风的开始转变。龚自珍（字璦人，号定庵，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魏源（字默琛，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正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京师，并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龚、魏从刘逢禄（字申受，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年）治公羊学，与宣南诗社成员胡承珙、陶澍、程恩泽、梁章钜诸人交往，但是否已和林则徐结识往来，他们三人现存的诗文结集中都没有提到。不过，从龚魏和胡承珙等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挚友、一八一九年中状元的陈沆（字太初，号秋舫，一七八五——一八二六年）是林则徐的门生等情况分析，即便尚未交识往来，林则徐当已熟闻龚、魏之名，而龚、魏也必已将林则徐视为良师益友，彼此产生敬慕的

感情。

林则徐厌倦于庸俗的应酬社交，必然抓紧时间“力学而潜修”。为了通于政事，他利用京师的丰富藏书，“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①。

基于大旱大饥和天理教大起义有着直接的关系，林则徐特别注意到京畿一带的农田水利问题。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几十位作家有关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和著述，查阅内阁收藏的清代档案文件，认真思考前人提出的在京畿附近兴修水利、种植水稻的意见，酝酿并开始写作《北直水利书》^②。林则徐认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通过大兴水利，广开水田，种植水稻，便可以满足京师一带对粮食的需要。这样，数百年来依仗糜费和弊端极大的漕运进行南粮北调的老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而华北农民的

①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

② 《北直水利书》初稿今不见，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经门生冯桂芬等人协助，将此书改编为《畿辅水利议》。从现存《畿辅水利议》刻本所收资料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有关档案引用甚多，按当时的条件，不可能从外省获得，由此可以断定其写作时间始于京师时期。本节所引林则徐关于畿辅水利的意见，均引该书，虽成书入奏时间在后，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生活得以安定，漕运和河工带给南方省份和漕道两岸农民的额外负担又可免除，农民起义的威胁便自然地消弭了，实在大有益于国计民生^①。所以，他尖锐地提出：“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而畿内艺稻又为天下之本务”^②。

在畿辅一带种植水稻，有农民长期种植的传统习惯问题，也有仰赖漕运上下其手的官僚、吏胥、旗丁等的阻挠问题。特别是后者，是几百年来议而不行的关键。林则徐主张严惩阻挠，指出：“天下事当积重难返之后，万不得已而思变通，幸而就理，万世之利也。然北米充仓，南漕改折，国家岁省经费万万，民间岁省浮费万万，此皆自蠹穴中剔出、陋规中芟除者，则举行之日，浮议阻挠，必且百出，……要之，簧鼓不足听，而刁健不可长，是在卓然不惑、处之有道而已”^③。元明以来畿辅开治水田，成效甚微，他认为还由于技术和办法的失当。为此，他提出具体的建议，说：“经画水田，要在尽力沟洫。陂塘之瀦蓄，所

① 《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篇云：“上裨国计者，不独为仓储之实，而兼通于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独在收获之丰，而兼及于化邪弭盗，洵经国之远图，尤救时之切务也”。《畿辅水利议》。

② 《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篇，同上书。

③ 《惩阻挠》篇，《畿辅水利议》。

以供沟洫之挹注也；闸堰涵洞之启闭，所以供沟洫之节宣也。沟洫修而田制备，田制备而地中之水一勺不疏为血脉，水旁之田，无一不化为膏腴”。多开沟洫以宣泄积水，一定会侵占农田，所以他又主张计亩摊发，照数拨补给贫民。同时，他又主张不准开垦有碍排水的淤田，以便遇上洪水泛滥，得有宣泄之地。他认为这样做，是“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①。

为了论证在畿辅附近兴修水利、改种水稻的改革办法之可行，林则徐博引史籍、奏议，专章论述直隶土性宜稻，而“稻田之不广，良由人事之未修”^②。在另章里，他列举历代开治水田成效的事实，指出：“至今畿南杭稻，犹其遗泽”，是“信而有征”的。这样，“主议者既决然于说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晓然于功之有可据。或就废堰古渠之迹，寻访遗规；或即羹鱼饭稻之乡，讲求成法，而一切营垦事宜，可举而措之矣”^③。

林则徐在京畿一带兴修水利、推广水稻种植的主张，是一项涉及到漕运、屯政、河防的经济改革。他把着眼点放在“国计民生”上，妄图以此改变北方

① 《禁占垦淤水淤地》篇，同上书。

② 《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篇，同上书。

③ 《历代开治水田成效考》篇，同上书。

水旱成灾、满耳啼饥号寒的惨景，显然是和天理教大起义的影响有关的。他仅仅看到灾荒和漕运负担等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并没有认识到阶级矛盾的实质和根源，毫不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即地主土地所有制，想以此作为“朝廷万年至计”，只是一个幻想。但他在此时明确地提出“养民为本”的问题，仍包含着对封建权贵过分勒索、劫掠农村的抗议。这当然不是代表农民阶级谴责地主阶级，而是非当权的地主阶级和有远见的封建士大夫冀望改变现状的呼声。

关于用人行政问题，林则徐嫉恶卑鄙鲜耻、尸禄保位的贪官污吏，主张起用矢志皇朝的正直官吏。在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的过程中，他接触大量所谓忠臣循吏的事迹，《耻斋诗传》保存有“史臣林则徐从翰林院档恭录”一七七六年乾隆帝所作、表彰前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林逵的《赐故明殉节诸臣通谥文》^①，就是其中之一。林逵“矢志不渝，立身有素，际艰屯之运，力本难支，完精白之名”^②，是不事二君的明朝忠臣。林则徐抄录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留下自己的评述，但期待有如林逵一类的良臣出来济世，是符合他的思想感情的。在现实生活中，他钦佩张师诚

① 见《耻斋诗传》，钞本，福州王铁藩藏。

② 见《耻斋诗传》，钞本，福州王铁藩藏。

干练的统治才能。

一八一六年，时任江苏巡抚的张师诚因为“愚孝”擅离职守被褫职，林则徐为之大表惋惜。一八一八年，嘉庆帝起复张师诚为编修，林则徐“不胜忭喜”，在致张师诚的一封信中，他称赞这一决定是“我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圣度真如尧舜也”^①。把澄清贪污政治寄希望于尧舜般的明君和尽忠尽孝的官吏，这说明林则徐对封建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在历史上，每当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地主阶级中都会有一些有识之士发出“振刷纲纪”之类的呼吁。京官时期林则徐的政治抱负，和他们并无本质的不同，说穿了，他只是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而已。

七

林则徐在翰林，还以书法知名，“出入欧、董，尤长小楷，为世所重”^②。同年程恩泽曾经这样称赞他：“君昔解褐衣，书名倾一时；书自柳颜入，自将堂堂

① 林则徐：《致张兰渚书》，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于北京，引自《一西自订年谱》，嘉庆二十三年条。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旗”^①。他长期染翰挥毫，形成自己的风格。

林则徐学书是从学唐书入手的。他临唐书留下的墨迹，有临欧阳询的《皇甫诞碑》、颜真卿的《送刘太冲序》、敬客的《王居士砖塔铭》等。这固然和当时盛行“馆阁体”、科举考试和选拔官吏都很重视楷法有关，也由于唐朝发展成熟的楷书（真书）源于王羲之，行书和草书也达到极高的造诣。由此入门，易于掌握书法的基本功，进而学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后来，他谈自己的学书体会，说：

“或谓学唐书者，专从事于间架分布之间，魏晋风流去之弥远，能真而不能草，宜碑板而不宜翰札。此言诚然。然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蹈等于钟、张、羲、献，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②。

钟繇、张芝、王羲之和王献之，在书法史上是被视为“书圣”的人物。唐人孙过庭《书谱》称：“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学书者无不希望自己能得此绝妙，但初学时就直接临摹他们的书法作品，在林则徐看来，“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这些对学书门径的看法，是

① 程恩泽赠林则徐诗，《云左山房钞件》，林家溱藏。

② 《跋沈毅斋墨迹》，《云左山房文钞》卷4。

很有道理的。

楷法讲求平正挺拔，林则徐把它概括为“笔力秀挺，墨气鲜润”八字。要达到这种艺术境界，他认为：“此亦惟于腕下作功夫，无他谬巧也。盖笔提得起，有操纵向背，有起伏顿挫，则体直而无不挺，神现而无不秀。秀则不滞，挺则不俗，而墨气之鲜润即随之矣。凡一横一竖，除欹侧以取势外，无不贵乎注笔者，转处、钩处亦然，先注后转，则力足而不剽”^①。

“于腕下作功夫”，首先是临写法帖，勤学苦练，没有谬巧的捷径。唐初书家欧阳询的楷法刚劲险绝，武则天时期书家钟绍京的楷法柔润妩媚，他常将欧书《皇甫诞碑》和钟书《灵飞经》二种法帖，早晚更换临写，以取两家之长，刚柔相济。他认为这样做，“则骨干风神可以两得，不至偏于一边，未得其利，先入其弊也。临帖即用白摺，不必写于别纸，纵极不善书之人，而用心学帖，写过白摺千本，则未有不改观者”^②。

临写法帖固然重要，但闭门造车式的简单模仿，不是学书的真谛。所以，他又经常和师友家人研习观摩，推阐历代书法三昧。大书法家陈希祖是林则徐第

①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四年二月于江苏。

②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月于江苏。

二次参加会试时的荐卷老师，师子陈延恩（字登之，一字邃臣，号云乃）也善书法，他常登门求教。他后来在《跋陈登之排次玉方师遗迹卷后》一文中说：“忆师在日，每喜与徐论书，谓其会心不远。时都下趋铁限者踵相接，纸绢盈数屋，而徐有求，必先予之”^①。一八一八、一八一九年，刘大懿（苇闲）“由外台入为京朝官，与则徐听夕过从往来，书问必以精楷”^②。这是与师长辈论书的情形。同年如程恩泽，同乡如郭尚先，都是当时书法名手，林则徐也常与他们讨论切磋。程恩泽在一八一九年冬为林则徐夫妇收藏的唐代书家褚遂良（河南）的《圣教序》、《慈恩塔》拓本题诗，内有“柳家新样欧家法，更有河南婉而愜”^③之句，说明他们观摩的法帖还有唐代书家柳公权、欧阳询父子诸体。郭尚先的书法被誉为“颀颀元明两文敏间”^④，他尝赠唐代书家敬客所书《王居士砖塔铭》初拓本，后来林则徐临写《王居士砖塔铭》几乎逼真，实受郭尚先的濡染。

① 《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② 林则徐：《跋刘苇闲廉访（大懿）墨迹手卷》，《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③ 程恩泽：《题褚河南圣教序慈恩塔拓本》，林氏家藏原件。

④ 林则徐：《大理寺卿兰石郭公墓志铭》，《云左山房文钞》卷2。

林则徐和师友们观摩历代书家的墨迹，颇有心得。

东晋“书圣”王羲之（右军），是古代书法的集大成者，其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皆列为“神品”。林则徐非常赞赏元代书家赵孟俯（子昂）评王羲之书法的话：“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并把他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①。后来，他还多次临写右军的《乐毅论》，寄赠友人。

宋代摹刻三代至唐书法古帖的《淳化阁帖》墨本，潘师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参入别帖而成的《潘驸马帖》，也深受林则徐的喜爱。尤其是后者，林则徐尝谓：“视宋人翻刻阁帖，此最精采”。宋代书家中，林则徐最推崇的当是米芾（海岳）。他写一轴行书论书条幅（盖有“读书东观，视草西台”印章）赠逢年二兄，云：

“大都米家书与赵吴兴各分门庭，吴兴临米辄不能似也。然赵书易学，米书难学，书品于此辩矣”^②。

他曾收藏米芾所书襄阳真迹，行书临写米芾《蜀

① 林则徐：《跋刘文清手札后》，《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② 见青雨：《林则徐的书迹》所附照片，香港《书谱》第12期，1976年10月出版。

素帖》中的第一首诗《拟古》，运笔潇洒，挥写自如，堪为传世珍品。

元代书家赵孟俯，精王体书法，自成一家。林则徐尝跋其十札真迹，对后人点窜有所批评，如云：

“前数札月日字，不知被何人点笔，谛视画中皆有墨污，然鼠迹床尘，尚未甚碍。至第九札四行残损处，竟将履字妄改为腹，有鸟焉成马之叹！昨取王氏墨刻校之，亦复如是，则知点窜在王氏前。陈拾遗云：‘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安得郢人运斤尽垸而鼻不伤耶？王氏拓本第九札十一行，讹数为如，盖墨本损上两点故耳，似宜订正。第四札动字，第七札完字，皆由它字改成，非后人点窜”^①。

梁章钜后来在《退庵书画跋》中记述和林则徐讨论历代书法名家及宋拓本《圣教序》、颜真卿《争座位》、米芾大字本《天马赋》等的情形。在传世的一些历代碑帖拓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林则徐所题的“敬观”名款。这都证明，林则徐鉴定古代书法，是有一定功力的。

和师友研习观摩之外，林则徐还把一些墨刻作品寄给京外友人观赏。一八一四年，他写给家乡友人

^① 林则徐：《跋赵文敏十札真迹》，《云左山房文钞》卷4。

的信中就提到：“附去墨刻四卷，虽非古人书，亦尊意素所许可者。不复装裱，以便于携带也”^①。

书法与绘画相通，所谓“画从书入，书以画入”，故精通书法必须精熟画理。林则徐尝云：

“古书家多善画，盖书不独有笔法，且有墨法。笔法尚有口讲指画，墨法则非画理精熟不能识此妙也。海岳、欧波书中皆有画，云林、石田画中皆有书，即文、董亦然。此非多观墨迹，难与推阐三昧耳”^②。

林则徐学书又学画，所论“墨法则非画理精熟不能识此妙也”，自是经验之谈。一八一九年，林则徐为陈沆高中状元而“欲绘《梦苗诗诂图》”^③，可见他善于绘画。对于古画，他也有颇高的鉴赏眼光。历来评论明画，有“粗文（即文璧，字微明）细沈（即沈周，字启南，号石田）”之说。他认为沈周之画工细，是无可非议的，然“石翁（沈周）意趣纵横，岂可貌似，徒以粗细区之，抑末矣”。他还指出：“后人赝托石田，每以粗枝大叶，貌为苍老，其工细之作，转非

① 林则徐：《致敬與书》，嘉庆十九年八月五日于北京。

② 林则徐：《跋成亲王画册》，《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③ 杨庆琛：《送林少穆编修典试滇南》自注，《绛雪止房诗钞》卷

效颦者所能”^①。这些见解，都很精辟。

正因为林则徐对书画艺术均有讲求，他为师友的《花洲饯别图》、《受业图》、《祷冰图》、《滇华五芝图》、《秋林逸兴图》和画兰册等题诗^②，都能得心应手。

林则徐政余临池、论书，虽然有的属于无谓的应酬，引起过他的厌烦，但他从作书、论书中陶冶心性，增长见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程恩泽说他“理事若作真书，绵密无间”^③，是有一定道理的。

八

林则徐任小京官期间，曾经一次充会试同考官，两度奉命出京，充任地方乡试考官。这是他登科甲、举进士以来，施展政治抱负的开端。

一八一六年九月，林则徐到南昌充江西乡试副主考官。

科举考试在当时是知识分子成才的唯一途径，

① 林则徐：《跋沈石田山水卷》，《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② 均见林则徐手定本《己卯以后诗稿》。卷端自题“自己卯（1819）至丁亥（1827）之作”。己卯之作题为《使滇小草》。

③ 梁章钜：《楹联丛话》卷12。

林则徐由科举出身，体会到士子成才的不易，主考官识拔得当，人才可以脱颖而出，一旦怠误，就会屈抑人才。林宾日得知林则徐被钦点江西考差后，“自以为踧于场屋，倍知科名之难，屡谕衡文当慎之又慎”^①，这更坚决了他公正衡文、选拔真才的决心。

林则徐和正考官吴其彦（字美存，一七七九——一八二三年）入闱后，从出题到印刷试卷，从评阅各房荐卷到点阅落卷，处处认真，一丝不苟。他每天评阅的荐卷至少二十本，多到三十五本。阅完荐卷，又“检数日前阅过荐卷，分别去取，并调阅二、三场互相比较”。最后“将拟中之卷，发交各房查对二、三场笔气”^②。“凡头场四篇，通篇皆有评语。”^③接着，搜检落卷，校阅批点，从中发现爱字二十一号卷是篇佳文，“诧为异才，亟拔之”^④。又查出落卷中有的与取中并已经发刻之文有许多雷同，便将“已中副榜及拔贡者三人，俱抽去，另补他卷”^⑤。“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颣之处分篇批出”。所有的批语，还自录底

① 林则徐：《先考行状》，《云左山房文钞》卷2。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58、59页。

③ 《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剽袭诸弊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49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59页。

⑤ 《林则徐集·日记》，第59页。

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者”^①。

是科取中正榜九十四名，副榜十八名，“首披第六名即系优贡生，素有文誉者，其余知名之士甚多”^②。其中不少还是座师曹振鏞任江西学政时识拔之士^③。发榜后，吴其彦和林则徐出门拜客，“访询舆论，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④。通过这次乡试，林则徐与时任江西学政的王鼎（字省崖，号定九，一七六八——一八四二年）结识，建立了友谊。

一八一九年四月，林则徐在己卯恩科会试中任十二房同考官。经他评卷举荐的有五十余卷，中者十人，是科状元陈沆便出于他的门下。他在礼闱中，曾瞩同考官龙汝言（号子嘉，嘉庆甲戌科〔一八一四〕状元）画白菜，并题诗云：“恰与状头商画稿，也期梦得一苗来”。陈沆的夺魁，使他梦幻成真，他高兴

① 《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剽袭诸弊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49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59页。

③ 林则徐：《己卯以后诗稿》，《题新安曹相国师花洲饯别图和苏斋先少韵》第二首，“青蓝先后一门同”句自注。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59页。

地准备自拈斑管，绘一幅《梦苗诗诂图》^①，以为纪念。在给督学湖北的房师沈维鏊的一封信中，林则徐还激动地说：“状头陈秋舫素有才名，其文艺最所惬意。会榜名次稍屈，而于甲第大伸之，亦可云得一不恨矣”^②。

举人李纶元（鹄臣）的试卷没有被他录取，发榜后反而献诗执贄请业，林则徐在答诗中有“反唇幸未腾群议，拙目奚堪诩至公”^③之句，虽是自谦，也反映了当时应试者对他衡文公平还是满意的。

一八一九年九月，林则徐在云南主持乡试，任正考官。他一如既往，和副考官吴慈鹤一道，认真衡文。所出试题，首题：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次题：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三题：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明显带有考察应试士子经世致用能力的用心。他严格选拔“有志于学，求付实用”、“文理优长”的“真

① 杨庆琛：《送林少穆编修典试滇南》诗自注，《绛雪山房诗钞》卷6。

②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于北京。

③ 林则徐：《李鹄臣孝廉（纶元）春闱卷为余所黜榜发后执贄请业而媵以诗次韵答之》，《云左山房诗钞》卷1。

才”，得正榜五十四名，副榜十名，“俶诡浮薄之词，概斥勿录”。云南的士子因而“感悦奋发”，称赞“自庄躋启域、汉武置郡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①。这次乡试取中的举人戴綱孙（字袭孟，号云帆，一七九六——一八五六年），后来于一八二九年成进士，和林则徐长期保持师生之谊。

典试虽然是临时性的官差，但因关系到士子的功名和地方文教的声誉，各省官员、士林都十分关注，对考官的接待因而十分隆重，使闱务也沾染了奉迎应酬的种种陋习。林则徐曾经加以抵制，又因最终不能免俗而感到惭愧。典试江西时的日记写道：

入闱时，“未刻由抚署坐亮轿赴贡院。自进省时，地方即备八座肩輿，力辞之，改为四人。是日亦已预辞，面临时仍备八座，仓卒不及改，心甚愧之”。

在闱中，“自入闱以来，监临、提调、监试连日输送酒席，是日因近中秋，送席尤多，心甚愧之，且觉物力可惜”。^②

他反对摆阔气，讲排场，重工作实效，这一为政作风，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也没有改变。

① 林则徐：《己卯科云南乡试录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56—57、58页。

选拔清贫绩学的“真才”，从反对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垄断仕途而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林则徐并没有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只是想通过挽救时文和科场的流弊，来维护和完善这种制度。这一思想，他后来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如说：

“国家承前代之旧，以四书文取士，自春秋两闱，内而成均，外面学使及郡县诸试，咸以四书文定取舍，名之曰制义，盖朝廷之功令、士林之趋向系焉”^①。

又说：“文章经国大业，世盛操之自上而教化行，经义选士以来，公辅宰执出其中”^②。八股取士制度为封建政权提供大量人材，是不可废除的。他反对的，是学者拘于时文试帖，“矜驶奥博，罔适于用”^③。“向见埋头贴括者欲叙半点小事亦不能明晰，无怪老辈以为社稷苍生晦气也”^④。

林则徐少工骈骊，饶有才华，供职翰林院时，尝与同乡、同年结文会，以作“文课”（八股文）、“诗

① 林则徐：《制义丛话后序》，见梁章钜《制义丛话》。

② 《曹太傅制义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③ 林则徐：《刘闻石时文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④ 林则徐：《致毕星楼书》，道光二十九年于云南。原件故宫博物院藏。

课”（试帖诗）为活动内容。一八一六年，仅《丙子日记》所载，他在离京典试江西之前，在京参加集会二十一次，所作诗课有八十七题。他手定的第一部诗歌结集，便是《试帖诗稿》^①。

林则徐赴云南途中，写了不少诗，后来自编为《使滇小草》^②。其中一部分是官场应酬及题画咏画之作，意义不大，封建伦理观念也极其浓厚，而《江陵两烈使行》一首，更是诬蔑明末大西军领袖张献忠为“滔天狂寇”，歌颂“烈使”的封建忠节的坏作品。一部分是途中遭遇及游览山水古迹的叙怀之作，反映他当时的思想感情。

诗人沿途停靠驿站，从驿马的疲累联想到民间劳役的痛苦。《病马行》一诗，着力描绘一匹饥病交加而濒于死亡的老马，长年的尅扣草料、无情的鞭笞和过度的奔驰，使它筋力疲惫，奄奄一息，正倒在厩间呻吟。而“圉人”毫不体恤，站在一旁侧目怒视，等待她死后剥皮！诗人采用拟人化的手法，通过病马

① 《试帖诗稿》，今存林则徐亲笔原稿残本二十二页，前八页为七十六首目录，后十四页是十九首诗，加上眉批，合计约二千四百余字。此册原为浙江宁海县人民银行退休工人洪品高所藏，现藏慈溪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云左山房诗钞》及郑丽生校笺《林则徐诗集》所收仅二十四首。

② 《使滇小草》，收入林则徐手定本《己卯以后诗稿》。

在临死前一瞬间所说的一席话，谴责了“圉人”的为非作歹，

昔饿求刍恐不得，今纵得刍那能食？
国人怒视目犹侧，欲卖死皮偿酒直。
马今垂死告圉人，尔之今日吾前身！

以“圉人”泛指贪官污吏，用恶有恶报的宿命论观点加以谴责，虽然是无力的，但它确实表达了诗人对社会不公的鲜明态度。

林则徐目击“生初岂乏飒爽姿”的驿马，由于草料“尽饱闲人圉人腹”，“厩间槽空食无几”，被搞得“骨立皮干死灰色”，联想到当权者对有用人才压抑、摧残，而昏庸无才之辈却位列朝班，饱食终日，遂感慨沉吟，写出《驿马行》一诗，结尾痛切地说：

君不见，太行神骥盐车驱，立仗无声三品刍！

千里马拉着盐车上太行山，蹄伸膝折，白汗交流，而立仗宫门、无所事事的庸马、劣马，却悠哉悠哉地品味着高级的食物。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这首诗把用人不当、赏罚不明的吏治败坏现象刻划得入

骨三分。时人评为“寄慨无限”，“神似少陵，读之令人声泪俱下”^①。《與人行》一首，描绘轿夫抬輿登山的劳苦：

前者歌呼后者应，歌声啁哳难为听，

……

嗟尔生涯剧可怜，劳劳竟日赏百钱！

南下途中，在裕州突遇暴雨，河水大发，“村夫歛来灿成行”，众擎成墙，涉过没肩的洪水，把林则徐送到彼岸，安全地脱离险地。他深为感激，抒写心怀说：

我心深感怀转伤，为语司牧慎忽忘。

孜孜与民敷肝肠，毋施捶楚加桁杨。

教以礼义勤耕桑，天下輿情皆此乡，

世尧舜世无怀襄。^②

这正是他关心民间疾苦、决心做一个正直官吏的心

① 《驿马行》、《病马行》眉批。眉批作者为谁，今无可考，见《使滇小草》。

② 《裕州水发村民昇輿以济感而作歌》，同上书。

情写照。对照他的日记，可知当时他对沿途农田水利和灾情颇为留意，如抵磁州时，见“双渠夹道”，“稻田资其霑溉”，便深有感触地写道：“噫！何地不可兴利，顾司牧奚如耳”^①。又如赴定远县途中，他“闻雨后水发，尤不可行，兹以遇晴为幸，然此地告旱久矣，身虽行役，亦甚为盼泽也”^②。林则徐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地方官吏“为民敷肝肠”，这和《北直水利书》中表达的“养民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归途经武陟作《防河四首》，表达他对防治水患的关注：

漠家瓠子岁防秋，河济千年更合流；

……

百万惊鸿何日定？奏书频动至尊忧。

不仁讵合号河公，欲击冰夷诉上穹；

……

恨甚波臣助淫虐，灵威早晚靖龙宫。

……

撻竹褫茭未许迟，千夫力挽万夫驰；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71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77页。

.....

请看张乐仙园地，犹为筹防阁寿卮。
使星博望正还槎，无计随刊只自嗟；

.....

为祝春风三月好，金陵安稳看桃花。

时人评“其各首纵横开合，宛是奏议，盖以诗当纪传时事，非复寻常登陟游览之作”^①。

《辰龙冈》、《飞云岩》、《即目》、《鱼梁江》、《牟珠洞》诸篇，描写沿途奇情壮采，“起笔陡峭，收笔淡逸”，“飞腾而入，用笔如神”^②。“诗不矜奇善道情”，这些山水诗，横溢着他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即目》一首，形象地勾描了贵州群山起伏的壮景：

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
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
飞瀑正拖千嶂雨，斜阳先放一峰晴。
眼前直觉群山小，罗列儿孙未得名。

① 莫友棠：《屏麓草堂诗话》卷2。

② 《飞云岩》眉批，见《使滇小草》。

峰峦叠错，峥嵘险峻，犹如“弹丸脱手”^①，跃然于纸上。

他如凭吊之作，则反映他对历史人物的敬慕。
《淮阴谒岳忠武祠》：

不为君王忌两宫，权臣敢挠将臣功。
黄龙未饮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
尺土临安高枕计，大军河朔撼山空。
灵旗故土归来后，祠庙犹严草木风。

歌颂岳飞抗击女真族贵族侵扰的英雄气概，呵斥秦桧等屈膝投降的罪行，满怀对岳飞“黄龙未饮心徒赤”的无限感慨。

《使滇小草》中的这些抒情之作，如实地反映了林则徐京官时期的精神面貌。

林则徐在两次外差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受到清廷的重视。一八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到任不久，便于四月九日出疏严劾福建澎湖协副将张保，指责官僚中“滥保市恩，渐成风气”，主张“严纪律，择将帅”，不让投诚之人滥膺专阍，或

① 《即目》眉批，见《使滇小草》。

驻守要地^①。此时，河南巡抚琦善（字静庵，一七九〇——一八五四年）因上年马营坝决口甫堵，而仪封南岸又决，徒费国帑，被褫职以主事衔留办河工。他仍措置无方，料贩乘机囤积居奇，影响河工的进行。林则徐得知这个情况，又于五月八日上奏揭露料贩囤积居奇，建议敕令地方大吏“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②。这两次言事，均被嘉庆帝重视，加以采纳。十日，林则徐在京察中名列一等，带领引见，记名以道府用。六月三日，实授杭嘉湖兵备道，外擢浙江。

① 《副将张保不宜驻守澎湖并应限制投诚人员品位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3页。

② 《林则徐传》，《清史列传》卷38。

第三章

“林青天”

九

一八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告别京师，由潞河赴浙。八月二十七日，抵达杭州^①。

从一八一二年离闽北上，林则徐整整八个年头未见自己的父母。身边一双子女，林汝舟六岁，林尘潭四岁，还不知道祖父母是什么模样。这不能不增加林则徐对父母的思念。杭州距离家乡很近，他一到任后，便驰书迎养父母。林宾日夫妇以“家务难以摒挡”^②、“憚于水陆之险”^③ 推辞，不肯就养。

①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嘉庆二十五年条。

② 林则徐：《致敬與书》，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于杭州。

③ 林则徐：《哀后》，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杭州地处江南水乡，城市繁华。附近的嘉兴府和湖州府，亦以农业、手工业发达著称于世。在林则徐的心目中，这是富夸天下的鱼米之乡，首次外任就获得这一美差，不由胸臆间激漾着知恩感德的心情。但是，社会的现实毕竟不是林则徐想象的那样美妙。由于官僚胥吏的追索勒派，地主豪强的巧取豪夺，他所治理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和其他地区一样，农村凋破，水利失修，二百多年来资为农田保障的海塘，经不住海水的日夜冲刷，纷纷毁圯，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在他到任后四个月，湖州府便发生群众蜂起抗粮的风潮^①。腐败的官吏们，“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②，沉醉于利禄酒色，置民间利害于不顾。在省垣要地的杭州城里，他们也横行无忌，怂恿胥吏，勾结恶棍，大开“花会”，诈骗民财。林则徐心性耿直，对此大为不平。

这时，嘉庆帝病死，皇次子旻宁（一七八二——一八五〇年）继位，是为道光帝。旻宁十岁时，在避暑山庄附近的一次围猎中，引弓猎得一头花鹿，深受乾隆帝的喜爱。天理教起义军打进皇宫，他持枪抵抗，被嘉庆帝视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封为智

①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嘉庆二十五年条。

② 林则徐：《答陈恭甫前辈》，《云左山房诗钞》卷2。

亲王。登极之初，他锐意图治，以拟嘉庆帝遗诏中误引御制诗注，切责军机大臣，罢斥嘉庆帝倚信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一七五五——一八三五年）和班列第二的戴均元，卢荫溥、文孚降四级留任；起用汉族官僚、林则徐会试座师曹振鏞入直。同时，命臣工切实言事，又接连下谕，赈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水旱、地震灾民，大有整饬历朝秕政的意向^①。在朝政变更的气氛中，林则徐决心力反因循，剔除积弊。恰好他的上司、浙江巡抚陈若霖（字宗觐，号望坡，一七五九——一八三〇年）是福州螺州人，算是林则徐的同里前辈。陈若霖为官清正，素对明代乡贤郑善夫（少谷）抗章切谏的清操和气节十分敬佩，曾寻获郑氏遗诗手迹三十首，装璜成帙珍藏。而林则徐的岳父郑大谟，正是郑善夫的九世孙。当他得知林则徐和郑家的关系，倍感亲近，即嘱林则徐为郑少谷先生诗册题咏^②，并把他作为门生对待，寄予厚望。

陈若霖面对海塘圯坏的现实，规划大修海塘水利，“奏修会稽新沙里，山阴宋家楼，上虞吕公埠、余埭巷，萧山上新庙、新林塘，动帑几万金。其新林塘

^① 宣宗本纪一，《清史稿》卷17，第4册，第617—619页。

^② 《郑少谷先生诗册为陈望坡中丞题》，《林则徐诗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88—89页。

距海远，公（若霖）奏新林虽潮汐不至，而灶、牧两地多积水，遇涨则壅，而塘当其冲，易清浚灶地旧沟洫，俾多容纳，就牧地西北低下者引水分泄，移土培塘根，补筑马塘间段”^①。这些海塘工程恰多在杭嘉湖道管辖范围内，林则徐负有实际的责任。

一八二〇年十一月，林则徐在陈若霖的支持下，亲赴实地勘察海塘，督促重修。他发现“旧塘于十八层中，每有薄脆者搀杂”，即令“新塘采石，必择坚厚”。在他指导下修筑起来的海塘，“较旧塘增高二尺许，旧制五纵五横之外，添桩石”^②。他后来吟诗抒怀说：

我昔备兵议守卫，石塘鳞比如崇垣。
潮头漱来激堤堰，水所漱啮摇其根。
心忧螳穴百丈溃，潮过双履亲江村。
两防之丞曩所统（海塘设东、西防
同知各一），地居冲要需拨烦。

① 陈寿祺：《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兼振威将军刑部尚书陈公墓志铭》，拓本福州螺州陈氏藏。铭文首段内载：“赐进士出身、诰授荣禄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江苏巡抚、门下士林则徐书丹”。书于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

②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道光元年条。

.....

诂学弄潮恣儿戏，要从监水觐治原^①。

十二月，到严州勘城。又在杭州雷厉风行，大禁花赌，迅速拿获比较重大的两起，当时“有道役在场包庇”，林则徐当即把他们革职惩办^②，表现出不同于前任的干练作风。

这些措施虽然没有触及官场的主要弊端，给老百姓也没有带来多大明显的好处，但对官吏的切身利益，无疑是一种触忌。这像块小石子投进污浊的池塘，引起同官之间的冷目相视。同官们的冷落，使他失望、压抑和沮丧，深感除弊非易，雄图难展。他在《答程春海同年（恩泽）赠行》一诗中描述了自己任官的艰劳和所遇到的阻力：

诂谓当官来，前意失八九，
苟舆织长衢，尘牍塞虚牖。
才拙奈务丛，支左还绌右，
谯诃恐不免，报称复何有？

① 林则徐：《题祝誉廷（庆普）广陵观潮图》，《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② 林则徐：《上蒋砺堂制府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绝想禽鱼嬉，瘁形牛马走，
云霄有故人，下视真埃垢。
旧侣联骖騑，今途判箕斗，
三叹作吏难，因风报琼玖^①。

在致友人敬輿的一封信中，他还倾诉说：

“外官难做，真觉履之而后知。属郡簿牒之繁，濒海堤防之险，每提一端，皆难安寝。省垣孔道，冠盖如云，自辰迄酉，无非对客……。夙累本重，又添出都动耗，数将及万，而鄙性迂拘，不敢别图生发，即常例所有，亦减之又减，斟酌再三，初非好为矫廉，诚以宸听聪昭，人情叵测，不敢不慎，然安得人人而告之哉”^②。

更为不利的是，陈若霖于一八二一年一月调任湖广总督，使他失去了有力的靠山，更感纷扰困窘。

林则徐发觉自己“舍迎养一事，别无可以自慰者”^③，于是又遣人回里，恳请双亲于正月灯节后就

① 《云左山房诗钞》卷1。

② 林则徐：《致敬輿书》，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于杭州。

③ 林则徐：《致敬輿书》，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于杭州。

途。林宾日流连于老友们谈艺的乡居生活，不肯就养，但感于林则徐的孝心，让林母陈太夫人前往。他还亲自写信告诉林则徐：“汝勿强余，余行不能至，恐汝转以忧去职也”^①。林则徐捧读父亲的亲笔信，不禁涕泣。同乡前辈林春溥此时已辞官归里养亲，他十分歆羡，赋诗云：

樽桑东去恋春晖，早脱官袍著彩衣。
我为简书惭负米，白云迥望正依依^②！

居官不易的境遇，侍亲不能的惆怅，使林则徐对远祖林逋飘逸清高的追慕之情更加强烈了。林逋的祠、墓在杭州西湖的孤山，林则徐以地方官的身份发起修葺，“补种梅树三百六十株，并购二鹤豢养于墓前”^③，并为墓表题额。他为林逋祠题柱联：

我忆家风负梅鹤，

① 引自林则徐：《先考行状》，《云左山房文钞》卷2。

② 林则徐：《题家鉴塘前辈（春溥）爱日图》，《云左山房诗钞》卷1。

③ 施鸿保：《闽杂记》卷4，《文忠遗事》。

天教处士领湖山^①。

为林逋亭题柱联：

世无遗草真能隐，

山有名花转不孤^②。

还绘了一幅《孤山补梅图》，请人题咏。他偕友人陈嵩庆同游孤山，有诗表白心迹：

我从尘海感升沈，何日林泉遂此心，

墓表大书前处士，家风遥愧古长林。

湖山管领谁无负，梅鹤因缘已渐深，

便拟携锄种明月，结庐堤上伴灵襟^③。

在此前后，他访求到林逋手札真迹一卷，加以珍藏。“孤山处士书，世不多见，此二手札笔意疏朗淡远，殆如其人，与文氏停云馆所刻果出一手。今得归少穆先生，虽禹稷颜子后先异揆，而食旧德之名氏，

① 梁章钜：《楹联续话》卷2。

② 梁章钜：《楹联续话》卷2。

③ 林则徐：《偕陈荔峰阁学（嵩庆）同游孤山观新种梅花荔峰诗先成次韵答之》，《云左山房诗钞》卷1。

与舍家鸡而爱野鹜者，非可同日而语也”^①。

一八二一年三月，陈太夫人来到杭州。母爱的亲情温暖了游子的心，林则徐的情绪逐渐舒展。暮春时节，他和张应昌等人畅游理安寺、烟霞洞、虎跑泉、六和塔，每处各系一诗，抒写情愫。“浮屠矗立俯江流，……有情江水也回头”^②，林则徐放眼钱塘，浮想联翩。

林则徐还作有游天台、雁荡诗百首。他在致泉南的一封信中说：“弟□江解缆，偕汤鱼村同行，邀为天台、雁宕之游，所见奇峰巨壑，飞泉怪石，为平生未有之境。……弟吟成百首，自惭笔力芥弱，不足当山经图志也”^③。不知什么原因，他后来没有把这些诗编入自己的诗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了。

这年秋天，林宾日在家误食冷腥，卧床二十余日，粒米不入，气喘痰雍，屡形昏厥。八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接到家书，心急如焚，决定乞病离任，驰归故

① 道光三年七月陈延恩跋。该手札卷为福州郑贞文先生所藏，1960年吾尝见之。

② 林则徐：《春暮偕许玉昌（乃谷）张仲甫（应昌）诸君游理安寺烟霞洞虎跑泉六和塔诸胜每处各系一诗》，《云左山房诗钞》卷2。

③ 林则徐：《致泉南书》。收入拙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7页。

里。这一天，浙江巡抚帅承瀛（字仙舟，一七六七——一八四一年）因庆祝太翁诞辰，闭门谢客。林则徐极力请见，得到帅承瀛的体谅和允准。于是，“晨交篆而午登舟”，匆匆启程。“尔时老母同归，扶舆越岭，日驰百有余里，而妇孕已逾十月，分娩之期旦晚莫定，亦复兼程相随”^①。九月十日即中秋节之夜，郑夫人在建州大蒙州的船上生育一女，即林普晴^②。一时情形，实为狼狈。

林则徐突然辞官，引起官场议论，京中友人盛传他“服官在浙，或不见容于人，以致抱愤忧谗，决然舍去”。后来，直隶总督蒋攸恬（字颖芳，号砺堂，一七六六——一八三〇年）还特地修书询问。林则徐以孝为词，多方解释，对于不见容于人的议论，还力辩其非：“浙中舟谊，均见优容，毫无阂隔，即使意向枘凿，并非利害切身，曾何锋之可避，而必弃官耶”^③？他在给郭尚先的信中说：

“侍本轻陋，安敢凌人？或晋接语言有未检束处，

① 林则徐：《上蒋砺堂制府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② 沈葆楨：《室人林夫人事略》：“道光辛巳，……郑夫人以八月十五日亥刻诞室人于建州大蒙州舟次，是夜月明如昼，旸谷公名曰普晴”。

③ 林则徐：《上蒋砺堂制府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惟当慎之又慎，以副忠告之情”^①。

但是，他对在家乡的前辈和友人陈寿祺并没有隐瞒。陈寿祺后来曾“以畴昔之谈，述诗三章”，其中就劝他“匪争时誉诽”：

由来社稷臣，一诚通万汇，
民俗凋敝余，若旱需灌溉。
奸宄阴蘖芽，若农莠芟薅，
吏道患因循，人情多忌畏。
苍生系安危，所尚在宏毅，
……

我独勗千秋，匪争时誉诽。
至尊资股肱，上殿吐奇气，
许身稷卨伦，志士何所讳！^②

林则徐在答诗中大骂官场上的“利禄徒”，表示自己不愿与他们为伍：

呜呼利禄徒，字泯何少恩。
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

① 林则徐：《致郭尚先书》，道光二年三月初三日于竹崎舟次。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85—86页。

色厉实内荏，骄昼而乞昏。
 岂其黠才智，适以资攀援。
 模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
 峻或过申商，滑乃踰衍髡。
 牧羊既使虎，吓鼠徒惊鹑。
 有欲刚则无，此际伏病根。

.....

举错愜舆论，激浊澄其源，

.....

但当保滑洁，弗逐流波奔。^①

他指责贪官污吏的严峻比申不害、商鞅还厉害，而他们的圆滑更超过驺衍、淳于髡，感叹廉吏受到排斥，恶吏却逍遥自在，这些当然是有所指的。从诗中我们隐约可见，即使憎恶贪官污吏不是他弃官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则徐赶到福州，他父亲的病情已经好转，只是“精神迥不如前”，而自己在归途中沾上痢疾，“内人舟中生女，病不可支；眷属中大半患疟，累不可言”^②。他本想弃官之后，不再出仕。但因为“家无担石之

① 《答陈恭甫前辈》，《云左山房诗钞》卷2。

② 林则徐：《致蓼怀书》，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于福州。

储”^①，“家居比京官尤为不易”^②，“居乡无可为生，安坐无以为养，弃官而复觅馆，究非本心所安，就馆而仍离家，又与居官奚择”^③，而且他父母强烈反对这样做，亲戚友朋也“咸劝捧檄”^④。林则徐的心情十分矛盾，在给友人郭阶三的一封信中，他说：“弟里居碌碌，……惟家食大难为计，恐早晚仍不免奔波，前路茫如，更觉不能自决”^⑤。里居期间，乌石山名胜积翠寺重修完竣，他为撰《重修积翠寺记》^⑥。居乡六个月后，他实在执拗不过父母的催促，才于一八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带着郑夫人和子女，束装上京。离闽途中，他致书郭尚先说：“侍循例报痊，已于月之二日北上，出山小草，不是初心，就中无可奈何之情，不堪为爱我者缕述也”^⑦。又致书郭阶三说：“此番出山，大非初愿，乃迫于无可如何，楮墨中亦不能达此情绪”^⑧。不过，他在杭州稍事停留，为内人治疾，安顿

① 林则徐：《先考行状》。

② 林则徐：《致蓼怀书》，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于福州。

③ 《上蒋砺堂制府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86页。

⑤ 林则徐：《致郭介平书》，道光二年正月于福州。

⑥ 载《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⑦ 林则徐：《致郭尚先书》，道光二年三月初三日于竹崎舟次。

⑧ 林则徐：《致郭介平书》，道光二年三月初九日于延津舟次。

眷属寄居西湖王庄，准备只身上京时，意想不到官绅们会热烈欢迎他。他深感“鱼鸟有情浑识面，士民于我若投胶”，在杭州一年的作为受到士绅的理解和赞许，出发前那种“不忍更言从仕”的忧郁情绪，顿时冰消雾散了，在一首述怀诗中，他写道：

栖迟虽爱旧衡茅，毕竟杭州未忍抛；

.....

还欠西湖诗一卷，等闲吟付小胥钞^①。

五月二十九日，林则徐抵达京师。大概是曹振镛的关照，道光帝对林则徐在杭嘉湖道任内的作为“早有所闻”，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打破病痊起复人员应在吏部投供坐补原缺的成例，下旨仍发浙省以道员用。在召对中，道光帝当面夸奖林则徐“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要他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照从前那样做就好了”。林则徐“感刻难名”，决心察吏安民，忠君报国^②。

六月十九日，林则徐离京，于七月二十三日返回

① 《壬午四月起疾入都引见得旨乃发浙省补用记恩述怀》，《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93页。

杭州。在听候补用期间，他拜谒了坐落西湖三台山麓的于谦祠墓。他看到于谦祠墓半朽半圯，十分痛心，便发起捐廉重修。在《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一文中，他感慨地说：

“维公纯忠伟伐，与岳忠武同昭天壤，千古以两少保称。……如公浩气不磨于宇宙，祠墓之有无，初不足为加损。然守土者顾听其隳剥，而莫之省尚，奚以言治哉！……公方尚友信国（文天祥），进而尚友岳忠武（岳飞），相与徜徉于湖光山色间，感余志事，抚膺言怀，亦庶乎其不孤已”^①！

此时，西湖岳坟也在修缮。林则徐看到岳飞“练兵恢复，尽孝于忠”的手迹，不禁“起敬起慕”，联想到黄龙未饮、金牌踵至的悲剧，又“莫不太息痛恨”^②。

林则徐认为只有继承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的忠君爱国传统，才谈得上“言治”。在重返仕途的时候，他说这番话，不是一般的吊古思昔，而是重申自己的决心：以他们为表率，不怕挫折和打击，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① 《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② 林则徐：《跋岳忠武王墨迹》，《云左山房文钞》，卷4。

杭城旱情严重，林则徐十分焦虑。七月下旬，他天天步上吴山，诣各庙行香祷雨。

八月一日晚，林则徐接到巡抚帅承瀛委派本科监试的通知。距离本科乡试开考尚有一个半月，他一面检阅科场案卷，整理文场稿件，对本省闱务有了切实的了解；一面又多次阅视贡院，查看工程，认真做好准备。九月十五日，他“赴贡院随中丞阅视，又自赴武林门外查看桃花港蓄水，拟为运送贡院之用”。十八日，“赴学署商科场坐号事”。十九日，“赴贡院亲考誊录。缘浙省誊录八百人，向来能书者仅及其半，故于此次亲试之”^①。

入闱后，林则徐认真办好监试的差事。从点对读号军及各项执事人役，督视外簾各官亲印坐号，接题及散题纸、粥饭，到撤场贴出不合格式或不完的试卷，催促水夫挑送用水，处理病号，都整整有条，一丝不苟。

监试期间，林则徐还注意了解外地考场的情况。他凭仗平日的博学强记，分辨出江南乡试题目中，“诗‘清露被兰皋’，得‘兰’字。忆选诗乃‘清露被皋兰’，恐出题者之误也”；福建乡试题目，“首题乾隆丁卯江西出过，次题康熙己卯云南、乙酉山西俱出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103、104页。

过，三题康熙丁酉陕西出过”^①。而本场题目中，“诗‘赋得湖清霜镜晓’，得‘寻’字，出李太白送友寻越中山诗，浙中丙午乡闈亦系此题”^②。没有以往主持乡试的经验和开考前查阅科场案卷，林则徐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看出问题来的。

十月十三日，林则徐在闱中见到简放江苏淮海道的抄报^③。但他出闱后并未立即赴任，帅承瀛因兼理盐政亟须人才，挽留他暂署浙江盐运使^④。暂摄运司三个月，林则徐“从帅仙舟中丞厘革夙弊”^⑤，制订了定盐场官制、裁盐政养廉、革掣规供应、灶课由场征解、销引先正后余、引目通融行销、收支力杜弊混、泉私商私并禁、掣验改复两季、甲商酌裁节费等十条措施。李星沅（字子湘，号石梧，一七九七——一八五一年）在一八四一年日记中提到这次盐政改革的成效：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105、106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104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106页。

④ 林聪彝：《文忠公元谱草稿》，道光二年条。林则徐传云：“（道光）二年，起授淮海道，未之任，署浙江盐运使。”《清史稿》卷369，第38册，第11489页。

⑤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金安清把林则徐署浙江盐运使事置道光元年（1821年），误。

“道光初帅仙舟先生（承瀛）开府浙中，裁并盐政，大减陋规，而商私民私不禁自戢，以盐本既轻，官价自贱，一年足额，二年且溢额矣”^①。

在此期间，林则徐尝与闽中前辈陈寿祺论裁汰陋规、整顿士风等事。陈寿祺在复信中引述说：

“承示裁汰陋规，洗手奉职，贤者所为，非流俗可与语。盖养廉在节用，节用在省人，此服官持己之要，敬服何已！来教言吾乡近日科名中多幸获之士，则相奉而行险；衣冠中多不检之流，则相奉而合污。所论最切中时弊”^②。

他为李宗传（海颿）的《海上钓鳌图》题七古一首，抒发壮志说：

鳌兮鳌兮，汝之生也如有神，自从女娲断足立四极，历三万载谁能驯？穆王驾鳌不汝役，武皇斩蛟不汝瞋；虽有昌黎驱鳄、太白骑鲸，惟汝不可威伏而力争。噫！蓬山嵯峨兮，弱水澄清。吾将濯足兮，策汝以行^③。

① 见《李星沅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1版，第164—165页。

② 陈寿祺：《与林少穆兵备书》，《左海文集》卷5。

③ 均见林则徐：《己卯以后诗稿》。

又题罗升梧（次垣）《梦引图》七古一首，“还君此图余芳馨，使我欲梦不欲醒”^①。

一八二三年二月四日，林则徐离开浙江，到江苏清江浦接任淮海道。淮海道有兼河之责，但林则徐抵任时，已是“岁暮停工之际，不特防河形势未及讲求，即土、埽各工做法，亦未目睹”^②。但从他后来为南河总督黎世序（字景和，号湛溪，一七七三——一八二四年）所写的挽诗看，“余也蓬牖儒，水经匪谙习，昨年隶麾幘，讲画领亲切”，从这位治河名臣那里接受了初步的河工知识，开始认识到河工“奚独转漕便，泽国民乃粒”的意义。他对黎世序发明的用石压埽的护岸法倍加推崇，认为“刚土制刚水，五行悟生克；用石如用兵，坚塹理深测”，是一项“创始”的“奇功”^③。这对林则徐日后的河工实践有很大的启迪和影响。

林则徐上任淮海道不到半个月，便升任江苏按察使。在道光帝的宠信下，林则徐跨进了官场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时期。

① 均见林则徐：《己卯以后诗稿》。

② 《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请另简放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9页。

③ 林则徐：《挽黎襄勤公世序》，《云左山房诗钞》卷2。

十

按察使是主持一省司法谳狱的官吏。按照清朝制度，每年旧历三月内，各省督抚、将军都要将审拟重犯处分上报刑部，等候七月会审具题，请旨裁夺，以便在霜降后、冬至前把死囚正法，是为“秋审”。为了不误秋审之期，林则徐在两江总督孙玉庭（字佳树，号寄圃，一七五二——一八三四年）公文催促下，即从清江浦赶到苏州上任。

就任后，林则徐发现“两江案牘繁多，视浙省不啻数倍”，要他处理的案件，单京控的就有三十多起，而“省中承审各员，以提人为宕延之计，而各属延不解审，委员四出，音耗杳然”；其他“奏交、咨交之案，又复源源而来”。地方上人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和偷窃抢劫事件，比比皆是，“窃匪之多，从来未有”^①。

这种情况，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②。土豪劣绅一般掌握地方基层封建政权，操纵

① 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明翰）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②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5页。

民刑讼事，鱼肉乡里。专靠颠倒敲诈为生的讼棍，是土豪劣绅豢养的走狗。贪官污吏则把土豪劣绅当作靠山，因为“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①。赋役不均，司法不公，往往官逼民反，引起社会震荡。

林则徐看到民刑司法上的弊端，他认为这是官吏个人的品德贤否造成的，如说：“州县既鲜任事之员，……才德兼备、表里粹然者，今日诚难其人，……若自刽以下纠摘，不胜其多，且受代人员未必尽皆可靠”。又说：“司书胆玩已久，既往之事，不可问者颇多”，“捕役实无得力之人”，“此由州县之宽，致滋保捕之玩，亦难治之一端也”。然而，对于贪官污吏，他没有也不敢进行彻底打击，因为这样做，“徒滋纷扰，无补治功”，会动摇专制政治的根基。所以，他选择的办法，“惟有随事随时，留心董劝，期于贤者思奋，不肖者知戒而已”^②。具体的做法是：

一，详定解案章程，简化解审手续，清理积案。规定“省中所提人证，均请由司核定，始准札提。无关紧要者，取供录送，并令该州县自行批解，委员全

① 同上，第30页。

② 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

行撤回。其紧要被证，逾限不到，即予特参”，以杜绝省中司差需索，州县差房分润馈送，索诈无辜，贿脱要证等弊端^①。又规定离省较远的淮（安）、徐（州）、海（州）三府州县，“遣军”以下及“秋审”人犯，直接由巡道勘转，减轻州县解犯到省的疲累。

二，亲自断案，“一切谳牒，皆出亲裁，不肯稍为假手”^②。并令各县募“仵作”，学习命案验骨之法^③，要求州县“凡有检验，必须亲自动手，细辨尸伤轻重”，不准任听唱报。

三，“严办诬告，力拿讼师”，给武断乡曲的某些土豪劣绅、玩弄讼词的讼棍以一定的打击，使“讼师鬼蜮伎俩，穷于所施”，“以冀此风稍息”。又约束司书，防止串谋作弊^④。

通过上述措施，林则徐加强了封建司法制度的职能，四个月内，把积压的京控案件处理了十分之九；连续捕获“窃匪”数起，“中有‘积匪’十余名”。

一八二一年，道光帝严申鸦片之禁，“凡洋船至

① 《通飭州县解案章程札》，《林则徐集·公牍》，第9页。

② 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明翰）书》。

③ 《通飭各属选练仵作札》，《林则徐集·公牍》，第11页。

④ 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明翰）书》。

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航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①，这是清廷宣布禁烟以来最为严厉的禁令。一八二二年，两广总督阮元、粤海关监督达三根据道光严申鸦片之禁，在澳门破获鸦片囤户叶恒树等。一八二三年初，道光帝宣布严禁澳门囤积和黄埔私售鸦片。这一系列的禁烟行动，林则徐是衷心拥护的。在给达三的一首赠诗里，他表示：“通商早薄宏羊计，绥远先除害马方”^②。就任江苏按察使之后，他便开始了最初的禁烟活动，密访严拿了一批“包揽妓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役，把持地方”的“积蠹有名之棍”^③。

林则徐决狱平恕，“申理淹滞，博击豪强”^④，取缔烟贩，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平一些冤狱，拿办横霸一方、贩卖鸦片的土豪恶棍，对受害的劳动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当他的事迹传开后，清名大著。

①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141页。

② 《题粤海榷使达诚斋（达三）诗集即以赠行》第一首，《云左山房诗钞》卷2。

③ 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

④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自宋代以来，随着南方的开发和向海洋发展，江南地区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重心，负担着封建王朝赋税的大半。在林则徐到任前的一百年间，江南的市镇经济在前明的基础上，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木棉的广泛种植，被重赋重租剥削弄得“虽丰岁不敷口食”的农民，得以依靠纺纱织布“易米而食”，这就造成江苏市镇“布市”和“米市”贸易的繁荣。江南乡村家庭纺织业和城市手工作坊生产的棉布，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市场而生产，由各地商人远销全国，甚至在国际市场上负有盛誉，即著名的“南京布”（Na—nkeen）。而米商则源源不断地从湖广、四川、江西、安徽等地贩米而来，供应城市工商业人口和缺粮农民。和“布市”、“米市”的发达相适应，水陆运输业日形发达。比如，嘉庆年间的上海，由于“布市”的发达，往来关东、天津的沙船约有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①。清代中叶，正是由于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解决了棉花、棉布的销路，补救了江苏的民食，

^①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安吴四种》卷1。

掩盖了农村经济的凋敝，维系着富庶的假象。

可是，遇到大灾荒的年头，米麦、木棉歉收，农民耕织俱失，“布市”和“米市”大受打击，江南农村经济凋敝便彻底暴露出来，成为封建统治者头痛棘手的大问题。

一八二三年夏天，江苏发生特大洪水灾害。“五月望后，大雨浹旬，昼夜不止，水涨七、八尺，低衢至没膝，禾苗俱沉水底。六月水渐退，七夕后复连昼夜大风雨，淹毙人畜，草房、旧屋、桥梁多倒塌，停棺悉漂荡”^①。“滨江居民田庐悉被淹没，溺死者无算，棺柩乘流而下”^②。“淫雨害稼，低区尽行淹没，街市上水，几有蛙龟共处之厄”^③。“郡城之中，道路泥潦，房屋倾败，居民怨咨，贩负辍业”^④。全省遭受水灾的，共有四十二个州县、五个卫所，“颠连之状，呼号之声，不忍睹而所睹皆是也，不忍闻而所闻皆是也”^⑤。

救灾虽非按察使“专政之事”，“然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⑥。林则徐先后到都城隍庙和纠察司庙

① 《昆新两县续修合志》。

② 甘熙：《白下琐言》卷3。

③ 《元和唯亭志》。

④ 林则徐：《纠察司庙祈晴疏》，《云左山房文钞》卷2。

⑤ 林则徐：《绘水集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⑥ 林则徐：《复常熟杨氏兄弟论灾务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祈晴，和巡抚、布政使会商，“屡札各守令周历田间，逐一勘报”灾情，“若县令只顾钱漕，玩视民瘼，定当揭参一二示儆”，同时又向地方士绅广谕救灾办法^①。前金匱县知县齐彦槐（字梦树，号梅麓，一七七四—一八四一年）送《金邑捐赈录》并献劝民买米之策^②，他父亲林宾日也特地自家乡来信提供救灾意见。

正当林则徐苦苦探索如何在大灾之年保持社会稳定之时，松江突发一起饥民闹府署的严重事件。

八月二十日，即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松江府娄县受灾严重的四十三保十七图及附近九图等处的饥民一百余人，各携饭箩，拥到松江府署请愿。起因是，夏季大水时，娄县知县李传簪勘灾报赈不力，灾民曾聚集县署请愿，李知县不得不下乡勘灾，又有地保、乡民环绕吁求。此时上报灾情办赈的期限已过，李知县害怕激起事端，答应上省求发银米。松江府知府杨树基得知此事，认为不合报赈制度，阻止李知县上省。消息传开，民情不服。于是，在娄县十七图地保徐春希等的鼓动下，饥民聚集前往府署。

恰巧这天赴府署附近城隍庙烧香还愿的乡民很

① 林则徐：《复常熟杨氏兄弟论灾务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② 齐彦槐：《复林少穆廉访书》，见齐学裘：《见闻续笔》卷3。

多，看到饥民请愿，纷纷拥看围观。府署大堂地窄人多，前呼后挤，竟将大堂暖阁外半截栏杆挤倒。站堂皂隶大声呼禁，激怒了请愿和围观的群众。饥民严海观拾起栏杆木丢到知府杨树基脚边，吴松观将手执饭箩乱抛。原先跪地叩求的饥民一齐站起前拥，杨树基匆皇退堂。饥民一时愤怒，打毁暖阁窗棂，拥入内署，随手毁拆门窗桌椅。严海观用手毆杨知府肩上一下，吴松观又将其纱褂撕破^①。

事发后，提督带兵前来弹压，驱散群众，并拘捕了九人。杨树基于第三天上稟巡抚韩文绮，韩文绮“随委候补知府梁兰滋立即驰往，先行查报，并令候补道钱俊会同按察司林则徐亲诣该处督拿究办”，“务将首从要犯全数弋获，穷诘实在滋闹情节，勿稍宽纵，录取确供，解省审办”^②。

林则徐赶到松江后，抱定“饥民生事非平时之比，固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③，从官府先后拘捕的数十人中“审得实情”，把“紧要犯证”甄别集中到严海观等二十七人，提解到苏州，而将“情罪尚轻各

① 韩文绮：《审办籍灾肆闹乡民疏》，《恭寿堂奏议》卷5。

② 韩文绮：《乡民滋闹府署获犯究审疏》，《恭寿堂奏议》卷3。

③ 林则徐：《先考行状》，文中称此语系林宾日寄谕，“不孝则徐率循之，罔敢忽”。

人证发交该县就近分别羁押取保，勿致拖累”^①。

犯证提解到苏州后，林则徐经过“迭次提犯再四严诘”，认定确系因府、县勘灾报赈不力闹事，依棍徒因歉收夹制纠众辱官例，判处流徙以上者十七人，其中斩立决仅严海观一人，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同时，又将娄县知县李传簪革职，发军台效力赎罪，松江知府杨树基交部察议。这就在封建法制许可的范围内，对闹事的一般饥民不加穷治，体现了宽容；又对失职的官吏作出处分，体现出公正持平，从而缓解了官府与饥民的紧张关系，防止矛盾的激化。林则徐这一开明的做法，得到民间社会的普遍赞赏，被称为“林青天”。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二十一《名宦志》云：

“道光三年，……时值大水，郡民诣府署报灾，知府某不善遣民，大扰。事定，系累数十人，狱久不决，株引益多。则徐按郡亲鞠，得为首者置之法，余皆开释，民颂之曰：‘林青天’”。

江苏巡抚韩文绮在处理松江饥民闹事的过程中，开始主张从重穷诘究办，后来同意林则徐的处理，上报清廷，得到道光帝的批准。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中称“巡抚已调兵，公力陈不可，扁舟往解”，

^① 韩文绮：《审办籍灾肆闹乡民疏》，《恭寿堂奏议》卷5。

得不到可靠资料的支持，有夸大之嫌^①。

大灾过后，林则徐关注灾民安置、恢复生产等善后工作，建议韩文绮等实行“禁雍积，广劝募，招徕商贾，免关税，蠲征缓赋，查贫民，赈饥者”^②的政策，指出：

“岁薄收，则谷日少。谷日少，则廩闭余。廩闭余，则市涌价。市涌价，则民重困。穷而转沟壑，猾而流攘窃，迫而陷罟阱，郁而蒸疫疠，皆官斯土者之惧也”^③。

同时要求士绅和官府合作，平糴济艰，居民农佃“自觅生路”，围圩补种，“即业主之与佃户，亦须一视同仁，不可存私见”^④。

韩文绮采纳了林则徐的建议，在灾区施行，“活民数十万”^⑤，度过了难关。

为了避免灾民杀牛度饥，破坏农业生产力，林则徐采取保护耕牛的措施，“耕牛之无力豢养者，别设

① 关于此案的分析，详见拙作《林则徐与饥民闹松江府署案》，载《江海学刊》1989年第1期。

②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道光三年条。

③ 朱绶：《少穆先生四十初度序》，钞件。

④ 林则徐：《复常熟杨氏兄弟论灾务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⑤ 宣昌绪：《留读斋诗集》卷3。

当牛局以处之，至春耕发还”^①。张茂勋（于常）作《当牛局》诗，赞扬这一做法：

卖剑使买牛，卖刀使买犊，
汉朝循吏传，渤海良司牧。
江南田不耕，耕牛势难畜，
大吏救其灾，特设当牛局。
局前聚牛头，局内刻牛角，
取赎俟春耕，某某标名目。
牛一若无知，局促而馘觮，
牛又若有知，摇尾而果腹。
所惜牛善病，治牢如治狱，
无使牛畏寒，诛茅盖其屋。
但得延残喘，生死关绝续，
此恩重邱山，万牛回首伏。
昔闻龚少卿，今见林少穆^②！

震泽县名士王之佐（砚农）当时作有悯灾诗，又将江苏水灾情状绘图征咏，后来汇辑成书，题曰《绘水集》，广为流传。当时，“东南士大夫凡目睹颠连之

① 张郁文：《木渚小志》卷 6。

② 张郁文：《木渚小志》卷 6。

状、耳闻呼号之声者，莫不形诸篇章”^①，诗中多颂扬林则徐赈灾的事迹。林则徐在江苏的名声更大了。

这年十一月三日，林则徐奉命上京述职。十二月十日到京，道光帝接连召见两次，要他“好好谨守立品，勉为良臣”^②，赶紧回任。他遂于十五日匆匆南下，一八二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苏，接署江宁布政使，负责综理全省灾赈事务。南下途中，他购买了淮北麦种，带回江宁（今南京），散播各乡，补种灾田^③。

这时，长江两岸地区的灾情仍十分严重。地主、奸商乘机囤粮居奇，如苏州附近米行，囤积米石“已在百万之外，并有存贮道光元、二年（一八二一、二二年）陈米，数至累万者”，其他“城乡市镇铺户、富家，存米更复不少”^④。江宁、震泽一带的大地主带头抗拒捐赈，甚至把官府“劝捐”说成是“勒派”，暗中阻挠，致使饥岁凶年，斗米涨至六、七百文；受灾农民“结队成群，沿门索讨，或名为‘坐饭’，或号曰‘并家’”^⑤，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① 林则徐：《绘水集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111页。

③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道光三年条。

④ 《淳劝殷富出粟并严禁牙行铺户囤米抬价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7页。

⑤ 《禁止贫民借荒滋扰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5页。

林则徐面对这种局势，一面下令禁止贫民借荒“滋扰”，要他们“各宜安静本分，以待春熟，不可骚扰大户，吵闹店铺，不可随从‘流匪’，轻去本乡”。并下令各州县：“见有成群结队‘匪徒’，立将为首勾结之犯，先插耳箭，游示通衢，再行按律惩办，余人分别枷责驱逐。其情形凶横者，加重究治，以靖地方”。他发布告示，警告农民说：

“尔等饥寒，本属可怜，但一犯法，则不可怜而可恶矣！尔等性命，本属可矜，但一滋事，则不可矜而可恨矣”^①！

一面又采取强硬措施，“劝谕”官吏、地主捐赈。他说：

“夫天下未有万人忍饥，肯听一家之独饱者。……近闻江、震两邑，业田甚多之户，相率阻捐。劝导者目以勒派之名，讦讼者酬其慳吝之计，似此不讲情理，不顾利害，真所谓为富不仁者矣！……以劝为勒，正所谓何患无辞，不过希图撤局停捐，拥一己之厚资，而听万人之饿殍已耳！……诚以捐赈则灾民得生，即使殷户稍捐家资，究易培补，停捐则于殷户诚便，而灾民望赈不遂，即殷户岂能独全？……若假一二讼师之

^① 《禁止贫民借荒滋扰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5页。

技，架词挟制，在本司惟有不惑不惧，恐尔等亦未必得计，后悔之日正长也”^①！

又出示劝谕殷富平糴，并严禁牙行、铺户囤米抬价，说：

“查往年丰熟之岁，上等杜米，每石不及三千文。今既卖至四千文，获利已属甚厚。若再高抬价值，朘削平民，是天理之所不容，即官法之所必及矣。……自示之后，各宜即时糴卖，以平市价，如再抬价病民，故意囤积，惟有按例严办，以示惩儆。其殷绅富户存积米石，亦须乘时出糴，不容观望迁延”^②。

传说户部尚书潘世恩（字芝轩，一七六九——一八五四年），这时正好丁忧在家。林则徐访知他家有米万余石，就“往请开仓发米，文恭（即潘世恩）力讳言仓皆空。文忠谓‘仓果空，即借以贮米’，立将各仓加刷苏臬封条。家人前阻，文忠曰：‘潘大人面说皆空仓，暂借一用耳’！悉封之。越日，散仓米赈饿，文恭无如何”^③。

① 《劝谕捐赈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3—4页。

② 《谆劝殷富平糴并严禁牙行铺户囤米抬价告示》，同上书，第6、7页。

③ 欧阳昱：《见闻琐录》，前集。

但是，挖空心思挤出豪门富户的一点赈米，也不会解决什么大问题。因此，林则徐又设法“招徕川、湖米客”，通过枫桥、王露庵、浒关、望亭贩米行户，“叠雇捷足分赴川、湖各总口，告以米价正高，速来必获大利，迟恐价落”，以免关税刺激米商集团贩米来苏，利用外地商业资本的力量，打击地方土豪劣绅和奸商操纵米价，“因是贾舶麇集，彼此争售，价不禁而自跌”^①。也就是借助商业的机能，增加粮食的来源，这对稳定灾区，缓和阶级矛盾，确实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林则徐采取措施剔除了官府赈灾中的一些弊端，给灾民一定的实惠。时人记述说：

“乃赈饿者，自是年之冬，迄于来年夏四月（即一八二四年一至六月）。方是时，江南、北千里之间，八府、三州、六十五州县之众，群而熙熙，曾不知腹中之饥”^②。

林则徐这样做，在颠预腐败的清朝官场上，是很

① 林则徐：《复姚春木（樵）》，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五日于江西百花洲。

② 朱绶：《少穆先生四十初度序》，钞件。朱绶时为林则徐的幕僚，文词带有阿谀上司之意，但赈灾给饥民某些实惠是不容否定的。

罕见的，因此他的政绩很快地传开。得到赈灾实惠的下层人民感激他，“小夫妇孺偶语委巷之中，惟曰：‘林使君之德，生活我也’”^①。两江总督孙玉庭和南河道总督黎世序认为他“器识远大，处事精详”，“水利亦夙所究心”，一致推举他总办两省七府水利。道光帝也信任、赏识他，说：“即朕特派，非伊而谁”^②？！

这一年，林则徐四十岁。江南官绅、门生在他四十初度之际，吟诗作文颂扬他。张应昌的一首是：

一疏无惭谏议臣，绣衣来荫五湖滨，
波恬河海舟能济，草鞠圉扉牍不尘。
平余顿藉鸿集野，深耕仍听犊呼春，
恩威沦挟江南北，妇孺欢胪寿者仁^③。

刘冀程的一首是：

赤紫雄繁是此都，昨秋霖潦盛三吴，

① 朱绶：《少穆先生四十初度序》，钞件。朱绶时为林则徐的幕僚，文词带有阿谀上司之意，但赈灾给饥民某些实惠是不容否定的。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③ 张应昌：《少穆廉访四十初度》（4首）之2，钞件。

劝分檄待监河粟，得请筹宽石户租。
尽撤扃鱼通市舶，全收待犊散平芜，
桑经郦注烦疏析，疏到豳风七月图^①。

在一片谀词美誉声中，林则徐踌躇满志，卸去江苏按察使职事，准备专办江浙七府水利。

① 刘冀程：《廉访夫子四十寿诗》（4首）之2，钞件。

第四章

管领江淮河汉

十一

林则徐奉旨总办江浙七府水利后，首先督促查勘吴淞江、黄浦江和娄江（刘河）三江水道，研究疏浚方案。他认为三江水道淤塞，“蓄泄无资，旱涝皆足为害，如上年被水成灾，蠲缓赈贷，不但无入，而又上耗国用，下损民财，貽患匪浅”，疏浚工程必须赶紧动工。按照历来挑河成案，河工费用要得沾水利的州县分别征摊，但因去年水灾，马上征摊是不合宜的，因此他建议督抚先行由藩库借款动垫，以应本年挑浚之需^①。九月二十四日，他接到母亲在福州病故

^① 《为筹浚三江水道需费动用银款请具奏事》，《林则徐集·公牍》，第12、13页。

的噩耗，立即请假回籍奔丧，按照封建礼制，在家乡丁内艰三年。十月一日，在归途中，郑夫人生了三子林聪彝。由于林则徐的突然离职，江浙官吏中“无熟悉两省水道之人”^①，清廷乃决定江、浙水利分办，江苏方面由贺长龄接办吴淞、黄浦水利。

一八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江南“高家堰十三堡、山盱六堡被大风掣坍万余丈，洪泽湖水外注，山阴、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五州县，及下游之泰州、兴化、东台、盐城、阜宁等处，均被水淹”^②。与洪泽湖相连的淮河，是清代南漕北运的必经之道，高家堰决口还引起淮河水位的下降，一时“黄强淮弱，漕艘稽阻”^③，清廷为之震动，道光帝特派大学士汪廷珍（一七五七——一八二七年）、尚书文孚赶到南河查办。一八二五年二月，道光帝革除南河河道总督张文浩职，遣戍新疆，两江总督孙玉庭革职留任，寻褫职休致，留浚运河，以漕督魏元煜署两江总督。三月，复下特旨，命林则徐“夺情”，赶到南河督修堤工。

河工事务本是封建官吏趁难发财的一大肥缺，

① 张师诚：《一西自记年谱》，道光四年条。

② 张师诚：《一西自记年谱》，道光四年条。

③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溃河事类记”。

也是清代积弊最甚的经济部门之一。林则徐经手过一段水利事务，深知经办河工有“极多难言处”，“河臣之不可为”。他写信给继他之后担任江苏按察使的同里同学梁章钜说：

“侍原知此工不独目前难办，抑且后患无穷，如谓愿厕其间，谅亦愚不至此。……明知陷阱之中，岂局中人尚冀脱身，而门外汉转甘托足乎？抑岂图竣工之甄叙，而希异日之师垣乎？以利害论之，亦皎然众著者矣”^①。

但是，他知道河工关系到朝廷的漕运大务和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能因母丧尚未终制而规避，何况督修堤工是一件劳苦的事情，并非出外享受，“不得为忠，安得为孝”？恳辞不赴，本省督抚不肯出奏，老父也明训不许推诿。他考虑了这些之后，便不顾身体“为痼疾所缠”^②，毅然接受了“夺情”的谕令，身着素服，不用顶戴，于四月十二日离乡北上。

五月十八日，林则徐来到离堰六堡二堤工次。具体的差事还没有派定，他却毫不迟怠地出门查工，由六堡迤南逐段验勘到十三堡决口处，又由十三堡迤南查到山盱厅的古沟。复由古沟迤北看工至堰、盱交

① 林则徐：《复梁芷邻观察书》，见《国朝名人书札》卷2。

② 林则徐：《致杨雪棻书》，道光六年。

界的风神庙；再由风神庙迤北到高堰十四堡，最后折回六堡，沿途驻扎工地，“与僚佐孜孜讲画，毫无倦容”^①。他做事一贯勤勉，返回六堡寓所后，又天天往迤北或迤南一带工地查看。

六月八日，林则徐到清江谒见署两江总督魏元煜，第二天便接到谕旨，令与邹锡淳（公眉）、陈云（远雯）分段督催，林则徐具体负责山盱工段。他急速返回工地，由高堰六堡移寓山盱蒋家坝，住二帝宫内。

高家堰决口后，道光帝以河、漕交敝，诏令江浙督抚筹议海运，“强臣率拘牵成例，以为不可”。五月二十七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英和（字树琴，号煦斋，一七七一——一八四〇年）奏陈：“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②。道光帝遂再次下旨有关各省督抚妥议。魏元煜原本反对海运，力主盘坝接运，接旨后，一面向贺长龄等征询意见，一面请林则徐从工地赶赴清江商议。

六月二十三日，林则徐抵达清江。他了解廷臣对海运南漕的争议后，极力主张改行海运。他认为上海

①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道光五年条。

② 《英和传》，《清史稿》卷363，第38册，第11411页。

沙船数以千计，每年往来关东、天津与上海之间三、四次，熟悉航道，万无一失，而且沙船历来以南行为正载，北行为放空，每每北上关东、天津，都要在吴淞口雇人挖草泥压船，有运输漕粮的潜力，实行海运南漕，利官又利商，可谓一举两得。贺长龄在复书中也力陈海运之可行，“万举万全，更无疑义”^①。魏元煜终于改变态度，决定明年试办，实行海、河并运。林则徐代魏元煜起草复奏海运事宜折稿后，返回工地，继续督催河工。他一丝不苟，连下雨天也坚持查工，素服徒步于泥泞中，修堤的老百姓竟忘掉这是一位三品大僚^②。

林则徐返回山圩工地不久，新任陕西巡抚伊里布（字莘农，一七七二——一八四三年）和山东巡抚琦善，先后来到高家堰察看工程，林则徐奉命陪同。这次例行公事的相会，是林则徐和十余年后在禁烟抗英问题上的主要对手的第一次直接交往。

这年七月，琦善调任两江总督，陶澍调任江苏巡抚，魏元煜回任漕督。道光帝遂命陶澍筹办明年海运。陶澍在贺长龄、魏源等人的襄助下，决定以苏、松、常、镇、泰五府州漕粮一百六十三万余石归海运，

① 《复魏制府询海运书》（代贺长龄传），《魏源集》第418页。

②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道光五年条。

雇用沙船，由上海后运。并与琦善上奏，举荐林则徐“细密精详，堪任其事”^①，“往上洋筹办”^②。

林则徐在高堰、山旰，虽“所见祇系砌工，所司祇系督催，并未经手工程”^③，但由于不避嫌怨，刻苦任事，疲惫过度，旧疾发作，“面目手足尚属虚浮，畏风如虎，房门之外，不敢举步，夜间亦多不寐”，“孱躯瘦飢难支”。九月二日，呕逆全止，饮食渐进，仍间日发一疟，日服补药一剂，精神总不见振作。他督催的南段十三分均已完工，中段亦蒙改委仓莲因催办，遂辞离工地访良医诊视。在病中，他仍与贺长龄、邹锡淳等书信往返，商讨筹办上洋海运及解决漕运困境的对策。九月十一日，在致邹锡淳的一封信中，他说：

“昨藕庚寄示海运折稿，简要不烦，自系出诸鸿笔，佩羨、佩羨。……然额漕全徵，筹运愈亟，清水断不能蓄高于黄，故有黄流改道之奏。此事弟未习地形，亦不敢妄议，不审尊意谓为何

① 引自林则徐：《先考行状》。

② 《和陶云汀抚部海运初发赴吴淞口致告海神登炮台作》，第3首“养痾曾荷主恩容”句自注，林则徐手定稿。

③ 《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请另简放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9页。

如也。……如上洋之议已定，自不厌弟随同画诺，倘尚待熟筹，则孱躯瘦飡难支，惟乞格外恕之耳”^①。

这年十月，林则徐病情仍重，坚辞筹办海运差使，经琦善代奏，得到道光帝允准后，便自江苏返回福州养病，继续守制丁内艰。家居期间，闽浙总督赵慎畛（字蓬楼，一七六二——一八二六年）倡立敬节堂，林则徐特举闽县名士何则贤（一八〇一——一八五二年）董其役^②。

一八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林则徐在家奉旨，以三品卿署两淮盐政。他以“病疴日久，身体软弱，不克支持，一时实难就道”为由呈辞^③。直到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六日，守孝三年即将届满，才带着眷属，包括一月十八日出生、刚足两个月的四子林拱枢，动身进京。

四月十九日，林则徐北上途中，经过苏州。友人潘曾沂（字功甫，一七九二——一八五三年）出《宣

① 林则徐：《致邹公眉书》，道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于蒋坝。

② 民国《福建通志》，《文苑传》，《何则贤传》。

③ 《辞两淮盐政呈》，《林则徐集·公牍》，第14、15页。同年《致杨雪棻书》亦云：“近日忽奉朝旨，权理淮鹺，此则与前事不同，服制未除，理不宜赴，兼以病躯委顿，实亦难以就程”。

南诗社图卷》属题。潘曾沂在林则徐出京的次年，即一八二一年，在京参加宣南诗社的活动，与会者吴嵩梁、陈用光、朱珔、梁章钜、谢阶树、钱仪吉、董国华、程恩泽，都是林则徐交识的老友。潘曾沂在京仅年余，便谢病归里，这卷图是一八二四年底著名画家王学浩（字孟养，号椒畦，一七五四——一八三二年）所作，画面是京师宣武门南桐荫下的几间老屋，九位诗人或坐或立，唱酬联吟^①。林则徐抚图追昔，联想起“比年忧患更辍吟，俗网纷纭苦缠缚”的情景，更加怀念京官时期的诗坛盛会，不禁提笔写了一首七古长诗，表达他期望诗友们能重会京华，“重树风声振台阁”。在这首长诗之前，他还亲笔题了小序一首：

“道光七年三月，徐由闽入都，舟过吴门，功甫仁兄出此图属题，为赋七古一章。纵笔所之，不成诗律，惟大雅匡正之，更望早赴春明，

① 原图为谢刚主先生于书肆中购得，捐赠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图卷前有潘奕隽写的引首，画下列有朱绶著的题记，后附潘曾沂、陈用光、吴嵩梁、朱珔、董国华、程恩泽、陶澍、梁章钜、石韞玉、韩葑、尤兴诗、钮树玉、李宗瀚、杨文荪、屠悼、万承纪、陈文述、陈銓、齐彦槐等十九人题咏。刚主先生曾著《记宣南诗会图卷》一文，载香港中华书局《艺林丛录》第10辑，可以参考。

续此诗坛韵事也。少穆弟林则徐，识于望亭舟中，时谷雨前二日”^①。

可惜这道小序在原诗被收录于《云左山房诗钞》时删略了，在一段长时间内，一些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都把宣南诗社误认为是林则徐一八三〇年在北京发起组织的。

潘曾沂在家乡劝行“区田法”，提倡深耕、早种、稀种、多收^②。林则徐认为“区田之利远且大也”^③，作《区田歌》^④表示赞赏：

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多。问渠何能尔？只是下不遗地力，上不违天和，及时勤事无蹉跎。尔农贪种麦，麦割方莳禾，欲两得之几两失，东作候岂同南讹。我今语尔农，慎忽错放青春过，腊雪浸谷种，春雨披田蓑，翻泥欲深耙欲细，牛背一犁非漫拖。尔昔拨秧移之佗，禾命损矣将奈何！何如苗根直使深入土，不用尔手三摩挲。一区尺五寸，撒种

① 原件，福州林纪焘先生藏。

② 潘曾沂著有《潘丰豫庄课农区种法》和《潘丰豫庄课农区种法直讲三十二条》，均见《潘丰豫庄本书》。

③ 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序》，见李彦章《榕园文钞》卷3。

④ 《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云左山房诗钞》卷2。

但喜疏罗罗，及其渐挺出，茎叶畅茂皆分科。六度壅泥固其本，重重厚护如深窝。疾风不偃早不杭，那有禾头生耳谷化螺。此术尔不信，但看丰豫庄中稻熟千牛驮。本书三十二说精不磨，我心韪之好匪阿。噫嘻田父母媿娶，莫负潘郎一片之心慈如婆。

他关心农民生产技术的提高，精神是可取的。他所说的深耕细耙，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只是“撒种但喜疏罗罗”，方法上未免有些保守。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于他。

在苏州的日子里，林则徐还与挚友梁章钜，梁逢辰（字吉甫，一八〇〇——？年）父子相聚唱酬，为题《藤花书屋图》、《摄山诗境图》、《载书图》^①。又为周兴峰（桐峰）题《湖上谒祠图》，为夏宝晋（字慈仲）诗集作七律四首。夏宝晋在和诗中称赞去年水灾林则徐的德政：“使君心与物为春，良策匡时一再陈。料理耕渔都乐业，得归我亦溷芦人”^②。

四月二十七日，林则徐行抵清江，拟于次日过河，膏车就道。他眼见“此时河工正极棘手，重运粮

① 均见林则徐：《己卯以后诗稿》。

② 夏宝晋：《次少穆先生赐题小稿原韵》，见《冬生草堂诗词集》。

艘倒塘灌放，即使头二进可以抢过，而江广各帮恐亦无法可施也”，及时抄下折稿及所奉谕旨二道，特用清河邮封寄回福州，供闽省官员参考。他在途中还搜集治疗鸦片烟毒的药方：

“查得服鸦片膏被毒暴死者，用活鲫鱼一尾，清水一碗，捣如泥烂，灌入口中，即能直入肺腑收毒，有一日夜之久，便可复生。曾有人气绝三日，用此法救甦，系经验极妙之方”^①。

五月二十日，林则徐抵京。二十六日，奉命出任陕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事。关中距闽较远，迎养老父不便，林则徐心中忐忑不安。道光帝察其衷情，特地在请训之日告诉他：“朕知汝于江浙熟悉，但此时西方有事，且先去”^②。原来，上年发生新疆叛乱，张格尔叛军再陷喀什噶尔的严重事件，陕甘总督杨遇春（字时斋，一七六〇——一八三七年）统兵出关平叛，陕西转输粮饷，事务繁剧。林则徐明白道光帝不久会将他调移近省，便于六月一日出京，取道直隶、山西，前往陕西。

赴任途中，林则徐过陕西沔县（今勉县），到定军山麓谒诸葛亮祠、墓，赋诗抒发仰慕之情：

① 林则徐：《致心斋书》，道光七年四月二日于清江舟次。

② 引自林则徐：《先考行状》。

不废微时梁父吟，千秋鱼水答知音，
三分筹策成亏理，一片宫商淡泊心。
挥手鸿飞斜谷渺，移情龙卧汉江深，
魂消异代文山操，同感君恩泪满襟^①。

大星虽陨大名留，一线皇纲诩汉刘，
抱膝几人知管乐，鞠躬终古匹伊周。
波寒沔水居民泪，月黑祁山故垒秋，
归骨定军军奠定，墓门深锁阵云愁^②。

夜渡寒溪，相传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处，他感切成吟：

一去人惊国士无，重来帝仅小儿呼；
早知异日烹功狗，何事临歧系白驹，
逝水无情云变幻，大风有恨血模糊；
至今夜渡寒溪涨，道阻狄嗟我马痡^③。

过咸阳县（今咸阳市）谒女郎庙（祀汉代张鲁女），咏诗一首：

① 林则徐：《武侯庙观琴》，《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② 林则徐：《定军山谒武侯墓》，《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③ 林则徐：《寒溪》，《己卯以后诗稿》。

平陵城下雨丝丝，山木阴阴叫子规；
村妇不知龙子事，浣衣犹傍女郎祠^①。

六月二十六日，林则徐抵达西安，果然奉到擢授江宁布政使的恩旨，只是新任陕西布政使方载豫未到，必须留陕暂代。

九月十六日，林则徐前往略阳县勘灾，兼勘移建县城事。那时，略阳“水灾，居民尚未安辑，加给一月口粮”^②。过兴平县唐杨贵妃死难之地马嵬坡，赋《题杨太真墓》七绝八首^③，品评史事：

六军何事驻征骖，妾为君王死亦甘，
抛得蛾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

费尽金钱贾裯胎，猪龙谁道入宫来，
重泉尚听渔阳鼓，可有胡儿哭母哀。

才过生日咒长生，谁料生天促此行，
六月佛堂凉似水，梵王挥手竟无情。

① 林则徐：《女郎庙》，《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②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道光七年条。

③ 兴平县碑刻墨拓本，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龙脑汤泉也自温，华清宫殿锁千门，
红尘荔子来何晚，一嗅余香不返魂。

翻幸长门一斛珠，不随车骑委泥涂，
报他寿邸群妃道，好是罗敷自有夫。
在地犹为连理枝，却因摇落正花时，
秋风若待歌团扇，那得君恩辗转思。

金粟堆前独鸟呼，棠梨树下月轮孤，
三郎不遣招同穴，空望香魂入梦苏。

藉甚才名长恨篇，先皇惭德老臣宣，
诗家解识君亲义，杜老而还只郑畋。

十月五日，林则徐在凤县署斋饮酒赋诗，度过中秋之夜：“良宵难得晴如昼，清吏偏饶酒如泉；话到桑麻情倍永，劳心端赖使君贤”。“破梦每惊窗月白，酡颜仍对烛花红；明朝大散关前道，匹马题诗忆放翁”^①。

陕西的秋天凉意已生，西陲天山早已飞雪纷纷

① 林则徐：《中秋夜宿凤县署斋与方六琴明府饮得诗二首用六琴原韵》，见《己卯以后诗稿》。

了。林则徐想起前方将士的艰辛，写下《秋怀》的诗句：

一卷离骚对短檠，凉生昨夜旅魂惊；
隔窗梧竹萧萧响，知是风声是雨声？

遥怜绝塞阵云寒，万户宵沾泪暗弹；
秋到天山早飞雪，征人何处望长安？

联想到自己，则是“官如酒户力难任，身比秋林瘦不禁；漫拟沙场拼热血，忽窥明镜减雄心”^①，愧歉怅然！

十月十三日，林则徐返回西安。是时，程懋采（字憩棠，一七八九——一八四三年）“守凤翔，尤持正，同僚共挤之”，林则徐独排众议，争之曰：“程某有守有为，陕西无出其右者，奈何欲去之乎”^②？终为保全。

林则徐接到调任江宁布政使的谕旨，即准备将七十九岁的老父和弟弟霭霖一并接到江宁团聚。在题门生戴綱孙《陇树瞻思图》五古诗中，他追忆自己出仕后迎养父母的苦心：

① 见《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② 王赠芳：《程懋采墓表》，《心师竹斋章牍存稿》附录。

忆昔官长安，升斗窃微禄，
十年定省违，千里梦魂逐。
厥后奉简书，谬忝任岳牧，
区区迎养心，谓可老娱福。
高堂老就衰，未肯离邦族，
寄书千万言，开缄再三读：
欲得亲心安，毋使官谤速；
澹泊我自甘，清白汝宜勸。
书中墨汁新，衣上线痕绿，
乌鸟情未伸，桑榆景已促。
凶问一再来，天乎何太酷，
一息忝尚存，百身嗟莫赎。
何如未仕初，负米供饘粥，
亦曾誓墓田，遥枕山之麓。
小草又出山，丙舍萦心目，
与君同勉旃，诒谋懍式穀^①。

返回西安后，林则徐即遣仆从兼程南下，迎奉安輿。十一月中旬，他得家书，知父亲和弟弟已于十月十八日自福州起程。下旬，又得父亲浦城来书，称途

① 林则徐：《戴筠帆工部（綢孙）陇树瞻思图》，《己卯以后诗稿》。

中眠食安健。十二月七日，突然收到浙省发来父亲于十一月十四日病逝于衢州的讣告，星夜自陕南奔丧。一八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则徐赶到衢州，扶柩返回福州，守制丁忧三年^①。

十二

林则徐扶柩回到福州，择期在金狮山坟地安葬了父亲的遗体。三年多的时间内，母亲和父亲接连去世，仓皇奔丧，林则徐的身体和精神受到痛苦的折磨。检索父母的遗物，追思父母的遗教，仿佛音容犹在。最使林则徐睹物伤情的，是父亲手绘的《饲鹤图》，画面是父亲饲养两鹤，一鹤冲天飞翔，一鹤侍立身旁，图末有一行题款：

嘉庆戊辰长夏^暘谷自绘于将乐正学书院

嘉庆戊辰即一八〇八年，林宾日受张师诚推荐到将乐主讲正学书院的次年。那时，林则徐正在张师诚幕下，一鹤冲天飞翔隐喻着父亲对他的仕进充满无限的期许。而养鹤的悠然自得神态，衬托出父亲恬澹处

^① 林则徐：《先考行状》。

世的心境。林则徐决定把这幅画卷随身携带，以为永久的纪念。

陈太夫人逝世后，林宾日预感时日不多，于一八二六年底为林则徐兄弟分了家。林宾日主将乐正学书院讲席，稍有盈余，林则徐出仕后寄回的家费又尽量节省下来，因而先后置办了一些田宅。林宾日抽出一部分，分给林则徐穷苦的姐妹，补偿当年无力置办嫁妆的遗憾。林则徐虽然长年在在外，林宾日照例分给他一份。此时林则徐所住的文藻山寓宅，就是分析遗产的一部分。这座三进的木构庭院，相传是明末尚书曹学佺的别业。文藻山距福州名胜小西湖不远，他家居时的读书处——桂斋，就在西湖上的荷亭。

福州西湖在西门外，分东、北两湖，相传西晋时湖身宽四十里，为闽会第一水利，岁可溉田数千顷^①。水清如镜，青山映辉，又是三山名胜之一。宋代词人辛弃疾曾在这里留下雄伟秀丽的诗篇，一向为民间乐口传颂。

但是，乾嘉以来，福州西湖四十余载失修，山水冲激，加上沿湖西北乡的强梁豪右，又径将岸上积土推入湖中，围占田园，以致湖身渐趋堙塞，仅存七里左右，“地隘无以容水，故春夏巨浸滔天，秋冬涸不

^① 谢章铤：《课余续录》卷4。

及蹠，旱潦俱无所资，委良田于草莽，而民生愈蹙矣”^①。

林则徐眼见西湖日渐堙塞，不忍“纵豪右之并兼，而致良农之坐困”^②，便向闽浙总督孙尔准（字莱甫，号平叔，一七七〇——一八三二年）、福建巡抚韩克均（字芸昉，？——一八四〇年）备陈利害，提出重浚西湖的倡议。林则徐所指坐困的“良农”，主要是指沿湖守法的地主和一些自耕农，照顾他们的农田收益，必然保证以至增加封建官府的赋税收入，所以孙尔准、韩克均都表示赞同，并请林则徐与海防同知陆我嵩、闽县知县陈铨分任其事。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趁小西湖干涸，浚湖工程随即进行。开挑之后，沿湖豪右以林则徐倡议，“不便于己，遂构蜚语”^③。第二年，他们贿通前闽县知县张腾，“砌款稟讦，妄指为无关水利农田”^④。孙尔准见事情闹大，奏请钦派大臣来闽审办。结果，“所讦毫无实据，履勘小西湖实系有益农田水利应修之工。复

① 同上。

② 《清厘福州小西湖界址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194页。

③ 杨浚：《冠梅堂笔记》。

④ 孙慧悖：《孙平叔公年谱》，道光九年条。

奏得旨，坐诬讦者如律，小西湖工程接续修浚”^①。

一八二九年九月间，湖身修浚完工，各深二尺至七尺不等。为了防止“奸民覬觐之渐”，又在湖边砌上一千二百三十六丈余的石岸^②。同时，林则徐又发起将原在越王山麓已经朽圯的“李公祠”移建于西湖荷亭，立碑记，还题上楹联一对，表达他对李纲的敬仰：

进退一身关庙社，英灵千古镇湖山^③。

工竣后，林则徐又在岸堤上种了千株梅树^④，还精制了“伫月”、“绿筠”两只游艇，供人湖上玩赏^⑤。并亲自为画船题楹联：“新涨拍桥摇橹过，杂花生树倚窗看”。他有诗描绘湖光的景致和自己悠然自得的心情：

① 同上。

②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道光九年条。何振岱：《西湖志》卷2。

③ 萨嘉矩：《林则徐联句类集》。张际亮《思伯子堂集》载则徐于祠落成之日，曾赋诗纪事，诗佚待访。

④ 杨浚：《冠梅堂笔记》。

⑤ 林则徐：《舟过吴门与芷林话旧出倪云林湖山书屋画卷索题即和卷中云林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3。

风物蛮乡也足夸，枫亭丹荔幔亭茶，
新潮拍岸添瓜蔓，小艇穿桥宿藕花^①。

丁忧期间，闽省重修《福建通志》，设局于福州吉庇巷之刘氏祠。林则徐首先推荐阳湖李兆洛（字申耆，一七六九——一八四一年）主修，后李兆洛不来，乃推陈寿祺为总纂。陈寿祺尝将部分写成的志稿送林则徐审改。林则徐虽自认“轻陋之质，靡识津涯，又以俗冗纠棼，心绪芜杂，寻行数墨尚未卒业，遑向其他”，仍认真阅看，还亲自抄录《儒林》、《文苑》传稿留存^②。在一首诗中，他表示对修志的关心：

西清旧梦未磋砣，南部新书共切磨。……
愧我萧斋愁坐雨，巷南剥啄少经过^③。

由于参与了家乡公共事业的兴修，林则徐和闽浙总督孙尔准、福建巡抚韩克均、侯官知县王益谦、黄宅中（字惺斋，号图南）、志局总纂陈寿祺、分纂冯登府（字云伯，号柳东，又号勺园，一七八三——

① 林则徐：《和冯云伯（登府）志局即事原韵》，同上书，卷3。

② 林则徐：《致陈恭甫书》，道光八年或九年于福州。

③ 《和冯云伯（登府）志局即事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3。

一八四一年)、沈学渊,以及来闽查勘西湖修浚事件的钦差汤金钊(字敦南,一字勛兹,一七七三——一八五六年)、典试的张祥河(字诗舲,一七八五——一八六二年)等,都有所往来。他的作品中,有为孙尔准写的寿序,为韩克均《龙湫宴坐图》题的诗,为张祥河作《使闽纪程诗草序》等。而孙尔准、汤金钊、陈寿祺、沈学渊应林则徐之请,先后为林宾日的《饲鹤图》题咏^①。王益谦是王鼎的堂弟,林则徐也为他的父亲写寿序,如今陕西蒲城王家收藏的林则徐题写的匾、扇等手迹,大概也是此时留下来的。

林则徐和海防同知陆议嵩是姨表兄弟,交谊甚契,一八三四年林则徐长子林汝舟娶陆议嵩之女为妻,两家亲上加亲。林则徐和刘家镇(字奂为,一七八九——一八四五年)也有深切的交谊,刘家镇于一八二六年“借补南安县学训导,谢病不仕”;“君两弟,仲歿,叔病,仔肩门户,夙夜维勤”,“孀姑孤甥,赖其扶植”^②。大概是林则徐佩服刘家镇之贤,亲自把年方十三岁的长女尘潭许字于家镇已歿仲弟之三子刘齐衍(字冰如)。

① 见《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

② 林则徐:《刘家镇墓志铭》,1976年出土,今移藏福州于山碑廊。

林则徐披图经史，为友人作《周易象理指掌序》（一八二八年十一月）、《金匱要略浅注叙言》（一八三〇年三月），还与师友赋诗唱和。在《题文信国手札后》^①一诗中，他以“再拜熏香度几几，欲废一部十七史。朱鸟招魂泪如泚，猎猎霜风满柴市”的诗句，倾诉对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公身为国轻生死”业迹的敬仰。

一八三〇年五月，林则徐服阙抵京。二十七日，道光帝召见他，因为一时无布政使缺可补，他只好留京“侨居静俟”^②，直到八月十七日，才接旨放湖北布政使^③。

此次在京逗留的时间，比以往三次都多，有三个余月。在此期间，林则徐拜谒师友，重结墨缘，“文宴招邀，古欢吟赏，佳章名笔，不靳读求”^④。

和辛未同年的相聚，是林则徐此次在京最频繁的交游活动。自辛未会试迄今，已历二十寒暑，“人事错迁，揅裳联襪之侣有日减无日增”，同年得知林

① 《云左山房诗钞》卷3。

②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年于北京，见《林文忠公尺牒》，北京懿文斋影印本，以下凡引致刘闻石书，见于此书者，不另注。

③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④ 林则徐：《致张诗舲书》，道光十年八月二十日于武昌。

则徐和周凯（字芸皋，一七七九——一八三七年。先一月至）到京，“喜其来，惜其别，惓惓然，惟恐不得晨夕聚”，先后“文酒款洽无虚日”。六月十二日，更在宣武坊南之龙树院举行一次雅集，到会者三十四人。周凯当场濡墨绘图，林则徐挥毫作记^①。

林则徐还应友人之招出席各种诗酒集会，和京中名流相过从，互相唱酬。八月一日，林则徐参加在潘曾莹（字申甫，号惺斋、星斋，一八〇八——一八七六年）寓斋举行的聚会。张维屏（字子树，号南山，一七八〇——一八五九年）在《松心杂诗·松心宴诗集》里，留有此次唱酬所写的诗，题为“庚寅六月十三日（一八三〇年八月一日），潘星斋侍诏（曾莹）招同卓海帆（秉恬）朱椒堂（为弼）两京兆、林少穆方伯（则徐）、周芸皋观察（凯）、黄树斋（爵滋）周梦岩（作楫）两太史、彭咏莪舍人（蕴章）、查梅史大令（揆）、顾杏楼二部（元恺）集寓斋即事有作”^②。十三日夜，林则徐在致潘曾莹的信中提到：

“日来酬应坳集，册子尚未及题，再宽数日何如？尊作先奉和，率尔操觚，知不值诗家一捧腹也。早晚当诣候，并欲借观南田翁《梅鹤图》，

① 林则徐：《龙树院雅集记》，《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② 张维屏：《张南山全集》第19册，咸丰刻本。

凉不吾靳耳”^①。

诗为奉和潘曾莹雨窗口占之作，云：

蓟门一夜雨，残暑散如烟。
旅梦出尘外，秋怀生陌边。
懒吟同避债，倦客学参禅。
梅鹤图堪借，凭君缔墨缘。

龚自珍在《重摹宋刻洛阳赋九行跋尾》一文中，提到曾和林则徐、魏源、徐松等人一起切磋考订，说：

“同者吴县顾莼、昌平王夔龄、大兴徐松、侯官林则徐、太兴陈潮、阳城张葆采、邵阳魏源、道州何绍基、长乐梁逢辰、金坛于铨。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岁在己丑”^②。

只是，末尾所系的时间是错误的。因为，一八二九年龚、魏在京师，而林则徐正家居福州，相会是不可能的。

林则徐随身携带父亲自绘的《饲鹤图》，遍索题咏。从现存图卷可知，此时先后题诗的有曾燠（字宾谷，一七五九——一八三〇年）、顾莼、吴清皋（字

① 林则徐：《致潘星斋书》，道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夜于北京。

② 《龚自珍全集》，第300页。

鸣九，号小谷，一七八六——一八四九年）（闰四月）、沈镕彪（五月）、吴清鹏（字程九，号西谷，一七八六——？年）、张维屏、张祥河（夏日）、曹振镛、翁心存（字二铭，号邃庵，一七九一——一八六二年）（七月朔）、潘世恩、祁寯藻（字实甫，号春圃，一七九三——一八六六年）、许乃普、池生春（七月）诸人。

上述交游人物中，除了林则徐的老师、同年以外，有的是宣南诗社的诗友，有的是知名的学者文士。如张维屏，广东番禺人，一八二二年成进士，次年知黄梅县，此时新授浙中郡丞，是嘉庆、道光间的知名诗人。徐松（字星伯，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直隶大兴人，一八〇五年成进士，一八一〇年督学湖南，一八一二年因“出四书题目刈裂经文”被劾褫职，遣戍伊犁，是嘉、道间研究边疆历史、地理的著名学者。

林则徐除和张维屏共同参加聚会唱酬外，还为张维屏的《黄梅拯溺图》题诗，表示对张维屏在黄梅县任上救灾拯溺，“尽教舞队换来苏”的崇敬，和对江南水灾的关切：

鱼头梦醒惊蚯蚓，蚁穴防疏负雁鸿。

君过河淮凭问讯，元圭曾否告成功？^①

黄爵滋（字德成，号树斋，一七九三——一八五三年），江西宜黄人，一八二三年成进士，时为翰林院编修，有拯救时政抱负。林则徐为其《思树芳兰图》题诗，以芳兰“此品羞为众草伍”为譬喻，相勉清正为官：

清风忽来，紫茎盛开，猗猗东山，油油南陔。
庭阶玉树相映发，当门之忌胡为哉！同心兮有言，仙之人兮手阳春；阳春一掬撒尘世，心清十万香闻根^②。

龚自珍和魏源当时以批判程朱理学、揭露社会腐败、主张改革时政而名满京师。林则徐和他们交识往来，除早已彼此慕名以及见解相近外，还有特殊的原因。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字暘谷，号暗斋，一七六七——一八四一年），是林则徐的老朋友。一八二

① 林则徐：《题张南山郡丞（维屏）黄梅拯溺图》，《云左山房诗钞》卷4。

② 林则徐：《题黄树斋（爵滋）思树芳兰图》，《云左山房诗钞》卷3。

二年，他们同路相陪进京，同日引见和召对，又同日南下，相处十分契合。林则徐曾作诗记其事，其中云：

分符曾忝郑公乡，邻照还瞻召伯棠。
东阁谁知迟捧枉，北辕才喜共停装。
班荆野店三更月，待漏爻闾五夜香。
最羨承恩频顾问，一门华萼总联芳^①。

他对龚氏“一门华萼总联芳”的评价，虽然主要是指其家学渊源，但也可以说，其中包括了对年青的龚自珍的才学的赞许。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字春煦），一八二四年自海州惠泽司巡检调任苏州官钱局时，恰是林则徐的属僚，他“破除积习，不受陋规”，很受林则徐的称许^②。从奖掖后进的角度看，林则徐对他们有亲切的感情。

王凤生（号竹屿，一七七六——一八三四年），安徽婺源（今江西新安县）人。他“传家裕经术，夙志在用世”^③，早年在浙江任官，和林则徐结识。“我昔

① 《东阿旅次赠龚暗斋观察（丽正）》，收入林则徐手定本《己卯以后诗稿》。

② 道光《宝庆府志》卷128。

③ 林则徐：《题王竹屿都转黄河归棹图》，《云左山房诗钞》卷3。

与君遇，湖渚生秋风。西泠好山色，云水吹空濛”^①。他历官所至，颇重治水，多有成效。在河南彰卫怀道任上，力纠道属河工五厅积弊，事必躬亲，“以岁修有定例，另案无定例，在任三年，力删另案以杜弊”^②。但是，“纵谄三策施，孰诘百端伪。明察疑烦苛，独清亦众忌”^③。他壮志未酬，以疾乞归。一八二九年，两江总督蒋攸恬荐起原官，署两淮盐运使。此时，他恰巧来京，和林则徐重逢。林则徐在《题王竹屿都转黄河归棹图》诗中，高度评价他以疾乞归的行为：

事君宜致身，引疾似诡避；
要其心迹殊，贤愚讵同致。
或惮远役劳，或畏瘠土累，
或遭上官怒，或虑吏议至。
其名为勇退，其心实巧利；
亦有止足怀，投老初衣遂。
泉石只自高，那问经世事，
此皆非君伦，君退盖以义。

① 林则徐：《题王竹屿通守（凤生）江声帆影阁图》，《云左山房诗钞》卷2。

② 《清史稿》第38册，卷384，王凤生传。

③ 林则徐：《题王竹屿都转黄河归棹图》，《云左山房诗钞》卷3。

林则徐赞赏王凤生“上策探本原，补救特其次”的治河方略，治理两淮盐政“指陈切时弊”，表明他们经世思想的志同道合。为了实现经世致用的共同理想，林则徐写下激越的诗句，与王凤生共勉：

防河固良难，煮海诟云易？
所赖本清直，兼能运才智。
苟当改弦张，断制必刚毅，
人情多嬖倖，愿勿徇浮议！

滞留北京和师友们的切磋交游，林则徐坚定了当良臣廉吏、救时济民的决心。他疾呼：

呜呼廉吏不可为，
廉吏不可为而可为^①！

十三

一八三〇年八月下旬，林则徐离京赴湖北布政使任，三十一日到涿州。“楚省距闽尚不甚遥，且水

① 林则徐：《题彭鲁青大令冶山饯别图》，《云左山房诗钞》卷3。

程多而旱路少”，他决定携眷来署，以便照应，并邀请长子汝舟的老师刘建韶（字闻石）同来。在涿州行馆灯下，他写信向刘建韶发出郑重邀请，并表示前赴楚任的心迹，说：“自维庸謏之才，重领旬宣之任。楚省政疲俗悍，连年水患频仍，刻下便须办赈，棘手之处，不一而足，承爱何以教之”^①？九月，由河北之河南，驱车宛洛，买棹襄樊。在襄阳，他向赴省沿途地方官发出传牌，表示清廉任事的决心：

“照得本司自京来楚，现已行抵襄阳，由水路赴省。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给发，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行李仆从，俱系随身，并无前站及后路分路行走之人。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祇在本境马头接见，毋庸远迎。为此，牌仰沿途经过各站遵照。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即严拏惩办，不得稍有徇纵。切切！须至传知者”^②。

十月六日，林则徐抵达武昌受事。下车伊始，他即发出关防告示，表示自己“仰膺恩命，承乏楚邦，任恐难胜，而志惟求慊，才虽未逮，而守必不渝。是

①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年七月十四日夜于涿州。

② 《由襄阳赴省传牌》，《林则徐集·公牍》第16页。

以随事亲裁，无一端之假手，奉公洁己，恒五夜以扪心”，惟恐有诈伪情事，公开晓谕申明：

“一、本司于所属官员升调署补差委等事，应挨次者循照旧章，应酌拣者秉公亲决，一面详请宪示，一面挂牌示知，断不听昏夜之营求，任吏胥之高下。倘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可代关说，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摇，混称打点照应者，无论事体大小，犯必立惩。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实，定加重赏。

一、本司接收呈词，俱由内署批示。即各属详禀，事关要件，亦不由房拟批。如有包讼之徒，串通吏胥商买批语者，旁人查得实据，许其首告到司，立即究办，决不庇护。至上控案件，除府州县批语堂断，应准钞黏外，其有钞录属详者，该民人何由得见？显系奸胥卖给，本司必根究其人，照招摇撞骗例惩办。各属衙门，务皆一体严究。

一、各属解司银两，先将起解款目、银数、日期，由马递具禀。其司颁连批，随银投缴。除收库之后，将连批送院验截，同照票库收一併印发外，一面先将兑收缘由，礼行该属知照。倘有狡猾银匠，串通奸胥舞弊，无难觉察惩办，切勿以身试法。

一、捐监具呈上兑，均由内署按卯、按名，层层稽核。除印发实收仍照例另换部照外，先于收卯之后，填榜示知。如有假捏情弊，无难水落石出，切勿受人愚弄。

一、本司署内丁胥差役，概不滥予差遣。倘有伪称奉差密访，恐吓所在官司，并滥借驿马需索饭食者，各属有所见闻，立即拏究，不可容隐干咎。若吓诈平民，藉端滋扰，一经首告，或被访闻，尤必尽法严办，决不姑贷。

一、汉口为贸易码头，流寓人多，易滋诈伪，本司于盐商鹺馆，断不荐人，更无代人诿销货物劝帮银钱之事。兹已垂诸令申，岂肯自食其言！如有伪投名帖书函者，该商立即送究。倘敢将用印官封改移影射，尤必照例严办，以示惩儆。

一、本司署中食用，一切俱照时价发买，不使丝毫短欠。如有影射扰累者，许该铺户指名稟究”^①。

为了防止健讼之徒，砌词妄告，狡猾讼师，奸唆牟利，林则徐在宣布定期放告的同时，颁发简明状式，删繁就简，方便贫民，“只许据事直书，每状不

^① 《关防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17—18页。

得过一百数十字，凡愚民略知文义，即能照式书写”^①。

面对水灾频仍的局面，林则徐投入救灾的工作。“各属被水之处，已散给抚恤，輿情均甚安恬。惟当估计堤工，早期兴筑，庶使农田涸复，可事耕锄”^②。他派人明查暗访，访得在汉口商业区内开局窝赌、搭台讹诈各犯姓名住址，黏单札饬汉阳县令选派妥干差役，协同地保密拿惩办^③。

这些措施，体现了林则徐严于律己、勤于公事的一贯作风。他深知要做到这些，并非易事，在致张祥河的信中，他慨然地说：

“辰下簿书丛委，触乎茫如，正似新妇入厨，蒙童就塾，非曰能之，学焉而已”^④！

林则徐的同年袁銑，“生平苦志读书励行，由翰林改御史，累疏陈时务，皆切于民生吏治，弹劾不避权贵，洎退而主讲江汉书院”^⑤。林则徐公余尝与他切

① 《定期放告颁发状式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18—19页。

② 林则徐：《致张诗舲书》，道光十年八月二十日于武昌。

③ 《密访汉口一带匪徒饬汉阳县照单严拏札》，《林则徐集·公牍》第19页。

④ 林则徐：《致张诗舲书》，道光十年八月二十日于武昌。

⑤ 林则徐：《四书题解序》，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14，“艺文志”。

磋教育问题，对袁铎所言：“制艺非小道，必于圣贤之言实能身体力行，而后宣诸口者无肤词浅语”^①，很为赞赏。

林则徐到楚三个月，“始而抚恤灾黎，继而勘办蠲缓，近乃修筑堤防”^②。他亲手为公安、监利县制订《修筑堤工章程》十条，作为修堤必遵的守则。为使工实堤固，他规定开工扞方取土，必先从四五十丈外开始，迨后渐近，于势为便，并可免堤脚空虚；铺土行碓，须逐层察验，每验完一坯，填给验票一张，如未有掣有第一坯验票，不许遂上第二坯，以防偷减，夯落不实；两段分工交界处所，各交互多做一丈，如上段于第一坯多做一丈，下段即于第二坯多做一丈，均各随手行碓，务使坯坯互筑，融成一片，以免虚松；其顶冲处所，尚须择要捐抛碎石，以资挡护，并于两坦撒种巴根草子，坦外多种柳株芦苇，禁民采伐，庶藉抵御风浪，可免撞刷之患。为防止侵吞勒索，偷减工程，他制订经费发放、委员考勤、领工和量验工段

① 林则徐：《四书题解序》，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14，“艺文志”。

②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武昌。

的具体办法^①。他勤于公事，“自朝至子，殆无片刻之暇，然未敢必其有效，愈以见尽职之难也”^②。

一八三一年一月一日，郑夫人及子女自闽来到武昌（刘建韶因距闽较远，不愿同来）。不久，便接到调任河南布政使的命令。未到任之前，由按察使麟庆（字见亭，一七九一——一八四六年）署理^③。

三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交卸湖北布政使职任。四月十一日，在开封接任河南布政使。“黄鹤楼头秋月清，春风吹度汴梁城；屏藩吴楚周南服，管领关河汉两京”^④。在豫期间，他清理各州县悬款，“核实归补，以清旧项，严催提解，以杜新亏”^⑤。他关心地方文教，下车诣大梁书院观风。康熙朝名臣、河南仪封人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一六五一——一五二五年）在福建巡抚任内，创建鳌峰书院，“手授诸生课程，并刻经传诸书，以资肄业，故鳌峰藏书称富，而吾闽人

① 林则徐：《修筑堤工章程》，民国《湖北通志》卷42，建置志18，堤防4。

②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武昌。

③ 麟庆：《藩署酬香图记》，《鸿雪因缘图记》第2集上册。

④ 张际亮：《寄少穆方伯河南》，《张亨甫全集》诗集卷14。

⑤ 《确收河南各州县悬款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6页。

才百年来多所成就，咸颂其德不衰”^①。林则徐读书于鳌峰，熟闻张伯行课士之法。现在到张伯行的家乡当官，决心仿效他，“思以公之教闽者教士”^②。

这年夏天，运河在江苏马棚湾、十四堡溃口，冲决圩围，酿成大水灾，江北广大地区，“村庄田庐荡然”，“多有灾民于沿堤搭棚栖止，亦有乘坐小舟逃荒外出者”^③，连省会江宁，亦被水淹。全省受灾达六十六个州县，八个卫所，灾情更甚于一八二三年。八月六日，林则徐在开封接到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程祖洛（字问源，号梓庭，——一八四八年）的紧急会咨，立即积极配合江苏官府赴豫采买米麦，赴灾区平糶。他查明豫省粮食码头，如朱仙镇、周家口二处，运粮路线俱由淮河下达洪湖，此时水势甚大，而洪湖则巨浸汪洋，又虞风暴；且须展转易船盘运，殊多费事，其西河牛船只专走黄河，与淮河系属两路。惟有商邱县的刘家口，粮行滨临河侧，在这里购买粮食，

① 林则徐：《十一经音训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② 林则徐：《十一经音训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③ 《接任江宁藩司日期并沿途查勘水灾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7、8页。

即以黄河船载运抵江，最为直截。他立即飞札归德守令，先行密查刘家口粮食多寡及市价情形。为防止铺户抬价居奇，居民闻风闭采，在江苏省委员未到之先，派员亲赴码头，查明时价，立即会同地方官传齐行户，付以定银，以免多糜经费。为保证运粮用船，防止行埠抬价，船户躲匿，又密委数员，分赴沿河一带，查明船数，立即会同地方官封雇。他考虑到豫省仅光、固、信阳一带生产大米，只足以供本省买食，势不能接济邻省，因此他又致书江苏巡抚程祖洛，建议专买麦石，“小米如尚可资济食，并祈速赐示知，以便购办，较之专买麦石者，取材又觉稍宽矣”^①。

根据以往在江苏办理灾赈的经验，林则徐还建议除官为采买之外，允许米商贩运；劝谕苏省城乡大户和有谷之家，平糴济贫；确查户口，抚恤赈贷。他特别强调利用米商的积极性，指出：

“查三吴之繁庶，甲于直省，若但官为采买，仍恐不足济荒。向来洞庭山一带，米商最多，每有殷实之户，以此为业，若能供给帑银，令其联

① 林则徐：《上程梓庭中丞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具保领，轳轳较运，事竣缴还，免其关税，并严禁吏胥索价，伊等无不乐从。……然苏省客米，亦不尽采川、湖，如六安、庐州一带米船，向皆来苏售卖，忆从前曾给彩绸红布，以示招徕，且不抑其售价，俾源源踵至，其价自平。似枫桥、平望、长安镇等处米行，皆可传其头人，假以词色，责成招贩”^①。

他认为在“济荒”的问题上，可以用供给资金、免其关税、严禁吏胥索价等办法鼓励米商贩卖，让米商互相竞争，降低米价，达到救荒的实效。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商人和商业资本活动的重视，并企图为“商民”的经济活动创造某些有利的条件。林则徐从在东南地区为官时对实际经济生活的观察，肯定了封建社会后期日益增长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向，从而提出让米商插手一向为封建官府垄断的济荒经济事务的。在这里，林则徐的出发点是封建朝廷和江苏地主及灾民的实际利益，但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说明他在继承传统的农本思想之外，并不主张十

① 林则徐：《上程梓庭中丞书》，《云左山房文钞》卷4。

分鄙视和压抑商人的活动，这是符合社会前进的趋势的^①。

陶澍赞赏林则徐的务实作风和主张，出奏调他到江苏主持灾赈事务。道光帝同意陶澍的奏请，即令林则徐调任江宁布政使。

八月二十一日，林则徐接到调任江苏的命令，次日即动身南下。他考虑到采办赈粮和勘灾的需要，决定不按驿程由皖入苏的定制，径自河南归德府，取道徐、淮、扬、镇以达江宁^②。路经商丘县刘家口时，他采买小麦三万石，装运西河牛船由黄河顺流而下，以急苏省赈灾之用。九月二日，他亲自督带头起麦船到

① 米商是以贱买贵卖牟利的商业资本集团，它的活动本身不会导向资本主义。但在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条件下，米谷贸易不仅仅是维持了江苏的民食，而且是发展工商业（包括零星出现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前提。同时，米谷贸易的活跃，可以促进木棉种植和乡村家庭棉纺织业商品化的加强，从而有利于包买主的活动和城市手工作坊的发展。这一点，林则徐显然是没有认识到的，因此，我们只能从客观上肯定林则徐重视商人和商业资本活动的进步性。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林则徐经济思想简议》一文中（刊《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5期）有所论述，可以参考。

② 《驰赴江宁藩司新任并拟沿途查勘灾区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7页。

清江浦，再换舟前进，查勘了桃源、宝应、高邮、甘泉、江都等县灾情，九月八日在扬州接任，随又溯江而上，勘查仪征、六合、上元、江宁等县，所有采买河南小麦，分拨受灾州县，分别平糶煮赈^①。“时有言民苦稻米价昂，而又不惯麦食者”，对林则徐采买小麦平糶颇不以为然。林则徐采纳上元知县黄冕的建议，小麦二升准米一升，俵给贫户，差价由地方绅士集赈偿官。这样做，“利于极贫之民”，而且“民食易足，米价必平”^②，对缓和灾情起了好的效果。

九月十一日，林则徐抵达省城。根据以往救灾的经验，他向西江总督陶澍提出倡率劝捐以赈贫乏、资送流民以免羁留、收养老病以免流徙、劝收幼孩以免遗弃、劝谕业户以养佃农、殓瘞尸棺以免暴露、多设糶厂以平市价、变通煮粥以资熟食、捐给絮袄以御冬寒、劝施籽种以备种植、禁止烧锅以裕谷食、收牧牛只以备春耕等十二条措施，经陶澍同意并奏准实行^③。

① 《接任江宁藩司日期并沿途查勘水灾情形折》，同上书，第7页。

②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咸丰元年于长沙，钞件。

③ 《林则徐传》，《清史列传》卷38。陶澍：《奏陈江苏办灾情形并酌拟章程率属筹办折》。

“入境遑遑不暖席，料民审户筹金钱”^①。江南灾区粗定，林则徐又因钦差、工部尚书朱士彦的举荐，于十一月奉旨“总司江北赈抚事宜，敕往灾区，周历履勘”^②，并查办顾瑞华、张文华等案^③。

同年程恩泽在南京目睹救灾情形，在与林则徐分别后，写了《寄别林方伯少穆》的诗，推崇说：“方伯救荒富奇策，至今吴下称仁贤，嘉声隆隆彻天听，凡有艰巨君其先”^④。宝山名士蒋敦复（字剑人，一八〇八——一八七八年）上书林则徐，认为：“国家承平二百年矣，今上下相蒙，无法不敝，宴安鸩毒，情伪日滋，祸患之来，气机已召，不出十年，天下多事，遗大投艰之任，公适当之，勋业正不在魏公下”^⑤。

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林则徐干练的才能和务实的作风受到朝野的瞩目，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

① 程恩泽：《寄别林方伯少穆》，《程侍郎遗集》卷3。

② 《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请另简放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0页。

③ 林则徐：《致安徽星使朱（士彦）书》，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日《致星使白书》云：“张文华等案，会同张翰山讯明，伊等实系积惯口漕告赈，口口次或包领不遂，因而串同捏控。”《林则徐信稿》订写信时间为道光二十一年，误。

④ 程恩泽：《寄别林方伯少穆》，《程侍郎遗集》卷3。

⑤ 蒋敦复：《上抚部侯官公书》，《嘯古堂文集》卷3。

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本朝自陈恪勤、陈文恭后，长吏声誉之盛，无与公并者”^①。这年十一月十日，道光帝以林则徐“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②，擢升他为东河河道总督。

十四

林则徐奉命总司江北赈抚事宜后，即先赴附近省城各县往来稽查，并等候移交藩司事件。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接到升任河东河道总督的命令后，想到“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河臣总揽全局，筹度机宜，必须明晓工程，胸有把握，始能厘工剔弊、化险为平”，自己本未经习河工，对河防形势和土、埽各工作法均不熟悉。而且河务是贪官污吏钻营的巢穴，要杜绝弊端，“必先周知其弊，乃可严立其防”，自己“固不敢不认真稽查，然能自矢不欺之念，终无不受人欺之明”，因此“不敢贸然从

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② 《起程赴河东河道总督新任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1页。

事”，上奏力陈不谙河务，不适合担当总河重任。仍遵前旨，前往淮、扬一带查勘督办赈抚事务^①。

道光帝也深知他的臣子们经手河务，贪污中饱，已成积习，很想整饬一番。这倒不是他为沿河老百姓的生命安危着想，而是痛恨那些庸臣蠹吏花了那么一大笔白银，还时时酿成水患，又要从国库弄走更多的“工帑”。历来派出的河臣，代代相因，“官官相护之恶习，牢不可破”。他一想到这些，便气得大骂：“此皆自顾身家之辈，因循苟且，尸禄保身，甚属可恶”^②！这次他特地点派林则徐为河东河道总督，就是因为“恐熟悉河务之员深知属员弊窦，或意存瞻顾，不肯认真查出，林则徐非河员出身，正可厘剔弊端，毋庸徇隐”^③。所以，他接到林则徐恳辞的奏折后，非但没有改变主意，反而下谕林则徐即赴新任，不得再辞，还特地训诫谆谆，付以挽回积习的膺命：

“一切勉力为之，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方合任用尽职之道，朕有厚望于汝也。慎勉毋

① 《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请另简放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9页。

② 《接任河东河道总督日期折》，同上书，第12页。

③ 《起程赴河东河道总督新任折》，同上书，第11页。

忽”^①！

十二月十六日，林则徐接到谕令，立即从扬州勘灾途中赶往山东，一八三二年一月九日，在邹县途次接任河督。他想起自己“一介寒微，渥被圣明知遇”，若“苟志存温饱，念重身家，是已失读书致用之本心，更何以仰酬君上”？“兴利除弊”是林则徐的经世抱负，如今皇上支持他，他当然十分地感恩，决心“自持刻苦，不避怨嫌，以防意者防川，以纠心者纠吏”，来报答“圣主”的委任提撕了^②。

东河河道总督管辖山东、河南两省境内黄河、运河的防修事务。林则徐到任时，正值严冬，霜降水落之后，山东运河沿岸，朔风司令，冰冻雪阻。为了让来岁新漕畅行无阻，林则徐督促运河两岸各厅汛煞坝挑河，插锹兴工，同时命令鲁、豫两省黄河地段属吏，防备黄河上的积冰冲击堤岸。

二月上旬，运河挑工已经完成三分左右，林则徐亲往各工段查验，南路至滕汛十字河，北路至汶上汛，前后费了半个月的时间。

北方的早春还是河冻时节。由于腊底大雪，天气

① 《起程赴河东河道总督新任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2页。

② 《接任河东河道总督日期折》，同上书，第13页。

更加严寒，河冰坚厚比往年更甚。施工地段，经常要凿起两三层冰块，才能掘到冻土，将冻土打碎之后，方能使用耬掘。挑工的费力，工具的损耗，都比往年加至数倍。冰块凿开，冻土打碎了，地下又不免渗出水来，虽然边挑边戽，隔了一个晚上，又结成几层坚冰。特别是沿堤一带，为出土必经之路，夫役挑土抬雪，来来往往，撒满泥浆。北风一刮，就冻积成一条条的“泥龙”。历来施工，都是到完工后才一律起除“泥龙”的。林则徐认为这个规定不利于施工，便下令夫役每挑完一段冻土，就起净一段“泥龙”，以免影响挑运，同时避免春雨一到，又把泥浆冲刷入河。

在查验过程中，林则徐细心体察、谘访研求河工形势和工程质量，对于办理工程不力的属吏，严行纪律。有一次，林则徐来到钜嘉汛，发现河工紧急之时，该汛主簿徐恂督工不认真，河床挖得东深西浅。他恐怕河床深浅不一，日久会发生淤积，致使河身变窄，也表示“力振因循，破除情面”，遂将徐恂摘去顶戴，责令他重新督工展宽，然后看督补情形，决定去留^①。

二月下旬，林则徐前往河南东部黄河两岸，查验

^① 《验催运河挑工并赴黄河两岸查料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9页。

河防各厅的料垛。

料垛是以高粱秆子为秸料，料与料相压而成的垛子，系修防堵口的第一要件。按修防的需要，料垛应该贮放在工段附近，但河堤工段，本来就不宽阔，堆满了从河中挖出的冰块、冻土和兴工使用的杂料。乍看过去，白斑点点，高凸不平，而且间隔不远就有兵夫住的堡房。每个垛子，长约六丈，宽有一丈五尺，占地很大，不能全部堆放在堤顶。河吏们历来利用这种机会，从中贪污作弊。他们想出许多花样，如在堤上堆放好的秸料，作为“门垛”，在容易蒙混的底层，架井虚空，或用朽黑腐烂的秸料充塞，作为“滩垛”（又称“底厂”）。更有理旧翻新，名为“并垛”；以新盖旧，名为“戴帽”。本是修防第一要件，变成河工第一弊端。林则徐在出发前，就已知道“堆料积弊，更仆难终”，决心一反历任河督所为，细心拆验。

他亲自从北岸的曹考厅查起，一直往西到黄泌厅，然后问渡而南，挨次东查，“周历履勘，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在兰仪厅蔡家楼，林则徐发现垛底有潮湿之料，他立即决定将该厅同知于卿保撤任，并要他赔补损失。林则徐不丝不苟，认真从事，博得沿河兵夫居民的啧啧称赞，因此，每到厂汛工地，“观

者如堵”。

三月八日，林则徐正在上南厅查验，忽然接到商虞通判的禀报，虞城上汛十六堡底厂存秸五十六垛失火被烧。

虞城在黄河南岸，属归德府。事情偏偏出在河臣巡查将至之期，林则徐“尤觉情节可疑”。他估计不是奸猾之徒乘机纵火，冀图抬价居奇；就是汛员或监守之人自盗，纵火灭迹。他下令给商虞厅，要河员在他到来查验之前补齐秸垛，不得烧多补少，或借案浮销。他自己也在二十日赶到现场视察，给监守的委员、兵丁以处分^①。

通过实地考察，林则徐对河工形势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两次上堤，向老兵民查访用碎石抢险的实际效果，“因就埽前有石之处，细加测量，悉心揣度”，指出：“埽工势成陡立，溜行迅急，每易淘深，是以埽前之水辄至数丈，而碎石斜分入水，铺作坦坡，既以偎护埽根，并可纾回溜势”^②，对碎石在河工抢险的作用作出科学的解答。

① 《查验豫东各厅料垛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27、28页。

② 《访查东河抛护碎石工程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0页。

为了有效地指挥治河，林则徐把住所当作“工程指挥部”，“题所居室联云：春从天上至；水由地中行。题客座联云：芦中人出；河上公来”^①。又“绘全河形势于壁，孰夷孰险，一览而得”，这样，“群吏公牒，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大变”^②。

他还注意人才的使用，“僚属数十百人，一晤之后，籍贯姓名，无不记忆”。他的部属张昀后来回忆说：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林则徐〕藩宣中州时，余在河工借补中牟县丞，进省来谒，同班数人，不过各询数语。越两年，升任河督，余于上南厅之胡家屯工次迎谒，不特姓名悉知，党犹记余为直隶某州人”^③。

在查验黄河两岸河务的过程中，林则徐留意钻研治理黄河的办法，初步形成改黄河由千乘即利津河入海，以克服河患的改革方案。次年，他在写给陈寿祺的一封信中提到：

“则徐窃不自量，谓欲救江、淮之困，必须

① 陆以湜：《冷庐杂识》卷2，《林文忠公》。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林氏后人藏有《黄河万里图》，传为林则徐所绘。

③ 张昀：《琐事闲录续编》卷上。

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以今之黄河，于淮涸出洪泽湖以为帝籍。……尝谓古之善治河者如神禹，禹之治河，故非后人所可思议，若汉之王景，非不可学者。何以王景治河由千入海之后，史册中不闻河患者千六百年？大抵南行非河之性，故屡治而屡为患耳”^①。

可见当时，林则徐确有一番根治黄河的雄心。恰好此时，张际亮（一七九八——一八四三年）从北京寄来一封信，表示愿意追随河上，帮助林则徐将历代治理东河的经验加以总结整理，写成一部《东河水利》，并自告奋勇地表示要担当主笔的责任。张际亮在信中说：

“昔靳文襄著《治河方略》，皆详南河而略东河，今若仿而为之，于东河前后治河之迹，勒为一书，使得操笔墨以从事，于诸公之勤劳，亦有以垂久远也。虽执事驻节之始，必先整饬旧俗，树之风矩，然诚博采前人之论列，审于今日之情形，核修守，综工料，于春汛后举之，其书正有益，即成，其入奏无不可也，似不至滋物议、耗经费”^②。

① 林则徐：《复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江苏。

② 张际亮：《与林少穆河帅书》，《张亨甫全集》卷3。

张际亮，字亨甫，福建建宁人，年少就以诗擅名，颇有一番经世抱负，曾与黄爵滋交游京师，颇受林则徐的赏识和资助。他提出编纂《东河水利》的意见，当然颇合林则徐的心愿，如果从历史的考察中能为改革方案提供有说服力的根据，对实际推行是大有益处的。但是，由于不久之后，林则徐就接到调任江苏巡抚的命令，更由于他的治河方案是个“非常之议”，实行的阻力很大，他既不愿意把这个方案公开向朝廷提出，编纂《东河水利》的计划也只好搁置下来。他在给陈寿祺的信中，就曾说出自己搁置治河方案的苦衷：

“则徐久欲将此意上陈，而非常之议，正不独为黎民所惧，近日都中物议，以则徐为议论炫长者，且此议必为风水之说所阻，明知不行，不敢饶舌”^①。

林则徐虽然未能把这一设想付诸实践，但后来黄河因洪水泛滥决堤而自然改道，由山东入海，证明林则徐的思路是科学可取的。

林则徐在东河河道总督任内，深恶官场腐败，积重难返，保持正直清白的名誉难免要受到排斥打击，改革更不用说了。但是，他愿意做出皇上许可的除弊

^① 林则徐：《复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江苏。

改革而不避怨嫌，他绘《河壩雪轡图》^①，以及为济宁名士刘衍聚（凝辉）题写“人到无求品自高”^②的联句，都是这一精神面貌的写照。由于他严守职责，多次受到道光帝的眷顾，称他办事得力，“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③，又说：“动则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④。道光帝这样的隆宠，在当时的臣僚中是不多见的。就在林则徐查验料垛于豫东之际，道光帝便决定调他出任江苏巡抚了。

① 冯桂芬：《跋林文忠公河壩雪轡图》，《显志堂稿》卷12。

② 林则徐手书联句石刻，缺上联，1976年出土，今藏山东济宁市博物馆。

③ 引自《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28页。

④ 同上书，第25页。

第五章

拯救积贫积弱的改革

十五

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在河南归河厅查验料垛之际，接到补授江苏巡抚的谕令。他心情矛盾交织：高兴的是，“知荷圣慈体恤，俾得离去河干”；担忧的是，“三吴事会之难，甲于直省，才轮任巨”^①。在致会试房师沈维鏞的一封信上，他说：

“则徐宣防未习，本不宜久厕河壖，圣慈曲体下情，默俞前请，俾得脱离河职，感极涕零。惟甫领封圻，即居繁要，且三吴积年凋瘵，难以拊循，漕弊日积日深，竟无转旋之术，特交要案，

①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于河南南岸工次。

又复络绎而来，诚恐陨越之虞，民监同于水监耳”^①。

林则徐在江苏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地方上水旱频仍，经济残破，官场腐败，民生凋敝，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素称泽国的江苏，河湖港汊密布大江南北，土肥水足，富甲天下，是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是，自道光帝登极以来，凄风斜雨，灾祸丛生，朝廷定额的漕赋年年催征不齐，民间颠沛苦痛更不待言。积贫积弱，愈积愈深，酷似“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②的情景。正如陈寿祺来信所述：“江南财赋半天下，顾比年水患荐仍，民气凋敝，箕敛浮溢，厨传繁奢，虚耗之弊，在官多于在民，纾之则养痍，蹙之则瓦裂，此诚军国之忧也”^③。林则徐一想到此，不由得心中打颤。

在林则徐看来，江苏农村的凋敝，固然与天灾有关，地方上的“莠民”和贪官酷吏，也脱不了干系。那些“莠民”，利用政治特权隐蔽劳动人手和土地，逃避国家赋税，造成“有田在此图而粮由别处完纳，令

①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于河南工次。

②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7页。

③ 陈寿祺：《与林少穆巡抚书》，《左海文集》卷5。

人难以寻觅者，谓之‘寄庄’。……又有私将田亩出售并不推收过户，而逃亡无踪者，谓之‘虚粮’”^①。那班贪官酷吏，对下浮收勒折，对上拖欠抗纳，趁机大发横财，不管小民的死活，也不顾朝廷的利益所在。以漕政而言，就被他们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独州县之浮勒，旗丁之刁难，胥吏之侵渔，莠民之挟制，均为法所不宥，即凡漕船经由处所，与一切干涉漕政衙门，在在皆有把持，几于无一可恕”^②。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是封建剥削制度的孪生兄弟。林则徐维护封建统治，当然不会干出把这些“无一可恕”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彻底铲除之事，所以拿不出“转旋之术”来。这是林则徐所处时代和阶级所局限了的。因此，他对于担任江苏巡抚一职，忧心忡忡，倒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传说，林则徐每每听到贪赃枉法之事，经常要大发脾气。到江苏以后，为了克制自己的卞急性格，曾手书“制怒”的匾额，悬于听事之堂^③。这生动地体现了他疾恶贪官污吏、清廉刚直的作风，也反映了上述矛盾交织的内心世界。“道光之中，承

① 《江苏各属垫完欠赋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263页。

② 《接任江苏巡抚日期折》，同上书，第43页。

③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8。

乾嘉之后，西域底定，海宇宴然，公卿大夫日以簿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①。在曹振镛当国之下，各地疆臣大僚无不恃宠奢汰，外表上恬下憺，内里却已糜烂不堪。有一首《一剪梅》词，讽刺官场的腐败：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无庸，驳也无庸^②。

在这种环境中，林则徐保有刚正不阿的锐气，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的江苏，还没有从去年的大水灾破坏中复苏过来，不少地区仍处在大饥荒之中。林则徐在查验料垛之后，留豫巡防黄河桃汛期间，江苏官府纷纷派员到出东、河南采买赈灾用的米麦，他也就近在刘家口亲督委员代为采买了二万石麦子^③。直到他六月二

① 黄彰年：《林文忠公政书序》，《陶楼文钞》卷8。

②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③ 《江省灾区碾买谷麦酌借河库存项赶紧运回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41页。

十三日交卸河东河道总督篆务，冒暑南征时，江、淮一带又流行着瘟疫^①。各属官吏对于仓库钱粮交代，严重拖欠，已咨印结未送款册者四案，已逾二参册结未到者二十一案，册结已咨而存库未清者十九案^②。真是百孔千疮，满目疮痍。

林则徐自河南入苏北，耳闻目睹饥馑瘟疫造成的凄凉情景，正思索着如何收拾这个残破的局面，意想不到又出现一起英国人胡夏米驾船窜泊江南羊山洋的事件，他不得不把它当作到任的第一件大事，加以紧急处理。

胡夏米(Hoo——Hea——Mee)是广东英国鸦片贩子对华航线船舶投资人兼英国国内货物经销商人Huyh Hamilton Linds—ey的化名，当时在广州东印度公司商馆里任职员。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他以“船主”的身份，乘坐佯称为从印度开往日本贸易的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于二月二十六日从澳门出发，北上侦察中国沿海港口的虚实，测绘海湾、河道地图，收集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打开中国大门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

① 《接任江苏巡抚日期折》，同上书，第44页。

② 《江苏各属交代逾限未清克期厘剔折》，同上书，第57页。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引起英国经济力量重心的完全转移，“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快得多。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愈来愈被工厂主推到后台去了”^①。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飞跃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势力的日益增长，对外扩展商品市场和殖民地的野心更大了。特别是一八二五年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英国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政客更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奔走呼吁，气焰甚嚣尘上。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客认为清政府的限制贸易政策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是打开中国市场的两个主要障碍。因此，他们极力呼吁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通过外交讹诈，和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甚至不惜于使用武力。一八二九年，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城市及印度英商、工业资本家等运动国会，发起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运动。英国政客柏金汉（James Silk Buckingham）、下院议员惠特模尔（W. W. Whitmore）等公开发表演说，鼓吹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把中国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4页。

一八三〇年，英国下院组织小组委员会调查英、印、中之间贸易情况，得出结论说：“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因通商限于广州一口而受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大家想象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是会大大增加的”。在小组委员会上，曾在广州经商的大卫荪（W. S. Davidson）叫嚣说：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后，“除非事先经过小心劝诱，或用有力的交涉强迫中国政府和别的国家建立友好合理的关系，那么在中英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①。

胡夏米的侦察航行正是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遭到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它无疑是英国大举侵华的一个前奏。

胡夏米以德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为翻译，化名甲利，沿途贩卖商品，散发基督教宣传品，巧妙地避开清朝官兵的“驱逐”，顺利地窥探了广东的南澳、福建的厦门、福州、浙江的镇海、宁波，在林则徐出发南下的前三天，即六月二十日，窜入羊山洋，出现在吴淞口外。

道光帝连续接到胡夏米船窜到广州以外的闽、浙海口“贪图贸易”的奏报，三申五令沿海督抚严加

①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33、34页。

驱逐，不准该船买卖，及与内地民人接触。但是，胡夏米船停泊在吴淞口外，借口风狂雨大，实在不能开船，故意赖着不走。他们还装出“遵守”命令的模样，不做买卖，不和内地民人接触，一心一意地探测长江和黄浦江水道，观察记录中国南北各地商船出入上海贸易的情况，甚至以“参观”为名，登岸窥探了清兵军营的武器装备^①。

清朝君臣防范、驱逐胡夏米船，是以传统的对外政策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

“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②。

他们不准中国人和任何外国人接触，实际上他们自己对外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根本缺乏了解。所以，沿海地方官吏除严厉防范胡夏米等人贩卖商品和与内地民人接触这两件事外，其余却毫不介意。胡夏米等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实现了他们预

①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109—110页。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4—115页。

期的侦察目的。

七月初，林则徐南下途经镇江时，得到胡夏米船在吴淞口外寄碇的消息。五日，他抵达苏州任所，立即加札飞飭苏松镇总兵、署江南提督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一七八〇——一八四一年）等人，立即将胡夏米船驱逐出境，由水师押往浙江。胡夏米等遂于八日起碇驶离吴淞，假意南返，半途折回，北上山东沿海，于十五日出现在刘公岛海面。

林则徐对胡夏米等人的真实意图当然也是毫无所知。他和沿海其他官吏一样，认为“夷情狡诈，贪图贸易，显违定例，兼有内地奸民乘机勾串，别滋事端，不可不严为防范”^①。当道光帝追究胡夏米船何以驱逐之后又复北驶山东的缘由时，林则徐无法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答复，只好从胡夏米等“亦知例禁綦严，不准贸易”，却敢明知故犯，推测“恐该夷船尚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在于海口勾串奸商，哄诱居民，私相授受”；又从“该夷船从未到过江、浙海口”，“乃敢于到处停泊，投递稟词，恳求贸易”，推测“恐有汉奸从中指行，或代为主谋，皆所不免”^②。

① 《英船窜入羊山洋面业已押令南回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45页。

② 《鸦片战争》第1册，第110页。

因此，他向道光帝报告说，如胡夏米船再次停泊江苏海口，即密派文武大员上船查个究竟，“如有鸦片烟土等物，飭令尽数起除，传同夷兵当面焚烧，毋许稍有留剩。一面密访船内汉奸，指名查拿，令其自行交出，以便讯明，从重奏办”^①

林则徐的推测显然是错误的，通过搜查也未必能够弄清全部真相。但林则徐严禁鸦片的态度是正确的，注重于调查研究的精神也是可贵的。而道光帝害怕搜查会“因此别生枝节，致后弊端”^②，反对林则徐即将采取的措施，则反映他对外国侵略者既仇恨又恐惧的心理和顽固愚昧的态度，与林则徐是大不相同的。可是，胡夏米船窜到山东刘公岛之后，就折往朝鲜，然后经过琉球返回澳门，再也没有到江苏来。林则徐既然没有机会验证他的推测，更不可能揭开胡夏米船事件的秘密了。

驱逐胡夏米船事件，是林则徐首次经手办理的“夷务”。这次事件，和林则徐一生最大的事业——禁烟抗英有密切的关联，后来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作战方案，它的蓝本便是胡夏米根据此次侦察的结果，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

① 《鸦片战争》第1册，第111页。

② 道光硃批，同上书，第111页。

(Vis—count Palmerston, 一七八四——一八六五年)提供的。但在当时,林则徐既没有和胡夏米等人直接打交道,事后又无从查究事件的起因,他很快地就把它置诸脑后了。因为,他准备倾力去对付的,还不是“夷务”,而是积堆如山的漕务和灾务。然而,尽管林则徐主观上并未看重这一事件,它却像一个信号,表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已经渗入江苏的社会生活,任何拯救积贫积弱的进步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一问题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林则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寻找解决江苏社会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渐走上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道路。

十六

林则徐抵达苏州,受到热烈欢迎。士绅百姓听说他到来,“出境迓迎者数万人”^①。“列肆香烟相属,男妇观者填衢,欣欣然喜色相告曰:林公来矣”^②。到任越三日,他考课书院,识拔了后来成为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字林一,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年),“有一

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②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12。

时无两之誉，谆勸甚至”^①。

林则徐上任不久，江南一带晴空万里，酷暑逼人，大地龟裂，旱象显著。八月下旬，他奉命自苏州到江宁监临乡试文闱时，沿途旱情仍在继续发展。可是，江北洪泽湖附近州县却因湖水盛涨，村庄田禾被淹；徐州府属各州县滂沱大雨，黄河异涨，酿成水灾。九月十五日，桃源县（今泗阳）监生陈端、生员陈堂等土豪劣绅，纠合多人盗决桃南厅龙窝汛于家湾十三堡黄河大堤，引黄水灌淤地亩。异涨的黄水急湍汹涌，顿时把决口冲开九十余丈，注入已经水满为害的洪泽湖中。“全黄入湖，滔滔下注”^②，只一、二天工夫，决口附近的黄河堤岸继续崩坍，决口以下的河道已经断流，洪泽湖周围的灾区迅猛扩大，淮扬一带成了一片汪洋。旦夕之间，人为鱼鳖，清廷的漕运孔道有被切断的危险。警报传来，林则徐不待文闱撤帘，立即自江宁起程，于十月二日赶到扬州，沿途查勘水势，九日赶到清江浦，视察黄河决口处和湖水出路，一面严讯挖堤要犯。

奸民盗决南河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火速飭令林则徐限期捕获全案罪犯、人证，移交两江总督陶

①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12。

② 林则徐：《致友人书》，道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于江宁。

澍会同钦差穆彰阿（字鹤舫，一七八二——一八五六年）办理。十月二十三日，陶澍、穆彰阿相继赶到清江浦，接办案件，林则徐遂于二十六日南返苏州。但由于首犯陈端逾限追捕无获，林则徐受到降五级留任的处分。

林则徐一返回住所，立即接手处理焦头烂额的钱漕事务。他深知江苏的漕务比他省繁重，仅苏、松、常、镇四府和太仓一州，就比浙江一省的漕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多三倍，比湖广更在十倍以上，而“江苏交代，款目最繁，辗转抵交，早成积重之势”^①。他决定从“杜亏”入手，严催紧逼各州县官吏在限期内清理钱粮交代；还为此参劾了挪侵钱粮的金山县知县蒋封岐，才勉强逐案了结，弄得他“寝不能寐，饭仅一盂”^②，“精力日以消沮，心绪日以恶劳”^③。在这过程中，他对江苏漕政的腐败得到更加具体的认识，在致友人郑瑞麟（仁圃）的一封信里，他说：

“弟回苏浹月，无日不向所属索债，如米价

① 《江苏未结交代逐案清厘并查提十一年分存库银数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07页。

② 邹鸣鹤：《上江苏林中丞书》，道光十三年，见《世忠堂文集》卷2。

③ 林则徐：《致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苏州。

存库及新钱粮漕项，皆不能不加紧严催，而积重难返之情形，实非语言所可殚述。现将交代各案，勉强复奏，其万难之状，尚不敢径遂直陈耳。……此间多做一日，总多一日^①！

在另一封信里，他又指出：

“弟到苏以来，力与各属屏除浮费，事事俭之又俭，冀以补苴，今则变本而加厉矣，能不令人焦急”^②。

在给陈寿祺的信中，他还说：

“近来江浙漕运已成不治之症，定例冬兑冬开者，今春兑夏开。天庾正供，尚复如是，则泛舟之役可知。……江苏之病，更比吾闽为难治者，以‘局面太大，积重难返’二语尽之”^③。

在他看来，漕政已是“不治之症”，“积重难返”，而且愈来愈“变本而加厉”。他也知道严饬紧催，无异于剜肉补疮，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小户之良民”。但为了保证“天庾正供”即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不至耽误，他只好“先计一时”，不敢“求治过急”，生怕各级官吏明抗暗拒改革，引起漕务决裂。所以，他主

① 林则徐：《致郑仁圃书》，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苏州。

② 林则徐：《致郑仁圃书》，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苏州。

③ 林则徐：《复陈恭甫书》，道光十三年正月于苏州。

张暂先“截流”，把控制漕弊不至扩大为急务。比如，各级交代拖延未结，其中既有旧欠，也有新亏，他“专严于提新，而渐责其补旧”；州县办漕，大多违反定例，先垫后征，遇有交代，即以垫完民欠漕尾列抵，他认为这是漕务疲累，势所必然，虽然不合法，但必须通融，不可先行禁止漕尾^①。

林则徐竭力筹办新漕，劝戒兼施，严厉处分办漕迟误的震泽县知县张享衢，总算做出了成绩，在江苏秋收仅六成的情况下，在苏、松等四府一州征兑了新漕，还带运一八三一年水灾欠下的漕米二十万石，“为历来所未有之多”^②。但他心里明白得很，这样做，“终不免有决裂之处，漕船到坝比往年迟至月余，并闻挑剔甚严，旗丁应赔米石以数万石计。丁既焦烂，则州县受其殃；州县重困，则良民受其殃，至良民亦不甘心，而效尤于莠民，则漕事之误必矣”^③。

“见证易而用药难”。林则徐并非不想进行重大的改革的。实际上，当时在他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可供

① 《驿站余剩银两展限提解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38页。

②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50页。

③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十三年九月初四日于苏州。

选择的改革方案，就有“正本清源”、“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本源中之本源”四种。其中“补偏救弊”和“补救外之补救”两种，是“先计一时”，而“正本清源”和“本源中之本源”，则是“勉图经久”的重大改革。“正本清源”，指改革现行的漕政制度，实行“县督帮收”，使漕运“自南至北皆无例外苛求”，以“杜州县之浮收，绝旗丁之勒索”。这样做，势必牵动全局，需要重新审定县、帮办公用度款项，裁汰疲帮军船，酌减闸坝关缆，甄别候补卫弁，核实通仓使费，清丈顷亩，稽核卫地，等等，“一时难以骤改”。“本源之本源”指取消漕政，用在畿辅一带治水造田、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来取代南粮北运，解决京师的粮食供应。这是他在京官时期搜集资料写作《北直水利书》时就已经形成的主张。这时，他在门生冯桂芬的协助下，反复斟酌修改^①，一八三六年初请友人桂超万（字丹盟，一七八四——一八六三年）帮忙校勘^②。这是针对漕政弊端而提出的大胆的

① 冯桂芬：《跋林文忠公河壩雪轡图》：“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年）以制举文受公知，尝招入署，校北直水利书”（《显志堂稿》卷12）。《兴水利议》：“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显志堂稿》卷11）。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214页。

变革，对恢复江南的农村经济，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增加清朝财赋收入，缓和阶级矛盾，不失为有效的措施。这样的改革尽管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它直接关系到“仰食”于漕运的一大批封建权贵、贪官污吏、旗丁和土豪劣绅的经济利益，招致朝廷内外的反对和抵制就更激烈了。况且江苏巡抚对漕政只能参预部分事权，东南六省的督抚，主管漕务的仓督、漕督，主管河道的东河、南河河道总督，各有各的主见，林则徐在江苏实际处理的只能是“先计一时”的“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而已。

林则徐以报国忧民之心，在江苏巡抚任内，躬亲任事，和两江总督陶澍、漕运总督朱为弼等反复函商，剔除弊端，立定章程，限制州县浮收和旗丁勒索，规定闸坝人夫用费，派遣精干官员验漕督运，以保证漕运的畅通^①。他自己也曾多次到镇江，亲自督促漕船卫、帮渡江。这样做，当然无补于漕务濒于决裂的大局，正如他后来坦率地承认的那样：“臣前在苏省，

① 林则徐与陶澍、朱为弼之间对漕务的函商，详见朱为弼《茶声馆文集》卷4，《答林少穆中丞书》、《再答林少穆中丞书》、《致陶制军林中丞书》、《致林少穆中丞书》，以及附录的林则徐《复朱茶堂书》（作《附少穆中丞复书》）等。

虽历五次冬漕，祇求无误正供，实不敢言无弊”^①。时人毛应观评论说：

“当林少穆制军抚江苏时，洞悉其弊，力欲除之，立之章程，公其收兑，刊刻条规，名其书曰力挽颓风，自甲午（一八三四年）冬至乙未（一八三五年）春，无日不究心于此。当是时，在官以为漕船可速开矣，在民以为赋米可渐减矣，孰知顽丁诡譟，迁延至三月而不行，恐渡淮期误，以干重咎，不得已仍由旧章，而始兑始开，岂非积习之难返，众势之难回乎？然而制军为国为民、兴利除弊之实心，则苏省之官民所共见也，天下之官民所共谅也。虽不行，亦何伤于大臣之道哉”^②！

处理灾区善后是林则徐面临的又一大务。他心绪纷乱地度过一八三二年，迎来的却是更加艰难的饥岁凶年。一八三三年夏秋之际，江、扬、淮、徐一带雨水滂沱，从上游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涌涌东来的长江大潮，凶猛地冲击两岸堤埂，首先冲破了上元、江宁、句容、江浦、六合、江都、仪

① 《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15—724页。

② 毛应观：《钱币刍言续序》，见王鏊《钱币刍言续刻》卷首。

征、丹徒等县的圩堤。到了九月十六、十七日，雨大风狂，通宵达旦，沿江十分之七八的府县被江水淹没，一片汪洋^①。洪泽湖异涨又不亚去年，溢出为害。江南的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向来多种木棉，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此时虽然没有受到水淹，但到十至十二月间，却也连遭风雨，田禾霉烂生芽，占农作物十之七八的木棉，花蒂摇落，收成无望^②。苏、松一带，在七月稻禾扬花之际，碰上了风雨阴寒的天气，谷子多莠而不实；十月里又偏偏是晴少雨多，白天雾气迷蒙，夜晚霜冻厉害，稻谷结颖仅得半浆。十一月以后，又连续几场大雨，“晚稻损者过半”^③。全省受灾共六十三个州县，八个卫所。

江苏漕赋，在江北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苏、松等四府一州，漕额甲于天下，其实地域纵横不过三四百里，按亩纳漕，所余无几，虽丰岁不敷日食”^④，接二连三的天灾，更使“闾阎生计日蹙，朝夕

① 《上元江宁等六县沿江地方被淹请抚恤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40页。

② 《太仓等州县上邦续被阴雨收成歉薄请缓新赋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47页。

③ 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自序》，《榕园文钞》卷3。

④ 《赶办苏松漕务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55页。

不饱”^①。农民“口食无资”，纺织为生者亦因“连岁棉荒歇业，生计维艰”，而农村的长工、短工和城镇的踹匠、染匠、机工等“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他们不得不鸠形鹄面，扶老携幼，到处流亡。地方上的地主也陷入“未得收租”、高利贷“无可牟之利”的窘境^②。

林则徐最初对乡农传说的“暗荒”并未相信，十一月七日立冬前后，他“亲坐小舟密往各处察看，见其一穗所结多属空稃，半熟之禾变成焦黑，实为先前所不及料。然犹盼望晴霁，庶可收晒上簍，不意十月以来，滂沱不止，更有迅雷闪电，昼夜数番，自江宁以至苏、松，见闻如一”^③。面对这种局势，林则徐火速与陶澍往来函商，准备向道光帝奏报，请求缓征江南漕赋，拨发赈银，以苏民困。巡抚本没有办理漕政的全权，而且报告秋灾请缓征赋，例定不准超出旧历九月终，这个期限已经大大超出。何况恰在此时，接到军机处递来道光帝的谕旨，其中训斥说：“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又说：

① 《赶办苏松漕务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55页。

②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同上书，第151页。

③ 同上书，第148页。

“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声誉”^①，缓征漕赋已经没有获准的希望。林则徐昼夜听到风雨的飘摇和灾民的呼号，想到“吴民旦夕就毙”，不禁“终夜辗转不能已”^②，最后决定“不揣冒昧，破格具奏”^③。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单衔上奏力争说：

“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本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而睹此景象，时时恐滋事端”^④。

他认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损上益下，暂纾民力，是十分必要的。否则，追呼敲扑，竭泽而渔，农民就要起来造反了。

①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49页。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③ 林则徐：《答陶云汀宫保书》，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苏州，《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④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50、151、152页。

上奏以后，林则徐仿照明代周忱的酌剂公私田加耗减耗之法，也就是百亩之中有二三十亩受灾，即将百亩一律请求缓征数分，名为“暗减”的办法，请求朝廷对常州府属各县一律普缓数分，并免于造册。

素来吝财的道光帝，当然不满意，下旨密令两江总督陶澍追查林则徐奏请常州府属一律普缓并免于造册一事。陶澍事先向林则徐透风，林则徐于一八三四年二月三日写信向他剖明缘由，指出这样做，一为“俯顺輿情”，二为“杜弊”：

“常郡农田一律成歉，……虽彼县与此县略有轻重之分，而一县之中，实系情形如一。若必强为区别，则禾之已割者什九，而未割者尚不及什一，不能以腐落在田者为歉，而成堆霉烂者为非歉，转失情事之平。且具呈报歉之民，庄庄焚集，亦必不能此准彼驳，畸重畸轻，转于輿情不顺。且通县普律酌缓，正以杜胥吏高下之弊。譬如准缓一分，则每户额征一斗者，今冬先征九升，以此推之，户户皆然，村村一律，吏胥即欲轩轻，而无可握之权，给费者不能增一分，不减费者亦不致减一分，则其无从索费也必矣”^①。

① 林则徐：《答陶云汀宫保书》，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苏州。《云左山房文钞》卷4。

在信中，他希望陶澍支持他，“但饬添造图册，而不改普缓章程”，并表示“将来侍有应得处分，自当独任其咎”。

二月七日夜，林则徐再次致书陶澍，指出：

“彼时州县之心，尚在希图多缓，……侍见常属各县亦极观望，与其未奏而叠稟请增，不如奏定而无可更改。彼时命意如是，致奏内转欠空洞，又欲杜绝书吏使费，故准办普缓并准免造图册。凡此皆吃力不讨好，钝滞之人所为也。吏胥之于办灾，未有不愿高低而愿画一者，有册斯有费，故乐于造册而不乐于免造。侍以今年冬办秋灾，原系破例之举，若绳之以例，则处处可挑，不独一处，故冀得以邀恩耳”^①。

林则徐为了培植地方经济的“元气”，顶住了道光帝的压力，深受江苏官绅庶民的拥护，陶澍在复奏中也支持他，道光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同意。传说这个消息在江苏传开后，“疏稿争相钞传，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欢聚泣，庆更生”^②。这里的“小民”，指的是负担赋税的自耕农民，他们从

① 林则徐：《再答陶宫保书》，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苏州。《云左山房文钞》卷4。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一律普缓中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部分减轻了当前的生活困难，对林则徐比较公正的处理是感激的。所以，冯桂芬后来才这样追忆说：

“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公（则徐）名氏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①。

林则徐自信这样处理灾区善后，上可以对朝廷，下可以对黎民，但也知道“此非平世法，仍一时权中之权”。因为“暗减”的办法也可以为贪官污吏所利用，假公济私，“损上而不益下”。所以，他曾忧心忡忡地说：

“顾我一日在吴，则自操其銜勒，吏不能欺，民可得实，若继之者，不推其济变之初意，而漫然从事，则守令必有缘以为奸，高下其手，将损上不益下矣。流弊所穷，贪凉靡止。我方负作俑之罪，千载下孰能谅之”^②？

林则徐自持公正清廉，只能限制属吏不要追索得太过分，尚不敢厚望他们都是清官廉吏，他想到将来流弊无穷，不寒而栗，实际上等于承认：经世派的改革，虽然可以给劳动人民一时的实惠，但社会效益是很

①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2。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有限的。

减缓漕赋之外，还必须办赈。官府办赈中的弊端也是根深蒂固的。金应麟（字亚伯，一七九三——一八五二年），当时有一篇奏章指陈灾赈积弊，其中就说：

“被灾地方，穷民最苦而豪棍最强，富户最忧而吏胥最乐。有羸和糠秕、短缺升斗私饱已橐者；有派累商人、抑勒铺户令其帮助者；有将乡绅家丁佃户混入丁册，希图冒领者；有将本署贴写皂班，列名影射者；有将已故流民乞丐入册分肥者；有将纸张饭食车马派累保正，作为摊捐者；有将经纪贸易人等捏作饥民，代为支领者。甚至将已经报荒之地水退不准耕种，以待州县履勘，名曰‘指荒地亩’。……册籍付之粮吏，银米委之劣衿，今岁已赈明岁复然，真正饥民全无实惠”^①。

林则徐多次经办灾赈事务，饱有经验，也深知地方官府办赈，流弊甚多，州县侵吞赈款，吏胥捏册索费，生监包揽赈票，往年累见而不鲜。“生监之弊，在于包揽，平居无事，惯写灾呈，一遇晴雨欠调，即约

^① 《查明灾赈积弊及现在办理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43页。

多人赴官呈报。若经有司驳斥，辄架民瘼大题，联名上控。及闻查赈，则各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力能弹压，只要遂伊所欲，便可无事，否则挟制官吏，讦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辈为之。吏胥之弊，在于捏册，当报荒之始，即造具灾形图册，详载区图斗斛，谓之‘注荒’。迨给赈，则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在在需费，吏胥即借灾费为名，于查荒时索钱卖单，查赈时捏名入册，先藉口于赔垫，而暗遂其侵欺。……然扼要总在州县，州县廉，则人不敢陷以利，州县严，则人不敢蹈于法，州县勤且明，则人不敢售其奸”。他认为：“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决心“矢此一片血诚，上以宣皇仁而下以结民信”^①，力除赈务积弊。他敦促下属严格执行一八三一年陶澍等改革制订的《灾赈章程》，对办赈委员规定了工作职责：户必亲填，人必面验；票必亲给；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查完一户，即将户口榜诸通衢；查过数邨，汇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册移送该管州县；赈票之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者即知何员所查。为使灾赈归于实在，他与地方士绅精密地筹议办法，单与潘曾沂反复筹议的书札就有九通。黄彰年

^① 同上书，第144、145、146页。

(字子寿,一八二三——一八九〇年)《跋林文忠公手札》云:

“右林文忠公与潘功甫先生九札,皆抚吴时筹议赈饥事,词翰精妙,固不待言,尤喜其见事之真,虑事之密,论事之细。往时读公抚吴诸疏,但言集绅劝输,煮粥送赈,及观此札,然后知精察力行之详且尽如此”^①。

林则徐唯恐吏胥阳奉阴违,多有不实,决定在苏州试行改派诸生散赈,“集诸生于学,亲为拣派,每图一人,查明户口人数,先付执照以凭领赈,各造所查户口清册呈阅”^②。“各学诸生一百八人,按图查勘详报后,悉于大除夕(一八三四年二月八日)给发第一赈”^③。

在书院里肄业的诸生,平日追求功名仕途,一般不与经济,派他们散赈,“吏胥无至乡村者”^④,不能直接到农村勒索,灾民自然可以多得些实惠。加上诸生散赈,仅是一种偶然的临时性的差事,他们也乐于

① 黄彰年:《陶楼文钞》卷11。

② 韩崱:《韩桂舫手订年谱》,道光十三年条。

③ 严寅:《癸巳除夕》,“需才及泮宫”句自注。《介翁诗集》卷8。

④ 陆嵩:《虽林中丞则徐少穆先生》,“肯使呼号尚满村”句自注,《意苕山馆诗稿》卷2。

有所表现，“时各图稽户，诸生多有私自加赈者”^①。这种办法有利于稳定灾区的社会秩序和农村的休养生息，深受灾民的欢迎。诗人严寅作《放赈歌》^②云：

中丞筹画通权变，放赈恰趁诸生便，
 岁暮人人假馆时，一百八图详勘遍。
 向时设赈徒务名，此时设赈民欢忭：
 贫民夜寒常不眠，终宵辗转泪如霰，
 忽得中丞放赈钱，归家各各买秧荐。
 贫民乏食行不前，榆糜杂进难充咽，
 忽得中丞放赈钱，破灶生烟办宵膳。
 贫民贫无骨肉缘，那顾伦常及姻眷，
 忽得中丞放赈钱，夫妻父子欢迎面。
 吁嗟嗷嗷数万人，感恩早被仁风扇，
 况乃由城渐及乡，善政行看遍州县。

又集民谚成诗五章^③，云：

① 林则徐：《寄酬吴棣华前辈》，“邻里私赈广敦睦”句自注。

《云左山房诗钞》卷5。

② 严寅：《介翁诗集》卷8。

③ 严寅：《介翁诗集》卷8。

大宪台，善救灾，荒年谷，去复来。
去复来，派秀才，亲见人家无絮胎。
秀才过，三日饿，秀才不来那能坐。
中丞心，小民腹，小民腹饥中丞哭。
中丞哭，为民福，擎天之柱需此木。

在以后的江苏办赈中，林则徐沿袭采用这一做法^①。

官拨的赈款毕竟有限，林则徐会同陶澍带头倡捐，督饬各属向社会各界募捐。结果成绩十分理想，苏州、省城募得捐钱十四万三千余千，宝山县九万二千余千，丹徒县八万余千，上海县七万八千余千，嘉定县五万五千余千，江阴县五万余千。其他各属所捐，多则四万余千，少的也有一万千^②。这些捐款，都经严格的放赈手续，按图查户，散到广大灾民的手中。

在发放赈款的同时，又于苏州、省城分设粥厂，煮粥供应逃荒难民。林则徐“犹恐远近贫民跋涉拥挤，强悍者虑其滋事，老弱者难免向隅”，又仿效前明嘉善陈龙正创立的“担粥法”，率属捐廉挑施担粥，

① 如 1834 年夏，苏州城厢加赈一月，“仍令诸生复查”，“各付赈票去”。《林则徐集·日记》，第 143 页。

② 《江苏各属捐赈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 164 页。

每一担约可给百人以上。同时，分劝绅庶之家，“有力者日施数担，即力微者，亦可合数人以成一担，各就本图邻近地段，同时挑担分施”^①。时人指出：

“前明嘉善陈氏有担粥就人、随处给食之法，最为简易。……而官行担粥自林少穆制军前抚江苏始，行之日久，获全甚众。……愿捐之家，仿照林制军成法，预制有盖粥桶，以木尺量之，高一尺五寸，径圆亦如之。每桶盛粥五十余碗，两桶为一担，每担煮米一斗，再入栖粉二升，便板稠浓。令人分担附近一隅之内，随带铁杓一把，其桶盖半边不动，半边可开，粥多气聚，经时不冷。遇老弱瘦病者各约一杓，约计一担之粥，总可给百人以上，柴米挑工，每日所费止在五百文之内，即行之百日，亦止五十千文，无设厂之繁而有活人之实。惟担数以多为贵，多者各分地而得食者均，且必出以同时，方不至有重复偏枯之弊。有力之家如果踊跃从事，不独城乡皆可周遍，即床席之病人，穷居之妇女，亦可就近送给，更能早晚两次，则全活者尤多，虽有荒年，可无饿莩”^②。

① 《江苏各属捐赈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64页。

② 杨炳坤：《杨中议公自订年谱》，道光二十八年条。

据林则徐的报告，“各属官绅，咸相效法，城市之内，多者至百余担，少者亦数十担。其各乡零星担数虽多寡不齐，合而计之，亦与城市相埒。行之数月，差少饿毙之人”^①，对稳定灾区社会做出了贡献。

林则徐用精明干练的手腕，维持了江苏摇摇欲坠的漕务和赈务，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敏锐地觉察到“漕务濒于决裂，时刻可虞”^②，非“骤改”不能阻止“变本而加厉”的颓势。他希望“骤改”出自皇上的宸衷独断，而道光帝却连微小的“补救”办法也都反对。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江苏“大不可居”，想拂袖而去。可是忠君的封建伦理观念又紧紧地缠绕着他，他不敢冒不忠之名而决然引退。在给友人郭远堂的一封信里，他说：

“至江苏积歉连年，漕务、赈务无不万分棘手，时时求作退计，而目前恐蹈规避之愆，尚未敢出诸口，然芒背（刺）在背，大不可居，难为爱我者告也”^③。

引退既不可取，“骤改”又不允许，说明地主阶

① 《江苏各属捐赈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64页。

② 《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51页。

③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于苏州。

级改革派的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如何在朝廷允许的范围内，兴利除弊，便摆到了林则徐的面前。

十七

灾荒之后，“颠连之状，呼号之声，不忍睹而所睹皆是也，不忍闻而所闻皆是也”，林则徐深感“为民牧者，不能备之于先，而徒临事补救，即云有济，亦千百之什一”^①。如何提高抗灾能力，确保水稻收成，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漕赋不受威胁呢？林则徐苦心探索，并向同僚、下属以至民间人士征集意见，博采众议，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

一八三三年二月初，郑夫人患肝疾，腹作痛而泄泻不禁。林则徐遣轺弁持柬请青浦名医何书田（号竹竿山人，一七七四——一八三七年）前来诊治。何书田不仅精于医理，其经济文章亦推重当时，林则徐遂征询他对东南利害的见识和对策。何书田《添岁记》记述说：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望（即公历一八三三年二月四日）后，中丞又招往复诊。逗留旬日，把酒畅叙，承垂询东南利害，山人尽意以对，中

^① 林则徐：《绘水集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丞极当意，遂定交焉。岁梢返櫂，四昼夜制《东南利害策》十三道，密以献。后中丞举而行之者九，并蒙手书楹联，句云‘读史有怀经史略，检方常著活人书’，及书籍笔墨为赠”^①。

当时的江南地区只种晚稻，夏至才开始插秧，入冬后收获，“是时严霜苦雾、饕风虐雪之厉，岁所恒有，故有垂成而不得下咽者”^②。一八三三年的大灾，正是在秋季夺去了本有“全丰之望”^③的好年成。虽然早在宋代就从占城引进一年种植两季、耐旱而早熟的稻种，即俗称的“占米”，清中叶以前，在闽、粤、湖广以至江北的广大地区都已普遍种植，江南也有过推广的记录^④，但早稻产量虽高，由于不能当作赋粮入供，江南地主大多宁可种麦，历代相沿，竟成为一种抵制早稻的传统习惯，影响到粮食产量的提高。林则徐向官绅和老农询问，听到的都是反对种植早稻的意见，而且列举了不少理由。林则徐把家乡福建

① 何书田：《添岁记》，见《何书田年谱》。

② 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叙》，见李彦章《榕园文钞》卷3。

③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十三年九月初四日于苏州。

④ 如1715年，康熙帝就曾向江南赐“一年可收两次”的“御种谷子”。苏州织造李煦奏称：“江南地方，从前止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见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1937年第1辑。

和江苏的地理、气候等条件作了对比，又把江苏和湖广的情况进行对比，深信江苏不能种植早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知道自己没有种过田，也从未经营农业，“于事未习，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有难于口舌争者”^①。他决定一面查找文献，取得理论和历史的根据，一面雇请老农在抚署后园开辟水田，试种早稻。

一八三三年冬，林则徐得悉同里同学、时署江苏按察使李彦章，曾在广西思恩府任上劝民广垦水田，试种水稻，获得两种两熟，对推广早稻种植有一定的经验，便找他了解早种早收之法，“彦章既举向之所知，及在粤亲劝早稻之法以对”^②。林则徐非常高兴，请他“辑取古今早稻品类、时地及一熟再熟之种”，编一部农书，以便在江南推广。一八三四年二月，“连雪不止，播麦不及，有播者弗苗”，林则徐“遂下劾农之令”，潘曾沂作歌配合宣传^③。三月，李彦章将农书汇编完毕，取名为《江南催耕课稻编》，林则徐即

① 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叙》。

② 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自序》。

③ 潘曾沂：《丰豫庄诱种粮歌》。歌凡六章，首章云：“冬雨多，夏雨少，烂小麦，好大稻，翻得深，长得好，收得多，种得早”。见《潘丰豫庄本书》。

为之作叙，并在叙中力驳江南不宜种植早稻的保守论调。反对种植早稻的一个理由，是“闽、粤地暖，故早种早刈，江南春寒，未必宜也”。林则徐驳斥说：“然江右、荆湘，地亦非尽暖也。且如江北之下河诸邑，无岁不恃早稻为活，立秋前则皆登矣。……江南地虽不暖，岂尚寒于江北乎”？反对的另一个理由，是“地力不可尽，两熟之利，未必胜于一熟”。林则徐驳斥说：

“余所见闽中早、晚二禾，亩可逾十石，其地多山田，不能腴于江南也。且江南一麦一稻，岂非再熟乎？以所不宜之麦，易而为所宜之稻，非尽地力也！……且即两熟不能赢于一熟，而早晚皆有秋，民先资以果腹，则号饥之时少矣。况岁功难齐，或早丰晚歉，或早歉晚丰，不得于此，或得于彼，抑亦劬农者所不废乎”！

以上两个反对理由，如果说主要地来自农民的传统习惯，那么，第三个反对理由，则来自地方官绅。他们从维护封建国家的漕赋出发，非难说：“早稻粃也，晚稻粳也。江南输粮以粳不以粃，虽种之不足供赋，奈何”！林则徐驳斥说：

“余同为民食计也，以晚易早，民或不乐，

早晚兼之，又何不宜”^①？

为了减少推广早稻的阻力，堵住官绅反对者的口，林则徐从家乡引来占城稻四十日籽至六十日籽，又令上元县令黄冕从湖南引进五十日、六十日稻种，在抚署后园试种双季稻，“以验天时，察物性”^②。林则徐在日记中记云：

（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三日，“后园田内插秧”。

六月四日，“云汀制府至吾署箭道阅官兵步射，即留席，豫厚菴、陈芝楣、怡悦亭……皆入座。至后园观稼，即于竹亭内展玩书画，芝楣名吾亭为‘后乐’，云汀制府题额悬之。余集苏句为楹联云：‘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制府复为书之”。

六月八日，“莱臧名吾园为‘丰圃’，从之”。

六月二十八日，“是日‘丰圃’中种晚稻一区”。

六月三十日，“所种早稻，秀者十之三、四矣”。

① 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叙》。

②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

七月八日，“‘丰圃’中所种早稻已秀齐”。

七月二十一日，“与方伯、廉访同观署前所种早稻，俱已升浆，其中湖北之种，穗长而粒多，比下河早稻为美”^①。

这些试验，后来都大获成功，他遂向民间倡导推广，并要求地主贷佃农种子，到收成时，仍按种麦收租，使佃农得益而愿种早稻。

从农学的角度看，在江苏全面推广双季稻，未必合乎时宜，但林则徐注意解决民食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改良稻种，种试验田，这些方法是科学的，值得肯定。

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林则徐还提倡各属充实义仓藏储，以为有备无患之长计。一八三五年二月，林则徐在抚署内创立积谷济荒的“丰备仓”。是年日记记载：

三月二十七日，“节署之最后一进，旧为楼屋，年久失修，濒于倾圮。余商之同人，葺为义仓。自正月初十日（公历二月七日）兴工，至今成大小廩座十间，编其名曰：重、农、崇、本、富、积、谷、庆、丰、绥，每廩各取一字。于昨二十八日（公历三月二十六日）进谷三百石，今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136、139、140、142、143、145页。

日进一千五百石。其谷买自无锡许庆丰行中，系周介堂（岱龄）承购，议定一石可作米五斗五升，由无锡运送至苏，船停盘门外吴县仓前，每石谷价并运脚洋钱一元四角，挑送进仓脚力每石二十四文”。

三月二十八日，“署后义仓进谷一千一百石”。

四月八日，“署后义仓收贮两湖稻谷共八百余石，又无锡购来稻谷共四千余石”^①。

以上片段记载已储谷八千金石，颇具规模。

林则徐对农具的改革也颇为重视。当时的江南，仍旧使用汉代就有的翻车灌溉农田，“翻车一架五人踏，水漏不得全归槽”。一八三三年二月春节过后，齐彦槐仿西法制造龙尾车，“八绳附桌螺丝旋，缭绕往复成回川，两头空洞桶底脱，半腰约束环中圆”，“内无退转外无漏，崇朝百亩如滂沱，一车当五人当十，用力甚少成功多”，既缩短时间，节省人力，又提高效率。林则徐得悉后，亲自到现场观看试车，“一见大喜，欲奏而广行之”。他认为这种龙尾车不仅有利于田园灌溉，还可用于抗涝排水。齐彦槐《龙尾车歌》云：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175、176页。

侯官中丞今大贤，讲求水利筹农田，
闻余述作亟欲睹，二龙跃上荆溪船。
草桥试车日卓午，倾城士女观如堵，
云蒸雾涌喷薄来，欢呼动地声如雷。
塘宽十亩深二尺，车乾七寸才三刻，
中丞大笑与我言：此利不止关田园。
迩来洪湖拍天际，怀襄往往为民厉，
千车倒挽刷黄流，两坝三河可长闭。
浏河淤塞久欲疏，车水迟迟恐糜费，
伐轮百部寘河濬，畚鍤兴工日可计^①！

一八三三年的大灾暴露了江南水利失修的严重性。江南境内有吴淞江、黄浦江、娄江（刘河），古称“三江”，其北又有白茆河，与三江相为表里。其间支流港汊纵横，组成天然的水利灌溉网。可是水利失修之后，三江逐渐淤塞，反利为害。一八二四年，林则徐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曾经计划兴修，因遭母丧去职，贺长龄接办后，在魏源等人协助下，于是年挑浚了黄浦江。一八二六年，又接挑了吴淞江。刘河和白茆河却因为“工费较巨”，“频年筹措维艰”，一直

^① 齐彦槐：《梅麓诗钞》，《补遗集下》。

未能疏浚。“淤塞多年，几成平陆，旱涝俱无从灌泄，田畴即渐就荒芜，钱漕亦愈难征比”^①。林则徐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②，而且以工代赈，还可以解决一部分灾民的生活出路，挑浚刘河和白茆河，实已急不容缓。

这年年底，林则徐在陶澍的支持下，开始筹划挑浚刘河和白茆河，并派布政使陈銓以及李彦章、黄冕等人负责具体工程的规划和实施。经过实地丈量和研究，一八三四年春天，陶澍和林则徐批准了疏浚方案和预算，计刘河自吴家坟港口起至白家厂，又盐铁老坝基起至吴家坟港，又老虎湾至红桥湾及陶家嘴、钱家嘴等处，长一万五百余丈，工费估银十六万五千余两；白茆河由支塘东胜桥起至海口止，长七千八百余丈，工费估银十一万两。并决定刘河由官府借支兴办，白茆河由官民捐资兴办^③。“先是，议刘河者咸曰海口有拦沙，凿去为便，然工艰而费巨，屡议屡寝”。林则徐和陈銓等反复筹商后，决定挑成清水长河，

① 《筹挑刘河白茆河以工代赈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60页。

② 《动用刘河节省银两拨挑七浦等河折》，同上书，第237、238页。

③ 《筹挑刘河白茆河以工代赈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61页。

“于海口筑石坝，设涵洞，外潮至则御之，内水盛则泄之”^①。白茆河亦依此办理。林则徐还带头捐献修白茆河水利银一千两。

四月九日，白茆河疏浚工程动工，十六日，刘河工程也开工了。林则徐为了使“工归实在，利济农田”，防止官吏督办失责和从中贪污，于二十八日登舟离苏州，前往工地查勘。三十日，他从吴家坟港口查起，中经刘河镇，又至白家厂看海口拦坝^②，整整忙了一天。五月二日，又从白茆港到白茆河工地查工，经张市赴海口视潮势，议筑坝^③。他在查勘过的工段两岸，“凡树石、桥梁、步头，皆予镌暗记”^④，以备日后检查工程质量。

白茆、刘河相继浚通河身后，林则徐又于五月十七日前往量验。十九日，他从吴家坟港登岸，验查刘河各段挑工，并赴海口验桩石。他发现刘河浚深后，堤岸愈高，有崩塌的危险，便令逐段挑砌加固。海口石坝、涵洞的料物准备不足，亦饬令赶紧购运^⑤。二

① 林则徐：《娄水文征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135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135页。

④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

⑤ 《验收刘河挑工并请以节省之款挑浚支河及奖励出力人员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69页。

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他又同陶澍、陈銓、李彦章等从支塘登岸，量验白茆河挑工。在量验的过程中，他根据预先暗锲的记标，“有偷减率略不如式者，察出补复；其尺寸符合，或过深者，而一览而得，或奖或斥，人人惊服”^①。钱宝琛（字伯瑜，一七八五——一八五九年）《壬癸志稿》卷一《名宦·太仓州》描述说：

“则徐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中，察勤惰，渡浅深，与役人相劳苦，不烦供亿”。

刘河海口石坝、闸座、涵洞及坝外引河全部完工后，林则徐又于八月二日到现场验收。接着，他又动用节省余款，再浚太湖以下茆、淀支河和太仓州的七浦河、杨林河，使“太仓之水道无不贯输，以达于尾闾”。

刘河、白茆诸水的疏浚，对江南农村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如甲午（一八三四年）秋之大雨，乙未（一八三五年）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赖水利治，岁仍报稔”^②。江南农民十分感激，“黎愚妇贱，羔酒歌鸣”。陈銓在《祝少穆中丞五十寿重次千文》内自注中提到：

“公阅视两河，村民多设香案，欢迎于道”。

①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

② 林则徐：《娄水文征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江南士绅在林则徐五十寿辰的时候，“绘四图以寿”，其中二幅，一曰“娄水涵清”，一曰“颂治白茆”，颂扬他治理刘河、白茆河的功绩。桂超万《娄水春》诗云：“娄江泥，昔齐隄。娄江水，今成溪。昔愁霖，良亩沉，今有尾闾沧溟深。昔苦旱，嘉禾嘆，今有巨泽水田满”^①。李彦章在题诗中，说林则徐“用心远继海忠介”^②，把他比拟为明代的海瑞。

必须指出，林则徐等人在治理刘河、白茆河的方法上，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有所创新，在江南水利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魏源评论“其异昔而收效于今者”时说：

“刘河、白茆河自昔以通海口为要，今抚部林公与督府会筹，以为三江兼行，必淤其一、二，今正溜专趋吴淞，则不宜多壅其势，而刘、茆二海口，内外高下平等，旧苦碱潮倒灌，介虫遂上害田穡，尤不宜引寇入户，于是坝其海口，使不通潮，而专蓄清水。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太湖发蛟，江水骤涨丈余，急决海口大坝，不三日水骤退，吴田大熟。而海啸风潮时作，亦不致倒侵

① 桂超万：《养浩斋诗稿》卷5。

② 李彦章：《吴中新乐府四首为林少穆中丞赋》之2，见《双石斋诗草》。

内地，太仓、常熟，昭文沾溉万顷”^①。

魏源还认为：“江、浙两省形势山脉，一自湖州趋杭州，一自镇江趋常州，南北皆高”，而江南地区“适当其中洼”。从江苏来说，“则地势北高而南下”，江南诸水，北者易淤，刘河、白茆河不求通海，正是“地势使然”^②。

这种处理方法对抵御海潮对农业的破坏，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刘河、白茆河不通海口，既切断与长江的航运联系，又造成本身泥沙的淤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这又是林则徐以及陶澍、魏源等始料所不及的。

刘河、白茆河工竣，林则徐又筹划疏浚徒阳运河和练湖，委李彦章主持。丹徒至丹阳一段运河，是江、

① 魏源：《三江口宝带桥记》，《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7页。

② 魏源：《江南水利全书叙》，《魏源集》，上册，第394页。三江修浚十年后就出现泥沙淤塞的问题。李星沅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记：“其吴淞、白茆河、刘家河三处海口，经陶、林二老疏治，足资海潮挹注，但每岁必须打坝，约费千金，以御盛涨，否则潮去沙淤，旋就闭塞矣”。见《李星沅日记》，第601页。

浙两省漕运粮船必经之路。河水引自长江，但引水盈满，“于行舟固为顺利，而沿江田地早已被淹；如江水薄低，则利于洲田，又不利于漕运”，历来矛盾很大。林则徐认为：“两者相较，固系农田为本，而运道则须随时尽力，以图补救之方”。运河之西，有晋代开凿的上、下练湖，湖水本来蓄为接济运河的。但明代以来，练湖渐湮，康熙时仅留下练湖蓄水，但实际上上下练湖也逐渐湮塞了。陶澍在巡抚任上，曾经采取应急的措施，在练湖下游的张官渡建闸，闭板蓄水，一度取得效果，但由于练湖堤坝久已损坏，蓄水越来越加困难。早在一八三二年八月，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不久，赴江宁监临文闱经过张官渡时，当时绅士就向他呈告练湖旱不能蓄，潦不能泄的问题。他亲自到现场履勘，发现病源是一八一八年改建黄金闸，因而有心加以改造。一八三四年秋，陶澍也到张官渡复勘，和林则徐意见相同，于是定议筹办。九月一日，林则徐亲自到丹阳，会同李彦章相度形势，决定新筑黄金坝外，“于上、下练湖之间，地名盛七家涵者，议建上、下二闸，并挑挖引河，以备济漕之用”^①。并规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151页。

定：“漕过之后，用土填筑，留一涵洞以灌堤外民田”^①。是年冬天，练湖坝、闸陆续告竣。徒阳运河自京口至丹徒桥一段三千七百丈，亦于一八三五年二月浚毕。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亲至丹阳工段查视，并查验了丹徒下六段之工。次日，又自镇江城往江口收验上五段挑工。

一八三五年五月十三日，林则徐会同李彦章到张官渡察看地形，决定改建新闸于旧闸上二百余丈处，又到吕城察看闸坐，酌商修复。此时练湖蓄水一尺四寸，一改过去淤塞旧貌，“已可灌田十万亩”^②，“是不特济运有资，即农民亦咸沾其利”^③。

与此同时，林则徐又和陈銓等筹商，修建宝山、华亭两县临海一带的海塘。十二月十七日，他从苏州前往宝山，十九日，历视石洞、牛头泾、薛家滩、练祁汛、顾隆墩、陈华浜、保淘墩、小沙背等处，看定碇筑工程，并看石塘。二十日，勘定淡家浜、朱家桥两处新塘基址^④。二十五日，又经上海、金山卫城来

① 《筹修练湖堤坝及运河闸工俾漕运长资利益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05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180页。

③ 《筹修练湖堤坝及运河闸工俾漕运长资利益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05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208页。

到华亭县的戚家墩，逐段查勘海塘，发现“其离塘数十丈外之玲珑坝，本以御潮，今多冲损，潮来直逼塘脚。金山嘴一带塘土被刷，塘石已露，是以估于塘外加筑坦坡、签桩、砌石，择要保护”^①。上述工程于一八三六年六月间告竣后，林则徐又于七月二日前往验收^②。

除亲自筹画兴办水利工程外，在林则徐的倡导和批准下，江南、江北各地都陆续兴修了一些比较小型的水利工程。有的工程，还是林则徐亲临现场视察后才决定批准兴修的。如淮安府盐城县的皮大河，林则徐曾经于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微服乘船到当地查访，从农民口中证实这是“现不可缓之工，农田大有裨益”^③。他在日记中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记录，体现了他办事认真和注重实际的作风。

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六年江苏大办水利工程，是林则徐经世致用、实行改革的一大成就。首先，由于他的大力倡导规画，“民间望沾水利”的迫切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魏源就曾指出：陶澍、林则

① 同上书，第210页。

② 《验收宝山县海塘工程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36页。

③ 详见《林则徐集·日记》，第219—222页。

徐先后倡导兴修水利，“其经费则皆拮据于财赋劳瘁之余，视昔人尤不易，非大府痼心民瘼，断莫之举也”^①。一八三五年一月疏浚上海蒲汇塘是一个具体例子。由于这项工程是一县独办，工烦费巨，“上官多难之”。只是由于林则徐独排众议，“大署牒尾，极为奖勉，要以必成”^②，才得以兴修。其次，由于他的勤政善察，注重实际，事前规画，事后验收，始终亲自过问，这也多少减少了偷减、侵蚀等弊端，所兴办的工程比较符合“工归实在，利济农田”的要求。

兴修水利和农作物品种、生产技术的改革，是在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前提下的改良。但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威胁日益加剧的历史条件下，不管林则徐的主观愿望如何，拯救积弱积贫、改变落后面貌的努力，客观上都具有维护民族经济的进步意义。

十八

作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林则徐注意澄清吏治。到任的第三个月，他便与两江总督陶澍会奏，裁撤江宁、镇江二府照磨，扬州府检校，华亭县主簿，

① 魏源：《军储篇一》，《魏源集》下册，第469页。

② 《陶澍传》，《清史稿》卷379，第38册，第11606页。

金坛县湖溪司巡检。又与南河总督张井（字仪九，一七七六——一八三五年）会奏，裁撤丹徒、如皋二县县丞，仪征、清江闸闸官等冗员^①。

多年为官，林则徐养成办事精密的习惯，“其接见僚属绅士，必旁谘博采，屏后小史备书其语。每日每人皆如是。公因互证其异同，以分其人之诚伪，事之是非”^②。传说，他将所得资料，按提供者姓名的首笔撇、横、点、竖，分别归入千、古、江、山字号的卷册^③，或说按提供者的籍贯，分放十八函子箱^④，有所资考，一查便得。陶澍和林则徐，“志同道合，相得无间”^⑤，他俩为官的作风不同而又能优势互补，在当时的官场中十分难得。李星沅尝把他俩的作风概括为“大”与“细”，说：“陶云翁以大，林少翁以细，皆能人所不能。少翁即某县役拿获某案若干起，皆有记载，洵为纤悉不遗，而好整以暇，百忙中神闲气定，固有天分灵警，亦由学力坚凝”^⑥。又说：“林少翁一

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② 程畹：《潜庵漫笔》卷1，《林文忠轶事》。

③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7。

④ 朱克敬：《瞑庵杂识》卷2。

⑤ 魏源：《文毅陶公行状》。

⑥ 《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6日第一版，上册，第276—277页。

代人物，于江南情形洞若观火，心细力坚，大不如陶文毅，而精密过之”^①。这一概括，确实是精到的。

林则徐的精密作风，反映在察吏中的自察精神。他说：

“查上司所以考察属吏者，非于公牒中观其事理，即于接见时询以语言。然各属禀谒之时，谁不能摭拾地方一二情形以备应对，即公牒事件，有实在自费心力者，有专任幕友吏胥者，但就皮面观之，鲜不被其掩饰。臣窃谓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盖徇人者浮，任己者实，凡事之未经筹划者，纵能言其梗概，而以就中曲折，反复推究，即粉饰之技立穷。若上司之心，先未贯彻于此事之始终，又何从察其情伪？则表率当不易言也。臣暗昧无能，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②。

由于他尽心自察，“属寮谒公，必先毕夜温故牒，犹有不能对者”^③。在他的榜样示范下，江苏官场风气有

① 同上书，第400页。

② 《密陈所属司道府考语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27页。

③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所转变。

林则徐严格察吏，而又善于推功让能，“不以名位矜己，不以贤智先人，遇政事宛转商榷，惟善是从，无隐情，无成见”^①。因此，他与同僚、属吏之间，都能建立融洽的关系。从两江总督陶澍，到先后任布政使、按察使的陈奎、怡良、李彦章、裕谦，织造豫堃，提督关天培等，在与林则徐共事中建立亲密的友谊，始终不渝，这就使他们在推行改革行政时，做到配合密切，相得益彰。

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两度遇到考绩外官的“大计”，他都亲自出具考语，对司、道、府的立心、行事、人品、官声，严格考核，上报朝廷。

一八三三年一月，他首次奏报司、道、府考语，自称“半载以来，随时考察，虽不敢谓灼见无遗”，“尚可陈其梗概”^②。一八三五年，林则徐会同陶澍推荐元和县令姚莹（字石甫，一七八五——一八五二年），考语是：

“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

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② 《密陈所属司道府考语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27页。

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①。

这一考语与姚莹的生平实际相符，不是应付公文可能做到的。姚莹深佩林则徐的知人之明，把它称为平生十大幸事之一。

一八三六年一月，林则徐再次奏报司、道、府考语，清单如下：

一、江宁布政使杨簧，福建进士，年六十岁。
公正端方，朴直老练，颇能以静制动，以简驭繁。

二、署江苏布政使、江苏按察使裕谦，镶黄旗，蒙古进士，年四十三岁。
才识明爽，奋发有为，地方事件常能留心察访。

三、署江苏按察使、江宁巡道积拉明阿，正白旗，满洲笔帖式，年四十六岁。
小心谨饬，遇事皆能勤慎奉行。

四、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甘肃进士，年五十八岁。
心正品端，识周虑密，勤劳刻苦，一力

^① 姚莹：《十幸斋记》，《东溟文后集》卷9。

筹公，实为不可多得之员。现在患病请假，已委员暂行代理。

五、江安督粮道唐鉴，山东进士，原籍湖南，年五十五岁。

持躬醇谨，操守清廉，办理漕务，亦见精细。

六、苏松督粮道刘万程，广东进士，年四十六岁。

守正不阿，能实心又能虚心，办事认真可靠。

七、苏松太道阳金城，广西进士，年四十八岁。

人极本色，公事加意讲求。现在捐办海塘，颜能认真倡率。

八、常镇道李彦章，福建进士，年四十岁。精明干练，巨细兼周，凡所经管之关税、河防，无不洞察弊端，力除务尽，致施行具有成效，员弁胥役吏皆心惮之。

九、河库道李湘宣，山东拔贡，年六十岁。明白朴诚，办事细致。

十、淮扬道李国瑞，河南举人，年五十四岁。举止大方，言论奕直，河务地方，皆能

晓畅。

(十一至二十名，略)^①。

从这份考语可见，林则徐对下属官员都有比较具体、切实的了解，考语详细的，是他了解较深刻的，因而可信性也高。但他毕竟不可能对所有的下属都有确切的了解，个别如对河库道李湘宦，仅用了八个字的空泛之词，结果一年半后，查出李湘宦库款不实，林则徐犯了未经复查即加注考的错误，受到降四级留任的处分^②。

在长期的仕途生活中，林则徐“诚知民情向背而顺导之于所安，则平其阴阳之毗而为化民成俗之由”。一八三六年，他写《三吴同官录序》，勉励同僚为政要事事体察民情：

“官是土者，苟政无阙失，事事体民情出之，则民之爱之也如父兄。虽江南北地气别强弱，而固结不可自解之情，实有以窥长吏隐微而成”^③。

由于林则徐在施政中，注意以民情向背为

① 《江苏省司道府考语清单》，《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7—9页。

② 《注考属员李湘宦不实降级留任谢恩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70页。

③ 林则徐：《三吴同官录序》，《云左山房文钞》卷1。

依趋，督率同僚下属，严于自律自察，始终保持了清廉的声名。

十九

巡抚江苏期间，林则徐三次担任江南乡试监临官，对科场的弊端进行了整顿。

林则徐对科举考试的弊病，有深切的体会。他的门生冯桂芬曾记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林则徐在抚署内接待客人，议论时文取士，座中有位龙岩狂士饶廷襄，借酒醉痛骂科举“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羨”，“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造就天下之人才”。对于如此激烈的言论，林则徐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举杯相属曰：“奇论，宜浮一大白”^①！

林则徐没有对这一“奇论”表示褒贬，但他的内心可能抱有某些同感，但科举考试这一国家“抡才大典”，他不敢也不可能去改变。他可以做到的，就是尽自己的权限职责，纠正科场的积弊。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政科举议》。

江南科场，是全国第二大闹。每次乡试，合江宁、江苏、安徽三布政使司所属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应考人数多，阅卷任务重，同考官穷于应付，往往马虎塞责，“以赴早荐完为分房之捷诀”^①，俄顷之间定弃取，恍惚之际判升沈，造成评卷不公，屈抑人才。应考士子夹带作弊现象严重，“以此倖获者，颇不乏人”^②。为防夹带而采取搜检的措施，又因人多拥挤，管理混乱，“唱名授卷，竭一昼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拥挤颠仆者”^③。嘉庆癸酉科（一八一三年）乡试，首场因拥挤喧闹，到第二天辰时才封门，应试士子“露处达旦，困惫极矣，水池在大门内之右，溺毙数人”。道光辛卯科（一八三一年）乡试，“拥挤复然，头场至四更点名始毕”^④，因误过了规定的开考时间，奏请议处。

壬辰科（一八三二年）江南乡试，按规定轮到安徽巡抚监临，道光帝有心整顿，特指派新任江苏巡抚

① 《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剿袭诸弊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48页。

② 《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剿袭诸弊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49、50页。

③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13。

④ 甘熙：《白下琐言》卷7。

的林则徐担任。林则徐接到上谕后，当即遵照《科场条例》，将监临事宜预为布置。他严格选拔文理优长、精神振作之员为同考官。帘官考试，“尝于其文毕缴，命自注词意之出处。又尝出文二篇，命细评其得失，无许泛词，以定去取”^①。并制定阅卷章程，“除二、三场批语不拘外，首场四篇必使逐之批出，凡泛而不切字样，如‘欠精警’、‘少出色’之类，概不许用”。揭晓后查核落卷，“如首场文艺非有大疵，仅点数行而止者，据实参奏，予以处分”。同考官在阅卷之际，发现雷同的试卷，要在档册上记下考号，于撤帘后移交监临官查办，“除策学援引语句毋庸议外，其四书经文雷同至三行以上者，正途贡监生员，照考案事例以次降等，罚令对读；若系俊秀监生，以后不许应试。至全篇雷同剽袭者，毋论正途、俊秀，概行斥革，永不准考”^②。

为了维持考场秩序，林则徐运用兵法，对士子入场办法加以改革。他事先统计各属士子人数多寡，分成三路，订出入场的场门和时刻顺序，印出清单，士子买卷时各给一纸，俾各遵行。还创设信炮、灯牌，

① 程畹：《李爵相监临》，《潜庵漫笔》卷3。

② 《请定乡试同考官校阅章程并预防士子剽袭诸弊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49、50页。

“每届一时，则发炮悬旗，大书三路应点之学分，由内而外，以及街衢巷渡，无不周知”^①。又预留一些房舍不编号，待乱号的考生闯入，才即予点破处理^②。经过这番整顿布置，江南考场秩序焕然一新，点名入场，“按部就班，未及日晡，即已竣事”^③，与往科相比，提早了近十个小时。

监考期间，林则徐还加强闱内的后勤管理，“粥饭水夫之类，无不躬自稽察，就号而亲尝之”^④，“旁及水浆糕饵，及厨涸细务，皆求其为士便”^⑤，得到应试士子的感谢和赞扬。这些确有实效的做法，后被沿例执行。

甲午科（一八三四年）乡试，林则徐轮值监临，“士子点名进场时，逐加搜检，并无怀挟夹带，场内随时巡查，亦无顶替代倩情弊，迨揭晓后，查访所中举人多系素有文名之士”。后来发现安徽来安县举人王杲抄录旧文中式，他便和两江总督陶澍、安徽巡抚邓廷桢联名具奏，将王杲“革去举人，并斥革文生，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4。

② 程畹：《林文忠轶事》，《潜庵漫笔》卷1。

③ 甘熙：《白下琐言》卷7。

④ 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4。

⑤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以示儆戒”^①。

乙未科（一八三五年）乡试，还是林则徐监临。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此次监考的全过程：

九月二十四日，考帘官，“与考者四十人，皖十六，宁、苏各十二”。

二十七日，“早晨定帘官试卷甲乙。午刻赴江宁府署，候主司到时，同制府、学使后请圣安，拜阙行礼，饭入帘宴，遂赴贡院送主司入内帘。出至公堂，点帘官”。

二十八日，“督视各帘官用首场坐号戮，至晚始竣”。

二十九日，“寅刻出赴二门，点名至酉初刻，点毕封门，统共上、下江入闱士子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七人”。

三十日，“子正刻至内帘门接题”，“即出至公堂，传各号领题纸分散”。“清晨，传各外帘官在至公堂用二、三场坐号戮”。

十月一日，“卯初放牌”，“亥刻净场，贴出曳白不完各卷二十六本”。

二日，“寅初开点，士子冒雨而进，至申正

① 《举人王杲钞录旧文彙中并原告藉端挟诈案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231、232页。

刻封门，统共入二场者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一名”；“内帘经题于上灯时全行印就，戌刻至内帘门接题”，“亥刻散题”。

四日，“寅正刻开门放头牌”，“戌刻净场”。

五日，“丑正刻开门点名，至午前骤雨数阵，士子多冒雨而进；午后稍晴，申刻封门，计进三场者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名”。

六日，“子初到内帘敲点，即往开帘门接题”，“随将题纸分散”。“未正刻，纷纷交卷，即开门放牌”，“至寅刻放出者约有万人，遂封门”。

七日，“寅正刻开门”，“酉刻净场封门”。^①

考试期间，虽然第二、三场入场时下雨，都能保持在申刻封门，秩序十分良好。考题在开考当天零时散发完毕，比其他考场大约提前了三、四个小时，可见办事效率大有提高。

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是内阁学士卓秉恬，副考官单懋谦（地山），学使龚守正（季思）。此时，林则徐的房师沈维鏞也在南京，他与陶澍、卓秉恬、龚守正是同年，陶澍因作《乙未入帘图》志盛。龚守正在赋《入帘图》诗中，以“辟门三俊选”的诗句，赞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196—197页。

扬林则徐“分三处点名，试士较多而完场转速”^①的改革成绩。

整顿考场积弊，虽然不是科举制度的改革，但仍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一项实践。“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这种行政作风，是值得后人仿效的。

二十

一八三六年，林则徐两度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接触了清代经济的又一大政——盐务。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是主张“重本抑末”的。林则徐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十分重视“本富”，但在处理实际的经济事务时，却并不怎么“抑末”。在赈灾中，他照顾米商的利益，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粮荒；在处理漕务中，他支持雇用海商海运南漕，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商人和商业资本活动的重视。在盐政问题上，他也是如此。

清承明制，实行“纲盐”制度。也就是由封建政府授予“纲商”购销的垄断权，划分产盐区的垄断销售范围，规定盐行数额并以此征收盐税，封建政府则设立专官管理盐政，征收盐课。为了取得“纲商”的

^① 沈维鏊：《补读书斋遗稿》卷2附。

地位，盐商必须向官府和盐吏“报效”和交纳名目繁多的“捐派”；而盐官为了保障从中勒索中饱的利益，允许“纲商”提高盐价和加带无税的盐斤。盐官和“纲商”相互勾结，垄断食盐市场，妄抬盐价，不但危害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造成官盐滞销，私盐充斥，威胁了封建王朝的盐税收入。“纲盐”制度“行之二百岁，百弊千蠹，昼夜朘蚀”^①，成为一大弊政。两淮是明清时代食盐的主要产区之一，盐场多至三十，行销及于六省。道光初年，两淮盐商为了报效官府，拖欠了大量盐课，加上盐课很重，盐价日昂，形成私盐充斥的严重局面。贩卖私盐的不仅有普通的走私盐贩（“盐枭”），还包括“纲商”、运船的水手和缉私的官兵。所以，清政府虽大力“缉私”，而无法挽回颓局。

一八三一年起，陶澍为了打破盐课亏缺数千万，“商困课绌，岌岌不可终日”^②的危局，在两淮盐运使王凤生、俞德渊（字陶泉，一七七八——一八三六年）的筹画及包世臣（字慎伯，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年）、魏源等的协助下，大力剔除盐政积弊，大删衙门陋规、窝价、坝杠、岸费等浮费，并在一八三二

① 魏源：《军储篇一》，《魏源集》下册，第469页。

② 《陶澍传》，《清史稿》卷379，第38册，第11606页。

年对盐法进行了重大改革，仿效明代王化的“票法”，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这就废除了自明代万历以来实行的“纲法”，允许任何愿意运盐的商人领票，“先课后盐”，进行自由运销。盐法改革的核心是“尽收中饱蠹蚀之权”^①，裁费轻本以减价，达到排斥邻私，“化私为官”的目的。票法在淮北试行后，“票商则云趋而鹜赴”，官盐运销大畅，盐税收入大增，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对活跃和发展商业资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颇丛众忌”^②，“默者百，挠者万”，“岸盐恐跌价则持之，岸吏恐裁费则持之，书吏、捆工恐清弊则持之矣”^③。当时就有官僚上奏攻击淮北票盐制度。

林则徐支持陶澍在淮北推行的盐法改革，也十分留意朝野的反映。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风闻道光帝派钦差南来查办的消息后，便写信向在京的友人打听：

“昨闻又有两星南下，想未必为河工，不知地方事耶？鹺务耶？淮北票盐向有力陈其害者，

① 魏源：《筹鹺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

② 周庆云：《盐法通志》。

③ 魏源：《军储篇一》，《魏源集》下册，第469页。

所云若何？其人可得闻否”^①？

接到回信后，他又于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九日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鲍给谏之折，务祈录示一通，俾知所陈票盐利弊，或其中有何方法，亦可斟酌筹画”^②。

可见那时林则徐虽然没有经手盐务，维护票法的态度却是明朗的。林则徐和主持筹画盐法改革的王凤生、俞德渊、魏源都有很深的交谊，对他们极为赏识，在许多经济事务的改革上听取过他们的意见。魏源推崇王凤生说：“近日海内谈实用之学，必首推君”，一八三四年五月王凤生卒，林则徐为其手书墓志铭^③。林则徐对俞德渊评价很高。姚莹说：“林公则徐于时人少所推许，独于德渊曰：‘体用兼赅，表里如一’”^④。一八三六年二月，林则徐第一次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不久，俞德渊病故。林则徐又世”，为他因处理两淮盐政“焦劳刻苦，以殒其生，不得展生平之蕴抱”，而感到“可慨”^⑤。在题俞德渊《水流云起

① 林则徐：《致郑仁圃书》，道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苏州。

② 林则徐：《致郑仁圃书》，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苏州。

③ 魏源：《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魏源集》上册，第321页。

④ 姚莹：《俞都转》，《识小录》卷8。

⑤ 林则徐：《两淮都转陶泉俞公墓志铭》，《云左山房文钞》卷2。

遗照》诗中，他以“霖雨施未竟，江河流不废，呜呼图中人，留此志遗爱”等诗句，表示深切的怀念^①。魏源一八三二年自京南还，卜居江宁乌龙潭，暂居父柩于苏州城外金姬墩，林则徐常和他商议时政。一八三四年三月，林则徐为了推广种植早稻，以《再熟稻赋》为题，在苏州甄别紫阳、正谊两书院，就曾延请魏源等代为评卷^②。

林则徐兼署盐政期内，继续推行淮北票盐，“运以精思，益求美备”^③，“以期久运畅行”^④。他委派姚莹代理两淮盐运使，姚莹曾上书言江西船户夹私（脚私）实与岸商无关，“惟治船户以应得之罪而勿问岸商，情事始平，大局保全非细”^⑤。后来在湖广总督任上，他还积极配合陶澍，解决西江与湖广产销食盐中的矛盾，力挽清廷盐课的拮据。

在遏制银贵钱贱和克服币制紊乱的问题上，林则徐也表现了对私人商业活动的重视。

清代除在新疆天山南路八城使用“普尔钱”，在

① 载《云左山房诗钞》卷5。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131页。

③ 姚莹：《上林制军言西商脚私书》，《东溟文后集》卷6。

④ 《甲午纲淮盐课奏销额款全清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21页。

⑤ 姚莹：《上林制军言西商脚私书》，《东溟文后集》卷6。

西藏使用西藏银钱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行银两和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银、钱之间的比价，一般是一两纹银兑换一千文制钱。乾嘉时期，由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地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商人来华购买丝、茶等土特产，几乎要完全支付银币（中国人称为洋钱）。马克思指出：“从十八世纪英国茶叶的消费开始迅速增长的时候起，对白银的需要量就增加得特别快，……到十八世纪末，白银从欧洲向东亚的外流已经达到十分巨大的规模，甚至吸收相当一部分从美洲输入的白银”^①。洋钱大量输入中国后，因为它具有计算简单、携带方便、成色重量准确等利于流通的优点，竟在东南沿海地区不胫而走，民间乐用，成为流通的一种货币。江苏有不少商人到广东经商，每年都带回大量洋钱，市场上已经通用无阻。但是，由于洋钱种类繁多，行使地区不一，比价亦因地因时而异，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内币制的混乱。十九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一八三〇年以后，由于美洲金银减产，世界经济步入萧条，中国茶丝出口疲软，外国鸦片走私激增，对外贸易年年逆差，洋钱输入从减少到中断，中国的白银从外溢转为外流，银贵

^① 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2页。

钱贱的现象日益显见，形成“银荒”危机。一八〇六年，嘉庆帝下令饬查银两偷漏出洋之弊。自此以后，清廷多次大张旗鼓地研究对付白银外流的办法。但在一八三〇年以前，清廷中占压倒优势的意见，是认为洋钱输入套换纹银出洋所致。因此，主要的对策是禁止洋钱输入和白银出口。

一八一四年，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借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并将外洋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又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迩来居然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①。嘉庆帝饬令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严禁。

一八二二年，御史黄中模奏白银偷漏之由，“系因广东民间喜用洋钱，其风渐行于江、浙等省。于是洋商私用纹银收买洋钱，与江、浙茶客交易，作价反高于纹银”^②。道光帝下令广东督抚、海关监督查禁。

一八二九年，御史章沅奏称：外商“卖物则必索

① 《请严禁海洋夷商私运内地银两及贩运洋钱折》，《清代外交史料》，嘉庆四。

② 《鸦片战争》第1册，第139页。

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什七。……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银之耗日多”^①。道光帝令两广总督饬查，广督李鸿宾遂订立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奏复。

一八三〇年，道光帝再申禁令说：“朕闻外夷洋钱在内地行使，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载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②。

上述官方文件虽然也涉及到鸦片输入的问题，但还没有人把它看做是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所以清廷的对策，一方面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权贵对洋钱流通的恐惧和反对。

一八三〇年以后，银贵钱贱严重影响了清廷地丁、满粮及民间买卖，鸦片走私日益盛行，两者之间的关系才逐渐被人们所看清，但清廷的对策却一时未能作出根本性的转变。一八三三年，给事中孙兰枝奏陈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提出禁私铸、收小钱、定洋钱之价、禁鸦片等除弊办法。道光帝将

① 同上书，第74页。

② 《鸦片战争》第1册，第81页。

该折发交陶澍、林则徐研究奏复。

林则徐经过在东南地区多年的体验，开始觉察到鸦片对“银荒”所起的突出作用，同时也看到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方面的问题。从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着眼，林则徐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禁用洋钱。他认为“银钱贵在流通”，江苏洋钱并不偷漏出洋，就完全没有禁止的必要^①。他从江苏客观的交换过程，觉察到银币代替银锭是一种必然的趋向，不能强禁它的流通，更不能骤抑银钱比价。他说：

“无如闾阎市肆，久已通行，长落听其自然，恬不为怪。一旦勒令平价，则凡生意营运之人，先以贵价收入洋钱者，皆令以贱价出之，每洋钱一枚，折耗百数十文，合计千枚，即折耗百数十千文，恐民间生计，因而日绌，非穷蹙停闭，即抗拒不行，仍属于公无裨。且有佣趁工人，积至累月经年，始将工资易得洋钱数枚，存贮待用，一旦价值亏折，贫民见小，尤恐情有难堪”^②。

民间乐用洋钱，对其比价长落已“恬不为怪”，恐惧

① 《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毋庸另立章程禁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225页。

② 《查议昂银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34页。

和反对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洋钱浮价“远于足纹之上”，造成币制混乱，影响国计民生，可以“于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即规定民间流行，以纹银为准，使洋钱和纹银的比价“不致过于轩轻”。他还借反映“年老商民”的意见，婉转地向道光帝提出自铸银币的建议：

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羨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镲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①。

在围绕货币问题的论争中，这种带有商业资本思想色彩的货币理论是第一次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明清之际，郑成功曾在福建沿海地区自铸过银币——铸有“朱成功”花押和“漳州军饷”四字的“郑成功大元”，但它主要是运用于对外贸易来筹集军饷的，基本上没有在中国社会上流通过，也没有形成一种货币理论或主张。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闽、粤、江、

^① 同上。

浙一带实际流通过名目繁多、成色和比价不一的私铸银币，如“广板”、“福板”、“杭板”、“苏板”、“吴庄”、“锡板”等，在传统的货币政策上，这是属于禁止之列的。尽管林则徐第一次提出这种货币理论的时候，不可能理直气壮作正面的论证，而且还要反复说明这只是“推广制钱之式”，“并非仿洋钱而为之”，并声明：“臣等察听此言，似属有理，然钱法攸关，理宜上出圣裁，非臣下所敢轻议，故商民虽有此论，臣等不敢据以请行”，但它还是比较明显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发展的要求，同时带有抵制外国货币侵入，维护中国独立币制的积极意义。

林则徐自铸银币的货币理论和当时甚嚣尘上的“铸大钱”论以及王鏊（字亮生，一八七六——一八四三年）的“行钞”论，是明显对立的。铸大钱论无视白银已经成为商品交换中通行的货币这一事实，妄图取消它，而代之以大钱，显然是违背历史前进的趋势的。王鏊以发行不兑现纸钞为“富国富民第一策”的《钞币刍言》，实际上是一种用扼杀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萌芽、搜括民间财富来解决清朝财政危机的主张。林则徐此时没有对上述顽固派的货币理论展开正面的批判，这是因为它还没有提交朝廷审议而成为现实政策问题。后来，当政治上需要对这些

问题作出回答时，他曾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林则徐公开向朝廷提出自铸银币的建议后，道光帝从维护传统政策的立场出发，不予采纳，下旨说：

“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①？

不过，林则徐还是大胆地试铸了。据说，“其形如棋，面刊足银七钱三分”^②。由于技术问题，“其制渺小，全无法度”^③，无法抵制洋钱，且“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良法美意，废而不行”^④。这次实践虽然没有成功，但它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运动的先声，提供了先辈还没有提出过的新东西，必须充分肯定林则徐的历史贡献。

巡抚大江南北，权领三江总制，是林则徐实践经世抱负的关键时期。面对“局面太大，积重难返”的严峻形势，凭藉多年在江苏担任布政使、按察使的历练和良好的人事关系，林则徐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

① 《清宣宗实录》卷 235。

② 仲名：《平贼记略》。

③ 周腾虎：《铸银浅说》。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 5 卷，《铸银》。

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事务，明确地体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他面对现实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兴利除弊”、“损上益下”的措施，企图做到“利国便民”，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中小地主、商人以至贫民的利益。他清醒地看到改革的限度：“止可急则治标”，“能多尽一分苦心，少滋一分流弊，事不决裂，人皆相安，即卢扁在今不过如是，别无上方妙剂”^①，仍勇敢地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尽管他的“兴利除弊”，都是在封建主义的范畴内进行的，根本点是在于剔除积弊，缓和阶级矛盾。他的照顾商人和重视商业资本的思想，仅是在维护“本富”的前提下，极有限度地得到体现。它反映了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发展的要求，更多地还是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封建主义的传统政策之间的矛盾。林则徐没有，时间也不允许他像包世臣、龚自珍、魏源那样著书立说，作理论上的概括。他的成就是不能单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的尺子来衡量的，因为，他毕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

①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五年。引自《李星沅日记》，下册，第615页，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六日条。

在江苏期间，林则徐实际上也处理了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关的经济事务。随着鸦片走私的恶性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他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活动，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江苏巡抚任上，林则徐的家庭生活相对安定。郑夫人相夫教子，给他的改革活动以有力的支持。她在一八三三、一八三四年间，虽相继生了二次大病，仍亲自主持家政，毫无怨言。长子汝舟，过去因为林则徐宦辙量移五次，荒落了功课，一八三二年回闽应试失利。此时境况改观，学业显有进步，一八三五年参加福建乡试，中式第五名。闽浙总督程祖洛致书林则徐说：“场后，劳世兄（指林汝舟）枉过。观其人，凝重有风度，诗书气自华，读其文，一如其人。……贵乡巨室子弟，兄曾接见数人，阅试作数艺，求如文郎之人文双俊，竟不可得。即此亦可征庭训”^①。发榜后，“欣知世兄高列五魁，不禁距跃三百，可见文章自有定价，窃自谓老眼尚不花也”^②。

林汝舟一八三二年首次回闽应试，住在姑丈沈廷枫家，和表弟沈葆楨（字幼丹，一八二〇——一八

① 程祖洛：《致林少穆书》，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于福州。

② 程祖洛：《致林少穆书》，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五日于福州。

七九年)相笃。沈葆楨时年十三,比汝舟妹普晴年长一岁。林汝舟认为普晴与葆楨很相匹配,遂“请于舅氏(即林则徐),以字葆楨”^①。一八三三年,沈葆楨“奉家君北上,过苏门,舅氏留之节署,始亲侍笔砚”,至次年春告归。这是林则徐与他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的沈葆楨,唯一的一次相处。沈葆楨告归后,虽然常有函札相通,但却无缘再见面,“从兹不得一见颜色”^②了。

这是因为:历史把林则徐推到时代潮流的前列,他已难以顾及儿女情长了。

① 沈葆楨:《室人林夫人事略》。

② 沈葆楨:《跋林文忠公墨迹》,见拙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316页。

第 六 章

在禁烟运动的激流中

二十一

正当林则徐在江苏被国内经济问题纠缠不休的时候，资本主义英国也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困扰。

由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气候因素的影响，世界金、银减产，牵动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根据英国外交部一八三三年的估计，世界银的总产量，十九世纪初的三个十年，分别比十八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减少了 6.6%、49.5%、56.6%。由此导致英国货币发行量的降低和物价的下跌，使囤积物品以备投机发财的商人纷纷破产，出口贸易连年低落。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下，英国首当其冲，出现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失业现象严重，工人运动迭起。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必须开拓新的市场。英国资产阶级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和清朝的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千方百计地要打破这两个“自由贸易”的“障碍”。然而，世界金银减产牵动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也影响着中英贸易。它削弱了英国购买中国茶丝的能力，导致中国茶丝出口的滞销和价格低落，以往投资这类贸易的英国私商更不愿以现银投入，而转向从事利润较高的鸦片贸易^①。而广州的印度棉花市场的萧条，又促进了这一变化趋势。所谓中英间的“自由贸易”，主要是非法的鸦片贸易。

一八三一年，英国以商人和厂主组成的辉格党，战胜了土地贵族组成的托利党，在国会中取得了胜利。随着政治上的胜利，英国资产阶级向中国扩展“自由贸易”的最后障碍——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由于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而被取消。十二月九日，英国枢密院明令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把东印度公司改组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同时，又任命了具

^① 林满红：《中国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1991 年 3 月版。

有英王使节身份的驻华商务监督，接替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保护和开拓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权益。根据英国女王和外交部发布的一系列敕令和训令，驻华商务监督除了行使“大班”管理贸易的职权（不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之外，还要在广州（或在广州的任何一只英国舰船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和海上法权的法庭，代表英国政府对在华英人行使政治和司法权；同时研究扩展对华贸易的可能性，随时留意和北京清廷发生直接关系的“适当性”，并在英国政府的命令下采取具体行动。训令强调采取“各种和协的方式”，即“温和”的外交讹诈手段，“由于非常的情况而有此需要”，也可以将英国兵船开入虎门，进行武力恫吓。这就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决计出面保护和扩大被誉为“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①——鸦片贸易，“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②。

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开始实行，对华贸易完全转入私人企业手

① 《怡和档案》，《私人通信》，威廉·查顿，1830年4月3日。引自格林堡（Mic—heal Greenberg）：《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7月第1版，第9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2页。

中。七月十五日，英国贵族、海军大佐律劳卑（W. J. Napier）到达澳门，组成第一个驻华商务监督处，东印度公司前驻广州大班德庇时（J. F. Davis）、罗宾臣（G. B. Robinson）充当副手。律劳卑叫嚷：“同这样一个政府（指清朝）交涉，必须以实力为后盾”，“否则，交涉不过徒耗时光而已”^①。因此，他一到中国，便无视中国主权，不经获准取得进口的“红牌”，便蛮横地于二十五日闯入广州。他违反中外交涉必须通过行商的惯例，坚持直接和两广总督公函往来，蓄意挑起冲突。九月二日，两广总督卢坤（字静之，号厚山，一七七二——一八三五年）以律劳卑“不遵法度”，下令照例封舱。律劳卑遂于五日下午下令巡洋舰两艘，强行闯入珠江，进行武力威胁。七日，英舰顺潮闯进海口，炮轰虎门沙角、镇远、横档炮台，驶至蛇头湾停碇。九日，又闯过大虎炮台，十一日，进抵黄埔。只是由于清朝官兵包围商馆，切断与巡洋舰的联系，而律劳卑没有实力发动进一步的武装进攻，封舱又损害了英商的利益，这才不得不暂时放弃“急进政策”，于二十六日退回澳门。

十月十一日，律劳卑在澳门病死，德庇时继任驻

① 律劳卑致葛雷子爵函，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15页。

华商务监督。德庇时是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华的翻译官之一，他深知清政府绝不会承认英国派驻广州的官员，更不会同意驻华商务监督可以与两广总督平行往来，因此极力要求英国外交部发布进一步的训令，并决定“我方在未接奉国内进一步训令之前，保持绝对沉默状态”^①。也就是在英国政府决定用武力向中国勒索政治、经济特权之前，采取“沉默政策”，以澳门为据点，维持与行商贸易和鸦片走私并存的现状。

一八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罗宾臣接替德庇时出任商务监督后，继续执行“沉默政策”，扶植鸦片贸易。为了提供鸦片走私船只出入境签证的方便，罗宾臣派出商务监督处官员常驻零丁洋上，自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在单桅快船“路易莎”（Louisa）号上办公。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帕麦斯顿正式训令罗宾臣，将驻华商务监督处的管辖权从澳门扩大到零丁洋。

在英国政府的共谋和卵翼下，鸦片贸易空前繁荣，规模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一八三四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由于东印度公司从

① 德庇时致帕麦斯顿子爵函，《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44页。

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拼命抵制，在一八三七年就已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国”^①。

每年西南季候风盛发之时，满载大小“公班”、“白皮”烟箱的英国桅船，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达曼络绎而来，纷纷盘进停泊在零丁洋一带的鸦片趸船上。这些浮动的贩烟巢穴，开始仅有七八只，一八三七年发展到二十五只，“以英吉利所属之港脚为多，此外则米利坚、佛兰西、荷兰、小吕宋、噶国，各有三四只及一二只不等”^②。除四五月至九月间移泊急水门（一八三三年后改泊金星门）外，其余时间都停碇在零丁洋面，等候中国买主们前来取货。

根据历年中国官方关于各地鸦片流毒情况的报告，英、美等国鸦片贩子通过分赃利润、重贿收买等无耻手段，勾联中国烟贩、腐败官吏兵丁，建成了一个几遍全中国的贩烟毒网：以零丁洋为中心，东由南澳，中由澳门、黄埔，西由雷琼偷运入广东内地；或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9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第29页。

由南北商船、渔舟转运到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关东各海口。流入广东省，又西由梧州、浔州等地转销于广西，北由乐昌、连州等地转销于湖广，由南雄、大余转售于江西，东由饶平、澄海转销于福建。流入福建者，又由光泽、长汀、宁化转销于江西，由浦城、福鼎、寿宁转销于浙江。流入江苏者，由长江水路突入湖北。流入湖北者，又经商州龙驹寨、洵阳、蜀河入陕西。流入山东者，转销于河南，并由潼关、太庆关入陕西。流入天津者，转销于京师、直隶和山西，亦由山海关、锦州入盛京。流入关东者，又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贩入吉林。

以贩毒为生的鸦片贩卖集团，人数在百万以上，仅“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以及网鱼拾蚌、推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①。广东总办转售鸦片的包买户，即大小“窑口”，就有数十家，“其资本多则百余万，少亦不下数万至数十万”，“其总汇多在虎门、澳门、黄埔一带，其散布多在肇庆府属之高要县利广圩并潮州府属之澄海县巷埠一带”^②，“顺德县之陈村，东莞县之石龙等村亦有之”^③。替贩客兑价

① 徐继畲：《禁鸦片论》，《退密商文集》卷2。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第98、99页。

③ 同上书，第120页。

的，有“银号”、“钱店”，替贩客与外国鸦片贩子搭线，“议价立券”的，有“写书”；“带送夷信”或“过付银两”的，有“孖毡”。其中著名者多是官府差役，如徐广、王振高、关信良之辈，“皆系多年走私，起家巨万，因持兵差通风一气，久未破案”^①。有的是行商，如东昌行的罗福泰，还有洋货铺户，也插手兼营。到零丁洋取货，则有专门包揽运送鸦片的“快蟹”艇馆。“快蟹”（亦名“扒龙”）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左右有快桨五六十，水手数十人，运桨如飞，兼备炮械，进行武装走私，一八三一年，据说就有一、二百只之多^②。另有接济鸦片趸船米粮、食物、器具的船只，称为“办艇”。兴贩内地的陆路烟贩，一种是以挑贩广货的商人身份出现，暗中夹带鸦片烟，随地私售，另一种是公开的武装贩运，“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徒”^③，“两湖、江西为烟土出入之门户，其大伙烟犯，动辄百十成群，犹如私梟之出没，器械森然，人视死而如归”^④。各地也有总办转售的包买户，谓之“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其各府、

① 《清宣宗实录》，道光十七年七月癸巳条。

② 鸦《片战争》第1册，第166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第61页。

④ 同上书，第66页。

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结故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①。

利用包庇走私贪污中饱的人，上至朝廷，下至吏胥、兵弁，构成一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负责缉私的地方官吏、兵弁等是直接的受贿者，他们主要是收受烟贩现银和鸦片的贿赂，以得赃纵放得利的。时人揭露说：“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②，“水师生计得自月饷者十之一，得自土规者十之九”^③，贪污的数量是惊人的。封疆大吏和朝臣则间接分润贿赂。他们主要是通过下级各种形式的送礼纳献而收利的。英国商人在致帕麦斯顿的信件中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④。清朝皇帝历来利用各种名目向粤海关监督勒取照例的贿赂，其中一部分便是通过陋规间接从烟贩手中获得的贿赂。

① 同上书，卷2，第33页。

② 《鸦片战争》第1册，第483页。

③ 夏燮：《中西纪事》卷23，《管蠡一得》。

④ 《英国蓝皮书》，第6件，《鸦片战争》第2册，第643页。

在贿赂公行的情况下，道光帝一次又一次的严厉禁烟命令，毫不发生实际效果：一八二二年，道光帝命令广东督抚寄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飭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①。当时兼署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嵩孚奏复说：“臣密加访察，实无其事”^②。事实上，鸦片贩卖中心从澳门、黄埔转移到零丁洋上，公开的贩卖变为暗中的走私而已。一八二三年，道光帝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③，一八二六年两广总督更设巡船缉私。实际上“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④，暗中走私变为公开走私。一八三一年，道光帝严定买食鸦片烟罪名，禁止贩运及私种烟苗，但次年偷漏进口的鸦片，增加了五千箱。据一八三四年英国医生图古德·唐宁（Too-good Downing）的估算，当年中国进口鸦片的数量，可加工制成三千三百二十万两的合剂，足供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吸食^⑤。

鸦片贩卖集团和受贿集团狼狈为奸，互为利用，

① 《东华续录》，道光五年。

② 嵩孚奏，《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

③ 《东华续录》，道光八年。

④ 《道光洋舰征抚记》上。

⑤ 转引自杰克·比钦（Jack Beeching）：《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第三章。

结成一股最黑暗、最腐朽的恶势力。他们依靠贪污政治的保障，扎根于清朝的肺腑，反过来又使贪污政治更加糜烂败坏。

倚仗英国政府的支持和中国鸦片贩卖、受贿集团的配合，英国海盗商人的余孽——鸦片贩子们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掠走大量的白银，扭转了贸易逆差。从一八三三年起，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无须向中国输入白银，便可以买得大量茶叶，转售国内和欧洲各国，从中牟取了巨额的暴利。同时，对华鸦片走私的繁盛，进一步刺激了印度鸦片生产的畸形发展，扩大了英国棉织品对印度的倾销。这样，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便成为英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掠夺体系。

鸦片给英国带来血腥的暴利，却给中国留下无穷的祸害。“鸦片不仅戕害人的健康，并且还麻痹人的智力与意志。^①，造成大批不事生产的蠹虫，不但败坏道德和社会风尚，也引起社会生产力的萎缩和加重清朝的吏治败坏。白银不断地消耗于月白灯红的鬼市之中，夺走了正常的社会购买力，影响到商业和城市手工业，使人数众多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受

① 印度英商著《对华鸦片贸易论》，1836年，引自《鸦片战争》第6册，神州国光社版，第555页。

到沉重的打击。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日益严重，导致金融恐慌，“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①，同时也造成社会各阶层日常经济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便在鸦片流毒问题上日益明显化和尖锐化，禁烟与否，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瞩目的中心了。

二十二

一八三四年前后，在鸦片贩卖的中心——广州，已经形成一股主张“弛禁”的势力。他们打着拯救银荒的旗号，鼓吹“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听民间得自种罂粟”，与外商竞争，堵塞白银外流，增加国家财用。从浙江乍浦同知任上罢归的顺德籍官僚何太青，首先提出这套“理论”，并向他的同年挚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字叔舟，号青士，一七七七——一八三九年）游说，运动督抚入告。许乃济大为所动，立即求教于“号多闻留心世务者”吴石华（兰修），吴石华不仅啧啧称是，进而著《弭害论》，大加发挥，说什么：“弭害之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页。

策有三：上焉者拔本塞源，次则严法厉禁，下则避重就轻”，所谓“拔本塞源”即闭关绝市，实际上办不到，而“严法厉禁”，却“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因此，“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弛禁就是避重就轻的良策。吴石华的文章很快就送列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𤄎（字竹轩，一七七七——一八四四年）手里。卢、祁两人“见而心折”，吴石华更联络熊景星、仪克中（一七九六——一八三七年）等人，各著论大加鼓吹。这年十一月三日，卢坤以陈述“粤士私议”的方式，向道光帝报告，但“以例方严，仅约略其词，终不敢明请弛禁”^①。

与此同时，在京师，以南方出身的中小官僚和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主张“严禁”的势力，也迅速地集结。侍郎陈用光、程恩泽、姚元之，言官徐宝善、黄爵滋、朱琦、苏廷魁、陈庆镛，翰林何绍基、吴嘉宾，中书梅曾亮、宗稷辰，赴京应试的举人孔继镕、潘德舆、臧纡青、江开、张际亮等，经常唱酬集会，评论朝政，“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页。

锋”^①。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黄爵滋上疏陈当务之急，力主严禁鸦片：“查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臣愚谓欲截其流，但塞其源。应请皇上飭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悉藉其党，立置重典。一面檄知该夷国王，嗣后夷船不准装载此物，如违即照汉奸治罪。若不如此严禁，臣恐此患竟无底止矣”^②。

道光帝从登极后不久就厉申烟禁，但是他的决心实际上有多大，那是值得研究的。从历年言路条奏，不乏猛烈抨击烟害，而未见深究的事实，可以想见他在鸦片利益和鸦片毒害之间作过许多权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鸦片流毒虽然已经迅速地蔓延，但对国家的财用还没有暴露出咄咄逼人的威胁。白银偷漏出洋的弊端，在许多有识有见的臣工的奏章中，也还认为主要是由于“夷人”用洋钱套换所引起的。在清史上，他是以“俭德”著称的君王，所谓衣非三浣不易，食物价昂，虽嗜弗索，与其说是节俭，

①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禁烟疏》。

② 《鸦片战争》第1册，第462页。

不如说是吝啬。因此，他对粤海关的百万银两的岁入和种种报效，还是看得很重的。他开始下令追查粤海关有无收受黑烟重税，和追求“税课丰盈”^①，是直接相关的。既然粤海关历年税课有盈无损，他当然也无须深究这盈余的来路了。一八三〇年以来，言路条陈开始揭露鸦片对国家财用的危害，他不得不于一八三一年发动一次雷厉风行、几乎遍于全国的查禁。但是，鸦片利益已经渗透到各级官府衙门，各省督抚无非是虚应故事而已。卢坤陈奏“粤土私议”的弛禁论，他感到也不失为理财之计，所以未加责斥，同时因为自己历来主张严禁，所以也没有把它发给臣工议论。黄爵滋的严禁论，实行起来必然有损于海关税课，他没有采纳，以“无庸多设科条，纷更成例”^②了事。

一八三六年六月十日，在京任太常寺卿的许乃济，根据吴石华的《弭害论》，上奏明请弛禁^③。在奏折中，许乃济宣称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本来是可以不禁的。他认为鸦片走私的盛行，白银外流的日炽，是“鸦片烟例禁愈严”的结果，说什么：禁烟以前，鸦

① 《鸦片战争》第1册，第146页。

② 同上书，第354页。

③ 同上书，第449—452页。

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并无白银偷漏之弊；禁烟以来，外商鸦片不能公开易货，“皆用银私售”。禁烟以前，内地可以栽种罂粟；禁烟以后，内地遂无人敢种，“利藪全归外洋”。禁烟以前，鸦片吸食自由而人少；禁烟以后，“食者愈众，几遍天下”。禁烟以前，贩烟无须走私；禁烟以后，走私猖獗，胥役、棍徒藉法令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他鼓吹：要“杜漏卮而裕国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莫如开放烟禁。也就是，准令外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用土烟抵制洋烟，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除文武、员弁、士子、兵丁外，“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十二日，即许乃济上奏后的第三天，道光帝即传谕军机大臣，著两广总督邓廷桢（字维周，号嶠筠，一七七六——一八四六年）、广东巡抚祁𤄎、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会同妥议具奏”^①。

七月间，许乃济的奏折发到广州，从贩卖鸦片得利的十三行洋商立即表示赞同，并向邓廷桢具呈，提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第5页。

出弛禁鸦片的具体方案^①。英国驻华第二商务监督义律探得这个情报，也喜出望外，写信报告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说：“许乃济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并估计“采纳许乃济奏请的折中方案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星期内到达此间”^②。八月，地方官吏也提出贯彻弛禁的办法。九月，邓廷桢、祁𤀹、文祥综合了上述各种意见，拟出具体章程九条奏入，并吹捧许乃济“肱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③。这篇奏折尚未到达北京，广东已是“纷纷传布，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④，英人在广州办的报纸上也加以刊载。弛禁论者都是禁烟失败主义者，他们虽未必与鸦片走私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这种言论客观上反映了鸦片贩卖集团的政治要求。

梁廷枏（字章冉，一七九六——一八六一年）在《夷氛闻记》中说，起草这篇奏稿的，就是最早著论

① 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137、138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第5—10页。

④ 《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佚名附片3，《史料旬刊》第38期，第401页。

鼓吹“弛禁”者之一，时为祁𤀹幕僚的仪克中；而早对“弛禁”论“见而心折”的祁𤀹，在推动邓廷桢同意发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邓廷桢是在上年卢坤死后接任两广总督的。他倾向于弛禁，可能是曲解了皇上的旨意和片面的强调杜塞漏银，但鸦片贩卖集团能够影响总督的政见这一事实，表明鸦片利益对清朝官场腐蚀的深刻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利”^①。

弛禁一行，鸦片必然如潮涌入，洋烟、土烟一并盛行。这种牺牲人民生命和民族素质来增加国家财用的言论一出笼，受到主张禁烟的官僚的强烈反对。

九月中旬，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崙（一七九一——一八六二年），兵科给事中许球，先后上疏论驳。

朱崙指出：允许鸦片纳税进口，“其言不顺，其名不美”，即使入行易货，也不能杜绝银漏，因为中国兑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茶叶不足，将复易之以银”，足见弛禁可省偷漏之说是欺罔耸听。而宽内地种罂粟之禁，与外洋竞争，久之将不禁而自绝之论，更属荒诞。“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页。

烟为美也”，所以历来内地虽种而白银外流如故，“即如云南一属，种罌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出洋之银，不见减于昔日”，是其明证。况“种罌粟者，必有奇腴之境”，势必“溢衣食之大源，胎祸悉（患）之根本。”至于只禁官弁、士子、兵丁，不禁民间贩卖吸食，“是则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因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于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再说，“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得而禁”？！由上述可见，“更张之不如仍旧之为愈于（矣）”。

朱崧进而明确提出：“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诛）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应请旨飭下各直省督抚，令地方官重申禁令，严加晓谕，旧染漓俗，咸与维新。如仍蹈前辙，不知悛改，定当按律惩治，决不宽贷。其有屯贩鸦片至千斤以上者，置以重典”。他认为，英吉利“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

“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纵未能遽然绝其互市，亦应“思悉（患）预防，严备各省海口”^①。

许球也在奏折中严正批驳了许乃济的弛禁论，指出“明设禁令，纹银尚至偷漏，鸦片尚至充斥，若令公然售卖，明目张胆，其来益多，能保其必以货易货？……是禁一弛而纹银偷漏愈多，此必然之势也。且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失（无）此体统”。主张“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办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并将坐地夷人，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其（具）限，使寄泊伶仃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设立趸船，潜来勾诱，坐将茶叶、丝斤等项概停互市，并将该国

① 朱崙：《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伦敦大英图书馆藏，《京报》手抄本。全文见田汝康、李华兴撰《禁烟运动的思想前驱——评介新发现的朱崙、许球奏折》附录1，《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鸦片文录》手抄本，亦录此折，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 O233/180，第7号。

坐地夷人正法”。

许球还批驳了“办理过严，恐生边衅”的谬论，指出：“彼国不食鸦片，而专欲毒害中华，彼国不来不（洋）银，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近者夷船竟敢潜来各内洋尤（游）奕，未必非窥探虚实，另有奸谋。倘竟迁就因循，内地财力必至日行消耗，乃至民穷财绌，万一有事，何以御之”？他认为只有理直气壮地禁烟，外国鸦片贩子才“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矣”^①。

这两篇奏折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弛禁将引起“民穷财绌”的可怕情景和英国利用鸦片“削弱中原”、“毒害中华”的狼子野心。道光帝览奏后，感到颇有道理，打消了“变通办理”的念头，于十九日谕令军机大臣，将朱崙、许球奏折发交邓廷桢、祁𤀹、文祥“悉心妥议，力塞弊端，据实具奏”。邓廷桢等筹拟弛禁章程的奏折到京后，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又于十月十二日上折痛斥，说它“戾于是非者有三，闾于利害

① 许球：《洋夷牟利愈奸内地财源日耗敬陈管见折》，伦敦大英图书馆藏，《京报》手抄本。全文见田汝康、李华兴撰《禁烟运动的思想前驱——评介新发现的朱崙、许球奏折》附录2，《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鸦片文录》手抄本，亦录此折，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233/180，第8号。

者有六”^①。从此，再也无人敢于公开重弹弛禁论调了。一八三七年一月，邓廷桢等上奏，声明放弃弛禁主张，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

在这场论争中，代表鸦片受贿集团利益的朝臣和疆吏均保持缄默。这是因为弛禁之议虽然符合他们的生财之道和“恐生边衅”的心理，但禁令一弛，贿赂必然减少，所以不愿特加赞助；而严禁之议实在等于切断他的财源，断无赞成之理，但它是朝廷律例，祖宗成法，所以不敢贸然反对。这样，尽管弛禁主张被否定，禁烟局面仍未能打开。“奸愚窥伺之意，犹谓朝廷主见，不过明禁暗弛”^②，确实是看透了鸦片受贿集团的心理。

林则徐早年就注意到鸦片的流毒，其始也是从吸食鸦片有伤人心风俗的观点出发的。经过多年在东南地区为官的实际体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已经明白地看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第11页。

② 《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佚名附片3，《史料旬刊》第38期，第401页。

指”^①！夷烟蔓宇内，白银漏海外，直接的经济后果是破坏了货币流通和国库收入，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打击了商业和手工业。他密查暗访了江南市镇的一些铺户，了解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②。这就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鸦片的“谋财”，不仅仅吸食者本身，而且给社会经济带来迟滞和衰落。鸦片“其性毒而淫，其味涩而滞”，“顾吸烟之人，中气无不伤者。中气伤，则气不能化精而血衰”，如“溺而不戒，则直徇以身命”^③。这就使他认识到，鸦片的“害命”，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危害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问题。他“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④，在江苏巡抚任上，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禁烟法令，“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⑤，督饬拿获贩卖之僧广得、杜双义及买食之陈大等，分别问拟军

① 《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35页。

②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9—600页。

③ 《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同上书，中册，第572页。

④ 同上书，第571页。

⑤ 《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同上书，上册，第135页。

徒^①；破获镇江西门外大围坊赵维及其妻卖鸦片及卖娼引起的奸杀案^②。他采用“熬审”的办法，对鸦片吸食犯人进行审讯。“吸食鸦片之人若终日不能得食，即涕沫交流，谓之烟瘾，因以穷日之力面加熬审，验其果否吸食”^③。他在抚标中访有吸食鸦片嫌疑的把总戈承祖、外委郑世联等，并加以熬试。戈承祖等虽尚勉强支持，未得其吸食的实在根据，但他们“筋力已形疲软”，林则徐还是毅然地将他们责革^④。他又采访戒烟断瘾药方十余种，“配制药料，于禁戒烟之时，即施药以疗之”^⑤，并请名医何书田到抚署中，据医经，考药性，阐医理，参订递减递增之法，编撰《救迷良方》一书^⑥，向民间推广，供鸦片吸食者服用

① 《江苏地方查禁鸦片情形折》，《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4页。

② 桂超万：《宦游纪略》卷1。

③ 《查办宿迁分口差役康景山等违例需索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277页。

④ 《江苏地方查禁鸦片情形折》，《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4页。

⑤ 《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林则徐·奏稿》中册，第571页。

⑥ 《救迷良方》，原钞本收入《何氏历代医学丛书》。何书田在《自序》中称：“道光十三年季春望日书于苏抚节署平政堂之西廨”。

除瘾。他严令禁止种植、贩售和买食鸦片，密饬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再于进口之时，实力稽查夹带，“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立”^①。在他的努力下，江苏禁烟取得初步成效，“江南地本繁华，贩卖、买食鸦片烟之人原皆不少，节经严切查拿，随案惩办，近日并无私种罌粟花作浆熬膏之人”^②。由于江苏不是鸦片流毒的关键地区，林则徐禁烟的成绩，从全国范围来说，作用和影响都不大。

一八三六年许乃济挑起弛禁与严禁之争时，林则徐恰好再次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到江宁办事。不久又赴清江督防秋汛，催趲回空漕船，办结要案。他没有参加这次论争，但对禁烟主张深为拥护，决心身体力行。不过，当他从清江返回江宁，就已经接到上京陛见的命令。一八三七年一月二日，他交卸两江总督关防和两淮盐政印信，七日自江宁起程赴京。

① 《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35页。

② 同上书，第136页。

二十三

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林则徐到达北京。在等候陛见的日子里，他携带自绘的饲鹤第二图（汤貽汾补景），请阮元题头，请英和、穆彰阿、何凌汉（字云门，又字仙槎，一七七二——一八四〇年）等题诗。道光帝多次召见，并于二月二十六日擢升他为湖广总督。召对的具体情况，日记阙佚，据说是“前席咨諏越旬日，谋猷密勿人莫睹”^①。从现有材料分析，林则徐可能胪陈了直隶水田事宜十二条，即《畿辅水利议》^②。而且从祁寯藻的赠行诗透露，他向道光帝表

① 祁寯藻：《林少穆前辈（则徐）以苏抚述职来都旋拜湖督之命赋诗奉饯》，《饔飧亭集》卷22。

② 关于此事，各家说法不一。冯桂芬《兴水利议》称未及奏呈：“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旨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显志堂稿》卷11）。《清史稿·林则徐传》则言入觐时胪陈：“（道光）三十年，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应文宗显皇帝登极求贤诏，均首以则徐荐。初，则徐之入觐也，尝胪陈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及奉使广东，宣宗成皇帝密询以漕运利弊，则徐疏陈四条，……其言‘本原中之本原’，则开畿辅水利也”，惟“初”之时间概念不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林则徐诗文选注》和林崇墉著《林则徐传》均判断为1838年底入觐时。按：林则徐1837年2月入觐召对情形，“谋猷密勿人莫睹”，冯桂芬虽参与《畿辅水利议》编校工作，

示：“时和必先去害马，政猛务在除苛虎”^①，可能提出了严禁鸦片和整顿湖广军务的意见。《畿辅水利议》是他在江苏多年亲身体验，感到非实行不可的改革方案，“去害马”应当与“绥远先除害马方”意同，指禁烟。联系到后来采取的禁烟措施，大多本于朱嶠、许球的建议，他趁召对的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

但其入奏与否，只能得自传闻，不一定可信。国史馆编史，当有档籍可查，应较可靠。另据谢章铤《课余偶录》卷3：“侯官林文忠公所著《畿辅水利议》，征引凿凿有据，然当时直隶制府有违言，因而不行”。又《课余续录》卷4：“直隶水田简要事宜一卷，侯官林文忠公著，予得钞本于雪沧，雪沧弁其首云：……岁戊辰（即同治七年，1868年），余与公文孙访西（即林贺峒）明经同寓都门，携以相示，并述公此书甫成，颇为时忌，获谴归来，讳弗称道，故家中无副墨。后得于某友宅，公四公子心北（即林拱枢）比部亟钞藏之……”。可知此书甫成，确受到当时直隶制府（亦即冯文中的“当国某”）琦善的反对而不行，林氏家中亦未留副墨。如果未曾奏呈，琦善不致为此与林则徐对立，后来此书也不可能在北京传钞。至于牖陈时间，我以为定于1838年底欠妥，因为据《鹄砭轩质言》等书记载，琦善因林则徐“越俎代谋”，深为反感，事在保定两人晤谈时。查林氏日记，此次上京和出京均未在保定与琦善相遇，倒是1837年3月出京途经保定有过晤会。从常理而言，1838年底林则徐入觐，主要为讨论禁烟大事，不大可能议及此事。后来他在广东上奏漕运利弊时说：“差次未带案卷”（《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16页），如在此次奏呈，当有准备，不会不带案卷。而且，时间上也与谢章铤所说“当时”即“此书甫成”时不合。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① 祁寯藻：《林少穆前辈（则徐）以苏抚述职来都旋拜湖督之命赋诗奉饯》，《饔飧亭集》卷22。

是很可能的。当时湖广继一八三二年赵金尤领导的瑶民起义后，又发生兰正樽的起义，所以估计“除苛虎”的建议当与湖广的时局有关。

在京期间，林则徐还参加友人的交游唱酬活动。三月二日，吴荣光（字殿垣，又字伯荣，号荷屋，一七七三——一八四三年）“为少穆制府恭绘肠谷老伯大人饲鹤第三图”，并题五律二首，同年程恩泽题头并题诗^①。七日下午，林则徐入西城与穆彰阿、王鼎两相面别，并预祝王鼎七十大寿^②。他在寿诗中，用“四十年来中外望，济时真作巨川舟”^③的赞词表示敬仰之情。行前，“三吴之士大夫，莫不进谒于门”，梅曾亮（一七八六——一八五六年）“以部民后进，得望见颜色”，特写《赠林侍郎序》，“辄宣盛德，以为覲归之献”^④。云南乡试时的门生戴綱孙则为林则徐代撰序文^⑤。

三月十一日，林则徐离京南下。十四日，途经保定，直隶总督以下皆出城迎接，“即于公所小坐，协

① 手迹均见《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置题咏集》。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225页。

③ 林则徐：《蒲城王定九协撰（鼎）七十寿诗》，《云左山房诗钞》附卷。

④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3。

⑤ 代撰《黄月轩封翁七十寿序》，收入《味雪斋文钞》乙集卷4。

揆（琦善）又来寓长谈，去后，即往答之，又谈至傍晚”^①。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中说：琦善“遇公保定，议时事不合，论直隶屯田水利，又憾公越俎”，当即指这次的长谈^②。戴莲芬《鹄砭轩质言》虽记事有所出入，但他指出琦善阻挠兴办畿辅屯田水利的时间，在林则徐“任江督时”奏呈以后，应是不误的。琦善从一八二一年起，以协办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列总督首位，是道光帝目为“绝顶聪明”、倚信而不疑的股肱大臣。在当时官场的满员中，他以“见事机警”知名。他“性气高傲，不欲人下，才具素长，睥睨一切”，“遇事接物，多用权数，不能开诚布公”^③。对于在两江总督任内曾是他的下属、又是汉员的林则徐，竟敢在皇上面前越俎代谋，当然要怀恨在心了。

林则徐关于在畿辅一带兴办农田水利的改革建议，虽然甫经提出，便因琦善“有违言，因而不行”^④，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后来，他到广东，道光帝下旨要他沥陈漕务除弊办法，他又在密折中把它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226页。

② 按《清史列传》所云：“初，则徐之入觐也”，并没有具体指那一次。金安清作传在先，说法当可靠。

③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1版，咸丰四年条。

④ 谢章铤：《课余偶录》卷3。

作为“本原中之本原”加以重申^①。

四月九日，林则徐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

湖广总督统辖湖北、湖南军政大务。林则徐上任后，面临着盐务疲惫、江汉盛涨的严重局面，加上正值军政之年，应亲历两省校阅营伍，事务琐碎繁忙。他首先严令各属官吏堵缉由四川、河南、陕西、广东、广西、安徽等邻省浸灌而来的私盐，搜查江船夹带，疏销淮南引盐，以充盈国课^②；又亲自验收上年修筑的武昌沿江石岸和江夏县荞麦湾土堤以及石坝、马头^③。他接见在省营员，并于五月三十日调集督抚两标及武昌、汉阳城守七营官员，会操阵势队伍，亲加校阅^④。这时，湖北各水自春天以来盛涨的局势更加严重，六月十八日，泛涨的襄河水冲溃汉川县白鱼垸月堤，淹没该县林家、南河渡等垸厂畝及沔阳州之芳洲垸；二十二日，荆江水又冲溃潜江县长湖畝莲花寺民堤，淹没该县范西垸及江陵县何湖等垸、监利县矾

① 《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林则徐集·奏稿》，第715—724页。

② 《设法疏销淮引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02页。

③ 《验收武昌沿江石岸并荞麦湾堤工折》，同上书，第413—414页。

④ 《校阅湖北省标各营官兵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15页。

师等垸。此外，松滋、石首、汉阳、黄冈、黄梅等县，也发生水灾^①。林则徐“以各堤之单薄，在在可危，而经费无所取资，遂致顶冲最要之工，亦竟无人防护”^②，认为“目前防汛之事较之阅伍更为切要”，飭令有堤各州县，在临水顶冲之处，建立水位志桩，并颁发报单式样，随时勘明水势涨落尺寸填报^③；又制订《防汛事宜》十条，对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作了周到的安排^④。他纵观湖北全境防汛形势，清醒地看到：“设使上游失事，如顶灌足，即成异灾，故防守之道尤须于上游加意”^⑤，遂于七月二十七日出发，经汉阳往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等地，阅视襄河新旧堤工，督防夏汛，顺途考校营伍，稽查盐务。

楚北江汉堤防，延袤二十余州县，每年维修费用甚巨，而生息款项有限，不得不集费于民。民间集资办工，大致采取官征官修、官征民修、民征民修三种形式。林则徐经过查访，认为“三者皆不能无弊，盖

① 《汉川等八县水涨漫淹片》，同上书，第431—432页。

② 林则徐：《致东竹书》，道光十七年于湖北。

③ 《阅兵防汛拟酌分先后办理片》，《林则徐防·奏稿》中册，第416页。

④ 民国《湖北通志》卷42，建置志18，堤防4。

⑤ 《筹防襄河新旧堤工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37页。

费征于官，则必假手于吏胥；费征于民，则必诱权于董事。吏胥之多舞弊，固不待言，而董事若不得人，亦难驾驭。……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募董办公之通病也”^①。

以监利县为例，数十年前，本系堤长自行收费，一七八九年改为官征官修，一七九五年又改为签董承修，各给工单收费具办，到一八三四年，再改为设局收费，按全县粮额，分派土方集资。但设局收费，也存在许多弊端。设局之初，就以预防经费不足，乱摊多派，增加民间负担，“独不思被水之区，国赋尚准缓征，岂堤费转宜多派”？此其一。设局之初，只是城内设立总局，遴选首士八名，每名日给饭食钱四百文。第二年，却又在乡间分设散局五处，每处首士三名，每日亦各给饭食钱四百文，计总散各局首士共二十三名^②，比原议名额膨胀了近三倍，占用了修堤的经费，此其二。设局之后，又著落粮书催费，写入条款，“自乱其例”，而粮书在收费后，只留给花户笔据（俗称“墨券”），而不给正式收据（俗称“印券”），

① 《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26、427页。

② 《监利粮书抗土闹局案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24页。

藉以从中私收贪污。“设局正以杜粮书征收之弊，而章程条款转著落其催收，是各书侵蚀之由，亦皆首士有以后之”，此其三。首士把持征收，未免不横行乡里。一八三六年五月，就发生毛家口散局首士秦祖恩擅用铁链将欠费的粮书萧之桐锁拿进局，导致互相殴斗事件。八月，又发生粮书张良佐纠合民人拆毁总局，殴伤首士事件^①。粮书本不安分，自然不肯受首士欺凌，“若施诸谨愿之乡愚，不但不敢与争，并恐不敢赴诉，是民间之畏首士，未必愈于粮书”^②，此其四。

监利县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带有普遍性。防汛的成败，不仅仅是经费和人工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民间水利组织的完善。林则徐考虑到“法已屡变，不宜再涉纷更，惟有就总局之章程而加之以稽察”，决定：“局不许多设，人不许多充，用不许多开，费不许多派，首士必由公举，不许夤缘滥入，因年必令更换，不许留恋把持”^③。监利县除城内总局外，各乡散

① 《监利粮书抗土闹局案审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24页。

② 《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同上，第427页。

③ 《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27页。

局概行裁撤，另于外城设一总局，遴派公正首士四人经理，每日每名准给薪水钱三百文，按年更换。嗣后征收土费，不许假手粮书。所有局务一切，由县随时秉公查核，并责成该管道府留心稽察。

林则徐沿途视察浣、堤，观看水势，不时对险工地段提出改正意见。如到张壁口视察新修月堤时，见“此地对岸有沙洲，挺出堤前，塌滩殆尽，堤虽新筑，然不可持，当与守、令商议，于堤前筑坝抛石防护”^①。在万佛寺观堤工，见“对岸有沙洲挺出，溜势顶冲，堤外皆护块石，今与商议作盘头挑溜”^②。“此时艰钜之投”，“殷忧正非语言所能阐述”，林则徐“身披重恩，曷敢言退”，亲身站在防汛第一线，督防抢险，以致“须鬓皓然，有如老叟”^③。由于措施得当，襄河、荆江虽高出历史水位，堤防并无失事。

夏汛过后，他又由长江直下，八月十七日到湖南岳州，开始校阅湖南营伍。

林则徐渡洞庭湖，于九月一日来到长沙，即会同湖南巡抚讷尔经额校阅湖南抚标左右两营暨长沙协官兵，并会审上年湖南新宁瑶族起义首领兰正樽是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26页。

② 同上书，第247页。

③ 林则徐：《致敬與书》，道光十七年七月下浣于荆江舟次。

否毆毙一案，以兰正樽已毙奏闻^①。九月四日，林则徐自长沙赴衡州、永州、宝庆，月底由宝庆到凤凰厅，十月四日由凤凰厅赴永绥厅、辰州、常德等地，沿途校阅了湖南三十二标营。十一月十二日，返抵武昌。

总督统辖吏治兵防，责成并重。林则徐认为：“欲图整顿，务在得人，而人不易知，必当勤加考察”。巡阅湖南途中，他因署两江总督任内注考属员河库道李湘宦不实，受到降四级留任的处分^②，因此更加重视亲自考察官吏，目击耳闻，密为存记，“一考诸公牍之事理，一验诸接见之语言，一证诸采访之声名，一征诸管辖之成效”，悉心核对，求一“实”字^③。

① 《核审新宁徭族起事首领兰正樽已被毆毙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51页。按：道光帝对林则徐复查此案的结果大不满意，斥责他“随同附和，迁就了事”，降旨予以降五级留任的处分。林则徐曾上奏申辩说：“若奏駁而听其海捕，在小丑虽无关轻重，而中外恐不免传疑；且苗徭杂处之区，保无以死灰复燃，乘机煽惑”（同上书，第472页）。林则徐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为了“存大体而靖人心”，主张不把事态扩大，是符合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的。此折上后，道光帝才不再纠缠，说：“所见到此，尚属有识”。

② 《注考属员李湘宦不实降级留任谢恩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70页。

③ 《密陈两湖文武大员考语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82页。

湖北巡抚周之琦操守清廉，性情朴直，对属员不假辞色，于公事不许通融；对上级不稍依阿，敢于自抒所见。官场中议论他“太板”，颇有微词。林则徐留心访察，以为“正是好处”，“转以是重之”^①。施南府知府阿尔璋阿，从襄阳府调任三个多月，讼事听断甚稀，僚属亦少接见，上报公文只四、五件，尽管他“年力正强，心地非不明白”，但偷安好逸，难以胜任，林则徐断然请旨将他开缺^②。宜昌镇总兵珠尔杭阿，在任十二年，尚无劣迹，但久无振作，办事殊欠结实，林则徐便请旨勒令他以原品体致^③。巴陵县知县李正晋、安化县知县王尚德、武陵县知县王丙心、即用知县张树德、沅陵知县郑若潢、溆浦知县图麟，或才不称职，或不协民情，或难望洁己奉公，林则徐请旨分别勒休、降补、撤任^④。当然，林则徐作为一员封疆大吏，不可能对下属官吏一一亲自考察，许多场合要凭借属僚的禀报，因而仍会受蒙蔽而失察。例如湖南抚标右营游击马辰，年强技练，但平时性情躁急，并

① 《密陈周之琦胜任湖北巡抚片》，同上书，第491页。

② 《宜昌镇总兵珠尔杭阿请勒休致折》，同上书，第484页。

③ 《阅兵防汛拟酌分先后办理片》，《林则徐防·奏稿》中册，第416页。

④ 《甄别湖南州县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74—475页。

兵偶而过误，则加以责革，对长随郑玉背地私开茶室、放债取利、私索替班兵丁规钱等劣行，却失于约束^①。林则徐初到湖广总督任上，情况不明，便给予马辰预保。后来马辰被参，革职回籍，林则徐也连带受到降四级留任的处分^②。

清代盐务，积弊丛生。除淮北改行票盐之外，其他地方仍行纲盐。淮南纲额有十分之六在两湖疏销，达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二十六引，但历年官盐积滞难销，完成不了引额。林则徐究其原因，一是引额过大，超过人口增长所需量；二是私盐侵灌，占去一部分市场；三是银贵钱贱，运商亏本而裹足不前；四是盐课加重，盐本独贵，盐价远高于邻省^③。他深知病源在于纲盐制度，要扭转局面，除堵缉私盐外，需要调整引额，“移食岸于邻封”，减免盐课，“融重课于他省”^④，这不仅超出两湖盐政的职权范围，而且和道光帝维持现行纲法的态度相抵触。林则徐不敢也没有正面提出这一主张，只能在不触动纲法的前提下，从

① 《查复游击马辰被参各款折》，同上书，第553页。

② 《因误保马辰降级留任谢恩折》，同上书，第584页。

③ 《整顿楚省盐务折》，《徐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10—511页。

④ 《鹤峰长乐食盐专配大宁场以免侵越折》，同上书，第585页。

堵缉私盐、搜查夹带入手，整顿盐务。他严饬各属缉私，处置或调换不称职的官吏，堵塞缉私关卡的漏洞，局部调整官盐运销的管理体制，使两湖的缉私大有起色。一年之中，两省所获私盐达到一百余万斤之多。

为使缉私与疏引两不相妨，林则徐奏准变通起获私盐变价分别给赏、充公的办法，将所获私盐变卖之价，先按引盐提课，转解两淮计入引额，然后以所剩盈余，作为给赏、充公之用。这样，“变价可补官课之亏，即获私足抵官销之缺”^①，较好地解决了缉私与疏引的矛盾。鉴于查缉私盐，往往逼使人数众多的穷苦盐贩求生无路，激愤成变，造成社会动乱，林则徐反对“一味严缉”，主张“恩威并用”，许挑卖私盐之穷民，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如是，“肩贩各有生路，庶可化莠为良，而偏僻村庄皆有官盐挑到，不得藉口食私，于销引似有裨益”^②。为裁省浮费，招徕水贩，林则徐改变以往水贩在汉口买盐运销，运到后由地方官汇缴“水程”（通行证）的办法，由水贩将“水程”直接交付

① 《宜将缉获私盐变价按引提课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13页。

② 《整顿楚省盐务折》，同上书，第513页。

盐行送盐局汇缴盐道，以免地方州县胥吏藉端勒索留难。于是，“水贩因此稍霁微利，颇见踊跃买盐”^①。襄阳、宜昌、衡州三处额引不销，以往的做法是官运商盐前往减价售卖，结果是“商本徒亏而邻私仍下能敌”。林则徐将此三处盐价放开，听商人水贩随行就市，官府不得抑价。水贩销路大畅之后，“即有必须官为倡导之处，亦照时价发售，务令盐色纯净，称足味佳，不宜抑勒减价，以至亏本滋弊”。他还咨明两淮，废止官盐减价敌私，由扬商按引捐贴赔垫的做法^②。这些措施，得到道光帝的赞同和两江总督陶澍的合作，迅速取得成效，一年之中，两湖疏销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引，创历年最高纪录。

这一年，地主阶级顽固派学者王夔把鼓吹无限制地发行不兑现纸钞的著作《钞币刍言》，加以修订刊刻，更名为《钱币刍言》，希望“在位之臣”能够为他“入奏九重”^③，由清政府议定施行。他给林则徐写了一封信^④，希望《钱币刍言》能得到林则徐的采纳和奏荐。在信中，他非难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严

① 《整顿楚省鹺务折》，同上书，第 513 页。

② 《整顿楚省鹺务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514 页。

③ 王夔：《钱币刍言自序》。

④ 王夔：《上林制军少穆先生书》，见《钱币刍言续刻》。

禁鸦片、开采银矿、改革漕运、裁减浮费等经济改革措施，夸耀“行钞”的万能，说什么：

“世有言开矿者，夫矿之有无不可必，而骚扰民间，取之有尽，不如行钞之安也。……又或谓裁减浮费，专务节省，然今州县办公竭蹶，节之而无可节，不如行钞之大也。又有谓行海运，可岁省漕费数百万，然粮艘之水手，沿途之短纤，无以为生计，且万一失事，使谁偿之，不如行钞之常也。又有谓严禁鸦片，可岁省出洋银累千万，然闽、广、滇省之人，嗜者十而六、七，未易猝禁，但使行钞，则中国银皆易钞，外洋无所得银而自止，则禁以严刑，不如行钞之要也。”

这些观点，和林则徐历来的主张大相径庭，林则徐当然没有为他“入奏九重”。林则徐答复王夔的书信目前已不可得，我们不清楚林则徐如何申述驳议。不过，据陈池养（字春溟）《慎余书屋文集》，卷一中录有《钞法考证》一篇，自注云：“林少穆尚书见示《出纳官券议》内所载”。林则徐写作《出纳官券议》，时间不详，原书亦佚。但这篇《钞法考证》，说明他确曾研究过历史上行钞的利弊。另从陈池养《上林少穆尚书论行钞书》中说：“敬读议中，设立丝商行钞，

以三十两起数，盖惧钞之不可行，而有此曲折也”^①。可见林则徐是反对王鏊鼓吹无限制地发行纸钞的主张^②，但不反对在某种程度上行钞，作为挽救漏银的一种辅助办法。

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的信念，并不曾发生过动摇。在此期间，他还注意到鸦片泛滥对军队官兵的腐蚀，严禁营兵吸食，决定“嗣后营兵有犯，除该兵丁革退重办外，将该管千把一并斥革严惩；如千把、外委有犯，将该管将备严参重处”^③。同时，根据江苏禁烟的实践经验，继续向民间推广除瘾良方，号召鸦片吸食者戒烟。

但是这个时候，全国的禁烟运动仍处在明禁暗弛的状态。在腐败官吏的默许下，中外鸦片贩子横行

① 见涂庆澜：《莆阳文辑》，卷2。

② 吴松龄在《鸦片战争前五十年间社会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林则徐货币理论的缺陷，是没有对王鏊的行钞论展开批判”（《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2年第2期），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因为林则徐对王鏊行钞论是反对的，虽然由于材料的散佚不能作详细的分析。当然，在社会上展开对王鏊行钞论的公开批判，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由许楣、王茂荫等人进行的，林则徐并没有解决这个任务。

③ 《查明湖南省城营务尚无废弛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440—441页。

无忌，鸦片流毒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查理·义律 (Captain Charles Elliot, 一八〇一——一八七五年) 是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接任为第四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自一八三四年随律劳卑来华的两年间, 他先后充当船务总管、监督处秘书、第三监督、第二监督。清廷展开禁烟政策论争时, 他“日夜期待着不久将接奉来自北京的开禁鸦片贸易的最后命令”^①。上任之时, 许乃济已受到朱嶠等的愤怒批驳, 广东禁烟开始加严, 九名英国鸦片贩子在明令驱逐之列。他一面向广东当局提出“抗议”, 一面向帕麦斯顿报告: “不管实际的禁令是怎样的严厉, 我仍以为鸦片贸易被认为合法是可以盼望的”^②。他极力反对“沉默政策”, 说:

“照我看来, 英王政府所要用以维护和促进这个帝国商业交往的那种和平妥协政策, 在广州五六十名侨商中, 一般是不受欢迎的; 要是想把这种政策的实施靠我来作决定的话, 那么这

① 义律大佐致帕麦斯顿子爵函, 1836 年 10 月 10 日。《中国通信汇编》, 1840 年, 第 138 页。

② 义律大佐致帕麦斯顿子爵函, 1837 年 2 月 2 日。同上书, 第 153 页。

将是我所要作的一件最不得人心的事”^①。

因此，他打破两年来的“沉默状态”，具稟邓廷桢，表示英王已任命他为驻粤“领事”，“总管本国商贾水梢”，要求进驻广州。清廷认为领事与大班仅“名目不同，其为铃束则一”，允其所请。义律遂于一八三七年四月十二日，进驻广州商馆。义律到广州后，声明他的使命“仅限于办理与这个帝国的正常贸易”^②，拒绝执行中国的禁烟法令。他几次向帕麦斯顿写报告，说明英国政府对于鸦片贸易的立场，“发表它本身的意见或采取自己所抉择的路线的时机业已完全成熟”，建议派遣特使，在一支舰队保护下前往舟山，打开与清政府的直接交涉，争取鸦片贸易的合法化^③。

一八三七年十月，邓廷桢奏准实施驱逐英吉利趸船及拿办窑口鸦片走私章程，广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零丁洋到黄埔间的中国“快蟹”走私船被取缔，鸦片价格每况愈下。英国鸦片贩子公然对抗，詹姆斯·因义士（James Innes）带头使用武装快船，闯过虎门炮台的炮火，驶入珠江，把鸦片运到黄埔，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130页。

②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240页。

③ 同上书，第241页。

填补中国走私船被取缔所留下的真空，开辟英国鸦片贩子直航伶仃——黄埔的内河走私航线。“铁头老鼠”查顿（William Jardine，一七八五——一八四三年）叫嚣说：“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派遣更多的武装的欧洲船只到沿海去兜销”。十一月二日，帕麦斯顿接获义律的各项报告后，向英国海军大臣致送备忘录，建议由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Sir Frederick Maitland）率一至数艘军舰前往中国，保护英国的利益。

在义律的支持下，英国鸦片贩子肆无忌惮地进行武装走私，并用重贿买通水师巡船和关口吏胥^①，使鸦片贸易在一八三八年再度兴旺起来。查顿和颠地（Laneelot Pent）曾一度把“公班”土的价格，从每箱三百九十元抬到五百八十元，“札谕之类的装模作样的禁令，只不过被当成一大堆废纸”^②。几十只悬挂英国国旗的欧洲武装快船，公开窜到珠江江面贩

① 广东水师巡船于1832年一度裁撤，1837年复设，由中军副将韩肇庆主持缉私。“肇庆布其属，如蒋大彪、伦朝光、王振高、徐广、梁恩升、保安泰辈，假查为纵，时取趸船数百箱，间自出所得规费易纹银为报功地，肇庆未几而获擢总兵，赏花翎”（《夷氛闻记》卷1，第23页）。

② 詹姆斯·孖地臣致锡兰省长斯图尔特·麦肯齐函，引自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83页。

毒，从虎门到花地，“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了”^①。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的同伙孖地臣（James Matheson，一八〇七——一八八九年）趾高气扬地说：“我们的洋药市场已经经历了一次全盘的‘革命’”^②。对于清政府来说，严禁鸦片与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大问题了。

二十四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林则徐返抵武昌后，立即处理积压的公事，亲审京控案件，为两省三百余名营员亲填军政考语；清理各地友人来书，仅江苏信件就将及百函。

挚友两江总督陶澍六十大寿的日子临近，林则徐在一八三七年十二月十日赋寿诗七律三十首，裱成册页，于十三日“遣捷足赍送金陵”^③，以示祝贺。在寿诗之后，林则徐满怀激情，写了长跋，可以窥见他俩交谊之深：

“曩甲午（一八三四年）秋，则徐在江南闾

① 《中国丛报》，1838年3月号。

② 《怡和档案，私人通信》，詹姆士·孖地臣，1838年1月9日。

引自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83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269页。

中，撰座主曹太傅文正公八十寿诗，体用上下平七律三十首。公见而赏之。则徐因言：‘公之勋业岂在太傅后！他日晋鼎台，登耆耄，亦当持是为寿’。公曰：‘此言可践乎’？笑而颌之。今岁冬仲，值公六十览揆之辰，敬忆前言，不揣舛陋，撰成七律三十章，邮稿致祝，虽瓦奏匏宣，未足揄扬百一，而公华龄方盛，枚卜行膺，所以述景祐而颂蕃厘者，正未有艾。谨以兹言为左券也。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岁旅疆圉作噩长至前十日，台馆后学林则徐识于武昌节署”^①。

在此前后，林则徐长子汝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登舟离开武昌，取道樊城北上。而郑夫人和其他眷属，在弟弟霭霖的陪同下，于十二月十五日来到了武昌^②。林则徐夫妇准备在一八三八年一月五日为长女尘谭完婚，女婿刘齐衔因父母双亡前来入赘。后因齐衔被疟甫愈，改为十三日来署行合卺礼^③。

三月五日，林则徐亲赴贡院，“甄别江汉书院肄

① 原件为陶澍五世孙陶成龙先生藏，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1985年7月第2版，第528页。

② 林则徐：《致郑莹圃书》，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夜于武昌。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272页。

业各生，应试者六百六十二人”^①。以后，他又多次到江汉书院考课。这些书院生徒都是林则徐同年袁铤的学生，袁铤在林则徐到任前已谢世。袁铤子学瀛曾将先父遗著《四书题解》请林则徐作序，林则徐“受而读之，辄悲叹不自胜。顾序未就而学瀛又没，愈可悲矣”。他补作序文，高度评价袁铤主讲江汉书院的教学成就：

“君所为制艺，精思果力，每拈一题，必确有确解名论，而于君国伦常之所系，尤必有奇警之作，使学者有以感发兴起，信乎其为有关世道之文也。而所以训诸生者，一以理法为主，校艺之余，辄抉题蕴以示及门，久之积成一帙。君所得不尽此，而所以训诸生者亦不尽此，而此则教学之轨范也。《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记》曰：‘目巧之室必有奥阼’。此物此志也。……今书院生徒率皆昔时从君请业者，诚能肆力于学，而以身体力行为文，则于君所以谆谆训迪之意，庶乎其不虚也已”^②。

四月，林汝舟在北京参加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十

① 同上，第277页。

② 林则徐：《四书题解序》，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14，“艺文志”。该文写作日期不详，因论述方便，暂植于此。

二名。五月复试，列二等二名；朝考，列第三十七名，登二甲第六名进士。五月二十九日，林则徐送姻翁陆中墅登舟启程赴福建邵武，儿媳陆氏随船归省娘家^①。

正当林则徐有条不紊地处理两湖政事，为长女完婚、长子成进士感到心满意足之际，黄爵滋的奏疏把他的关怀从湖广的局部引到举国注视的禁烟问题上。

六月二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痛切奏陈鸦片耗银于内，漏银于外，渐成病国之忧，“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吁请严塞漏卮，禁绝鸦片。他认为鸦片非不能禁，而是未知其所以禁。历年禁烟，议者纷纭，法令森严，但办法没有一条能够击中要害。比如，“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这是对的，可是查烦员弁，未必都是公正，每年数千余万两的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又如“禁止通商”，似可“拨其贻害之本”，殊不知趸船本不进口，停泊大洋，居为奇货，内地食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那会因禁止通商而停止？再说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285、287、288页。

“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仿佛可以截流，殊不知兴贩、开馆之人，多半和官吏、胥役、兵丁勾联一气，地方官之幕友、家丁，故家大族不肖子弟，无不聚众吸食，岂有不加包庇？他如“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似可抵挡外国鸦片的输入，不使纹银出洋，殊不知内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过瘾，只能为贩烟者搀和洋烟、希图重利大开方便之门而已。可见，“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肃清鸦片流毒，“必先重治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他建议严降谕旨，准给鸦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罪以死论。现任官员逾限吸食，应罪加一等，其子孙不准考试。

黄爵滋的禁烟疏，有人说出于张际亮之手^①，亦有说“实子序、牧庵、龙门三人夜谈翦烛，遂成一稿”^②。不管真相如何，事实是“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③，黄爵滋毅然上陈，无疑是代表主张禁

① 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卷5。这一说法尚可从张际亮《故人》诗：“故人一疏直承明，门客当年独窃名”，和林则徐《哭张亨甫》诗：“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卮”，得到证明。

②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禁烟疏》。

③ 《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68页。

烟的官吏和封建知识分子发言的。它的锋芒直指吸食鸦片、包庇走私、利用禁烟中饱的鸦片利益集团，立即引起朝野的震动。

道光帝面对历年禁烟不见成效，鸦片流毒已经威胁着他的财政来源和统治根基，对黄爵滋的奏陈不能不加以考虑。于是，当即下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①，在清朝最高统治层再次展开禁烟政策的大讨论。道光帝没有公开表示他对黄爵滋折的态度，但他的股肱大臣、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说他是，“早知其言窒碍难行，而欲求善治之法也”^②。这段话，当较符合道光帝的心理状态。

六月十九日，林则徐接到长子林汝舟和各处来信数十封。林汝舟写的第二十六号家信，是在黄爵滋上奏和道光帝降旨的第五天寄出的，估计向他报告了这个重要的消息。四天以后，即二十三日，林则徐接到刑部来文，立即对黄爵滋的奏折加以研究，于二十五、二十六日作折稿，二十八日复奏^③。他支持黄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第36页。

② 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溃痼流毒》卷1。

③ 奏折全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67—571页。时间系据林则徐日记、道光硃批等材料考定的。

爵滋的严禁主张，严正地指出：

“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

又说：“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持其平，而体国者尤宜审时势而权所重”，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重治吸食，又给一年戒烟期限，是“立怵心之法”，“合于大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至与苛法同日而语也”。“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永绝浇风，而此法乃不为赘设”。为此，他提出六条禁烟的具体建议：一，责成州县，尽缴烟具，并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数；二，劝令吸食者自新，并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逐步递加罪名，以杜因循观望；三，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并许限内缴具自首；四，以严于所近的原则，给予官吏失察处分；五，著令地保、牌头、甲长，查收烟土、烟膏、烟具；六，采用熬审之法，审断鸦片吸食者。同时附上《救迷良方》所载多年历试历验的戒烟断瘾丸方、饮方各两种，建议颁布各省，以资疗治。

接着，他又上了一个密片，阐述重治吸食，全面开展禁烟运动的重要性，指出：

“现在既有黄爵滋此奏，奉旨交议，不独率土周知，即诡譎万端之夷人，亦必有内奸为之通信。此议若寝，则从此玩心愈甚，其害更烈于前。故臣愚以为必须中外臣工，并力一心，誓除此害，国家理财大计，此时正一转机也”。

从“理财”的角度，力主严禁鸦片，挽救漏银危机。同时可以采取辅助的办法，“将售卖出洋之茶叶、大黄、湖丝等物，倍蓰其价”，以“重中华之物力，示洋禁之森严”，并“稍偿前此之漏卮”。不过此时，他对英国政府在鸦片贸易中的共谋行为毫无认识，以为“鸦片来由，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不过狡黠市侩，各牟各利，并非有总汇之处，主使之入。是以从前卖于澳门，迨驱之而移泊于黄埔，又驱之而寄碇于零丁洋，何尝不畏法纪”。他和黄爵滋等其他严禁派官吏一样，认定“如果内地无人吸食，谅彼亦即不来”^①。

黄爵滋、林则徐提出“必以重治吸食为先”的方针，是朱硃、许球等人“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主张的具体化，这表明禁烟运动的初期阶段，是以“理财”（挽救漏银）为重点的。

① 《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6页。

林则徐复奏后，考虑到“定议尚需时日，恐民间以为久无消息，或且不必查办，此心稍放，即不可复收”，便与湖南巡抚钱宝琛、护湖北巡抚、布政使张岳崧（字子骏，一七七三—一八四二年）熟商，饬属先访开馆、兴贩之人，严缉务获，一面发布禁烟告示，刻印《救迷良方》，配制断瘾药丸，剴切禁戒吸食；在武昌及汉口镇等处设局，收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果系真心改悔、查无不实不尽者，稟请暂免治罪，并配给药料，俾其服食除瘾，以观后效”^①。七月五日，张际亮从京师来到武昌，入居督署，带来京中的信息，并襄助林则徐筹议相互配合、推动禁烟的办法。这样，名符其实的禁烟运动便首先在湖广地区全面展开了。汉阳县知县郭覲辰首先忠实执行林则徐的命令，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破获贩烟案件多起，拿获和首缴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皆系久用渍油之物，烟斗、杂具俱全”，“就中精致华丽之烟斗，极巧尽饰之式样，不胜枚举”。湖广厉行禁烟后，“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颺，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除官

^① 《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7页。

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①。其中，“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②。严厉的禁烟措施，有效的戒烟方药，使许多形容枯槁、似鬼非人的鸦片吸食者得到了新生。

八月二十七日，汉阳、江夏两县将缴获的一千二百六十四杆烟枪解送武昌总督辕外，林则徐率同两司道府逐一验明，先用刀劈，继用火烧，当众焚毁。“其有余膏残沥者，拌以桐油，再行烧透，将灰投入江心”^③。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认真彻底地焚毁烟枪。

大举焚毁烟枪后，林则徐离开武昌，由汉阳溯襄河上至汉川、沔阳、天门、潜江、荆门、京山、钟祥，查看水势，督防堤工，又从荆江顺流而下，查看江陵、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7页。

② 《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3页。

③ 《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8页。

公安、石首、监利所修土石各工^①。由于处处修防稳固，“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②。途中，他接到报告，武昌、汉口两局又续缴烟枪七百余杆，“省外各属所收亦已陆续禀报，尚未汇计”，又接钱宝琛自湖南来信，“南省收缴烟枪亦有二千三百余杆”^③。九月二十日，林则徐从临湘县上谷港途次发折，向道光帝奏报湖广查禁鸦片情形，强调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又说：

“臣等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无非仰藉圣主德威，务令力回污俗”^④。

二十一日，北风大起，林则徐泊舟于嘉鱼夹。姚椿（字春木，一七七七——八五三年）来见，饷以酒

① 《查勘江汉堤工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5页。参见《林则徐集·日记》，第297—302页。

② 《江汉安澜堤防巩固折》，同上书，第615页。

③ 《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7页。

④ 同上书，第598页。

肴。林则徐延其入幕，姚椿承许中秋后到武昌^①。他从姚椿处得知江苏名医何书田于去冬逝世，并见到墓文，即赋七古一章寄悼，以“欲招黄鹤一凭吊，楚天木落空悲秋”，“岂徒方技足千古，盛业应归文苑中”^②的诗句，表达深厚的怀思。

二十六日，林则徐沿途历勘嘉鱼、蒲圻、咸宁一带沿江堤段后，回到武昌。在此前后，各将军、督抚对黄爵滋折的复奏陆续到达朝廷，共二十九件。其中，对漏银在于鸦片的形势估计，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反对者仅二人。盛京将军宝兴认为：“财之耗，不尽耗于外夷也，户口之众，百倍当年，天地生财，祇有此数，日用饮食之需，一人有一人之用，其势使然也。即出洋之纹银，亦不尽属之鸦片也，闽闽、粤海关，不惟羽呢、钟表近年来者甚多，一切奇巧玩好无所不有，此皆易银之物”^③。贵州巡抚贺长龄的意见略同：“食烟者固不尽资于洋，然则银何以贵，钱何以贱也？盖天下之平久矣，二百年来，生齿日益蕃，费

① 林则徐：《仲秋四日阻风沙洋姚春木（椿）饷以酒肴且枉新诗依韵答谢》，《云左山房诗钞》卷5；《林则徐集·日记》，第302页。

② 《何书田年谱》。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第39页。

用日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也”^①。把银贵钱贱归咎于人口增长、商品交换，曾是清朝统治层中流行的传统看法，以此持论者的减少，反映了鸦片流毒的严重，已经逼使清朝统治集团的大多数人不能闭目罔视了。对于禁烟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无人主张弛禁，实质上分歧很大，以直隶总督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意见针锋相对。主要的争论在两个问题上：

一，要不要变更原有的禁烟法令？

琦善等认为，重兴贩、轻买食的禁烟法令，“本系衡情定法”^②，“为拔本塞源之意”^③，没有必要变更，“实一定而不可易”^④。

林则徐等则认为，“积重之势，非大力莫能回，苟非峻法严刑，令之仍不行，禁之必不止”^⑤，变更原有禁烟法令是“救时之急务”^⑥，若因循不变，“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委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第75页。

② 同上书，卷2，第54页。

③ 同上书，卷3，第63页。

④ 同上书，第83页。

⑤ 同上书，第62页。

⑥ 同上书，卷4，第88页。

无劲旅”^①。

二，要不要先重治吸食？

琦善等提出三大理由加以反对。一曰：吸食者众，诛之不可胜诛。重治吸食，等于“兴率土普天之大狱”^②。二曰：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重治吸食，“未免矫枉过甚”^③，“操之太蹙”^④。三曰：非正本清源之道。重治吸食，是“治流而不澄源”^⑤，“不揣本而仅齐其末”^⑥。

林则徐等则表示赞同，指出：一，“予限一年，并非不教而诛”^⑦，“有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图者，必非人情”^⑧。特别是给予年限，导其自新之路，“名为杀之，而实以生之”^⑨，“合于生道杀民、刑期无刑之

① 同上书，卷3，第69页。

② 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第59页。

④ 同上书，卷3，第65页。

⑤ 《筹办事务始末（道光朝）》卷2，第43页。

⑥ 同上书，卷4，第94页。

⑦ 同上书，卷3，第68页。

⑧ 同上书，卷4，第107页。

⑨ 同上书，卷3，第70页。

义”^①。二，至期不戒，“类皆玩法莠民，无可姑息”^②，“光天化日之下，安容此等冥顽，虚糜财用”^③。三，以重治吸食为先，并非不治开馆、兴贩，而是一体加重，决不许放纵贩毒。

反对先重治吸食的有二十一人（满十三人，汉八人），支持的仅八人（汉六人，满二人）。反对者中，有的打着维护“祖宗成法”的旗号，反对变更原有的禁烟政策^④；有的赞成变更，只是禁烟方法不同。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先后颁布、修订了多次禁烟律例，刑名愈来愈严，但从实质上看，整个禁烟政策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变，这就是“详内而略外”，“重兴贩而轻买食”。“详内而略外”，是严于律

① 同上书，卷4，第88页。

② 同上书，卷3，第62页。

③ 同上书，卷4，第106页。

④ 琦善复奏禁烟有两个折本，《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所收的折本较为缓和；《溃痈流毒》所收的折本措词激烈，但外人曾加引用，自非赆品。在后一个折本里，琦善主张“大张晓谕，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洋商无所用其出结，窑口无所用其搬运护送，内地已入之烟土，并不必缉捕销毁，吸食者一面戒烟，一年半载，知烟不续来，贩卖者另寻别业，吸食者尽保残躯，如是则从容不迫，而天下皆安居乐业，此则抚亿兆以仁，而正本清源之道，皆在其内”（《鸦片战争》第1册，第496页）。

己，先治己而后治人，用意何尝不善？但不可否认其中有天朝怀柔外邦、不责远人的盲目自大思想在作祟。相信外国鸦片贩子会因中国禁毒甘愿放弃巨额暴利，改辙更张，使鸦片来源不禁自绝，则显然是对外情一无所知所致。“重兴贩而轻买食”，在量刑上、情理上可谓公正持平，但相信重治兴贩可使吸食不禁自绝，也只是欺人之谈。因为忽略或故意回避贪污受贿（受贿者有的本身也是吸食者）这一鸦片泛滥的重要关节，重治兴贩只是动听的高调。不论立法者的主观意图如何，禁烟律例尽管屡经补充修改，条文复杂烦琐，却留下十分明显的漏洞。外国鸦片贩子逍遥法外，清朝执法者得赃受贿，显然是充分利用和扩大了禁烟政策的这些弊端。

维护“祖宗成法”，反对变更禁烟政策的封疆大吏，即使是拥护禁烟，又维护法统，这种主张的社会效果，必然是维持明禁暗弛的局面。

黄爵滋的先重治吸食论是对“重兴贩而轻买食”的反正，作为实施严禁的突破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有片面性。主要的是忽视了“详内而略外”的弊端，把鸦片入口与鸦片流毒的关系倒置。反对者之多，客观上与先重治吸食论的缺陷有关。实际上，赞成者也对先重治吸食论提出修正的方案。

这场大讨论，暴露了清朝统治高层内部对禁烟

问题的思想混乱和步调不一。

林则徐接阅邸抄，对禁烟运动的前途深为担忧。他针对反对者的议论和道光帝举棋不定的心理，于十月初再次上了一本折片，尖锐地指出：

“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①！

衙门中的吸食者都是力能包庇贩卖之人，众议难齐的秘密，在于不愿触动这批执法犯法者的利益！同时，他特别强调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的祸害，比之“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在折片的末尾，林则徐清道光帝以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利益为重，衡量利害得失，早下严禁的决心：

①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00页。

“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①。

在这里，林则徐不仅重申了禁烟对挽救漏银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民族存亡续绝的问题。让鸦片流毒继续发展下去，整个民族的精神和体质都要被摧毁，养活亿万人民的财源就会枯竭，数十年后，民贫国弱，无兵无饷，那里谈得上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

道光帝陆续接到各地将军、督抚的复奏，虽然也接二连三地重申禁烟，但对黄爵滋的严禁办法却未置可否。九月七日，他降旨将步军统领衙门拿获之吸烟职官革职，贩卖人交刑部审讯，表示“吸食鸦片，

^① 同上书，第601页。

例有明禁，官民蹈此恶习，已属戡法。至于开馆引诱，设局营私，尤为可恶”，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毋稍疏纵”，并令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飭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①。九日，谕令邓廷桢整饬广东弁兵，“将备兵丁内，必有吸食鸦片者，尤当随时惩治，万勿姑息”^②。十六日，令琦善严密查拿天津夹带烟土的洋船、铺户^③。十月五日，奖励收缴烟具有功的汉阳县知县郭觐辰。二十三日，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研究各直省将军、督抚奏到的禁烟意见，“穆彰阿系大学士、军机大臣，现虽穿孝，著一并会议”^④。二十五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⑤。二十八日，下令将许乃济“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⑥。这一系列有关禁烟

① 《清宣宗实录》，道光十八年七月戊午条。

② 同上书，同年七月庚申条。

③ 同上书，同年七月丁卯条。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第124页。

⑤ 同上书，第125页。

⑥ 同上书，第125页。

的谕令中，均未议及重治吸食罪名，他表示要等到由穆彰阿主持的大学士等会议奏定，才“折衷画一，颁发遵行”。但他的三令五申，总算使禁烟开始在各地见之实施。

十一月九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关于天津查获大宗烟土烟犯的奏报，从留恋鸦片利益的迷梦中幡然醒悟，看到了滔滔毒流引起财匮兵弱的可怕前景。他权衡利害得失，不能不舍去鸦片利益，求清朝的长治久安。这才下了打破明禁暗弛局面的决心，并下令宣召林则徐来京商议办法。

林则徐上奏以后，继续在湖广厉行禁烟，并取得成效。十月二十七日，他在武昌校场，同湖北巡抚伍长华率属查验搜缴的鸦片烟枪一千七百五十四杆，并烟斗烟具，“俱槌碎焚毁”，又秤验所获烟土、烟膏共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八两，“江夏获者先投江心，汉阳获者暂贮藩库”^①。后来，他在答复刘建韶询问湖广查拿鸦片一事的信中，也说：

“弟在楚所获烟土烟膏，已奏者一万二千余两，未奏者亦有此数。收枪已数千杆，尚在查缴”^②。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05页。

②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新乡。

在信中，他还专门讲到推广戒烟断瘾药方的情况：“其方先配各料，均已有验，近日又有人配一方，既食之后，闻烟便臭，吸之便呕，似觉更灵。……至白梅一方，弟向亦闻之，关中虽无此物，可作信回闽寄来也。弟又闻杨桃花景好，一食之后，不能再吸鸦片，不知确否？此花闽、粤亦有，但恐难寄耳”。可见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并为此钻研医理，发掘民间药方，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确比其他禁烟官更高出一筹。比喻形容重治吸食是“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显然是恶意的诽谤和无耻的攻击。

湖广禁烟运动雷厉风行地展开以后，林则徐对鸦片流毒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在审理案件中发现：

“凡各省之贩鸦片者，不曰买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夹带而来也。吸鸦片者，不曰传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引诱所致也”^①。

这使他看到了断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不过，他还来不及向道光帝奏陈这方面的意见，十一月二十三日，便接到宣召进京的命令。“幕府重闻鼓角声，九重高

^① 《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林则徐·公牍》，第52页。

望不胜情，重臣报国心原瘁，圣主忧时事可争”^①。二十七日，林则徐从武昌起身北行，踏上为国家民族争命的历程。

二十五

林则徐北行赴京期间，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广东接连破获了开设窑口、囤贩鸦片的冯得圃等犯，福建先后拿获出洋贩卖烟土的施猴等犯，云南开始严禁种植罂粟，惩办吸食鸦片的官吏，奉天（辽宁）也加紧查办鸦片兴贩者。天津继十一月五日在大沽一带洋船上，捕获烟贩邓然等犯，起出鸦片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之后，又查获烟犯数起，烟土三千三百余两^②。虽然禁烟还没有超出官府查拿的范围，许多鸦片罪犯依然逍遥法外，但它预示着严厉禁烟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在广东，人民的禁烟斗争正在走向高潮。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渔民，多次驾驶渔船，在龙穴岛、万顷沙附近海面，纵火烧毁快蟹船，称为“蒸大蟹”。他们

① 张际亮：《余五月来汉口得少穆先生留寓节屠八月乃于役安襄比归再入署则先生已入都矣感念之余辄复成咏》，《张亨甫全集》诗集卷 24。

② 详见《清宣宗实录》，道光十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各条。

经常假装售卖食物，拢上零丁洋上的趸船，群起攻打，谓之“作（打）鬼趸”。东莞县囤烟巢穴广济圩附近的农民，也自发行动起来，捣毁鸦片烟馆，还缉拿烟贩，拉到广济桥头，挂上烟具、黄牌“摆卦”（示众）^①。外国鸦片的交货，“从八月间受到限制之后，逐月呆滞；经纪人们被逮捕而处刑，并有许多逃避了；在沿岸的销售锐减，在广州和它的附近，据说被查缉到很多”^②。十二月三日下午，广州官弁巡役在十三行商馆前的茶艇中，查获义和行伙役刘亚英、陈亚喜夹带英国鸦片贩子因义士的鸦片两箱共计二百零三斤，邓廷桢下令驱逐因义士和有装运鸦片嫌疑的美国商船“托马斯·珀金斯”号（Thomas Perkins），并暂停贸易。十二日中午，广州官吏将九月七日、八日破获的三十一名贩烟团伙的首犯何老近^③，在十三行商馆广场处绞正法。住在商馆的外国商人、水手妄加阻挠，并捣毁刑场。广州群众近万人遂自发包围商馆，推倒围墙，拆毁栏栅，击破窗户、

① 何伯孙：《虎门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8章，第33节。

③ 邓廷桢奏，收入《鸦片文录》手抄本，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233/180，第46号。按：有些论著据外文将何老近回译为何老金，误。

大门。义律于当天黄昏从黄埔赶到商馆，策划对策。十四日，“各国商人公所”（即外侨商会）以在商馆广场行刑侵犯了外国居民的使用权为由，向邓廷桢提出“抗议”。十六日，邓廷桢态度鲜明地加以拒绝，表示商馆广场是天朝领土，今后要继续在那里对破坏禁烟法令的罪犯执刑，若再加阻拦，定将严行驱逐。同日，因义士被逐到澳门。义律见继续从事内河鸦片走私将危及整个鸦片贸易，而且使“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全体女王陛下臣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面临直接而紧迫的危险”，遂于十八日发出公告，命令所有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船只三天内驶出虎门之外。英国鸦片船只退出内河后，邓廷桢于月底宣布重开贸易。

十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北上途中，由直隶省城保定来到安肃县。琦善从北京赶来，两人在城外行馆“谈至夜分而别”^①。这次谈话内容，林则徐在日记中略而不记，据桂超万回忆：“余丙申（一八三六年）夏至畿辅，大帅（琦善）闻余需次苏门，为林文忠所赏，已心忌之。戊戌（一八三八年）两帅遇于安肃，文忠不知其恶己也，为竟夕之谈，称余有经济才，可大用，彼忌之益甚。……语人曰：属下有贤能，我岂不知，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14页。

待他人来告耶”^①？两人在用人问题上的看法相左。又据《蓉城闲话》所载，时琦善“嘱文忠无后边衅”，即用禁烟会引起边衅影响林则徐改变力主严禁的态度。“文忠漫应之”，委婉地加以拒绝。这一迹象表明，严禁主张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面临重重的阻力。

二十六日，林则徐抵京。第二天起，道光帝接连在八天中召见林则徐八次，商议禁烟大计。林则徐在日记中记载召对情形：

二十七日，“入内递折。卯刻第一起召见，命上毡垫，垂问至三刻有余”。

二十八日，“第四起召见，约有两刻”。

二十九日，“第六起召见，亦有两刻。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

三十日，“寅刻骑马进内，递折谢恩。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

三十一日，“卯刻肩舆入内，第四起召见，约三刻有余。旋奉谕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此’。回寓后，又作谢恩折”。

一八三九年一月一日，“寅刻肩舆入内，递

^① 桂超万：《宦游纪略》卷4。

折，第七起召见，约有三刻。出赴军机处领出钦差大臣关防”，满汉篆文各六字，系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回寓封存”。

二日，“卯刻肩舆入内，第五起召见，约两刻零。”

三日，“卯刻肩舆入内，第六起召见，约有三刻，谕令即于是日跪安。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次，皆上毡垫”^①。

道光帝如此隆信、眷顾他的臣工，确是“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②。究竟林则徐提什么禁烟方略，博得道光帝的信任，托以全权查禁鸦片的重寄？道光帝决策后，向林则徐面授什么机宜？史无明载。但从林则徐后来的奏折和书信中，还可以看到其中的部分内容。下列三条，都是围绕断绝鸦片来源问题的：

一，林则徐说：“侍戍冬在京被命，……维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恐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15—316页。谢恩折，见《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第1—2页。

② 《鸦片战争》第1册，第314页。

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①。又说：“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②。可见当时，林则徐向道光帝提到了断绝鸦片来源可能会引起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和反禁烟者借此阻挠破坏禁烟的问题，恳请道光帝不要为引起“边衅”的流言蜚语所动，允许他做好严防外敌侵扰的准备。这一条，实际上是林则徐对琦善“无后边衅”谬论的回击，并且得到道光帝的支持，授予兵部尚书衔和节制广东水师的大权。不过，他们（包括琦善在内）对“边衅”的估计还仅仅是历史上有过的几只兵船的局部性的窜犯，没有预料到发生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的战争。他们对外国情况都不了解，特别是道光帝以为“外夷不堪一击”，示以兵威是为了“慑服”敌人，并没有大打的思想准备。

二，林则徐说：“来教又以查办鸦片，关税不免暂绌，此一节弟先已面奏，已蒙宵旰鉴原”^③。在答龚

①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见《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8。

②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于兰州，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卷1。

③ 林则徐：《致莲友书》，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于虎门。

自珍书中亦云：“答难之第二义，则近日已略陈梗概矣”^①。龚自珍的答难第二义，是驳斥关吏所谓“税将绌”的刁难，指出关税暂绌是必然的现象，禁烟之后，关税一定会更加丰盈，因而主张“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②的。可见当时，林则徐当面向道光帝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道光帝的理解。

三，林则徐说：“上年在京陛见，面奏禁止鸦片一事，拟颁发檄谕，晓示外夷”^③。也就是当时他建议向贩卖鸦片的有关外国发出照会，要他们禁止种植、制造和贩卖鸦片。道光帝同意他到粤后，与邓廷桢酌商，草拟底稿，奏请训示。

至于国内禁烟问题，他们一定也研讨过。由于史料的阙如，已经无法知道详细的内容了。不过，林则徐力主对鸦片吸食者、开馆、贩卖者一体加重罪名，

①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于离京南下途次，《龚自珍全集》，第171页。原作“冬至后十日”，即十一月十六日，那时林则徐尚未出都，疑为“小寒”节气的笔误或刊误。

②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第170页。

③ 《拟具照会英王底稿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63—664页。

是可以肯定的^①。而道光帝则“发下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给事中黄乐之、御史袁玉麟、周春祺条奏广东鸦片等事原折四件，飭带到粤分别查办”^②，并授予右都御史衔、便宜行事的权力。

从上述情形判断，林则徐的禁烟思想经过湖广禁烟和鸦片论战的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禁烟的重点从重治吸食转移到断绝鸦片来源，这就标志着以民族自救为宗旨的禁烟运动，向着反抗外国鸦片侵略的方向转变。至于道光帝接受林则徐的主张，是希望依靠林则徐办事的细密精干，“一劳永逸”地消除鸦片的隐患，解决清朝的财政危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想“一劳永逸”，无非是盲目乐观。所以，当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的禁烟决心便发生动摇，对林则徐的倚信显起变化，甚至于把自己信誓旦旦的诺言置诸脑后，蛮横指责，多方肘掣，致使禁烟运动失败。但在当时，不管道光帝的主观愿望如何，他敢于付以林则徐钦差大臣的全权，使长期以来

① 这点，龚自珍在赠序中列为“决定义”，林则徐在答书中表示赞赏，说明他对这方面的看法没有改变。

② 《已革弓役谭升等起意兴贩鸦片得贿纵放案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33页。

有名无实的禁烟变为实际的行动，是一个明智的决断，这是必须肯定的。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鸦片贩卖集团、受贿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连奸诈老成、饱有官场经验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也沉不住气，“为之动色”^①了。这股极端糜烂腐朽的势力在清朝统治集团中握有大权，绝不会因此而罢休。他们之所以在朝廷上缄默不言，只因不敢冒犯道光帝的“圣衷宸断”。罢朝之后，他们则对林则徐面动难色，口吐危言，“有忌阻之者”^②。因此，当时朝野的一些有识之士，很为林则徐的前程担忧。林则徐心里也十分明白，这次使命非同寻常，“乃蹈汤火”^③，“入于坎窞”^④，“身蹈危机”^⑤。但是，为了塞中国大患之源，除奸拯溺，免毒流于四海，他

① 《鸦片战争》第1册，第314页。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③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④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于广州，《鸦片战争》第2册，第570页。

⑤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于兰州。

决心“竭其愚悃”^①，“寘祸福荣辱于度外”^②。

一月三日以后，林则徐接连几天向师友故人拜别。同时，根据杨殿邦等折对英国贩毒首犯查顿的揭露，“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③。他的挚友、时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慨然赠《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强调必须禁绝鸦片，取食者、贩者、造者置之重典，随以重兵，修整火器，回击外国侵略者的挑衅，对僚吏、幕言、游客、商估、绅士和儒生中的“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宜杀一儆百”，不能手软。还语重心长地说：“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他热诚地期望林则徐胜利地完成使命，“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龚自珍还打算追随林则徐南下，投身反对鸦片侵略的斗争。林则徐对龚自珍的爱国热忱和深切激励十分感动，由于“刻无暇晷”，他

①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于广州，《鸦片战争》第2册，第570页。

②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③ 《英国烟贩及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7页。

们只会过一次面，“一聆清诲，未罄积怀”。切身的经历使林则徐明白，破坏禁烟的势力比龚自珍指出的还要强大。他不忍故人面对汤火之役，以“事势有难言者”，托同乡友人、户部主事林扬祖（字岵瞻）向龚自珍婉言劝阻^①。

出京前夕，林则徐拜别他的座师沈维鏊。时沈维鏊以耳疾免工部侍郎职，留京养病，对林则徐使粤十分关注。林则徐袒露襟怀，表示决心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两人相顾而涕下^②。

一月八日，林则徐启用钦差大臣关防，辞别故人，出新仪门南下。他从良乡县发出传牌，表示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所雇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命令沿途州县、驿

① 林则徐：《答龚定庵书》，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二于出京途次。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站官吏准此办理^①。这道传牌，体现了林则徐不同于贪官污吏的正派作风和严肃态度。

一月十六日，林则徐在车轿里仔细研究了龚自珍的十项建议，写信报谢龚自珍的赠文，称赞龚自珍“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并指出龚自珍建议的旁义之第三，即“火器宜讲求”；答难义之第三，即“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均可入决定义，表示要毫不妥协地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他对禁烟征途上的艰难险阻作了充分的估计：“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曷能已已”。他感谢龚自珍的激励，深怀激情地表示：

“归墟一义，足坚我心，虽不才，曷敢不勉”！^②

这封答书，展现了林则徐奔赴广东时的内心世界，闪烁着为国家民族争命而不畏艰险的崇高爱国气节。

① 《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林则徐集·公牍》，第46页。

② 林则徐在信中对龚自珍提出的旁义第二，即“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没有表示态度。从他后来坚主发展中外正当贸易来看，显然是不同意的。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而是扫除烟氛，为民族除害的宣言。”

林则徐取道直隶、山东、安徽、江西，水陆兼程，前赴广东。一路上，他注意调查广东鸦片流毒情形，“官绅来谒者，苟有一得，皆谘询而籍之”^①。路过安徽舒城县时，他访知引疾告退的前六安州牧田溥，一八三五年任广东香山县令，“曾缉获鸦片万数千斤，特约其至此一谈，渠应招而来，是晚即与共饭，谈至子刻别去”^②。林则徐考虑到“初次到粤，人地生疏，一切洋务、夷务不得不先遣一两人密行查访”。他想起旧属、湖南抚标游击马辰，是安徽怀宁县人，一八三八年因失察家丁私受替班兵丁规钱，被革职回籍，自己亦因预保过马辰，受过降四级留任的处分^③。他认为马辰“素谙武备”，“精力甚强”，废置不用十分可惜，便决定自行付给马辰盘缠食用，派其“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④。他还记起湖北严查鸦片时，曾派汉阳县丞彭凤池缉犯到粤，尚未销差回楚。他认为此

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22页。

③ 《因误保马辰降级留任谢恩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84页。

④ 《遣用废员马辰及汉阳县县丞彭凤池片》，同上书，第706页。

人“廉明勤干，且籍隶广东，于土俗方言本皆谙晓”，当即修书令其暂缓回楚，留在广州“就近代查鸦片根株”^①。他对其他地区禁烟运动的形势也极为关注。途中寄酬江苏友人的诗中云：

竭来衔命驾锋车，要与愚氓洗鴆毒。
欲挽颓波力恐微，试想燎原害诚酷。
三吴此事近如何，问公能否回污俗^②？

当时民间对林则徐的奉命禁烟欣喜若狂，辗转相告，竟有“讹传为出师者”。林则徐为民气的高涨所激动，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

眼看时事息肩难，欲挽颓波酌猛宽。
……
苍生果自防泉毒，丹笔奚劳触豸冠？
凭仗儒宗主风教，请纾筹策逮粗官^③。

一月二十一日，钦差大臣赴粤查禁鸦片的消息

① 《遣用废员马辰及汉阳县县丞彭凤池片》，同上书，第706页。

② 《寄酬吴棣华前辈》，《云左山房诗钞》卷5。

③ 《酬吴淪斋侍郎（其浚）》，同上书，卷5。

传到广州，就像晴天霹雳，叫中外鸦片犯们目瞪口呆，恐慌万状。邓廷桢感到非常兴奋。他出任两广总督几及三年，截获出洋纹银案件多起，但漏银的局势有如江河直下，不可止遏。从自己的经历中，他深深体会到弛禁或维持现状均无济于大局。在接到道光帝的谕旨后，他立即表示要与各省督抚“各扫疮痍，共培元气”，做到“普天率土处皆缉私之人，日日申禁烟之令”^①。他会同广东巡抚怡良（字悦亭，一七九一——一八五七年）、水师提督关天培，着手在广东截流断源，共挽狂澜。他们调遣了大鹏营和香山协二标水师，轮流在零丁洋上堵截追拿鸦片犯，并檄令碣石、南澳临海二镇水师，加意巡防，一遇外国鸦片走私船驶入，立加驱逐。邓廷桢还和关天培一起，赴虎门周览形势，筹划防范，向道光帝提议：在虎门武山（即南山，今威远岛）与横挡之间的江面，增设两道木排铁链，防备外国船舰闯入，肇事生非。他们在广州内外，破获了私开窑口案件一百四十一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烟枪一万一百五十八杆^②。

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来到江西新淦县仁和塘，接到邓廷桢、怡良等人的来信。邓廷桢在信中表示，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第137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第134页。

愿和林则徐“协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并发誓“所不同心者，有如海”^①。粤海关监督豫基（字厚庵）的幕僚郭桂船，是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赏识的名士，此时他也附书欢迎。在信中，郭桂船特地介绍了当时在广州越华书院任监院的梁廷枏。梁廷枏是一个热心抵抗外侮并留意时务的爱国士大夫，曾应聘总修《粤海关志》。在海防书局时，“所有诸国稟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营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皆有录存图绘”^②。“亦曾采集海外旧闻及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详著于编”^③。林则徐官杭嘉湖道时，曾读过梁氏所著书，钦佩他的才学。经过郭桂船的介绍，他更是渴望和梁廷枏晤谈^④。在江西途中，林则徐拜访了包世臣等名士，接见了在广东有八载生涯的门生张浦云等人^⑤。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林则徐获得大量具体的感性材料，掌握了一批贩毒、贿纵犯的

① 林则徐：《又和见怀原韵》，“感公海水誓”句自注，《云左山房诗钞》卷7。陈世熔：《长律一百韵》，“同心如白水”句注：“邓公遣书曰：所不与同心者，有如白水”，见《求志居诗集》。

②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第18页。

③ 梁廷枏：《合省国说序》，见《海国四说》。

④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第18页。

⑤ 《林则徐集·日记》，第326、329页。

姓名、住址和罪状。

二十四日，林则徐自泰和县下了一道密拿汉奸的命令，责成广东布、按两司速即派员改装易服，分投查探，出其不意地拘拿所开最要各项人犯王振高等十七名，随即讯取供情，听候解送行辕飭审，不得一名远颺；确查再拿次要人犯苏光等四十名，先查缓拿武弁中包揽最甚之人犯蒋大彪等五名^①。

广东鸦片贩子本来凶焰嚣张，在邓廷桢采取严禁之后，竟捏编歌诗贴在督署的壁上，恶加诽谤说：“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②。现在听到林则徐行将到粤，具单捕人，不少人闻风逃窜。鸦片吸食者“无不私探罪名轻重，与（禁烟）新例是否颁行”^③。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仓皇请牌，于一月二十六日离粤，溜回本国，而另一大鸦片贩子颠地则徘徊省澳之间，以观气候。三月五日、六日，英、美鸦片趸船二十二只，为了暂避锋芒，也

① 《密拿汉奸札稿》，《林则徐集·公牍》，第47页。

② 宾汉（Bingham J. Elliot）《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4页。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第24页。

③ 《英国烟贩及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7页。

从零丁洋开到丫洲洋停泊。

大规模的缉捕开始了。查缉的兵丁夜里逐户搜查，先后捕获吸毒贩毒人犯二千多名，查顿心有余悸地说：已经“看不见一支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了，……没有一个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①。二月一日，十三行商馆的后门均被堵室。三日，一艘装有一百三十箱鸦片的“阿特兰”号（Attaran）在澳门西侧数海里的南澎岛附近“失踪”。八日，义律报告说：“鸦片贸易的停滞仍在延续，通货的冻结已引起巨大普遍的困窘”^②。二十六日，广州官吏在十三行商馆前的十字街头，对烟贩冯亚根执行绞刑。外国鸦片贩子恼羞成怒，从商馆广场的旗杆上降下国旗，以示“抗议”^③。

① 怡和档案，私人通信，威廉·查顿，1839年1月11日。引自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83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30，义律致帕麦斯顿，1839年2月8日于广州。

③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3页。

第七章

“春雷歟破零丁穴”

二十六

一八三九年三月四日，林则徐过梅岭，入广东。当晚从南雄州城外登舟，连日昼夜兼行，经韶关、英德、清远、三水、黄鼎、佛山、花地，于十日抵达目的地广州。官舟泊靠天字码头后，他在沿江两岸观睹的民众寂静肃穆的气氛中从容登岸，在接官亭和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堃等文武官员见面。当时在商馆前面江中一条双桅帆船上观看了这一情景的美国人威廉·亨德（W. C. Hunter）描述说：“他具有庄严的风度，表情略为严肃而坚决，身材肥大，须黑而浓，并有长髯，年龄约六十多”^①。其实，林则徐这年才五十五岁。

^① 威廉·亨德（William C. Hunter）：《广州番鬼录》，第136页。

三月的广州，一派明媚春光，“天甚热，穿夹衣犹出汗”^①。这与途经江西境内遍地雪积的情景，迥然相反。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堃等会昭后，知道“节次拿获鸦片烟犯，水陆交严，群情颇为警动，迨闻特派查办之旨，声威所被，震慑民夷”。他深深地感觉到查禁鸦片的形势，已和气候变换一样，由冷变热了。他信心倍增，立即札飭外海水师，确查退泊丫洲洋一带外国鸦片趸船的行踪，以便“乘势尽行驱逐，以为清源之计”^②。

第二天，林则徐下令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门口，悬挂两张告示，宣布：“所有随从人等，不许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之书吏，即于公馆内给予伙食，不准借端出入；凡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③。“所有民间词讼，除实系事关海口应收阅核批外，其与海口事件无关者，一概不应准理，毋得混行投递。至应收之呈，亦应俟到省数日后，择期牌示放告”^④。他和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堃在寓所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33页。

② 《报告抵粤日期并体察洋面堵截趸船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6页。

③ 《关防示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0页。

④ 《收呈示稿》，同上。

里商议禁烟大事，并检阅图志，互相讲求各处岛澳、口门形势，决定水师除跟踪鸦片趸船外，“杜绝售私之劲，实属刻不容松”；准备旬日之间，与关天培一起乘舟周览虎门、澳门等处海口形势；驱逐趸船应手之后，再往东路察看机宜。对于鸦片吸食者，林则徐力主严办，在十二日奏报抵粤体察情形的折片中，他请求道光帝“圣明乾断，严例早颁”，说：

“如果定论死之例，而宽一年之期，即吸食莫多于广东，而以臣察看情形，亦可保限外无人罹法。若宽而生玩，则不惟未戒者不戒，即已戒者亦必复食，稍纵即逝，恐不可挽”^①。

为了通计熟筹拔本塞源之法，林则徐注意调查研究，摸索鸦片流毒的症结，“详考禁令，访悉近年情事，与夷商轻藐所由来”^②。他接见文武官员、友人、旧属、同乡，了解鸦片流毒情形；雇用两个长期在商馆为外商烹调的厨子到行辕内备办伙食^③，就近询查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踪迹。郭桂船献上梁廷枏从海防书局档案文书中摘录的有关海关大事的资料后，

① 《英国烟贩及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7—628页。

②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第18页。

③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7页。

林则徐不仅细心研读，还到邻舍梁廷枏住处商讨，“谈极畅”^①。

林则徐发现自己对外国情况缺乏了解，便决定搜集广州、澳门外国人出版的新闻纸，如《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又译《澳门新闻纸》、《澳门新闻录》，每逢星期六出版）、《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又译《澳门杂录》、《澳门纪事报》，原为双周刊，后改为周刊，每逢星期四出版）、《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又译《澳门月报》，月刊），以及英文书籍，包括商业情报和传教小册子，物色聘用善译人才，选择译出呈报，“借以探访夷情”^②。据外国人的记载，最初的翻译班子有如下三人：

（一）亚孟。早年在印度塞兰普尔一所教会学校受教育，是英浸会牧师马什曼的学生。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孟加拉人。毕业后，曾协助马什曼牧师用中文圣经传教。一八二九——一八三一年间，从塞兰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第18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二月于广州。林则徐组织翻译西报，英人宾汉称在虎门验收缴烟之时，但据本信中云：“新闻纸零星译出，前本散漫，兹令抄齐统订数本”，应始于到达广州后不久。详见拙文《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普尔回到广州^①。

(二) 小德，即袁德辉。原籍四川，十来岁在槟榔屿罗马天主教学校读书，学拉丁文。一八二五年，到马六甲英华书院读书，学习英文。和他同窗十六个月的同学、美国人威廉·亨德，称他熟识拉丁文，会说一口中国官话，能写一手好字，英语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一八二七年秋，袁德辉从马六甲回到广州。一八二九年底，经亨德向伍浩官推荐，受聘北京理藩院当通译。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三八年，两度到广州收集西方书籍。“一八三九年当钦差大臣林到达广州时，人们看到他在随员班中”^②。

(三) 亚林，即林阿适。一八二二年到美国康涅狄格州康华尔一所基督教会学校读书，一八二四年转学费拉德尔菲亚的另一个学校。一八二五年从美国回到广州，曾在外国商行里教职工的英语^③。

林则徐认真阅读翻译的资料，同时也向他们征

① 神治文日记，1840年5月1日。彼得·沃德·费伊(Peter Ward Fay):《鸦片战争，1840—1842》，第160页。

② 威廉·亨德(William C. Hunter):《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73—276页。

③ 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中国的新闻期刊，1800—1912》，第31页。

询意见，学习一些英语和葡萄牙语的词汇^①。

三月十七日，林则徐“在寓中传讯通事蔡懋等，至晚始罢”^②。“目的是查对已登记过的商馆侨民，是否仍在该处做鸦片生意”^③。林则徐提的问题很“深刻，切中要害”，“他了解情况之广之细，往往令众人吃惊”^④。

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林则徐对于鸦片来源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看出广东鸦片兴贩、吸食之多，皆由外国鸦片贩子“卖烟而起”，他们“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⑤。在这一认识的基础

① “有一次他问一位翻译：‘颠地先生和查顿先生哪一个是最大的鸦片商？查顿先生值300万元，对吗？’翻译回答：‘不，可能还要多100万’”。见怡和洋行档案，广州553，马地臣致查顿函，1839年5月1日。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陈德培编辑的《洋事杂录》（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中，有月份、数字、外币、驻粤领事及其姓名和有关词语的英语译者的记录，是林则徐学外语的明证。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33页。

③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02—103页。

④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徐梅芬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37页。

⑤ 《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5页。

上，他把“必先重治吸食”的禁烟方针，更正为“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①。

为了断绝鸦片，“必须将其趸船鸦片销除净尽”，因为鸦片趸船驶离零丁洋，“非特不肯抛弃大洋，亦必不肯带回本国，即使逐出老万山之外，不过暂避一时，而不久复来，终非了局”^②。但是，派遣师船追捕，“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密商后，认定鸦片贩子多半还在广州，可以用“喻以理而怵以威”的办法，逼他们交出趸船囤积的鸦片。

三月十八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突然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里，传见十三行洋商。

十三行，是清朝政府指定的经营对外贸易的“外洋行”的统称，此时实际上仅存十一家，即伍绍荣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德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元昌的孚泰行，容有光的安昌行。其中，怡和行洋商

① 《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8页。

② 《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8、629页。

伍绍荣、广利行洋商卢继光是“总商”。这些洋商，有的或暗中帮助外商贩卖鸦片，走漏白银，或勾通幕佐，刺探消息，或知情不报，匿不举发。钦差大臣的传讯，使他们顿觉灾祸临头，个个心惊胆战，恐惧非常。

林则徐早已探明洋商的底细，怒不可遏。他当面斥责洋商一贯混行出结，保其外商进口船只并无携带鸦片，有同梦呓！明知鸦片卸在零丁洋上之趸船，“是则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为外国鸦片贩子销售鸦片效劳的人，如写书之字馆，持单之缆头，朝夕上下洋楼，洋商假装不闻不见，匿不举发，“谓非暗立股份，其谁信之”？与海关书吏串通作案，帮助外商偷漏白银，“可见以货易货四字，竟是全谎”！他发下预先写好的历数洋商罪状的谕帖一件，要他们回去“立即逐一据实供明，以凭按律核办”^①。并发给伍绍荣等勒令外商缴烟具结的谕帖一件，速往商馆传谕外商，限三日内取结禀复。

传说，林则徐大义凛然的批斥，公堂上庄严紧张的气氛，连老谋深算的伍绍荣都感到难以幸免，狠下心，自陈：“愿以家资报效”，妄图行巨贿解脱。林则

^① 《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6、57页。

徐对此更为愤怒，曰：“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①！将伍绍荣等斥退。为了防止事出意外，林则徐又“密派兵役”，到商馆周围“暗设防维”^②，监视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

洋商匆匆赶回十三行公所传见外商，由通事用英语解译，宣布林则徐的谕令。林则徐在谕令中，严正指出，鸦片走私“骗人财而害人命”，外国鸦片贩子“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责令他们将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出，并填写英、汉两种文字的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如遵令在三日内禀复，许以奏请皇帝免治既往之罪，酌请赏犒。以后再犯，即应遵照新例，一律从重惩创。他严肃表示禁毒的决心：“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还警告说：

“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

① 广东《东莞县志》，《逸事余录》。

② 《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9页。

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①

宣布谕令后，洋商到一些外商的住处，重点查看有无窝藏武器。同日，粤海关监督豫堃出示，暂停外商请牌下澳。严厉的谕令，紧张的气氛，外国鸦片贩子大感威胁。

十九日，洋商又到公所大厅与外国鸦片贩子商议缴烟，当场翻译了林则徐给洋商的谕帖。尽管时间紧逼，风声紧急，但外国鸦片贩子仍不肯涉及缴烟的数目和时间，反而探问：“中国政府对于如要呈缴的鸦片给什么代价”？洋商也摸不着林则徐的底细，回答说：“也许愿意偿现今很低的价格的一部分”^②。为了度过这个难关，伍绍荣劝告外国鸦片贩子缴出一小部分加以应付，他甚至跑到罗素洋行经理记连（J. C. Green）的办公室，要求他在答应上缴的鸦片烟数外，再加缴一百五十箱，所值十万零五千元由他负责偿付^③。

① 《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5—26页。

③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第139页。

二十一日，是林则徐指定的最后一天期限，“各国商人公所”一早就紧急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上，颠地等极力反对缴烟，建议拖延明确答复。经过相当激烈的辩论，最后以二十五票赞成、十四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颠地的建议，并指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加以研究，七天内作出报告。会后，他们稟复十三行洋商说：“钦差大臣的谕令，既如此严重，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他们必须详加考虑，尽早答复，但不能马上回答。同时他们都感觉到，他们必须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是绝对必要的”^①。依照历年官府宣布禁烟令时的惯例，送上这样一纸“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的保证，再“尽早答复”交出一笔对方满意的贿赂，便可以相安无事。可是这一次，这种万无一失的应急妙术却失灵了。当晚，洋商匆匆赶到商馆传达林则徐的口谕：如不马上答应呈缴鸦片，明早十时亲到十三行公所，措办一切，先审讯洋商，正法一二！

当晚十点钟，“各国商人公所”召集特别会议，研究翌日的答复。他们邀请伍绍荣，卢继光、潘绍光与会，探询林则徐的真实用意。双方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问：你们今天见到钦差大臣时发生了什么

^①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5—26页。

事情？

答：我们把你们的信交给他，他把信交给广州府验视。当钦差大臣听他念完信后，他说，你们在对行商耍花招，但对他耍花招可不行。他宣布如果不交出鸦片，明天上午十点他要到公所叫大家看他如何下手。

问：你们要多少箱？

答：大约一千箱。

问：你们能保证这个数就够了？

答：不能。不过我们想如果交出了鸦片，他会因他的命令得到服从而感到满意。但是是否会要求交出更多，我们没法回答……。

问：公告是不是要字字照办？”

答：钦差大臣这样说，他就会这样办。

问：你们老老实实说真话，你们真有性命危险吗？

行商们被逐个问到这个问题时，都回答说有^①。

在讨论中，颠地等反对改变上午的决议，但美商记连等多数人认为应该交出一部分鸦片。到凌晨一时会议结束，决定捐凑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上缴，同

^① 引自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第141—142页。

时附上一封信，向钦差大臣表示所谓“严重的抗议”。有几个英国鸦片贩子害怕鸦片被查获，慌忙地把他们的鸦片定货转到副监督参逊（A. R. Johnston）的名下^①。

二十二日，林则徐接到外国鸦片贩子答应呈缴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的呈报，又据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报告：“闻得米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②。他当机立断，下令传讯颠地。同时，邓廷桢传见十三行洋商，驳回外国鸦片贩子的呈报。

下午，颠地接到传讯谕令。他始则答应，后又提出必须钦差大臣颁给亲笔护照，并担保在二十四小时内能够回来为条件。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原先以为，“钦差大臣和总督将立即前往澳门或其附近，从该处开始行动”，因而留在澳门。直到二十二日接到钦差大臣谕帖的抄本，才发现“风暴已经改变方向”。他立即发出通知，命令所有停泊在洋面的英国船只，“开到香港去，

① 怡和洋行档案，《私人通信》，詹姆斯·孖地臣致查顿和约翰·亚贝尔·斯密斯书，1839年5月3日。《鸦片战争以前中英通商史》，第186页。

② 《飭拿贩烟犯颠地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0页。

挂上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的任何攻击”，并置于英国军舰的调度和保护之下（当时英国单桅炮舰“拉茵”号（Larne）泊于香港海面）。一面具稟给邓廷桢，气势汹汹地挑衅说：“（中国）军队、战船、火舟及其他威胁性准备的集合，事非寻常，本人深感不安，……现在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只作战”^①？义律还写信向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报告钦差大臣抵粤、责令呈缴鸦片情形，并说他“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②。

二十三日上午，林则徐在行辕和两院、两司议事。下午出城拜客，又到邓廷桢处和督、抚、司、道会议洋务。与此同时，伍绍荣、卢继光和广州府委员先后到商馆劝说颠地接受传讯，遭到颠地和外商们的拒绝。当晚，外商们推举颠地洋行股东英格列士（Robert Inglis）等四人，进城谒见司道及广州府，回复颠地提出的接受传讯的条件。林则徐断然否定颠地的无理要求，晚上十点钟，洋商又赶到商馆敦劝颠地进城，颠地以明天是星期日，拒绝讨论。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362页。

② 同上书，第349页。

同一天，义律自澳门向在广州的英商发出通知，攻击中国方面在商馆前面行刑、调集军队、禁止外商离粤赴澳等维护主权的措施，“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①，并表示要从广州撤退全体英商，对抗林则徐的缴烟命令。随后，他气急败坏地登上“路易莎”号，离开澳门，前往广州。

二十四日黄昏，义律抵达广州。一登岸，即闯至十三行商馆颠地住处，其他鸦片贩子闻讯，纷纷赶来找义律商议，义律立即将颠地等带往自己的办公室。在商馆周围防范的中国管店工人，发现动静，以为颠地妄图脱逃，大声吆喝，警报迅速传开，商馆周围所有通道立即戒严，义律、颠地匆匆拐入商馆公所。一个在场的外国人后来描述说：

“凡到各夷馆之街道，俱已堵塞，并将各夷馆之后门，亦于前一日皆用砖砌塞了。濠沟内自桥至行街口，皆系官船，周围屋顶上，皆安置有人，看守各夷馆，……约数刻之间，我等全被囚禁了，以致夷人都不能逃走。”

“中国管店工人，围着颠地之馆，以防颠地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363页。

逃走，……围馆之人虽未行强，却大声喊叫如雷，令我等好多人害怕，犹如上年十二月十二日之事一样”^①。

林则徐当晚接到义律进省，“即愿引带颠地脱逃，以阻呈缴烟土之议”^②的禀报后，立即采取“以静制动”^③的措施，移咨豫堃，将黄埔外国货船暂行封舱，停其贸易，并谕飭伍绍荣、卢继光、潘绍光，从即日起，“一概不许上下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许给该夷人雇赁。……所有夷人三板，亦不许拢近各夷船，私相交结。至省城夷馆买办及雇佣人等，一概撤出，毋许雇用”^④。并令他们遵照前谕，责令外国鸦片贩子缴烟，刻日取结禀办。倘敢违玩，定将请旨永远封港，断其贸易。又令“各路调派巡船弁兵，防范夷人出入”^⑤。“凡远近要隘之区，俱令明为

① 《澳门新闻纸》，1840年1月4日，《鸦片战争》第2册，第420页。

② 《咨复两广总督批示义律禀案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3页。

③ 《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9页。

④ 《谕缴烟土未复先行照案封舱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1页。

⑤ 《林则徐集·日记》，第334页。

防守，……仍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①。

义律缩回商馆后，望了望刚刚从晚风中升起的英国国旗^②，这是二月二十六日降旗以来的第一次——壮了壮胆，连忙召集全体外商开会，宣称他将为所有应当离开的英国人申请护照，从申请时起，十日内离开；叫嚷外商要一致行动，对抗林则徐的缴烟令，并为他们打气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我最后的一息。感谢上帝，我们有一只英国军舰（虽然是很小的）在外边，并且由一英国军官指挥”^③。他还把颠地安置在公事房里，亲加保护。

义律气急败坏地对抗缴烟，当然不是“因中国官府可恶”或“因义律并无容忍思量所致”^④。恰恰相反，英国政府和鸦片贸易的肮脏关系，促使他不能不出来拚命。马克思曾经说过：“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

① 《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9页。

② 义律后来写信给帕麦斯顿说：“只要看见这面受人尊敬的旗帜，不问它飘扬在何处，就会令人生起一种获得了支持的感觉，这是只有处在我们这样窘境的人们才可以体会到的”（《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357页）。

③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9—30页。

④ 《澳门新闻纸》，1840年1月4日，《鸦片战争》第2册，第421、422页。

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①。鸦片走私的巨额利润，把义律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那是不足为奇的了。

然而，在别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而不受惩罚，只是义律的痴心妄想。他马上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晚上九时，商馆里所有的中国买办、工役，奉林则徐的命令撤走了。从这时起，虽然食物和用水不愁，也没有危及生命的威胁^②，但烹调、洗衣、扫地、铺床、擦灯等等琐碎的事务，都得自己动手来做。这对过尽“文明”绅士生活的烟贩们，确是有生以来第一遭“落难”。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抓住这一点，作为中国官府“囚禁”、“侮辱”外国人的证据。他们不愿提到也不敢承认，所谓的“囚禁”是鸦片贩子抗拒执行中国法律而自食其果。其实，林则徐这样做，是维护中国主权的正义行动，一点也不过分，用林则徐的话说，叫做“不恶而严”^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② 威廉斯（S. W. Williams）：《中国》，第2册，第502—503页。

③ 《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29页。

二十五日，义律递禀邓廷桢，要求在三天内发给英人离粤红牌，否则，“就要作相应的行动”，并“以本国国主的名义宣布他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①——“故为本国主言明，由此诸出关系，自无责成，并无干连”^②。邓廷桢当即批示，谴责义律只字不提缴烟，妄求请牌，断不可行。义律发觉再坚持用“坚决的语调和态度”进行公开抗拒，已行不通，遂改换手法，再递一禀，申明收回前禀，要求派官员到商馆，他准备“详细陈明”，并请撤销前令，准中国工役先进入商馆，供应食物^③。

二十六日，邓廷桢派遣广州知府等官员到洋行会馆，传令义律和外商前来谈话，“而诸夷匪不一出，并该领事义律亦竟不到”^④。林则徐了解到上述情形后，立即咨复邓廷桢，指出：义律未到之前，鸦片贩子“尚皆口称愿缴，不过未报实数，即颠地自知久惯贩卖，不敢遽出见官，亦尚未敢逃走”。而义律抵粤，当晚就“簧惑众心，指引逃走”，“若非防范严密，几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367页。

② 义律原禀，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28页。

③ 义律原禀，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一日，同上书，第28—29页。

④ 《咨复两广总督批示义律禀案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3页。

致免脱狼奔”。且一日之间，混递两禀，只字不提查禁鸦片谕令呈缴之事，行为直同鬼蜮，故“此时抗违阻挠之人，转不在颠地，而在义律”。他表示义律如畏罪改悔，说服烟贩迅速全缴趸船鸦片，仍当不追既往，恢复正常的对外贸易，“倘佯为不知，甘心贻误，是其孽由自作”^①。同时，他起草了一份告示，敦促外商速缴烟土。告示声讨外国烟贩走私鸦片，“真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严正指出，按中国法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仅将趸船之现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那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但他还是仁尽义至，奉劝外国烟贩说：“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并提醒说：

“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即里闾小民，亦多抱不平之

^① 同上书，第64页。

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①。

这张告示于当天贴在义律住所和同孚行的墙上，并附送义律一份。

林则徐为民族仗言，理直气壮，加上劝戒兼施，刚柔并用，措施严而不恶，凌厉而有节制。只不过几个小小的回合，外国鸦片贩子和义律便败下阵来，欲行狡辩而无理可言，百般抵赖而无计可施。二十七日晨六时，义律宣布“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为了效忠女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并将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船只置于本人指挥之下；再速将各自手中英国人所有的鸦片开具清单，签章呈阅。……英商财产的证明以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②。接着，便具禀林则徐，表示递令缴烟，烟箱数字俟查明后呈报，并请示缴烟地点^③。

义律的通知一宣布，英国烟贩们虽不甘心，也不

① 《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6页。

②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375页。

③ 见《林则徐集·公牍》，第66页。

得不呈报存烟数目。事后，全体烟贩集资两万无，以所缴烟箱每箱一元摊派，寄回英国，作为查顿争取政府答应赔偿烟价的活动费^①。

二十八日，义律稟报趸船鸦片总数为二万二百八十三箱^②。其中查顿·孖地臣洋行七千箱，颠地洋行一千七百箱^③，全部价值是六万三千二百六十六英镑。

二十七

三月二十八日，林则徐接到义律呈报趸船鸦片实数为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后，即出城到两广总督署中，和邓廷桢商议收缴的具体措施和时间，分檄示谕。商馆内的鸦片，定于次日尽数搬在馆外，听候委员验收；黄埔货船内存有的鸦片，定三十日委员带领西瓜扁、茶叶艇等船前往验收；伶仃洋、九洲、沙沥等处抛泊的趸船，令义律写信，以便委员持信传谕驶入沙角洋面，等候林则徐、邓廷桢于三月三十一日至

① 怡和档案，《私人通信》，詹姆斯·孖地臣致查顿，1839年5月1日。

② 《林则徐集·公牍》，第67页。

③ 英国下议院专门委员会1840年对华贸易报告书，英格列士作证第75项质询。

四月二日亲临虎门，会同关天培逐船验收；存放在澳门的鸦片，令运赴沙角海口，随时验收；散泊外洋远处船只上的鸦片，令义律写信，由官委员持往转交，即令驶至沙角海口，随到随缴^①。为了体现“法在必行”，林则徐按照缴烟令中的许诺，派人送上二百只牛羊和食物，给断绝供应前后五天的外国商人，以示犒赏^②。“查向来拿获鸦片，如系外夷原来之箱，每一箱计装整土四十个，每个约重三斤，每箱应重一百二十斤，即至日久收乾，每箱亦约百斤以外，以现在报缴箱数核之，总不下二百数十万斤”。他诚恐义律所报尚有不尽不实，又找了在洋水师及商贾人等，估计核实，“金称外夷高大趸船，每只所贮亦不越千箱之数，是趸船二十二只，核与所报箱数不甚相悬”^③，这才放下心来。接着，他又令广州知府传谕各国领事，要他们和义律一样，速将该国商人所囤烟土尽数禀缴，听候处理^④。当晚，林则徐又传见十三行总商伍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34页。

② 《札广州府颁发收缴鸦片章程四条》，《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33页。

③ 《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0页。

④ 《谕美国领事士那等速即缮送全部鸦片清单听候示期收缴》，《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31—32页。

绍荣等，盘问洋商在义律呈报缴烟过程中有否通同作弊，严厉警告说：“汝为官商，倘有私许夷人以价而后设法赔补者，慎汝脑袋”！伍绍荣等叩首，力言不敢而去^①。

但是，义律却不为林则徐颁发犒赏而以德报德。二十九日清晨，林则徐突然接到义律来禀。在禀中，义律声称他和本国商人“皆受固禁如囚者”，在外洋的鸦片趸船“恐不肯顺从缴出”，“难保无乘时扬帆而去者”，对缴烟一事，百般地推诿。却要求迅速撤防，“照常买办工人日备饌食，三板来往省澳及各洋面”^②。义律明白，只要鸦片贩子们离开广州，就可以对缴烟的保证来个翻脸不认帐。

经过封舱、围商馆的较量，林则徐看出义律仍是“借口支吾”，“另生他计”，派员即赴洋行会馆，当面驳回义律的无理要求，并责令他通知各鸦片走私商，“速即作信交官，以凭谕知各趸船，次第呈缴。一经缴到，即一切无不照常”^③。又谕令各国商人公所值事（外侨商会主席）滑摩（W. S. Wetmare），催促在

①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43页。

② 《林则徐集·公牍》，第69页。

③ 《批英国领事义律请给买办三板以便呈缴鸦片禀》，同上书，第68页。

广州商馆内的美国领事士那 (Peter Snow)、荷兰领事番巴臣 (Von Basel)，赶快开出该国商人贮存鸦片数目，刻日呈缴^①。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三十日，义律把传令趸船缴烟的一切事项，推给副监督参逊办理，企图推卸他对缴烟应负的一切责任。林则徐获悉后，认为义律推派参逊到外洋催办趸船缴烟，难免别生枝节，以前英国鸦片贩子私售烟土，仅在商馆写单，买者自赴趸船上起货，百无一失，“何不照此缴土，较为简便可行”？义律“既有示令之权，何难直谕各趸船，而必假手参逊，多此转折乎”？他警告义律“不得反复无常，自取咎戾”，责令义律督促烟贩各自写出趸船船名和烟箱数字的英文清单，由其加具总谕呈官，以便持赴趸船次第收缴。并重申：“能早一日缴完，即早一日照常通市”^②。

为了防止义律的拖延抵赖，商馆的防守继续加严。通向商馆的四条街道，堵塞了三条；商馆所有开向大街的后门，均用砖头砌闭；外商的舢板全部拖上

① 《批各国商人公所值事滑摩开呈各国总管姓名禀》，同上书，第 71 页。

② 《批英国领事义律派参逊赴洋示令全缴鸦片禀》，《林则徐集·公牍》，第 71 页。

了岸。生活方面的限制则放宽，除供应食物外，每日下午还供给每家商馆两桶井水。但是，林则徐冀望采用外国鸦片贩子向中国鸦片贩子交卸鸦片的方式，在几天内收齐趸船鸦片，毕竟超出了客观可能。一则成批收缴和零星交货不同，运输上有困难；二则趸船东飘西泊，到处躲藏，也不像往昔集中在零丁洋上，联络接头不方便。四月一日，当义律上禀表示派令参逊出洋催缴鸦片，断不有恨，“稍有失信，当将职等治以死罪”^①之后，林则徐便改变态度，同意采用派参逊到外洋传谕趸船缴烟的办法。

四月二日，林则徐批准参逊离开广州，并派佛山同知刘开域等文武员弁同行，赴九洲洋、沙沥角一带招徕趸船，并规定虎门外的龙穴岛为缴烟地点。他宣布完全恢复商馆食物和水的正常供应，并酌定限制：鸦片缴出四分之一，允许雇用买办、工役；缴到半数，量许舢板请牌，查验往来；缴到四分之三，准予开舱贸易；缴完，一切照常^②。

在此之前，美国领事士那呈报该国商人所存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已报由义律呈缴。林则徐批斥其

① 《义律原禀》，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35页。

② 《批英国领事义律出具甘结禀》，同上书，第34页。

与义律原报不符，“即使将烟交与义律，亦应在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外，不能将英吉利先报之数，作为米利坚应缴之烟”^①。荷兰领事番巴臣呈报该国仅来船一只，并无鸦片。林则徐表示不予追究，但要他开导其他鸦片商人，迅速缴烟^②。

四月三日，参逊与刘开域等一行离粤赴澳门，遍传趸船驶往龙穴缴烟。林则徐最后修改酌定了《收缴趸船烟土章程》。这个章程，是经有关负责实际事务的官员反复研究后提出来的。它对缴烟的各个环节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一，收缴烟箱时，应在每箱箱面戳上船主姓名的棕印，经过仔细检查，如系外国原箱，并无开动形迹，则加戳“原箱”二字棕印，并标写号码及验收人花押，点交剥船运回。如并非原箱，即行剔出，俟全船起完，再行查点；如烟土个数不敷，要趸船补足，另候查验加封。

二，派文武员弁各二十名，分管起箱。每一文一武，派管一百箱。编定分管次序，每次收缴两只趸船

① 《批美国领事士那续陈该国鸦片实系代英商销卖已交义律禀》，《林则徐集·公牍》，第75页。

② 《批荷兰国总管番巴臣为该国商人并无鸦片禀》，同上书，第73页。

为一起。零数在一千箱以外者，数少由结尾之员带管，数多则再行轮派，不得参差。

三，起箱时，该管员并应逐一标写号码，画押验竣，押送水师提台署中，督视挑夫堆贮，并逐箱粘贴填注委员姓名的小封皮，点交看管之人。日后查出抽换情弊，如系封皮破损，则惟看管之人是问；若封皮完好，则惟经收之人是问。

四，自龙穴至提署，应派得力将备及正印以上文职数员，或沿途催趲稽查，或在署监收督贮。对希图偷取烟土者，立即锁拿严审，从重惩办。

五，为防风雨，应由东莞县多备葵叶、棕片及一切苫盖之物，运赴虎门听用。

六，贮烟地点定在镇口村广东水师提署。署内房间不敷堆贮，应由东莞县负责，在署内空院搭盖高宽篷厂，厂顶铺瓦或数重厚席，地下全铺木板，四周皆有关栏，下挖水沟。贮烟地点周围，要封塞严密，只留一处总路，安设木栅，以便看守。

七，应预先酌派文武妥员，带同兵役，赴虎门负责看守烟箱。洋商应派拨妥实亲友，随同守护^①。

关天培遵照林则徐的指令，在虎门做了具体的

^① 《收缴趸船烟箱章程七条稿》，《林则徐集·公牍》，第77—78页。

安排。他考虑到提署地方狭窄，不敷贮烟之用，又在镇口村找了一些庙宇民房，按章程的要求，分片加设篷厂、栏栅。

九日晚上，林则徐接到关天培从虎门来信，报告首批趸船已由九洲洋开到龙穴候缴^①。第二天，他便和邓廷桢、豫堃出靖海门，登舟前赴虎门。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十一日泊舟于虎门镇口。关天培前来迎接，并报告本日已收缴烟土五十箱。

当晚，林则徐在舟中过夜。十二日早，行李搬上岸后，林则徐又和邓廷桢一起乘舟到沙角，登上沙角炮台，亲自调度各委员收缴趸船烟土。他发现每起收缴两船，办法固为妥顺，但未免多延时日，决定多雇驳船，分起赶收，并命令洋商通知义律、参逊，将趸船一齐驶到龙穴，如龙穴风浪较大，准其驶至沙角停泊和缴烟^②。

从沙角炮台上远眺，龙穴俯首眼底。“沙角台高，乱帆收向无边”。几十年来用万恶的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英国侵略者，第一次俯首听命，查禁鸦片的斗争，第一次看到它的胜利成果，林则徐心潮起伏，耳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36页。

② 《会谕洋商义律传谕参逊率领趸船驶至沙角缴烟》，《林则徐集·公牍》，第81、82页。

边仿佛响起一阵阵春雷。“春雷歙破零丁穴”！禁烟的春雷摧毁了外国鸦片贩子藏污纳垢的巢穴，林则徐怎不激情满怀！“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①。他想到这大快人心的壮举，传到远洋而来的鸦片运输船上，外国鸦片贩子一定会惊慌恐惧，调掉返航时，为民族争气的爱国情操油然而生。

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林则徐和邓廷桢在沙角炮台上拜发了报告英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的奏折。这折稿，是他们来到虎门后，在舟中商定的^②。在奏折中，他们向道光帝提出：等到收缴烟土完竣之日，准备“派委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再行烧毁，以征实在”；并要求酌量赏给缴烟者每箱五斤茶叶，所需费用，均属捐办，不敢开销^③。在另片中，他们又请求允许外国照常互市，“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照会英国国王一节，似可暂缓颁行。如有需要，一并留待议定善后章程时处

① 林则徐：《高阳台·和嶠筠前辈韵》，《云左山房诗钞》附卷2，诗余。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36页。

③ 《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1页。

理^①。

晚上，林则徐返回镇口，住水师参将署中。第二天，他和邓廷桢、豫堃一起，到贮烟公所查贮烟箱，进行了仔细检查。

为了保证收缴烟箱的顺利进行，从十四日起，林则徐移住师船“新会”一号，坐镇沙角海口监收^②。

龙穴洋面，时晴时雨，收缴烟箱的工作也顺逆相交。缴烟地点改到沙角以后，每天收烟的速度加快了，从开头的五十箱到六百箱，最高达一千数百箱。扑面而来大风，滂沱倾盆的暴雨，阻拦过缴烟的进行，但这样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英国烟犯门的暗中扰乱，始则破坏了缴烟的顺利气氛，终则延误了缴烟的正常进程。林则徐不得不对此给予密切的注视。

十四日，林则徐查悉义律写信给参逊，声称“倘遇事未明，须候札复，即准暂停呈缴”^③。十六日，查知外国烟犯在澳门山水园洋楼公然售卖鸦片^④。十七

① 《外商已缴鸦片请暂缓断绝茶叶、大黄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2、633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36页。

③ 《会谕广州府暨南、番二县传谕义律另札参逊令趸船驶进沙角缴烟》，《林则徐集·公牍》，第86页。

④ 《会谕澳门同知传谕委黎多将澳门洋楼鸦片呈缴》，同上书，第84页。

日，接南澳镇禀报，知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二日，外国船只共四艘窜到长山尾、凤屿等洋散泊^①。十八日，趸船屡催未齐，本日始有四只驶进沙角，而所载烟土极少。其中一只，仅八十箱，各船旁水迹，皆浮起新痕，显然进口前已经偷卸过。巡洋舟师又拿获烟贩廖电光一起，查有烟土多包，据供系四月十日从趸船上买得。这一系列迹象，使林则徐感到可疑，他严斥义律、参逊说：“似此临缴之时，尚有种种情弊，其能使人信为真心改悔乎？”^②

二十日，收缴烟箱将及一半，林则徐驰函和邓廷桢、怡良会商后，预备移咨豫堃，除暂留颠地等十五名积惯贩卖鸦片的商人在商馆外，其余均准放行，往来省澳。谕札方才发出，林则徐就接到广州来信，说参逊寄信给义律，称已通知趸船早入沙角，“俟起至一万余箱，见省城牌照三板，载有夷人往来，自当赶紧起烟，否则暂停”^③。林则徐认定这是参逊“早已心

① 《会札南澳镇谕令长山尾等洋外船一律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87页。

② 《会谕义律转谕参逊速领趸船进口以杜偷卸》，同上书，第89页。

③ 《会谕义律速催趸船齐到沙角方准三板出入稿》，同上书，第90页。

怀叵测，阻挡来船”^①，立即追回前札，暂缓三板通行，并谕斥义律，表示“趯船一经全到，三板即准往来，如再变幻多端，……即不复收土矣”^②。二十一日，驶入沙角停泊的英国趯船一只，拒绝起箱。九洲洋停泊的趯船，屡催开行，竟敢回称不去。林则徐更是看出“参逊狡诈百出，令人不得不防”^③。二十二日，参逊不令已到之船缴烟，反而攻击中国“扣留”英商，“现今有人染病死了，亦未可知”^④，要求先通划船。林则徐“察其来船，尚未敷应缴之数，与其屡收屡歇，孰若待其足数，一气呵成”^⑤，遂决定以纵为擒，拒而不纳，自己即乘船返回镇口。

二十四日，林则徐闻知在福建遇风海难被救助的孟加拉人林津、沙结二名，已经送到广州。他原苦于直接了解外国情况之难，“此间夷馆所住，大都皆是奸商，其言多不可信也”，便抓住这一机会，写信请怡良派员向他们了解情况：

① 《批参逊为现在缴烟已敷四分之二求通三板往来禀》，同上书，第 89 页。

② 《会谕义律速催趯船齐到沙角方准三板出入稿》，《林则徐集·公牍》，第 91 页。

③ 《会谕义律饬知参逊迅速缴烟》，同上书，第 94 页。

④ 《林则徐集·公牍》，第 95 页。

⑤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晚于虎门。

“彼地（孟加拉）为鸦片出产之所，究系如何栽种、制造？每箱成本若干？伊国报税若干？在何处收？祈嘱委员详细译讯，以期得其实在”^①。

二十五日，林则徐接到福州家书两封，“知舟儿于去腊初七（公历一月二十一日）到家，今正眷舟从南昌分路于二月初八日（公历三月二十二日）到家，又知长姊邓于旧冬十一月初三日（公历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仙逝，此外闽中当事及亲友来书共十余函”^②。吴荣光在来信中介绍了福建禁烟情形，“搜获匪犯不下百十名，土膏亦不下四万余两，闻已获者，尚有二万有余，尚未解省。制府将以出月奏明阅伍之便，前往漳、泉，严查海口，专望两广咨会，即行启程”。他为广东禁烟“将见数十年之流弊，一旦廓清”深感鼓舞，企盼林则徐“握入口之来源，绝奸民之接引”，并指出“零丁洋本非航舟之所，似须大为之防”^③。

针对澳门发生贩卖鸦片事件，林则徐和邓廷桢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晚于虎门。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38页。

③ 吴荣光：《致林则徐书》，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七日。《林则徐信稿》附录，第155—156页。

会谕澳门同知转谕澳门葡萄牙总督委黎多 (Adriao Accacio desilva Pinto), “速即将澳内夷楼所贮烟土, 查明何人名下若干箱, 统共若干箱, 限三日内开单, 尽数呈缴该同知收贮, 听候本大臣、本部堂按临澳门亲督验收”, “本大臣、本部堂一俟虎门收缴完竣, 即当前赴澳门, 一体查办”。他认为: “西洋夷人住澳贸易, 二百年来, 既准其建盖屋宇楼房, 转租获利, 复许其置造澳额船只, 运货谋生, 较诸各国夷人, 仰受天朝覆载之仁, 尤为高厚”, 有可能也有必要争取澳葡当局

配合禁烟, “该夷目如果能将现存烟土全缴出, 尚属畏法良夷, 或可宽其既往, 奏恳大皇帝天恩, 免其治罪”, “该夷等宜如何感恩, 如何守法, 方不负大皇帝怀柔远人之意”^①。

同一天, 义律为林则徐拒纳鸦片焦急不安, 因为拖延缴烟, 义律等就出不了广州商馆。义律一面上稟辩解, 说明“参逊暂停缴烟一端, 倘非延不送信竟致数日之久, 原不方其有如此之为也”, “而其失信之罪

① 《会谕澳门同知转谕委黎多将澳门洋楼鸦片呈缴》，《林则徐集·公牍》第84、85页。

正不在参逊”^①；一面通知参逊，传令趸船驶入沙角缴烟。二十六日，恢复缴烟，一时静寂的沙角海口，又欢腾起来了。

五月二日，林则徐看到验收已逾一万四千余箱，“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②，便决定撤退商馆之围，允许舢板通行，兼准开舱贸易。只是颠地等鸦片贩子十六名（较前所开名单增加一名），须暂留商馆，待缴烟全完，再准放行^③。在写给豫堃的一封信中，他还解释说：

“此次趸船烟土尚未缴足之故，在各船驶泊洋面，随时偷卖，以致亏空，固为事所必有；而在馆诸夷，都无刁难违抗，是以此次不独准通三板，并准撤围开舱，以符原谕四分之三便准贸易之语”^④。

五月四日，趸船两只从南澳前来缴烟。林则徐又责成义律在半个月內一并将分往南澳各船招回尽

① 《义律请准三板往来催令各船缴烟禀》，《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42页。

② 林则徐：《致蓬友书》，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于虎门。

③ 《谕准通行三板仍将奸商扣留》，《林则徐集·公牍》，第96—97页。

④ 林则徐：《致豫堃书》，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于虎门。

缴，申明缴烟超额，并“不责其原报失实之咎”^①。五日，澳门葡萄牙当局将在港内舢板上抄获的烟土八箱和英国烟贩因义士解到沙角。七日，林则徐下令将因义士以及暂留商馆的颠地等英国烟贩驱逐出境，并出具甘结，保证永不再来。又通知义律，澳门获缴烟土八箱，不在原报呈缴数内^②。他写信给怡良，商议对因义士的处置，指出：“英夷因义士者，去冬已于烟案内查逐，今当缴土之际，复潜运八箱赴澳，被西洋夷兵盘获，似应先令义律以夷法处治，庶委黎多无所借口耳”^③。

参逊见林则徐遇事不苟，处理精细，害怕拖延缴烟招致损失，慌忙向负责起箱的中国官员表示：明日可到一小船，三日内可到三大船，即足全数，“并遣吴士拉驾三板迎催，谆恳各委员勿撤”。林则徐认为“此皆犬羊驯扰之处，果能将闽洋夷艇招来全缴，是直如疾风卷箴，一扫而清，岂非大幸”^④？同意暂行等待。九日，林则徐写信给豫堃，对趸船缴烟迟延作了

① 《收缴鸦片已逾十分之八即乘势清理东路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4页。

② 《驱逐烟贩因义士回国》，《林则徐集·公牍》，第101页。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于虎门。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于虎门。

如下的估计：

“日来续收之烟，连前合计，已得一万六千四百六十八箱，又二千二十余包，数及十分之九。惟连日南风甚大，闽、粤交界各船，到此系属创行，自不能速，大抵收完之时，箱数总可有多无少，惟日期则难免稍迟耳”^①。

三天过去了，不见一只趸船前来。从四日算起，等待已将浹旬。十一日，林则徐接南澳镇来禀，报告外国船只七只已在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向西南驶去。他判断五月四日从南澳来到的两船，“即为所禀者无疑，而其余五船则又焉往，殊为难解”^②。他当即谕飭义律：

“该领事一力担缴，责有攸归，为数固不至有亏，而为时亦岂宜再缓？本大臣在虎门驻节以待，已逾一月之久，该领事尚不能令各船全行驶到，于心安乎？何不亲乘三板，速往严催，使之刻日缴清，以尽职司而全体面耶”^③？

十三日，趸船二只从南澳驶抵沙角缴烟。十四日，林则徐接义律答复，称数日怀痛，不能自行出口，

① 林则徐：《致豫堃书》，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于虎门。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于虎门。

③ 《会批义律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07—108页。

已特派谙悉趸船事务之人亲往各船严催^①。不久，趸船三只从福建驶来，缴出鸦片二千二百零四箱，又五十七袋。到十八日，趸船鸦片收缴完竣，总计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比义律原报数字，溢收一千袋有零^②。

二十三日，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孖地臣等奉命具结后，被驱逐出境。二十四日，义律带着居住商馆内所有的英国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缴烟的斗争，以英国鸦片贩子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二十八

在收缴趸船鸦片，堵塞鸦片来源的同时，林则徐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扫荡广东的鸦片流毒。他总结了湖广查禁鸦片的经验，刊刻了《禁烟章程十条》和各种断瘾药方，颁发全省各地遵照实行。

① 《义律遵谕驱逐因义士回国等禀》，同上书，第 115 页。

② 《英吉利等国烟贩趸船呈缴鸦片一律收清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38 页。按：据英国外交部档案所存《凭据》，收缴完竣日期应为五月二十一日，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二十八斤又七个。全文收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禁烟章程十条》^① 具体规定了查禁鸦片的途径和办法，是广东禁烟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省城广州从三月十五日起，外府州县自奉文之日起，勒限两个月，让吸食者断瘾。其所有烟土、烟膏、烟枪、烟斗及一切零星器具，一概缴官，不追究缴者姓名。窑口、烟馆販售者，应即自首并缴出烟土烟膏。如抗拒缴出，被人告发，或线人引拿，搜出真赃实据，则尽法惩治，本犯财产籍没变价，赏给首告及引拿之人，诬者反坐。

二，入室搜查，文武各官须亲带兵差，进门前先将兵差逐一搜检，出门时亦当众搜检，杜绝栽赃、攫窃二弊。

三，广开指揭之门，允许下属指告或禀揭上官，经查切实，熬审不虚，分别记功，奖励拔补。各级官员徇庇属下吸食或包私者，一并严参。

四，各州县奉文后，应分都分图，由城及乡，编查保甲，由绅士综理，再由绅士推举各乡公正衿耆，分段编查，按门牌底册，详细填注“保”或“不敢保”字样。地方官应将各乡不敢具保之人，另立一册，限日搜查，无实据者，责成该管族党正副立限确查保

^① 全文见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第20—21页。

结，倘仍不敢担保，立即严拘讯究。

五，文武生员由教官查核学册，随意拨派五人互保，缴官备案。吸食者，由教官转报地方官申明实据，立即详革治罪。捐职及贡生、监生，由生员各保所知。无人肯保者，责成已经保过之捐职或贡、监生保之。仍无保之人，查讯熬验。

六，兵丁以五人为一伍，互相连环保结，其不敢保者，另立一册，听候委员熬试。

七，幕友、官亲、长随，将署中有无吸食之人出具切结，属员则申送上司，同官则互相咨送，以凭查考。经承小书，各班书役，由本官随便指拨五人，互相派保。

八，出洋船只，由该口岸澳甲编号造册，飭令五船互保。无人保结之船，另立一册，搜查究办；查无实据，亦编入岸地，交保约束，不准再令驾驶出洋。内河大小船只及查家渔船，责成地方官一体查办。客商夹带或吸食鸦片，许船户向沿途地方官密行告发。

九，客寓、寺观、饭店，设立循环号簿，详细登记暂时寄寓之人的里居姓名，每五日送该管衙门考核，许庙祝店主随时密告。

十，客商过关投税，应先由行户经纪人检查，将货单保结，到关时交关口委员核对图记相符后，抽查货物。

这十条对吸食、贩售、贪污徇隐、栽赃、攫窃之人均定有罪名，切中时弊。为了使章程能够付之实行，林则徐发出告示，敦促从前误食鸦片者，速即力求断瘾，痛改前非。他痛数鸦片“是比诸盗贼之用闷香，拐带之用迷药，妖邪之用蛊毒，以攫人财而害人命者，殆有甚焉”，指出鸦片流毒给中华民族带来“汙俗不回，颓波日沸，则人人皆委顿，户户皆困穷”^①的严重祸害，还以可能招致外来侵略向鸦片吸食者陈说利害：

“尔等独不思瘾作之时，纵有巨盗深仇、凶刀烈火来至尔前，尔能抵敌之乎？惟有听其所为而已。尔等生长海滨，非同腹地，不可不思患预防”^②。

同时，又颁发《查禁营兵吸食鸦片条规》^③、《编查保甲告示条款》^④、《省城设局收缴鸦片章程》^⑤等，作为禁烟章程的具体补充规定。如收缴烟土、烟膏、烟枪、枪斗，容易以假作真，抽换作弊，他便对省城缴

① 《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2页。

② 《林则徐集·公牍》，第53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④ 同上书，第55页。

⑤ 同上书，第62页。

烟局作如下的规定：“应于验收膏土时，即眼同呈缴之人，秤明斤两，每土一个、每膏一罐，均须用纸数层封固，里外俱令局员画押编号，写明斤两及收缴日期。其枪斗实系用熟渍油者，缴到时，即先敲裂，仍封固编号画押，写明收缴日期。各种烟具，亦皆照办。仍将每日所收，汇登簿册，用片单通报查核，一面送交粮道点验贮库。……如验出假土新枪，显有抵换情弊，即须分别根究。若画押分明，封皮完固，则惟验收之员是问。封皮已损，画押无存，则惟藏贮之员是问”^①。

林则徐考虑到“小民将禁物呈官，总不免心存疑畏”，“或有离城稍远，意欲缴官，又恐行至中途，被人捉获，而转无以自明者”^②，又决定广州在设立官办收缴总局之外，添设绅士办理的收缴总局。四月一日，他邀请爱国士绅邓士宪、陈其锟、蔡锦泉、张维屏、姚华佐到行辕商议^③，得到他们的赞同。四月，绅士综理的收缴总局在大佛寺成立，林则徐为此发出告示，宣布：

“所藏烟土烟膏、烟枪斗各具，速即尽数缴

① 《林则徐集·公牍》，第62页。

② 《会谕收缴鸦片增设绅士公局示稿》，同上书，第77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35页。

出，不拘官局绅局，皆准自首免罪。如惮于自缴，即父兄、邻佑、戚友，亦准代为缴首”^①。

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深受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速戒鸦片告示贴出后，鸦片吸食者纷纷呈缴烟土、烟枪，服药除瘾，“凡家人骨肉、戚友乡邻，平日劝之不从者，至此皆得惊以功令之严，夺其物以祛所嗜”，形成“一人之瘾，众人断之”^②的局面。对抗禁烟令者，亦纷纷落网。截至五月十二日止，两月之中，捕获吸毒、兴贩罪犯一千六百名，收缴烟土烟膏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六两余、烟枪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一杆，烟锅二百一十二口^③。林则徐大受鼓舞，激动地写信给故乡福州的朋友说：

“弟岭南初到，人地生疏，但即奉使而来，不敢因循了事。……民间吸食之风，几于有口同嗜，种种情状，诚如来示所云。然民有秉彝，大抵天良不昧，弟所发告示，多有见而泪下者。现在分举绅耆，广为劝戒，并设局数处，施药缴枪，

① 《会谕收缴鸦片增设绅士公局示稿》，《林则徐集·公牍》，第660页。

② 《沥陈民间烟土枪具仍宜收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60页。

③ 《严办续获烟犯以杜外人窥伺折》，同上书，第654页。

悔过者宥其前愆，怙恶者治以重法，劝戒并用，以期咸与维新”^①。

他乘势大力整顿保甲，飭令广东布政使、按察使核议新会县酌定的《保甲章程》二十条，核定后刊印成册，颁发各州县一体遵办，不得视为具文^②。又以广州“城郭重圍，仕宦星稠，客商云集，闲民流寓，尤极众多”，必须重点整顿，札令广州知府即督率南海、番禺知县，确查劝戒吸食、收缴烟土烟枪、编查保甲等的落实情况，“务在尽绝根株，断不稍留余孽”^③。他针对两个月中自首呈缴烟具较多、呈缴烟土烟膏较少的情况，再次发出催缴烟土烟枪告示，号召未缴者迅速赴局首缴，并警告说：

“现在新例虽未颁行，而节奉谕旨，立意从严，犯法之人断无苟活之望。……倘仍执迷不悟，一经访拿，或被首告，无论匿不呈缴者，遵照新例治罪，即缴少匿多，不全行呈缴者，亦不能量宽一线也。生死关头，其各猛省懍遵”^④！

① 林则徐：《致莲友书》，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于虎门。

② 《批新会县林星章稟查保甲二十条》，《林则徐集·公牍》，第82页。

③ 《札广州府查催缴烟保甲事宜》，同上书，第113页。

④ 《再谕通省士民速戒烟瘾缴呈烟具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110页。

随着广东禁烟运动的步步深入，连东北的奉天、吉林，华北的蒙古草原，西南的云南等边疆地区，也都开始取缔烟贩、收缴烟土烟枪、铲除种植罂粟地亩的行动。一些查禁不力的地方官，相继受到处分，吸食鸦片的朝廷官员和宗室，也受到惩治。

反严禁的官吏逼于时势，表面上也在力行禁烟。但是，这批人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和鸦片贸易攀上姻缘，他们不甘心真正的禁烟而失掉自己的切身利益。以穆彰阿为首的朝中弄臣，首先抓住审议严禁鸦片章程的权柄，妄图将吸食贩卖鸦片的罪名减轻。“廷议从轻”，在北京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是由于道光帝的执拗，未能通过^①。

明的不成，又来暗的。他们在道光帝身旁大进谗言，攻击收缴烟膏烟具，是地方官意在邀功，希图塞责，对林则徐提出的严禁措施来个釜底抽薪。道光帝听信其言，于四月十六日下旨：“嗣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②。这样，正在蓬勃兴起的禁烟运动，遇到了来自内部的巨大阻力。谕旨尚未送达广州，风声早已走漏至粤。羊城内外，蜚语丛生，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39页。

② 《沥陈民间烟土烟具仍宜收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8页。

“禁烟已弛，有枪有烟，仍听存留”的谣言，不胫而走。负责收缴的乡绅，到乡下查访之时，便受到鸦片吸食者们的阻挠，“谓已奉旨免缴，何得多事”^①。

在此之前，两江总督陶澍因病重上折奏请辞职，接着在《恭谢恩准开缺折子》中，又以“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荐举林则徐继任^②。道光帝遂于四月二十二日下令，调林则徐接任两江总督，未到前由陈奎署理。这表明，亲自决断特派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的道光帝，已经把禁烟放在次要地位，准备让林则徐去整顿疲敝不堪的漕务了。

五月十八日，正是英国趸船鸦片倾数缴清的那一天，林则徐在虎门接到调任两江总督的谕旨。新的命令给林则徐带来新的忧虑。他怕很快地就会被催赴新任，而不能和禁烟运动相始终，几个月来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事业，将要功亏一篑了，心中不禁升起凄凉而酷楚的情绪，在写给怡良的一封信里，他怅惘地说：

“缴土之折回来后，定将此间烟事归与两贤（指邓廷桢、怡良），即催愚兄速赴新任。上学之期不远，而旧日学堂功课之难犹在，梦寐思之，

① 同上书，第 654 页。

②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 30。

能无神沮”^①？

然而，尽管可怕的腐朽势力肘掣着他，林则徐没有动摇自己的斗志。他上奏道光帝，力陈缴烟之后，禁烟运动不能停止。他认为不但广东对外国货船还要随到随查，就是沿海各省，亦应一体严查，时加防范，使“收缴之令随在得行”，方可永杜窜越售私之踪。同时，“内地兴贩已久，流毒甚深，囤积之家定必不少”，“虽已力塞其源而其流尚未有艾”，各省均应同心协力，“趁此机会严缉痛惩，首缴者许以自新，怙恶者寘之重典”^②。在密片中，他还要求道光帝敕刑部“将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应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并暂时首缴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之处，奏请谕旨，通行遵办，俾得谕令各国夷人，咸使懍遵，嗣后自必不敢犯法，似亦刑期无刑之意”^③。

“万里潮生龙穴雨，四围山响虎门风”^④。面对着滔浪滚滚、雨骤风急的南海，林则徐百感交集，感情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四月于虎门。

② 《英吉利等国趸船呈缴鸦片一律收清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9页。

③ 《外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同上书，第641页。

④ 邓廷桢：《虎门雨泊呈少穆尚书》。

澎湃。他激动地赋诗咏志：

弭节总恁心似水，联墙都负气如虹！^①

二十九

在沙角督收趸船鸦片的日子里，林则徐留心观察虎门的形势。从所住的师船上瞭望，号称祖国南大门的虎门，确是险要天成。眼前，沙角和大角两山，隔岸斜峙，是出入珠江南海的第一重门户。往内河望去，七里远处，有一小岛屹立中央，名曰横档，其前有一巨石，俗名饭箩排，又其前有一座小屿，名唤下横档。这几个岛屿、礁石，宛如英姿夺目的哨兵，和左岸俗名亚娘鞋的南山，并列雄踞，组成第二重门户。由横档再进五里，大虎、小虎两山，伏波中流，是第三重门户。

虎门自一七一七年起设防，其始仅有横档、南山两座炮台，各置大小铁炮十二门。一八〇〇年，添建沙角炮台，置大小铁炮十二门。一八一〇年，建新涌炮台于亭涉山麓，置炮十二门。一八一二年，建蕉门

^① 《和邓嶠筠前辈（廷桢）虎门即事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

炮台于黄角山麓，置炮二十门。一八一五年，在横档炮台前加筑月台，炮位添置至四十门；又在南山炮台西北建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一八一八年，建大虎炮台，置炮三十二门。一八三〇年，建大角炮台，置炮十七门。一八三五年初，关天培到此担任广东水师提督以后，殚精竭虑，整顿海防，在南山炮台前加筑月台，合称威远炮台，新置连同旧有的炮位共四十门。又在横档背面山麓建永安炮台，置炮四十门，在对岸芦湾山脚，建巩固炮台，置炮二十门。关天培亲自督铸六千斤和八千斤大炮各二十门，使主要炮台的火力有所加强。一八三六年，他又督铸了三千斤大炮九位，分置于永安、巩固、蕉门炮台。林则徐奉命使粤之际，关天培和邓廷桢议妥并奏准添建靖远炮台和两道拦江木排铁链。此时，新建工程基本完竣，只剩下兵房、望楼、官厅、军装和火药两库，还在加紧施工。

五月十六日，收缴趸船鸦片将及尾声的时刻，林则徐移舟到南山、横档一带，流览登眺。他在横档江面察看了木排铁链，又从威远炮台下登岸，在关天培的陪同下，视察了威远炮台，观看三门五千斤钢铁大炮试演。在隆隆声中，炮弹远击对岸山根。接着，又巡视了刚刚竣工的靖远炮台，观看了从澳门购置的外国铜炮。他亲看宽六十三丈、高一丈四尺五寸、置

炮六十门的靖远炮台，台墙钉桩砌面，垛墙炮洞则用三合土夯打而成，台后用大石砌成九十丈长的半圆形围墙，十分结实坚固，深感满意。然后，他来到江边，验视铁链安根处。这是山脚下人工穿凿的石槽，以八千斤废炮作“根”，横安槽底，炮身外加铁箍四道，上扣由四条组合为一的铁链，牵引着八条合成一股的横江大铁链。铁链比碗口还粗，一个环子重达十八斤。第一道铁链，安于南山与饭箩排巨石之间，长三百九丈零，上系大排三十六排；第二道铁链，安于南山与横档之间，长三百七十二丈，上系大木排四十四排。每一大排，由四小排联成，每一小排，由四根长四丈五尺的木头联成，穿有横木，并用铁箍箍紧。每道铁链两头是固定的，中间衔接处用大铁锁接扣，可以开合，有事则横绝中流，无事则分披海岸，以通出入。林则徐对关天培考虑周详、布置得体，大加赞许，并嘱咐弁兵严密管理，勤加检查，“若有寸铁脱扣，一本离簾，立刻即须修复，总使联成整片，百密不任一疏”^①。

从趸船上收缴来的烟箱，全部堆贮在虎门寨下水师提署和附近的民房庙宇。由于烟箱每个长约三

^① 《复奏查察虎门排链炮台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2、643、644页。参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40页。

尺，高宽半之，大房一间才能堆至四五百箱，房屋不足贮存，只好按贮烟地点分成数片，每片房屋外加筑围墙，添盖高棚，贮放烟箱。为了防范偷窃等弊，林则徐内派文职正佐十二员，分棚看守，外派武职十员，带领弁兵一百名，昼夜巡逻，等待道光帝的谕旨下达，再作处理^①。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收缴趸船鸦片、请解京验明烧毁的奏报，于五月二日下旨允行。旋因八日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上奏，以广州距京遥远，车运不便，所借贷之民力，更难以计算，估计从广州至江西一段水路，需雇民船百余号，水手一、二千名；安徽以北的陆运，又需大车千余辆，民夫千余人，骡马五、六千匹，不免赔累劳扰，而且容易偷换作弊，建议就地销毁^②。道光帝遂于九日改谕林、邓就地“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警”^③。

五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在虎门奉到道光帝允准将收缴鸦片原箱解京的批谕，第二天即与关天培等研究起运的办法，决定由海船解京。二十八日，林则

① 《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折》，同上书，第 646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6，第 161、162 页。

③ 同上书，第 163 页。

徐就此草成折稿，寄回广州，交邓廷桢寓目后缮发。三十日，林则徐接到无庸解送来京的谕旨，遂追回折稿，准备就地销毁^①。三十一日，发出告示，宣布谕旨，允许沿海居民和外国人到现场观看。

在等候道光帝决定处理鸦片的办法之前，林则徐已经广咨博采，找到大量销毁鸦片的有效方法。在湖广禁烟时期，林则徐采用的是用火焚化的方法，即将鸦片拌以桐油，点火焚烧，但“焚过之后，必有残膏余沥渗入地中，积惯熬煎之人，竟能掘地取土，十得二、三，是流毒仍难尽绝”。袭用旧法，显然是不妥的了。经过访查，林则徐“知鸦片最忌二物，一曰盐卤，一曰石灰。凡以烟土煎膏者，投以灰、盐，即成渣沫，必不能收合成膏”。这是用灰、盐煮化的方法。煮化虽比焚化科学，但不适合大规模销毁，因为依照此法，需设锅灶累百盈千，管理也不容易。如其少设，又非数月不能销完。林则徐从向英国医生史济泰和旅英归侨、香山南屏村（今属珠海市）人容林访查外情时，得知孟加拉叭达拿（Patna）鸦片制法，是“筑一大厂，内掘百十方池，径宽三丈，深约一丈，身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41页。又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于虎门写的《致怡良书》云：“此番解京事宜，均已筹定，昨折临发撤下，计所省已十万金矣。”

底石砌”^①，也许从此得到启发^②，摸索出挖池浸化的方法。这就是挖掘水池以代替铁锅，在水中撒盐成卤，然后将鸦片切片投下，泡浸半日，然后把整块烧透的石灰抛下，搅拌浸化^③。浸化的方法显然比煮化前进了一步，既符合科学道理，又便于大规模销毁。

销烟办法确定以后，林则徐设计了挖掘两个长宽各十五丈余的方形大池以轮流浸化的方案，并在镇口村码头旁的海滩高地上紧急施工。五月十三日，林则徐亲临镇口村码头旁的海滩上，查看销烟池工程进展情况^④。奉旨就地销毁时，挖池工程已经完竣。两个大池的池底，均铺上石板，池前设一涵洞，作排泄鸦片渣沫之用，后面通一水沟，以便车水入池。池岸四周的栅栏也钉树起来，供官员监视检查用的棚厂也建了好几座。接旨当天，林则徐命令专程送谕旨到虎门的邓廷桢来弁星驰带回，并作书函商，“恭绎

① 《洋事杂录》，《史济泰、容林同述》，陈德培抄辑，《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② 陈胜彝：《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珍贵记录》，《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③ 《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7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40页。

圣意，重在防弊，……拟请将军、都统一同过眼”^①。又致书豫堃，转告“顷续奉谕旨，无庸解送”^②一事。三十一日，又致书怡良说：

“阁下本是箇中人，似亦可拨冗一来，……此间毁化之期，总期省垣有一位来，即可起手也”^③。

一切安排就绪，六月一日，林则徐祭告海神，“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④。这篇祭文，是他早在十多天前，收缴烟箱告竣不久，就预先撰好的^⑤。祭神是中国传统的迷信活动，林则徐是个有神论者，对神、佛颇为虔诚。但透过神秘的帷幕，我们不难看出林则徐禁毒的坚决意志和纯洁的道德心。“与其畀诸炎火，或拾残膏；何如投之深渊，巨沦长浸。以水济水，虎形施润下之咸；似烟非烟，蜃气灭凌云之幻”。这是何等的气魄！岂不惊天而泣鬼神么？“本除害马，岂任殃鱼！比诸毒矢强弓，会须暂徙；庶使纤鳞凡介，勿损滋生”。这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于虎门。

② 林则徐：《致豫堃书》，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于虎门。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于虎门。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42页。

⑤ 同上书，第341页。

是何等的纯洁！水族有灵，岂不感动而暂徙？“有汾浍以流其毒，况茫乎碧澗沧溟；虽蛮貊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①。这分明是向四海五洲宣告中华民族拒毒的决心！

经过函商，确定了在省大员轮流赴虎门查看销烟的次序。六月三日上午，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布政使熊常鐸抵虎门，会同钦差大臣林则徐，监督和观看首次销烟。

数日来大雨不断，到这天放晴了。古老的虎门寨下，密密麻麻的人墙遮掩了远近的青出绿树。山脚中央，搭着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铺着红氍毹。山前山后，扎满绿营兵哨。写着“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几个大字的黄绫长幡，迎风飘舞，威严雄壮！

午后约二时许，林则徐在怡良、豫堃陪同下，登上礼台。在礼炮声中，震动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只见一群群袒胸赤脚的工人，站在横跨销烟池的数条木板上，撒下盐巴，又把劈箱过秤后的鸦片，逐个切成四小瓣，抛入池内。经过一段时间的浸化，又把一担担烧透了的石灰倒下去，用铁锄、木耙反复翻

^① 《熬化鸦片烟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云左山房文钞》卷

戳。顿时，销烟池沸滚如汤，不爨自燃，“浓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不可向迩”^①。远近山峦欢呼雷动，好似山起海翻。一池销毁完毕，即打开涵洞，冲刷入海，另一池又开始了紧张的浸化。夕阳西垂，一百七十箱鸦片尽化为渣沫，随着退潮的海水，流向大洋。这一个伟大的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决性，并一洗贪官污吏所加予中国的耻辱。

销烟的壮举振奋人心。端午节前后，远近群众前来观看者，“愈见其多”。端午节前，每天销烟的数量从一百七十箱提高到一千二百箱；端午节后，每天销烟最高达到一千六百箱。

为了彻底销毁鸦片，林则徐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先后拿获企图在销烟现场偷窃鸦片和乘夜爬墙窜入贮烟处所开箱偷土的罪犯多起，并予以严惩重办^②。怡良返回广州后，邓廷桢于六月十七日来到虎门，陪同林则徐监视销烟，直至结束。其间，广州

① 《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7页。

② 《虎门销化烟土一律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5页。

将军德克金布、都统奕湘、英隆、按察使乔用迁、运司陈嘉树、粮道王笃，都先后轮流到现场查视。

在虎门监视缴烟，销烟期间，林则徐关切英国的反应，探求西方知识。五月底，他招聘梁进德入幕，加强了翻译的阵容。梁进德是广州最早的基督教徒梁发的儿子，十岁时开始在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S. Bridgman，一八〇一——一八六一年)那里学习英语与希伯来语，后由澳门马礼逊教育社(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提供经费，在新加坡接受教育，一八三七年回广州，仍在裨治文处学习英语。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来粤禁烟，谕令省城夷馆撤出买办、工人时，撤往澳门。林则徐组织翻译西方书报，有人向他推荐梁进德，他派人专程到澳门延聘来广州。在广州的外国人评论梁进德“能正确而流畅阅读与翻译报刊上的一般资料”^①，“很明显地他是最精通中文和英文的一位学员”^②。六月十日，林则徐派出三位幕僚同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的美国传教士伯驾(P. Parker，一八〇四——一八八八年)会面。谈话中，

① 《鸦片贸易的危机》，《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

②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广州大会1839年上半年度工作报告》，1839年7月4日。见美国公理会差会部档案，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藏。

他们仔细讨论了有关地理方面的问题，伯驾还献出一本《各国地图集》、一部地理书和一架地球仪，供林则徐使用^①。

从答应缴烟开始，义律就根本不相信林则徐会销毁鸦片。四月二十二日，即缴烟刚及半数之时，义律写信报告帕麦斯顿说，他估计这批鸦片将作为政府专卖，而使今后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他确信中国政府可能建立一种偿还原主烟价的基金，以某种方式付出某种代价^②。在广州商馆里的外国商人，也作了许多推测，“许多人曾断言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允许外国人参观的告示公布后，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经（C. W. King）和眷属、传教士裨治文、商船“马利逊”号船长弁逊（Capt, Benson）等，乘坐“马利逊”号，于六月十五日下午从澳门出发，赶往虎门参观。十七日上午，他们由师船从沙角带到镇口海滩。林则徐允许他们走进栅栏内，销烟池前，观察销烟的全过程。这时，一口销烟池正在注水，一口正在紧张地投放捣碎了的鸦片以及盐和石灰，搅拌销

① 伯驾：《耶鲁日记》8，1839年6月10日、11日。引自古利克（Edward V. Gulick）：《彼得·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六章《鸦片与战争迫在眉睫》。

②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390—391页。

化，一口销化，即将完成，接近可以排放^①。到十一时半，他们把从注水到排放的每一环节都反复察看过了。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人办事认真负责。裨治文在参观记中写道：

“我们曾反复考察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在各个方面，看守显然是比广州扣留外国人的时候严密的多。镇口有个穷人，因仅试图拿走身旁的一点鸦片，但一经发觉，几乎立即被依法惩办。即使偷去一点鸦片，那也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的。目击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②。

为了向外国人表明中国禁烟运动的政策和决

① 裨治文：《镇口销毁鸦片》，《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陈胜彝据林则徐日记考证，“五月初六至十一日（6月16—21日），六天共销化8,710箱，平均每天销化量增至1,450箱，这除了技术渐熟外，与增开一口池子显然大有关系”。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57页。

② 裨治文：《镇口销毁鸦片》，《中国丛报》1839年8月号。美商经在参观后，写信给在新加坡的友人，作了类似的描述，该信摘要曾刊载于《新加坡自由报》1839年7月25日。

心，林则徐在销烟池畔的棚厂内接见了裨治文和经，会见足足进行了两个钟头。林则徐应经的要求详细说明今后外国船只进港贸易的条件，指出：“最近所实行的严厉措施，目的完全是为了扑灭鸦片买卖”，“违法的交易必须马上制止，其他正当贸易则受保护”。还对他们所提问题作出书面答复。据《中国丛报》引述，内容如下：

“凡经营正当之贸易并与夹带鸦片之毒行确无牵涉之船只，应给予特别优待，不受任何连累。

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必严加查究，从重罚治，决不丝毫宽容。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者不必挂虑，如常互市，必无阻碍。至于恶者，唯有及早改恶从善，不存痴想”。

在谈话过程中，林则徐询问了英国人撤离商馆的意图，以及同英国女王及其他欧洲君主通讯以什么方法最好。他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籍，特别想得到一套马礼逊（R. Morrison）编的《英华字典》（A Pictio ary of thiuee Language）。当他提问行商中谁最好？经先生不肯回答时，“他露了唯一的一次微笑——几乎是大笑”。林则徐还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了解英国海军的实力和

装备情况，“对英国海军力量，尤其是对汽船的介绍，似乎使他相当不快，有一两次皱起了眉头”^①。他估计到英国侵略者不会甘心失败，甚至进行武装挑衅，但他没有退缩，庄严地宣告：

“我们不怕战争”^②！

林则徐深感于“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遇有夷船驶至，不过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应，亦即莫敢谁何”^③，一面认真研究外国情况，一面着手整顿水师，参革了几个因循不振的水师将领。海门营参将、水师提标左营游击谢国泰，以“巡防渐懈”、“纵容疲玩”，被勒令休致。南澳镇总兵沈镇邦，以“一味因循，含糊饰禀”，“于两省交界洋面莫展一筹，难胜水师专阃之任”，降为游击都司^④。并奏请明令允许师船剿除，及“雇募沿海

①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90—92页；《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67页。

② 《中国丛报》1839年9月号。

③ 《东西各洋越窰外船严行惩办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9页。

④ 《参劾因循不振之镇将沈镇邦等分别降补勒休折》，同上书，第651页。

之善泅者，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焚毁胆敢窜越领海、走私鸦片的外国船只^①。

整个销烟过程历时二十天（其中六月十五日端午节，暂停化烟）^②，到六月二十三日胜利结束，一共销毁鸦片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实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留下公班、小公班、白土（即白皮）、金花烟土各两箱，预备解京作为样土^③。

六月二十五日，林则徐、邓廷桢满怀胜利的喜悦，登舟离开虎门，返回广州。

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是清朝政府抵制外国鸦片侵略的“顶点”^④。林则徐嫉恶如仇，办事认真，洋溢着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名字，是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斗争的一面战斗的旗帜。尽管林则徐的主观愿望，是为他的封建王朝除去

① 《东西各洋越窰外船严行惩办片》，同上书，第 659 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 342—344 页。

③ 《虎门销化烟土一律完竣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56 页。这 8 箱样土，后来道光帝谕令无庸送京，就地销毁。

④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590 页。

大患之源，谋求长治久安，但是，虎门销烟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查禁鸦片本身。毛泽东同志回顾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曾经精辟地指出：“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①。也就是把林则徐禁烟抗英事业的标志——虎门销烟，作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林则徐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殊勋，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①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0页。

第八章

具结和惩凶的斗争

三十

与虎门销烟同时，广东全省肃清鸦片流毒的斗争继续取得成果。自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八日止，先后报获烟案一百四十起，拿获贩卖、煎熬、吸食人犯一百九十二名，收缴烟土烟膏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九两余，烟枪二万七千五百三十八杆，烟锅三百五十三口^①。禁止鸦片走私、允许外国商船进口从事正当贸易的政策，也得到了贯彻。六月十二日，美国商船“巴黎”号（Paris）和“南特斯克特”号（Nantasket）首次具结进黄埔贸易。截至六月三十

^① 《严办续获烟贩以杜外人窥伺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4页。

日，共有十一艘美国商船进口，其中九艘，除贩运米、棉花、布、黑铅等货外，还带来买货银币十五万数千元，出现“近年颇为罕见”的现象。在黄埔交易后出口的英、美商船达二十三艘（英船系在封舱前进口滞留黄埔的），先后乘风驶出老万山。而缴清烟土的趸船，亦有七只驶离粤海回国^①。

销烟是顺利地结束了，然而禁烟运动却遇到新的困难。

早在赴虎门收缴趸船鸦片之前，林则徐就多次重申过三月十八日提出的，要求外国商人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甘结（保证书）的命令，并于四月四日发出甘结式样，要外商遵办。六日，又向义律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令“凡在夷馆之人，均须签名画押，毋许一名遗漏”，统由义律具禀呈缴察核^②。颁给结式如下：

具甘结英吉利领事义律、副领事参逊，率领英国夷商等、港脚夷商等、么鲁夷商等，为出具切结，永断鸦片事：

结得英吉利国及所属各国夷商，久在粤省

① 《外船互市情形并空趸开行只数折》，同上书，第 657、658 页。

② 《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林则徐集·公牍》，第 79—80 页。

贸易，渥沾天朝恩泽，乐利无穷。只因近年未有等贪利之人私带鸦片烟土，在粤洋趸船寄顿售卖，有干天朝法纪。今蒙大皇帝特遣大臣来粤查办，始知禁令森严，不胜悚惧。谨将各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官，恳求奏请大皇帝格外施恩，宽免既往之罪，其已经起空之趸船均令驶回本国。现在义律等稟明本国主严示各商，凛遵天朝禁令，不得再将鸦片带入内地，并不许制造鸦片。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伏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①。

在广州商馆里的外商，由“各国商人公所”召集，于五日和八日开会研究对策，议决拒绝林则徐要求出具甘结的谕令，并宣布解散“各国商人公所”。义律于八日稟复称：“因远职谨依本国定例，实不能转令遵行”。又说：“至取结其事，乃指后来者，或有嗣后不遵，安可当其重责。其祸又不止贻及出结者，而

^① 《颁发甘结格式》，《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35—

且连累他人，则依本国明例，虽在国主尊位，尚不能令其如此，而何况在远职乎！即使远职敢不遵国例，转令如此具结，而各商人自知有于明例，安肯听从，自贻咎戾也”^①。也就是说，具结不符合英国法律，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赴他国贸易，必须遵守当地国法律，这是“中外事同一理”的。林则徐批驳义律说：“既要来港贸易，即尔国主亦必令尔等遵守天朝法度，岂能将尔国之例带至天朝耶”？“假使别国有人至英吉利贸易而不遵尔国法令，尔国主肯容之乎”？况且，“虽结称卖鸦片的该死，亦只是为卖者言之，而非为不卖者言之，于尔等何损乎”？“倘万分中偶有一分小弊，自必量劳之多少，酌情罪之重轻，只治本人而止，岂肯皂白不分，妄行加罪，如尔稟内所称连累他人之理”？他认定：“要取甘结，正所以征信也”，坚持要义律和外商们具结^②。

义律在林则徐严词驳斥下，只好承认“其理甚是”。十一日，义律以“本国地方较远”为由，要求

① 《义律原禀》，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38页。

② 《批义律拒绝转令商人具结禀》，《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36—38页。

宽限，港脚商人延期五个月，英国商人延期十个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但又表示，“奈新例取结一事，既与英国之例不符，倘务令照行，不能不取，英国人船无奈，只得回国”^①，在具结问题上毫不让步。

十九日，林则徐在执行新例的期限上作了通融，同意港脚商人限四个月，英国商人限八个月，届限即照新例办理，但必须“遵照前式一体具结，列名画押，以明各夷人遵奉之心”^②。林则徐坚决而又灵活的态度，使义律难以继续狡辩抵赖。义律恼羞成怒，当四月二十日洋商再次把甘结式样交给他时，他不仅当场撕碎甘结式样，而且口出谰言，进行猖狂挑衅。在一封信里，义律自供说：

“我立刻把它撕碎了，并叫他们告诉他们的长官，要命现成，再拿甘结的事情来纠缠我和他们自己，实是徒然的。在我们的门口，已经有四个多星期，不分昼夜，站着手持白刃的人们，料想他们一定奉有命令，如果我们企图逃跑，就杀掉我们。……那么，何必还需要我们具结同意在

① 《义律请求姑宽期限禀》，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同上书，第40—41页。

② 《会谕义律、参逊、士那、番巴臣暨各国商人遵式具结》，同上书，第40页。

未来的时期去杀掉别人呢”^①？

把中国方面为保证收缴趸船鸦片而采取的正当措施，作为抵赖具结的借口，这是强盗的逻辑。事实上，由于英国政府和鸦片贸易的肮脏关系，义律绝不会甘心缴烟，更不会甘心永远和鸦片贸易切断关系，他是站在鸦片贩子的立场上说话的。因此，他不但自己抵赖具结，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从事正当贸易的英国商人具结。这是具结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此后，义律的态度更为横蛮，林则徐驱逐十六名英国烟贩出境，义律立即以全体英商撤离广州相对抗；林则徐宣布在具结的前提下恢复中外贸易，义律便宣布禁止一切英国商船进入虎门之内。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之前，口口声声地表示：“违禁犯卖一弊，误及正经贸易，貽累人之家业，其害甚重，亟须设法早除此弊于常久。如准委员来澳，会同妥议章程，其违禁犯卖之弊，可冀常远除绝”。可是他一到澳门，便又改口，上稟林则徐，声称“本国船只进埔，须候奉到国主批谕”^②，要求允许英船在澳门装货。当林则徐指出这一要挟毫无道理，“仍系别蓄诡谋”，派出佛山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390页。

② 《义律复本国船只进埔须俟奉到国主批谕稟》，《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53页。

同知刘开域赴澳门谈判章程，并颁赏缴烟趸船茶叶一千六百四十箱时，义律竟翻脸不理，叫嚷：“不准在澳装货，便无章程可议”，同时拒绝接受颁赏的茶叶^①。

义律阻挠破坏英商贸易，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他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经把商馆被围、鸦片被缴、英商退出广州、禁止英船进口贸易的种种情节，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写了详细的报告，由“气精”号（Ariel）送往孟买，转送伦敦英国外交部了。他还向印度总督奥克兰（Lord Auckland）求援，要求派出军舰前来“保护”。现在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僵化中英贸易来刁难林则徐，拖延时间，等待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命令。六月十一日，义律稟复称：“本国人船如不准在虎门口外经商，则未奉国主批谕以先，其商人必不能在粤交易，是则所指及章程毋庸再议矣”。同时攻击林则徐“忘义施强而行”，暗示英国将会报复^②。十四日，他指责那些愿意遵照林

①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3页。《义律复不敢私领赏还茶叶禀》，《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55页。

② 《义律复本国人船如不准在虎门口外经商则所指章程毋庸再议禀》，《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61页。

则徐的命令，打算具结进口贸易的英商，是“只顾自己的意见和个别的利益而把公众的主张和一般的考虑置诸脑后”，是“极其可耻和恶作剧的”，并叫嚷绝不和鸦片贸易切断关系：

“我相信，在女王确凿而有力的干涉能及于中国海岸以前，在打破了中国政府满以为它所干的事情会永久受到容忍的那种幻想以前，我决不会自处于这样一种为难的境地，竟对女王陛下的任何臣民发出一特别禁令，要他们中止那种既损国体面又危害无辜人众的勾当，虽然那些无辜人们的性命会牺牲在他们的贪婪之中的”^①。

义律的态度助长了英国鸦片贩子拒不具结、破坏禁烟运动的嚣张气焰，他们欢呼这是“以一个本国政府机关的名义所发布的积极命令”^②。他们公开在沿海走私鸦片，把大量陆续运来的鸦片贩运到“东海岸”——福建沿海。查顿·孖地臣洋行通过在马尼刺设立支店的办法，向中国沿海大力走私鸦片，二百元一箱买进的鸦片卖到八百元，最高达一千元。“鸦片

① 《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

② 《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

交易几乎已经完全停止”^①的局面被他们破坏了，“鸦片交易正在广州以东约二百英里的几个地方极其活跃地进行”^②。

义律和英国鸦片贩子破坏于外，中国腐败官吏和吸毒贩毒罪犯则捣乱于内。道光帝那道不准以收缴烟土烟枪入奏的谕旨，对全国正方兴未艾的禁烟运动起了极其恶劣的破坏作用。广东以外，各省收缴烟土烟枪几乎陷于停顿。在广州，虽然林则徐等人掌握着大权，但反对禁烟的人已经公开露面，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就是林则徐的谕帖告示，也“往往任意增减，阅之须加别白”^③。福建沿海，出现了“由中国走私商组织起来的可怕的集团，政府官员竟不加以干涉”^④。五月十一日，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步际桐上奏，指责林则徐命令外国商人具结的措施，不足永断根株，“徒令接办之人，开一含混之路，甚非我皇上为时除害、拨本塞源之至意”^⑤。十二日，道光帝将步际桐原折批发给林、邓，要他们“悉心筹画，务使弊源

① 《中国丛报》，1839年2月号。

②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431页。

③ 林则徐：《致豫孖书》，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于虎门。

④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431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第164页。

尽绝，永杜含混之端”^①。不管步际桐的主观愿望如何，这种指责正中反对禁烟者们的下怀，无疑是给正在冷却的禁烟运动加泼了一盆冷水。六月十二日，宗人府宗令、肃亲王敬敏将穆彰阿等廷臣数月会议拟定的《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奏请道光帝批准。道光帝详加披阅，深感满意，遂于十五日下旨：“俱著照所议办理，并著纂入则例，永远遵行。各该衙门其即速行刊刻，颁发各直省将军、督抚等，转行所属地方文武官弁，一体遵照，明白出示晓谕，咸使闻知”^②。这一部禁烟法典，对贩、售、吸鸦片人犯均定罪名，严立科条，宽予期限，比起前此数十年来的各种禁烟法令来，更加完整周密，仿佛可以依此而“根株净尽，力挽浇风”^③了。但当时就有官吏尖锐地指出：“分而观之，法制固为周详，合而考之，彼此间有牴牾”^④。比如，对吸食鸦片人犯，章程第十条规定：“止准地方员弁访拿究办，不许旁人讦告”。第三十八条又规定：“十家为牌，设一牌长，如牌内之人有犯，即行举发，倘有受贿知情等弊，一经犯案，与地保邻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第16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第181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第182页。

④ 陈光亨：《请酌议新定严禁鸦片章程疏》，《养和堂遗集》卷1。

佑，一体惩办”。这种矛盾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取消禁令，因为“讦告则有干例禁，不举则大恐获惩”，人们无所适从，根本无法实行。而且对以权谋私的官吏来说，他们尽可援引第十条作为护符，保护鸦片吸食者和他们自己贪污受贿的既得利益。又如对兴贩鸦片人犯，章程第十九条规定：“首从各犯，除现拟死罪外，其余亦俟一年六个月后，均拟绞监候”。但第二十七条对比兴贩罪行更重的持械兴贩、拒捕伤人（或未遂）的罪犯，处理上又比兴贩者为轻。这种矛盾的规定，实际上等于宽纵武装走私鸦片，因为“情重而法并减，则人更乐于呈凶”^①。这部禁烟章程颁行后，广东鸦片贩子和吸食者对抗禁烟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始而风影伪传，既而歌词远播，以查拿为希旨，以掩捕为贪功，以侦缉为诡谋，以推鞠为酷罚。甚至诬以纳贿，目为营私，讥建议为急于理财，訾新例为轻于改律”^②，又“假托姓名，牒列款迹，向内外衙门投递揭帖，希冀代奏”^③。

六月二十三日，依照道光帝的谕旨，穆彰阿会同刑部研究林则徐提出的“夷人带鸦片烟来内地者，请

① 陈光亨：《请酌议新定严禁鸦片章程疏》，《养和堂遗集》卷1。

② 《清史列传》卷38，《邓廷桢传》。

③ 《东华续录》，道光十九年。

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的建议后，上奏说：

“臣等议请此后夷人如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即照开设窑口例，拟斩立决，为从同谋者，从严拟绞立决，……所带货物，概行入官，以杜贪顽而严法禁”^①。

道光帝当即下旨“依议”。这个专条虽然对林则徐的建议，仅仅更动“来内地”为“入口”，但这一词之差，等于承认外国鸦片贩子在虎门口外的贩烟活动为合法，而中国收缴趸船鸦片反为无理了。这不能不动摇林则徐根绝烟患的基础。

林则徐从虎门返抵广州之时，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艰巨的局面。他的战友邓廷桢和支持他的广州爱国士绅都深为担心。辞官南归的龚自珍也为他未能冲破阻力和自己无从献策而焦急忧虑：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赓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②。

身负禁烟重任的林则徐，自己又何尝乐观呢？在虎门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第183页。

^②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7页。

时，他写给豫堃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抒发自己的心情：

“仆立志要断此根株，然收缴若不准行，此根如何能断？踌躇踟躅，滋切焦口”^①。

在后来写的一封信中，他还追述说：

“侍上年发谕一次，即据稟缴烟土二万余箱，未曾折一戔。随即奏明令具切结，如再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他国皆已遵依，独英夷再三反复。而言路适有条陈，以取结为无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无成，殆基于此矣”^②！

然而，林则徐并不气馁，更没有后退。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顶着逆风暗流的袭击，忠实地继续进行他的禁烟事业。

林则徐顽强地坚持收缴烟土烟枪是肃清鸦片流毒的主要手段。他上奏力争说：“有鸦片即有吸食，势所必然，在官多一分之收，即在民少一分之食，诚能减之又减，以至于无，似亦有益无损之事”。既立死罪逼鸦片吸食者断瘾，收缴烟土正是“迫之以不得不断之势”，是不可偏废的。同时，“溺于鸦片之人，直以其枪为性命”，“若不收枪，则未犯案者固难望其自

① 林则徐：《致豫堃书》，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于虎门。

②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毁，即已犯案者仍不甘于弃枪，将使在家独吸之人合之而同吸于囿圉，并将各处散吸之人徙之而聚吸于配所，窃恐辗转流传，其势更难于禁止矣”。可见收缴烟枪正是迫之“不能不歇之势”，“亦禁烟者所不废耳”！他焦急地恳求道光帝特颁申谕，允许以收缴烟土烟枪入奏，并意味深长地说：“若因此顿更大局，非独前功可惜，更虞挽救无方”^①。

七月九日，林则徐借颁发禁烟章程十七条治罪条款的机会，在告示中严厉批驳了民间流播的谣言，理直气壮地指出：

“乃闻有一种奸民，转敢捏播谣言，以为现可免办。独不思假造者尚不许混，岂有真土、旧枪转任存留之理乎？投首者尚不姑宽，岂有怙恶不悛，转免拿办之理乎？彼造谣言惑众者，名为误会，实则矫诬，一经访获讯明，定当立行正法。”^② 他赋诗表达志不可辱的决心：

近闻筹海盛封章，突兀班心字有芒。

① 《沥陈民间烟土枪具仍宜收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9—661页。

② 《颁发禁烟治罪新例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123页。

谁识然犀经慧照，那容李树代桃僵！^①

林则徐这样说，也这样做。七月七日，他和邓廷桢“同至十三行公司馆内，观拆毁平台十七座，又观靖远街、同文街、联兴街、新豆栏等处情形”^②，检查杜绝汉奸勾串外国鸦片贩子措施的执行情况。十八日，遵照林则徐的命令，广东官吏在靖海门外开始销毁从潮州与附近各府、厅、州收缴解省的烟土烟枪。十九日，林则徐亲往督视销毁情形^③。为了提高销烟效率，林则徐针对少量销毁的特点，改用“煮化”方法，在靖海门外、东炮台前，“新砌一池，可受二百石，四隅嵌以铁锅，燃薪于外”。八月十三日，林则徐又同邓廷桢、怡良一起，亲临现场观察煮化鸦片，“是日所化皆潮郡解省之烟土，约二万余斤”^④。同日，“阳江镇解到烟土二十个，重九百八十二两”；十四日，“交委员南海县丞明达赍往烧毁：烟土三千一百八十六两五钱五分，烟膏一百三十八两九钱二分，烟渣皮七百二十九两，假土三十七两一钱，烟枪一千六

① 林则徐：《次韵和嵎筠前辈》，《云左山房诗钞》卷5。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45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46页。

④ 同上书，第349页。

百六十四枝”^①。

在继续收缴和销毁烟土烟枪的同时，林则徐抱着“除恶务尽”的愿望，与邓、怡等协力同心，“督属勉益加勉，根株一日未净，即购捕不容一日或疏”^②。他明白：“当此力除鸦片之际，正须肃清捕务，杜绝欺瞞”^③。从七月二十一日起，林则徐接连几天亲审鸦片罪犯，特别是知法犯法的水师官弁梁恩升、徐广、王振高、保安泰、伦朝光等人。二十五日，又借“观风试”的机会，向粤秀、越华和羊城三书院肄业生共六百四十五名，调查广州鸦片流毒情形，在试卷中夹一条纸，开四事以问：

一，大窑口所在及开设者姓名。

一，零星贩户。

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书已名于纸片。

一，断绝禁物法。^④

通过调查，林则徐获得大量材料，“尽悉屯户姓名及

① 委员烧毁烟土等清单，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4。

② 《严办续获烟犯以杜外人窥伺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5页。

③ 《巡缉营员蒋大彪等访有劣迹请革审折》，同上书，第668页。

④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第25页。

水师贿纵报获献功欺瞞大吏状”^①。王振高等人在确凿的事实面前，虽然“推卸避就”，“供词尚多闪烁”，但也“不敢尽行狡赖”^②。在审讯罪并过程中，林则徐破除情面，不让有受贿纵容嫌疑的邓廷桢参加。当查明邓廷桢确实仅受欺瞞后，林则徐把审讯结果告诉邓廷桢，由邓出面处理。邓廷桢“愧恨交深”，表示“断不敢意存迴护，稍予姑容”，除斥革梁恩升、徐广，咨部革退王振高，行文截拿上京引见未回的水师后营守备蒋大彪回粤听审外，并和林则徐会衔请旨将蒋大彪、伦朝光一并革职，以便严审确情，按拟惩办^③。刑部颁布的“通行夷人治罪专条”咨送到粤后，林则徐又上奏沥陈，指出：“夷人所带鸦片，每先卸于口外趸船，然后入口。今若以是为界，彼正得以藉口趋避，难保不于虎门口外再设趸船，恐办理又形棘手”；“此时该夷正在惮于入口，故口外之弊比之口内尤当严防”，建议将专条中“入口”两字改为“来内

①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1，第25页。

② 《巡缉营员蒋大彪等访有劣迹请革审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68页。

③ 《巡缉营员蒋大彪等访有劣迹请革审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68页。

地”^①。这个建议，后来得到道光帝的批准。

林则徐坚持把具结作为断绝鸦片来源、区别正当贸易和鸦片贸易的主要方法。

敦促外国鸦片贩子改邪归正，出具切结，保证永远不再夹带鸦片，从事正当贸易，这是林则徐对犯法的外商仁至义尽的宽容做法，是他不愿闭关自守，愿和外国通商友好的善良愿望。尽管从现在看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卖刀买牛，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使他们具了切结，也丝毫不会改变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但在英国发动战争以前，要求外商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进口贸易，仍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保护中外合法贸易的有力措施。英国侵略者攻击它，倒是证明林则徐做对了。

林则徐坚持采用具结措施，是建立在对外国商人“惟利是图”^②、“断不肯舍却广东马头”^③的认识基础上的。从访查外国情况的过程中，他看到外商“来粤贸易，实系利市三倍，不惟以该国之货牟内地

① 《新颁外人带烟治罪专条内请酌易字样片》，同上书，第 665、666 页。

② 《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 59 页。

③ 《外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40 页。

之利，并以内地之货牟各国之利”，他们“不卖鸦片，专作正经贸易，而其所谓三倍之利者自在”。即使英商因不能贩卖鸦片，“暂时躲避回国，亦于通商大局并无加损”。因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或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藪转归外夷。此固市井之谈，不足以言大义，然就此察看，则其不患无人经商，亦已明甚矣”^①。

当然，林则徐思想深处还有他错误的方面，表现在过分相信外国人的守信上。他一到广州，就“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②，外国鸦片贩子答应缴烟，他认为“外夷亦有天良，尚非不可教诲”^③。“义律稟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或疑其言未必能践，……嗣果缴清烟土，有赢无绌，是其不肯食言，已有明验”^④。甚至称赞义律“诚实居心，深明大义，恪守天朝禁令，保全

① 同上书，第 640 页。

② 《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 59 页。

③ 《外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41 页。

④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88 页。

夷众身家，恭顺勤劳，洵堪嘉尚”^①。因此，义律多方抵制具结的无赖行为，在林则徐看来，还只是“心切迟疑，尚非敢违法度”^②。义律下澳后，抗拒更烈，他开始感觉到“犬羊之性无常”^③，“颇近昏迷”^④，但对义律和外国人守信的错觉依然存在。他认为义律“傥不能不取结，则英国人船无奈祇可回国”的叫嚷，“并非出自真心，不过憚于出结，强颜而作此言”^⑤罢了。所以，他在答复步际桐条奏的折片中，坚持说：

“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非比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臣等不敢因有人条奏，正可藉以自便，遂存趋易

① 《会札刘丞转谕义律饬令货船空趸分别进埔开行》，《林则徐集·公牍》，第115页。

② 《外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0、641页。

③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3页。

④ 《会札刘蒋二丞传谕义律饬令空趸等船开行》，《林则徐集·公牍》，第118页。

⑤ 《仍须责令英人出结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9页。

避难之见，致负委任”^①。

这个错误，是由于林则徐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缺乏本质的了解引起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对英国侵略者“唯利是图”、“断不肯舍却广东马头”的分析，显然还是抓住了反映资产阶级本性的某些表面现象。因此，具结方针在当时是合理的、可行的。

六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和邓廷桢颁布管理外商外船新章程，并且不顾义律的再三抵赖，向外商发出甘结式样，严格执行具结贸易的政策。尔后，他又向中外商民及澳门葡萄牙当局发出告示，指出“澳门虽滨海一隅，亦是天朝疆土，岂能任作奸犯科之人永为驻足乎”？宣布：“嗣后凡别国货船到粤，不在西洋额船之内者，除循例进埔报验归行纳课之船仍准照常贸易外，其不进埔又不回国者，即为营私奸夷无疑，均当并力驱除，不许与之交接。如敢勾通起卸货物，私相授受，无论澳门铺户以及出海商船，并住澳之西洋夷人，一有犯法，皆必从重惩办，其人问罪，货物没官。倘向私售鸦片，一经拿获，即恭请王命正法，以昭炯戒而肃海洋”^②。他还用中国式的英文发布告

① 《仍须责令英人出结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9页。

② 《严禁中外商民贩卖鸦片烟示》，《林则徐集·公牍》，第121页。

示，重申具结贸易的主张。《中国丛报》在转载这一告示时加了编者按说：

“据我们了解，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用英文书写的第一个文件。显然，这是在北京中国政府内工作多年的钦差大臣的高级译员的作品。其惯用语全是中国式的，并且，象其他所有的汉语文件一样，它是没有标点的。如果读者能够看懂其内容说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就会从文件内领悟钦差大臣明显的同情及他的诚恳愿望，亦即英国船只可以照常进入虎门及许诺他‘对待外国人决不会采取两种态度’。这是一件值得留下记录的文件”^①。

也就是说，林则徐的行动在当时是得到一些比较客观的外国人的理解和同情的。在实行中，也在某种限度内起过孤立义律和英国鸦片贩子的作用。在广州商馆的美国商人，本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大贩毒犯，除奥立芬洋行外，都经营鸦片贸易。土耳其鸦片就是由他们夹带来的。对于林则徐的缴烟措施，他们同样是抵制和不满的。他们被迫交出趸船上的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但藏在商馆里的却拒绝上缴，伺机

① 《中国丛报》，1839年7月号。译文见《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59页。

偷卖高价。鸦片贩子、罗素洋行经理福士（P. S. Forbes）等还在五月二十五日联名上书美国国务院，叫嚷“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开到中国来，就可以从中国政府获得合适的条款”，要求美国政府和英、法、荷等国一起出兵干涉。但是，在虎门销烟之后，这些英国鸦片贩子的主要帮凶，由于出自本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和义律采取“一致行动”，既未从广州撤退，也没有拒绝具结进口贸易。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林则徐坚持具结的措施在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上发生了效果。福士后来承认：“美国商人因恐怕鸦片贸易会影响他们的正当贸易，而他们又知道他们是在广州地方当局的掌握之中。英国商人是远在澳门和香港，中国地方当局不能加以干涉。因此，他们立即退出了鸦片贸易”^①。虽然美商具结并不都是真心实意的，“退出鸦片贸易”的保证仅仅适用于广州，在闽、粤交界一带的“东海岸”，他们仍然大肆贩毒，而且拥有“风精”号、“西风”号、“气精”号等装备精良的高速武装走私船，为英国鸦片贩子所望洋兴叹。但他们在广州的行为，还是使义律勃然发怒，指责他们挖了他的墙脚。

具结与反具结的斗争，成为虎门销烟后中英在

^① 引自丹涅特（Dennett）：《美国人在东亚》，第6章。

处置鸦片贸易上争执的焦点。林则徐禁绝鸦片的事业和他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三十一

跟随义律抗拒具结的英国商船，从黄埔港撤出后，和缴清烟土尚未回国的鸦片趸船一起，退泊到九龙尖沙嘴一带海面。新近从印度等地开来的英国商船，也奉义律禁止具结进口贸易的命令，聚泊在这里。为与中国水师相对抗，义律出一万四千英镑的重金雇用得忌喇士（Douglas）的武装商船“甘米力治”号（即剑桥号，Cam—bridge，一千零六十吨，装炮三十六门），作为武力的后盾。林则徐为了防止他们偷售鸦片，派遣水师船只三四十只驻泊该地查缉。义律借口师船妨碍英船接济食物，曾于六月十九日致函佛山同知刘开域和澳门同知蒋立昂，要求撤退师船，并危言恫吓说：“饥饿之人正恐有冒险求食者……酿出不幸，自不能仍责义律”^①。林则徐为了促使新来商船具结进口，趸船和不愿具结的英船迅速回

^① 《委员刘开域等钞来义律致该员函》，《林则徐集·公牍》，第

国，于次日决定自动撤回师船，给予五天期限，让他们选择来去二途。对于义律的恫吓，林则徐除严加批驳外，并针锋相对地警告说：

“若再执迷不悟，则不能不示以严威，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①。

林则徐的善良愿望和严肃警告当然不能感化义律。五天过去了，尖沙嘴一带的英船毫无驶离的迹象。半个月后，英船水手更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七月七日，一群英船水手窜到尖沙嘴村酗酒作乐，无端启衅，借酒醉捣毁村庙，殴打中国居民，“在这一次可耻的骚动中，卑鄙的暴行，使男人、妇女和儿童都被殃及，并且有无辜的人丧失了性命”^②。村民林维禧被英国暴徒用木棍击中顶心及左乳下胸部，于次日毙命。

事发后，义律匆忙地于十日赶到尖沙嘴进行所

① 《会札刘蒋二丞传谕义律饰令空趸等船开行》，同上书，第119页。

② 义律组成的所谓“法庭”八月十三日“判决书”，见《中国丛报》，1839年8月号。

谓的“就地调查”，假惺惺地宣布愿意以二百元奖赏指明打人致毙凶手的人证，一百元奖赏指明引诱生事首犯的人证。然后，他拿给受害者家属一千五百元赔偿费，并加给四百元“以防被人勒索”，又给被殴受伤的村民一百元，妄图以重贿换取他们承认“命案纯由误会发生的”^①。在此之前，肇事者通过刘亚三用钱收买尸亲，出具字据。林维禧之子林伏超等，立下遵依字一纸，交付收执：

“立遵依人林伏超、母张氏、马氏、弟伏华、叔奕禧及伯叔房族亲人等，缘因父亲维禧在于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七〕日出外讨账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林伏超母子甘心向夷人哀求，幸夷人心行恻隐，帮回丧费银些少与伏超母子并亲人等，搬父亲维禧回家，殡葬妥息。此乃二家允肯情愿，日后伏超母子兄弟并叔伯房亲等，不得生端图赖夷人。各表良心，恐口无凭，故立遵依一纸，与夷人收执存照。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立遵依人男林伏超”^②。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432页。

②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64页。

十二日，林则徐接获英国水手殴打尖沙嘴村民致死的报告，立即决定派新安县（今宝安）知县梁星源赶到尖沙嘴查办。梁星源验尸证明林维禧系多处受棍伤致毙，并通过村民的协助，拿获替英人收买尸亲的刘亚三，林伏超等交出某船长出具的约定付款的英文字据。林则徐根据调查结果，按杀人偿命的法律，派员到澳门，谕令义律查明并交出杀人凶犯，由中国官府审办。

英国侵略者早就存心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义律在一八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给帕麦斯顿的报告中，就保证过决不将英国罪犯“送由任何其他审判制度去审判”^①。而帕麦斯顿，曾经三次向英国下议院提出法案，要在中国建立民刑法院与一个海军法院，来保护英国人不受中国人“损害”^②。林则徐发出交凶的谕令，义律“抗不收阅”^③，并且借口“意外的打架的当天，美国和其他外国人一起上岸”，实情尚未查出，拒不交凶。二十一日，义律呈文钦差大臣委员，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231页。

② 《英国蓝皮书》（1846年8月），第6件，《鸦片战争》第2册，第642页。

③ 《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抗不交凶说钻》，《林则徐集·公牍》，第130页。

叫嚷英国没有把本国人交他国审判的法律，警告中国官员不要发出“耸动本国商梢人等藐视伊国领事”的所谓“煽动性的文告”^①。

林则徐认为义律的这一系列举动，是“狂悖妄为”^②。为了更加有力地驳倒义律的狡辩，采取正确的对策，他了解和研究国际法，组织翻译了一七五八年瑞士人滑达尔（De Vattel）著《各国律例》英译本的有关段落。除袁德辉翻译一部分外，还叫当时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的美国传教士伯驾（P. Parker，一八〇四——一八八八年）译了几节。伯驾在医院年报第 6565 号病案中写道：

“小肠疝气。林钦差，人未见。从职业观点来看，这个病案没有什么可记；但与这样显赫的人物交往，记录其若干经过，未始不是很有意义的。与他初次来往是在〔一八三九年〕七月间，不是治病，而是他叫行商送来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若干段，要求译成中文，这几段谈到战争，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 年，第 441 页。《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 65 页。

② 《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不交凶说帖》，《林则徐集·公牍》，第 130 页。

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①。

袁德辉译文和伯驾译文均见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五十二或百卷本卷八十三。这些段落，摘译自奇蒂（J. Chitty）英译本第三十八页脚注第三十七（误译为第三十七章），第一七二页（误译为第一百七十二条）和第二九二页（误译为第二百九十二条）^②。同时，又谕令美国领事调查美国水手是否在场，即速交出凶手。结果，美国领事的报告和现场调查一致，行凶的都是英国水手。

林则徐查明案情，又了解西方国际法，确信“杀人偿命，中外所同”^③，理直气壮地坚持要义律交凶。

① 陈原：《林则徐译书》，《人民日报》1961年5月4日。伯驾还会给林则徐写了一封长信，阐明自己对中外冲突的意见，其中说：“目前中外争执的原因何在呢？在于彼此误解。有什么纠正的办法呢？无他，两个字可以概括：‘公正的条约’，天下间各友好国家都订立了这种条约，让过去的一切仇恨都被忘却吧”。见史蒂文斯（G. B. Stevens）：《彼得·伯驾生平、书简和日记》，波士顿1896年版，第170页。林则徐如何答复，或者并无答复，已无法查考。

② 王维俭：《关于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

③ 《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抗不交凶说帖》，《林则徐集·公牍》，第130页。

八月二日，他和邓廷桢、怡良会衔发出告示，重申要义律交凶的谕令，并宣布停泊尖沙嘴一带英船的食物采买，须由通事和领有执照的买办经手，禁止私自买卖，以防勾通贩毒。

然而，义律存心践踏中国主权，对林则徐的“笔谕口传，一概不理”^①，并竟于八月三日非法宣布在中国领海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权的法庭”，将于十二日在一艘英船上开庭，审讯有关林维禧案的凶手^②。又据此于五日写了说帖送澳门县丞代稟林则徐等，并邀请中国官员到场“亲看亲闻”^③。这一“邀请”理所当然地被林则徐拒绝了。

十二日，义律导演的“审讯”丑剧在“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上开场。他自扮“法官”，在二十三人组成的大陪审团面前，煞有其事地宣布对一名英国水手犯杀人罪的控诉案不予受理，然后将五名参预殴打的水手押送到由十二人组成的小陪审团面前受审，当即判处三人监禁六个月、罚金二十镑，两人监禁三个月、罚金十五镑，还指定监禁应在

① 《会谕澳同知再行谕飭义律缴土交凶稿》，《林则徐集·公牍》，第131页。

②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441页。

③ 《中国丛报》，1839年8月号。

英国的一个监牢里执行^①。义律心里明白，英国政府并没有赋予他充当法官的职权，他的“判决”毫无法律价值，他只不过是想把包庇凶手披上伪善的外衣，如果中国人上当的话，他更可引为先例，伸手为英国政府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可以借此扩大事态，挑起中英冲突。

林则徐对义律拖延月余抗不交凶的可耻行径极为愤慨。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不任英国侵略者“坏法养痛”^②，他援引一八〇八年处理英军强占澳门事件成例，于八月十五日下令断绝对英商和澳门英商的柴米食物供应，撤其买办工人。并于同日和邓廷桢从广州天字码头出发，由水路前往香山（今中山市），驻扎香山县城，勒兵分布各处要口，实行戒严。

十七日，林则徐在香山县城丰山书院寓所接到蒋立昂钞来义律所谓“审讯”结果的通知，内称：“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公审办。倘若查出实在死罪之凶犯，亦拟诛死。现今远职谨报诚言，该犯罪不

① 《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抗不交凶说钻》，《林则徐集·公牍》，第130页。

②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4页。

发觉”^①。林则徐当即根据中外律例，理直气壮地宣布义律的“审讯”为非法，严正地指出：

“查该国尚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在别国尚当依该处法度，况天朝乎？……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倘以后英夷毆死英夷，或他国毆死英夷，抑或华民毆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亦可以不抵耶？”^②

况且，“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这只能说明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难道可以“不执法与之从事”？他谕令义律速即改悔，交出凶手。

义律接到林、邓的谕令，“挨延多日，绝不稟复”，蒋立昂派引水往催，义律竟“转将引水横加斥骂”^③。

二十一日，义律寄出说帖，请澳丞代稟上宪，“示谕准今在澳各英吉利人之买办工人等回馆仍旧

① 《澳门厅钞来义律原稟》，《林则徐集·公牍》，第130页。

② 《会批澳门厅转稟义律抗不交凶说帖》，《林则徐集·公牍》，第129、130页。

③ 《会谕澳同知再行谕飭义律缴土交凶稿》，《林则徐集·公牍》，第131页。

接济”^①。同一天，林则徐接到沿海各地送来的情报和《澳门新闻纸》提供的动态，知道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且又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隧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②，怒不可遏。他写信给怡良说：

“严批饬令交凶，至今数日，尚未稟复，姑候一二日，若再不来，难免竟下辣手耳。”^③

不过，他也清楚断绝接济的措施已给英商很大的压力，连日“自澳移家登舟者十余户”^④，“义律将眷口安置尖沙嘴得忌利士船上，单身仍回澳内，照料前所驱逐之奸夷马地臣等下船，谅伊亦仍赴尖沙嘴”^⑤。为了给义律最后回头的机会，他和邓廷桢于二

① 《义律递澳丞请准买办工人回馆说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72页。

② 《会谕澳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林则徐集·公牍》，第132页。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于香山。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50页。

⑤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于香山。

十二日再次命令蒋立昂传谕义律速即交凶，并宣布颁行新例对外国人贩毒处置的规定，责令将新来鸦片悉数呈缴。“如不接阅，即将此谕实贴大街，俾华民及各国夷人共见共闻”^①。

义律决心退到海上，等候本国政府训令和援兵，采取战争行动，对林则徐的谕令不加理会。当天，蒋立昂“专遣引水邓成兆送往义律寓所，义律闭门不纳”。第二天，即二十三日，义律退出澳门前往尖沙嘴，引水邓成兆赶到船上送交谕令，义律仍坚拒不收^②。同时发出说帖，坚持“罪犯全未发觉”，“不可交人解究”，并指“钦差大人现今之作行，不免使各外人与英商等俱同疑惑不定。即如此时布散流言云，钦差大人意欲捉拿领事。其风闻之言虽不可信，而却发是非之论，未免干令大清与英吉利国各失于相安，致使承平难保。更兼日前业已强为拘留领事，其此等办法，在英国人民之意见，殊为凌辱，必干冒国主之威极深矣”^③。

① 《会谕澳同知再行谕飭义律缴土交凶稿》，《林则徐集·公牍》，第132页。

② 《札新安县将澳门厅缴回谕帖转给义律》，同上书，第133页。

③ 《义律不交凶说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73页。

英国侵略者抗不交凶，继续贩卖鸦片，蓄意破坏具结进口贸易的政策，对中国政府的屡次警告置若罔闻，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林则徐决定不“因英夷而废法律”，根据清朝对外贸易法令关于“夷商销货后，不得在澳逗留”的规定，宣布英商“既不进口贸易，是不销货，即不当住澳，应与奉逐各奸夷均照例不准羁留”。并晓谕在澳华民及西洋各国商人，“以此举专为英夷违犯，不得不制以威，与别国均无干涉，毋庸惊扰”^①。二十四日，澳门葡萄牙当局执行林则徐的谕令，宣布驱逐英商出境。

恰恰在这个时候，从澳门退出的英船“不腊克久”号（Black Joke），在驶经大屿西南角途中遭到三只中国海盗船的劫掠，船上水手和乘客九人，一名水手被割去左耳，于次日被经过的英船救回，带往尖沙嘴^②，一名商人和一名水手后被三板救回到十字门洋面^③，其余下落不明。在澳英商顿时惶恐不安，开会决议立即离澳。

①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4，675页。

② 《义律说帖》，《林则徐集·公牍》，第134页。

③ 《义律为英国三板被劫水手商客陆续找到二人说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76页。

二十五日，义律发出说帖，宣布不与中国官宪来往公文：

“现因屡次不顾大体，论及义律办事，曾作不实之言，备做告示，张挂墙壁，更兼斥去工人，不准予接济，是故义律逼得不与官宪来往公文。总俟各告示撤回，工人食物照旧，方得接收礼文也。兹等办法，固为强行凌辱，干冒英吉利国主已极深。所关系，自然大皇帝必以彼钦差大臣为责成也”^①。

二十六日，留澳英商及其家属全部乘船退出，寄住尖沙嘴货船和潭仔洋空趸船上。

具结与惩凶的斗争，前景更加扑朔迷离了。

三十二

为了防止义律狗急跳墙，林则徐一面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逼使英国侵略者“一切恪遵法度”，决定和邓廷桢或分或合，往来香山、虎门之间，酌商调度；一面争取澳门葡萄牙当局和外商（包括从事正当贸易的英商），孤立顽抗的义律和英国鸦片贩子。他认为“夷人习为虚僑”，“宽固可以弭衅，宽而失之纵

① 《义律不与官宪来往公文说帖》，同上书，第74页。

弛，则貽患转足养痍；严似易于启衅，严而范我驰驱，以小惩即可大戒”^①。因此，不能因怕“轻启边衅”而示以软弱。勒令英国侵略者具结交凶，是“永杜鸦片之害”的“吃紧机关”^②。他在奏折中明晰剖陈说：

“臣等前于收缴烟土册 [时]，逐箱检出夷票，交洋商译出汉文，始知其按年按月计箱编号，竟有一月之内装至一万二千数百箱者。是牵算夷地一年所发，不下十余万箱。虽其售于他国者亦在此数之内，而中国总居大半。若源源再至，殆害何穷！此时绝续关头，间不容发，假使新烟不缴完，须遵照新例实办一二夷人，方足以示惩创。况命案抵偿，华夷通例，乃敢宣言于众，以为英国不能与他国相同。……值此除恶务尽之际，臣林则徐何敢意存趋避，粉饰目前？”^③

他还认为，摈弃抗法者，接纳奉法者，在外交上有明显的好处。美国人进口贸易，澳门葡萄牙当局遵守法度，给予区别对待，不但使义律在各国商人面前输了

① 《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76 页。

②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同上书，第 675 页。

③ 《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77 页。

理，对在华英商也会发生分化的作用。英国人“性奢而贪，不务本富，专以贸易求赢”，“故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而中国马头，又彼国贸易者之所以为命”^①，“彼贸易断不肯歇手，众夷正不得齐心，要令就我范围，似已确有把握”^②。

基于上述种种策略上的考虑，林则徐和邓廷桢于二十八日从香山发出告示，再次重申具结贸易的原则，要求一切未带鸦片的外国商船进口贸易，不得逗留洋面；船内误带鸦片的应速即自首，全行呈缴鸦片，准其免罪，鸦片缴清，亦准进口贸易；不愿进口的应即自扬帆回国，不予追究；杀人凶手应立即交出^③。同时安排赴澳门巡阅，因连日下雨，尚未确定行期^④。

自从四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和邓廷桢宣布将赴澳门查办禁烟之后，中葡双方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五月间，林则徐、邓廷桢檄委署佛山同知刘开域、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县知县三福、署香山县县丞彭邦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76 页。

②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奏稿》中册，第 675 页。

③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 77 页。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晨于香山。
《林则徐集·日记》，第 350 页。

晦，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造册虽送，并督同澳葡当局搜查夷楼有无囤贮鸦片。澳葡当局和澳门居民积极配合，查明户口，计华民一千七百七十二户，男女七千零三十三丁口，葡萄牙人七百二十户，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英国人寄居五十七户。澳葡当局除破获因义士走私鸦片八箱外，又“自行拏获夷人亚思时零烟，在马头焚烧，将亚思时收监，按照夷法问罪”^①。澳门葡萄牙总督委黎多还上稟表示，情愿出具此外并无存贮烟土甘结，“预设公馆，虔洁铺陈，恭迓大宪驾临”^②。澳门居民也兴高采烈地在娘妈阁搭架“凯旋门”。五月二日到娘妈阁作画的法国画家博尔杰（Auguste Borget，一八〇八——一八七七年），目击这一盛况，在一封信中说：

“妈阁庙前空地上挤满了各行各业的人群，以及看热闹的人们。……为迎接即将到达的一位姓林的大官，在空地上又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凯旋门。据说，他要先到庙里来念经拜佛”^③。

① 《巡阅澳门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1、682页。

② 《批澳门同知为委黎多呈明实无鸦片情愿具结集》，《林则徐集·公牍》，第116页。

③ 博尔杰：《中国与中国人》。转引自徐新：《鸦片战争前夕澳门地区清军一瞥》一文。

五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在虎门“遣马游击、胡守备赴澳门”^①。六月五日，虎门销烟的第三天，林则徐批复澳门同知，重申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方针：“今既许以自新，即不追究既往，此后果皆守法，凡我天朝官吏，自必仰体大皇帝生成之德，力加保护，断不使其被人欺凌”。并强调巡阅澳门，“本大臣奉命前来，专为查办公事，凡所驻扎之处，于地方州县，尚不许供应丝毫，况肯令夷人预备乎？该夷等总以恪遵训谕，谨守法度，即为良夷，毋得妄拟趋承，习为华靡。该署丞等务即传谕，严切禁止，并饬香山县亦不得以办差为名，铺张陈设，饼干严参”^②。七月以来，由于发生林维禧案，具结、交凶与否关系到禁烟成败的大局，吸引了林则徐的注意力，澳门之行才被耽搁下来。直到不久前决定援引一八〇八年成例，采取制裁澳门英人的断然措施，原本目的在于清除鸦片来源的澳门之行，凸显了宣示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争取澳门葡萄牙当局严守中立和合作的政治意义，变得急不容缓了。

这时，林则徐探闻英舰一只正向广东开来，他虽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41页。

② 《批澳门同知为委黎多呈明实无鸦片情愿具结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16—117页。

“尚不知真假如何”，但为了防止“意外之患”^①，下令海口内河各处设防。关天培亲自坐镇沙角，督领本标师船与调到的阳江、碣石两镇舟师，积极进行分合操练，并加派弁兵，协防排链，添雇水勇，装配火船，以备随时调遣^②。怡良坐镇广州，也“派兵分防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并办木排堵截”^③。二十七日，林则徐、邓廷桢在香山观看了子母炮和抬炮的演习^④。林则徐十分明白：“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⑤，虽然半年多来严加整顿，奈何罚不及众，积重难返，难保不复萌故技。而沿海人民敌忾同仇，一心御侮，在禁烟运动中已经显示了它的威力，信民心，用民力，必可保海防无虞。三十一日，林、邓发出告示，号召沿海人民群相集议，购置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英人上岸滋事，准许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将其俘获。英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刻于前山。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刻于前山。

③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3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50页。

⑤ 《鸦片战争》第4册，第466—467页。

拦阻，不许其饮用。但英人并未上岸，不得擅自登舟，驶近英船，徒生枝节。在另一告示中，还宣布禁止为英船引水，违者拿获正法^①。广州附近南海、番禺、顺德等地，本有社学的组织，在林则徐的号召下，社学中的爱国士绅即召集义勇，组织团练，投入抗英御敌斗争^②。香港居民也奋起响应，四处张贴写有诸如“井内有毒”之类的揭帖，警告上岸取水的英国侵略者^③。林则徐见各路大军云集，巡防周密，各地民气激昂，戒备森严，深为鼓舞，激动地说：

“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人端士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④

二十九日，印度总督奥克兰应义律的要求派出的载炮二十八门的军舰“窝拉疑”号（Volage），在新任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该舰舰长士密（H. Smith）大佐率领下，开抵九洲洋面。澳门厅营发现这只不明国籍的军舰闯入领海，当即派引水前往查

① 告示原文未见，引自《中国丛报》1839年9月号。

② 据同治番禺、南海县志记载，番禺县的钟镛社学、联升社学和南海县的桂水社学，均在本年建立。

③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448页。

④ 《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8页。

问，“窝拉疑”号竟然开枪向其攻击，逞凶生事^①。只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克制，才没有发生冲突。

九月一日，“窝拉疑”号和新来货船四只，驶至尖沙嘴，与聚泊在那里的三十余艘英船会合^②。九龙湾巡洋师船按照林则徐的命令，严格查禁食物接济，密切注视着英舰的动静。

军舰“窝拉疑”号的来到，助长了义律破坏禁烟运动的气焰。他立即向澳门葡萄牙总督委黎多写信，要求让被逐英人返回澳门居住，并称“窝拉疑”号舰长已受命在保护澳门、击退任何可能的袭击中，与澳门总督阁下合作，随时等候阁下的答复和调遣^③。

陆续下了六天的雨，终于在三十日午后放晴。林则徐和邓廷桢遂决定九月二日从香山出发，前往澳门巡阅。

九月二日早晨，天时晴霁，林则徐和邓廷桢按照原订计划，从香山县城南门出城，经新安汛、双合山、石鼓碇、孚迳汛、蚺蛇汛、榕树塘至雍陌，在郑氏祠内午饭。未刻又行，经古鹤、界涌、南大涌、翠微村

① 《批澳门厅为义律呈诉士密三板至九龙被炮攻击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38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刻于前山。

③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443页。

至前山寨，入住都司署中，与驻扎此地的澳门同知蒋立昂见面。当晚，得到“窝拉疑”号开到尖沙嘴的消息^①。

三日清晨，林则徐、邓廷桢统领将备管带弁兵，从前山南行十里，抵关闸。澳门理事官做遮马地沙率领戎服佩刀的兵总四人，荷枪的士兵一百名，排列道左，迎于关下，齐作西乐，导引入澳，通过花峰下的长堤——莲花茎，驻节于莲峰庙。莲峰庙创建于一五九二年，初名天妃庙，又名慈护宫，一六六二年重修一新，又称新庙，向为明清官员来澳巡视的行辕驻地。《中国丛报》报导林则徐、邓廷桢来到莲峰庙的情景说：

“队伍自关闸出发，到进入庙前那片广阔的庭院，其情景是非常有趣的。是晨天空晴朗，在小山的斜坡下，这个院子十分凉爽。成群结队的看热闹的人，已经聚集在院外。而院子内，澳门理事官、同知、知县以及钦差大臣的代表，已在那里恭候。各种礼物——银子、丝绸、茶叶、猪和角上扎了红绸带的小牛，也已摆放在庙的正门口。队伍由二百名左右士兵组成，成两列纵队，约莫有四百多码长。不管是在进行中或在操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刻于前山。

演时，都极不整齐。一名骑马的军官最先到达，随后是抬大锣的，接着是一队扛旗的中国士兵，引导着钦差大臣的八人大轿。走在轿旁的，还有一队葡萄牙仪仗兵。然后又过来一小队本地士兵，为邓总督开路。在他后面，跟随着其他官员和军队。大员们一到，受到在恭候的官员的迎接，然后被引进庙堂，在那里稍事休息并与理事官举行会谈”^①。

在正殿——天后殿前的四角石亭，林则徐、邓廷桢传见澳门理事官做遮马地沙，“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囤贮禁物，不许狗庇奸夷”。做遮马地沙点头领会，表示愿意遵守中国法令，“现在随同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分内当为之事”^②。

九时，林则徐、邓廷桢从莲峰庙出发，沿筷子基湾的沙道南行，在三巴炮台的礼炮声中，从三巴门入澳门城。经三巴寺（圣保禄教堂）、花王堂、关前街，穿越营地大街、天通街达红窗门税口，过三巴仔、风顺堂、英国东印度公司支行（今慈幼学校）、高楼街、妈阁街。在西望洋炮台的礼炮声中，入娘妈阁，至天

①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07—108 页。

② 《巡阅澳门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82 页。

后前行香，小坐。折回至风顺堂，过小巷到南湾，历南环街至水坑尾门，过天神巷、医院街（白马行街，今伯多禄局长街），绕三巴炮台一周，在礼炮声中，从三巴门出城^①。沿途澳门人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②，热烈支持林则徐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正义行动。宾汉（J. Elliot Bingham）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描述这天澳门的盛况说：

“中国的居民，早已树起几个牌坊，饰以采球与对联，充满赞扬的词句。当大轿到达各家的门前时，他们搬出桌案，上边摆着花瓶，以表示对于禁烟大臣的谢意”^③。

在三小时的巡视活动中，林则徐、邓廷桢“督率随员抽查夷楼民屋，均与册造相符。其赁给英夷房间，自各夷离澳后，现俱关闭。复加访察，自春间查办以后，该西洋夷楼实无存贮烟土情事”^④。他们巡视了具有西方文化特色的商业区、文化区和住宅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则徐在日记中写道：

“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闼

① 参见杨仁飞：《林则徐巡阅澳门路线折》（初稿）。

② 《巡阅澳门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2页。

③ 《鸦片战争》第5册，第44、45页。

④ 《巡阅澳门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2页。

绿骢，望如金碧。是日无论男妇，皆倚骢填衢而观，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虽暑月亦多用氈绒之类为之，帽里每藏汗巾数条，见所尊则摘帽敛手为礼。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①。

林则徐赞美西式的楼房建筑，而对西方人的服饰、婚姻、风俗表示鄙视，这是从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来衡量的，带有明显的片面性。

巡阅澳门后，林则徐、邓廷桢当天中午返回前山。饭罢继续北行，途中遇暴雨，留宿雍陌郑氏祠。次日至香山县城，即登舟前往虎门。这次巡阅的直接成果是，争取到澳门葡萄牙当局的严守中立。委黎多明确答复义律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不能中止他自己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

曾这样长时间和这样密切与其结盟的英国与中国之间所维持的最严格的中立。……希望看到各方都圆满地终止这些争端，除非他接到他政府有关的明确的命令，不能允许他有一点改变维持上述的中立”^①。

六日凌晨，林则徐、邓廷桢抵达虎门镇口。这天上午，林、邓和关天培在镇口游击署中筹议海防，突然接到大鹏营递来九龙海战的战报。

原来，义律图占澳门与中国对抗的阴谋失败后，决心以九龙巡防水师查禁接济为题，挑起冲突，摆脱尖沙嘴英船食物用水困难的窘境。

四日上午九时，义律，士密等乘坐“路易莎”号，带着“珍珠”号（Pearl）和几只武装快艇从香港出发，开到我九龙山炮台附近海面，假装要求供应食物，向在该处防护炮台、查禁接济的大鹏营三只师船寻衅。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根据林则徐的谕令，申明在不具结交凶的情况下不能接济食物的理由。义律以巡洋水师没收的食物，是英国人购买并且付了款为词，大耍无赖，对自己抗拒具结交凶却一句不提。赖恩爵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义律的要求。义律恼羞成怒，于下午二时，派上小船一只，拢上师船，递交一份“抗议

^① 《中国通信汇编》，1840年，第445—446页。

书”，声称半小时之后不供给食物，他就要击沉水师战船。半小时后，赖恩爵正派遣弁兵前往答复之际，义律竟下令开炮轰击师船，当场击毙兵丁欧仕乾。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水师将士的强烈愤慨，赖恩爵立即挥令各船和九龙山炮台反击。师船兵丁很快地将大炮搬到面对英船的船舷上，“展开骇人的轰击，并且打得相当准”。九龙炮台也猛烈开火，集中打击义律乘坐的“路易莎”号，“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顿时，十九发炮火打中“路易莎”号的主帆，轰得它在漩涡中滚转，英兵纷纷落水。“路易莎”号上一个名叫亚当·艾姆斯里（Adam Flmslie）的英国侵略者写道：“我们在偏舷上的辰光是不快活的”，如果不是中国船的炮火不够充足，“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一幕历史了”^①。

激战二个半小时，英船败退，师船奋勇追击。下午五时，英舰“窝拉疑”号、武装鸦片走私船“威廉要塞”号等赶来援助，拦截师船于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②。一

① 亚当·艾姆斯里致威廉·艾姆斯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②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4页。

发炮弹击中“路易莎”号上的防雨布，“人们都瘫痪了”，有的“则说不出话来”^①。得忌喇士率十六名水手划船偷袭一只师船的船尾，师船将并用火绳枪英勇反击，击毙多人，得忌喇士手腕也被打穿。六时半，英船向尖沙嘴方向逃去。这次战斗，水师官兵顽强拒敌，终以阵亡二人、重伤二人、轻伤四人的微小损失，取得胜利。

九龙海上的隆隆炮声，给林则徐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动。他本来认为义律“办事认真”、“不肯食言”，抗拒具结“并非出自真心”的。匿不交凶虽然是“实出情理之外”^②的狂悖妄为，但“断非该国王令其如此”^③。只要施加一些压力，一定会像围商馆勒令缴烟时那样幡然悔悟。他下令驱逐英商出澳后，曾估计说：“惟倔强之性未尝稍受折磨，此番控驭周防，尚不免稍需时日”^④，对义律的悔悟抱有信心。可是几天

① 亚当·艾姆斯里致威廉·艾姆斯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② 《会谕澳门同知再行谕飭义律缴土交凶稿》，《林则徐集·公牍》，第131页。

③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4页。

④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5页。

过去了，义律毫无改悔迹象，他开始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在九月五日赴虎门途中，于石壁写给怡良的一封信里，他自问道：“然替义律设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①？义律居然动武，他一时确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接连几天，林则徐和邓廷桢、关天培等人频繁往来于镇口、沙角，共商对策，决定邓廷桢先回广州，林则徐留下“察看该夷动静，以筹操纵机宜”^②。十三日，林则徐在虎门观看水军列阵操练演习。水师官兵“均恨奸夷先来导衅”，抗敌士气十分高昂，演习场面威武动人，林则徐觉得“殆与龙门入帘宴遥相颉昂”^③。为了作长期斗争的打算，林则徐的眷属和行辕办事人员也于这一天全部移住虎门。

正当林则徐静观义律动向，扪心思索对策之时，十六日，忽然接到澳门厅禀报义律恳求澳门葡萄牙总督代为“乞诚”的消息。这犹如一阵闷棍，把林则徐的思想搅得更加混乱了。义律毕竟屈服了，经过九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已刻于石壁舟次。

②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5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53页。

龙海战的失败，“其惶恐之状，亦已情见于词”^①，义律此次的诚意不由不相信。但是，义律又曾经“伪作输诚”，“自谓‘办事认真’，而竟潜卖鸦片，庇匿凶夷；自谓‘岂有别心’，而以索食为名，先行开炮”^②，这次“似知悔罪输诚，然仅托诸空言，尚未见于实事”^③。“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④，难保他们不在劣势之下，“暂作缓兵之计，别生谲诈之谋”^⑤，“是其言又安可遽信”^⑥？抱着这种半信半疑的态度，林则徐开始面对着和英国侵略者进行谈判桌上的斗争的新形势。

三十三

义律乞求和平，实际上是个阴谋。九龙海战之

-
- ①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85 页。
- ②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85 页。
- ③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同上书，第 686 页。
- ④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85 页。
- ⑤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同上书，第 686 页。
- ⑥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林则徐集·奏稿》，第 685 页。

后，中国水师的巡缉更严了，尖沙嘴英船的食物供应非但未能解决，而且愈发困难了。抗拒具结、交凶、缴烟，货物卖不出去，“广东天气炎热，各船中如洋米、洋布、棉花等货，难免潮湿霉烂，业已怨怼同声”^①。加上美国商人抓住义律禁止英船进口贸易的机会，独占贸易利益，不能不使英国商人格外眼红。虽然美商也代为英商买卖货物，但从澳门到广州间的短途运输，要素的水脚费几乎相当于从伦敦到广州的运费，唯利是图的本性，又不由他们不心痛如绞。偏偏在这种时候，英船“沙也基”号船主失踪，他们怀疑恐怕已被中国扣留作为交凶的人质了。九月十二日夜里，一只疑在潭仔洋面潜卖鸦片的趸船，被守备黄琮带领的水师兵勇所焚毁^②。他们更是惶恐不安，和鸦片走私商们的矛盾越来越大了。十七日，“士林加沙尔”号英商比地里，因四月十一日从孟买

① 《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4页。

②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同上书，第684—685页。这只趸船，当时黄琮等认为是英国“丹时那”号（Virginia），后来西班牙商人辨明是“米巴音奴”号（Bilbaino），林则徐以该船潜卖鸦片，不予受理，见《林则徐集·公牍》，第158页。该船图书室的图书被缴获呈交林则徐。

装载棉花抵达澳门洋面至今，不能进口贸易，“亏折许多资本”，向林则徐申请具结进口贸易^①。义律为了稳住阵脚，准备采取封锁广州海口、断绝中外贸易的措施来摆脱困境，但由于美商的抗议^②而不得不取消。黔驴技穷，义律眼看坚持对抗捞不到好处，只好侈谈和平论调，妄想取得喘息的机会，尽快卖掉那些潮湿霉烂的货物，调和内部合法商人和鸦片走私商人的矛盾。

林则徐接到义律“乞诚”的消息后，当天札令澳门同知蒋立昂通知义律，表示可以在缴烟、交凶、驱逐烟贩和趸船的前提条件下达成和平解决。他着重指出：缴烟、驱逐烟贩和趸船，是果否“真心向化”的标志，交凶更关天朝国法，“在一人漏网之事犹小，而外夷坏法之罪难容”。这三条遵办了，聚泊尖沙嘴的英船允许进口贸易，即便象义律所说的需要等待国王回信，也应把何时才能接到，先行报告中国方面，以便研究可否通融办理。如果迟延不作答复，

① 《林则集·公牍》，第145页。

② 林特赛：《论一八三九年三月勒缴鸦片以来中国的变故》，第17页。

“即当统率水陆兵勇，声罪致讨”^①。

林则徐基于义律反复抗拒的教训，对他的诚意多少有所怀疑，决定在“明有范围”的同时，做到“暗有把握”。那就是“临以重兵”，“直使该夷计穷心慑”^②，没有反复的余地。他和关天培以及再次从广州到来的邓廷桢一起，“于山海形胜逐一详细讲求”^③，并要关天培整肃军威，蓄养精锐，严防静镇，“密为布置，将柴草火药装配各船，拟将带烟不缴之船，尽予烧毁，以除其害”^④。

二十二日，林则徐和邓廷桢同舟到沙角，在关天培舟中查点连日来调集的兵勇各船册籍。“是时战船多貔貅，相随大树驱虬蜉，炮声裂山杂鼓角，樯影蘸水扬旌旂”^⑤。八十余只兵船、火船前后排列，军威雄壮。这天正是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邓廷桢清兴大发，邀林则徐、关天培同登沙角炮台饮酒赏月。天色

① 《会札澳门厅传谕义律条款》，《林则徐集·公牍》，第136—137页。

② 《仍须责令英人出结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9页。

③ 《英人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并葡人出为转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5页。

④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凶折》，同上书，第687页。

⑤ 林则徐：《中秋嶰筍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天培）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云左山房诗钞》卷5。

朦胧，飏飏的晚风吹散了秋暑的热气。月亮上来了，三人同登绝顶晾楼，只见“穴底龙眠，沙头鸥静，镜奁开出云际，万里晴同”^①。“岛列千螺，舟横万舫，碧天朗照无际”^②。水面清澈如镜，“三山倒影入海底”，祖国的山河又是何等壮丽！在备战拒敌的余暇，正值千古诗人赞赏不绝的凉天佳月，林则徐多么愿意“举杯邀月与月酬”。但是，他想到了眼前的斗争，“军中欢宴岂儿戏”，克制着自己的激情，在良辰美景中，和邓、关一起指点山河，复参机谋。

当林则徐、邓廷桢在明月下乘着汹涌的夜潮返抵镇口时，从澳门送到蒋立昂钞寄的义律来信，内称“本领事极欲遵圣旨，将违禁之鸦片全行绝除，自应即赴澳门叙论，以凭贵宪稟复”^③。他想象义律必定是心机用绝，“乞诚尤切”^④了。

① 林则徐：《月华清·和邓嶰筠尚书沙角眺月原韵》，《云左山房诗钞》附卷2，诗余。事后，邓廷桢曾绘《海山眺月圆》以作留念，祁寯藻有《题邓嶰筠制军〈海山眺月图〉》诗，见《饔飧亭集》卷26。

② 邓廷桢：《月华清·中秋月夜偕少穆滋圃登沙角炮台绝顶晾楼，西风冷然，玉轮涌上，海天一色，极其大观，辄成此解》，见《双砚斋词钞》。

③ 《澳门厅钞录稟送义律说帖》，《林则徐集·公牍》，第137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54页。

义律的确走到谈判桌旁。九月二十四日，他在澳门葡督委黎多的陪同下，和蒋立昂开始第一轮谈判。从六月初拒绝谈判至于今，四个多月过去了，义律除了使林则徐命令英商具结的措施未臻实效之外，捞不到什么商业上的好处。现在，他企图通过谈判去捞到它。这一天，义律态度温和、情词恭谨地向蒋立昂表示：“前因冒犯严威，叠奉谕飭，业已悔悟”^①，并且把他对谈判前提的书面答复，交给蒋立昂。这份书面答复^②，表面上同意林则徐提出的三大条件，而实际上却是进行抵赖和狡辩。就说缴烟吧，义律并不反对，可是现泊尖沙嘴的英船并无一两鸦片，可以会同搜验；具结嘛，他也不反对，只要不具“人即正法”的话。交凶罢，他说无法查清杀人凶手，因为在场的还有美船水手，以后如查出，一定照本国律例，定以死罪，并恭诸官宪在场看视。驱逐烟贩、趸船呢，过几天就可令其开行，只是三孖地臣（Donald Acheson）和轩拿厘（G. Chin-narry）二人，“皆未贩卖鸦片，望可姑容留居”。进口贸易吧，国内的训令要

① 《已谕英船听候搜查并办理出结究铅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7页。

② 《澳门同知钞呈义律遵奉款条说帖》，《林则徐集·公牍》，第142—143页。

到旧历年底才能批回，目前不能准船进埔。更有甚者，他要求“公议立法，嗣后互为查察案件，俾得天朝法例及本国章程，各得相全”，妄图利用谈判，换取英国政府梦寐以求的领事裁判权。这分明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那有丝毫诚意可言！

蒋立昂一看，感到不妥，特别是交凶一节，距离更远，当即面加驳斥，指出凶手实系英国水手，供证确凿。义律一面辩解，一面又作书面补充，要蒋立昂“无庸怀疑”，他自必“勉力察究”杀人凶手，一回至尖沙嘴，便通知所有英人检举，并许将二千元赏给报情之人。被驱逐的英国鸦片商，如准其回澳办理清楚，则到澳六日内即可如数扬帆而去，等等^①。并要蒋立昂先行请示后再议，第一次谈判就此告终。

第三天，义律又向蒋立昂送上一份说帖，就十九日士密乘船到九龙，被九龙炮台放炮六次驱逐一事，“求派官员细查缘由”^②。义律的这两个文件，于二十八日送到林则徐手中。林则徐对于义律求和条件的答复，当然不满意。他和邓廷桢逐条加以研究，一一

① 书面补充答复内容，见《林则徐集·公牍》，第144页。

② 《林则徐集·公牍》，第138页。义律原递澳丞说帖，见《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80页。

做了批示^①。他指出：所谓尖沙嘴英船并无一两鸦片，不但情理难信，而且有确凿的凭据。九月五日，中国烟贩欧亚猪、彭亚开等就在额顺船上买了公班烟土，这两个烟贩已经落网了。义律提出会同搜验，可以同意，果然不夹带鸦片，正经贸易的货物自当公平保护，并量予通融，不使各货主耽延受累。澳门永不许进货，英船必须具结进黄埔贸易。至于具结，结内应写明“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入官”字样。毆毙林维喜的凶手，允准给予十日限期，查出送官审办。被驱逐的英国烟贩，允准义律所请，回澳收拾行李，六日内离开。但其他英商不得混入，等以后公布日期，再准搬回长住。并要求引渡逃到英船上的汉奸周亚全、陈亚有、黄亚八、黄车叶、罗老本等人。

对于九龙炮台轰逐士密事件，林则徐严正指出：士密带领兵船二次向中国水师挑衅，十九日竟敢到不应到的九龙湾窥探形势，我方开炮，理所当然。此次未下炮子，故未坏船伤人，不过要你们知道，“天朝地方，不可冒昧轻犯”^②。

为了促使义律作出圆满答复，林则徐于十月一

① 《札澳门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同上书，第139—141页。

② 《批澳门厅为义律呈诉士密三板至九龙被炮攻击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38页。

日批准“士林加沙尔”号英商比地里具结进埔贸易的申请，并颁布结式如下^①：

具切结英吉利国货船主 夷商

率伙计及雇佣人等，今赴天朝大宪台前，
结得本船装载 等货来广贸易，懍遵
钦定新例，不敢夹带鸦片。倘查出本船有一两鸦
片，愿将夹带之犯，听凭天朝官宪即行正法，船
货全行没官。若查无夹带鸦片，应求恩准照常进
埔贸易。良歹分明，情甘帖服。所具切结是实。
道光 年 月 日 具切结英夷船主

夷商

问题又回到了义律一方。焦点仍然是具结和交
凶。

在等候义律答复的间歇，林则徐悠闲似地为友人书扇。他酷爱书法，早年就写得一手平整峻拔的大小欧体字。仕官以后，他鉴赏磨练，溶汇发挥，在书法上自成独特的风格，墨翰为世人所重。由于禁烟抗英斗争的紧张，他没有时间为此多花笔墨，因此欠了友人一大笔债。此时，他记起了这件事，从早到晚，一口气书了二十柄扇。

写诗是他的另一爱好。同样，对敌斗争的激烈，

^① 《批洋商译呈英国船主比地里稟》，同上书，第144—145页。

不容得他多写。沙角中秋赏月，他诗情汹涌，感慨的是，他还未曾提笔，就被义律乞和的事吸引过去了。直到这时，他才重新构思补写，于三日和四日连续填了月华清词一首和作七古长诗一章。七古长诗倾吐他禁烟到底的壮怀：

森森寒芒动星斗，光射龙穴龙为愁。
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

他写这首诗，还为了留作对战友的永久怀念：

今年此夕销百忧，明年此夕相对不？
留诗准备别后忆，事定吾欲归田畴^①。

办完禁烟大事，就要告老还乡。诗中隐隐约约地流露了对背后多方掣肘的权臣的不满。

林则徐两度长期驻扎虎门，和长年惨淡经营、竭力筹海的关天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关天培母亲九十生辰的前夕，他为此题瑞菊延龄图一诗，赞颂关

① 《中秋嶰筠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天培）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云左山房诗钞》卷5。

天培是“功高靖海长城倚”，“傲霜花艳岭南枝”^①。这不是平凡的祝寿诗，实际上是对镇守祖国南大门、抵御英寇入侵的爱国将士的讴歌！

他寄和闽中友人，表达他“敢辞辛苦为苍生”，不惜“双鬓新添雪”，“欲棹归楂恐未安”的心情：

力挽颓波只手难，斋心海上礼仙坛；
楼台蜃气还明灭，欲棹归楂恐未安。

敢辞辛苦为苍生，仗节瀛壖愧拥兵；
转得虚声驰域外，百蛮传檄谬知名。

一苇安能纵所如，思乡惟望抵金书；
欲知双鬓新添雪，恰切江船握别初^②。

林则徐在紧张的对敌斗争余暇为诗，不是为了消遣时光，而是抒发坚持禁烟抗英的意志和决心。这和指挥澳门谈判一样，没有炮声，没有硝烟，但我们

① 《题关滋圃瑞菊延龄图》，《云左山房诗钞》卷5。

② 林则徐：《和韵三首》，原件上海金式武先生藏。引自《林则徐诗集》，第410页。原诗未署写作时间，估计在此前后，为叙述方便，暂植于此。

同样可以体会到斗争的激烈和艰辛。

几天很快就过去了。十月八日，林则徐收到义律五日作出的答复。在这份复文^①中，义律理屈词穷，一味抵赖。他装聋作哑，说除了缴烟时声明过的甘结式样以外，“并未闻知另有结稿”，即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具“人即正法”四个字。义律当然不会健忘，林则徐在三月十八日的第一次谕令中，就毫不含糊地宣布过这个要求。义律诡称不知，完全是无赖行为。在交凶问题上，他又是另一副面孔，干脆来个不辩不争，表面上说自当“随时紧严查察”，骨子里是置而不究，拖延了事。至于驱逐烟贩、趸船，他既恳求又解释，无非免逐三孖地臣、轩拿厘两人，趸船有几只已卖给美商或正在拍卖，开行的日期还得延缓几天。林则徐要拏拿汉奸，他辩解说不知道有这回事，即使有之，听到要抓，也早逃走别去了。总之，绕了那么大的圈子，到头来还是回到起点上。

林则徐为了打破僵局，促成谈判重开，决定在具体问题上作些通融。关于具结，义律不愿具结只愿搜检，林则徐让了一步，允将“具结与搜查二事合而为一”。情愿遵式具结者，准予照常贸易，不必搜查；不

^① 《澳门同知钞呈义律遵谕查办说帖》，《林则徐集·公牍》，第

愿具结者，应赴沙角接受搜检，果无鸦片，仍准贸易。若不遵式具结，又不肯接受搜查，限三日内回国，否则，定即驾驶火船，烧灭除害。但以后来船，不以为例，不论此次曾否出结，曾否搜查，均须照式出结。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至于交凶，允许再展限十天。驱逐烟贩、趸船一节，轩拿厘一人念情暂免驱逐，已卖或正在拍卖的趸船可不算在驱逐之列^①。

为了避免义律推磨延误，并利用英国合法商人和鸦片贩子“正不得齐心”的矛盾，打乱义律的阵脚，他又将具结与搜查合而为一的新办法撰成告示^②，书写在特制的高脚木牌上，交大鹏营官兵负责带到尖沙嘴一带，分段竖插，让聚泊尖沙嘴英船上的英国人，共见共闻^③。在告示中，林、邓再次表示断绝鸦片百折不回的坚决态度，说：

“本大臣、本部堂千言万语，无非必要断绝

① 《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林则徐集·公牍》，第146—148页。

② 《会谕尖沙嘴英国各船货具结进埔告示稿》，同上书，第151—152页。

③ 《批大鹏营县为义律呈递说帖恳求安慰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53页。

鸦片，若鸦片一日不断，即一日不肯歇手。此次尔等贩卖鸦片之念，直须永远断去。倘敢再图走私，定按新例正法，悔之何及”。

九日，林、邓又命令负责查禁尖沙嘴英船接济的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新安县知县梁星源，“会督水陆兵勇，时刻严防。倘该夷假意恳求，暗图窥伺，即须制其死命，不可稍失机宜”^①。并要他们查明义律何时赴澳、空趸何时开行、凶犯何时交出、英船拟何日进口等事，稟复察夺。

十一日，林则徐、邓廷桢和关天培亲赴虎门各炮台检查战备。接着，同登沙角炮台，会阅每年秋天都要举行一次的水操。首先演习战船攻守操练，次演水兵泅水阵式。“枪炮首尾响应，师船调钺轻灵，其泅水以及鳧水对械各兵，出没波心，浮潜并用。爬桅各兵，均能升高演技，胆壮气雄。所有九台大炮及施放各项火器，高低远近，……夹攻靶船，辄被击中”^②。专管排链的分兵，也表演了排链启闭之法。林则徐看到水师整顿后的新面貌，为“将弁谙于将令，士卒习

① 同上书，第154页。

② 《会阅虎门秋操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90页。

于波涛”而大感满意。

十二日，邓廷桢离虎门返回广州。行前，林则徐、豫堃、关天培同到邓廷桢处，共商澳门榷务。他们讨论了张岳崧九月八日自琼州来信中提议的：十月至正月四个月内严禁民船出洋，以杜绝内地奸民潜往新州（新加坡）运载洋烟^①，认为“欲禁其出洋，则令出恐不能行，甚且激成他变，必须别筹察弊之法，方避免因噎废食，亦不至开门揖盗，乃可永久遵循”^②；“既不能禁其出，则只得稽其入，总之非峻法不能革颓风，而更以速办多办为要”^③，议定和怡良等筹商后，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林则徐、邓廷桢还对禁止美国商船代运英国走私鸦片入口问题作了研究，会札广州府，向美国领事士那追查有无购买英国趸船，作何使用？命令美国来船今后不得停泊尖沙嘴，并指出：“若因英夷货船被义律掣阻不准进口，该米夷私行代运，尚在情理之中。倘竟代送鸦片，则天朝新例，要将夹带之犯即行正法，船货全行没官，该国夷商均

① 张岳崧：《致林少穆星使书》，道光十九年八月朔日于琼州。收入《林则徐信稿》，第157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于虎门。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夜于虎门。

有身家性命，速宜自为保卫，何必暗与英夷习结”^①。

这些措施，起了分化英国合法商人和鸦片贩子的作用。林、邓所发告示在尖沙嘴公布之后，英船“担麻士葛”号（The Thomas Coutts）首先表示愿意具结进口贸易。这一举动使形势大大有利于中国方面，逼使义律再次回到谈判桌旁。

十三日，义律表示：“此次所谕各事，远职皆已洞晓，似不难循照，即行善妥办明”，并提议十五日重开澳门谈判^②。

十四日，林则徐允许“担麻士葛”号首先遵式出结进口^③，并决定派余保纯带洋商伍绍荣、卢继光赴澳门，会同蒋立昂与义律谈判。在致怡良的一封信中，他谈到同意重开澳门谈判时的心情，说：

“义律递到复禀，据称‘所谕各事已皆洞晓，

① 《会札广州府传谕美国领事士那查报买受空趸》，《林则徐集·公牍》，第155页。林则徐允许美商私行代运英货进口，直到停止英国贸易时才禁止，是区别合法贸易和鸦片贸易的一种表现。至于义律利用美商的转贩，阻止合法英商直接进口贸易，是破坏禁烟运动的行为。美商利用转贩贸易牟取高额利润是其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把这种行为说成是美商有意和英国鸦片贩子合作，破坏禁烟运动，是不妥当的。

② 《英夷义律遵谕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51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56页。

似不难循照即行妥办’等语，说得如此之顺且易，不知究能免于反复否”^①？

十五日，英船“担麻士葛”，号具结后直进黄埔贸易。林则徐得知这一消息，十分兴奋，认为“此诚能壮中国之声威，而破义律之诡譎”，下令对该船特别优待。他听说“担麻士葛”号船主湾喇（Warner）“复作信与尖沙嘴诸船，不用候义律分付，速即照伊一体行事”时，他想象英国合法商人会群起响应，“谅从之者如归市，搜检之说或可不烦矣”^②。同日，余保纯等从虎门出发赴澳门。行前，林则徐谆谆嘱咐：“搜查一途，日前未有具结之人，不得不姑开此路。自湾喇一船遵办之后，直须以照式具结为不二法门”^③。十六日，他得知义律已到澳门，更是乐观地估计说：“此次谅必不敢反复，即凶手亦不致落空也”^④。十七日夜，他写信给十四日回广州的豫堃，还天真地认为：“此次遣来之覃义理，或竟替换义律作为领事。湾刺之船出结进埔，想必另有一番道理，而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于虎门。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于虎门。

③ 林则徐：《致豫堃书》，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夜于虎门。《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70页，题作“无受信人姓名札七通”之二。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于虎门。

覃义理之急欲请牌进省，则亦不肯与货船出入之夷人为伍，其意可想而知也”^①。

然而，义律仍旧是玩弄花招。重开谈判以来，他坚持不愿具结只愿听候搜查。虽有已具结进口的“担麻士葛”号英商丹牙厘从旁劝说，义律毫不松口。会议三天，全无进展。到了二十日，余保纯等曲解林则徐“具结与搜查合而为一”的方针，置三个前提条件于脑后，向义律妥协，达成了在沙角搜检英船的协议。

二十三日，林则徐接到余保纯等的报告，十分愤怒。在此之前，他已接获情报，尖沙嘴海面的鸦片走私船纷纷驶离，西路广海报有发现英船四只，东路平海也报窜入英船三只^②，显系逃避搜检，继续贩卖鸦片。这样，搜检已失去原有的意义。特别使他忿愤的是，原来“义律请具之结，已云带鸦片者船货没官，只少人即正法字样”，而这次余保纯等“非但不能令其遵式具结，甚至将义律已经禀明船货没官一语，几

① 林则徐：《致豫堃书》，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夜于虎门。《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70页，题作“无受信人姓名札七通”之二。

② 《批余保纯等会饬洋商暨丹牙厘等开导外商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61页。

欲听其吹散”，而紧要的命案正凶，又“竟置之不问”^①。即使退一步，答应搜检，也得谈判议定具体步骤和办法，不容含混，且要“先截住花旗（美国），不许代运”^②，才有实效。这些原则和办法都先逐层指示过，余保纯等竟置若罔闻，大出他之所料。他后悔平日把余保纯等看成“晓事之员”，委之重任，“初不料其措置乖方，一至于此，令人不胜慨叹”^③！

余保纯等人妥协的后果十分严重，尖沙嘴英船上的商人、家眷纷纷回澳，把林则徐苦心布置的拒英大局破坏了。林则徐“日夜批答”^④，采取补救措施，命令所有英船在三天内或遵式具结候查，或回国，不许徘徊观望，义律扣押的五名凶手，立即交出送审。他表示“誓为天朝断此祸根，万不肯使夷船鸦片再留萌蘖”，责令余保纯等“共体此心，力图挽救”^⑤。

林则徐全力以赴，向以义律为代表的英国侵略者和以余保纯为代表的对外妥协势力，展开了紧张

① 《批余保纯等为英商货船请照候验会禀》，同上书，第162页。

② 《批余保纯等为英商货船听候请照开盘会禀》，同上书，第164页。

③ 《批余保纯等为英商货船请照候验会禀》，同上书，第162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57页。

⑤ 《批余保纯等为英商货船请照候验会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63页。

的笔战。二十四日，他以“此间事局未定，不能脱身”^①，辞退专程接他回广州参加官场应酬的来船。二十六日，美商买英国已空趸船载棉花来到龙穴，林则徐立即咨会关天培派人到船办理具结。美商遵式具结进口后，他越发相信“夷人非不可教诲，祇视晓谕者之著力与否耳”。他严斥余保纯等竟敢代六艘英船请照候查，指出：“委员以销差为亟，该厅以请照为亟，英夷以回澳为亟，而本大臣则首以具结为亟！如不能谕令照式出结，则三者皆不得行”^②。

义律在谈判桌上捞到便宜，暂时摆脱受困的窘境，气焰甚嚣尘上，竟纠约英商数人到澳门开会，抗拒具结，“并抑勒各小商，不使出结”^③，并在二十六日通知余保纯等人，无法查出殴毙林维禧的凶手，与案件有关的五名凶犯，已经审拟坐囚罚银，解回本国^④。

二十七日，林则徐针对义律的种种违抗，再次谕令具结、交凶、查拿汉奸，宣布“所有到澳主议不愿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57页。

② 《批余保纯等为英商先拟六船请照候查会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64页。

③ 《会谕义律饬交凶夷并遵式具结》：《林则徐集·公牍》，第169页。

④ 《钞来义律说帖》，同上书，第172页。

具结之夷商，应俱不准贸易”，勒令英商退出澳门，交出凶手、烟贩和汉奸，如再违抗，即派令师船赴尖沙嘴围拿^①。他为此进行了妥密的布置，饬令在关闸等处加派重兵驻扎，责令余保纯等“毋得信恫喝之词，生模棱之见，致干失机误事重咎”。他表示坚持具结措施的坚定决心说：

“若本大臣不能令其出结，竟听贸易，则直夷人之不如，不敢再言国事。所有在事印委人员，愿与本大臣同心，则此后定以取结为事，不结不已。如其知难而退，则亦听之。”^②

在写给怡良的一封信中，他还说：

“前日澳中之谈，众人未思及盘验之难，谬谓即可了事，擅自允许，以致夷眷纷纷回澳，殊属大失机宜。尚喜已请澳照之花旗买受喇堤一船，昨已在沙角照式具结，与前次垮喇之船，俱可作为榜样。以后不具结者总不许其贸易，彼亦无可如何也。”^③

① 《会谕义律饬交凶夷并遵式具结》，《林则徐集·公牍》，第167—170页。

② 《批余保纯等等奉驳饬令英商照式具结会禀》，同上书，第171页。

③ 《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于虎门。

二十八日，林则徐得到义律宣布将杀人凶手解回本国的通知和洋商劝导英商具结经过的报告后，立即决定驱逐英商回国，“不但不准逗留澳门，亦不准聚泊尖沙嘴”，动兵围拿杀人凶手，不日商明进发。他怒斥洋商在澳门谈判中，和义律“全然抹煞正意，专辟旁门”相呼应，专举告示中间：“格外通融”一段，名为“劝导”，实是“故借夷人之口，反唇相稽，岂本大臣于此等狡狴笔墨，尚看不出耶”？难道不是“善用曲笔，甘为恶直丑正、长奸纵恶之言”^①！

林则徐采取的紧急补救措施，使义律眼看捞到手的便宜又落了空。图穷匕首见。义律终于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二十八日，义律接到林则徐二十七日的谕令，立即拜会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士密，恳求他“即行采取您认为最好的步骤，以防止英国的船只落到中国政府手中”^②。士密神领心会，当天便率领英舰“窝拉疑”号和续到的“海阿新”号（Hyasinth，装炮二十门，舰长华伦 Warren）起碇驶离澳门，向虎门进发。

具结和惩凶的外交斗争结束了。摆在林则徐面

① 《批余保纯等呈洋商劝外商节略并义律说帖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71、172页。

② 《中国丛报》，1839年10月号。

前的新课题是：如何对付英国为维护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武力对抗。

第九章

战争阴云与粤海冲突

三十四

正当广州、澳门中英双方围绕具结和交凶展开着激烈的外交战，遥远多雾的英国首都伦敦，一个挑动侵华战争的阴谋，已经酝酿成熟。

七月三十日，广东收缴鸦片的消息传到伦敦^①。三十一日早上，传到伦敦印度事务所^②。八月五日，印度英商和逃离中国的英国鸦片贩子也把这一消息传到伦敦；义律三月二十二日从澳门写给帕麦斯顿的报告和林则徐谕令各国商人缴烟的文件，也在同一

① 《澳门新闻纸》，己亥十一月十六日，引自陈德培抄辑《洋事杂录》，《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② 《澳门新闻纸》，1840年1月11日，《鸦片战争》第2册，第424页。

天送达英国外交部^①。

八月六日，在鸦片诱人的利润召唤下，那些和鸦片贸易有关的大亨们——下院议员、银行家、进出口商人、鸦片走私船船长等等，以伦敦“印度和中国协会”为据点，串联起来并且致函英国外交部，要求谒见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七日，帕麦斯顿接见了他们。这次接见给当事者的印象是：“预料政府要采取强硬行动，派出足量的海军，教中国感觉到海军的威胁”^②。

此时世界的正直舆论都认为中国禁烟有理。新加坡报纸七月十八日转载印度消息说：“鸦片系不法之贸易，中国官府理应禁止，因禁鸦片烟尽其所能而行，所事皆是公正合理之事”。“近来钦差之法度”，“我等见得并无一条道理可以驳之，说其不善”^③。英国国内舆论，指责贩卖鸦片是可耻、不道德行为的，也占了优势。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布道士地尔洼(A. S.

① 英国国家档案局藏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31。本章所引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17、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不列颠博物馆手稿部藏私人文件等，均见严中平辑译的《英国鸦片贩子筹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和《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下不一一另注。

② 威廉·克劳复致罗伯特·克劳复，1839年8月8日。

③ 《鸦片战争》第2册，第372、373页。

Thelwall) 著《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一书，指责“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要求国会进行公开调查。上下议院中的有识之士也激烈反对，有人还上书“请国王将鸦片贸易停止”^①。帕麦斯顿维护鸦片贩子们的利益，对此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而且他对中国禁烟的实况还不明了，对中国的地理、形势和实力也缺乏具体了解，一时还无法下开战的决心。十七日，他向义律发出训令，立即派人去“获取中国沿海贸易场所和东印度群岛中诸海岛的情报”，写成详细报告，转呈英国政府^②。二十九日，义律于四月三日写的建议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报告送达外交部。帕麦斯顿对义律提出的用赔款的一部分换取在广州、宁波、厦门和南京十年通商权利的建议大感兴趣，整段划上了注意符号^③。

鸦片贩子们加紧幕后活动，促使英国政府发动战争。与此同时，在英—印—中三角贸易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也在为发动侵华战争进行着隐蔽而紧张的活动。九月十六日，主要代表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

① 《澳门月报》，同上书，第 535 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29。

③ 同上，F. O. 17/31。

帕麦斯顿，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二十七日，利物浦印度协会的代表到伦敦谒见帕麦斯顿。三十日，曼彻斯特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三十九家也上书帕麦斯顿，请求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方面这种侵略（？）行为，应予以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①。伦敦商人九十八家亦于同一天上书，要求政府表明意图，早日决定政策，还提醒说：“若加拖延，深恐这项贸易落于别国商人之手”^②。

在鸦片贩子集团和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的推波助澜下，英国政府挑动战争的意向日趋明朗化。

九月二十三日，帕麦斯顿致书首相迈尔本（Lord Melbourne），提出处理中英关系的六点实际问题。

十月一日，英国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并训令印度总督对于我们兵船司令所采取的任何必

① 《英国蓝皮书》（1840年8月），第1件，《鸦片战争》第2册，第634页。

② 《英国蓝皮书》（1840年8月），第2件之附件，《鸦片战争》第2册，第636页。译文稍有改动。

要行动予以合作”^①。但由于顾忌国会内外的反战势力，对这一决定保守秘密，不敢公开宣布。

英国内阁作出出兵侵华的决定后，鸦片贩子集团和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继续频繁活动，向英国政府提供他们制订的侵华战略和作战方案。

十月十六日，帕麦斯顿根据鸦片贩子们撮述的作战计划，发出第十五号训令，正式把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通知义律，并说明了作战计划的“纲要”，即远征军在一八四〇年三月到达中国海面，立刻封锁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封锁广州与白河之间认为适当的若干处所，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或任何其他岛屿；立刻开始捕捉并扣押能够弄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海军司令应该进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提出英国政府的要求，并把战争行动继续到清朝派遣全权官吏，答应英国的一切要求时为止。帕麦斯顿在训令的末了，强调说：“和对华贸易有关的商人和制造家一致要求两件事情：第一，对中国人实行强有力的行动；第二，这样的行动延至本季商务结束的时候开始，那就是说延

① 道切斯特夫人编：《一个长寿人，布劳顿勋爵回忆录》，卷5，第227—229页。

至明年三月”^①。

十一月四日，帕麦斯顿将一八四〇年四月间发动侵华战争的计划通知了海军部，并发出第十六号训令，指示义律尽量搜集军事情报，等待远征军的到来，必要时可以“先揍它（指清朝政府）一顿，然后再作解释”。十六日，帕麦斯顿将向义律发出的第十五号秘密训令抄送内阁各大臣，并将查顿来信抄送给海军大臣。

英国鸦片贩子集团和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就是这样地推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挑起一场“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②

三十五

英国伦敦战云密布，中国南海怒涛翻滚。十一月二日，士密率领英舰“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窜抵穿鼻洋海面，并驶入沙角向水师提督关天培递送这位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致钦差大臣的信件，要求林则徐收回十月二十六日的谕令，即放弃“攻击”英船，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29。

②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90页。

准许英商及家眷住澳并恢复一切供应。林则徐严正地加以拒绝。三日早晨，关天培派人将士密原信退还，并按往日常规，于上午率领水师到穿鼻洋面巡防稽查。这时，士密再次派人送上原信，并要求关天培把师船立即驶回沙角。水师在领海上巡防，这是中国的自主权利，关天培当即加以拒绝，并表示说：只要义律在限期内交出毆毙林维禧的凶手，水师便可以考虑撤回。当时义律就在“窝拉疑”号军舰上，狡辩说：“义律曾经再三的郑重声明他并不知道杀害林维禧的凶手，如果他已经查出，他早就惩办了；如果以后拿获的话，他也一定要惩办的”^①，完全拒绝了关天培提出的条件。英国侵略者既然蓄意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抗不交凶，中国水师当然理直气壮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天中午，已于十月二十九日遵式具结的英国商船“皇家萨克逊”号（Royal Saxan），在中国引水的导航下，驶至穿鼻洋面，准备报关入口。士密等以武力横加阻挡，迫令折回。关天培正欲派员前往查究，士密竟下令“窝拉疑”号出其不意地炮击师船，炸毁火船一只。提标左营二号米艇，适被炮火击中火药舱，登时燃起，烧毙兵丁六名。关天培亲身挺立桅

^① 《中国通信续编》，第14页。

前，自拔腰刀，亟令本船弁兵开炮回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这时，“海阿新”号绕到“窝拉疑”号后边，猛烈炮击，集中围攻关天培乘坐的师船。炮弹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从关天培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指挥战斗。师船炮火击中“窝拉疑”号船头，将其头鼻打断，英兵纷纷地滚跌入海。奏升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又指挥弁兵，连轰两炮，击破“窝拉疑”号后楼^①。“窝拉疑”号一个英国侵略军军官描述说：

“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只船，据着原地，猛力对我方进攻，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从距离看来，中国的炮和火药是很好的，只能自由地上升下降，炮弹太高，多无效果，只有少数落于船桅或索具之上。‘窝拉疑’号船帆上中了几弹，‘海阿新’号的船桅和索具，也中了炮弹。一个十二磅的炮弹，击中了‘海阿新’号的船桅，又一弹正中了主要横帆，帆桁需要修理。”^②

双方激战一时许后，“窝拉疑”号帆斜旗落，且

① 《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进口并各处滋扰在穿鼻尖沙嘴叠次将其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1页。

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48页。

御且逃，“海阿新”号也跟着遁去。中国水师突遭偷袭，兵丁除烧毙六人外，还被英舰炮火击毙九人，师船下旁灰路多被炮火击开，内有三船渐见进水（英国侵略者称已击沉），官兵多有负伤。但由于官兵敌忾同仇，奋勇作战，克服了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关天培返航回抵沙角后，立即把战况飞报林则徐。自从九龙海战以后，林则徐对于义律侈谈和平、要求谈判的诚意一直抱有怀疑。澳门谈判的破裂，使他进一步看出英国侵略者“大抵非善言所能感化”^①。他对英国侵略者“居心叵测，反复靡常”，玩弄假和平、真战争的伎俩，亦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在这天上午刚刚发出的奏折上，他写道：“大抵该夷于一切事宜，紧一分则就绪一分，松一步则越衅一步”^②。接到穿鼻洋战报后，他立即明白：“此次士密等前来寻衅，固因前在九龙被击，意图报复，而实则由于义律与图卖鸦片之奸夷暗中指使”，“无非持其船坚炮利，

① 《会谕义律饬交凶夷并遵式具结》，《林则徐集·公牍》，第169页。

② 《英国趸船及应逐烟贩现已驱逐并饬取切结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98页。

以悍济贫”^①。他预感到英国侵略者还会再来逞凶，立即传令严加防范。虽然此时，他接到道光帝批回的报告九龙海战情形的奏折，指示他“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②云云，他没有感情冲动，孟浪行事，而是冷静地分析中英双方力量对比，承认英军船坚炮利，“师船木料不坚，未便穷追远蹙”，从而确定以守为战、积极防御的抗英战略，“坚垒固军，静以待之”，“扼其要害，务使可守可攻”^③。他特别指示驻防尖沙嘴迤北的官涌山守军，固垒深沟，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准备相机剿办。

四日早饭后，林则徐从镇口来到沙角，向关天培了解战斗经过，并“查看被炮处所，酌商修整；受伤弁兵，赏恤有差”^④。

“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从穿鼻洋逃出后，驶回尖沙嘴，停桡修理。英船脊背之上，官涌山守军，也在修筑工事。英国侵略者发现官涌山上行迹可疑，

① 《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进口并各处滋扰在穿鼻尖沙嘴叠次将其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2页。

② 道光硃批，引自《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5页。

③ 《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进口并各处滋扰在穿鼻尖沙嘴叠次将其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4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59页。

害怕遭受俯攻，屡次放出舢板，偷偷驶近山边，从沙滩上爬上坡来窥探虚实。驻扎该处的增山营参将陈连升（一七七五——一八四一年）等，派兵截拿，打伤英人二名，夺枪一杆，余众滚崖逃走。

四日夜里，尖沙嘴英国武装商船一字列开，向官涌山营盘猛烈炮击。我军扎营得势，敌炮不能横穿，未受损失。官兵居高临下，发炮反击，把英船击退。八日，英船又发动进攻，大船一只从正面开炮，小船从旁乘潮扑岸，有百余人抢上山冈，开枪击伤兵丁两名。增城营把总刘明辉率兵下山截击，用大刀、木棍打伤敌人数十名，把他们赶下海去。九日，英船又想夺下官涌稍末的胡椒角，刚发炮试探，便被陆路提标后营游击德连指挥的守军用大炮、抬炮击退。

七日，林则徐得知英国侵略者窥伺官涌的消息。连日来，他和邓廷桢、关天培一起研究对策，决定添调官兵二百名，由马辰、周国英、黄者华带往增援；由关天培挑拨得力大炮六门，以资致远攻坚。又派余保纯、张起鹄驰往，会同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管带乡勇前后策应。

十一日，各路官兵齐集官涌，各将领认定山头，分兵五路扼守。新调来的六门大炮，也在官涌营盘安装起来。这天傍晚，英船发现官涌营盘安炮，当即赶装炮弹。到起更时，英船先下手为强，放炮攻击。我

军五路大炮重叠发射，遥闻撞破船舱之声，不绝于耳。一两时后，英船灯火一时熄灭，弃阵逃命。第二天清早，尖沙嘴英船已逃走过半，留下的十余只也逃到远处抛锚，船上的篷扇、桅樯、绳缆、杠具，狼藉不堪。海中还有一只双桅帆船，半浮半沉，摇摇欲坠。

十三日，曾在九龙寻衅的“剑桥”号和在尖沙嘴村逞凶的“多利”号等十余只英国武装商船，于傍晚时分驶近官涌，伺机偷袭。我军瞭见后，即分起赶赴五路山梁，等到英船驶入射程之内，一齐开火。“多利”号连中两炮，仓皇遁去，其在旁探水的划船一只被击翻。其余英船见势不妙，争先折退。

英船六次进攻官涌山均告失败。从此，只得各奔前程，四散在龙鼓、筲洲、长沙湾、赤沥角等处外洋寄泊^①。

十四日和十六日，林则徐接连收到官涌山反击战胜利的捷报，兴奋异常，在日记上写道：

“知初六（公历十一月十一日）夜官涌大获胜仗”。

“知初八（公历十一月十三日）夜又大获胜

^① 《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进口并各处滋扰在穿鼻尖沙嘴叠次将其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3、704页。

仗”^①。

艰辛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的成果，他的喜悦溢于言表。英船“始则抗违，继且猖獗，是驱逐由其自取，并非衅自我开”，林则徐盘算着，“此次剿办之余，于澳门既不能陆居，于尖沙又不能水处，苟知悔悟，尽许回头。若义律与士密等尚以报复为心，则坚垒固军，静以待之，亦自确有把握”^②。接着，他向外国商人重申“以生死甘结为断”，“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区别对待方针，并表示“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他传令慰问遵式具结停泊黄埔的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人员，保护安全并倍加优待，又饬属查明“皇家萨克逊”号的下落，保护和带往黄埔贸易^③。

林则徐接连两天起草折稿，准备尽速地把穿鼻、官涌战役的捷报和今后处置中外贸易的办法上奏给道光帝。当他写好折稿之后，十九日夜里接到的谕旨又使他心怀悒郁。

道光帝的谕旨是批复林、邓驱逐英人出澳的奏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60页。

② 《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进口并各处滋扰在穿鼻尖沙嘴叠次将其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4页。

③ 同上书，第705页。

报的。在这道谕旨中，道光帝虽然同意了林、邓的做法，但赞许之中藏有责备之意。盲目自大的道光帝，于外情的虚实毫无了解，于对敌斗争的艰辛毫无体会，原以为林则徐一到广州，收缴了鸦片，便可大功告成，一劳永逸。几个月前，林、邓表示要“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驾拖船，满载草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火攻英国鸦片走私船只的奏报，曾经触痛了他的“恐夷”心理，而下过“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①的谕旨。接到九龙战报后，他为这一小胜大感扬眉吐气，竟忘乎所以，一反深恐启衅而持的容忍态度，在林则徐的奏报上批道：“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机悉心筹度，勉之！慎之”！又下谕旨说：

“……我兵先后奋勇，大挫其锋，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惟当此得势之后，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著林则徐等相度机宜，悉心筹画，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形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第189页。

难再示兵威？林则徐等经朕谆谕，谅必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致轻率债事，亦不致畏葸无能也。”^①

他想象即便开衅，也不过对付几只兵船，所以决计“大张挞伐”，“再示兵威”。没想到林、邓奏报与英人反复谈判不果始驱逐英商出澳，近于畏葸了，故不耐烦地说：“林则徐已放两江总督，现虽专办此事，岂能常川在粤？即邓廷桢统辖两省，公务繁多，亦不免顾此失彼”！还训示方略说：“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贸易”^②。

道光帝的谕旨使林则徐左右为难。他不愿意放弃反对鸦片贸易同时发展正当的中英贸易的主张，但又不能不服从道光帝的谕旨。经过反复的思索并与邓廷桢商议之后，林则徐提出一种两全的办法，即一面按照预先安排，于二十日拜发奏折，对折上和谕旨相抵触的那些话不做相应的改动，用意是冀望道光帝批阅后能够对“永远不准贸易”的决断重加考虑；一面又写信与豫堃商议，先作出停止英国贸易的安排，用意是表白已经顺着旨意行事。

二十六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豫堃等出示，宣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第226—227页。

^② 同上书，第232页。

布从十二月六日（十一月初一）起，停止英国贸易。在停止之前，英商将货物转卖给别国商人者，其英货仍允许具结进口，不追既往；停止之后，其他国家船只具结者仍准通商，但不许将英船货物改名冒混，或带运代销。英船“担麻士葛”号遵式具结，仍准照常贸易，英船“皇家萨克逊”号已经具结，日后若求入口，可以区别对待，允许进黄埔贸易。

林则徐的做法和道光帝的谕旨根本不同。道光帝的旨意是取消中英贸易，闭关自守，但在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想以此“一劳永逸”地排除外国侵略的威胁，仅仅是一个愚蠢的幻想。林则徐停止英国贸易的做法，是在承认中国有必要发展对外贸易的前提下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林则徐说：“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①，“而义律之勾结士密等，虚张矫饰，玩法营私，该国以七万里之遥，其主若臣，未必周知情状，今他国通商如旧，而英国独停，若该国查察情由，系因图卖鸦片，抗违天朝新例，则内而自知理曲，外而颜面何存，彼亦不肯容义律等之诡计奸谋，以自坏二百年来之

① 《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进口并在各处滋扰在穿鼻尖沙嘴叠次将其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5页。

生计也”^①。停止英国贸易，牵涉到英国的国计民生，势必迫使英国答应断绝鸦片，这样一来，就不难达到永杜烟患，扫尽疮痍的目的了。在后来写的一份奏折上，他还指出这样做，就是把抗违的英国与恭顺的他国区别对待，“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②，含有利用英、美等国之间的矛盾的策略意义。因此，他对在“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下恢复中英贸易仍抱有希望，在做法上也留有余地。

十二月六日，停止英国贸易的决定开始实施。继续驻扎虎门已经没有必要了，林则徐和邓廷桢遂于十日登舟返回广州。

为了适应停止英国贸易以后的新形势，林则徐倍加注意了解外情。他秘密派遣彭凤池到澳门探察，又派余保纯到长沙湾等处查视。《澳门新闻纸》译稿，他一向认真阅看，西方新出的有关书籍，他也注意搜集和购买，并组织翻译。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布朗牧师（Brown）赠送一八三六年伦敦出版的慕瑞（Hugh Murray）著《世界地理大全》，经梁进德

① 《察看义律及英国烟贩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同上书，第712页。

② 《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同上书，第795页。

翻译出来，这就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地理知识的《四洲志》。一八三六年伦敦出版的德庇时（J. F. Davis）著《中国人》，一八三九年伦敦出版的地尔洼著《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试论大不列颠商人被摒除于那个庞大的帝国的有利的无限制的贸易的主要原因之发展》，这时正在翻译之中。致英国国王的照会，他早就草拟出底稿，于八月三日寄呈道光帝^①，道光帝也于同月二十七日详加披阅，认为“得体周到”，下旨“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②。林则徐接到谕旨时，正是军情倥偬之际，仍积极准备办理。在虎门期间，他将照会文稿交袁德辉翻译成英文，还会要求伯驾把照会另译一份英文稿^③。为了打听更多的外国情况，他还利用机会，直接向旅外的归侨和来粤的外国人询问。《洋事杂录》中就有英国医生史济泰、英国归侨容林、印度孟加拉归侨温文伯、马来亚归侨袁德辉口述外国见闻的记录。十二月十六日，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一起，在天后宫接见了在琼州文昌县遭风遇难的英船“杉达”号（Sunda）人

① 《拟具照会英王底稿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6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第208—209页。

③ 《华南美国宣教会，1838—1844年通信与文献》卷130，《彼得·伯驾1839年11月29日自广州来信》。

员。该船医生喜尔（Hill）记述当时情况说：

“他（林则徐）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英国，离开英国以前是否已有关于中国的乱事的消息传到英国，我们第一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这种消息，从安吉尔航行到中国需要多少日子，船舶在来中国途中是否惯常要在该地停靠，我们的船货的性质和价值，我们的船是否以前来过中国。

“为了向我们表明鸦片生意的可耻及最近几年来它的增长，他交给我们一份地尔洼先生作的小册子和另一本撕去封面的关于中国的小册子（我想是德庇时作的）。他要求我们阅读从两书中摘出的几段。两书中有几部分已经译成中文，贴在原文所在的书页上。他还有五六张东印度公司的卡片，上面载着一季中售出的鸦片数量。在他递给我们的一张卡片上记着：八达拿鸦片，一二、○四六（？）箱，一八三九年三月，托律打。

“他交付一封给英国女王的函件。文词仍旧是一贯的浮夸口气，使我不禁失声而笑。他一看见这种情况，便问是不是不合式。我们说我们所笑的，只是文词上的几处讹误。于是他便吩咐我们将信带入里屋，在那里修改我们所发现的一

切错误，并在那里进茶点。原函很长，是用毛笔写的，笔迹清晰，内容主要是说鸦片贸易及其恶果的一篇长文，并且希望女王陛下能够加以干涉，协助遏止烟祸。

“林公又问起各种鸦片所自来的地点。他让我把这些地名给他写下来，我当即照办。提到土耳其的名字时，他问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土耳其距离中国几乎需要一个月的航程。他似乎很惊奇。”^①

喜尔所指“一贯的浮夸口气”，就是照会中“我天朝君临万国”、“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一类盲目自大、不切实际的旧见解，可见林则徐并没有摆脱虚骄的习气。在接见中，他和巡视澳门时一样，带着天朝上国的眼光，从衣冠服饰、发须肤色上鄙夷外国人，也是虚骄习气的一种表现。林则徐是当时中国最富有世界地理知识的人之一，但对土耳其是否属于美国还不清楚，足见他了解的“夷情”还是极有限的。他和保守分子的区别，在于愿意探求新知，逐渐

① 《中国丛报》，1840年1月号。参见《鸦片战争》第5册，第321、326页。林则徐主持翻译的《澳门新闻纸》中，亦有本文的摘译，见《鸦片战争》第2册，第426—427页。

改变旧思想。从这次接见中，他愿意听取“夷人”的意见，修改不妥的文词，可以得到证明。这对威名赫赫的“天朝”大僚来说，更是需要卓识和勇气的。《广州周报》曾经评论说：“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至今仍旧不知西边”。“然林行事全与上相反”，“于今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第二封信，好似初学知识之效验”^①。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经过喜尔等修改过的致英国国王照会英文译本，后经缮封，于一八四〇年一月十八日交付英船“担麻士葛”号船主穹喇带往伦敦^②，但英国外交部拒绝接收。

在加意探访西方情况的同时，林则徐还完善了

① 《澳门新闻纸》，1839年12月14日，《鸦片战争》第2册，第411、412页。按：林则徐两次照会英国事，在中文材料中找不到根据。梁廷枏《夷氛闻记》卷1录有照会，与林奏底稿不同，不知出自何据。假如是真的话，似为奏呈前的初稿。外文材料中所指的第一封照会，我怀疑是指1839年4、5月间广州六经堂书铺刊卖的假捏照会，该文“率多摭拾臣邓廷桢会同臣怡良前次颁给在粤英人谕帖，及臣林则徐续发夷馆告示劝戒兼施之意，而归于绝其制造”，“其中尚无违悖字句”（《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3页）。外国人因其内容和林则徐等缴烟谕令一致，误以为真。

② 《英船主穹喇收领照会文书字据》，《林则徐集·公牍》，第128页。

停止英国贸易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停止英国贸易的关键，在于防止他国代运代销。这一弊竇不塞，等于漏卮依旧。澳门系外商总汇之区，是塞漏的重点。以往设立澳门同知一员，是香山县属吏，且驻扎距澳门十五里的前山寨，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他决定派遣高廉道易中孚暂行驻扎澳门内粤海关监督行署，专门负责“稽察澳夷额船，断绝英夷冒混，缉拿汉奸接济”，并节制前山内河水师，遇有缓急，可以随时调遣^①。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还和邓廷桢、怡良、豫堃以及易中孚等，一起商定了澳门贸易章程^②。

其次，停止英国贸易之后，“其售私牟利之心未必即能尽泯”，“难保不潜赴东西两路希冀私销”。为了堵塞私销之路，林则徐一面“密派文武，跟踪侦察，并严飭沿海各营，认真防范”，“飭行沿海镇、协、营、寨，并力巡查，州县文员严防口岸，以杜偷运”^③；一面广缉接济英国侵略者的汉奸，镇压里通外国的奸徒。离开虎门的前夕，他和邓廷桢会审了出洋潜买鸦

① 《请将高廉道暂驻澳门查办中外贸易等事务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14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64页。

③ 《察看义律及英国烟贩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遵旨宣布英国罪状并设法驱逐该国船只出口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13、726页。

片的烟贩钟亚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①。尔后，他又派员审理香山、新安、归善等县拿获的通敌奸徒十余名，分别判处发近边或远边充军等徒刑^②。

自从五月底义律宣布禁止英船进口贸易，到十二月初林则徐停止英国贸易，整整半年过去了。这块义律拿在手上，气势汹汹地威吓中国的大石头，终于砸到自己的脚上。他一手造成了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和鸦片贩子集团深为焦虑的结果：除“担麻士葛”号外，三十三只英船不得进口，卖不出货物，买不进茶叶。贸易的利益全被美国等国商人占去了。在这半年中，各国具结进口的商船有五十六只，停止英国贸易后十天内，又有六只具结进口。其中美国商船达四十五只，超过以往全年之数。相反，中国的对外贸易非但未被损害，而且从白银外流转成内溢，各船商人带来了二百万元的银币^③。据稍后一点的统计，本年外船输入的洋银，“已经查验者有二百七十三万二千九百余元，其未验者尚不在此数之内。是此时外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62页。

② 《拿获出洋偷贩鸦片并接济英船奸徒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31页。

③ 《察看义律及英国烟贩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12、713页。

来洋银，实见旺盛。而广东省城市上纹银价值，每两较前少兑大钱百余文至二百文不等”^①。这种情况，不仅义律大为沮丧，英商们也大为不满。《广州周报》刊载英商的怨言说：

“现今封港之事，害英国人之利，比害中国人之利更多。”^②

“我等与中国之贸易，不得不弃去，而我等只得回到英国，享昔日郡墨士之世界，食牛肉，饮埃尔酒以当茶。”^③

十二月十六日夜里，林则徐接到关天培派人送来的义律“求通贸易”的信件。在这封信里，义律表示“欲仍作正经贸易，凡事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④，企图在不具结、不交凶的情况下，含含糊糊地恢复贸易，使英商们得以重返澳门喘息。林则徐一眼看穿义律的诡计：“此次具稟恳求，仍不过〔旧

① 《复议御史骆秉章条陈整饬洋务章程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42页。

② 《澳门新闻纸》1840年1月18日，《鸦片战争》第2册，第431页。

③ 同上，1840年1月11日，同上书，第423页。

④ 《林则徐集·公牍》，第181页。

历〕八月间伪作输诚伎俩”^①。他当即批复，揭露义律口谈“欲求承平”，大干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勾当，严正指出：“不许尔国交易，此皆由于尔之自取，并非天朝无故绝人”。“须知尔国制度，亦不能出天朝律例之外，……若违天朝律例，则永远不许贸易”^②。但是，他仍然实践诺言，让已具结的英船“皇家萨克逊”号于二十九日驶进黄埔贸易。

林则徐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它已经不可能继续执行了。一八四〇年一月二日晚上，林则徐接到道光帝披阅穿鼻、官涌战役奏报之后下达的谕旨：

“英吉利国夷人自议禁烟以后，反复无常，前次胆敢先放火炮，旋经剖谕，伪作恭顺，仍勾结兵船，潜图报复，彼时虽加惩创，未即绝其贸易，已不足以示威。……即使此次具出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

① 《遵旨宣布英国罪状并设法驱逐该国船只出口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25页。

② 《会批义律于封港后递求诚禀》，《林则徐集·公牍》，第180页。

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毆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当啣（即“皇家萨克逊”号）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著出示晓谕各国，列其罪状，宣布各夷”^①。

具结、惩凶的正义措施被明令废止了，林则徐几个月来为挽救民族危难的努力遭到了无情的否定。更使他心酸的是，道光帝在回折上恶狠狠的批斥，使他婉言进谏所抱的一切希望统统化为乌有。

林奏：“此次剿办之余，于澳门既不能陆居，于尖沙又不能水处，苟知悔悟，尽许回头”。

硃批：“不应如此，恐失体制”。

林奏：“若义律与士密等尚以报复为心，则坚垒固军，静以待之，亦自确有把握”。

硃批：“虽有把握，究非经久之谋”。

林奏：“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实至公无私之义”。

硃批：“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

林奏：“英国罇喇之船，已在口内，……臣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第243、244页。

等谕令地方印委各员，谆切开导，以伊独知遵式具结，查明并无鸦片，洵属良夷，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该夷感激涕零。惟当啣一船，被士密吓唬之后，尚未知避往何处，臣等飭属查明下落，护带进埔”。

硃批：“恭顺抗拒，情节虽属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①

林则徐走上仕途以来，这是第一次受到皇上如此强词夺理的严厉批斥。在坎坷不平的官场，他虽然有过失足，但大体上是受道光帝宠信的。奉命使粤，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是受宠的顶峰。在禁烟斗争的每个回合，他隐约体会到道光帝已经逐渐变心，自己也做好“事定吾当归田畴”的打算。但可以得到某种安慰的是，在此之前，道光帝毕竟还是实践了“朕断不遥制”的诺言，禁烟功业还有希望。可是这道谕旨和上述的硃批，不由使他生起大势将去之感。对于道光帝的翻脸，他抱着事君不贰的信念，没有也不敢再行顶撞。一月五日，他遵旨出示，宣布正式封港，断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4、705页。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

绝英国贸易。

林则徐心里明白，贸易既断之后，英国侵略者“必不甘休”^①。停止贸易“迄今二十余日，该夷巡船、货船停泊长沙湾等处，外洋虽风浪靡常，仍迁延不去”^②，“粤省时刻严防，知其不能逞志，必向江、浙、直、东等处滋扰”^③。他针对道光帝的虚骄心理，于七日上奏说：

“该国货船停泊外洋，本未进口，兹闻天威震怒，自当警儆回帆。惟奸夷之夹私者，固仍冀售私，即良夷之载货者，亦未肯弃货，徘徊观望，势所必然，谅非空言所能谕遣。”^④

单凭天朝的声威是吓不退侵略者的，林则徐婉转地提出用武力驱逐胆敢窜犯走私和挑衅的英国鸦片走私船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仅仅粤省严防是不够的，“其沿海各省，以福建为最近，浙江、江苏次之，

①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② 《遵旨宣布英国罪状并设法驱逐该国船只出口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26页。

③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④ 《遵旨宣布英国罪状并设法驱逐该国船只出口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26页。

应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一体严行防堵，以绝去路”。

林则徐考虑到断绝英国贸易后，禁烟将面对内外种种困难，他归纳为十个问题，发给部属征集意见。这十个问题是：

“一、英夷贸易业已封港，诚恐各国夷船代为分销，或将货物寄托别船，或将船只改易船号，借名影射，勾串营私，应如何稽查，以别真伪？

“一、英夷反复靡常，无非欲留卖烟后路，现在贸易虽断，而货船尚泊外洋，诚恐夷埠载送新烟，各船又成旧趸，应如何杜绝，以绝根株？

“一、茶叶、湖丝为外夷必需之物，英夷既停贸易，断不准偷漏丝毫，恐有他夷暗代购求，洋商潜通私售，应如何防范，以塞漏卮？

“一、英夷久称桀骜，今年屡经受创，固咸知其实无能，为惟海峽边防，不可一日无备，口岸应如何固守？师船应如何进攻？设险为防，营制应否更改？攻坚致远，炮台应否添增？

“一、内河外海，武弁如林，贤否不齐，习气亦重，黠者得规包庇，懦者置若罔闻，应如何严立课程，俾知效命？

“一、西洋夷人僦居濠镜，不耕不织，专恃懋迁，罔利营私，势所不免，虽素称恭顺，而时露刁蛮，额船应如何稽察，俾遵旧制？夷情应如何束缚，俾就范围？如何严杜卖烟奸夷？如何密访屯烟夷馆？总期不朘其生计，亦不遂其奸谋，控驭防闲，冀臻妥善。

“一、洋奸名目，人所共闻，其在官者为洋商，为通事，为买办，为引水，其在私者为吗咕，为沙文，此外慕羶逐臭之徒更不可枚举。人如聚蚁，技等教猱，立意不过得财，流极至于坏法，应如何钐制厘剔，以杜内奸？

“一、沿海奸民久与夷人相习，鸦片之利倍于别样营生，等性命于鸿毛，涉风涛如平地，虾筍、米艇、拖风、望洋诸船，运桨如飞，行踪莫测，或易以食物，或购以纹银，买者既多，卖者岂能绝迹，应如何严拿，以断销路？

“一、内地城市村庄，卖烟久成锢习，富商大贾则屯土居奇，小户贫民则熬烟零售，虽查拿较紧，而夹带更巧，藏匿更深，小贩即使翦除，大薤未能尽拔。各该州县或蔽于胥役之欺朦，或怵于巨室之包庇，或虑抗拒之□事，或恐讦告之

纠缠，种种畏难，因之敛手，一奉严檄饬缉，不过託诸空言，了无实际，应如何核计功过，俾可奋迅有为？

“一、外夷卖烟，由于内地之买受，奸徒之买受，由于下流之嗜食。现因新例森严，戒者虽已六、七，而富家大室，恃其厦广房深，官幕长随，恃其符坚事□（秘），因循观望，吸食依然，劝诫频施，仍无儆惧，死期将届，谁能生之？应如何设法查拿，以警愚顽，以救生命”^①？

这十个问题是从一篇未署名的呈文中摘录出来的。这份呈文在回答“营制应否更改”时，认为：“边防营制，他处尚可毋庸更改，惟顺德一协，……查该县有板沙尾大海，为香、顺、番三县要冲，夷人三板下澳必经之路，盗贼出没，抢劫频闻，似应相度该处附近可设寨城之址，移副将带守备一员驻扎，留守备一员驻县城，俾管钱粮军库，其余并令分防边海要地，或分兵之半，改为外海水师，派拔米艇，由板沙尾南排头直出焦门等处，按季洋巡，与香山协会哨，似边腹更加联络，益收臂指之效矣”。林则徐在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3。

此段文字上头亲笔批注：

“此议虽未足以制外夷，实可以防内匪，似属可行”^①。

林则徐不像道光帝那样，对断绝英国贸易的后果盲目乐观，而近在广州咫尺间的海上，义律为首的一小撮英国侵略者，也没有存丝毫卖刀买牛、改邪归正的打算。封港前几天，一月一日，义律写信给澳门葡萄牙当局，请求把英货搬上澳门存放，妄图利用澳门作为对抗中国的据点。封港那天，义律、士密陈舰于穿鼻洋上，借口中国水师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处理英商记里布（Henry Gribble）违禁闯入中国内洋开枪拒查事件，向关天培挑衅，威逼中国立即释放记里布^②。

林则徐对抗英斗争的艰辛多少有所估计，对自己的前途未卜也多少有所隐忧。然而，他并不因抗敌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3。这篇答卷似的文件，并未写明作者姓名、受件人姓名及时间。文件上的这段批语，我认定是林则徐手迹，因而推论这篇文件是答复林则徐提问的呈文。这十个问题，和林则徐在其他禁烟文件上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

② 《林则徐集·公牍》，第185—187页。

会“后衅”，受到难以设想的打击，而放弃为民族争命的责任。他亲自处理英商犯境事件^①，本来想以记里布“甫经来粤，尚非有心违抗”，从轻处理，让“皇家萨克逊”号船主当啷来省领回。接到义律、士密陈舰穿鼻洋示威的消息后，才改变主意，决定暂缓几天执行。他答复义律说：

“此时若将记里布交回，尔必以为得以挟制，益致肆无忌惮。……假使稍迟释放，试问尔欲何为？”^②

英国侵略者的反应是可以想到的。一月八日，士密宣布：应义律的请求，英舰自一月十五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

与此同时，清廷对广东作出重大的人事调整。一月五日，道光帝准穆彰阿所奏，放邓廷桢为两江总督（二十一日改云贵总督，二十六日调闽浙总督），林则徐移任两广总督，并明白示谕：

“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唯林是

① 《会批英商晓吐求释记里布稟》，同上书，第182页。

② 《会批义律再求释放记里布稟》，同上书，第184页。

③ 《清宣宗实录》，卷329。

问。”^③

第二天又下旨：

“务当趁此警动之机，为一劳永逸之策，至于区区关税之盈绌，朕所不计也。”^①

在接到上述谕旨之前，一月十九日，林则徐从江苏友人来书中得悉署两江总督陈銓病逝的消息，就预感到不能和禁烟功业相始终。他在致怡良书中说：“大抵徐年内当行，……盐、漕两端如何着手？盐务奏销应在二月，尤为局促万分耳”^②。但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并没有放松眼前的斗争。二十一日，他们发示禁烟文告：

兵部尚书两广总督林为晓谕事：近日省城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怡

文武拿获鸦片烟犯，讯系搭坐渡船来省者居多。查载送鸦片烟匪之船户，重则拟绞，轻亦流徒，律有明条，不容宽贷。彼知情受雇者，怙恶不悛，又何足惜。惟念带烟匪徒因查拿严密，诡计多端，或背负牛喉，或腰缠皮袋，或以马口铁制罐如新月形缚于腿后，船户漫不加察，鲜不为其所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9，第248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42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广州。

愚，遽绳以法，本部堂有所不忍，除派员密查外，合行凯切晓谕，为此，示仰渡船等知悉：尔等各有身家，慎毋因人受害，嗣后搭载人客，务于下船逐细检查，果能查出烟匪连鸦片烟稟送到官者，即将该犯名下所带别项货物及随身行李、银数，全数赏给。自示之后，若仍漫不经心，则是有意徇纵，罪与知情受雇者，一经委员查获，或烟犯供开，定将该渡主照例治罪，船只入官。其各凛遵，毋贻后悔。特示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示

发贴南湾晓谕^①

二十六日，林则徐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谕旨^②。他考虑到接受督篆之后，理应封缴钦差大臣关防，“惟现值防夷吃紧之际，臣未取遽请亲赍进京”，便于二十八日具奏请示，应否先委大员敬代赍缴^③。二十九日，邓廷桢接到吏部调任部文。虽然出乎意外，调走的是邓廷桢，但林则徐忧怀国事的情绪并没有稍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233/180，第15号。两广总督应为邓，此处似有误。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66页。

③ 《附奏严杜英夷影射运货并应否委员恭缴关防片》，《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233页。

减。在合作共事的最后一段时刻，林、邓把合力倾心的禁烟公事反复地商讨，一起保奏一批禁烟抗英有功的广东员弁和追随林则徐赴粤、屡立功勋的已革游击马辰、汉阳县丞彭凤池^①，审拟并奏报对包庇贿纵鸦片走私的水师官弁蒋大彪、伦朝光、王振高、梁恩升、保安泰和广州协永靖营官兵曾日恩、曾连茂等的处理^②。

二月三日，即旧历庚子年的正月初一，林则徐接受邓廷桢送来的关防、印信，正式就任两广总督。几天之后，邓廷桢离开广州北上。

腊月新春，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可是对林、邓来说，这是他们忧怀国事、关切故人、痛伤离别、心碎思绝的日子。后来，邓廷桢在赴闽的中途，写了一首《酷相思·寄怀少穆》的词，倾吐他的愁绪：

百五佳期过也未。但笳吹，催千骑，看珠海盈盈分两地。

① 《请奖禁烟及驱逐英船等出力人员折》、《请将已革游击马辰县丞彭凤池分别开复升补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49、747页。

② 《已革营员蒋大彪等卖放烟贩案审明定拟折》、《额外外委曾日恩等卖放烟贩案审明定拟折》，同上书，第749—755、756—758页。

君往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

召缓征和医并至。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

侬去也，心应碎！君往也，心应碎^①！

但是，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历史也没有泯灭林则徐和邓廷桢合作禁烟抗英的伟大功绩。他们以为国为民翦除巨患的决心，没收和销毁了英、美等国走私的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在一年的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缺六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日数字），破获烟案数百起，拿获人犯二千二百名（内林则徐抵达后拿获的约一千四百余名），收缴鸦片七十一万一千零十四两，烟枪七万五千七百二十六杆，烟锅七百二十六口^②，暂时遏止了鸦片流毒的恶性蔓延，扭转了白银外流的趋势，表达了中国人民禁毒的坚强意志。他们维护祖国的独立主权，坚持了

① 邓廷桢：《金陵词钞》。

② 据林、邓历次奏报数字统计，详见下表：

时 间	破获烟案 (起)	拿获人犯 (人)	收缴鸦片 (两)	收缴烟枪 (杆)	收缴烟锅 (口)
1839.1—5.12	?	1600	461526	42741	212
1839.5.13—6.28	140	192	187179	27538	353
1839.8.11—10.16	108	177	39061	3623	69
1839.10.17—1840.1.14	184	231	23248	1824	92

以具结惩凶为中心内容的外交斗争，并以武力击退了英国侵略者在九龙、穿鼻、官涌的武装挑衅，举起了抗英斗争的旗帜。这些功业，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三十六

一八四〇年开春，随着西南季候风季节的迫近，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工作，日趋表面化了。

一月十六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国会发表演说，恬不知耻地叫嚷中国的禁烟使英商蒙受损失，触犯了英王的尊严，“我已经并将继续对此深为影响我国臣民利益和我的荣誉尊严的事件，予以最严重的注意”。《中国丛报》刊登这一演说并发表评论说：“我们猜想这可以被认为是女王陛下对钦差大臣第一封来信的答复，如非答复，也可以说是复信的开端”^①。

二月二十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一七八四——一八六三年）和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侵华的正副全权公使。同一天，帕麦斯顿向懿律和义律发出第一号秘密训令，指示侵华机宜，提出向中国勒索利权的条约

① 《中国丛报》1840年6月号。

草案，并附上海军大臣发给远征军海军司令的训令和他写的致清朝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副本。在致清朝皇帝钦命宰相书中，帕麦斯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说中国官宪“迫害”英国侨民，“褻渎”英国女王，所以女王陛下才决定派海陆军前往中国沿海，要求“赔偿损失”和“昭雪冤枉”。他还污蔑林则徐对“安分守己”的英国商民“横施强暴”，“污辱”赋有英王代表身份的商务监督义律；攻击禁烟是专门对付所谓“被诱犯罪”的外国人，对于徇私受贿、包纵烟贩的中国官员则“置而不问”。他提出赔偿烟价、“尊重”英国来华官员、割让岛屿给英国等三点无理要求，并且恫吓说：英国政府决定用武力“作为这些要求的后盾”^①。在训令中，帕麦斯顿详列了侵华的具体步骤：第一步封锁珠江，第二步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甬江口、长江口、黄河口；第三步径趋北直隶湾，封锁白河口，每处均递交致清朝皇帝钦命宰相书及中文译本各一份，迫使清廷出面谈判，接受要求。如果清朝政府不能及时答复，就应当采取更为剧烈的军事行动。训令中列出的“对华条约草案”，则包括割让岛屿、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

① 马士 (Morse Hosea Ballou):《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一）、（二）件。

条文^①。

帕麦斯顿训令的作战方针和条约草案，完全是根据鸦片贩子和纺织工业资本家们历来提供的情报、献策和意见制订出来的。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帕麦斯顿在写给斯密斯的信中说：

“基本上是借助于你和查顿先生那么慷慨地提供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能够就中国那边海陆军和外交各事发出那么详细的训令，从而获得如此满意的结果。体现在一八四〇年二月训令里的那些帮助和情报是那样的准确而又全面，以致我们的后继人对于那些训令找不出任何修改的理由来”^②。

战争眼看就要实现了，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和鸦片贩子集团为了敦促政府向中国攫夺有利自己的权益，继续进行紧张的策划。

纺织工业资本家们最关心的是确保推销纺织工业品、收买茶叶的稳固而“自由”的市场。三月十八日，莫克·维卡代表曼彻斯特纺织工业资本家致书帕麦斯顿，恳求在对华交涉中，“不仅注意到现在我们对华贸易的重要性，而且注意到将来可能扩张的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一）、（二）件。

② 转引自考力士（M. Collis）：《外国土》，第266页。

程度”。建议勒索“一份良好的通商条约”，其中包括：一，“要有对广州以外其他口岸进行通商的特权，要享受比我们一向享受到的更加不受限制的和中国人来往的自由”。二，“把加在我们进口货和出口货上的海关税则调整到一个适中的水平上”，即“既不至阻止或妨碍货物的自由进口，又不至减低帝国政府的正当税收”。三，“特别要反对限制外人只和一个小团体（行商）交易的制度”。四，偿还积欠英商的债务，但“不可允许中国人用损害我们将来对华商务的办法去筹还这笔债务”。五，寄居广州的“囚禁”情况“必须有很大的改变”，“禁止外国人携带妻室家属的野蛮法令应该更改”。六，“应该有足够的地皮好建造货栈”。七，“超乎一切的一桩紧要的事情是占有一处居留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列颠法律的保护之下”。八，不能接受中国法律的统治^①。二十日，格拉斯哥“印度协会”向帕麦斯顿上了一份备忘录，就取消中国省际之间外货通过税一事，“促请陛下政府经常地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并明确训令在和中国当局交涉中紧紧地要求这一点”。帕麦斯顿对上述献策极为赏识，在四月二十五日向懿律和义律发出的第十一号训令中，便附上解决省际通过税的条款草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41。

案，指示他们在和中国缔约时，“要努力做到有这样一条规定”^①。

鸦片贩子们最关心的是鸦片赔偿问题。当时在英国朝野中，对这一问题争议很大，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人并没有错”^②，内阁中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J. C. Hobhouse）也反对赔偿，这不能不使鸦片贩子们惶恐不安。以查顿为首，他们积极展开幕后活动，拉拢国会议员，贿通报馆和作者，利用国会讲坛和报纸等制造舆论，并雇请律师准备起诉。在国会内，克劳复和斯密斯兄弟带头鼓动，查顿又雇考特奈（Courthay）为国会代理人，在下院里从事布置，“希望能召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我们对政府的赔偿要求”。在国会外，查顿收买《泰晤士报》进行鼓吹，还提供资料，授意瓦伦（Warren）撰写《鸦片问题》的小册子^③，想尽办法来制造舆论。从一八三九年年底以来，伦敦出现了一批为鸦片贸易辩护、攻击中国禁烟运动的小册子，有的诬蔑中国人侮辱了英国国旗，

① 《中国通信汇编》，第24—26页。

② 威廉·查顿致詹姆斯·马地臣，1839年10月26日，《伦敦通信》“1836—1844年”盒。

③ 威廉·查顿致詹姆斯·马地臣，1840年2月4日，《伦敦通信》“1836—1844年”盒。

囚禁女王陛下的官员和商人；有的造谣林则徐和其他官员各拥有几千亩种植罂粟的地产，禁烟是出于自私的理由。有的鼓吹鸦片无害，有的叫嚷要赔偿烟贩的损失，有的提出占领中国的岛屿来“彼此抵消”^①。实际上这些只是查顿们的“杰作”，看起来他们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足够支持了。查顿、克劳复、斯密斯等在国会内外活动下，到三月里，大臣老爷们勉强答应在下院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赔偿要求“是否正当的问题”。斯密斯为此炮制了一个十五人名单，并动议四月二日该委员会开始工作。但是这一动议引起反对党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增加委员六人，撤换一些人选，并动议延期到七日。斯密斯等通过和帕麦斯顿的内线，稳住了阵脚，增加到二十一人委员会中，反对派仅四人，而且克劳复还窃据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后来克劳复缺席，斯密斯索性自任主席。这个委员会完全成了鸦片贩子操纵的工具。查顿写给杰姆塞特依(Jamsetjee Jejeebhoy)的一封信中说：

“四月三日以来，……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其结果正符合主席的愿望。委员会允许我们的

① 引自张馨保(Chang Hsin pao):《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美国哈佛大学1964年版，第192页。中译本，第185—186页。

辩护律师弗拉西菲尔特（Foreshfilla）陈述我们的情况，并同意在开会期间让他和我们的国会代理人考特奈留在会场。这与惯例不合，是对我们特别客气才允准的”^①。

四月七日，下院经过三天激烈的辩论，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英商在中国的损失，须达到满足的赔偿”的决议。五月十日，上院几乎未经讨论，便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从四月底开始，英国侵华远征军的舰艇陆续从好望角开普顿等地启程，开赴印度加尔各答集结，准备前往中国。

在广东，中英之间的武力对抗也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广州封港后，狡诈百端的义律，趁岁暮深冬，中国人民忙于除旧迎新之际，再次秘密潜入澳门，冀图暗中买通葡萄牙当局，以澳门作为对抗中国的依托。可是这一行动，立即被易中孚侦悉，林则徐得报后，宣布要派兵入澳门围拿。二月四日，即旧历正月初二，义律不顾警告，悍然调遣“海阿新”号驶入澳门内港。林则徐也断然采取了调兵行动，只是由于葡萄

① 威廉·查顿致孟买杰姆塞特依，1840年5月4日。《私人通信》“火奴鲁鲁—伦敦”盒。

牙当局的斡旋，“海阿新”号撤出澳门，才中止出兵的成命。接着，林则徐利用英葡之间的矛盾，谕令澳门葡萄牙当局在限期内把义律和英商数名一起驱逐出境，否则，将采取暂停澳门贸易的行动。然而义律等死赖着不走，澳门葡萄牙当局借口“中立”，竟不加干预。二月二十日，林则徐传谕澳门葡萄牙总督，申明澳门是天朝土地，其他外国人不得混行托足，更不容英国图占，决定刻日出兵入澳保卫。澳门葡萄牙总督以中国“恐受先行肇衅之名”加以阻止^①，实际上偏袒了义律。林则徐遂决定停止澳门贸易，公布了二月五日先行拟好的告示^②。

二月十五日，义律接到帕麦斯顿的第十五号秘密训令。二十日，又收到第十六号秘密训令。在此前后，在华外商开始传播英国准备进犯中国的消息。林则徐也及时地得到探报。二十日，他在给澳门葡萄牙总督的谕令中就提到：“现据该国夷人传说‘英夷祖家兵船十二只，孟买兵船十二只，不久可到’等语”^③，三月七日发出的奏折上还提到：“海上传闻，谣言不一，有谓英夷会集各埠兵船同来滋扰者；有谓来船

① 引自《林则徐集·公牍》，第187页。

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53页。

③ 《传谕委黎多严拒英国兵船》，《林则徐集·公牍》，第188页。

一、二只满载炮火，将逗留之货船尽扮兵船者；有谓该夷去秋求准通商，已将新烟载回夷埠，今贸易既断，转无顾忌，奸夷载去别货，仍将鸦片换来，设计诱人玩法者”^①。但他认为英国发动战争的传闻，“本系恫喝，固不足信”^②。“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③。因而轻率地加以否定。不过，为了“防其叵测”，抗击局部的武装挑衅，他还是积极地进行战守准备。

针对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林则徐提出了“以守为战”的方针。他承认英军船坚炮利，擅长海战，中国水师则战船不坚，炮火不利，“洪涛巨浪，风信靡常，……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④。但又看到英军远离本土，奔波劳累，且“粮饷军火安能持久”，而中国在本土作战，地形地物熟悉，物资补给方便，处于“以逸待劳”^⑤的

① 《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② 《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③ 《传谕委黎多严拒英国兵船》，《林则徐集·公牍》，第188页。

④ 《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⑤ 《传谕委黎多严拒英国兵船》，《林则徐集·公牍》，第188页。

地位。因此，采取“以守为战”，可以“百无一失”^①。

“以守为战”的立足点是守，即避敌之长，不与英军海上交锋。为了实现有效的防守，林则徐致力于加强敌人入侵时必经的海口、内河和山梁各要隘的防御工事，“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②，装配虎门各炮台，加强远攻火力。又在尖沙嘴山麓石脚和官涌偏南一山增筑“惩膺”、“临冲”两炮台，置炮五十六门^③。虎门海口，除木排铁链外，在横档、巩固两炮台之间江底钉插暗桩，防止英舰的闯入。在兵力部署上，也作了适当的调整。水师大鹏营管辖虎门东翼沙角至香港一路海面，是英军进犯必经之道，原仅一营兵力，力量单薄。林则徐和关天培再四筹商，决定把建制提升为协，拨置副将坐镇九龙指挥，兵力和战船亦加增调^④。

“以守为战”，还必须以战助守。他对准英军远来、供应困难的弱点，决定采取夜袭火攻战术，翦除

① 《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② 《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页。

③ 《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折》，同上书，第798页。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第1103页。

④ 《请改大鹏营营制折》，同上书，第799—802页。

出海接济英船的汉奸船只，使敌不战而自困。为了提高水师的海上作战能力，以便日后有可能与英军海上交锋，林则徐在二月间，从美国罗素洋行手中，购买了商船“吉赛皮克”号（Chesapeake），即该洋行向得忌喇士收买的“甘米力治”号（原船上火炮已另卖给英国人了），作为水师演习攻击英舰的训练之用，后又把它改装为战舰，配备英国制造的大炮三十四门。这是中国从国外引进的第一艘现代化军舰。他曾准备购进三只丹麦船，因经费无着而作罢。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筹造战船。三月间，建造了一批“较旧日为坚强长大的炮艇”和“许多小帆船”^①，又“仿照越南制成轧船四只”^②。四月二十五日，又建成二、三只双桅船，“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修建的”^③。在此前后，林则徐精心搜集了中外多种战船的资料，其中绘有图式的有八种：一，《广东水师营快蟹艇图》，该艇“计两桅，每面用桨二十枝”。二，《知沙碧船图》，该船“计三桅，有头鼻，与英夷船同，炮二层，三十

①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55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7，第1382页。《清史列传》卷38林则徐传亦云：“又以安南轧船专击船底，夷人所憚，遣人求式仿造，以备火攻”。

③ 《中国丛报》1840年4月号。

四位，长十二丈”。三，《花旗船图》，该船“三桅，与英夷船同，炮二层，二十八位”。四，《安南国鱼船图》，该船“形如大西瓜扁式，两边安炮，兵在篷内打仗”；“头尾两边各设桨三四枝，或设车轮激水”。五，《安南国大师船图》，该船“凡两桅，桅凡两段，以笋接竖，式与英夷相同”。六，《安南布梭船图》，该船“形如夷船小三板式”。七，《安南大头三板图》。八，《车轮船图》，该船“前后各舱，装车轮两辆，每轮六齿”，踏轮“如车水一般。船身長一丈七尺五寸，船舱肚阔五尺”^①。他后来向道光帝奏道：“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虽能结实，而船身嫌小，尚须另筹办理”^②。可见他汲取外国船式的优点仿造的战船，可能便是上述图式的第五种。“底用铜包，篷如洋式”，比原来的水师米艇先进。但林则徐认为“船身嫌小”，决心汲取外国技术制造可以和英国海军抗衡的坚固大船，“以壮水师声势”，由于经费困难，一时无法措办。他考虑到等候集资兴工造船，缓不济急，又积极募集民船，筹办火舟，补充

① 汪仲洋：《安南战船说》，《海国图志》卷 84。

② 《广东舟师实难分遣赴浙会剿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65 页。

和加强水上攻敌力量。并对各营外海内河巡缉战船八十四只，出海缉捕米艇、捞缦船十七只，先后进行大、小修或拆造，其中外海大八桨船三只，内河橹桨急跳快巡船五十四只，内河两橹浅水桨巡船二十七只；大米艇五只，中米艇六只，小米艇三只，捞缦船三只^①。与此同时，他积极招募民间壮勇，“借兵力而助军威”，丁壮协守陆路要隘，水勇则用以水上夜袭火攻^②。

在林则徐的号令下，广州内外，秣马厉兵，紧张练兵。林则徐盼望广东官兵能尽快剔除积习，练成劲旅，手书一付对联，悬挂在演武厅上：

小队出郊峒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

① 详见《修造外海内河战船动款折》和《道光十八年分修造米艇各船完竣折》所附清单，《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368—369、452—455页。

② 林则徐写信给怡良说，“昨嶧翁来此，当经面商募勇操练一事，嶧翁亦以为然，未知曾达清听否？其事非数行能悉，容出门时，奉造面谈可耳”（《致怡良书》，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于广州）。他尝从江门密招一批水勇，在一封信中说：“前所言江门百余众，祈密招至此，以为准备。……缘雇募之意，尚非主于交锋，但人材技艺不可不加意挑选，豫为他时出洋之计”（《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71页）。

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①

“净洗银河”，“烟消珠海”，这是抗英战争的目的。这副对联，措词磊落，充满冲天正气，它凝成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校场上练武的官兵们。

三月二十三日起，林则徐会同怡良，亲赴校场，连日检阅督标左、右、中、前、后五营，抚标左、右两营，广州协两营及水师一营官兵的操练^②。

三月二十五日，广州知府珠尔杭阿上京进见。林则徐按照道光帝关于“钦差大臣关防，著该督暂行封贮，俟有该省大员进京之便带缴”的谕示，将钦差大臣关防一颗，敬谨封固，粘贴印花，缮咨面交珠尔杭阿，赍卦军机处恭代呈缴^③。

在虎门，关天培督促着水师官兵操练海上攻敌本领，并加意训练从渔民、枭徒、旦户中招募来的水勇，教以夜袭火攻之法。这批抗英群众，谙悉水性，视波涛如平地，热血满腔，对敌人衔恨刻骨。他们很

① 《广州演武厅联》，见萨嘉榘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1。

② 《校阅在省标营及因公至省各官兵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79页。

③ 《委员恭缴关防片》，《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356页。

快地掌握了杀敌本领，成为水上作战的突击力量。

林则徐暂停澳门贸易后，葡萄牙当局出于自己的利益，拒绝义律等寄居澳门的要求，义律抵赖无效，再次退出澳门。林则徐遂于三月初宣布恢复澳门贸易。

义律退出澳门后，英船继续散泊外洋，一面廉价拍卖货物、鸦片，一面高价收买食品，加意招徕汉奸，“啖以倍蓰之利，则一蔬一薪，亦皆厚给其价，并以鸦片与之兑换，使之两获其利”^①。在英国侵略者的引诱下，沿海一带的贪利亡命之徒，或假冒海关巡船，勾串奸商，走私贸易茶丝^②；或驾驶办艇，环集英船，甚至于荒屿或海中沙滩，搭盖篷寮，接济英船，走私鸦片。断绝中英贸易后出现的这一种私弊，严重影响了林则徐使敌自困的计划。

针对这一情况，林则徐决定派出水勇，攻击焚烧汉奸船只，彻底断绝英国侵略者的接济来路。二月二十九日夜，在关天培的策划下，水勇分成四队，分别由马辰、卢大钺、黄琮、杨雄超带领，从东涌上下濠、屯门、后海青山和长沙湾出发，合趋长沙湾英船寄泊

① 《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8。

之处，出其不意，一齐发火，乘风抛掷喷筒、火罐，围歼运烟和接济食物的汉奸船只，一举烧毁了屠牛换烟土的大海船一只、买运鸦片的艚船一只、大买办艇一只、大扒艇一只、虾筍办艇三只、杂货料仔艇一只、卖果子糕饼的扁艇十五只，共达二十三只，并烧毁海中沙滩篷寮六座。除烧毙、淹毙不计其数者外，生擒汉奸十名。又将英船高头三板前后延烧，被发觉扑灭逃脱^①。同一天，“金星门亦以二舟师驱火船进逼，会风转，窝拉尼〔疑〕兵船遣三板拢拨火船近岸，延及岸旁小艇，与他国底威尔三板头桅，英国哥哇支麻里船，皇遽开避，胶浅幸免。夜再以火船出，亦缘风潮不顺而返”^②。

三月二日晚，马辰亲自到广州向林则徐禀报长沙湾夜袭战况，并带来关天培一信。林则徐十分高兴，认为“此次烧毁办艇，甚为痛快，不独寒奸之心，亦已落顽夷之胆矣”^③，并嘱马辰明晨详细向怡良面禀。不久，林则徐和怡良亲自参加审讯这次夜袭所获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3页。

②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38页。宾汉称：“中国方面企图向停泊在铜鼓的高船放火，但为哨兵发现了，计未能成功”，见《鸦片战争》第5册，第53页。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汉奸，判处卖牛兑换烟土的黄添幅死刑，接济犯陈水生等问拟遣流，并决定“随时设法焚烧，认真查拿，以杜勾结而绝根株”^①。

此时，引水探报驶赴老万山黄茅洋的两只英船又折至九洲洋游奕，并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②。林则徐下令粤洋各要口加意严防。三月二十四日，载炮四十四门的英舰“都鲁壹”号（Druid）开抵澳门海面。次日，林则徐接到探报，立即调遣兵力，加强澳门的防务。在写给怡良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这件事：

“查此船即九月新闻纸内所说要来中国调停各事者。今既来此，只可严防。至所云尚带二三十只船之语，则皆虚张而已。易信葺（中孚）请派陆路兵，兄思别处调遣，未免需时，不如就近拨派，现拟委揭阳张令带其练勇三百余名前赶关闸，而佐以香山炮手百名”^③。

尽管他不相信战争逼在眉睫，仍派员于四月十五日

① 《烧毁匪艇篷寮并拿获汉奸黄添幅等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76、777页。

② 《传闻英国添派兵船来粤已飭水陆严防片》，同上书，第777页。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于广州。

到澳门，向威廉·亨德探询“都鲁壹”号的炮火、兵力，了解火轮船的构造和性能^①。

“都鲁壹”号“在外洋寄碇数旬，毫无动静”^②。林则徐为了“制其反侧，绝其窥伺”，饬令加意守望，抓紧练兵。五月十六日，林则徐检阅水师兵勇，其中包括“两个二十五吨重的纵航式船，油漆为黄色，绘有黄龙；一个明轮推动的小船，许多沙船”^③。经过整顿后的广东水师，战斗力已有很大的加强。林则徐心里很清楚，广东水师和英国海军相比，还是很落后的，为了海疆长远之计，必须大加改造装备，“即如炮位一项，洋面师船所用，必须三四千斤以上，而制造又极精巧者，以之抵御夷炮，方可得力；若炮台所安之炮，竟须七八千斤至万斤以上，方能致远”，而战船也须“倍加坚实”^④。但是，清朝政府历来不重视海防建设，就说这次钦命查办广东海口事件，本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朝廷并没有拨给专门经费，

① 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第63—67页。

② 《行商愿捐缴三年茶叶行用以充防英经费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09页。

③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56页。

④ 《行商愿捐缴三年茶叶行用以充防英经费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10页。

更谈不上制船造炮，筹划经远了。他虽然奏请由十三行洋商捐缴三年茶叶行用银两，支销防英费用^①，可是数量不多，还须撙节动支，一时难以顾上制造大型船炮，这不能不使他十分焦虑。

问题还远远不止于这些。全然不知英国虚实的道光帝和朝臣们，压根儿不把抵抗当作一回事。道光帝本是以为“控制之良法”在于“先威后德”，而英国一定会在用兵之前畏威“乞恩”的。他指示林则徐、邓廷桢的示威方略是：“体察情形，相机筹办，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②。这完全是一种模棱两可之词。表面上是同意林、邓的备战，骨子里是如果海疆有事，林、邓该负不妥善的责任，预留了林、邓未来的罪名。林则徐奏报传闻英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的折片到京后，他于四月二十八日满不在乎地硃批道：“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③，名为防范，实际上不做抵抗的动员。大理寺正卿曾望颜在一月十五日上的条陈，更是公开主张“制夷要

① 《行商愿捐缴三年茶叶行用以充防英经费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10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第189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0，第287页。

策”在于封关禁海，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内地“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①，比道光帝的断绝中英贸易还要倒退十步。这种对策实在是不识时务，愚蠢到极点。汪洋大海阻隔各民族往来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来说，更不是天然防线。即使是从策略上考虑，也是荒谬绝伦的。林则徐在四月二十七日上上的复折上就写道：“今若忽立新章，将现在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而联成一气，勾结图私”。何况这一来，首先受到打击的是广东沿海人民的生计：

“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②。

林则徐反对这种谬妄的“制夷要策”，但他也明白，道光帝和朝臣们对他的意见只能是冷眼相待。

临战前的局势是严峻的。中英贸易的断绝，查禁措施的实行，曾一度使义律和英商陷入“以布帆兜接

① 同上书，卷9，第250页。

② 《复议会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94、795页。

雨水，几乎不能救渴”的窘境。然而由于奸民的接济食物，加上“继而觅诸山麓，随处汲取不穷”^①，他们很快地恢复故态了。经过长沙湾被袭的教训，英船“祇在外洋往来游弋，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日则暗放三板，分运烟土，引诱奸民，零星贱卖；夜则抛锚寄碇，并招集办艇环护，支更瞭望，以防我兵火攻”^②，行动更加诡密了。

林则徐明白，要完全切断英船的淡水供应，必须控制沿海各山麓的泉水，但山峦叠错，守不胜守，难以办到。夜袭火攻虽因其防备甚周，不易下手，但这也说明英船“最畏焚烧”，所以仍当“以所畏者设法制之”^③。他飭令沿海兵勇，注意捕捉时机，积极开展这种朴素的海上游击。

五月间，新安县营弁在小濠海边烧毁奸民办艇四只，篷寮五间，俘获英船上的厨工梁亚次等六名^④。

① 《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96页。

② 《磨刀外洋焚剿贩烟英船擒获汉奸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25页。

③ 《磨刀外洋焚剿贩烟英船擒获汉奸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25页。

④ 《磨刀外洋焚剿贩烟英船擒获汉奸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25页。

二十二日，兵勇进袭英国鸦片走私船“希腊”号，击毙该船船长和二十五个海员^①。

六月八日，李贤、马辰、黄琮、卢大钺、林大光等，分带兵勇四百余名，暗伏磨刀洋岛屿。夜半月落时候（即九日凌晨），他们出其不意，占住上风，合力火攻聚泊在磨刀外洋的英船，焚毁英船二只，烧伤一只，延烧奸民办艇十一只，烧毁近岸篷寮九座，捕获逃亡中的罍船一只，毙英国侵略者四人，活捉汉奸十三名^②。

九日，载炮二十八门的英舰“谷巴士”号开抵金星门海面，与“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都鲁壹”号遥相呼应，分散游弋，等待英国侵华远征军的到来。

十三日，林则徐又一次筹划袭击英船于金星门，“令火船十艘，每二艘连以铁索，乘潮盛攻之。夷船亦以舢板撑拒，我兵遂超过其特威尔船，杀水手，汹

①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57页。考力士：《外国史》，第291—292页。

② 《磨刀外洋焚剿贩烟英船擒获汉奸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26页。

水而返”^①。这次行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仅焚其杉板小船二”^②，但它表现了林则徐不畏强暴、坚决抵抗的决心。

十六日，英军武装汽船“马打牙士加”号（Madagascar）抵达粤海。二十一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J. G. Bremer，一七六八——一八五〇年）乘载炮七十四门的旗舰“威里士厘”号（Wellesley）抵澳门湾外，同来的还有炮位一层的军舰一艘。二十二日，“陆续又来兵船七只，均不甚大，炮位亦祇一层。又先后来有车轮船三只，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③。这一天，伯麦从“威里士厘”号上发出公告：

“现奉英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第38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云：“6月11日，中国方面又来进攻焚烧我在急水门停泊的船只。……这些火筏，共有10个，每个都由两三个沙船组成，用铁链子捆在一起，置有少量火药”；“但是我方战舰上的小船，即将这些样子可怕的火船钩到岸上”（《鸦片战争》第5册，第57页）。所记事实与梁氏略同，但时间有异，此处从梁氏说。

②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

③ 《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7、838页。

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①。

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

^① 《中国丛报》，1840年6月号。

第十章

抗战的艰辛和忧愤

三十七

英舰连檣而来，“或泊九洲，或赴磨刀，或赴三角外洋，东停西窜”。消息传来，林则徐飭令沿海官兵，森严壁垒，严阵以待。虎门内外炮台、战船，三千余名官兵磨刀擦枪，随时听候分拨。澳门一带，一千三百余名兵勇进入戒备状态。尖沙嘴，官涌山附近，八百余名官兵扼守着山梁，严防敌军的进犯。此外，各小口及内河水陆要隘，亦皆添兵多名，协同防堵。“声势已皆联络，布置并不张皇”，“且随处侦拿接济，严断汉奸，务令尽绝勾通，俾其坐困”。与此同时，林则徐又将英军来犯的情报，“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飭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会同怡良向道光帝奏报了英军

来粤和备战待敌情形^①。

二十五日，义律在澳门签发了给广东省沿海居民的通知，宣布英军对广州和珠江口的封锁。同时，伯麦的“公告”，由马礼逊（Jo—hn Robere Morrison，一八一四——一八四三年）按中文告示格式，编成汉字说帖，写在木牌上，插于尖沙嘴一带的海滩上^②。

二十八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乘坐的旗舰、载炮七十四门的“麦尔威厘”号（Melville）和军舰、载炮四十四门的“布朗底”号（Blonde）、载炮二十门的“卑拉底士”号（Pylades），武装汽船“进取”号（Enterprise），一起开抵澳门港外。至此，英军开赴中国海面的兵力，共有军舰十六艘，载炮五百四十门，武装汽船一艘，运输船二十七艘，陆海军四千人。义律登上旗舰“麦尔威厘”号和懿律会合，英舰也于同一天开始封锁珠江口。

英军本来打算在封锁珠江口后，破坏江面的防

① 《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7页。在本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他还说：“此间夷务，是一不了之局，万一歇手，尽弃前功……第时值南风，难保夷船之不北驶，各省海防俱不免吃重，弟亦已节次飞咨矣”。见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卷首。林则徐手迹上2。

② 说贴全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845页。

御工事，进犯虎门要塞^①。鉴于林则徐严密布置、各水陆要隘戒备森严，而帕麦斯顿在二月二十日的第一号训令中又无此项指示，懿律决定放弃这一军事行动。至于帕麦斯顿在训令中指示的：“一到达珠江口，便设法把我寄致中国宰相函一份，连同一份中文译本，一并送给广州总督，……并且你应要求总督把这件包括原信和译本的公文送往北京，不得拖延”^②一事，也由于义律认为林则徐不好对付，坚持“不宜于让广州中国当局最先知道英国的要求是什么”^③，而放弃执行，改派“布朗底”号把信送往厦门。

三十日，懿律和义律根据训令，开始第二步侵华军事行动，率军舰十三艘、武装汽船三艘、运兵船一艘、运输船二十七艘，离粤海北犯。只留军舰“都鲁壹”号、“拉茵”号、“海阿新”号、“哥伦拜恩”号（Columbine）和武装汽船“进取”号，以士密为粤海英舰司令官（兼“都鲁壹”号舰长），继续封锁珠江口。

七月一日，林则徐得引水禀报英舰离粤消息，又

① 约瑟林（Lord Jocelyn）：《在华六月从军记》，第42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2）。

③ 引自帕麦斯顿1841年4月21日致义律函后的“摘要”，同上书，附录（7）。

从洋商转呈美商来禀中知道“听说英夷兵船系赴浙江、江苏，又有人说往天津等情”^①。第二天，他收到新安县抄送的伯麦汉字说帖全文^②，当即写信嘱咐关天培：“如果该英夷胆敢拦阻行舟，即当示以兵威，不容滋扰”^③。他决定即速将上述敌情飞报道光帝，并咨文浙江、江苏、直隶等省，一体防范。在七月三日晨写给怡良的一封信中，他说：

“昨新安抄送之夷帖，知已呈览。鄙意即令该县用红白禀申送，以凭入告，否则众目先睹，较恐发自他人，无以自解于讳饰矣。……刻下时势已归于拦阻货船一着，而此着最为毒手，以内地工作之人，略停数日即不能堪也。兄昨复滋圃信稿，顺呈台览。……直隶信稿，谬拟一纸，未知妥否？如棣台大人一同列衔，亦属省事，统候示复遵办”^④。

此时，林则徐从伯麦汉字说帖中得知“大英国主

① 《英国续来兵船封锁广州海面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页。

② 《新安县谨将英夷说帖抄白呈电》，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6。

③ 《英国续来兵船封锁广州海面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3页。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晨于广州。

钦命官宪，着伊前往中国海境”，但对英国政府发动战争的图谋并不了解。他估计：“其来意之善恶，到后之顺逆，虽不可尽知，而彼既自外生死，我无难力制其命。在不知者，或恐其闯近内河，不无滋扰；有知者，正欲其闯入内河，乃可一鼓聚歼，不留余孽。……英夷诡譎，凡事虚张，来兵即极多，亦不过万余人为止。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十，直以十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彼若敢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齧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①。他一面于乌涌至大豪头一带，备齐石船数十只，准备在英船闯入内河后填塞河道，使其不能逃出；一面和怡良会衔发出告示，内称：

“照得英吉利夷人本多狡诈，且以鸦片害我民人性命，骗我内地资财，亦我民所同仇共愤。

……本部^{堂院}今与尔约：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如持首级来献，本部^{堂院}验明后，即于辕门立时给赏。擒夹带鸦片

^① 《英夷鸩张安民告示》，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见《夷事彙》第一册，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之侦船者倍之，擒及杀死鬼夷官者又倍之。如能夺炮位，亦照炮之大小，分别给赏。虽通夷之汉奸杀无赦，能立功赎罪并赏之。业经分别赏单，榜诸道路，谅尔等共知。……至于十三行夷楼，内有别国夷人住处，闭户安居，不与英夷助势，断不许尔等乘机滋扰，擅行入室，抢夺杀人，立斩抵偿。其各凛遵毋违”^①

在告示中，他虽然低估了英军的陆战能力，把英兵形容为“浑身裹紧，腰腿直扑，一跌不能复起”，不堪一击，是错误的，但以守为战，避开英军船坚炮利的优势，却是对英军的巨大威胁。允许人人持刀痛杀，正如美国学者马士（Morse H. Ballou）所说的那样，是“受了激动的人民的情绪忠实的反响”^②，当时使英国侵略者惶恐不安，攻击林则徐是用“暗杀”的、“野蛮”的方法对付外国人。其实，这是处于腐败的封建制度而经济技术落后条件下的中国对付“文明”的外国侵略者有效的方法。恩格斯说得好：

“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

① 《英夷鸩张安民告示》，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0章，第7节。

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它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①。

林则徐从英舰纷纷驶出老万山，东向扬帆而去的迹象，和洋商伍绍荣转呈美国领事“听说英夷兵船系赴浙江、江苏，又有人说往天津等情”的禀帖，又估计英军北上可能是欲“迳赴天津求通贸易”。在当天和怡良会衔发出的奏折中，他们建议：如英舰果然驶赴天津求通贸易，倘所陈言词恭顺，可否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办理阿美士德使华案例，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处理，“倘所递之词有涉及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②。

林则徐对外情的了解毕竟是肤浅的、表面的。他没有摸清英国的意图，考虑的是实施“以守为款”的策略。他以为英国一定是因为停止贸易而损坏了商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32页。

② 《英国续来兵船封锁广州海面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页。

业利益，不得不前来叩关求款，而中国正可以采取“怀柔”的政策，开互市，换取不卖鸦片的保证，并且赢得时间和财力，铸炮造船，取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这个意见^①，后来他的挚友魏源作了明确的阐述：

“以守为款，则我无訾于彼，彼有求于我，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听各国不得贸易之夷，居间调停，皆将曲彼而直我，怒彼而匿我，匪特烟价可不给，而鸦片亦可永禁其不来。且可省犒夷数千百万金，为购洋船洋炮、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在这里，林则徐把英国政府的挑动战争，看作是他们误认“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②才采取的，设想英国递词中涉及到他，不愿意在他手下达成和平解决，道光帝可以另派钦差大臣来粤办理，

① 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专门论述了议守、议战、议款问题。广东省博物馆藏有道光年间精钞本《筹海篇》，署少穆林则徐辑。虽然目前尚无充分材料断定它是林则徐所作，但其中所述的完全是代表林则徐的意见。

② 《英国续来兵船封锁广州海面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页。

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英国政府决定侵华战争的方针和方案，早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发出的第十六号秘密训令中就已明确，它是根据义律报告虎门销烟的情况为基础，为维护鸦片贸易的利益而采取的。林则徐的错误判断，是建立在“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错误认识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他的“以守为款”的策略，不可能获得成功。

但是，林则徐的“怀柔”政策和后来琦善的“羁縻”政策，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林则徐的“怀柔”，是以维护独立主权为条件，达成体面的和平，而且是在筹战议守的基础上，去争取这种和平。琦善的“羁縻”，则不惜迁就、退让，去换取屈辱的和平，而且是在自撤藩篱、放弃战守的前提下屈就于它。如果说林则徐的“怀柔”是不识时务，那琦善的“羁縻”则只能是开门揖盗。林则徐虽有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爱国者；而琦善的错误尽管百年之后还有人为之辩解，却怎样也刷不掉误时误国的千秋公论。

林则徐发出奏折和咨文后，继续密切注视着敌情的变化。这时，广州附近城乡人民，在林则徐告示

的鼓舞下，抗英热情高涨，纷纷加入社学组织^①。当行商、盐商及潮州客民奉命出资招募五千水勇时，人们不约而同，从各处“成千成万群涌而来”。宾汉（Bingham J. Elliot）描述在商馆广场上招募水勇的情形说：

“商馆前面的广场上搭起了棚房，……广州知府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出席了，行商、盐商以及潮州商人陪侍。志在每月六元的人，……大群大群地聚集在棚房一带。广州知府前面，由吏役保持出一大片空地。志愿参军的人被引到空地上。这时，为了证明他们入新军的资格，他们必须举起一个长约五英尺的双石轮，石轮两端各有一块圆形或轮形的花岗岩，总重量约有一百斤。他们要从地上双手把它拿起，举到头上，直到两臂伸直为止。我曾经见过几个人达到这个

① 番禺县的同升社学，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续入社学一千三百一十七名”。这千余群众，来自下列村庄：“第一股，寮冢村、半冈村、罗汉塘村、安平庄。第二股，竹料村上社、竹料村二社、竹料村三社、竹料村四社。第三股，东风村、白沙塘村、大冈岭村、沙亭冈村。第四股，良田村上社、良田村二社、良田村三社、良田村四社、冯坳村。第五股，大罗村、小罗村、虎塘村、乌泥径村、龙塘村”（《同升社学续入社学碑记》，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孟秋吉日五大股同立）。

姿势之后，只用一只手举石轮，保持原有姿势达数秒钟”^①。

英军主力北上后，陆续又有英舰驶入粤海，旋即北去。留在珠江口外的英舰，“间有一二船乘潮驶至相距虎门五十余里之校椅沙一带，遇见内地出入之盐船、商船，即潜遣舢板拢近，探询官兵消息，迨内地各船驶近口门，则又不敢追问”，“每日东飘西泊，莫定行踪，夜更游奕不停，深恐我兵用火船潜往烧毁”。林则徐考虑到南风盛发，不利水师出航，决定“一得可乘之隙，即当整队放出外洋，大张挞伐”^②。

七月，在广东没有发生战斗，双方军队在紧张对峙的气氛中谨慎地避开了正面冲突。英军的战略意图，是以封锁珠江牵制中国，等候大举北犯得逞的消息，然后相机而动。林则徐的战略意图，是打破封锁，但避免与敌海上作战。一方戒备森严，一方“不敢冒死轻入”，这种相持的局面说明林则徐掌握着广东战场的主动权。英军的封锁实际上只限于外洋，后来，帕麦斯顿就曾根据“从澳门到广州的内线未被封闭”这一点，指责义律“玩忽”训令，封锁珠江“不彻

① 《鸦片战争》第5册，第140页。

② 《英国兵船移泊校椅沙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56页。

底”^①，等于承认封锁的失败。

八月三日，林则徐突然接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来咨二件^②，通报“英夷有兵船三十一只窜至浙洋，肆其猖獗，致定海县城失守”^③的情形。

原来，英舰自粤连檣北上，除“布朗底”号赴厦门送信外，其余直趋浙江定海。“布朗底”号于七月二日午后窜入厦门内港，停泊屿仔尾，随即放下舢板小船一只，悬挂白旗，企图靠岸投书，被守军击退。第二天，英国侵略者三十余人又驾小船，试图强行登岸，并扬言“不叫上岸，就要打仗”。守军阻拦，守备陈光福放箭射中英国侵略者一名，兵丁连放鸟枪，把侵略者二人击落海中。“布朗底”号旋又派出十余人乘舢板前来挑衅，妄图直扑炮台，署参将陈胜元用长矛刺死强行登岸的英国侵略者一名，哨船及岸上兵丁，一齐向敌人射击，英船被迫驶回。英军老羞成怒，从“布朗底”号上发炮轰击厦门，当场打死兵丁九人，妇女一人，打伤兵丁十四人，击坏民房一二十

① 帕麦斯顿 1841 年 4 月 21 日致义律函附“摘要”，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附录（7）。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于广州。

③ 《英夷在浙洋滋事密陈攻剿事宜片》，《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 461 页。

间。炮台奋力反击，又以数百水勇伪装商舟前往偷袭，“坏甚舵尾，掷火罐喷筒，歼其夷兵数十”。经过三个时辰的战斗，“布朗底”号放弃投递书信的尝试，狼狈窜遁^①。与此同时，英舰主力已经陆续集结浙洋。首先抵达的是伯麦率领的军舰“谷巴士”号，武装汽船“马打牙士加”号（Madagascar）、“阿打兰打”号（Atalanta）和运输船二艘。七月三日，“马打牙士加”号和“阿打兰打”号窜入定海北港的头道街，测量港水深浅。四日早上，伯麦和英国侵华远征军陆军司令布尔利（Colonel Burrell），率“威里士厘”号、“康威”号（Conway）、“谷巴士”号、“巡洋”号（Cruiser），驶入定海内港。定海毫无战守准备，“承平日久，隶兵籍者，半系柅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英舰驶入沈家门，水师总兵张朝发竟说：“夷船被风吹来，恒有之事，无足惊讶”^②。“俄报来船益多，过于常时，官吏稍疑怪，既而輶然曰：‘是不得市于粤，故举集于此，此将成大马头，吾徒常例钱且日增矣’”^③。待到伯麦、布尔利向到“威里士厘”号上查问来意的定海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1，第340—342页。

② 王庆庄：《定海被陷纪略》，《鸦片战争》第3册，第240页。

③ 高延第：《记王邑丞语后》，同上书，第4册，第630页。

知县姚怀祥下了限明日下午二时前献城的最后通牒，才幡然醒悟到战争临头，但已经来不及了。姚怀祥和张朝发在紧急的情况下，相约死战。五日下午二时，英军见定海守军毫无降意，遂发起攻击。张朝发率水师防守外洋，冒死督战，受伤落水，被救回镇海后殒命。英军长驱直入，登陆据关山（东岳山）炮台，连夜轰城。六日凌晨，英军自东门梯城而入，清军“不战不守，纷纷溃散，各顾身家”^①，定海遂失，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逃回镇海，相继自尽。

定海的失守，是清朝的腐败政治所决定了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②，与世隔绝的状态，早已养成清朝君臣不问世界大势，迷信“天朝声威”可以“慑服蛮夷”的愚昧心理，辽阔的海岸线上，长期武备不修，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久享承平的虚幻景象，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又铸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麻木不仁，在英寇入侵的警报频传的时刻，毫无发奋振作的打算。道光帝的愚昧无知，是一个典型。两个月前，林则徐奏报传闻英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等情，他深不以为然，蔑视地说：“主客之势自判，彼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第446页。

②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28页。

何能为也”。七月二十日，他接到英军进犯定海的奏报，还是满不在乎地说：“此等丑类，不过小试其技，阻挠禁令，仍欲借势售私，他何能为”！二十二日又说：“该夷等亦不过稍逞小技，恫疑虚喝，迨至计穷势蹙，自必返棹入洋，无所希冀”^①。这种轻敌麻痹的荒唐意旨，带来的自然是自坏长城的恶果。

战争爆发前，除了福建由于邓廷桢的到来，作了抵抗的准备，其余沿海各省在腐败官吏把持下，都对林则徐建议“严加防范”的多次咨文置若罔闻，或者饰词应付。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多次接到林则徐来咨和道光帝飭令严防的谕旨，表面上也曾慷慨激昂地奏上“防夷条款”，但是行动上却“形同木偶”，丝毫没有进行战争的动员和准备。定海守军在英舰连檣犯境的情况下，全然不知英军的意图，那是毫不奇怪了。在战斗中，张朝发等人的表现是勇敢的。“中国人所缺少的是训练，而不是勇气，如能给他们足够的训练，供给他们以欧洲的武器弹药，这就将会证实他们并不是可轻视的对手”^②。但在战备废弛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成为清政府麻木不仁的牺牲品。“清王朝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1，第320、322页。

② 《在华远征半年——一个军人的几页笔记》，《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一版，第277页。

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①，这是必然的。

林则徐原先以为英舰北上浙江、江苏，“该二省已叠接粤省咨文，自皆有备，不致疏虞”^②。接到乌尔恭额来咨，不胜震惊。他为英军的妄逞鸱张而“闻之发指”，为乌尔恭额的“徒托空言”，“任其占取”^③定海而愤懑非常。他当即把乌尔恭额来咨寄送怡良，并“祈阅后密之，明日拟造商一切”^④。他预料到朝廷势必把这一事件归咎于他，在当晚写给怡良的第二封信中，他感慨万千地说：

“敝处折差大约数日亦可回来，当有续信，
区区惟待罪而已”^⑤！

八月四日，林则徐和怡良研究了定海失陷后的局势，当天起草了密陈恢复定海机宜的折片，并“拟照片意添信”，寄给乌尔恭额^⑥，在折片中，林则徐指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页。

② 《英国续来兵船封锁广州海面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页。

③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六日于广州。

⑤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六日夜于广州。

⑥ 同上，道光二十年七月七日于广州。

出：英舰“乃敢聚于定海，妄逞鸱张，明因该处孤悬海中，希图据为巢穴，是必豫相纠约，早蓄逆谋”。鸦片战争爆发的现实，打破了林则徐对英国政府的幻想。既然先前的传闻已被证明“竟非虚传”，那么英国发动战争“是必豫相纠约，早蓄逆谋”的了。虽然他没有掌握任何英国蓄谋侵略中国的具体事实，但这种从义律、士密等的违抗行径合理地联想、推论出来的判断，却是正确的。这使他更加明确坚决抵抗的必要。根据广东抗英的经验，他认为英兵登岸，群众一定会“协力齐心，歼除非种”，“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所以，他建议道光帝允许并鼓励村民诛杀英军，敌忾同仇，收复定海：

“此时定海县城甫被占据，即使城中人户仓卒逃亡，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子遗”^①。

随着英军攻占定海的消息传来，留在广东的英军也渐形猖獗。连日来，他们先后在珠江口外掳去海

① 《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

运盐船十四只，甚至枪杀民船舵工盛全幅，打伤水手杜亚发^①。英军的暴行，广东军民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磨拳擦掌，愤切同仇。六日清晨，澳门群众指引弁兵，在卡思兰湾活捉了非法潜居澳门的英国人温森特·士丹顿（Vincent Staunton），把他押解到虎门，送往广州。在此前后，沿海渔民也活捉了两名印度水兵，解官究办。

九日，士密得知士丹顿被俘的消息，立即乘“进取”号赶到澳门，向洋商抗议，叫嚷“将要采取最强硬的步骤”。英国驻华副商务监督参逊也写信给澳门葡萄牙当局，要求代求释放士丹顿，“并称如不允准，即欲进澳滋扰”。十一日，易中孚从澳门返回广州，向林则徐转呈澳门葡萄牙当局代求释放士丹顿的稟件。

林则徐认为这是虚张挟制，“虽所获英夷无足轻重，然此时若徇所请，则损威示弱，转无以戢叵测之心”^②，断然拒绝释放士丹顿，并添调督抚两标官兵，连前共合二千人，进入澳门防堵。为了痛剿寻衅的英军，他又陆续调集各营大号米艇二十只，并雇募红单

① 《敌船在粤寻衅续筹剿堵折》，同上书，第 862 页。

② 《敌船在粤寻衅续筹剿堵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63 页。

船二十只，拖风船二十六只，配备炮火器械，拨出一部分兵丁和新招募的水勇千余名，先在内洋逐日操练技艺。又前后购备火船二十余只，发交关天培分派水师随带应用。

十四日，林则徐接到乌尔恭额来咨，通告浙省已奏请飭调广东舟师二千赴浙会剿^①。林则徐认为广东战事一触即发，不宜分散兵力，不同意分调赴浙^②。此时，他又得到探报，觅抄定海英军书信一件，译出中文，知道定海民众坚壁清野，反抗英军，“现英逆甚望定海居民回至该处与之同住，而民人屡招不至，所出章程亦无人肯信，沿海渔船悉皆避去。各夷船本系随带鸦片，售作资粮，今已伙食无多，转瞬风色将转，均甚愁急”。他认为“是正有可乘之机”，可以“诱擒于陆地”。十六日，他密奏道光帝，再次建议：“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还将这一建议写成密函，飞致乌尔恭额斟酌办理^③。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于广州。

② 《广东舟师实难分遣赴浙会剿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5页。

③ 《密探定海敌情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4页。

十七日，林则徐登舟离广州，赴狮子洋校阅兵勇操练技艺。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本来定于十六日开始举行，因为几天来“天气似尚欲酿雨”，才改为从十九日开始^①。同一天，易中孚也从广州返抵澳门，向葡萄牙当局宣布林则徐不同意立即释放士丹顿和增调兵力进入澳门防堵的决定，并申明派兵的目的，是“澳门系天朝疆土”，“不使他族得以占居”，要求葡萄牙当局严格遵守中立，免得“并受其害”^②。葡萄牙当局当即将林则徐的上述决定转告士密。

早已蓄谋进犯的士密，立即采取所谓“最强硬的步骤”，派“进取”号到急水门调“都鲁壹”号进犯澳门。十八日，英舰“都鲁壹”号、“进取”号和满载英兵的运输船“拿萨勒·收”号窜至澳门港外。当晚，中国水师师船和运兵小船奉命纷纷驶进澳门内港，准备严加防堵。

十九日中午，英兵在士密指挥下，乘“进取”号等出其不意地偷袭关闸炮台，首先从舰上齐放飞炮，蓄意轰毁炮台。我炮台守军即时开炮迎击，闸内闸外官兵也一齐赶来支援，“以地峡为掩护，用许多旧锈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于广州。

② 《敌船在粤寻衅续筹剿堵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3页。

的旋迴扣和火绳枪，尽武器的能力开击”^①。但是，由于武器低劣，“我兵回炮多不能及”。激战一小时后，英军乘势把炮台火力压倒，三百八十名英兵分乘舢板登岸，占领关闸炮台，又“将官兵安在关闸之炮倒回点放，攻打关闸，并攻新庙”^②。中国官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损失较大。督抚参将波后善、守备陈宏光额部受伤，前山一带香山协师船八只，在接仗中损漏三只^③。惠州协师船“在隔岸亦发数炮，被夷炮将船打伤，兵勇率多走避”。英军占领炮台，轰毁关闸界墙后，又钉塞炮台大炮的火门，放火焚烧棚房和帐棚，“旋搬去炮数尊，趁潮驶去”^④。

同一天，水师官兵和水勇在狮子洋上开始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演放大小炮位，抛掷火球火罐，撒放火箭喷筒，以及爬桅跳船各技”^⑤。以“甘米力治”号改装配备的军舰也参加了这次演习。整整两天，林则徐逐一亲加校阅，对兵勇们练兵的高昂士气大为

①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44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于虎门。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二日于虎门。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于虎门。

⑤ 《关闸地方矾石洋洋面叠将敌船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75页。

满意。在二十日写给怡良的信中，他写道：

“每日皆阅两操，若以纪律绳之，未必尽合，然争先向往之慨，似亦足张我军。且由桅上过船，较之縋而登者，奚翅霄壤！毕竟澎海人习于帆樯之技，或可使英贼胆寒也”^①。

校阅期间，林则徐重新规定烧擒英船、杀擒英军的赏格^②，又颁布了《剿夷兵勇约法七章》^③。这一约法，主要是规定火攻敌船的原则和做法，其中特别强调“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指出“夷兵船虽长若干丈，尔等不必看得他长；虽有大炮若干门，尔等不必畏他炮多而大”，掌握了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打法，完全可以做到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种打法是：一，选占上风，避敌船两侧炮火，专攻头尾；二，以十二只至十六只船攻击敌船一只，分左右两翼四角斜向扑拢其头尾。前队如不得手，可撤下调换后队进攻；三，扑拢敌船后，要抛掷火罐喷筒放火，然后乘胜爬桅过船，首尾两旁同时敲钉火船焚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午刻于狮子洋。

②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第41—42页。按：赏格比六月二十七日颁布者为高。

③ 全文见《海国图志》卷80；《夷氛闻记》卷2，第36—38页。

烧，使其三层受敌，抵当此一层，不暇兼顾彼一层。约法显然是根据广东沿海渔民“作（打）鬼蜮”的经验和半年来水勇火攻汉奸船只的实践制订的，是当时条件下朴素的海上抗英游击战术的理论概括。

演习结束后，林则徐移舟虎门，与关天培就近筹商战守。

二十一日凌晨四鼓，林则徐在虎门接到香山县令吴恩树专差送来关闸开战、急求发兵接济的禀报。虽然此时，“关闸实在情形若何，询之来差，亦不知悉”，他仍决定调遣马辰和揭阳令张熙宇带领现在虎门、派在红单船准备随水师出洋剿敌的揭阳壮勇，立即驰往香山，起早赴援。上午，他又接吴恩树派人驰来请求调拨数千斤重大炮和南海、番禺两县协济人夫往援的禀报，从来人口中得悉关闸开战失利情形，明白“看此事势，大非了局，不得不多集重兵”，立即拨出师船八只、拖船二十五只、火船二十只、巡哨等船二十余只，由海道驰往救护。同时飞檄调南韶兵五百，三江协兵三百，拟由马辰、陈连升指挥抗敌^①。

关闸之战的失利，大出林则徐的意料。他对守军未能力战、失陷炮台又气又恼，在一封信中，他愤慨地说：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于虎门。

“细查前山寨内，现在各文武聚集一处，兵数实逾二千，并非短少。所可恨者，披坚执锐之人，无非豫存弃甲曳兵之想。此间恶习，陷溺已深，……今若骤加峻法，奈罚不及众何”^①！

他一面札令易中孚等人，严厉执法，对溃逃的官兵，“必得斩一二人以徇于军”，以煞住恶习，稳定军心；一面亲自殷切地鼓励出援关闸的将领“激发天良”，“振作胆力”，为国立功^②。他相信这支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勇，一定不同于其他军队，能早日带来胜利的捷报。

关闸战后，英军放出谣言，“某刻要攻前山，某刻要攻香山”，甚至“欲犯虎门”^③。不少县、营官并惊魂未定，纷纷请求增派兵力，关天培也主张调回师船，防守虎门。林则徐冷静地分析了局势，认为英军“实借题于虎门，以挑战于关牖”，“鸱张至此，岂尚可以姑容”？他反对在敌人长驱突入、气焰嚣张的情况下，株守待攻，主张主动出击，捕机交锋。此时，他恰好接到怡良来信，获悉道光帝下了一道“仍当示以镇静，不事张皇”的谕旨，由军机处廷寄到粤，这

① 同上，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于虎门。

② 同上，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于虎门。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于虎门。

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在答复怡良的信中，他坚定地说：“承准廷寄，仍重在镇静一层，然我欲静而彼不静，则亦势难坐镇”^①！他“殊为焦灼”^②地等候水师出击捷报，“盼信綦殷”^③。

水师出洋之后，接连四日，未见敌人踪迹。师船集结于金星门，而英舰则已经窜往磨刀洋。二十五日，林则徐接到探报，“九洲夷船、火轮又络绎至磨刀聚泊”。他估计：“想系汉奸送信，以此间有船往磨刀之故”。这时，他又接到大鹏营报告，东路发现英舰三只。为了保证首战告捷，他决定先打不备之敌，下令将水师暂时撤回虎门待命，另派师船五只、红单船十只东去会合平海、大鹏两营水师，迎头探击在东路游弋的三只英舰，“冀先歼灭此股”^④。

由于水师的出洋，“日来澳门、前山等处绝无动静”，取得“稍压夷氛”^⑤的效果，林则徐与敌海战的决心更为坚定。二十八日，调回水师驶入沙角待命，只差赴援前山的拖船二十五只尚未赶到。根据英舰

① 同上，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于虎门。

② 同上，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于虎门。

③ 同上，第106件，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于虎门。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于虎门。

⑤ 同上，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二日于虎门。

聚结磨刀洋的情况，林则徐和关天培制订了水师合剿英军于磨刀洋的方案。这一天，他们来到沙角海口，进行战前动员，鼓励各船兵勇整队出洋，探踪迎击敌舰。水师官兵和各路水勇，斗志昂扬，“专待拖船一回，即连夜乘潮东去”。林则徐对这一军事行动寄以很大希望，他写信对怡良说：

“察看此去情形，似有慷慨激昂之气，得手与否，惟视此一举矣！……总求磨刀一捷，始可稍开抑塞之胸耳”^①。

布置妥当海战方案，送走了出洋官兵，林则徐于三十日由虎门返回广州。

三十一日卯刻，出洋水师在冷水角瞭见英军火轮船一只驶入龙鼓海面，当即派出兵勇乘坐快艇和拖风船，跟踪追击，英军火轮船腰部被我炮火击中，即刻逃去。不久，接到探报，龙穴西南海面发现英舰一艘，其东又有英舰四艘，舢板船五只，水师遂转舵直趋龙穴。申刻，水师追至矾石洋上，与英舰遭遇，双方展开炮战。马辰指挥的师船，首先拢近英舰“架历”号，连开三千斤铜炮二门，将其头鼻打坏，英军纷纷喊嚷，滚跌落海。“架历”号炮弹用尽，仅放空炮。水师官兵正欲向前将该舰夺获，其余英舰慌忙拼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二日于虎门。

死赶来救援，师船只好舍去“架历”号，翻身回击。战斗到天黑，“架历”号乘师船回击他舰之隙，随潮南窜^①。

这次海战，英舰“受创不轻”^②，仅渔船捞获的，就有油缆三节，长二丈余，帆杠一根，长九尺余，还有起碇推舵所用的转轴二个。英军被击毙的有数十人，据引水探报，在磨刀山根埋葬的尸体，便有伙长（大副）一名，炮手三名，水兵十一名^③。

九月一日，把总黄者华亲自从矾石洋赶回广州，向林则徐报捷。林则徐深感水师和水勇联合演习后的第一次战斗，“众船会攻一船，既得胜仗而不能将船夺获，殊为可惜”^④！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认为“祇

① 《关闸地方矾石洋洋面叠将敌船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76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于广州。

③ 《关闸地方矾石洋洋面叠将敌船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76页。关于这次海战，《夷氛闻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均有记述，然史实与林则徐奏报不同，今不取。西方史籍未载，显系掩盖败绩，不足为据。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六日于广州。林则徐在《致吴文镕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于广州）中亦云：“昨在矾石洋面剿击架历夷船，帆桅俱坏，歼夷颇多，但惜未将其船牵获耳”。

系小挫其锋，尚未大获胜仗”^①，没有立即由驿驰奏，到九日才和关闸接仗情形一起奏报。

关闸和矾石之战，是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广东战场上的两次主要战斗。中国官兵和武装的抗英群众——水勇，虽然没有取得赫赫战功，但它雄辩地说明：中国尽管在定海战场上败北，但在抵抗派指挥、有广大群众支持和密切配合的广东战场，能够和已经抗击了凶暴的英军，为捍卫祖国的独立作出了贡献。如果沿海官吏能够像林则徐已经做到的那样，利用人民群众的抗英积极性，认真备战，不断地改进军队素质和军事技术，数量不多的英军就会牢牢地被牵制和分割在各个战场上，决不可能横冲直撞，为所欲为。

可是，战争的发展并非如此。林则徐没有料到，懿律也没有想到，定海的一场小战竟使英国轻易地获得了廉价的“胜利”。

三十八

英军攻陷定海后，立即大肆屠杀掠夺，城垣炮台及近城十数里之内，人民庐舍，无不残毁，几于鸡犬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6，第550页。

不留。英国侵略者供认说：

“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篋，街道上堆满了图画、椅子、桌子、用具、谷粒……。只当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时候，才停止了抢劫”^①。

面对着敌人的野蛮暴行，定海人民“共深愤懑”，不愿做英国侵略者的顺民，纷纷四散，遗民不过数十人，定海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七月六日，懿律和义律乘坐“麦尔威厘”号窜抵定海。接着，懿律宣布严密封锁宁波港口，并在定海城内设立伪政权。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以伪知县名义，“出示谕民回城同住，并于城内开设店铺，招人往贩鸦片、洋货”，“又张贴告示，谕民输纳粮赋，后又令民接济”，但“民间并不允从”^②，“各岙居民，均志切同仇，不肯趋附”^③。澳门新闻纸也报道说：“我等官府所出之章程，本地人皆不肯信”，“现我等虽尽心引

① 转引自古柏尔等著、吴清友译：《殖民地附属国新历史》上卷，第2册，第261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7，第593页。

③ 同上书，第582页。

诱人民回来居住，惟至今亦并未能行”^①。

十日，懿律按照训令，派出“康威”号到宁波投送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书。宁波守军未加抵抗，并接受了来书，但次日上午将原函退回。

封锁宁波的英舰肆无忌惮地在甬江口劫夺沙船，而且把抢劫的范围扩大到其他沿海地区。十一日，英舰直窥镇海，被守军以火攻击退。十六日，英舰再窥镇海，部分英兵强行登陆，被当地乡兵击退，追至海边。英兵匆忙下船，开炮轰击，打死乡兵二百余人^②。二十二日，英舰一艘窜犯乍浦，开炮轰塌胡庐城，毁坏沿海厂房、船坞、庙宇多处，兵民、乡勇十余人伤亡，死者“皆断头少足，甚至腹破肠流，血腥冲鼻”^③。

由于舟山群岛各岛屿居民的抵制，英军定于十四日在定海开市^④的计划遭到失败，食物和用水的供应都遇到困难。开始，他们利用从广东带来的汉奸、买办布定邦等，到乡下采购粮食，一度得逞。但舟山人民采取捕捉汉奸买办的办法以针锋相对。二十三

① 《鸦片战争》第2册，第497页。

② 《夷匪犯境闻见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③ 同上书；又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1，第331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2，第360页。

日，汉奸布定邦在定海北门外为英军买肉，当地群众立即将他擒获^①，送往宁波。派到各岛去购买牲畜、食物的印籍水手，也纷纷落网遭擒。英军因此“非常缺乏新鲜食物”，“所仅仅能得到的水是最坏的一种，颜色微黑”^②。

英军在定海处境困难，未便多留。二十八日，懿律和义律乘坐“威里士厘”号（旗舰“麦尔威厘”号在进定海港时触礁搁浅，正在修理），率英舰“窝拉疑”号、“卑拉底士”号、“摩底士底”号、武装汽船“马打牙士加”号和运输船二只，先后驶离定海北犯。留下各舰继续对甬江口和长江口实行封锁。

英军窜犯定海的消息，是在七月二十日传到北京的。当天，道光帝下令福建提督余步云带兵驰援^③。二十四日，定海失陷的奏报到京，道光帝当即下令革除乌尔恭额和浙江提督祝廷彪的职务，暂留本任，戴罪图功；又令邓廷桢派福建舟师赴浙会剿英军^④。八月三日，谕令琦善，英舰倘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

① 《夷匪犯境闻见录》，《浙江拿获夷匪口供》；又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5，第494页。

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69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1，第321页。

④ 同上书，第327、328页。

据情转奏，并备战相机剿办^①。六日，派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办理浙江事务，以刘韵珂为浙江巡抚^②。英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大出道光帝的意料之外。他慌忙调兵遣将，心中对战事的成败，却已毫无把握。他严厉斥责浙江地方官吏“张皇失措”、“形同木偶”，“事前既无准备，临事复觉张皇”等，实际上是自身惊惶失态的表现。朝中弄臣本来对于林则徐的使粤禁烟，早就抱着站在岸上看翻船的态度，这时更是站在高枝上说风凉话，造谣说：“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③，“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买价，而后负约，以致激变”^④。也有说是因“绝其贸易”^⑤的。于是，道光帝对林则徐的信任发生了动摇，在九日派伊里布赴浙查办时，还特别指示他要密行查访“致寇根由”、“后衅实情”，“无所用其回护”^⑥。

浙江以北沿海各省官僚，对林则徐关于英军进犯的咨文和道光帝的谕令，本都“阳奉阴违，迁延塞

① 同上书，第 337、338 页。

② 同上书，卷 12，第 351 页。

③ 引自《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4 页。

④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2，第 362 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2，第 362 页。

责，并无一人议及海疆修备者”^①，“彼处之无备与定海等”^②。据官方的奏报，江苏军队“从未闻有讲求训练一语”^③，水师“额数既少，兵技尤疏”，“其寡弱更甚于浙江”^④。山东“水路弁兵，于数千斤大炮皆未练习，仓猝试放，多不应手”^⑤。直隶沿海炮台和失修，旧存铁炮，“大半刷膛锈损，多不堪用”^⑥。天津是京师的门户，城内守兵约止六百余名，海口防兵亦仅二百余名^⑦；山海关“本无存炮”，废弃炮位中有几尊勉强可以蒸洗备用，尚系前明之物^⑧。奉天（今辽宁）海防也极为空虚，旅顺水师仅有兵丁六百名，水手一百名，“即调到各城官兵，止能守岸”，“至旅顺迤东，……卡伦兵数无多”^⑨，等于不设防。定海失陷的消息传来，沿海督抚害怕失事受斥，群起攻击林则徐的“肇衅”，高唱“议和”的论调。道光帝害怕战火蔓延

① 吴嘉宾：《论内外罔欺疏》，《求自得之室文钞》卷4。

②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第446页。

④ 同上书，卷13，第399页。

⑤ 同上书，卷21，第730页。

⑥ 同上书，卷32，第766页。

⑦ 同上书，卷12，第358页。

⑧ 同上书，卷14，第460页。

⑨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733页。

天津，于八月九日下令驰往天津“筹防”的直隶总督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稟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稟进呈”^①。

十一日，懿律、义律、伯麦等率英舰进泊大沽口拦江沙外，派武装汽船“马打牙士加”号驶近口岸投书，并要求购买食物。琦善即派督标后营游击罗应鼐登船，收取咨会（内容系要求派官员来船接受转递照会公文）和帕麦斯顿照会中国宰相书印刷副本一件。琦善答应“俟奉谕旨后，再行遵办”，约定于十七日前回信，并将懿律来件驰送北京，听候道光帝训示。他害怕英军“藉词滋衅”，满口答应代买食物^②。

十三日，道光帝谕令琦善“委员查问接收”^③。琦善奉旨后，即于十五日派守备白含章前往英舰“威里士厘”号，懿律交付给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书原函和汉文译本，并要求清廷即派钦差大臣赴英舰或沿海

① 同上书，卷12，第359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2，第368页。

③ 同上书，第369页。

便当港口面会定义^①。白含章是琦善的一个心腹，“努力地把总督对英人的好感，他的希望和平解决”^②，并答应代奏朝廷议定，于十天内送回答复的“善意”，向美国侵略者表白。懿律见琦善的态度与福建、浙江所遇到的显有不同，欣意接受琦善的请求，表示要驶离五六日，才回来收取复文。

十七日，琦善将英国公文及札复懿律文稿暨懿律复琦善字据一并上奏进呈。在附片中，他根据白含章登上英舰“威里士厘”号的见闻，夸大张扬英军的船坚炮利，说什么：英舰至大者，“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在另片中，他报告英舰欲驶离大沽口“觅地纳凉”，“其意非欲诱臣撤防，即图另觅马头，不可不益加防范”^③。琦善的用意虽未明言，但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有两层意思：一为天津失防预存推卸战败责任的余地；二是促使不谙外情的道光帝下议和的

① 懿律、义律咨复，见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日本东京1964年11月版，第11页。

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84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2，第380、381页。

决心，避免自己卷入战争的漩涡，保住高官厚禄^①。

十九日，琦善奏片递到北京。道光帝果然大为震惊，他想象这批一船有炮三四百门的“英夷”，果真在銮辇脚下占了马头，“天朝上国”的尊威将何堪设想？！前些时候听到的谗言使他大为心动，深恨林则徐禁烟“后衅”，惹出“激变”，不待伊里布查访“后衅实情”的奏章到来，便完全采纳主和派的意见。二十日，道光帝决定以重治林则徐换取英军退兵的交涉方针，下旨琦善明白晓谕懿律：“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返，听候办理可也”，还明确表示：“至将来钦差至广东查办，即派琦善前往”^②。二十一日，林则徐、怡良上报续获鸦片人犯、烟土烟具实数的奏折到京，道光帝在

① 这两个附片，一为捕风捉影，把当时英军最大的军舰“威里士厘”号的七十四门炮，说成有三四百门之多；二为无中生有，把英军探访山海关古迹和补充食物淡水的意图说成是诱引撤防或另图马头，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琦善对“夷情”的分析是荒谬的、可笑的，蒋廷黻引此为琦善“知己彼”的根据，完全颠倒了历史。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第392页。

折上大加批斥：“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返〔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①。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道光帝又连降两旨，谕令琦善：“随机应变，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详细开导，总须折服其心，办理方为得手”^②。琦善对此心领神会，推行不遗余力。

英军在等候清廷答复期间，乘舰分头窜往奉天长兴岛、直隶涧河、山东砣矶岛等处，抢劫和购买食物、淡水，至二十七日，方再次齐集于大沽口外。二十八日，琦善派白含章前往英舰递送照会，请义律登岸会谈。第二天，又派人送去二十头牛、二百只羊和许多鸡鸭，犒劳英军^③。三十日，义律和马礼逊来到大沽口南岸，与琦善和白含章在事先特设的帐篷里会谈。在会谈中，义律以开仗相威胁，逼琦善全盘接受英国提出的条款。琦善口口声声答应重治林则徐，“代申冤抑”，但因未接定约的谕旨，仅隐约其词，避免正面答复义律的要求，议无结果而散。会后，琦善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第393页。又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5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第399、406页。

③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90页。

将奉命请英军南返，在广州会谈，一定“秉公查办”的意旨写成照会^①，派员送交义律、懿律。

九月一日，懿律、义律复照琦善，坚持英国提出的各项勒索条件^②，琦善答允奏闻请旨后回复。四日，道光帝下旨琦善，要他随机应变，用许其通商作为取消赔偿烟价等的交换条件，设法劝说英军退兵^③。

十三日，琦善派白含章携带照会前往英舰，向懿律等表示：如同意南返粤东，则中国钦派大臣到粤会谈，“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复贵国王，即所称贵领事前被屈抑之处，于此亦可昭雪”^④。懿律考虑到“季节已经太晚，湾中不能进行有充分而有适当效果的攻势”^⑤，加上“岸上部队和舰中水手间流行的病疫”，“在春季之前，采取任何积极的敌对行动，是不聪明的”^⑥。因此，他改变了策略，于十五日复文琦善，同意返回广州谈判，并向白含章表示：英舰先赴定海，

①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13—14页。

② 同上书，第15—17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第429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第463页。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22页。

⑤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93页。

⑥ 引自帕麦斯顿1841年1月9日致驻华全权公使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5）。

后回广东，“如沿海各处不开枪炮”，“决不滋生事端”。又称：“所求各条，未奉允准明文，既须俟回粤听候查办，则定海各处兵船未能即撤”^①。同日，英舰起碇南下。

十七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关于英军南返的奏报，“朕心嘉悦之至”，当即降旨，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迅速来京请训，驰驿前赴广东查办事件，并飞谕沿海各省督抚，英船经过，不必开放枪炮^②。十八日，林则徐关于择日出洋剿办英军的奏报到京，道光帝下旨，严厉指责林则徐“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该督，故作此举，先占地步。所谓欲盖弥彰，可称债兵也”^③。十九日，又令在浙江查办烟案的祁寯藻、黄爵滋驰赴厦门，调查邓廷桢奏报厦门抗英一役军实^④。

随着道光帝态度的转变，主和派在朝廷中完全得势。为了替赴粤的议和活动打开坦途，琦善在二十日上奏道光帝，放肆吹嘘英军的船坚炮利，中国断难决胜，造谣攻击闽、粤等省军民击破的英船，“本非兵船”，英军之所以不攻广东，是“广东商民与该夷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第461页。

② 同上书，第466、467页。

③ 同上书，第471页。

④ 同上书，卷15，第472、478页。

通气者多，固不欲肆其扰害，未必尽畏该省之防范”^①，千方百计地诬陷林则徐、邓廷桢。在另片中，他奏请将“颇能曲合事机”的白含章，以守备尽先升用，带赴广东，作为他的帮手^②。道光帝对琦善所陈当然完全相信，对其所请无不依从。二十八日，他下旨谴责林则徐禁烟抗英，“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由琦善署理，琦善未到任以前，由怡良暂行护理^③。二十九日，下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④。琦善自天津赶回北京听训后，于十月三日离京赴粤。同一天，道光帝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下旨将林、邓革职，并命林则徐折回，邓廷桢从福建前赴广东，以备查问原委^⑤。

形势急转而直下。林则徐在军事上没有被英军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第479页。

② 同上书，第482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5，第483页。

④ 同上书，第487页。

⑤ 同上书，卷15，第491、492页。

的炮舰所打败，在政治上却被主和派的谗言打倒了。

三十九

矾石洋海战后，林则徐认定“兵戎非得已事，适相值安能以天朝而示弱于外夷”？“定海虽为其暂踞，万不能守也”。传闻“诸国以英夷阻其懋迁，皆欲与之说理”，更使林则徐相信：“大抵助顺去逆，人心之公，英命岂能久乎”？在九月四日写给家乡友人敬輿的信中，他倾吐了上述想法，并以人体生疮为譬，指出“体气旺时脓出则疮可以收口”，“及今而理之，犹不至于内毒攻心”。他感觉不安的是，自己“心身俱瘁，恐不能再事支撑耳”^①。

林则徐使粤，郑夫人与子女迢自武昌返回家乡福州。郑夫人回家后，“添买零产几处”^②，为三子聪彝娶妻叶氏，将二女普晴出嫁于外甥沈葆楨^③，三小女许字于郑家^④。林则徐久病的弟弟霈霖，也在这一年病逝。林则徐调任两广总督后，郑夫人在林汝舟等

① 林则徐：《致敬輿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于广州。

② 林则徐：《分书》，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于西安。

③ 沈葆楨：《室人林夫人事略》。

④ 林则徐：《致郑仁圃书》（道光十九年五月中浣于广州）云：“昨接家书，知二令郎与三小女联姻”。

陪同下，于五月底，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来到广州。“舟儿来此不能用功，兹亟令于中秋（公历九月十日）前起身北上”^①，“彝儿未足观场，是以不令回去”^②。他和到闽查办事件的祁寯藻、黄爵滋两星使保持联系，在致闽抚吴文镕的信中，他提到：“两星使不知何时起身，弟有寄复两书并海图及粤东西图各二包，此次专差赍来，未知可以赶上否？如到时星使已行，闻在浙尚有应讯之案，敢求代觅浙便寄交”^③。

九月十四夜，林则徐接阅抚辕折差刚刚自京带回的邸抄和京中友人来信，知道英舰“至天津递呈，琦侯奏入，奉旨准其呈诉，并将公文等件进呈”^④。他心情十分沉重，“彻夕为之不寐”，担忧时局“若以一着之差，致成满盘之错，如何维挽耶”^⑤？在第二天写给怡良的信中，他满怀感慨地写道：

“此事措置之方，实关大局。贱子于一身荣辱祸福，早不敢计，只求无伤国体，可儆后来，微躯顶踵捐糜，亦所不惜！至船炮乃不可不造之

① 林则徐：《致吴文镕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于广州。

② 林则徐：《致敬輿书》，道光二十年八月初九日于广州。

③ 林则徐：《致吴文镕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于广州。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69页。

⑤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日晨于广州。

件，今读邸报，更切心寒。贱性不识时宜，恐不免续上辞官表以陈此一节耳”^①。

允准英军“呈诉”，不准筹计制船造炮，朝廷的用心十分显然，林则徐怎能不心寒呢？但他没有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祸福，为了“无伤国体，可儆后来”，打定主意，在不得不上表辞官的同时，也要“不识时宜”地力陈制船造炮的抗敌主张。

十八日，林则徐派员译讯士丹顿，了解英国来粤水程、陆路到新疆、西藏交通和“番鬼字典”（即马礼逊编《英华字典》）等情况^②。当天夜里，林则徐接到八月二十一日道光帝“以何词对朕”的批折。他当即致书怡良说：

“此次仰蒙严谕，本在意中，然实专为徐一人而发，恐此后必更有重于此者。徐不敢不懍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耳”^③。

他预感抗战局面已经严重恶化，个人的政治生命将被主和派葬送，他不敢不服从道光帝的处置，但也不甘心默认禁烟抗英是“罪戾”，不愿削弱眼前的抗英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日未刻于广州。

② 陈德培抄辑：《洋事杂录》，《庚子八月廿三日士丹顿供》。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于广州。

斗争。

十九日，林则徐强抑着忧愤的心情，沉着地和豫堃、怡良“同往将军、都统处商议营务”^①。晚上，他接到关天培从虎门来书，又认真地考虑并同意关天培布置各船兵勇分合筹剿英船的计划，衷心地“望获捷音”^②。这天，恰恰又接到江苏巡抚裕谦寄来一咨，他感到裕谦“将粤中水勇张扬入奏”，虽然是出于敌忾，但道光帝一定会以此为把柄，指责他“有此制胜妙策而不知用，使奇技异能之人转流为匪”。这一来，当又“上干严旨”，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了。特别是不久前，道光帝发下给事中沈镕条陈团练水勇一折，要他妥议办理，那时他认为沈镕对沿海民人的奇技异能言过其实，“拟暂缓上陈”。这时，他觉得“似又不得不从速矣”^③。也在同一天，有人抄得“夷呈”（疑即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书）一纸送给他，林则徐第一次了解到英方攻击他的大体内容。二十日，“又觅得一折稿”，虽然“抄写之脱漏讹舛，不可枚举”^④，他总算第一次了解到琦善是怎样和英国侵略者一唱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69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于广州。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于广州。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于广州。

一和，在禁烟问题上强加给他莫须有的“罪名”。

在此前后，邓廷桢从福建来信和他商议抗英事宜。林则徐觉得复信“不能再延”，但“睽阔良久，此时愈觉头绪纷繁，难于着笔”，“苦恼歉仄，交集于心”。他稍为得到安慰的是，从邓廷桢来信所附奏稿和陈耀祖所译新闻纸^①中，知道厦门的抗英局势并不像传闻的消息那样严重，“昨于该夷新闻纸中，见其毫无夸张之语，心窃疑之，若如折内所言，则以告者过矣”。而宁彼客商中脚信又传来黄岩镇张成龙攻破英船两只、杀毙英军并生擒八名的胜利消息。他写信转告怡良说：这“可谓差强人意，当再盼克复喜音也”^②。

二十二日起，林则徐化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写作折稿。他一面自请处分，“从重治罪，以儆无能”^③，一面写了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的附片，大胆地陈述自己的抗英主张。他针对主和派对禁烟运动的诬蔑和攻击，尖锐地指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

①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日致怡良书云：陈耀祖，“闽人而家于粤，现在京中，厦门事即其所译”。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于广州。

③ 《奉旨革斥自请处分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3页。

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他驳斥了所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理直气壮地说：“彼（英国）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对待英军的进犯，“自当以威服叛”，“设法羁縻，（即议和妥协）的做法是危险的，“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在养痍”。作为抵御外国侵略的长久之计，他建议“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粤海关收入的税银中抽出一部分来制船造炮，改变军事技术和装备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状况。“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借以保卫海防，“裨益实非浅鲜矣”。他还含意深远地警告说：

“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①。

林则徐以“苟有裨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的爱国激情，呕心沥血写下的这个附片，是他领导广东禁烟抗英运动的经验结晶。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为天下万世计”，即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林则徐优先考虑和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

^① 《密陈办理禁烟抗英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4、885页。

的目标。他横眉冷对主和派的责难和打击，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充满旺盛的斗志，保持着警惕。他盼望祖国独立富强，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在中华民族面临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黑暗深渊的危难关头，林则徐的抗英思想和行动，是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意志的体现。正因为林则徐代表了正义，代表了进步，主和派的诬陷之词，道光帝强加的所谓“误国病民”的“罪名”，在这个附片里被驳斥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谁是谁非，昭然若揭！

忠君的伦理观念带给他行动上的软弱，他不得不自请处分，但这丝毫没有淹没他抗英救国的雄心。就在这个附片的末尾，他慷慨而又悲切地要求：

“倘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今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①。

奏折和附片于二十四日拜发后，林则徐仍专心一意地加强广东的防务。二十九日，“午后赴箭道校射”^②。三十日，“清晨出往小北门永康炮台演放炮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70页。

位”^①。同日，他还决定拨调海珠炮台四五千斤大炮于次日运往虎门，加强虎门炮台的火力^②。

十月一日，林则徐从廷寄中得知“英逆前赴天津递呈，经直督琦代为转奏，已准其赴粤叩关，并奉旨以琦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事件”^③。他冷静地对待这一事态发展，为了不致让坏人利用这个消息破坏抗英的防务，稳定局势和军心，在将廷寄送怡良阅看时，特地嘱咐说：“适才奉到之件，竟不可宣露。缘官兵无不意存袖心，闻此恰中下怀，而包藏祸心者，更难保其不乘虚思逞，所关甚巨”^④。

这时，林则徐感冒生病，天天延医诊治。为了防备英军返棹回粤后挑起战端，他接连两天，派人“分探水陆各要隘，预雇石船，制办钉桶及刺竹、铁菱角等物”，并叮嘱各营添制火药^⑤。

七日，林则徐在病中接到道光帝“欲盖弥彰，可称僨兵”的指责，并要他迅速驰奏水师出洋后接仗情形。他烦躁异常，“此时欲奏，则无可奏，不奏，又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70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五日于广州。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70页。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六日于广州。

⑤ 同上，道光二十年九月于广州。

不敢恣然置之”^①。

九日，林则徐病甫愈，还在延医诊脉，便强忍住心头的郁愤，于当晚开始提笔作折稿。十日清晨，又继续写作，共有三折一片。《遵查闽广匪徒结会情形折》，指出发现闽西、粤东有帮会越境贩烟，现已派员驰赴大埔县，会同该处文武，密速掩捕^②。《代修闽省师船捐补报销折》，对广东澄海县代修福建澎湖右营遭风师船巩字十号垫项悬案，提出由澄海县代为分赔不敷银两的处理意见^③。《复奏历次剿夷接仗情形片》，详细说明广东抗英战略从“以守为战”向“出洋剿办”转变的理由，指出：在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前，英国侵略者“不过迁延不去，尚无猖獗情形”，“臣以师船若远出驱逐，恐外洋或有疏虞，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为计之得”，“因而奏请不与海上交锋，欲令穷而自返”。但英军挑起战火，攻陷定海之后，情况大不相同，“是则逆情显著，凡有血气，靡不愤切同仇”。而且这时，广东水师经过整顿，军事素质有所提高，而“所添雇之拖风、红单等船，炮械、军火适已备齐，而所团练之水勇，技艺亦渐熟于

① 同上，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四日于广州。

② 《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537—539页。

③ 同上，第542—545页。

前，冀足以助舟师声势”，所以才决定水师出洋剿办^①。这份奏折，以摆事实的方式，婉转地反驳了道光帝“前后自相矛盾”、“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该督，故作此举，先占地步”的谴责。

然而，道光帝以重治林、邓来换取英军退兵的议和方针早已决定，林则徐的申辩只是枉然的。就在三折一片拜发后两天，即十三日，林则徐从怡良口中得知两广总督之缺“已有更动”，因为怡良刚刚接到九月二十九日道光帝谕令沿海督抚分别留撤防兵的廷寄，“外封写‘护两广总督怡开拆’字样”^②。但在吏部正式公文到达之前，他仍坚持职守。十七日，林则徐与豫堃、怡良等“偕往黄埔看夷船”。十八日，与专程从虎门返省的关天培商议战守，具奏《审拟陈亚幅贩卖烟土折》。十九日，“武乡试开考，早晨赴校场监马射”^③。

二十日，林则徐接到吏部公文，“知奉谕旨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以直督琦署广督，其未到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6，第549页。《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539—542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71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72页。

之前，以巡抚怡暂行护理”^①。当天，林则徐交卸总督、盐政两篆，移送怡良。恭缴硃批奏折，计开：

“江苏巡抚任内 道光十二年分

硃批 正折六十五 件
夹片三十六

又 道光十三年分

硃批 正折七十九 件
夹片三十三

又 道光十四年分

硃批 正折七十八 件
夹片三十八

又 道光十五年分

硃批 正折七十 件
夹片三十四

又 道光十六年分

硃批 正折四十一 件
夹片十九

两次署两江总督任内

硃批 正折五十 件
夹片十七

湖广总督任内 道光十七年分

硃批 正折四十四 件
夹片二十三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 372 页。

又 道光十八年分
 硃批 正折五十五 件
 夹片十四
 钦差广东查办事 件
 硃批 正折三十五 件
 夹片十七
 两广总督任内
 硃批 正折五十一 件
 夹片三十
 以上统共 正折五百六十八 件，计十封”^①
 夹片二百六十一

林则徐被黜，“宦局旋更”，“夷务改换局面”^②。抵抗派和人民群众联合抗英的形势被破坏了。消息传开，爱国官兵、士绅和抗英群众都极为震惊和愤慨。林则徐交卸督篆后，“抚军以下皆来晤”，并于二十三日在抚督为他举行“公饯”。爱国士绅、商人和群众，纷纷赶置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为林则徐送行，“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衢巷”^③。人们在五十二面颂牌上写下“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勋留东粤，

① 林则徐：《恭缴硃批奏折清单》，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07。

②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二十年九月于广州。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72页。

泽遍南天”、“公忠体国”、“清正宜民”、“烟销瘴海”、“风靖炎洲”、“德敷五岭”、“威慑重洋”的赞词^①，表示他们对林则徐领导禁烟抗英斗争的拥护、支持和对他无理被黜的同情、惋惜。林则徐感激地收下颂牌，领受了人们的心意，置放于天后宫内，但劝他们收回其他物品。

林则徐怀着激愤的心情，清理书籍，理好行装，准备于二十六日动身。打点好的行装，一部分交广益号厦门人林孝桓由海船带往福州，一部分拟带上北京，已搬到船上，随身备用的部分行李，则寄存在豫堃处^②。

快要离开广州了。紧张激烈的禁烟抗英斗争，把林则徐的心身和广州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是多么留恋啊！蒙受不白之冤，林则徐感到莫大的耻辱，他抱着忠君的观念坐受惩罚，在行动上没有反抗，也不敢反抗。这是封建时代的爱国官僚都无法避免的。但是，他对主和派误国的憎恨和不满仅仅是深藏心底，而没有被消磨泯灭。当时，有人非议他不识时务，固执己见，引火烧身，落个被黜的结果。在写给房师沈维鏞的一封信中，林则徐胸襟坦荡地说：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 373—374 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 373 页。

“则徐行一切事，从不敢固执己见”^①！

他没有因为国家民族争命遭致无过被黜而后悔，他的民族气节也不曾因红顶帽的丢失而点上瑕疵。

^①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二十年九月于广州。

第十一章

“傲霜花艳岭南枝”

四十

十月二十五日夜，即林则徐理妥行装、动身进京听候部议的前夕，吏部下达道光帝决定革林则徐职，并“折回广东，以备查问差委”的公文，递到广州。于是，林则徐改变了行程，连夜寻觅寓所，并于次日搬出督署，移住高第街连阳盐务公所。这座公所，屋有五进，本是盐商们办事的场所。盐商们出于对林则徐的敬佩，马上欣然答应让出借住。从这一天起，林则徐便在这里过着革职之后，“羁滞羊城，听候查问”^①的生活。

^① 林则徐：《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林则徐落了职，真是“伤弓之鸟，未免音哓”^①。然而，广州人民对他的同情和鼓励，使他思想上那种忧郁沮丧的情绪很快地消失了。义律等英国侵略者“犬羊之性无常”的狰狞形象，还犹犹在目，“若使威不能克，则恐患无已时”的远虑，也使他久久不能平静。因此，在等候琦善到来、听候查问的一个多月里，他毫无束手待“罪”之意，仍注意了解海上的敌情和广东的防务，观察着事态的变化，不时地向护理两广总督怡良提供建议，冀望怡良在议和的气氛中维持广东的抗战局面。

怡良暂行护理两广总督，第一件要处理的公事，便是奉旨撤兵。他心感不妥，又不得不执行，整整考虑了十天，才草出复奏折稿，但仍空着撤兵数字。二十四日，他将这份折片送给林则徐阅看，征求意见。林则徐写信建议说：“片内所空撤兵之数，拟填二千何如？仍斟酌之”^②。意思是劝他撤退少数兵勇，应付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月下浣于广州。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过去。怡良感到数目得当，加以采纳^①。

在琦善出面与英军议和的时候，浙江人民奋起对占领定海的英军展开英勇的斗争。九月十五日，跟随“康威”号闯往长江口测量水位的英国武装双桅船“风鸢”号，在余姚县胜山头附近触礁，海军少校助治爹利（Lieutenant Donglas）等五人被掀翻落海，攀上小杉板船飘入大海，其余英军企图驾“风鸢”号靠岸，陷于软沙之上。十六日早上，“风鸢”号英军抢夺了一只过路的中国盐船，“内渡数十人，剽食民舍”。当地渔民灶丁千余人，在三山巡检李凝宇和绅士沈贞等的召集下，“围而缚之”，活捉二十四人^②。十八日，助治爹利等飘至慈溪沿海，亦被当地渔民解送清军。与此差不多同时，九月十六日，定海青岭岙附近村民包祖才等，用锄头和渔叉伏击了上山测绘地形的英军上尉安突德（Captain P. Amstruther）一行，“毙其仆，安突德……且斗且逃，失足陷田中，遂

① 怡良奏称：“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糜费”。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7，第557页。

② 沈贞：《半读书屋笔谈》，见光绪《姚余县志》。

擒之”^①，由鄞县差役解往宁波。

英军自大沽口回到定海后，义律亲自到镇海索俘，主持浙江事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和琦善同气相求，表示愿意以礼相待英俘。十月二十七日，伊里布派家人张喜备带鸭、鸡、牛、羊，赴定海英船“犒师”^②。经过几次秘密谈判，伊里布与义律于十一月六日达成浙江停战协定。懿律和义律获得清军不再攻击定海的保证，便于十五日带着伊里布致琦善的咨文，起程南返广东。这样，广东的局势就更加危急了。

十一月六日，英舰“窝拉疑”号先行抵粤，在九洲洋面停泊。几天内，英军接连截去盐船八只。九日，又在挂碇洋面，截去福建艚船一只，驶出石栏门而去。这天夜里，广东水师阳江营所属中米艇三只，奉命由龙穴之西撒开横门，途中阳右六号中米艇遇沙滩搁浅。十日黎明时分，被英军发现，开船追至，发炮轰击。船上官兵因有令不准开放枪炮，不敢回击。英军蜂拥登船，船上官兵见势不妙，纷纷跳水逃跑，阳右六号遂被英军掳劫而去^③。十三日，关天培激愤地向怡良函报阳右六号被劫情形，请求督率水师还

① 光绪《鄞县志·外国志》。

② 张喜：《探夷说帖》。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7，第571、573页。

击。十四日，林则徐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向怡良建议“据实”陈奏，但“滋圃另单所言，出于愤激，大抵督率一层，断不宜入折，其救援不力、管驾不慎之处，似不能不叙，然师船系遵旨撤回，又奉文不许施放枪炮，则不力一层，或亦只须叙得灵活”^①。也就是说，考虑到道光帝已决定议和，钦差大臣正在赴粤途中，水师官兵一时愤激，贸然反击，只能给主和派留下打击的借口，因此，此时只要“灵活”地把遵旨撤回、又奉文不许施放枪炮，以至师船被劫的经过“据实”上奏，留有抵抗的余地就行了。怡良听从林则徐的建议，于十五日上奏，灵活而明确地向道光帝报告事实真相，表示：英军“狎侮尚托诸空言，跋扈竟见诸实事，臣虽与之无怨，而国体所关，臣亦同立复载之内，此心实非常愤懣！惟叠奉谕旨，不敢轻遽率尔，静俟钦差大臣到粤后相机办理。若该夷等凶心未已，敢来窥伺生事，开炮滋扰，势不能任其蹂躏，亦惟有尽力轰击，以固口隘”^②。

二十日，懿律率英国侵略军自定海返抵澳门海面。第二天，懿律派遣“女王”号前往虎门，递送伊里布致琦善的咨文，并通知英方参加谈判的全权代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于广州。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7，第571、573页。

表已经到粤。沙角炮台守军在陈连升指挥下，开炮把它轰跑。这件事，在广州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澳门、大鹏营等处水陆官兵，“跃跃欲动”，希望再战；广州民间“纷纷传言，以星节由江西折回，此间仍预备打仗”^①。怡良也气愤不已，下令关天培札行水师官兵，谓“彼若果来犯，仍须开炮”^②。而澳门新闻纸也刊载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叫嚣，说什么琦善之来，不过是拖延之计，“非用武不能了事”^③。

林则徐从上述消息中，敏感到“逆夷惑于谎言，恐有先下手为强之意”。接连写信提醒怡良：在琦善到来之前，和英军交战，对抵抗派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凡新节一日未来，所有是非，无一不归于前手”^④，“不顾前后，贸然开一、二炮，则来者（指琦善）转有所借口”^⑤，“万一捣虚生事，适为谗口所凭”^⑥。这并非对英国侵略者让步，而是为了在背腹受敌的情况下，更策略地和主和派作斗争。因此，他建议各路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日于广州。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月下浣于广州。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月下浣于广州。

④ 同上，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日于广州。

⑤ 同上，道光二十年十月下浣于广州。

⑥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于广州。

官兵，加意严防，但不先下手攻击；同时重申严禁鸦片法令，因为“抑知开禁与否，总须新节到后，始可奉令而行，若此时遽若罔闻，适足为来者之口实，倘就情形以为指摘，尤恐百喙难辞”^①。

二十一日，邓廷桢自福州来到广州。奉旨听候琦善前来“查问差委”。林则徐和邓廷桢相互拜访，共相激励，准备承受逆风恶浪的袭击。

二十四日，林则徐接到余姚知县汪仲洋（少海）等的来信，了解到余姚、鄞县俘获英军的详情和义律索俘的消息。他将来信转送怡良，并反复函商浙江事态的变化^②。在答怡良的一封信里，他介绍了老部属汪仲洋的为人和经历，并深深地为他的处境担忧：

“浙省索讨被获之夷，势必更生事端，不能出卓识所料，然则少海此举，功不掩过，窃为危之”^③。

在议和气氛笼罩朝廷的情况下，任何爱国抗战的事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于广州。

② “顷承发来各信，均已折阅，内有余姚、鄞县二件，述及夷情，特以呈览”，《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二日于广州。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于广州。

都变成了罪过。林则徐一想到汪仲洋的功将被“后衅”之过所淹没，更觉心酸。

林则徐处在“罪臣”的地位和等候发落的逆境，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暂时地缩小天津议和对广东防务的影响，用心可谓良苦。对一个被削职的封建官僚而言，也已是尽其所能而为之了。但是，他这样做，当然无补民族危难日深的时局，在道光帝主和政策的指导下，广东维持局部抗战的局面只能是短促的。十一月底钦差大臣琦善的到来，形势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四十一

钦差大臣琦善是打着退敌建功的如意算盘前来广东的。两年前，他曾大肆渲染外国人“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而中国恰掌握茶叶大黄这“制外夷之大权”，主张用通商与否体现“天朝”恩威，制服“外夷”，攻击严禁鸦片是“反受其欺而不善用其权”^①。大沽口交涉，他天真

^① 《鸦片战争》第1册，第494页。

地以为是他施格外之恩，仍准通商，而说退英军南返，于是深信此策的妙用。使粤途中，林则徐那份被道光帝批斥为“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的折片，已经送到了他的手中，并奉有于“硃笔点出之处，据实查明具奏”^①的谕旨。他更是以为惩治林则徐易如反掌，“稍给烟值，仍许贸易，夷必俯首听指挥，所事易了”^②。所以，他行抵江西，便一面大肆张扬英军的“船坚炮利”，“极称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③；一面打算“先赴虎门订约，而后入城惩办‘积弊’”^④。十一月二十六日，琦善在粤东途次接到澳门同知派人送来义律的咨文，立即以“广东省城‘汉奸’充斥，举凡一言一动，罔不潜相窥伺，为夷人私通消息”为借口，撇开广东文武官吏，专派他的心腹亲信：直隶守备张殿元、白含章和由山东带来的通晓夷语之八品衔鲍鹏等三人，暗中先赴虎门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13页。

②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第49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9，第645页。

④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第49页。

外，与懿律等取得联系^①。

这个时候，虎口门外，战云密布。从二十四日起，懿律带领英舰陈阵于穿鼻洋上，妄图以沙角炮台轰击送信船只为借口，进行武装挑衅，胁迫琦善在谈判中让出更大更多的权益。张殿元、白含章、鲍鹏赶到虎门外，登上英舰。懿律接见时，二话不说，开口便叫嚷要攻打虎门，追究沙角炮台轰击“女王”号事件，要张殿元等立即返回报告琦善，“须令协镇登舟服礼，并给与印文，以后凡白旗船只，均不得开炮轰击”^②，否则开仗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势下，琦善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进入广州城。

琦善一到广州，深怪官兵妄动，破坏议和气氛，立即气鼓鼓地诘问沙角炮轰英船，是何人先开炮“肇

① 同上书，卷18，第604页。鲍鹏，即鲍亚聪，广东香山人，做过美国商行“闭馥馆”和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贩卖过鸦片。林则徐抵粤前夕，潜逃扬州和山东一带，后投靠山东潍县知县招子庸，为林则徐通缉在案。1840年9月，英军路过山东，山东巡抚托浑布用鲍鹏为译员，和英军联系。琦善使粤路过山东，向托浑布要来鲍鹏，在茌平会合南下。详见《军机奉旨再讯琦善供》、《军机会讯鲍鹏供词》、《会讯山东潍县知县招子庸供词》，《鸦片战争》第3册，第252、253、255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05页。

衅”？不分青黄皂白，便要处分镇守沙角炮台的陈连升，“罪副将以谢夷”^①。由于广东文武官吏不服，琦善才收回成命，改派张殿元、白含章、鲍鹏为代表，前往“登舟服礼”，又亲自起草文稿，用广东水师提标中军参将名义发出，向英国侵略者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现在严查惩处”。同时，命令沿海文武，“以后如遇夷船游奕，须先询明来由，若其意不在滋扰，我兵毋得率先施放枪炮，贪功僨事，^②。这一着，无疑给坚持抵抗英国侵略的爱国官兵当头泼下一盆冷水，“兵心由是解体”。

对于琦善的到来，林则徐是悲愤而且激忿的。琦善进城那天，他冷淡地“遣人迓之”^③，从此开始闭门谢客，自谓“杜门省愆，不敢过问”^④。三十日，琦善到连阳盐务公所林则徐的寓所，登门作礼节性的拜访，他也托故不与晤谈。连日来，林则徐独自在寓所里，或给亲朋写信，或“竟日作字”，强行抑制自己的感情。十二月三日，他汇送英国原禀二十五件给琦

① 梁廷堃：《夷氛闻记》卷2，第50页。《道光洋艘征抚记》称查究磨刀洋战役事，误。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05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76页。

④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于兰州。底稿作“焉敢过问”。

善，听候查对。

十二月四日，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他当面向广东巡抚怡良宣布：“夷务”系钦差大臣“专办”，“不便稍为宣露”，巡抚“专管地方事件”，无须过问“夷务”^①。从此，他专用心腹张殿元、白含章、鲍鹏三人，与英军谈判，“一切不复商诸巡抚，即司道以下，非召不能入谒”^②。

就在琦善上任的同一天，义律^③向“登舟服礼”的张殿元等正式提出议和的十四项条件，其中包括讨还“烟价”、“兵费”、“行欠”，割地一处，开放口岸六处，北京建立英国使馆，两国公文平等往来，领事裁判权，自由传教等等，并叫嚷：“如有一条不从，即要攻打虎门、香山等处”^④。

义律态度的强硬大出琦善的意外。琦善怕议和不成，一面派张殿元、白含章、鲍鹏往返传话，讨价还价，“折其贪而慰其望”；一面加紧搜集诬陷林则徐的“罪证”，以“释其怨”^⑤。但是，他“查上年义律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2，第767页。

②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0页。

③ 懿律自定海返粤后，“积劳成疾”，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卸任准备回国，义律接替全权公使职务。

④ 《鸦片战争新史料》第25节，《国闻周报》卷11，第1期。

⑤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0页。

先后缴烟印文，欲吹求林则徐罪，不可得”^①，十二月八日又向林则徐“咨取旧案”^②，追究道光帝飭查的英吉利国王给林则徐文书被林私自销毁之事，“欲证成于怡良。怡良以事属子虚，为正言而止。……（怡良）又尝为姚文僖公旧堂属，其子衡方在幕，为则徐所礼，亦力争之”^③。

怡良把道光帝飭令琦善追查的内容，和琦善胁迫他作假证的情况函告林则徐，林则徐在复信中感慨地说：“各国之有无愤恨，与英国之有无公文，难瞞粤东亿万耳目，似不必深辩，若有心置之重罪，即辩亦无益也。敬斋可叹，区区亦即继之矣”^④。

琦善查不出实据，只得于十二月十四日复奏道光帝：“英吉利国王给林则徐文书之事，……访无其事”，但又不死心，硬将所谓“奏请赏犒”问题加罪于林则徐：

“前督臣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文内，均有‘奏请赏犒’、‘奏请奖励’等字样，而

①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77页。

③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0页。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中浣于广州。《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61—162页，第194号，日期作“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误。

其所赏何物，计价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其二万余箱之烟土，据前督臣林则徐节次陈奏，约须资本银一千数百万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其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没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①。

为了促使英国侵略者“早就范围”，琦善“一切力反前任所为”，撤去海防兵丁，遣散林则徐招募的数千壮勇，拔除横档前后的江底暗桩。当时，凡有人侦报缉拿汉奸，琦善便呵责说：“汝即汉奸”。有人向他报告敌情，他更是火冒三丈，骂道：“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②。

十二月七日，义律照会琦善，提出按照帕麦斯顿《致清朝宰相书》内所载各款结议，“写作汉字英字约文一纸，盖封贵大臣关防，及本公使大臣印书，以为盟约之始基”^③。十一日，琦善复照说：偿还各款一节，“拟设法酌酬洋银五百万元”，以十余年为期，陆续带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1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13页。

③ 《义律照复》，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29页。

还；公文不用稟谕一节，“亦尚可行”。“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贵公使亦系大臣，独不能主持，而转令为难乎”^①？义律于次日照复，要求赔缴洋银七百万元，以五年为期带还，本年先缴二百万元。根据琦善拒绝割地的态度，义律遵循帕麦斯顿二月二十日训令，提出“倘能应允另行开港贸易，本公使大臣当可不再求地”，并具体指定开放广州、厦门、定海三个港口。条约稿本中的第二方案有关“商务”各款，也在这次照复中以“定明税课及交易章程一节，居住广州等港通市，应当如何施行一节”，“及设立按察厅以审断英国被供犯罪之人一节”，正式提出，并约双方在合适地点谈判细节。还声明如以此签订条约，一月内可交还定海，但在满足英国条件之前，英军得“在外洋红坎山暂屯”^②。也就是把开放口岸，缔结商约，在开放口岸建立居留地，攫取领事裁判权，作为放弃割地的交换条件。

琦善收到义律来文，深知英国要求过苛，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严加拒绝，只好采取拖延战术，“不惜颖脱唇焦，与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则已，断不敢

① 《琦善照会》，同上书，第30—31页。

② 《义律照复》，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32、33页。

稍存易于结事之心，或致轻为然诺”^①。十五日，琦善在赔款问题上再作让步，拟酌酬洋银六百万元，先还一百万元，其余分作七年陆续带还。开放港口，他则表示“与求请通商一并代为奏恳圣恩，请于广州之外，只能另给马头一处，准令乘舟载货前往，即在舟中与行户互市，仍遵定例，不得上岸居住，与居民私自交接。然必贵公使大臣缴还定海，方见实在恭顺，方可据情代奏”^②。十七日，义律照会琦善，同意赔银数字，但需五年缴清，每年所有未还之数，计息五分。港口则坚持广州之外，在浙、闽两省或江苏、福建两省各开一处。如请旨准行，一月以内撤兵交还定海。“惟来文开载另给马头，即在舟中与行户互市等因，本公使大臣再三熟思，倘如此办理，则买卖之务必不能行，应请异议筹办。而此请并无别故，只有求予方便馆所，俾得寄寓贸易”。要琦善就此款节说定，早日在虎门或其他方便地点会晤，讨论定议办理贸易章程细款^③。“而其面见委员时，言语倨傲，动加诃斥，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17、618页。

② 《琦善照会》，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34页。

③ 《义律照会》，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37—38页。

大非前在天津之比”^①。

在义律恫喝下，琦善明白“该夷之意，全在要求”，但“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蒞”^②。遂于十九日一面先行奏闻，“拟诸于广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厦门、福州两处，准令通商，冀得藉以羁縻，仍将所求寄居及余银请给利息等情，驳斥不准，庶使该夷不得逞志”^③；一面“故事磨难，先不告知，仅备文令其听候，另行详晰照复，藉此延以时日”^④。

琦善上奏后，立即请美国驻粤领事为调停人，向义律商议开港通商地点，暗示“如给马头，拟在厦门”。义律坚持要定海、上海二地，并声称不满足要求，便要打仗。这一来，形势变得十分紧张。

此时的林则徐，虽然被琦善彻底排斥在外，得不到“议和”的任何具体情况。但他从气氛的紧张中感觉到英国侵略者气焰嚣张。他出于对广东防务的关心，在缄默半个月之后，出而向琦善建议造船铸炮，加强战守，防备英军的进犯。但琦善根本听不进去，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27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27页。

③ 同上书，卷18，第629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54页。

反而以牛、羊、水、米“犒劳”英军，乞求义律退让。林则徐十分气愤，就在二十一日，即冬至那一天，挥笔给他的姻亲叶申芑（字小庚）^①写了一封一千六百余字的长信，详细披露自奉命使粤以来，朝臣掣肘和破坏禁烟抗英斗争的事实。他谴责琦善在天津时，毫无战守准备，反而对他进行无耻的中伤，到广州后则一味求和：

“……迨夷船北赴天津，不过数只，原无能为力，而彼处之无备，与定海等。守土者恐又失事，遂以蜚语归咎于粤，而和议兴矣。

“……然近日并将造船铸炮等事，皆以经费之难，一概不准，而转以牛、羊、水、米犒师为上策，则亦何从置论哉！”

他表示不能置琦善的倒行逆施于不顾，“侍不敢为一身计，而不能不为国体惜也”。而且对自己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后果也有所准备：

“辰下羁滞羊城，听候查问，如可蒙恩放归田里，则养痾誓墓，正惬夙怀。倘须一出玉门，亦属无可如何之事，临时再作计较可耳。”^②

① 林则徐的八妹嫁叶申芑子叶预昌，其三儿聪彝又于上年（一八三九）娶叶申芑之侄女。

② 《致叶小庚书》，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广州。

他估计在道光帝的宠信下，琦善的议和已经铁铸难翻。不料，由于义律的反目，广东局势出现激烈的反复。在和战不定的情势下，他得到报国的机会，愤然起而与琦善作尖锐的抗争。

四十二

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义律不满琦善在通商地点上的固执和拒绝面谈，发出强硬照会，限琦善在二十八日零时以前对议和条件作出圆满答复，否则，“藉兵法办行”^①。恰好同一天，琦善发出复照，诉说他的苦衷，说明“自古君尊臣卑，中外一理，而天朝于君臣之分尤严”，“身为臣下，断不敢稍自专擅”，答允给予二处贸易马头，“尚恐冒渎天听”，如“犹且苦苦相迫，必致大皇帝以本大臣爵阁部堂前奏贵国恭顺之说未能得实，治以重罪。是贵公使大臣之辜负我心，姑置不论，而贵公使大臣之自误，殊为可惜”；“此必无人再称贵国恭顺，则以奉派办理此事之员，断不能如本大臣爵阁部堂之逐一代为筹画，竟使将好之事，化为乌有，而贵国商贾，从此不通”，恳

^①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40—41页。

求义律考虑孰得孰失^①。义律得照后，改变立即打仗的主意，于二十九日照会琦善，提出“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②，作为替换条件，并约他到澳门相晤，谈妥细款，“盟约备文”。义律中途变卦，引起琦善的疑惧和不安。一八四一年一月二日，琦善在照会中提出责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声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语”？并表示不能赴澳门面谈，给地寄居向无此例，说定各款可以汇写一纸印文，作为凭据，不必另行立约^③。关天培等见义律口口声声以动武为要挟，密请添兵防守虎门，琦善峻拒不许，反怨其阻挠“和议”。

五日，义律对琦善的责问不作任何解释，反而以打仗肆其恫喝，宣布“抱忧自退，任令军师统帅伯，依照兵法办行”，“相战之后”“再商讲和”^④。英军总司令伯麦也同时下了战书，并限定七日前让琦善考虑“免生战拒”的“善办之议”，作出答复^⑤。

①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44—45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28/867，同上书，第46—50页。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86。同上书，第51—52页。

⑤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87。同上书，第53页。

琦善慌了手脚。六日整天，他一再下令不准加添兵勇，增援虎门，又亲自反复修改照会义律底稿，“加意羁縻”，预备第二天发出。

七日上午八时，义律、伯麦没有接到琦善的回文，遂命令按原定计划，对虎门发起进攻。

英军以陆军少校伯拉特 (Major Pratt) 为总指挥，兵分三路，袭击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和大角炮台。两队英舰分别从正面炮击沙角和大角炮台，另以三板和轮船运载英军陆战队一千四百余人，由汉奸导引，从穿鼻湾登陆，抢占沙角炮台后山。

八时半，英军陆战队从穿鼻湾蜂拥而上，英舰向沙角和大角炮台台面猛烈炮轰，守台官兵奋起还炮抵抗。不久，大角炮台前面灰沙炮墙，被敌炮轰坍数段，山后围墙倒塌数处，炮耳也被打断六位。火药局中弹焚毁，并延烧兵房十四间，打塌三间。英军见炮击得逞，立即强行登陆，从大角头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炮台。守台官兵见大势已去，把十四门好炮推落海中，然后负伤突围。

英军攻破大角炮台后，合力猛攻沙角炮台。英军陆战队用推轮大炮猛轰陆路营盘，延烧各兵草棚。陈连升在孤立无援、背腹受敌的危急关头，镇静指挥守台的六百名官兵狙击，发动地雷，并用大炮、扛枪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和武器陈旧（如大

炮除四门葡萄牙铜炮外，其余三十八门自铸铁炮均无炮车，不能转动发炮，命中率不高），抵挡不住英军的攻势。英军陆战队纷纷登上山顶，占据后山。后山失陷后，守军全部退入炮台抵抗。此时，英舰绕出三门口，炮毁守口水师船十只，抢去拖船二只，舰上英兵纷纷登岸，与陆战队汇合。守台官兵大批阵亡，大炮火药也已用尽，而琦善新近拨来的火药，掺杂大量炭屑，又不能使用。沙角炮台和虎门各炮台之间的联系、接济，被敌人完全切断。英军仗炮火猛烈，人多势众，登梯闯入炮台，部分守军退入房子，仍继续“抓住每个机会从里面向战胜他们的人射击”^①。陈连升身先士卒，英勇拒敌，不幸当胸中弹扑地，慷慨捐躯。其子陈长鹏见状，“挺戟大呼，左右跃杀数夷，袍皆血染”^②，被敌军砍中数十刀，犹血战不止，最后惨遭破腹，含恨阵亡。经过近一天的血战，下午五时，沙角炮台终于陷落敌手！

消息当日传到了广州城，林则徐十分悲痛。他不仅在日记中记述了陈连升等爱国将士力战牺牲的情况，以志哀悼，并且因大角、沙角炮台的失陷直接关系到广州的安危而十分担忧。在稍后写给长子林汝

①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64页。

②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2页。

舟的一封长信里，他痛述了听到陈连升父子阵亡时悲愤交织的心情。他压抑住“言之可痛”的悲伤，写下了“陈连升并其子长鹏被剉数十刀，且剖破肚腹”的情景，控诉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他忧虑沙角、大角二口既为英军所占，虎门第一重门户已失，“其小船若闯进三门，则镇口唾手可得，关提（即关天培）、李镇（即李廷钰，字润堂，一七九二——一八六一年）虽在威远等处，而兵单难于据守。且镇口一失，尽可直逼省城，徒守此三、四炮台，又复何益”^①？

八日，义律、伯麦派人到威远炮台向关天培递书，提出戢兵条件五款：

一、应将现归英国占据之沙角地方，仍留英国官员据守，给为贸易寄寓之所。

一、应以广州一处，就即开港贸易，所有贸

① 林则徐：《寄林汝舟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于广州。此信当时流传甚广，《溃痼流毒》（钞本）卷三题《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入寇志》册三作《家书》；《犀烛留观记事》卷上作《致吴下友人书》，《金壶七墨·浪墨》卷二作《致江督书》；《平夷录》（钞本）卷二则题《林制军寄东书》。李星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日记，朱荫堂漕帅所录此信，称《少翁寄莘相书》，见《李星沅日记》，第217—218页。

易事务，即在沙角办理为妥。

一、至若出入各货正饷，俱在沙角程输归部，即如向来在黄埔程输一律。

一、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本大臣、统帅今约三日，安候接据钦差大臣琦爵相照会本公使大臣，声明是否能就依允所开列各款。惟三日之内，如稍有另作武备，本统帅即当再动兵攻敌。

一、本公使大臣敬慕琦爵相，且诸事欲以笃实为心，今拟即照与琦爵相前经约议，偿还银数，另开港口，及缴还定海等款，仍可依议办结。惟须接据琦爵相照会，允照兹所开列各款，方可依议^①。

九日，琦善备文询问义律攻占炮台“有何意见”^②。爱国文武官员向琦善极力请战，要求大添兵力。琦善以派兵会使义律“益生疑忌，尤恐大酿事端”，只准暗中添兵五百。官兵见此情状，“均极愤愤”。林则徐和邓廷桢也“再难坐视”了。他们各备一束，派人送至督署，“稟称闻有此事，心甚焦急，特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89.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56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65. 同上书，第57页。

遣人来请安，并请中堂吩咐”。琦善答称：“无话商量”，拒绝了林、邓的面商请求。林则徐气愤地说：“其讳疾忌医，尚不欲人知道乃事也！”^①

十日，英军围困虎门镇远、威远、靖远等炮台，并破坏了江面第一道木排铁链，放回守排弁兵，带来义律的口信：“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琦善商议”^②。战争一触即发，形势更加危急了。关天培、李廷钰派专弁赶回广州请兵求援，琦善仅许密派二百。关天培又差官到连阳盐务公所谒见林则徐，哭诉“提、镇两位在炮台相向而泣，恐无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毙？”林则徐悲愤交加，说：

“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不将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后亦有申冤之日，即一时不能申冤，后世亦有记载！”^③

他估计，“如和议成，原不过暂解一时，而大事已去，三年后不堪设想矣。若和议不成，则镇口先受其亏，倘镇口一失，省城便危，到此水尽山穷，亦何所逃

① 林则徐：《寄林汝舟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于广州。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0，第716、717页。

③ 《鸦片战争》第2册，第565页。

也”^①。

琦善认为义律“妄称占据沙角，此不过要挟之词，其意必不在沙角也”，“设被侵占虎门，直达省会，其势不堪设想，彼时则更形棘手”。权衡之下，宁可同意给予外洋寄居一所以保全沙角。十一日，琦善派遣鲍鹏持文前往英舰求见义律，答应“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更换义律提出的沙角，其余悉照原议，另行说定^②。——后来在审讯中，琦善供称：这是“因该夷围困横挡炮台，事在紧急，后路空虚，不得已佯允所请，以救眉急”^③。

义律当天接到照会，立即回文，表示“以尖沙嘴洋面所滨之尖沙嘴、红坎即香港等处，代换沙角予给”^④。十二日，林则徐听说已经挂出白旗，“镇远等台，不得将了望人露面”，觉得大势已去，心更焦急、忽闻义律传言要得新安县，李廷钰跑回省城向琦善嚎啕痛哭，不肯再去。林则徐更感局势深危，他写信给怡良说：

① 《鸦片战争》第2册，第565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63.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61页。

③ 《会审琦善亲供》，《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四册，第211页。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925.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62页。

“今日闻一切俱许，则明日自可免攻，但鄙见窃大有虑者，不得不密陈于阁下。缘许价一节，或云已许先付二百万，或云先付一百万。此系先已定约，不在此次所议之条也。然银却未付，此次定和之后，彼必先索现银，无论二百万无所出，即一百万出于何地？……如论项竟不应付，则再过三日，恐必长驱直入，以索欠为名，公然迫城劫库，此举自必豫防。然防之断非空言可了，若仅虚报约数（丁勇），临时传集不到，或有人而器械、火药不应手，与位置不得其室，均之与无人等耳”^①。

他建议怡良采取紧急措施，“安众志而保会垣”，立即“开出事宜条款，备出应用器具杂物，派定地段人员”，并“知会众绅齐集筹议”。他认为怡良有专管地方之权，“和是虎门内外之事，防是内河至省城之事”，是可以作主的。但防守省城，“不能不宣扬于众”，是不是需要与琦善商议，要怡良自己考虑决定^②。

十三日，增援的官兵从虎门炮台撤退。琦善要求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底于广州。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底于广州。

义律在缴还定海后始恢复广州通商^①。十四日，义律同意即行备文通知定海英军撤兵，退还沙角、大角二地，换取琦善将尖沙嘴、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并约琦善面谈，“以便了结万全”^②。十五日，琦善派鲍鹏持文面见义律，表示除尖沙嘴、香港两处“止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外，一切照办^③。十六日，义律答应放弃尖沙嘴，但擅自将一处改为一岛，声明“以香港一岛接收”，并提议将历次议妥条款，“汇写盟约一纸，以俾两国和好永久”，请琦善面谈订明^④。

二十日，义律发出公告，宣布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如下各款：

(1) 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大清帝国对于香港商业应征收的一切正当捐税，按在黄埔贸易例缴纳。

(2) 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其中一百万元立刻支付，其余按年平均支付，至一八四六年付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59.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 67 页。

② F. O. 682/893，义律照会，F. O. 682/864. 同上书，第 68、69 页。

③ F. O. 682/860. 同上书，第 70 页。

④ F. O. 682/875. 同上书，第 71 页。

清。

(3) 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4) 广州海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十日内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面安排妥当为止^①。

琦善也在同一天，向道光帝报告和议情形，以英国答应交还沙角、大角、定海，代义律奏请“俯准”他们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来粤通商，“并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②。

义律和琦善都在欢庆自己的“胜利”。然而，他们全都高兴得太早了。中国人民，包括地主阶级抵抗派和爱国士绅在内，都不会赞同，就是他们各自的主子，也都极不满意。首先挨到当头一棒的是琦善。二十日清晨，他被人从甜蜜的梦境中唤醒，跪接一道皇上严厉批斥议和的谕旨：

“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

① 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5—306页。中外史籍均称这一协议为《穿鼻草约》，其实当时并没有形成双方同意的条文，更没有草签。后来经过两次谈判，双方才提出条文，但结果也没有草签。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735页。

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①

道光帝突然又倾向主战，削职听候发落的林则徐、邓廷桢被请出来“协办夷务”了。

四十三

道光帝决定派琦善到广东与英军“议抚”，原冀望惩办林、邓，给些烟价，“平其骄悍之气，便可戢兵”^②。在伊里布奏折的硃批里，他明白地说：“朕立意如此羈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3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09页。

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如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①？没想到琦善自广州发回的第一个奏报，竟是英军自浙回粤后，词气“较前更加傲慢”^②。所以，他谕令琦善：“一面与该夷目善议戢兵，一面整饬营伍，……妥为布置”，“如该夷实系恭顺，退还定海之外，别无非礼之请，自可仍遵前旨查办。倘敢肆鴟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著即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办理”^③。继而琦善奏报，英军要求偿给烟价，给予地方，方能退缴定海。他感到其“所望甚奢”，“难以理喻”，命令琦善“暂事羁縻”，“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縻，一面妥为预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即乘机攻剿，毋得示弱”^④。待接到琦善奏报，答应赔偿英国烟价六百万元，请于厦门、福州两处准予英国通商，他气得“愤恨之外，无可再逾”^⑤，立即下令从湖南、四川、贵州三省调兵四千名，迅速分起前赴广东，大申挾伐，不准琦善答应英国的

① 同上书，卷16，第513页。

② 同上书，卷18，第605页。

③ 同上书，卷18，第608页。

④ 同上书，卷18，第618页。

⑤ 同上书，第630页。

任何要求，也不准他再接受英国的文书，再遣人与英军谈判，还要林则徐、邓廷桢出来“协办夷务”。

琦善接旨后，不得不请林则徐、邓廷桢出来会商。当天，琦善亲至林则徐寓所，向他宣示旨意。言谈之中，琦善“仍一意主和，力言不可打仗之故”，含蓄地警告林则徐。林则徐明白琦善此举“名为来此面商，实则封箝其口”。他悲喜交集，百感丛生。喜的是，终于有了报效的机会，压抑心头的抗英抱负可以施展了。悲的是，两年来苦心经营的抗英设施被琦善破坏了，虎门各炮台全无准备，火药，兵丁全无接援，“再若狼奔豕突，即使省城保住，而新安、香山二县及虎门炮台，均恐唾手而去，祸患真不可测”，“此时万无措手之处，较之从前一气作下，难易迥殊霄壤，奈何！奈何”！怕的是，琦善当道，自己虽有“协办”之名，而无上奏之权，“倘以阻挠军情密劾，又安敢尝试乎”？而且道光帝虽然表示“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然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①。这不由他感到矛盾、苦闷、徬徨。因此，次日即二十一日，琦善来书邀至将军处会商夷务，他“因病未赴”^②。

① 林则徐：《寄林汝舟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于广州。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79页。

二十二日，是庚子年的岁暮。除夕的欢宴，丝毫没有减轻林则徐苦闷、压抑的心情。他以《庚子岁暮杂感》为题，吟赋了四首五言律诗：

病骨悲残岁，归心落暮潮。
正闻烽火急，休道海门遥。
蜃市连云幻，鲸涛挟雨骄。
旧惭持汉节，才薄负中朝。

此涕谁为设？多惭父老情。
长红花尽袅，大白酒先倾。
早悟鸡虫失，毋劳燕蝠争。
君看沧海使，频岁几回更？

幸饮脩仁水，曾无陆贾装。
通江知蒟酱，掷井忆沈香。
魑结终无赖，羈縻或有方。
茹荼心事苦，愧尔颂甘棠。

朝汉荒台古，登临百感生。
能开三面垒，孰据万人城。
杨仆空横海，终军漫请缨。

南溟去天远，重镇要威名^①。

二十五日，即辛丑年的正月初三，琦善黎明即起，乘坐官舟前往狮子洋边的莲花城，等候义律前来约会。二十六日，义律在宣布英军正式侵占我国领土香港之后，乘火轮船前来狮子洋。二十七日，琦善在莲花城营盘大宴义律一行，随后和义律同到官船中私下密商“善定事宜”条款，只令鲍鹏一人在旁翻译传话。义律拿出条款草稿，要琦善过目。琦善看后，认为“中间有行之窒碍者”，提出一些地方还要改动^②。“义律索烟价六百万，中堂（琦善）已允，惟要香港全岛，只肯给一处，议论多时，并无定见”^③。经过两天的讨价还价，义律在琦善曲意奉承，答应撤退尖沙嘴防兵的情况下，同意作些改动，由琦善拟出，另约日期再行面谈认定。义律写信向帕麦斯顿报告交涉情形说：“我不同意改动有关香港的条款。我们必须完全占有香港，并且还必须获得对中国的船舶及商人赴香港通商的许可。不然，即使领有香港也全无意义。考虑到这一点，我实际上作了很多让步；如

① 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5。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2，第776页。

③ 鲍鹏四月十九日供，《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三册，第253页。

果这一要求能得到满足，那么在其他问题上我打算尽量顺从琦善的希望”^①。

林则徐密切注视着琦善的议和活动。他得知琦善出城赴狮子洋，就预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想起大角、沙角失陷的奏件，不知怡良有无看过。他写信建议怡良，赶紧把大角、沙角失守实情单衔上奏，“自行剖明”责任所在，“不然沙角之事，恐不免于波及，若俟奉有严旨，始行申辩，则已晚矣”。他认为此事比师船被掳事件更要严重，宜“细为筹度”^②。即明白地暗示怡良，起来揭发琦善独断独行，放手乞和的罪恶行径。二十七日，林则徐写信给自北京南下、正在江苏途中的长子林汝舟，激忿地叙述了琦善自拆藩篱，导致大角、沙角失守，广州垂危，奉旨后仍不回头，继续卑鄙向英军乞和的实情。琦善的倒行逆施，促使林则徐下定不怕谗言诬陷，斗争到底的决心。在信中，他表示说：

“（琦善）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拚命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置

① 义律致帕麦斯顿勋爵，第7号函，澳门，1841年2月13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47。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于广州。

之死地，亦要说了明白也”^①。当他得知琦善在莲花城向敌人哈背弯腰、卑颜曲膝的丑态，更是气愤万分。一连两日，他强忍悲愤情绪，邀友人来寓对奕下棋^②。

琦善在与义律秘密商谈后，假意到虎门“视察”一番，于三十日回到广州。三十一日，琦善酌定善后章程底稿四条，同意赔偿已经说定的烟价，“准令英吉利国之人仍前来广东通商，并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③，派鲍鹏到澳门送交义律。随后，他来到林则徐寓所，不但对此密而不宣，竟恬不知耻地“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④。林则徐当然不知琦善与义律交易的实情，但他还是把琦善“盛言逆夷”和“极诋水师”的丑态记录在日记上，表示极大的蔑视。

二月一日，琦善发折向道光帝呈报酌定章程底稿。在奏折上，他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夸张敷陈什

① 林则徐：《寄林汝舟书》，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于广州。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81页。

③ 全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第815页。时间据琦善照会，F. O. 682/855，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79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81页。

么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打起仗来必定城破人亡，“损天威而害民生”。粉饰自己是如何“寝食已废，万分焦灼”，“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才“不避重咎”，同意予给香港一处寄居，恳求皇上“轸念群黎，恩施逾格”，加以批准^①。

英军强占香港后，伯麦于一月二十八日照会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说：“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商渔人民”^②。接着，二月一日，义律一面照会琦善，表示英方善定事宜章程底稿诸条“万不能有更改”，如不照办签约，“则诸事实难了结，必致再开衅端交战”^③；一面和伯麦在香港赤柱贴出告示，宣布“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所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2，第775—778页。

② 《英递与大鹏协照会文》，《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239页。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80。《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77页。

有各省商船来往贸易，均准任意买卖，所有税饷、船钞、挂号各等规费，输纳大英国帑”^①。

琦善接到义律照会后，感到处理棘手。二月四日，他到邓廷桢寓所，和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会商，力图以“藩离难持”说服林、邓支持他的“暂事羁縻”政策；一面复照义律，表示“或贵公使大臣再行详酌，或再行妥议何如”^②，并派鲍鹏到澳门，约请义律于十一日面谈^③。以后几天，他接连和同城的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及司道府州等文武要员会商。在琦善的操纵下，“羁縻”的主张占据了上风。

林则徐、邓廷桢虽然在会商中与琦善意见相左，但他们的意见根本无法影响琦善的决策。就在这时，怡良将赖恩爵呈送的伯麦照会和抄录的义律、伯麦告示转给林则徐、邓廷桢阅看。他们看后，始知琦善不仅仅鼓吹“羁縻”，而且已将香港给予英国侵略者，“徬徨夙夜，心急如焚”。自从削职被贬以来，林、邓已无权弹劾琦善。为了挽回危局，林则徐劝怡良密奏揭发，说：“人民、土地皆君职，（琦善）今未奉旨而

①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239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55，《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79页。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81，同上书，第79页。

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①？

九日，琦善接到道光帝把他交吏部严加议处，命令他统辖广东官兵，先行分布要隘，按段拒守，待大兵到粤，“奋力剿除，以图补救”，和查明“广东炮台，前据邓廷桢等安设排练，阻截夷船，此次攻破之大角、沙角炮台，是否即系其处”^②的谕旨，明白道光帝对他的倚信依旧，并有将炮台失守之咎诿罪于前任之意，于是仍依原约，于十日出赴虎门。他明里公开对广东文武宣称：恐虎门一带布置尚有未周，前往查勘，暗中却接连两天，在镇远山后的蛇头湾舟中，与义律密谈。事后，琦善奏报道光帝说：“义律闻信，又来舟次求见，奴才以大兵未集，只得暂先羁縻，免其疑虑，遂与晤见”。义律“据请照澳门之例，（香港）仍归州县管理，惟地方则坚求全岛，并欲自行贸易。其濒行前，据称再行备文呈请等语”^③。义律则宣称：“两人长达十二小时讨论的结果，成功地拟定了全部条文”^④。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第59—60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0，第713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第815页。

④ 义律致帕麦斯顿勋爵，第9号，澳门，1841年2月17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47。

十三日，义律照会琦善，内称将两人“议拟陈列善定事宜条款，逐一缮写汉英同文一张送阅”，要琦善“指出面会处所，定于早日再晤”，以便“均在一所，同时当面盖印”^①。琦善当天回到广州，接到道光帝任命奕山（字静轩，一七九〇——一八七八年）为靖逆将军，赴粤主持战事的谕旨，感到势头不妙，便慌忙派鲍鹏于十五日晚赶到澳门，将草约文本退还义律，“声明琦善不肯签字，请再予十天进行考虑”^②。十六日，义律紧急照会琦善，限于二十日前盖印了结，否则“必使再开衅端，不免仍复相战”^③。琦善于十八日复照义律，以“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痊愈，即行办理”^④，借延时日。十九日，琦善派鲍鹏带书信两封面见义律，一封坚持只给香港一处寄居，一封则答应给予香港全岛，如义律态度友善，即将第二封信递交。结果，义律态度凶横，鲍鹏未将第二封信递交。至此，琦善的议和活动宣告失败。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82。

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五册，第177页。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84。

④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682/853。

“郑草倍青春梦后，谢兰恰发午晴初”^①。林则徐从琦善被议处的消息感受到道光帝态度的改变，对广东抗战局面的恢复充满希望。他毅然担起“协办夷务”的责任，筹划防守，冀望尽可能地挽回琦善议和活动所造成的危局。在琦善赴蛇头湾与义律密谈之前，他郑重地向琦善提出派快蟹船焚毁英军搁浅的火轮船，遭到拒绝。他马上转向怡良建议，立即将昨天晚上刚刚收到的、道光帝宣布对英作战和将琦善交部议处的谕旨公开于众，鼓舞民心，激昂士气；及早贴出招抚汉奸告示，分化瓦解敌人；派遣人员到澳门访查葡萄牙当局是否向英军提供弹药，探明英军的虚实；分布奖励官兵和民众擒获英船、英军的赏格；添雇民船，补塞内河要隘，防御英船偷袭闯入。他知道琦善最反对的是动用民力抗英，所以他特别提醒怡良，“鄙意赏格内仍重于拿船而轻于拿人”，奖励抗敌要着重鼓励烧擒英船的群众，因为烧擒英船比拿获英兵“倍难”，也更有实效，特别是擒获的英

① 林则徐道光辛丑春月所作对联，原件为已故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贝塚茂树藏，影印件收入《小如舟书屋中国书画目》，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九月思文阁美术馆出版。1985年5月，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研究，承蒙贝塚茂树教授惠赠影印件，并允引用。

船还可为我所用；次则拿获英兵要有充分把握，才可行事，“恐既拿之后，逆夷抵死抗拒，大兵未到，设有挫衄，转为主和者所藉口，不得不慎之又慎”^①。

十一日，林则徐和邓廷桢一道，乘船到猎德、二沙尾察看河道形势，准备用从顺德雇来的四只石船补塞二沙尾。同一天，怡良发出密奏，披露英军强占香港并贴出伪示情形，指出：英国照会、告示“指称钦差大臣琦善与之说定让给（香港），实属骇人听闻。该大臣到粤如何处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土地人民，听其主掌，如该逆所称已有文据之理”。“前闻民间传说，英夷即在香港地方贴有伪示，逼令该处民人归顺彼国等语，方谓传闻未确，故惑人心，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己有，要害之地为其所据”^②。

十三日，林则徐又同邓廷桢到白泥涌一带察看河道，当晚十时左右才回到寓所。他拆看了怡良当天的来信，得知道光帝已派奕山为靖逆将军、来粤主持战事的消息，和琦善本日从蛇头湾回到广州，仍固执地反对缮发招抚双奸告示和烧擒英船、斩俘英军赏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于广州。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第803—804页。

格。怡良考虑拟用巡抚单衔，先缮发招抚汉奸告示。林则徐当即回信说：

“告示若俟大兵全到，始行贴出，则一时彼即先发，难以制其死命。且汉奸一层，最为要著，今被勾去，殊为闷闷。尊意拟将另示用单衔缮发，自属可行，或赏格之示，亦以单衔改发何如”^①？

还建议加强白泥涌防御工事：

“白泥一带，今日看过，形势甚好，惟炮墩尚须改筑，且应添多，木排亦须加添，或钉木桩牵塞，杂树亦可，其炮位及守兵，尤宜及早拨往也”^②。

十四日，琦善到林则徐寓所议事。林则徐当面建议早发赏格告示，琦善极力推诿，说督署折差十七日可望抵达，看皇上旨意如何再说。林则徐十分气愤，又无可奈何。第二天，他写信给怡良说：如果圣旨到来，皇上没有改变开战主意，“则告示似不可迟发，曾以此意谬献刍蕘，未知能承俯纳否”^③？林则徐考虑到赖恩爵钞呈的伯麦照会和告示，广州士绅还不知道，

①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于广州。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于广州。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于广州。

于十八日召梁廷枬到寓所商议，冀望借透露这一消息，引起士绅们的公愤，推动当局下抵抗的决心。梁廷枬同意联络士绅，具词请愿。

但是，十九日，怡良送米十六日折差带回的谕旨，使林则徐大失所望。道光帝在这道谕旨里、一面称“昨复派奕山，隆文、杨芳带兵赴粤剿办，势难中止”，一面又同意琦善“设法羁縻”，说：“该大臣冒重罪之名，委曲从权，朕已鉴此苦衷”^①。大兵未到，“羁縻”依旧，在这种谬妄的政策指导下，岂不只有束手待毙？他心绪忧郁、悲愤。一想到自己有“协办”之名，实无建言立功之权，真想解甲归田，从此不问政事。当天，他提笔给座师沈维鐸复信，概述了奉使出京以来主和派阻挠禁烟、破坏抗英的事实，直斥琦善“别开生面，意在甘言重币，释憾快心”，诉说自己身处逆境，“手无斧柯”，“身同羈縻”的苦衷：

“今自沙角挫衄之后，夷性益骄，军情益怯，如防已溃，修复綦难。侧闻简帅诘戎，足扬我武，群情引领，如望云霓。然南仲虽奉简书，而魏绛欲谐金石；文武既因而观望，恐鬼蜮即捣其空虚。自顾手无斧柯，偏使身同羈縻，刍猷则疑于触讳，葵忧莫解于濒危。何时得放归田，庶令省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737页。

过杜门，养痾誓墓，乃为万幸。知蒙慈念，谬述苦衷，要不敢为外人道也”^①。

二十一日，在梁廷枏的联络下，东莞士绅邓淳集众绅于学，联名上呈将军、督、抚等，指出英军占领香港，“白叟黄童，群思敌忾；耕氓贩竖，共切同仇”，要求他们“为国宣猷，为民除害，伫望陈师鞠旅，彰天伐之明威，禁暴锄强，顺輿情以挞伐”^②。又带人到督署向琦善请愿，要求痛剿英军，收复香港。琦善以“款夷出自上意”，加以拒绝。怡良虽感“輿情若此，嘉尚殊殷”，“歼除指顾，海隅又安，本部院所愿与该绅士同听凯歌也”，但也深知琦善不会同意，所以在批文中，他表示要俟奕山等到来，当可“用张挞伐威灵，共快撻枪电扫”^③。

正当林则徐、怡良哀叹被道光帝和琦善百般掣肘、壮志未伸之时，英军正在澳门海面紧急集结，义律已经决定发动战争，迫使琦善在《善定事宜章程》上签字了。二十日，伯麦下令前头舰队开往虎门。二十二日，正在澳门休养的英国军官也被取消了假期，

①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于广州。

② 《邓淳等联恳严行剿办英夷呈文》，《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80页。

③ 二月初一日抚部怡批，同上书，第81页。

召回本船，向虎门进发。

二十三日，英军火轮船二只、舢板多只冲进三门口，直闯太平墟，施放火箭，烧毁民房数间，盐关一座，并以轮船拔除江中的木排铁链。关天培火速向琦善告急，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也坚请“添雇壮勇，以壮声威，固守虎门炮台，防堵入省要隘”^①。琦善这时才不得不派刚刚到达的贵州兵一千名，由段永福带领，增援太平墟；湖南兵九百名，由祥福带领，会同粤省兵七百名出守乌涌口。他不得不装出准备抵抗的姿态，和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分驾小舟，到猎德察看河道防堵工事，“或登山梁，或临水口，凡应添驻弁兵及可以钉桩栏簰、设法堵塞之处，均即雇带工役兵勇，上紧添办”^②。二十五日，怡良在林则徐再四催促下，用巡抚单衔发布了奖励官兵和民众烧擒英船、擒杀英军的赏格告示^③。告示规定的各项赏格银两，都比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先后颁发的更高，其中特别优厚奖励掳获大小炮舰，这显然是根据林则徐的提议作出的。

然而，这已经太晚了！二十五日，英舰十八艘顺利突入虎门，首先把下横档岛上横档、永安两炮台守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第804页。

② 同上书，卷24，第842页。

③ 《中国丛报》，1841年2月号。

军团团围困了。“横档后有小河，旧无行楫，则徐雇船以备，咸议其迂，撤后守者不复及此”^①，根本无法运兵去增援解围了。

二十六日拂晓，英舰向虎门各炮台发起总攻击。下横档守军在副将庆宇、达邦阿的指挥下，多次发炮击退英舰的进攻。到了中午，英舰趁涨潮，蜂拥逼近围攻，激战一时许，横档、永安两炮台兵亡弹绝，遂告失守。上横档岛上只有少数守军，但他们也决不投降，誓死拒敌。当英军凶恶地蜂拥上岛时，十几个人集体跳入水井，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上、下横档失陷后，英舰集中攻击靖远炮台及其两侧的镇远、威远炮台。关天培和游击麦廷章等亲自督率守军发炮应战，在“炮密如栉”的鏖战中，有八门大炮炮身发红炸裂。下午二时，在英舰的猛烈炮击下，守军阵亡大半，弹药消耗将尽。英军乘势登岸，直扑炮台。关天培手执佩刀，狠狠砍杀闯上炮台的英兵，不幸当胸被敌炮击中，以身殉职。但他双目不闭，挺立不倒，英军“见天培屹立如生，反骇而仆”^②。靖

①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7页。

②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7页。英国“复仇女神”号轮舰舰长荷尔称关天培是“在前胸受刺刀创伤而死”，“他的死引起了我们全军的同情”，见《“复仇女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第121页。

远、镇远、威远失陷后，大、小虎山的守军不战而退。在琦善的掣肘和破坏下，虎门保卫战悲壮地失败了。

虎门陷落的这一天，林则徐正好和邓廷桢一起察看乌涌、白泥涌、大黄滗等处内河防堵要隘。晚上，他才得知英军围困横档的消息，立即和邓廷桢一起赶到总督衙门，要求琦善发兵解围。到了夜半三更时分，横档、永安、巩固三炮台失陷的消息传来，林则徐伤心得“彻夜未寝”^①。第二天，虎门失陷，关天培、麦廷章殉国的噩耗传来，林则徐悲痛欲绝。他挥泪含痛为关天培、麦廷章撰写了一帧挽联：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②

寥寥两行，凝结着多少深情啊！对关、麦爱国殉节的赞颂，对琦善“忽坏长城”的谴责，对英国野蛮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83页。

② 丁晏：《诰授振威将军广东全省水师提督关忠节公传》，《颐志斋文钞》卷1。民间传说，林则徐还为关天培祠题下“我不如你”的匾额。

侵略的蔑视，凝成悲愤怨恨的字句。跃然于纸上的，正是林则徐可贵的爱国情操！

英军攻破虎门，溯珠江而入。二十七日，英舰二艘、汽船二只直攻乌涌卡座。祥福率湖南兵奋勇拒敌，还炮回击。可是，被琦善乞和活动涣散了斗志的广东士兵，首先不战先溃，自乱阵脚，湖南兵也跟着向后溃逃。大队兵马溃至河边，河桥桥板又被主管乌涌小粮台的候补知县瑞宝抢先逃过河后撤去，溃兵纷纷跳入河中，“自相残踏，塞填河面，后至者踏人首肩而过，无一生者”^①。英军轻易地摧毁了乌涌土炮台，林则徐购置的英国船舰“甘米力治”号也被击沉了^②。

琦善束手无策，英军步步深入。三月一日，英军又攻占了濠州炮台，广州垂危！三日，琦善急令余保纯赶到黄埔求和，竟同意义律提出的，比《善定事宜章程》还要苛刻的《戢兵条款》，其中规定赔偿英国军费和商人损失一千二百万元，三日内先缴一半，其余在一年内缴清；加割尖沙嘴一地等等，并约定在五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第58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7，第994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16页。

日午时，由义律和琦善共同当面盖付公印^①。义律喜出望外，答应英军停止进攻三天，等待琦善在《戢兵条款》上盖用钦差大臣关防。

林则徐坚决反对琦善的乞和行径，决定出资自雇壮勇出来应敌。二月二十九日，他把眷属送出省城，赴粤北的南雄寄寓，又赶到二沙尾复看河道防御工事。以后的二、三天内，他奔走于珠江两岸，出入福潮会馆、大佛寺总局，商讨守城办法，议募泉、漳乡勇。三月四日，他亲往福潮会馆，“督催壮勇，共得五百六十人，即在永清门之东西列队”^②。后来，他在信中向朋友追述说：

“迨和议不成，沙角、虎门，先后失守，不得已仍自雇水勇千人，拟别为一队”^③。

“第当羊城戒严之际，虽非守土，犹自捐募吾闽义勇，期于奋袂一呼，不肯临难苟免”^④。

在林则徐的带动下，广州爱国士绅、商人也纷纷捐资雇勇。当时，原籍福建漳州龙溪的士绅潘仕成，

① F. O. 682/897，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86—87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84页。

③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于兰州。

④ 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于浙江。

为林则徐的民族大义所感动，主动地代付广益行雇募壮勇三百名的雇资。林则徐知道以后，写信对他说：

“弟思阁下捐资保卫城垣，洵属义举。窃闻所雇壮勇为数甚多，原不在添此一处，但弟募来福勇，亦系分设数队，均经托雇在先。若广益行所雇之人改由尊处给资，于心不安，理亦不顺，且与别处转不一律，无以对人。兹特将广益退回原银送缴台府，祈为归款。盛意已所深感，幸勿谦让过情，曷胜感禱”^①。

就在林则徐积极捐资雇勇，组织民众保卫广州的时候，三月五日，道光帝派来的参赞大臣杨芳驰至广州。义律和琦善秘密达成的《戢兵条款》，因不能如期盖用公印而失效。十二日，道光帝接到怡良的密奏，决定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刑讯问，所有家产查抄入官的谕旨到粤。谕曰：

“香港地方紧要，前往琦善奏明，如或给予，必至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覬觐广东，流弊不可胜言。旋又奏请准其广东通商，并给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前后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况

① 林则徐：《致潘德與书》，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于广州。见《海山仙馆丛贴三刻》，尺素遗芬一；又见《国朝名人小简》卷下。

此事并未奉旨允行，何以该督即令逆夷公然占据？……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①。

十三日，琦善及鲍鹏等在副都统英隆押解下，离开广州进京。

林则徐反对琦善乞和的斗争，是他被革职之后，坚持抗英爱国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这一爱国活动并不能挽救民族的危难，但他那坚韧不拔的品格，与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②。

四十四

参赞大臣杨芳（字诚村，一七七〇——一八四六年），在清廷武员中算是一位“久历戎行”的宿将。他由行伍出身，青云直上，双手沾满了起义农民的鲜血。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立功，受封为“果勇侯”。林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第805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5页。

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他是湖南镇筴镇总兵，不久调升广西提督、湖南提督。这次，他是在赴京觐见途中，于安徽奉旨折赴粤东的。道光帝特调老将出征，以为他“必能出其不意，突用奇兵，争先制胜”^①，寄以莫大的期望。林则徐也以为这位老部下的到来，心能和衷共济，力抗顽敌。就是广东的老百姓，亦“耆其宿将，望之如岁”^②。杨芳赶到广州时，“所在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③，林则徐还特地出面为湖南兵勇祭旗^④。

然而，杨芳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屠夫。奉命之初，他对出征抗英毫无思想准备，这且不提。赴粤行次江西，他听说琦善议和将成，便抢先上奏附和，鼓吹什么：“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广东）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恩威并用，使其畏威怀德，庶可久安”^⑤，根本不把抗御外敌放在心上。抵达广州后，他“询知贼船离省二十余里，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势益猖獗”^⑥，不免胆战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5，第886页。

②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8页。

③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8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384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第802页。

⑥ 同上书，卷24，第859页。

心惊，却又要装出胸有韬略的模样，胡说什么：“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①，传令保甲偏收妇女溺器（马桶）为“压胜具”，并“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②，忙得不亦乐乎。又令准备竹排木筏无数，每排放大木桶二十个，内贮棉絮，洒卷毒药，浸透桐油，上盖稻草，齐列于乌涌口一带省河两傍，等潮退贼至时，顺水漂下，迎烧英船^③。用马桶、草人压惊壮胆，只能是自欺欺人，鬼神的助阵，当然阻挡不住英舰的长驱直入。三月八日，英舰照样横行无阻地闯入省河，东击猎德、二沙尾炮台，西南直逼大黄滘。杨芳仓皇派段永福带贵州兵一千扼守东盛寺，长春带江西兵一千扼守凤凰冈，打算撤销水师，人炮尽撤岸上，改为陆路^④。同时却谎言进奏，仿佛是他赶办火船火排，英军才不敢深入，危城立保无虞。只因“城中人心甫定”，不便“趋小利而误大局”，即行征剿，是以按兵

① 梁廷桢：《夷氛闻记》卷2，第59页。

② 佚名：《粤东纪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4，第860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5，第883—885页。

不动，“暂为羈縻”^①。不折不扣地继承了琦善的事业。

对待群众，杨芳则摆出另一具嘴脸。有一次，他骑马从大佛寺军需局出来，走到一条路狭人稠的小街，一个挑夫来不及躲避，挡了他的驾。他大发淫威，诬挑夫为“汉奸”，立命斩首示众，“杀一人而众心震恐”^②。把人民当“汉奸”，这也和琦善同出一辙，维妙维肖。

镇拿走琦善，迎来荒诞的杨芳，广州的危局不但没有解除，反而更加严重了。

三月十四日，英军火轮、三板各船乘潮进犯香山县，毁各隘口炮台，炮轰县城。清军闻风溃散，知县吴恩树率壮勇防御，“相持彻夜，炮声轰击不绝”^③，英军见戒备严密，于次日趁潮退走。

十六日，英舰二只、火轮船一只、舢板船十余只，陈阵于大黄滘。义律派火轮船“复仇女神”号带着舢板船开过拦河竹排木筏，准备进城递送文书，凤凰冈守军开炮轰击，击沉舢板二只，击断“复仇女神”号大桅一支，英船退走。义律遂决定摧毁广州城外一切工事，进击广州。

此时的林则徐，又回到琦善当道时的处境了。他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5，第883—885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7，第977页。

③ 彭翊：《书广东香山县守城事》，《无近名斋文钞》二编，卷下。

再次奔走羊城，“点验福省壮勇，分布各路，并赴各城上下看视，嘱其严防”^①；查点珠江上红单船的存炮^②。他再次期望怡良能够出面做好战守准备，向他建议将红单船上存炮六十一位搬上岸来，分拨要隘；“原派拖船上之壮勇，拟即撤下，分布北岸各街道。在彼则舍舟而陆，已觉轻松，而我则于外城之外，多添各段防兵，似亦更为联络也”。并且表示：对于抗英大事，他和邓廷桢均愿“稍效指臂”^③。他写信给广西巡抚梁章钜，嘱其奏明将广西大炮运送来粤增援，又提醒怡良以护理两广总督的身份奏明檄调，最好即派文武官员直接去调运^④。他还做了捐躯报国的准备，“具遗疏以待”^⑤。除此之外，他是毫无能为了。

十八日，义律率英舰七只、火轮船三只、舢板船二十余只，闯开拦河竹排木筏，炮溃凤凰冈守军，源源驶往广州，猛击两岸城厢，攻破保护城垣的东、西、西安、西固、海珠诸炮台，于下午四时，登陆占领十三行商馆。十九日，义律通过伍绍荣递书杨芳，提出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

②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下浣于广州。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下浣于广州。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下浣于广州。

⑤ 曾寅光：《林文忠公逸事》，《续碑传集》卷24。文称“是说也，余得之粤人傅大令祥麟”。

恢复通商为休战条件。杨芳、怡良到林则徐寓所“竟日议事”，决定接受^①，并于二十日派余保纯赴英船给回文。二十一日，英舰陆续退出广州。三十日下午，林则徐赴广协箭道点验前雇之福勇五百余名，决定先予遣散。

休战了，广州恢复了昔日的太平，英国和其他各国的商船在黄埔重开贸易，往来络绎。义律利用休战，一面于三十一日派伯麦到印度请求援兵，一面通过恢复贸易大捞了便宜。义律后来供认说：

“该项政策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把那需要糜费一笔极大开支散泊在这里的二万吨以上的英国船舶，赶紧装足了货物，它们现在已经装妥本商业年度（到本月〔六月〕三十日结束）出

① 以恢复通商换取英军退兵休战，与琦善用割地、赔款换取英军退兵的做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缓兵之计还是可取的。林则徐同意接受休战协定，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的。问题在于休战之后，清军未能做切实的备战准备，特别是奕山等指导方针的错误，致使广东战役的一触即溃，遭到惨败。如果敢于放手借助民众力量，并在战略上不犯错误，在具体战役上取胜是完全可能的，整个战局也许将发展为持久战。但是，清朝统治者仇视人民，拒绝政治、经济和军事技术的改革，这就决定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可避免。

口货的主要部分，约有将近三千万镑的茶叶，并且可使政府征到约三百万英镑的一笔税款”^①。

休战了，广州的达官贵人们也松了一口气。杨芳和怡良会街上奏说：义律“乞和”通商，“较之琦善前辙，要求赏地情形，似有区别。以目前局势而论，似宜先准贸易，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矣”^②。这话说的并不错，但实际上，杨芳利用休战的机会，“终日维〔惟〕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至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带来弁兵，漫无约束，日夜在街滋事，强赊硬买，奸淫妇女。二更以后，湘兵住在贡院者，均在外面奸淫，满街湘兵，天明方回，民间切齿”^③。

休战后的半个月当中，林则徐沉默了。“身同羁縻”，他为杨芳没有利用休战的机会加强战守而濒于绝望，归田隐居的情绪如涛涌现，连梦中也呈现和家人一起度过庾岭还乡的情景。“手无斧柯”，他看不到抗英的真正出路所在，唯以默诵金刚经自慰。四月八日，正值郑夫人生辰，他想到鸾飘凤泊，家室苍茫，

① 义律致奥克兰勋爵（印度总督）函，1841年6月21日于澳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9）。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6，第955页。

③ 佚名：《粤东纪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和自己留滞羊城的苦痛，写下了二首七律（辛丑三月十七日室人生日有感》：

敢将梁案举齐眉，家室苍茫感此离。
度岭芒鞋浑入梦，支床蓬鬓强临歧。
剧怜草长莺飞日，正是鸾飘凤泊时。
婪尾一杯春已暮，儿曹漫献北堂卮。

偕老刚符百十龄，相期白首影随形。
无端骨肉分三地，遥比河梁隔两星。
莲子房深空见薏，桃花浪急易飘萍。
遥知手握牟尼串，犹念金刚般若经^①。

四月十日，林则徐突然接到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的来信，约他赶赴前途面商大计^②。林则徐濒于绝望的心房又燃起新的希望。他立即写了复函，并于十二日和邓廷桢一起乘舟到佛山，十三日晨又自佛山移舟黄鼎。下午，和奕山、隆文及新任两广总督祁𤄎在黄鼎会面，并一起到佛山镇查验新近铸成

① 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5。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387页。

的八千余斤大炮十二位^①。

在佛山验炮时，林则徐、邓廷桢特邀祁𤀔在南岸市楼上商谈。祁𤀔在邓廷桢出任两广总督时，曾做过广东巡抚，有同官的交谊，对广东情况也比较熟悉。所以，林则徐想首先取得祁𤀔的赞同，打破杨芳来后那种不战不和的沉闷空气，振作士气，全力抗英。便把他任内所办夷务层折缮后折从袖中取出，送给祁𤀔，并满腔热情地提供建议。祁𤀔“随手置之席下”^②。林则徐那能摸透祁𤀔的心思，他是迫不得已而到任的，早就对广东抗战的前途失去信心了。故林、邓一走，祁𤀔便对前来探望的绅士梁廷枏说：“少穆以所办示我，不知旧令尹事如何”？接着，无可奈何地长叹道：“我以小心谨慎，作无事时巡抚尚可，总督则非其才矣，况有事乎！”^③由这样腐朽无能的官僚当总督，那会有什么作为！

十四日，奕山、隆文、祁枏分道入广州城。接连几天，林则徐应邀筹议战守。他冀望自己的抗敌主张能够打动奕山，便竭尽心思，根据掌握的战情和英军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27，第 993 页；《林则徐集·日记》，第 387 页。

②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 3，第 64 页。

③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 3，第 64 页。

占据省河后的实际情况，在杨芳条陈的基础上，写出一份长达二千余字的防御粤省什划^①。在这份计划里，他详细列举虎门失陷后兵力部署情况，火炮、战船、壮勇具体数字，提出六条战守措施：

第一条，堵塞和严防水道要口。猎德、大黄埔两处要隘，对广州城的安全极为重要。英军攻占该两处炮台，“几如骨鲠之在咽喉”。因此，必须设法诱令英舰退离，然后连夜填塞河道，在两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驻精兵千余，作为省河外障。

第二、三条，查明船炮等武器装备情况，征集现有大小船只和炮位，重新调配布防；演验大小炮位，赶制船只和大炮，做好战斗准备。

第四条，整理火船，挑用水勇。“夷船在内河，最宜火攻”，但杨芳准备的火船百余只，事隔多日，恐柴草等物霉湿不少，必须重加整理。募雇水勇作为水战之用，不可有名无实，“务须考其技艺，查其底里，必使层层保结，不可滥竽，并谕明临阵争先者即予拔官，如敢潜逃，立斩示众。信赏必罚，自足以励士气而壮戎行矣”。

^① 林则徐：《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见魏源《海国图志》卷80，梁廷枬：《夷氛闻记》卷3，第65—69页。

第五条，筹办外海战船。“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如在外海战船造成之前，就须与英军在洋接仗，可以雇潮州、漳州、泉州的草乌船一百只，将其人、船、器械一齐雇到，“听其在洋自与夷船追击，不用营员带领，以免牵掣”。

第六条，周密探报敌情，捉拿汉奸。英军行动，“朝夕变迁，并非一致”，必须派遣妥干人员，或轮流改装，分路确探，或在澳门暗中坐探，并组织翻译新闻纸，了解英军虚实。对潜藏广州为英军刺探情报的汉奸，必须严查密拿，切断英军的耳目。

这份防务计划很明显地是针对琦善“不筹守而专款”而发的。但它不局限于此，而是全面阐述了战与守的关系和抗英的战略。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形势下，重点是防守，但也不排斥战，即在内河火攻英船。同时，要看到形势的发展变化，即英船退出虎门后，我方可能面临与敌海上接仗的情况，战略上要从陆守向海战的方向转变，故须及早筹办外海战船。为这一战略转变服务，当然必须多方了解敌方的情况，以知己知彼。要实现抗英战争的胜利，又必须借助民

力，让官府组织的民间抗英力量发挥作用。因此，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林则徐的抗英经验之谈，在往日的抗英斗争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在目前也是切实可行的。

然而奕山根本没有也不可能采纳林则徐的建议。他和祁𤀹一样，早就以“不欲浪战”为借口，主张议和。四月八日，他在广东曲江县途次，就上奏报告道光帝说：“设奴才等到省，拒绝通商，夷人必尽力攻城，倘有意外之虞，救援不及，是欲保广州，返速之失陷”^①，作了求和的打算。到广州后，“诸事不问，先买洋货”，隆文则“收字画古董”，闹得“靖逆”的行辕，竟“贸易如市”^②。十七日，奕山提出“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把抗英群众诬之为“汉奸”，“无赖之徒”，一概排斥不用，转从福建招募水勇；把广东守军诬为“无不借包庇鸦片以为生理”，“于逆夷惟恐不胜”，一律撇开，不加信用，专倚“客兵”（外省军队），甚至叫嚷：“患不在外而在内”，妄图对当地爱国官兵和抗英群众大加杀戮。对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反对抗战的奸商，则视为“安业之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6，第960页。

② 佚名：《粤东纪事》。

民”，不加触动^①。亲寇仇民，媚敌残民，是这位皇亲贵戚必然要走的道路。林则徐向他献策，无异对牛弹琴，那能有好结果！

自从削职以来，林则徐怀着抗战救国的热忱，向当权者慷慨献策，一次接一次地遭到冷遇。他毅然催促怡良揭露琦善罪行，捐资招募壮勇、备办火船，也无补于广东时局的垂危。他的爱国救时理想和忠君观念缠绵在一起，他的爱国活动也只有皇上许可的范围内才有所作为。他对琦善之流嫉恶如仇，溢于言表，对道光帝的横蛮指责却忍气吞声，“不敢不懔天威”。这种矛盾的心理和性格，是他所处的阶级带给他的，是他所受的封建道德教养所赋予他的。顺着皇上“大申挹伐”的意旨，林则徐向奕山提出抗英方策，不顾当事者是否采纳，在他看来，这就是鞠躬尽瘁，尽了臣职。所以，上书奕山被冷落之后，他想的还是如何以“一片赤诚”去感动这位“靖逆将军”。不巧因为受凉感冒，身体不舒，他几天都未出家门。他身体还未见好转，五月一日，便接到道光帝命令他离开广州的谕旨：

“著祁嘏、怡良传知林则徐，赏给四品卿衔，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7，第994、995页。

迅即驰驿前赴浙江省，听候谕旨”^①！

滞居羊城的沉闷日子终于过去了，赴浙江前线效力的愿望实现了。他感到兴奋，“伏地叩头，恭谢天恩”^②，立即打点精神，整理行装，准备北行。在广州的生活就这样突然地结束了，他对战斗了两年多的抗英前线感到留恋，对未能兑现“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诺言感到内疚。在离开广州的路途上，他指看东粤秀丽的山河，抒发抗英到底的情怀：

孤舟转峡惊前梦，
绝磴飞泉鉴此心^③！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6，第940页。

② 同上书，卷28，第1023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391页。

第十二章

镇海军营生活

四十五

一八四一年五月三日，林则徐自天字码头登舟，离开广州。传说林则徐出城时，“洋艘棹城河，有愿得公而甘心之谣。中军副将与广州余太守以千人或五百人护行，公却之，乘舆张盖，从数骑，飘然径去。英人登桅持远望镜相睥眄，叹服不已”^①。

林则徐乘坐河头船，过花地、佛山、三水、清远，向北行进。十二日，自北京南来的长子汝舟在乌石四汛候迎，移住同船。十八日到南雄，与郑夫人和儿子聪彝、拱枢会合。二十一日，携眷从南雄动身前往浙江。一路上，林则徐注意了解浙海前线的现况，“益

^① 曾寅光：《林文忠公逸事》。

愤怀于激忱”。

原来，道光帝接到琦善奏报“逆夷要求过甚”，下令“大申挞伐”，让林则徐、邓廷桢出来“协办夷务”之日，就同时命令伊里布“即行相机剿办”留屯定海的英军^①，任用余步云（字紫松，？——一八四三年）为浙江提督^②，批准浙江巡抚刘韵珂（字玉坡，？——一八六四年）的建议，“即行购料集工，赶办制造”大炮^③。

在道光帝倾向主战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的抵抗派势力重新抬头。一月七日，万启心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专办战守，指出：林、邓“在粤熟悉夷情，加以屡次防守夷船，颇殚智虑，幸免疏虞，深为该夷所指畏”，“万一必须用兵，两人驾轻就熟，似非中外诸臣所及”^④。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颜伯焄（字鲁舆）、浙江巡抚刘韵珂奏陈林则徐、邓廷桢“有体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抚衷自揣，深愧不如，且又为该夷所畏忌而屡欲中伤者”，请求“飭令迅速驰驿赴浙，林则徐驻扎镇海，邓廷桢驻扎宁波，会同伊里布筹办一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第632页。

② 同上书，第624页。

③ 同上书，第640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9，第642、643页。

应攻剿事宜，并乞逾格鸿慈，一体假以事权，令得陈奏，乃为有裨”^①。抵抗派还纷纷上折谴责主和派议和误国。一月十二日，唐鉴（字镜海，一七七八——一八六一年）上奏怒斥琦善“意主苟安，心殊畏缩，欲以调停天津之局，为迁就粤东之方，徇其所见，凡谓前此之我兵拒战者，均属可罪，今日之英夷侮我者，亦皆可原，长叛国之骄志，生汉奸之逆谋”；“既已气馁于平时，安能决胜于一日？……使为主将，以兵相临，不独敌心无所慑，即兵气亦不伸”^②。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裕谦（字鲁山、衣谷，号舒亭，一七九三——一八四一年）更是多次上奏沥陈攻守制胜之策，反对伊里布畏缩不进，力主在浙筹战，出兵收复定海，又参劾琦善张皇欺饰、弛备损威等罪状五条^③。

在抵抗派的压力下，伊里布不得不装出筹战姿态，请求道光帝调动各省官兵赴浙，以备攻剿；在与定海隔海相望的镇海，添设防御工事，于招宝山威远城下海滩，排钉木桩，中留空隙，用竹篓盛贮碎石，垒砌为基，上堆沙袋一道，安置大炮；又于钧金塘木城外，增堆沙袋，安放大炮；并在招宝山与金鸡山之

① 同上书，卷 21，第 752、753 页。

② 同上书，卷 19，第 601 页。

③ 《鸦片战争》第 3 册，第 514—517 页。

间内港，购船沈塞，暗钉木桩，两岸沙滩上用竹篓装贮碎石，作为炮台^①。又飞调福建铸炮工匠来浙，协同浙匠铸造大炮^②。实际上，他和琦善同声相应，抱成一团，阳奉阴违，按兵不动。二月十日，道光帝愤懑伊里布畏葸不前，下令免去钦差大臣，回两江总督本任，改派裕谦为钦差大臣，兼程驰赴镇海军营接印，会同余步云专办攻剿事宜^③。二十五日，又下令将伊里布交部严议^④。

二月二十七日，裕谦赶到镇海军营。英军恰巧在两天前退出定海。他查接管卷内，有怡良咨会英军占据香港情事，估计英军可能折回再犯定海，立即调令浙江按察使周开麒、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宁波知府邓廷彩等星夜渡海，会同接收定海的三总兵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一面抚恤难民，一面择要设守。同时咨会刘韵珂，前来镇海共商战守^⑤。

裕谦在镇海期间，根据“以守为战，以御为剿”^⑥的战略原则，积极布防。先是于定海屯兵四千八百余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0，第702、703页。

② 同上书，第706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759、760页。

④ 同上书，卷22，第800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4，第837、838页。

⑥ 同上书，卷24，第872页。

名，置一二千斤至数百斤炮五十位。由于镇海炮局刚在筹办，加上技术水平的限制，一时无法铸造大炮，他计划向福建商调八千斤、六千斤大炮^①。不久，镇海炮局浙匠做成七八千斤大炮的铁模四个，他认为膛口过小，不能多放药弹；而闽匠所定膛口尺寸，他又嫌过大。加上闽、浙工匠铸炮方法不同，器具互异，不能并炉共铸。他又计划向福建饬调工匠前来^②。后来，福建方面答复无法借拨大炮和添调工匠，他督促炮局悉心考究，取现有工匠技术的专长，合作改进铸法，先行铸出四千斤以下铜炮五十五位，进而研铸铁炮^③。

这个时候，浙海上不断发现敌情，英船不时在洋面游奕，零星出没，他更是密令兵勇，严阵以待。三月二十日，英军运输船“佩斯汤基·伯曼基”号船长畏林士得等驾舢板船闯至镇海盛岙海面，当地农民严鹤林等机智地诱引他们登岸，配合汛兵围拿，当场活捉了畏林士得，并杀伤三名。裕谦愤恨伊里布宽容释放英俘，也深知“浙省士民，无不忿恨不平”，便

① 同上书，第 862、863 页

② 同上书，卷 25，第 889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28，第 1007 页。

决定将畏林士得申明正法，“以作士气而快人心”^①，并悬贴赏格告示，鼓励兵民擒杀侵略者。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六日，裕谦亲赴定海，与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等相度形势，决定于东岳山顶建炮台和月城各一座，在定海内城外，以及青垒山至竹山下，围筑土城，在各山险地带立营扎寨，添兵置炮，互为策应。又招募水勇千余人，民船百余只，配合官兵出洋巡哨，伺机剿敌^②。

五月三日，即林则徐离开广州赴浙的那天，道光帝下令伊里布来京候旨，两江总督由裕谦接任，同时谕令裕谦即赴新任，未了之事，待到任后再行赴浙查办^③。裕谦于十五日接旨后，即函嘱刘韵珂来镇海驻扎，以便回苏接任。是月下旬，刘韵珂从杭州来到镇海军营，裕谦才动身起程北上。这时，他还不知道林则徐奉旨赴浙一事。

裕谦，原名裕泰，蒙古镶黄旗人。他是清朝开国功臣后裔，先辈都是清廷重用的武将。他虽承袭诚勇公的禄位，却是进士出身，历任文职。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六年间，裕谦任江苏按察使，和林则徐结识共

① 同上书，卷 25，第 911 页。

② 同上书，卷 26，第 911、915 页。

③ 同上书，卷 27，第 990 页。

事，过从往来，引为知交。此后多年未晤，却保持了书信联系。林则徐与在江苏的长子林汝舟往返的家信，不少是通过裕谦官封递送的。在猜忌、排斥汉族官员的清朝官场上，他和林则徐的这种关系，算是很难得的了。特别是他锐意主战，和林则徐政见相同，在满族、蒙古族贵族当中，更是凤毛麟角、首屈一指的抵抗派人物。裕谦的爱国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华各族人民都同样带来深重的灾难，抵抗英军入侵的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林则徐对于裕谦，素来尊重，在反侵略战争中，更是肝胆相照。从林则徐亲笔抄录并大加圈点的裕谦参劾琦善折片^①，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削职滞居羊城、历遭琦善排斥、打击的林则徐，对老朋友理直气壮怒斥琦善，一吐他心中的隐衷，是如何忍奈不住激动、兴奋的激情的。虽然林则徐在抄录时没有留下自己的只言片语，但他充分应用标点符号的作用，把他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请看林则徐圈点的下面几段话吧！

“再去年英夷至天津递呈，仅船五只，……
而琦善张皇其事，……希图耸听以掩其武备废

^① 林则徐抄录的原件，为福州林纪焘先生藏。

驰之咎。继又牛酒犒师，遣弁讲款，因而山东、浙江，相继效尤，馈送络绎，致使攻陷城池之逆贼，竟所至如宾。山东抚臣托浑布，又饰称该夷欢呼罗拜，……岂有于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后，忽向山东犒师弁兵罗拜之理！以大辱国体之事，为欺蒙天听之词，不顾中外之非笑，皆由天津之办理不善所致。此琦善张皇欺饰之罪一也。”

“该夷回粤之后，桀骜愈甚，求索愈多，情势日形迫切。琦善……乃惟知责副将赔礼，责兵丁认错，毫无激励堵御之方，将士解体，军心沮丧，以致该夷乘其无备，突开枪炮，攻占炮台，伤折将士。又以未、申二时一事，分有两奏，且称‘我兵众寡不敌’。……琦善果能调兵严防后路，何至夷贼千余绕出山后，便称众寡不敌耶？琦善不自知愧惧，尚以粤中武备久驰诿过前任。试思琦善未到任之前，载余以来，即以粤省之兵，剿堵粤洋之夷，连得胜仗，屡烧夷船，贼望风不敢窥伺，并未调兵饷于外省，亦未闻有丧师挫锐之事。此琦善弛备损威之罪二也。”

“……惟急以复书缓兵为言，危词胁抗入奏，且赶紧札囑浙省，不必进兵，旋即以给与香

港，即日在广州通商会议。不但故违高宗纯皇帝敕谕，并不候缴还定海后恭请皇上准否赏给之谕旨。是该夷先得马头，后还定海，以地换地，既不使威在朝廷，且许其即日通商。给地在前，奏闻在后，又非恩出自上。该逆占据城池，戕害文武，荼毒生民，罪大恶极，竟可置之勿论。倒行逆施，谬妄专擅，此琦善违例擅权之罪三也。”

这样的言论，和林则徐在奏章和书信里表达过的语言，又是多么的相似！裕谦敢于在皇上面前，如此淋漓尽致地斥骂琦善，这对被贬的林则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藉慰和鼓舞了。所以，林则徐对裕谦寄以莫大的希望，并把他的挚友魏源荐入裕谦的幕府。现在，林则徐自己也奉命赴浙听候谕旨了，尽管此时他不知道道光帝要他到浙江干什么，他还是兴致勃勃，满载抗敌方策和各种资料，急急忙忙地向杭州进发。

林则徐一行顶风驶舟，经赣州、吉安，于五月二十七日抵南昌。他看到邸抄，始知裕谦已授两江总督，估计自己此次赴浙，应是“专以替防定海，更不待言”^①。他继续乘舟赶路，于六月二日抵河口，三日抵玉山，改登陆程。四日，过屏风关，进入浙江。又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95页。林则徐：《致叶姓亲友书》，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于河口。

改乘舟，经

衢州、龙游、建德、桐庐、富阳诸县境，于七日来浙江肖山县义桥坝。这时他才知道裕谦已于半个多月前由镇海回苏接两江总督新任，而刘韵珂则从杭州至镇海驻节。省里没有可以代奏之人，到杭州已经没有必要。于是他临时作出决定，眷属继续前进，在杭州暂寓，自己取道迳往镇海军营^①。

四十六

六月十日，林则徐至宁波。在候潮涨渡海的短暂时刻，他与当地炮局委员汤俊、王鼎勋及府学教授冯登府见面。他急切地向他们询问前线铸炮备战情形，委托冯登府代为搜集铸炮的文献资料^②。下午，林则徐在渡海途中，与开船前来迎接的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等在舟上见面，并一道抵达镇海，在北城内的蛟川书院安顿下来。

从刘韵珂等人口中，林则徐知道自己“未经续奉谕旨，一时尚无责任”，而“逆夷已离定洋，目下却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398页。

② 林则徐：《致冯柳东手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镇海。

无踪迹”^①。只是广东、福建多次来咨，通报英军有欲来浙报复裕谦杀俘迹象，当地兵勇正在加倍防范。镇海拦江埭南、北两炮台日夜加紧兴工，接筑宽长，添安炮位；炮局铸成的大炮，亦由防兵逐日分段燃放^②。他不因自己“悬而无薄”^③而置身局外，第二天便登上招宝山，“观山海形势，察看新旧炮位”，第三天即到镇海炮局，“与局员议铸炮演炮事”^④，并把他从广东带来的《炮书》，“检付此间炮局，以资参考”^⑤。这部炮书，系明末崇祯年间焦勖所刻，“所论铸炮等事，皆是西法”^⑥，“铸法练法，皆与外洋相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⑦。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东来，在帆舰上

① 林则徐：《致冯柳东手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镇海。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第1049、1050页。

③ 林则徐：《致冯柳东手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镇海。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400页。

⑤ 林则徐：《致冯柳东手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镇海。

⑥ 林则徐：《致冯柳东手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镇海。

⑦ 林则徐：《致姚春木（椿）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于兰州。

使用铜质的“佛朗机”炮。一五二三年，即明朝嘉靖二年，御史汪熔进“佛朗机”炮于朝，并按西法制造了“佛朗机”铜炮三十二位。一五二八年，铸小“佛朗机”四千，一五四四年又铸小“佛朗机”一千，配置军营。嗣后进一步改良，有铁制连珠佛朗机、百子佛朗机等多种。一六四〇年，即明崇祯十三年，明朝兵部延请日耳曼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bell，一五九二——一六六六年）监造战炮，以西法铸铜炮二十位，继铸五百位。焦勳据汤若望口述，成《火攻挈要》三卷，于筑砌炮台、大炮构造、制法、配料装放等，详列图说。林则徐交给镇海炮局的炮书，应即《火攻挈要》。焦勳炮书介绍的西方铸炮法是以粘土为主的砂型，和中国古代的泥模相似，但它详细地介绍了铸法的各个方面，对于正在摸索研铸铜铁大炮，而又苦于缺乏参考资料的镇海炮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促进^①。

为了尽快铸成符合抗英需要的大炮，林则徐留心钻研各种火炮制造知识。当冯登府来信告诉他，已经搜集到一部《焦氏兵法》抄本，他高兴地立即复信，

① 当时中外铸炮都用泥模，林则徐介绍的《炮书》虽是明末的作品，但所述铸炮技术和当时西方的铸炮技术水平相距不远。西方用铁模铸炮是 1873 年以后的事。

请冯登府赶快把抄本交宁波知府邓廷彩署中，派专人送来镇海，以便和从广东带来的焦氏炮书对校，同时表示希望利用听候谕旨的机会，亲自到宁波查阅天一阁所藏兵家著作^①。

十四日，刘韵珂把裕谦请旨给林则徐差使的奏稿，交给林则徐阅看。裕谦是在回江苏赴任途中，在上海接到道光帝“著裕谦于林则徐到浙后，酌量相当差使，奏明请旨”^②的密谕的。在这份奏稿中，裕谦提议由林则徐会同余步云主持镇海军营事务：

“今林则徐仰蒙皇上……飭赴浙江，……该员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奴才素所深知。如蒙圣慈，飭令林则徐驻扎镇海军营，更替刘韵珂回省，即由该员会同浙江提臣余步云督率镇将，妥为筹办，仍不时往来定海，巡查弹压，该员必能激发天良，仰副委任”^③。

并表示在筹办上海防堵、铸炮各事宜妥当后，“仍遵旨折回镇海，将防剿事宜，与林则徐、余步云面加商

① 林则徐：《致冯柳东手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镇海。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第1024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第1040页。

定，再回嘉兴驻扎，居中调度策应，庶江、浙二省首尾相顾，彼此可以互相关照”^①。

林则徐对裕谦派给的差使是心满意足的。虽然道光帝的旨意如何，尚未可知，他还是积极地参予策划镇海的防堵事务。连日来，他“日乘竹兜，渡大浃，登高陟险，指画守御之方”^②，“往来各岛屿协筹防寇”^③，与刘韵珂等“将镇海口内外情形历勘详度”，着重考察各炮台地利形势，观看招宝山、金鸡山和东岳宫、北城外各炮台演放大炮，检查添筑防御工事。经过反复商筹，决定在金鸡山东北埂上，铲平地基，修筑长厚土堡，内树排桩，安设大炮；并用泥块、沙袋加固口外各石土炮台，以防敌炮轰击。又拟在北城城垛、招宝山威远城后面墙内，一律堆积沙袋，以抵御敌炮，并遮庇兵丁。在招宝、金鸡两山之间的海面上，沉石钉桩，将口门束窄，即可防英舰直接闯入，又有利隔港炮台会攻^④。为使新建土炮台符合实战要求，林则徐两次过江登金鸡山勘察地形，又和汪仲洋（少

① 同上书，第 1041 页。

② 《杂志纪事篇》，《镇海县志》卷 37。

③ 林则徐：《致邃翁书》，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于真州。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29，第 1064、1065 页。据林则徐日记中记述，这份奏稿是他与刘韵珂商拟的，见《林则徐集·日记》，第 402 页。

海)等乘钓船到海口望金鸡山形势。经过实地勘察研究,到二十九日,始“定议作两层炮台”^①。

林则徐还积极参加研制大炮、战船。炮局委员、余姚县知县汪仲洋是他的旧属,对铸炮造船十分热心;嘉兴县丞龚振麟精通泰西算法,巧于设计,英军攻陷定海后,他被调赴宁波军营,“见逆帆林立,中有船以筒贮火,以轮激水,测沙线,探形势,为各船向导,出没波涛,维意所适,人僉惊其异,而神其资力于火也。振麟心有所会,欲仿其制,而以人易火,遂鸠工制成小式,而试于湖,亦迅捷焉”^②。林则徐和他们一道悉心讲求,不断改进铸造技术。向炮局提供焦氏炮书后,林则徐经常到炮厂“观铸四千斤铜炮”^③,或“观刮磨炮膛”^④。在闽、浙炮匠的通力合作下,终于突破技术难关,在六月二十一日首次铸成八千斤重的大铁炮^⑤。“炮架旧式重滞,仅能直击”,林则徐与刘韵珂筹画制造新式炮架,“拟数千觔重器置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02页。

② 龚振麟:《铸炮铁模图说自序》,《海国图志》卷86。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401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401页。

⑤ 《林则徐集·日记》,第401页。

于上，畀一人之力，使之俯仰左右旋转轰击”，龚振麟“师承其意，而如法以成”^①，在六月间制造出“枢机新式炮架”。这种枢机新式炮架，下装四个轮子，可以后推前拉，架面置有磨盘，大炮安放在磨盘上，可以四面转动^②，故又称“磨盘架四轮车”。磨盘炮架显然是吸收了西方四轮炮车的长处进行再创造的，使用起来比四轮炮车更为灵便。这是林则徐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改进军事装备的又一成果。七月一日，林则徐与刘韵珂一起“同赴文昌宫观炮架”^③，准备依式制造推广。

林则徐向汪仲洋、龚振麟“论及战船”，并“检篋中绘存图式以授，计凡八种”^④。后来，汪仲洋和龚振麟根据这些船图，加以研究，陆续造出了安南战船和车轮战船。龚振麟制造的车轮战船，是在去年夏天研究英国火轮战船、“制成小式”的基础上，参考了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造成的。车轮战船仿照英

① 龚振麟：《铸炮铁模图说自序》，《海国图志》卷 86。

② 龚振麟：《枢机新式炮架图说》，同上书，卷 87。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 402 页。

④ 汪仲洋：《安南战船说》，《海国图志》，卷 84。

国火轮战船的形式，而以人力代替火力推转齿轮激水，是中西造船技术结合的产物。下水后，“驶海甚便”^①，使轻蔑中国的英国侵略者大吃一惊。伯纳德（W. D. Bernard）叙述英国火轮船“复仇女神”号一八四一年十月十日进犯镇海时发现中国人制造这种“用以推动他们的帆船，类似蹼轮的机械”，说：

“有两根硬木制成的长轴，直径约十二呎，附着蹼轮；还有一些结实的木制嵌齿轮近于完工，这些是打算在船内由人力操作的。虽然它们还没有安装到船上，但是中国人这种首次尝试的独创才能，不由得令人钦佩，因为远在北方的镇海，只有在以前我们占领舟山时（按：指一八四〇年七月攻陷定海），他们才可能看到我们的偶然在这个岛逗留的轮船。”^②

车轮战船甫制成，尚未运用于实战，镇海就陷落了。过了九个月，五只新造的车轮战船（每只两边各有两个木制蹼轮，用人力推转），以约 3.5 海里的时速前进，参加了一八四二年六月十六日江南水师保卫吴

① 龚振麟：《铸炮铁模图说自序》，《海国图志》，卷 86。

② 伯纳德：《复仇女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第 326 页。

淞口炮台的海战^①。

林则徐“虽身为冷官，犹不忘王事”^②，受到镇海绅民的爱戴。“乡人无智愚，争一识面为快”^③。林则徐和他们关系融洽，尝为驻地的民间神会组织“蛟川王金会”敬书《文昌帝君阴骘文》^④。

六月三十日，林则徐接到裕谦的来信，信中录寄一道“廷寄”^⑤。廷寄宣布了道光帝本月十五日的命令：

“其镇海军营事务，著派刘韵珂、余步云办理，著林则徐暂行协同筹办。倘浙江省垣有应办公事，刘韵珂回至省城，即著余步云与林则徐、周开麒会同妥办，如有折奏，林则徐无庸列衔”^⑥。

这道谕令清楚地表明，道光帝虽然在抵抗派的

① 同上书，第396页。

② 史诤：《冯柳东先生年谱》，道光二十一年条。

③ 《镇海县志》卷37，《杂识记事》。

④ 林则徐手书碑刻，现藏镇海县文管会。

⑤ 《林则徐集·日记》，第402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第1041页，参看第1063页。

要求下，把林则徐派到浙江，但仍无意重新起用他^①。他明白“浙洋防堵，尚未必遽占剥床之肤”，刘韵珂、余步云“谈及此间事，每多拂郁，当局尚尔，更无论旁瞻矣”。自己退隐乡里之志不能如愿，“忧患余生，幸不为俎上肉，亦不能免为网中鳞”^②。友人惠清在来信中乐观地估计：“粤事已平，毋劳转饷，定海区处一切，鲁翁（即裕谦）早得大半。但祝阁下为国自爱，数月之后，岂能作闲散人耶？奏事不列衔，此大好事，惊弓者岂尚愿闻矰缴声乎？……他日鲁公倘赴粤作砥柱，大江南北亦阁下之事也”^③，林则徐显然并不赞同。尽管如此，林则徐仍一如既往，登山观看演试大炮，或赴炮厂“观新铸铜铁各炮”。金鸡山土炮台落成后，他还渡江到实地观看运装铜铁大炮情况。巡洋舟师在乱礁洋面捕获鸦片走私船三只，鸦片一千四百斤，他又亲自认真查验^④。他把精力和心思完全投入反侵略的备战活动中去了。

① 道光帝开始对颜伯焄、刘韵珂要求起用林、邓赴浙极为恼火，批斥说：“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见，而又敢形诸奏牍，殊增愤懣也”！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753页。

② 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于镇海。

③ 惠清：《致林则徐书》，《林则徐信稿》第161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402、403页。

四十七

林则徐身在镇海军营，心里念念不忘广东的抗英斗争。到达镇海的第三天，他接到广东友人的来信，获悉五月二十一日夜，广州“大获胜仗，焚毁击坏夷船大小七只，生擒逆夷七人，歼毙无算”^①，十分高兴，在给宁波府学教授冯登府的一封信中，他转述了这个消息，并说此事“颇足以振国威而伸公愤”^②。不久，宁波炮局委员陆模告诉他，二十四日又打了一仗，“不无小挫”，他为这消息“未知确否”而深切悬念^③。六月十七日，他接到怡良的来信，才知道五月二十二日以后，英军“复肆猖獗，继仍乞和”^④。不过，由于关山的阻隔，林则徐此时不可能了解奕山指挥的清军在这次战役中大遭惨败的真相，不清楚怡良所称的英军“乞和”实际上是奕山投降，也不知道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狠揍了英国侵略者，更想不到这个战役的结果，还会对他的前途和命运发生重大影

① 同上书，第400页。

② 林则徐：《致冯柳东手札》，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镇海。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401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401页。

响。

奕山主持的广东战役，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清政府组织和发动的第一个抗英战役。自从道光帝倾向主战以来，外省官兵陆续调往广东，除第一批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外，又加派四川兵二千名，湖北、贵州兵各一千五百名，湖南、云南兵各五百名^①，广西兵二千名^②。道光帝以为大军云集，奕山“必能迅奏肤功”，“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③，一再下令奕山克日进兵，分路攻剿。奕山等本无意打仗，在道光帝再三催促下，深感一天天拖延下去，则“军饷无可开销，功赏无由保奏”^④。恰巧五月二十一日，他连接探报：香港英军纷纷上船，猎德、乌涌一带出现英舰二十余艘，火轮船数只，舢板船十余只^⑤，有进犯广州迹象。于是，他盲目决定，派遣水勇和四川兵共一千七百余入，于傍晚分兵三路出城埋伏，约定夜半闻炮齐起，火攻停泊在白鹅潭等处的英船。果然至夜半，炮声震地，铁骑突出，刀枪齐鸣，火焰冲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0，第72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4，第847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第1006页。

④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

⑤ 王廷兰：《致闽中曾方伯（望颜）书》，见《溃痈流毒》卷3。

天，弁兵报称获胜，“大帅相庆于堂，官吏悉称贺”^①。第二天清晨，才发现英军只损失了几只舢板船，停泊在珠江两岸的民船却被误烧了一大片。林则徐那会料到，这场“颇足以振国威而伸公愤”的胜仗，竟是哭笑不得的“误胜”？！

奕山的轻举妄动，不仅没有“出奇制胜”，反为蠢蠢欲动、准备进犯广州的英军提供了借口。二十二日晨起，英军大举反扑，英舰三艘发炮攻击西炮台，火轮船一只进犯泥城。泥城河中船上的官兵，不放一枪一炮，纷纷靠岸逃走，战船二百余号被英军放火焚烧，尽为灰烬^②。二十三日，英舰蚁列省河，分攻西炮台、天字码头和东炮台，纵火焚烧城外民房。二十四日，英军从增步登岸，守军望风溃逃，从广西采运而来的木筏材料和三十余只油薪船，全部落入敌手。英军乘势陷泥城炮台，奕山慌忙下令紧闭城门。二十五日，英军不折一兵，占据广州北门外“永康”等炮台，奕山命令全部兵勇万余人撤入城内。二十六日，英军炮火直打入城内，奕山等魂不附体，面无人色，即令城中高竖白旗。二十七日，奕山派余保纯缒城向义律求降，全盘接受义律提出的五项条件，签订了可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粤师误胜》。

② 林福祥：《三元里打仗日记》。

耻的《广州和约》，同意在一周内向英军交纳“赎城费”六百万银元，清军退出广州城六十里外。清政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准备了数月之久的广东战役，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就这样地以轻举妄动开始，以一触即溃、屈辱投降告终。

奕山指挥的广东战役，和林则徐指挥的广东初期抵抗战争，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同样是封建官僚，面对的是同一个强敌，又是在同一个战场上，为什么一个是一败涂地，丧师辱国，而另一个却是接连获捷，藩篱巩固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指导方针的不同。奕山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故“常存杀民之心，不奋杀夷之志”^①。他在抗英阵垒中，排斥爱国官兵，打击抗英群众，制造磨擦，自我孤立，对英国侵略者必然是从轻视到恐惧，走上妥协、让步直至投降的道路。林则徐坚持“以威服叛”，相信渔舟村店、旦户梟徒和官绅一样，对英国侵略者“衔恨刺骨”，故能大胆借用民力，“许尔人人恃刀痛杀”，并用团练丁壮、雇募水勇的方式，把民间抗英力量组织起来。在抗英阵垒中，他受到爱国官兵和抗英群众的全力支持，积极奋战。英国侵略者在民族战争的壁垒面前，必然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即使一时得逞

^① 《入寇志》，《广东商民呈诉冤词》。

(如关闸炮战时),也不可能长驱直入。其次是抗英战略的不同。奕山“不筹守而浪战”^①,不考虑虎门失守后我方处于守势,不研究战情的变化,不承认军备上的落后,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妄想以数万大军孤注一掷,侥幸取胜。而林则徐采取“坚垒固军”,“以守为战”,在守的基础上辅以夜袭火攻,以至制船造炮,向与敌海战的方向转变,等等,大体上都符合双方军力的对比和战情的变化。乍看起来,奕山“靖逆之志大矣”,但他拿国家、民族的命运当赌注,毫无把握、盲目地与英军进行战略决战,实在与琦善的“不战而专款”并无两样。再次是使用军力的出发点不同。奕山依靠不谙地形地物、不习水战的“客兵”,不信用当地兵勇,故实战中清军得不到有效的配合和支援,人虽众而不胜。林则徐专用本省兵,又以水勇为突击队,充分调动兵勇的特长和潜力,故人虽少而不败。此外,执行军律上严弛的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是从具体战役对比上看的。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妥协与抵抗的分野。广东战役的惨败,是清朝当权统治集团政治上腐败、军事上无能决定的。道光帝的荒谬指导,命帅非人,负有主要的责任。

可是,当年的清廷,并没有也不可能如此地检讨

①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

得失。奕山等人百般讳言败绩，在奏折中反把兵溃投降粉饰成英军“乞抚”，把搜刮民财、库银交纳“赎城费”说成是“清还商欠”。道光帝明知这是满纸谎言，却也打肿脸皮充胖子，说什么“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①，等等，自欺欺人地吞下一口苦药，批准了《广州和约》。同时，又把广东营务废弛诿过于林则徐、邓廷桢，于六月二十八日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流放伊犁：

“……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亦当德威并用，控驭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邓廷桢业经革职，林则徐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以为废弛营务者戒”^②。

道光帝又从主战转向主和，这对于浙海前线正在积极备战的爱国军民，无疑是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

七月十三日清晨，裕谦刚刚从江苏赶回镇海，准备从容布置防剿事宜。他“意中将倚（则徐）为左右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第1046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第1056页。

手”^①，一到便找林则徐商议。林则徐对老朋友的到来，极为兴奋，和裕谦放怀痛叙衷肠^②。就在这天下午，道光帝将林则徐流放伊犁的谕旨送达镇海军营。裕谦被这突如其来的恶耗怔住了，他为老朋友的悲惨遭遇痛感惋惜和同情，为自己“失谋主”而心怀惆怅^③。林则徐在傍晚从刘韵珂处得知这一旨意。献身无路，报国无门，此景此情，除了悲愤之外，他又有什么话说呢！

第二天，“军中喧传”^④林则徐遣戍伊犁的消息。顿时，群情激愤，怨声不绝。整个上午，林则徐连续不断地接待“络绎来寓”话别的客人。未刻，他乘舟告别了披沥奔驰了整整三十三个昼夜的镇海，结束了令人难忘的军营生活。

广东战役失败，抵抗派备受打击，然而人民并没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3，第94页。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404页。裕谦和林则徐当天商谈的时间很长，从早晨“谈至申刻去”，但具体内容不详。《定海直隶厅志》卷28，《大事志》云：“闰三月，前广督林则徐奉旨以四品卿衔驰驿赴浙，屡言定海孤悬，先朝弃地，重兵良将守此绝岛非策，请移三镇于内地，用固门户，裕谦不从”。这是事实，从林则徐后来的书信和其他记述中得不到印证。

③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第94页。

④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咸丰元年正月于长沙。

有屈服。英军骚扰淫掠广州城北三元里农村的暴行，引发了气壮山河的人民抗英高潮。“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①。怒不可遏、举起刀戟的农民，林则徐任内号召组织起来的社学团民和义勇，高举“义兵”和“义民”的旗帜，会歼英军于牛栏冈，围困卧乌古于四方炮台。这场斗争是林则徐领导的广东抗英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它庄严宣告：“鬼子不足怕”^②，民众中蕴藏着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巨大力量。

“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兵无此绩”^③。三元里一战的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斗志。它象征着压抑在中国人民心头的“仇英火焰”^④，已经点燃起来了！

① 张维屏：《三元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291页。

② 《粤氛纪事》卷1，第1页。

③ 梁信芳：《牛栏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294页。

④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78页。

第十三章

曲折的赴戍途程

四十八

一八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林则徐自镇海乘舟沿甬江，经梅市，到宁波。再沿姚江，过慈溪，取道余姚、上虞赴杭州^①。十七日，林则徐于山阴途次，自舟中写了一封信给在广东的老战友邓廷桢，说他已经离开镇海军营，准备在杭州稍事停留，因为眷属的安置、赴戍的行装等事亟待妥当安排，需耽搁时日，加上暑天酷热，不便远行。等到伏尽，即自杭州启程赴戍^②。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04页。

② 林则徐自山阴舟中致邓廷桢的信已佚，上述内容引自邓廷桢：《复林少穆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于虔州。

自从林则徐离粤赴浙以后，邓廷桢仍旧寓居广州，他先后给林则徐两封信，收到复书一封。不久，奕山发动广州战役，大遭惨败；三元里附近乡民围歼四方炮台英军的壮举，又因奕山之流的破坏，功败垂成。邓廷桢耳闻目睹英军的野蛮暴行，奕山腐败无能、屈膝求和、因循粉饰、谎报军情的可耻行径，“不敢言亦不欲言”，与林则徐“遂疏简牍”^①，中断了联系。七月二十日，他在广州接到流放伊犁的命令，因为海上突然大刮台风，二十三日始放舟告别羊城，八月九日到虔州与眷属会合，同时接到林则徐自山阴舟中来信。“患难弟兄，相依为命”^②。年余共事的相互了解，被放逐伊犁的共同遭遇，把邓廷桢和林则徐的心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邓廷桢复信向林则徐倾吐心怀说：

“今日之事虽意外，而细思之，似亦意中。
……惟碣嶮景短，关塞路长，此后茫茫，殊难逆计耳”！

信中还和林则徐约定：“我二人何人先至秦中，即定计在彼守候，以便同行出关”，并把得到粤海大刮台风，毁坏香港、尖沙嘴英国船只、码头、房屋的消息

① 邓廷桢：《复林少穆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于虔州。

② 邓廷桢：《复林少穆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于虔州。

转告林则徐^①。不过，邓廷桢的这封信是遵照林则徐的嘱咐，直接寄到陕西转交的，林则徐当时还在杭州，没有收到。

林则徐淹留杭州，暂寓于友人闻兰樵家。他把随身携带的《饲鹤图》拿出来请张应昌、王景贤、张珍皋题咏^②，又绘《边城伴月图》，抒表心志。他注意向友人了解边情、边事，思考筹边之策。张珍皋（同庄）十年前曾被谪戍新疆，绘有《梦月听诗图》，一八三五年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张珍皋曾经向他索题，因为政事繁忙，“冗中仅题额应之”。此时重晤武林，林则徐别有一番愁绪，想到自己“亦有荷戈之役矣”，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他把自己的情感溶化在题诗中：

诗梦俄惊梁月堕，边心遥逐塞云愁。

谁知卷里濡毫客，垂老凭君问戍楼^③！

① 邓廷桢：《复林少穆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于虔州。

② 《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第61—63页。

③ 《乙未在吴张同庄明府（珍皋）出梦月听诗图冗中仅题额应之辛丑重晤武林则余亦有荷戈之役矣率成志感》，《云左山房诗钞》卷6。

林则徐还向他询问西陲的许多事情，张珍臬“以和泰庵尚书在伊犁著《三州辑略》稿本”借予林则徐随带出关，并赠诗六章。林则徐和诗感谢，并抒发自己对国事的忧虑：

不信玉门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蜃气连云正结楼。

惜别群公各感秋，酒痕襟上话杭州。
传书大欲寻黄耳，瞻屋乌难换白头^①。

祁寯藻则自京托人带上先父祁鹤臬所著《西陲总统事略》（即《新疆识略底本》）和《万里行程记》二书，以备林则徐检阅赴戍途中道里经涉^②。闻兰樵的外甥陈其元，锐意经世之学，曾以《筹边策》和《屯田议》等作向林则徐求教。林则徐看后，“颇以赏，目为贾生之才，谓以海运卫海疆及垦荒土以资战士，皆

① 《同庄赠诗六章次余题梦月图韵复叠前韵答之并谢武林诸君赠行诗册》，《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② 祁寯藻：《致林少穆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于北京。《林则徐信稿》第147页。

他日所必行者”^①。

“未肯和戎乖国体，只应长作出疆人”^②。林则徐受谴戍边，引起人们的愤慨和同情。湖北友人王柏心（字子寿、冬寿，一七九一——一八七二年）作诗云：

万里伊吾北，孤臣鬓已霜。
奏书无耿育，持节少冯唐。
曲突谋犹在，高墉射易伤。
鼓鼙思将帅，终望埽揔枪^③！

在杭州的友人纷纷赋诗相送，裱成一本赠行诗册。这使林则徐十分感激，精神上得到莫大的慰藉。

八月暑退伏尽，林则徐带着眷属从杭州动身，拟由江苏、河南经西安，西行出关。过吴门（今苏州）时，旧知顾湘舟“以公为当代伟人，……请留其像以去”^④。途经京口（今镇江）时，巧遇老友魏源。林则徐和魏源自江苏话别，已易六个寒暑。这些年来，魏源定居扬州，在新城钞关门外内仓巷的“絜园”里，

①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9。

② 冯昕华：《闻林少穆制军遣戍新疆书感》，《巢云山房诗钞》。

③ 王柏心：《闻侯官林公谪伊犁》，《百柱堂全集》卷7。

④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12。

著书立说。一八四〇年春天，魏源奉命到京口，参予筹画徒阳河修浚工程。鸦片战争爆发，他拥护抗战。定海失陷，英军直叩天津，琦善出面议和，定海人民自发起来抵抗，俘获英军炮兵上尉安突德。魏源应友人的邀请，于是年九月底到宁波军营，参与审讯安突德，并著文《英吉利小记》^①，揭露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蓄谋和罪行，有力地批驳了主和派所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他和龚自珍一样，密切注视着林则徐领导的广东抗英战争，对老朋友壮志未酬、无端被贬感到无比愤慨。在著名的《寰海》组诗中，他怒斥主和派对林则徐的诬陷、迫害：

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
已闻狐鼠凭城社，安望鲸鲵戮场疆^②！

孰使弁皮轻节钺，只因薏苡似珠琪。
不诛夏览惩贪师，枉罢朱纨谢岛夷^③。

一八四一年三月，魏源在林则徐推荐下，愤然弃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 53。

② 《寰海》之 4，《魏源集》下册，第 805 页。

③ 《寰海》之 1，《魏源集》下册，第 804—805 页。

笔从戎，投入裕谦幕府，到浙江参谋战事，并随黄冕等人东渡定海，处理收复后的善后事务。不久，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①，忧愤辞归扬州。如今，奕山主持的广州战役大遭惨败，国事茫茫，林则徐和魏源在长江岸边意外地相逢了，追昔抚今，真是万感交集。林则徐被贬罢斥，主和派像“千树桃花”当权得势；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似烟囱旁再堆放干柴一般，引人忧虑。然而，他们并没有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在江口的月色下，他们举怀消解郁积的忧思，对榻叙怀，披肝沥胆地交换意见。林则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并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和《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情况，编撰《海国图志》。魏源则以保卫祖国南北疆界必须从长计议，勉励林则徐继续战斗。他们情投意合、聚精会神的交谈，直到东方发白。

天亮了，水鸟从江面群群飞起。一个晚上的时间，怎能把心里的话说尽呢？在依依惜别之际，魏源赋诗二首，赠给正在走向戍途的林则徐：

① 《自定海归扬州舟中》，第1首，《魏源集》下册，第781页。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鳬。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萍。

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①。

林则徐的心潮那能平静呢？“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这是肝胆相照的知己之言啊！在离开浙江镇海军营的航途上，林则徐就已经下了决心，把自己比做是“荷戈西戍之老兵”^②，到伊犁去，要像荷戈防守祖国西北边陲的老兵那样，贡献自己的余生。

林则徐从京口乘舟来到扬州府仪征县，“例应起

① 《江口晤林少穆制府》，同上书，第781页。

② 林则徐：《致闽抚郑梦白中丞》，道光二十六年冬于西安。信中有“辛丑（1841年）夏浙西舟次，已为荷戈西戍之老兵”之语。

早，适值水发路淹，未能前进”。九月二日，他接到署江苏巡抚程裔采转递道光帝八月十九日上谕：“林则徐著免其遣戍，即发往东河效力赎罪”^①。次日，他就近呈请南河总督麟庆代奏谢恩，表示：“现因仪征一带旱路未通，亟由水路前进，总冀早到东河工次，勉力驾骹，庶几稍赎前愆”，并呈江苏巡抚查核咨达^②。

奔腾咆哮的黄河，又制造了一次大水患！入伏以来，混浊的黄水迅猛异涨，拍击着中州两岸的堤岸。八月二日黎明，终于冲决了开封府城西北十余里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张家湾的九处堤防。滔滔的洪水，一泻千里，“豫省之开、归、陈，皖省之凤、颖、泗

① 同日又谕裕谦、刘韵珂：“如该革员尚未启程，或离浙江省不远，即飞飭沿途地方。谕知，即令该员迅速折回东河，无稍迟延”。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8页。

② 林则徐：《发往东河效力呈》，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于仪征。见《夷事彙》第一册，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钞本。按：林则徐《致蓬翁书》（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于真州）中云：“昨重被诏，恩改赴东河效力”，则接诏时间似为七月十五日，比呈文所述早二日。

六属被淹”^①。五府二十三州县直接受灾，邻近之十州县也受波及。

九日，开封府的护城堤被冲溃，洪水分三股直注城下南门。惊涛骇浪，溢满城厢，深及丈余，庐舍湮没，肆市尽闭。“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②。地主官绅买舟逃去，劳动人民流离失所，露宿城上。水发的第八天，城墙坍塌，动逾数十丈，“城中万户皆哭声”，“是时在官同震惊”^③。河南巡抚牛鉴（字镜堂，号雪樵，？——一八五八年）束手无策，抱头号泣。群众万余人自动带着苇箔、秫秸、布袋、蒲包，赶到决口处，极力堵塞，才保住危城^④。

-
- ① 林则徐：《张仲甫舍人闻余改役东河以诗志喜因叠寄谢武林诸君韵答之》，《云左山房诗钞》卷6。朱琦《河决行》云：“传闻附廓三万家，横流所过成荒沙。水面浮尸如乱麻，人家屋上啄老鸦。老鸦飞去烟尘昏，沿堤奔窜皆难民。难民呼食饥欲死，日给官仓二升米”。《怡志堂诗初编》卷4。
- ② 林则徐：《张仲甫舍人闻余改役东河以诗志喜因叠寄谢武林诸君韵答之》，《云左山房诗钞》卷6。朱琦《河决行》云：“传闻附廓三万家，横流所过成荒沙。水面浮尸如乱麻，人家屋上啄老鸦。老鸦飞去烟尘昏，沿堤奔窜皆难民。难民呼食饥欲死，日给官仓二升米”。《怡志堂诗初编》卷4。
- ③ 《题邹钟泉观察（鸣鹤）开封守城记略后》，《云左山房诗钞》卷6。
- ④ 张了且：《历代黄河在豫泛滥纪要》，《禹贡》第4卷第6期。

消息传到京师，朝廷震动。八月七日，道光帝飭令东河河道总督文冲堵治祥符河溢。十九日，命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二十日，派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和通政司慧成，赴祥符督办河工。

“一舸浮江木叶秋，传闻飞鹄过扬州”。林则徐的心情和唐代诗人李白“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归”时一样兴奋。然而，“自羞东障难为役，漫笑西行不到头”，他对自己的前程并没有盲目地乐观。黄河的决口，东南的抗英战事，人民遭受的苦难，浩大的财政开支，使他那忧国忧时之心更加沉重。他写诗感谢杭州友人对他“改役东河”的祝贺，坦荡地倾诉自己的忧思：

谁输决塞宣房费，况值军储仰屋愁。

江海澄清定何日？忧时频倚仲宣楼^①。

为了不使黄河两岸的人民“久为鱼鳖”^②，林则徐

① 《张仲甫舍人闻余改役东河以诗志喜因叠寄谢武林诸君韵答之》，《云左山房诗钞》卷6。林则徐《致张仲甫书》（道光二十三年仲春于伊犁）追忆说：“彼时荷戈之役虽已停留，而鄙念固知其终难免，曾于奉和诗中愁字韵脚，聊抒胸臆”。

②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毅然决定眷属折回南京侨寓，自己在扬州“小停二、三日，即往汴中”^①。陈希祖师子陈延恩，时在扬州任官，热情地接待林则徐。林则徐把从广州带来的抄本《炮书》，交付他刊刻行世^②，以满足东南抗英前线对铸炮技术资料的急需。六日，陈延恩为《饲鹤图》题额并题曲赠行^③。魏源得知林则徐改役河工后，又赶来再度相会，“晤少穆先生大公祖于淮上，奉题《饲鹤图》，敬送河上之行”^④：

四海方今鸟毕逋，哀鸿中泽嗷嗷呼。安得再起元鹤翔天衢？但忧四海饥，不顾一身癯。羽脩尾翘口卒瘕，上绸桑牖不侮予，下驯鸬鳢无瞻鸟，庶几尽副仙人反哺千年劬。

在友人关怀、激励下，林则徐精神抖擞地奔向祥符。

① 林则徐：《致寅翁书》，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于真州。

②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二年春于洛阳写的《复苏鳌石书》中说：“弟有抄本《炮书》，上年带至江、浙，经陈登之通守刻于扬州”。同年八月上浣在兰州写的《致姚春木王冬寿书》中亦云：“前曾觅一《炮书》，……扬州有刊本，惜鱼豕尚多”。

③ 《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第1、64页。

④ 同上书，第65页。

四十九

九月三十日，林则徐赶到祥符六堡工地^①。辽阔无垠的中原，一片汪洋，满目疮痍。祥符决口后，东河河道总督文冲等竟集议放弃开封，迁民于洛阳，另立省城，又借口水势凶猛，反对堵口，让黄水横流减势后再求补救。开封知府邹鸣鹤等反对这种不顾黄河下游千万民命的做法，采取措施，保守危城。王鼎到开封后，力主兴工堵口，上奏请求速饬工部发帑，并表示独当其咎。这个建议，得到道光帝的批准。

堵口工程浩大，初步估计须买料八千垛（每垛五万斤），挑引河二、三百里，所请工帑仅四百七十万两，必须十分节省。但是，那些参加筹办堵口工程的河吏们，依然各自怀着鬼胎，暗地盘算着如何借此时机大发横财，一个个像苍蝇似地在王鼎周围吱吱唔唔，游说他们的“锦囊妙计”。一时间，“纷纷众议，谓‘此次照仪口口估料，必致不敷，非添二、三千垛不可’。又谓‘兴工太口〔骤〕，必致停工，待料等

① 王桂：《汴梁水灾纪略》。

用’，恐吓万端。其钱粮则以为必须口请百万”^①。工地上死寂一片，进展缓慢。

王鼎是个有爱国心的正直官僚。他看到工地上的这种情景，十分焦急，但他没有治水的经验，不知从何着手，只是一味主张赶办堵口，不同意再奏请动辄百万的巨款。他顾不得林则徐日夜兼程，“抵工后殊形疲惫”，事事找其面商，“动辄口〔询〕咨，是以竟无刻暇”^②。林则徐“自愧未谙三策，莫展一筹”^③，又清楚“在工文武，心力难齐”^④，但他看到河事孔亟，急不可缓，积极地向王鼎提供建议：“一买垛，派州县以专责成”，“一挖引河分段，派武员不派文员”^⑤。首先抓紧秋天少雨的时机，组织河道两岸受灾的农民，挑挖引河，赶造三道挑水坝。王鼎在堵口方案议奏准办之后，“即急切催工”，林则徐“追随星使（王

① 林则徐：《致达夫书》，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于祥符工次。

② 林则徐：《致达夫书》，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于祥符工次。

③ 林则徐：《致陈子茂书》，道光二十一年冬于祥符工次。

④ 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⑤ 《李星沅日记》，第284页，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记孟津县令梁佐谈话所云。

鼎)，朝夕驻坝”^①，“日夜坐与士卒同畚锸”^②，以致“奔驰成疾，既发鼻衄，又患脾泄”^③，“作咳已阅月余，遂至音哑”^④。他感到“身体难支，屡欲乞疾”，但王鼎极需他的襄助，不肯代奏请假，他“遂不得不勉强支持”。那些贪官污吏本来不愿决口迅速堵成，“譬如外科之治疡疽，未必肯令一药而愈”^⑤，见林则徐如此卖力，便制造流言蜚语，说他“创议”“赶办堵口”，怂恿王鼎催工；又百般阻挠破坏，“如下埽必用竹缆，少翁（则徐）议委员携银五万两赴南河赶办，其说不行，止用本地麻缆，恐不得用。又工次钱价顿昂，少翁议发银十五万两，分赴各路买钱以平市价，当局亦有难色。又向来大工先挑引河工段得五分，再计日放水合龙，此时土工垛工茫无头绪，先奏明刻期蒇事，设工料不坚，交春冻解，再有泛滥，咎将安归”^⑥。

① 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③ 林则徐：《致张仲甫书》，道光二十三年仲春于伊犁。

④ 林则徐：《致沈鼎甫书》，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于祥符工次。

⑤ 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⑥ 《李星沅日记》，第287页，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记彰德府安阳令朱显曾言。

“肝胆披沥通幽明，亿兆命重身家轻”^①。林则徐面对“苛刻催促之名，已纷然传播”^②的情势，毫不退避，继续早出晚归，在工地上奔波，“自冬迄春，皆寝馈于堤堰间”^③。传说那时，“贩秸料者麇集工次，斤昂至三百文，……公策请相国、抚军出示，以岁阑停工、停买秸。越旬日，复示以贩者淹留良苦，许别开子厂收储，备明春用，则秸料价斗跌，至斤十六文，省帑金无算”^④。

桂超万因被林则徐赏识，“在直忤上官（琦善），几遭不测。今官局忽更，乃擢河工要职”。林则徐接到桂超万询问近况的来书，感慨万千，赋诗云：

枳棘频年厄凤鸾，直声今果报迁官。
有人门上嗟生莠，从此河干重伐檀。
鹰隼出尘前路迥，豺狼当道惜身难。
头衔冰样清如许，露冕从容父老看。

① 林则徐：《题邹钟泉观察（鸣鹤）开封守城记略后》，《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②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③ 林则徐：《致唐鉴书》，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于西安。

④ 曾寅光：《林文忠公逸事》，“是说也，余得之豫人高大令锡绶”。

秦台舞罢笑孤鸾，白发飘零廿载官。
半道赦书惭比李，长城威略敢论坛。
石衔精卫填何及，浪鼓冯夷挽亦难。
我与波斯同皱面，盈盈河渚带愁看^①。

“豺狼当道惜身难”，“盈盈河渚带愁看”，这正是林则徐心境的写照。

开封知府邹鸣鹤将此次抢险救灾情形写成《开封守城先后纪略》，林则徐读后很为赞许，因题其后，认为当时有人主张放弃开封，“重迁洛邑重经营”，是“咄哉此论乖輿评”，他称赞邹鸣鹤危难之际敢于抗争，为苍生请命，“疏议六条真恢阔，说言倾倒诸公卿”，“绣衣迁秩岂足为公荣，重是循良千载垂令名”^②。

李星沅从陕西赴江苏途中，于十月二十二日自灵宝县寄来一封信，说：

“东河之命甫下，中外额手，欢声若雷，……而我年伯大人公望交属，遗大投艰，所以纾宸廑

① 林则徐：《喜桂丹盟（超万）擢保定同知寄贺以诗并答来书所询近状即次见示和杨雪芹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② 林则徐：《邹钟泉以开封守城先后记略见示因题其后》，刘存仁《笃旧集》卷一。又见《云左山房诗钞》卷6。

而全民命者，丰功骏烈正未有艾，初离苦海，又渡恒河，同一万难着手。然人心之害甚于洪水，与其跋前疐后，事在局外，忧在局中，又不如已溺已饥，仔肩巨任，狄足纾一人之軫念，恤万姓之恫疾也。况得镜堂中丞同心共济，相与心诚造福，正同无量；锺泉感激知遇，必效臂指，较岭南罔两匿影，奚止天壤之别耶”^①？

林则徐在是冬收到这封信，“语长心重，披读数回，令人欲出肝肠。维时赤芾入朝，拟俟荣荏吴门，再行寄答”^②。

正当林则徐全神贯注于堵口工程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又气势汹汹地挑起战火，前线失利的军报一次又一次地传到了工地。

原来，义律详述与琦善谈判、订立《善定事宜章程》情况的部分报告于四月间送达英国外交部后，帕麦斯顿对义律的所作所为“大为失望”。十日，帕麦斯顿上书维多利亚女王说：“义律大佐似乎已经把寄给他的训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舰队的行动已经

① 李星沅：《致少穆丈书》，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于灵宝。见《李星沅日记》，第281页。

②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下浣于离祥符赴戍途次。

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可以自由规定条款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①。二十一日，他写了一封给义律的指示信，逐条批斥了义律的“无能”：“故意不用那支交由你支配的兵力”，“就接受了同你奉命所要争取的差得很远的条件”，并宣布免去义律全权公使的职务^②。三十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否认《善定事宜章程》，召回义律，任命亨利·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一七八九——一八五六）为新的全权公使。

五月三十一日，帕麦斯顿向正要启程前往中国的璞鼎查发出第十六号训令，详细指示侵华机宜。命令他在用武力重新占领定海之后，应该在靠近定海的地方或白河口重开谈判，逼使清朝政府答应英国的全部要求。在清朝政府完全无条件地接受之前，不能停止军事行动^③。

六月五日，璞鼎查离开伦敦。八月十日，与新任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巴尔克（Sir William Parker，一七八一——一八六六）一起，抵达澳门。义律和伯麦奉召取道印度孟买回国。二十一日，璞鼎

① 《维多利亚女王书牍》，第1卷，第260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7）。

③ 同上书，附录（10）。

查、巴尔克率领英舰十只、武装汽船四只，共载炮三百三十六门，陆海军二千五百余人，从香港启程，向闽、浙沿海进犯，首攻厦门。

二十五日黄昏，英舰闯至厦门港外的青屿、大担。二十六日下午一时，英军见厦门守军无意投降，开始出动军舰发炮会攻厦门沿岸和鼓浪屿各炮台。“时劲卒已为水师提督率往浙海捕盗，屯军仅三千人，水勇亦不越千余人”^①。厦门守军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奋勇还击，坚守炮台。英军见各炮台守军决意坚守，遂改变战略，集中火力猛攻镇北关附近的石壁炮台，掩护英兵从曾厝垵强行登陆。石壁炮台陷落后，英军占领了镇北关，并直趋演武场（即今厦门大学操场）。这时，在虎头山上指挥作战的颜伯焄，见形势危急，竟带头弃守，退往同安。英军乘虚连接攻夺安海，水操台等处炮台，反将炮台大炮轰击厦门城内的官署街市，掩护英军登陆。黄昏时分，英军攻陷厦门城区，大肆烧杀抢掠。

英军攻陷厦门后，当地人民并没有屈服，进行了更加顽强的抵抗。厦门附近一百余乡群众，纷纷应募组织团练武装，互相联络，袭扰敌人，“昼则寻杀无

① 林树海：《从军纪略》，《歙云诗文钞》文钞卷 11。

时，夜则乱石向掷”^①。有一个姓陈的乡民，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夷用车炮，民用抬枪，一以击十”^②。英国侵略者“畏民之心甚于畏兵”^③，不敢久踞。九月五日，璞鼎查、巴尔克等率英舰北驶舟山，只留下军舰三艘、运输船三只和士兵四百余人，退屯鼓浪屿。

英军大举北犯之前，璞鼎查派遣“赖拉”号等三只英船，先行开往浙江海面，“以销货为由，探听各处海岸防守情形”。九月十二日，“赖拉”号大副喼哩等驾舢板船闯至镇海盛岙侦察，当地兵民埋伏岸上，把喼哩和两名印度水手砍伤擒住。十六日，“赖拉”号等轰击双岙、盛岙，火烧沿海草房，揭开了浙海战事的序幕。

九月二十五日，璞鼎查率舰陈兵定海。二十六日，派出武装汽船二只闯入竹山门、大渠门等处窥测形势，在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字鹏起、凌台，号雨田，一七八九——一八四一年）率军发炮轰击下退出^④。二十七日，英舰一艘、火轮船三只窜入竹山门，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第1191页。

② 谢兰生：《思忠录》，转引自夏燮：《中西纪事》，卷7。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9，第1486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3，第1234页。

又被葛云飞督兵开炮击退。二十八日，英舰炮轰晓峰岭，并以舢板载英军一队从竹山礮登岸，被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字雪堂，一七七七——一八四一年）率兵开放抬炮击退。二十九日，英军占据定海南面约三里的大、小五奎岛（即乌龟岩），安放大炮。三十日，英舰从吉祥门驶入，攻打黄港浦，经守军连开大炮轰击，不敢驶近，旋改攻晓峰岭和竹山两处。我军沉着应战，打退登岸英军。十月一日，英军发起猛击进攻，一由五奎岛迎面炮攻，一由东面的东港浦炮击关山炮台，而主力则进犯西面的晓峰岭。近午时分，英军从晓峰岭下登陆，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字樵慵，一七八六——一八四一年）率守军八百人英勇抗击，只因英军人多势众，阵线终被突破，抢上山冈。王锡朋被敌炮打断一腿，犹指挥作战，直至阵亡。英军夺占晓峰岭后，即转攻竹山门，郑国鸿中炮殉难。接着，英军三路会攻关山炮台，葛云飞身中四十余创，效命疆场。定海再次沦于敌手！

十月十日，英军进犯镇海，一路从小浹江登陆，围攻金鸡山，守将谢朝恩中炮落海阵亡，金鸡山炮台遂失。一路猛攻招宝山，守将余步云贪生怕死，临阵溃逃。英军接连夺占城外制高点后，登山发炮俯攻镇海城。裕谦在城上督率兵民坚守。不久，英兵蜂拥而来，攻上东城，清兵溃逃，裕谦见力战不支，投水殉

节。

定海、镇海相继失陷后，宁波官兵望风溃散。十三日，英军不战而陷宁波城。

浙江连失三城，引起清廷的极大震动。道光帝慌忙下旨，被迫应战。十一日，命令调赴福建的江西兵二千名，改赴浙江。十二日，调湖北兵一千名，前赴浙江。十八日，任命皇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字润峰，一七九一——一八五三年）为“扬威将军”，主持浙江对英战事。十九日，调河南兵一千名赴浙。二十一日，命户部左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赴浙办理军务，又增调湖北兵一千名赴浙。二十二日，命蒙古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驰往浙江办理军务，授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二十六日，又加调四川兵二千名赴浙。三十日，奕经启程离京，前往浙江。十一月十六日，再调甘肃、陕西兵各一千名赴浙。十二月二十一日，又调河南兵一千名赴江苏协防。

闽、浙沿海的失事，故人、僚属的阵亡，林则徐悲痛欲绝。“河上重来安集后，还思一扫海波平”^①。他多么殷切地希望能够重返抗英前线啊！但是，他也明白这只是一个空想。正如战事甫将发生时，邓廷桢写

① 陈功题饲鹤第三图诗，见《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第66页。

给他的一封信中所估计的那样，如果战事失利，“而我辈沉沦，更无论矣”^①，那会有丝毫效命疆场的机会呢？因此，他尝告诉友人：“大工一竣，即乞归里扫墓”^②。

在此期间，道光帝命南河总督麟庆委员赴河南缉口查灾。林则徐配合麟庆派来的通判娄晋（浙江监生）、守备李本珠（萧县行伍），“量长三百零三丈，并勘明下游五府二十三州县被灾分数”^③。林则徐早年典试云南时的门生戴綱孙寄来感愤时事的诗作二十四首，“切愤悲吟，声情激越”。林则徐“讽诵数四，欲拍铜斗而碎唾壶，不知涕之何从也”。但是，他考虑到“时事孔艰，物情叵测，大声不入于耳”，只好把它珍藏起来，“非其人则未敢轻示”，又复信敦嘱戴綱孙“善为韬藏”，千万不要将诗浪传^④。姚椿、王柏心各赠谪戍一诗及附录数首，林则徐收到后，亦“未遑裁答”^⑤。这种小心谨慎的做法，目的是防止气势正

① 邓廷桢：《致林少穆书》，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于南昌。

② 陈功诗“三山未许赋归来”句注，《林公则徐家传词鹤图暨题咏集》，第66页。

③ 麟庆：《鸿雪因缘图记》。

④ 林则徐：《致戴綱孙书》，道光二十一年秋于祥符工次。

⑤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于兰州。

盛的主和派利用这些激昂的诗篇，作为诬陷自己的口实。联系到当时他的处境，这是可以理解的。

英军猖獗，道光帝仓皇征调内地重兵前往江、浙，林则徐鉴于广州、镇海调用各省客兵屡挫兵锋的现实，认为这样做无补于大局。在给戴綱孙的信中，他指出：

“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①

后来，在给吴嘉宾（字子序，一八〇三——一八六四年）的一封信里，他又说：

“比见征调频仍，鄙意以为非徒无益，盖远调则筋力已疲，久戍则情志怠惰；加以传闻恐吓，均已魂不附身，不过因在营食粮，难辞调遣，以出师为扩塞差事，安有斗心？恐人人皆已熟读孟子‘填然鼓之’一章，彼此各不相笑，是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供临敌之一哄，而朝廷例费之多，各营津贴之苦，沿途供应之疲，里下车

^① 林则徐：《答戴綱孙书》，道光二十一年秋于河南祥符工次。

马之累，言之可胜太息乎”^①！

他认为“兵气既挫之后，若不求出奇制胜之方，恐难得手”，必须积极制船造炮，训练水军，迅速改变“徒守于陆”，不与水战”的状况。而且，“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他揣测：“此时南中夷焰势若燎原，莫敢向迹。彼目中直视中华为无人之境，来春东声风发，大抵必犯津沽”^②，心情更加沉重。

这年冬天，林则徐上书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力陈船炮水军之不可已”^③。但是牛鉴仅以空言敷衍，并不采纳实行。他伤心已极，决定守口如瓶，不再言事。

然而，林则徐在东河工地的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作为“效力赎罪”的“罪臣”，他的地位很低，更谈不上有决策的权力。正如邓廷桢担心的那样：“河上既有星槎，又有河帅，阁下在彼，若如粤中光景，将何措手耶”^④？虽然王鼎信得过他，但是工地上贪官

① 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中浣于祥符工次。

② 林则徐：《答戴綱孙书》，道光二十一年秋于祥符工次。

③ 引自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④ 邓廷桢：《致林少穆书》，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于荻阳。

污吏们对他的诽谤攻击有增无减，他眼巴巴地看着贪污横行而无权制止，真是“目击焦心而不敢言者又□〔凡〕几矣”^①。

在这种情况下，堵口工程进展缓慢，耗费日巨。截至十二月底，西坝进占八十丈，东坝亦及二十丈，约占全工三分之二。本来可以在腊底合龙的工程，被迫推迟了。加上银价日高，“每两换至一千五百余文”，合计全工暗中滋长的费用，“多出钱一百万串不止”。“南河弁兵因□夜工，每一昼夜（效用），弁一名加至九钱，兵一名加至七钱，此亦历届大工所未有”^②。这还不算，工程推迟，又遇上“飓母狂飞，复使天吴挟浪”^③，风暴连朝，洪水泛滥，威胁着已经赶筑起来的堤坝，“埽段致有蛰陷”^④，“几成大险之症，而向来明知易愈而不愿其遽愈者，至此亦坐视而莫

① 林则徐：《致达夫书》，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于祥符工次。

② 林则徐：《致达夫书》，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于祥符工次。

③ 林则徐：《致某年兄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中旬于祥符工次。手迹藏中国革命博物馆，见胡京春：《昆明发现林则徐真迹信札》，《云南日报》，1986年1月18日第3版。

④ 林则徐：《致陈子茂书》，道光二十二年春于祥符工次。

知所措”^①。林则徐冒着再遭诬陷的风险，在王鼎的支持下，把心扑到工程上去。他每日黎明即赴西坝督工，经常要到深夜三四鼓才能休息。“幸畚鍤之如云，更经营于不日”^②，到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九日，始告大工合龙。王鼎对林则徐在祥符大工合龙工程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十分明白，他奏报道光帝说：“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希望能按往常惯例，论功行赏，重新起用，最少也可以将功折“罪”，赦免流放。林则徐也着实希望，在国事日趋危急的时刻，能够得到抗敌报国的机会。在冬季河工紧急之际，翰林院编修吴嘉宾曾经写信和他讨论“粤事”。他认为吴嘉宾的见解“稍摘病根，诚洞彻隐微之论”。后来，他又看到吴嘉宾写的《上扬威将军书》，为其“筹机运智，胸有阴符，以簪豪侍从之臣，而有揽害澄清之志，且具此料敌攻瑕之识，量沙聚米之才”，深感敬佩。他那肯甘心缄默，守口如瓶的啊！他打算在河工合龙之后，就抽暇详述抗英方策，“将兹事逐一牖陈，以供酌采”^③。

①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② 林则徐：《致某年兄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中旬于祥符工次。

③ 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中浣于祥符工次。

可是，早已倒向主和派的道光帝，根本不理睬王鼎的奏荐。在下令兴师赴浙作战的时候，他曾经把臭名昭著的琦善释放出来，派他到浙江军营“效力赎罪”^①，虽然因为重新起用琦善太不得人心，引起朝野议论沸腾，他被迫收回成命，但他憎恨、打击抵抗派的立场，丝毫也没有改变。

河上葺工之际，奕经发动旨在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城的浙东战役，在三月十日一夜之间惨遭失败。十五日，英军千余人乘船自宁波溯河而上，攻陷慈溪大宝山清营，守将朱贵阵亡，督催前敌的参赞大臣文蔚闻讯弃长溪岭。消息传到祥符工地，林则徐对“浙事溃败，一至于此，九州铸铁，谁实为之”，表示极大的悲愤，他想到浙东人民的苦难，不禁“为野老吞声”^②。

在庆贺祥符堵口河工告成的宴会上，王鼎请林则徐居首座，一起放怀痛饮。传说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三月十八日降下的圣旨^③，谕曰：“上年降旨将林则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4，第1276页。

②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下浣于离祥符起身赴戍途次。

③ 邹弢：《三借庐笔谈》，卷12记云：“忽传旨到，谕曰：‘于合龙日开读’。明日启旨，曰：‘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按：下旨在合龙日前一天，不可能次日即到祥符工地。

徐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嗣因东河需人委用，将林则徐调赴河工差遣。现在东河合龙在即，林则徐着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钦此”^①！

王鼎和其他正直的官吏都为这不公正的处置忿忿不平，林则徐镇静自若，他抱着“君恩难忘”的陈腐观念，承受了这一打击。他情愿做忠于清廷的“羁臣”，但是忧国忧时的情绪毕竟不可阻遏。他匆匆地整理好行装，又摊开纸笺，给友人写信。在致吴嘉宾的信中，他对吴嘉宾在《上扬威将军书》中所献八条抗英计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高度赞许“奇正分用”一条，是“尤得兵家规转环生、变化从心之妙”，指出“迩来用兵者多未明此法，徒将各队聚集一处，无所谓明诱暗袭诸法，犹之拙手作文，绝无开阖顿折，则一览而尽耳”。他批评“封海”一条，不合时宜，如所谓“塞旁海小口，只许渔户出入大口”，实际上沿海小口多至以累万计，全部下桩沉石堵塞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得到，也不能保证奸民不设法盘运，看守者不通同卖放，“至渔船朝出暮归，亦只恒言如是，实则安能画一”？“商渔偷渡，终日间不知凡

① 《夷事畚》第一册，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钞本。又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87页。

几，海中无铁门限，而浪大如山，又安能如内河堵关之拦船截验哉”？又如“禁货出洋”，则“无异因噎废食，凡业此者安肯坐待？况夷氛方炽，若为此禁，则转成鱼爵之欧”。他畅述制船造炮，建立水军，与敌海战的重要性：

“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许之速？……今所向无不披靡，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

又说：

“仆任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最可痛者，虎门一破，多少好炮尽为逆夷所有矣！忆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倘彼时得以制办，去秋浙中尚可资以为用”。

不改变军事技术落后状态，落得处处挨打，教训是何等深刻啊！他认为从目前，从长远来看，强大的船炮水军是保卫海防所不可忽视的：

“今燎原之势，嚮迹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

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①！

悲愤交加的林则徐，打破“亟守如瓶之戒”，“忽又倾吐于不自禁”。他的爱国情操，跃然于纸上！不过他知道这些话有犯当事者的忌讳，在信的末尾，他要求吴嘉宾为之保密，“切勿为外人道也”。恪守忠君信条的林则徐，只能在私下通信中流露自己的真实情意。这里无须责怪林则徐，因为这是极端黑暗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悲剧！

林则徐从祥符工地起程，“不敢受一人之赠，缘处危疑之境，不能无戒心耳”^②。王鼎相送于河干，两人依依不舍，王鼎更是老泪纵横，涕泣不已。林则徐感慨难言，赋诗二诗相赠：

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羈臣怅荷戈！
精卫原知填海误，蚊虻早愧负山多。
西行有梦随丹漆，东望何人问斧柯？
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

① 林则徐：《复吴子序编修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中浣于祥符工次。

②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上方^①！

诗意苍凉悲愤，吞忍和激忿交溶。忧国忧时，鬓发披上了白霜，失土的惨痛，使他白发苍苍。“东望何人问斧柯”，“群策当思制犬羊”，他的心惦念着解救民族的危亡。虽然“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对主和派穆彰阿、琦善之流的切齿憎恨。他多么希望王鼎保重身体，还朝谏劝道光帝回心转意，赐下上方宝剑，杀佞臣的头！这不是私人的怨愤得失，而是崇高的民族大义！

离开祥符，林则徐仍念念不忘东南大局。他在途中致信李星沅说：“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诋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②。

① 林则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②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下浣于离祥符赴戍途次。

四月中旬，林则徐来到洛阳。他的姻亲叶申芑在洛阳任河陕汝道，肫切留住数日。“谪宦敢辞投雪窖，捷书犹冀靖天骄”^①。他利用这个机会，继续书写离开祥符工地时尚未及复的信件。他“畅述胸臆”，一并答复积压已久的同乡友人苏廷玉（字韞玉，号鳌石，一七八三——一八五二年）的三次来书。在祥符工地时，他从牛鉴的复书中得知苏廷玉也主张制船造炮。后来，他看到了苏廷玉和汪仲洋论抗英策略的文章，才发现苏廷玉所论“船详而尚略于炮”，和自己的主张还是有所不同。在这封复信中，他发挥了在复吴嘉宾书中所表述的主张，认为“虽一时造船缓不济事，而泉、漳、潮三处，尚未尝无可雇之船，其枪炮手亦皆不乏，果以厚资雇募，确查其底里，絜维其家属，结以恩义，勤其练习，作其志气，无不一可当百者”，即借用民力解决造船缓不济急的矛盾。只是大炮“须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他进一步设想拟议中的水军，必须拥有大船百只，中小船五十只，水军五千人，舵工、水手一千人，以“忠勇绝伦，与士卒同甘苦”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担当“水军总统”一半之任，另选一“善于将将，筹策周详者，为之指

^① 林则徐：《西行过洛，叶小庚招入衙斋，并赠两诗，次韵奉答》，《云左山房诗钞》卷6。

挥调度”。他想象有了这样一支具有先进装备，又有独立指挥系统的水军，便可以与入侵的英国海军相抗衡：

“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据城垣，吾不信也”。

但是，实现建立新式水军的希望微乎其微，且莫说骄妄的道光帝和朝中弄臣们不会答应，可以统率新式水军的人材，“不独武员中无其人，即中外文职大僚，亦未知肝胆向谁是也”。他对“弈者举棋不定”的时局深怀惆怅，叹息再三，悲愤地说：

“目前时事，不堪设想，穷荒绝域，付诸不见不闻，较之恶言入耳，悲愤填胸，不犹愈乎”^①？

在洛阳期间，郊外东大寺的香海上人求他法书，林则徐欣然命笔，挥书对联一副：“右军帖许怀仁集，兴嗣文宜智永书。”^②他还和叶申芑同游了龙门香山寺，感慨写下《同游龙门香山寺记》一文，其中说：

“顾时事之艰，运数之奇，有不独关乎一身休咎者。今虽万里西行，西南望侧身，叹喟欲绝，

①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于洛阳。

② 原件洛阳博物馆藏。

尚敢希林泉之娱哉！……旦夕间，瀛濡荡平，寰宇清晏，使仆东还有期，犹将随诸君子踵兹胜游，即以遂吾终焉之志，未尝不可以斯言为息壤也”^①。

可是，他没想到，时局的发展比他预料的情景还要严重。浙江清军已经全线崩溃，奕经丧胆奔命，逃到杭州，从此不敢言战。原先主战的刘韵珂上“十可虑”奏折，首议妥协，奏请起用伊里布赴浙江军营效力。

林则徐离开洛阳，继续向西安行进。抵华阴时，县令姜申璠（海珊）招他和刘建韶、陈尧书（麇堂）同游华山。面对“五千仞峻徒窘步，八十盘经犹骇目”的西岳景色，林则徐发出“恨无谢眺惊人诗，恐学昌黎绝顶哭。……独惭塞外荷戈人，何日阴崖结茅屋”^②的感慨。就在这个时候，道光帝派遣的钦差大臣耆英（字介春，一七九〇——一八五八年）赶到杭州，开始实施“暂示羁縻以作缓兵之计”的议抚活动

① 《云左山房文钞》卷1。

② 林则徐：《华阴令姜海珊（申璠）招余与陈麇堂（尧书）、刘闻石（建韶）游华山，归途赋诗奉柬》，《云左山房诗钞》卷6。林则徐先将此诗初稿录送刘建韶，并邀同作，手迹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见史树青：《林则徐游华山诗手迹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了。

五十

一八四二年五月中旬，林则徐抵达西安。由于“河上积劳，感受时瘟，顿成疟疾”，他到西安后就卧床不起，“呈请病假，因就地赁屋侨居”^①。本来，他准备在长子汝舟的陪同下出关赴戍的，郑夫人和三子聪彝、四子拱枢留在南京。到洛阳时，由于叶申芑的盛情建议，郑夫人和两个孩子才从南京迁至洛阳居住。不料过不多久，叶申芑病亡于任所，郑夫人等不能继续在洛阳住下去了，“闽中既难遽返，金陵亦不可复回，只得于青门暂为侨寄”^②。也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颠簸来到西安。

林则徐治河建功，仍不免遣戍伊犁，使那些稍有血性和正义感的抵抗派官僚气愤不平。林则徐的座师沈维鏊得到这个消息后，从京师寄了一封信给林则徐，并愤激地说：

“乃未奉甄劳之典，忽闻严谴之加，凡在相知，同深恹叹！窃谓造物生才有数，国家得人最

①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中浣于西安。

② 林则徐：《致张仲甫书》，道光二十三年仲春于伊犁。

难，梗楠豫章，堪胜梁栋，而以斗筭轧之，以葑菲弃之，风餐雪虐，有识寒心！……嗟乎！岭南之役，败于纤儿，今浙事又将再误矣。封疆大任，堪此几许败坏耶？天潢巨室，声望赫然，惟务掩耳盗钟，启寇心而疲民力，其与开门揖盗之元凶，何分霄壤！此后东南半壁，尚有乐土耶”^①？直斥“天潢巨室”（指穆彰阿）是“开门揖盗之元凶”。可是，道光帝“主抚”的意向已定，何况这个时候，“扬威将军”奕经已经在浙江打了败仗，英国侵略军于陷慈溪之后，又于五月十八日攻占乍浦，六月八日驱舰进泊吴淞口外，向长江流域紧紧进逼，“抵抗必亡”的空气弥漫朝廷，抵抗派官僚的同情，当然无法改变林则徐谪戍的命运。

林则徐淹留西安，经过两个月的“缠绵医药”，“疟始渐止”^②。

在此期间，他读了去岁九秋在祥符河干收到的唐鉴著《学案小识》、《畿辅水利备览》两种，深有感触。在复唐鉴书中，他认为：“尊集（指《学案小识》）为躬行实践之要，非空谈心性者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辑水利书（指《畿辅水利备览》）则援

① 沈维鏊：《与林少穆书》，《补读书斋遗稿》卷7。

②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中浣于西安。

据赅洽，源流贯彻。侍于此事积思延访，颇有年所，而未能见诸施行，窃引为愧！老前辈大人撰著成书，能以坐言者起行，自朝廷以逮闾井，并受其福，岂非百世之利哉”^①！他念念不忘在京畿兴修水利，足见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肉体上受疾病折磨的情况下，经世之志仍没有被消磨。

病情好转之后，他决计在长子汝舟的陪侍下，扶病出关，并为此进行了准备，雇妥肩舆和十五辆圈车。除用于乘坐和装载行李之外，还装运大量的图书资料，其中重要的有广州时期组织编译的译稿^②，其余各类图书则约有数千卷之多^③。当他了解到凉州以西，驿路坎坷难行，所用车辆也与西安不同，车箱高大可以安床，便写信给在凉州当甘凉道的同乡友人

① 林则徐：《致唐鉴书》，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于西安。

② 这些译稿带到新疆后又随带入关，陈德培从中抄辑《洋事杂录》一卷，卷末自记云：“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自春二月至夏六月，在少穆先生幕下，得录此千百之一”。

③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6记：“以大车载书二十筐，曰：‘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1云：林则徐出关，“载书数千卷”。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6有《载书出关》一诗，中云：“荷戈绝缴路迢遥，故纸差堪伴寂寥，纵许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束牛腰”。

郭柏荫，嘱托在凉定做二架车上用的牛筋床^①。眷属也预定侨寓西安，一方面便于与伊犁互通声息，另一方面，他的门生方用仪（仲鸿）、刘源灏（鉴泉）在西安做官，可以就近照顾。

由于“天气太热难行”^②，加上“同人雅意慰留”^③，他把出发的日子一再推迟，最后定在八月六日。在此期间，他仍然关心着东南的战局，虽然音信杳渺，他没有忘记提醒当地官吏注意筹战，并通过陕西布政使朱士达（恕斋）向有关官员转送在扬州刊刻的《炮书》，希望能如法制造新式大炮^④。

八月初以来，西安地区“雨势连绵，咸阳水涨”，六日以后，“河涨愈甚，涂间亦潦，舟车皆不能通”^⑤，只好又一次把行期推延。同时，长子随侍出关的计划，也因为陕西当局不愿帮助代奏，不得不加改变。林则徐后来在伊犁写给张应昌的一封信中，追述说：

“舟儿随侍出关之举，陕甘诸当局咸谓非奏不可，面又皆殚于代奏。鄙意复以寄居秦地，事

①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中浣于西安。

②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中浣于西安。

③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于泾州。

④ 林则徐：《致陕抚中军参府马辅相书》，道光二十年八月于甘肃。

⑤ 《林则徐集·日记》，第406页。

事生疏，内人久病之躯，三、四小儿子皆幼稚，难以家事付之。是以将舟儿留陕，而携聪彝、拱枢西来。此皆出于无可如何，谅爱我者闻之亦为蹙额耳”^①。

十一日，天空放晴。林则徐告别妻子、家人，登程赴戍。行前，口占二首志别：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
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②。

春秋时代，郑国大夫子产因为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国人诽谤，曾坦然地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③

① 林则徐：《致张仲甫书》，道光二十三年仲春于伊犁。

②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③ 《左传》，昭公四年。

现在，林则徐发觉自己的处境和子产正相仿佛，自己的心情也和子产一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就要不顾生死全力以赴，岂可计较个人的荣辱祸福而看风转航，避祸趋福？“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他为坚持了民族大义而心安理得。尽管从个人来讲，谪贬是个坏事，但是“得保首领”，总比岳飞等人的遭遇强得多，况且，“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到西陲当个戍卒正好合适，又何必考虑过多呢？他借用宋代杨朴、苏轼的故事，安慰痛伤离别的妻子，然后和聪彝、拱枢以及同行送往前途的长子汝舟，坐上肩舆，出城西去。

林则徐一行出西安城后，乘舟渡过浩瀚正涨的渭水，抵咸阳，一路经醴泉县，于十三日至乾州。这时，大雨滂沱不止，途中难行，只得暂住避雨。“夜大雨如注，……旅馆积水成渠，滚入床下，亟呼仆疏消之，墙屋多圯，不能成寐”^①。由于这场大暴雨，前途积水，不通舆马，他到十六日始登程西行。他忍泪挥别相送到乾州的长子汝舟，写诗劝谕儿子不必为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07页。

此伤怀，归保门户，耐心侍候母亲，等待他日的团聚^①。

十九日，林则徐经过几天的跋涉，行过永寿、邠州、长武，来到甘肃的泾州。这天夜里，天又下起大雨，恰恰此时，传来了镇江失守的消息。几个月来，他在病中，很少得到东南的消息，战事的发展变化，他一直蒙在鼓里。六月十六日，英国侵略军突破陈化成的顽强抵抗，攻陷吴淞口炮台，十九日进占上海，他竟无从得闻。镇江的失陷，怎不使他大吃一惊？！

实际上，这已是迟到近一个月的新闻了。事情发生在七月二十一日。那天上午七时，溯长江而上的英军六千余人，突由镇江城西北登岸，兵分三路攻城，下午三时，镇江陷落。

镇江失守后的战况如何？林则徐尚不知道。他在灯下作书寄友人刘建韶说：

“南中又有镇江失守之信，令人滋切愤忧，不知续报何似耳！”^②

道光帝把林则徐像敝屣一样的遗弃了，他的名字在政治上消失了，他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及时掌握

① 《舟儿送过数程，犹不忍别，诗以示之》，《云山左山房诗钞》卷6。

②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夜于泾州。

战情变化的情报，只有从友人私下来信中得到一点消息。“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谗诸不闻不见”？林则徐“忧心如焚”^①，涉泾水，过六盘山，走上愈行愈远的戍途。他“迴念东南军务，寝食难安”^②，真是“目断天南新露布，心悲岭表旧云韬”；“诸天孰使狂魔伏，历劫滋惭老衲枯”^③。途中，他听说陕西正在商铸大炮，便剴切地挥书提供建议：

“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若一时铁匠未即得法，先以铜铸亦可也。”^④

九月三日，林则徐长途跋涉，来到兰州。以陕甘总督富呢扬阿（字海帆，一七八九——一八四五年）为首的当地官员热情慰留，他决定在兰州暂事休息数日。他从兰州道唐树义（字子方，一七九二——一八五五年）口中，得知友人姚椿、王柏心仍在荆州就

① 林则徐：《致姚春木（椿）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于兰州。

② 林则徐：《致陕抚中军参府马辅相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于甘肃。

③ 林则徐：《和王仲山司马见赠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④ 林则徐：《致陕抚中军参府马辅相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于甘肃。

馆的讯息，猛然想起和他们一别四载，政局变化莫测，自己在宦海浮沉犹如雨打浮萍，忧国忧民，不禁生起悲凉的情绪。上年在祥符河干，林则徐屡接他俩来书、赠诗，他恨不能和老朋友作数日面谈，以倾衷臆。他几次打算提笔作复，详述三年来的踪迹和对时局的看法，只因河事紧急，接着又大病一场，一拖再拖，未能如愿以偿。镇江失守，江左军情十万火急，他悲愤填膺，到了一吐为快的地步。他激动地铺开信笺，感情如泉涌出，溶成了两千余言的长信，历数自赴粤办理禁烟以来的是非曲直，然后倾诉衷情说：

“今则龙沙远去，前望更茫然矣。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烽原，润州失后，未得续信，不知近状何若？侧岳迴望，寝馈皆不能安”！

他认为英军的猖獗，镇江的失守，是当局不谋船炮的恶果：

“窃谓剿夷而无船炮，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防之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逆夷以舟为窟宅，本不离水，所以狼奔豕突，辄陷郡邑城垣者，以水中并无剿御之人，制胜之具，故无所用其却顾耳。迩年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在从前尚或可行，独不见近日岸兵之溃，尤甚于水军乎？岸

上之城垣廨舍，弁兵营垒，皆有定者也，水中之船，无定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我以有定敌无定，试问孰为有准者乎？况逆船可以朝南暮北，岸兵能尾追之否？且彼之大炮，远至十里内外，其接仗相隔远甚，并非覩面，况其放炮之法，与内地排枪同一接连不断。我仅小炮，既不能及彼，且放一炮后，须费多少辗转，然后再放。若不于此求所以制敌之方，即远调万军，亦只仅临阵之一哄。前事可悲，后患尤大，每一思之，心肝欲裂。天祐我国家，或当有伟人出而殄灭此虏，而不知其为谁？奈何，奈何！”^①

写到这里，林则徐发觉没有把建立水军、与敌水战的意见阐明，于是又换上信笺，重写一通。信的前半部分，他作了若干变动和文字润饰，对上面一大段文字，他根据“剿夷而无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的意思，重加论列，并补充了下面一段重要的文字，把建立水军的意见表述得更加明晰、透彻：

“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前曾觅一

①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底稿，林维和藏，《林则徐信稿》第5页。

炮书，铸法练法，皆与外洋相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徐前年获谴之后，尚力陈船炮事，若彼时专务此具，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为今之计，战船制造不及，惟漳、泉、潮三郡民商之船，尚可雇用，其水军亦须于彼募敢死之士，……次则老虎颈之盐船与人，亦尚可以酌用，但须善于驾驭耳。逆艘深入险地，是谓我中原无人也。若得计得法，正可殄灭无遗。不然咽喉被梗，岂堪设想耶？”^①

他从抗英的经验教训中，把制船造炮和建立水军提到战略的高度，概括成“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字要言。他强调武器的改进，更强调军队的士气和先进武器和技术的掌握。从这里出发，他再次大胆地提出雇募斗志旺盛的江、海人民组成水军的问题。

在信的末尾，他设想东南倘被敌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②，即以两湖、陕西、四川为依托，进行持久的抗战，直至

①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浣于兰州。原函手迹影印件，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卷1。《鸦片战争》第2册所载，录自《溃痼流毒》（钞本）卷4。文字错漏甚多。

② 同上书。

把敌人赶出国门。

作为“局外人”，林则徐明白悲愤填胸也是无济于事的。他也不愿意友人把这些意见泄露出去，徒增当局的奚落和打击。他把深恨主和派误国的激情，凝成铿锵的诗句，作为对他俩赠诗的奉和：

太息恬嬉久，艰危兆履霜。
岳、韩空报宋，李、郭或兴唐。
果有元戎略，休为谪宦伤。
手无一寸刃，谁拾路旁枪^①！

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
已成头皓白，遑问口雌黄！
绝塞不辞远，中原吁可伤。
感君教学《易》，忧患固其常^②。

这两首五律，悲凉壮烈，和盘托出林则徐热血满腔、报国无门的内心世界。

在兰州期间，他风闻江南议和，英国侵略军的军

① 《次韵答王子寿（柏心）》，《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② 《次韵答姚春木》，同上书。按：这两首诗，附入信中，托唐树义邮寄湖北。

事行动暂时停止。但他不知道清廷已屈膝投降，签订辱国的《南京条约》，还以为是英国侵略者战败求款呢！在《留别海帆》一诗中，他说：

慷慨论兵忠愤气，殷勤赠别解推情。
近闻江海销金革，休养资公翊太平^①。

不过，他对此也感到怀疑。他一向深信议和不可能带来太平，时时提醒人们提防英国得寸进尺、蚕食中国的野心。在《次韵答宗涤楼（稷辰）赠行》一诗中，就曾说过：

军尽惊飞镞，人能议止戈。
华严诵千偈，信否伏狂魔？

但祝中原靖，奚辞绝塞艰。
只身万里外，休戚总相关^②！

在九月八日，甘肃布政使程德润（字玉樵）为他举行的饯行宴会上，他在答谢诗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

① 《云左山房诗钞》卷8。

② 《云左山房诗钞》卷6。

“须防蚕食念犹纷”的呼吁，表达他对主和派误国的忧愤：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闻道狼贪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
白头合对天山雪，赤手谁摩岭海云？
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①。

十一日，林则徐离兰州，过黄河浮桥北行。江苏旧属、安定县主簿陈德培（字子茂）专程送他去凉州。当晚在沙井驿写了一封信，向先到伊犁谪所的患难知交邓廷桢报告西来行程^②。一路上，他和陈德培“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沈吟似北征”，“频搔白发惭衰病，犹剩丹心耐折磨”^③，至十八日，行抵凉州。乡人、甘凉道郭柏荫挽留小住，借读《求志居诗稿》于

① 《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予于兰州藩廨之若已有园次韵奉谢》，《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415页。

③ 林则徐：《子茂簿君自兰泉送余至凉州且赋七律四章赠行次韵奉答》，手迹影印本，下款署“栎社散人林则徐漫草”。《云左山房诗钞》卷6收录此诗前二首，题作《次韵答陈子茂（德培）》。

客邸^①。二十六日，始换大车七辆，从凉州起程。陈德培送至四十里铺，共饭而别。放逐途中，万里关山把林则徐和抗英前线隔开了，但他做梦也好像听到江东抗战的战鼓声。他写诗赠给诚意相送浹日程的陈德培，无限感慨地说：

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水战鼓声^②！

凉州以过，驿路俱石子，有时“小石满路”，有时“大石礧礧”^③，车马难行。幸得凉州守令以肩輿相送，林则徐才顺利地经永昌，于二十八日到达水泉驿。当晚，他在行馆接到富呢扬阿、唐树义、江翊云的来信，得知清廷议和的消息。“阅和议一事，富海颿抄来京信较为详细，翊云亦有来信，□□□抄一张寄阅，不知□在□何如也”^④。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他对一个月前耆英代表清廷签字的《南京条

① 林则徐：《求志居诗稿》题识。《求志居诗稿》，陈世镛著，共四卷，有林则徐题识的稿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

② 《次韵答陈子茂（德培）》，《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418页。

④ 林则徐：第8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一日于抚彝。

约》还不得其详，但从信中透露的侵略者横蛮无理的表现，深感时局可忧。十月二日，林则徐来到甘州。他致书刘源灏说：“江左近事，姑解燃眉，究不知后患何所终极？且不知目前果足应付否？应付之后，又顾而之他否？不敢设想也”^①。四日，林则徐来到抚彝城，当晚在写给郑夫人的一封家信中，再次表示了他的忧虑：

“闻江南议和之事，逆夷尚不肯休，然则又将如何，殊不堪设想矣”^②！

九日，林则徐到肃州。肃州以西七十里，便是万里长城的起点，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肃州到嘉峪关，沿途“小石礧礧，无一平路”，出关便是“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的塞外了。为了适应在沙漠地带的旅行，大车在肃州城换成长辘， “左右车轮皆离车箱一尺”，“大车车箱，长约五尺，宽约三尺，自地至车辕，量高三尺，自车箱至篷顶，量高四尺五寸（车轮居中，量径四尺五寸）”^③。这是当地往来关内外的人民通常使用的车式，具有减轻颠簸、可

① 林则徐：《复刘鉴泉书》，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夜于甘州。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② 林则徐：第3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一日于抚彝。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422页。

以昼夜长行的优点。

十一日，林则徐在嘉峪关内下车，然后换骑策马出关。十三日，到玉门。他接到邓廷桢自伊犁来书，知道老友已经为他的到来寻觅寓所。林则徐多么希望能够早日和邓廷桢促膝谈心啊！他以诗代书，告诉邓廷桢说：

与公踪迹靳从骖，绝塞仍期促膝谈。
他日韩非惭共传，即令弥勒笑同龕。
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
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

自己不幸的遭遇可以自宽自慰，可是江南被敌蹂躏又怎能忘怀呢？故又说：

中原果能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①！

假使能把英国侵略者赶出去，国内没有战事，两个老头子在边陲呆一辈子也是无妨的。

十七日，林则徐至安西州。州牧黄火炳（啸村）

① 《将出玉关得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邵寄》，《云左山房诗钞》卷6。

是个爱国官吏，英军攻陷浙江三城后，曾经要求赴前线抗敌，未获批准。黄火炳对林则徐十分尊重，亲自郊迎，并到行馆中拜访，出示自造飞枪、火箭和去冬稟请从军之稿。林则徐很是感动，称他是“有志之士”^①。

当晚，林则徐在安西州行馆里挥书答复江翊云，痛叙说：

“南中事竟尔如许，人心咸知愤懣，而金谓莫可如何，恬嬉久矣，可胜浩叹！……今闻有五省造船之议，此又可决其必无实济，果得一二实心人，便宜行事，只须漳、泉、湖三处濒海地方，慎密经理，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军，一千舵水，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大羊之命。今之事势全然翻倒，诚不解天意如何，切愤殷忧，安能一日释耶？悦亭制府（即怡良）极有忠肝义胆，从善如流，弟久欲为悦亭畅言，而自顾放逐之臣不应饶舌，非于悦翁尚有客气，恐辗转间复惹是非耳。至福厦通商之议即行，弟窃揣悦翁必有去志，故亦不必作此言也”^②。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24页。

② 林则徐：《致江翊云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夜于安西州。

从安西州西行入新疆境内，地近戈壁，“路皆沙磧，往往数十里无水草，碎沙之下实有石底，车行戛戛有声”^①。路上满是沙子石砾，太平不了，坐在车箱里好像是箕中筛抖的小米。林则徐从震耳的隆隆乱石声中，仿佛听到危难的祖国在呻吟呼唤，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沙砾当途太平，劳薪顽铁日交争。
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②！

道路不平，“豺狼当道惜身难”，抗英志士不能上前线抗敌，这是多么任人愁恼的啊！

离凉州以后，天寒地冻，偶遇飞雪。从安西州向西，更是雪飘万里，积素迷天。渺漫的雪景，酷似变幻不定的时局，林则徐感触而作《途中大雪》诗：

积素迷天路渺漫，蹒跚败履独禁寒。
埋余马耳尖仍在，洒到乌头白恐难。
空望奇军来李愬，有谁穷巷访袁安？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24页。

② 《塞外杂咏》，第5首，《云左山房诗钞》卷7。

松篁挫抑何从问，缟带银杯满眼看^①。

二十六日，林则徐到达哈密。“哈密本汉伊吾庐也，置宜禾郡尉，唐为伊州，后陷于土番，元代入版图，明为哈密卫。今其地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②。哈密办事大臣德全（字心农）、协办大臣珙毓（字锺甫）等来见，“既饫鯖肴之惠，复承骥足之颁”^③，送席又送马。为畜养马力，林则徐在这里多停一日，“求书者坌集，竟日作字”^④。

新疆南北两路，皆自哈密分途，天山横亘其中，故有“南北祁连”之称。祁连即天山，维吾尔语叫达般。赴伊犁应取道于北，“然北路过达般，其寒彻骨，且雪后路径难辨，倘有迷误，即陷于无底之雪海，故冬令行人虽往北路，亦多由吐鲁番绕道；而中有十三间房一站，为古之黑风川，若起大风，车马皆可掀簸空中，则吐鲁番一路，亦行人所惮”。林则徐了解前途情况后，便决定由小南路经瞭墩折往北行^⑤。

① 《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427页。

③ 林则徐：《致珙毓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伊犁。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427页。

⑤ 《林则徐集·日记》，第427页。

二十八日，林则徐从哈密动身，沿天山西南麓行。“连日望见达般上积雪，一白连天”^①。他感慨赋诗：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
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②！

忧国忧时，愁绪染白了头发，这在天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一样，是难以消融的！——这对于主和派的误国卖国，是多么沉痛的控诉！

林则徐冒着风雪赶路，沿途人烟稀少，遇不上村店，就得黑夜勉行，或者停车于山峡中，经常还得自行作饭而食。大雪纷集，不辨路径，雪融后则泥潦满涂，路滑多水。阜康县境内一段，“且路多坎窞，车每陷入，一车陷则众车皆因而停，……而车之折轴脱辐，且不一而足”^③。虽行程稍阻，他却为大雪“于田地得益良多”^④而感到安慰。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跋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28页。

② 《塞外杂咏》，第6首，《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431页。

④ 林则徐：《致凉州镇长（松亭）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喀喇乌苏。

涉，十一月十五日始达乌鲁木齐巩宁城。都统惠吉遣弁驾车在红山嘴迎候，遂乘以入满城，至行馆中住。当地官员和遣戍到此的前彭泽县令黄浚（字睿人，号壶舟，一七七九——一八六六年）、前东河同知高步月等往见。当天，他接到邓廷桢自伊犁来书，知道伊犁理事厅丞庆辰（湘帆）已经为他在城内觅定了寓所。他在乌鲁木齐小住三日，做好最后一段路程的准备工作，雇定赴伊犁车辆，共大车五辆，飞车（即太平车）一辆，轿车二辆。

“送戍庭州北，伤看薄笨车”^①。十一月十九日，林则徐从乌鲁木齐起程，黄浚、高步月诸人送行至十里店五道湾。二十二日至绥来县（玛纳斯），停车换辔一日，“车之辔每一边出车箱，一尺二寸”。自绥来以西，过路并无州县，“尖宿之店，皆自作饭”^②。二十七日，行抵喀喇乌苏。他“贱躯虽惫，尚可勉支”^③，仍不停地赶路，向伊犁奔去。

十二月十日，林则徐走完了悲凉的赴戍途程，来

① 黄浚：《送林少穆闾帅（则徐）于五道湾，迂道访美汉城（时少穆先生以事戍伊犁）》，《壶舟诗存》卷10。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434页。

③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库尔喀喇乌苏。

到祖国西陲的伊犁惠远城。从一八四一年七月十四日离开镇海赴戍，至此历经一年又近四个月的时光。扣除折回东河效力、病症淹留西安等曲折的情节不计，仅从西安出发至到达伊犁一段戍程，亦走了四个月又三天。风刀霜剑的打击，病躯衰龄的缠磨，并没有把这位爱国老人难倒。在政治上消失了名字的林则徐，以诗歌和书信的方式顽强地表现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抵抗外国侵略的政治势力的存在，这难道不应该看作是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中华民族反抗精神的一个象征么！

第十四章

瀚海龙沙荷戈人

五十一

伊犁，我国著名的边城，西陲的重镇。天山南北路，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由驻节此地的伊犁将军所统辖。西陲边界的另一侧，便是自清初以来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还有浩罕等中亚的封建汗国。对于清代的戍边而言，这里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雄踞天山东麓一带的戈壁沙漠，广阔无垠，沙飞似浪，“瀚海苍茫一望迷”^①。可是到了这里，却是另一派风光：地势平坦，婉如白莽中原；霜封树条，好似满目瑶林。

^① 《出嘉峪关感赋》，《云左山房诗钞》卷7。

林则徐到达惠远城的当天，邓廷桢、庆辰等人赶到前路迎接，陪同进城。他首先向伊犁将军布彦泰（字子谦，一七九一——一八八〇年）、参赞大臣庆昌报到，然后来到坐落在南街鼓楼前的东边第二条巷——宽巷，把行李安顿在该巷内的一座房屋。这房子便是邓廷桢通过庆辰帮助觅定的寓所，房东固山达（伊舒亭）答应借给，已经代为裱糊，并略备桌椅数件。这是一所当地群众的普通民房，屋内多被炕子占去，这对于过惯南方生活的林则徐，自然显得“未见合式”。但他并没有多加计较，略为布置之后，便出门拜会领队大臣皂兴（乐亭）、开明阿（子捷）、花沙布（毓堂）、常清（靖亭）。他们四人以及庆辰在当天也先后到宽巷回访。林则徐最关心的是了解政治时事以及和关内互通信息的办法，从他们的口中，知道“此间看报，将军处为最快（现看到九月十一、二日之报），大率五十余日可以看到，惟我们须等其看过数日，方能向借耳。……此间寄信，总须央求将军用官封，别人的官封不准出境”^①。他估计这“大抵是向

① 林则徐：第14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夜于伊犁。

来做就规矩，以为事权归一，不欲人漏信与关内之人耳”^①。关内外驿站，还常常私自拆信检查，“用纸刀一直割开取阅，并不为粘好”，有时甚至将来信“转打回去”^②。对于谪宦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监视，林则徐对此深为不满，但“虽极可恨，而无之何”^③，只是暗地咒骂“不知何任作俑”^④而已。

“伊犁并无产物，凡所食用，皆从红庙而来”^⑤。幸好伊犁将军布彦泰和参赞大臣庆昌，对林则徐颇为尊重。到戍的次日，就“馈米、面、羊、豕、鸡、鸭等物”，第三、四天，又相继亲赴宽巷造访^⑥。林则徐向他们借阅邸抄，托寄信件，倒没有受到阻难。林则徐从和他们初次的交往中，得到好的印象，在寄郑夫人的家书中，称布彦泰“人材儒雅，公事亦甚明练”，庆昌“由巴里坤总兵新擢来此，到任月余，其人一味

① 林则徐：第15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431页。

④ 林则徐：第14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夜于伊犁。

⑤ 林则徐：《致惠吉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伊犁。

⑥ 《林则徐集·日记》，第438页。

老实”^①。四领队和林则徐的关系也极为融洽，不时来寓所晤谈。

布彦泰派给林则徐的差使，是“掌粮饷处事”^②。粮饷处是“专管钱粮支发文案及年终造册报销，并关涉户、工二部事件一切稿案”^③的机构。林则徐决心为戍边事业多做一些好事，但是，由于“衰龄病骨，风雪长征”^④，林则徐的身体十分虚弱，“途次煨炉食炙，积热于肺经”^⑤，加上不适应当地“粟烈寒威，日甚一日”^⑥的气候，到戍后的第三天，就开始“感冒，兼患鼻衄”^⑦，后且发展成为慢性病，长期“咳嗽颇多，鼻红又复常发，夜间多不能寐”^⑧，以致“体气衰颓，直是废物，作字不能过二百，看书不能及卅行”^⑨。布彦泰关照他，让他安心调养，他自己却对力不从心，

①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438页。

③ 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4，《官制兵额兵书》。

④ 林则徐：《致张仲甫书》，道光二十三年仲春于伊犁。

⑤ 林则徐：《致陈子茂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伊犁。

⑥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于伊犁。

⑦ 《林则徐集·日记》，第438页。

⑧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⑨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于伊犁。

使“荷戈之事，但存其名，终日萧闲，一无所事”^①，深感内疚。

为了适应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林则徐征得房东的同意，拆炕改造了住屋。到戍之前，本来议定要交房租，这时房东却表示坚决不收，这使林则徐十分过意不去，每逢过节，他都要给房东送点礼物。为了减轻疾病带来的精神负担，林则徐还经常和流放在这里的老友邓廷桢、前东河河道总督文冲以及当地的官员，或赋诗论事，或观看弈棋，以娱心目。林则徐早年善弈，但在革职以后，他才有较多的时间弈棋或观棋。他的棋术高明，在伊犁偶尔下了几次，竟遇不到强手。现代新疆象棋名手中“闽派”棋路的不乏其人，传说就是当年林则徐传下来的^②。

养病期间，林则徐密切关注国事。他经常向布彦泰借阅邸抄，和关内的故友、家人保持通信联系，并在书信中畅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十二月十日，即到戍的当天，林则徐接到凉州镇长松亭的来信，知道牛鉴被革职，锁拿进京，并闻此事“系因御史参其镇江失守，不行救援，即引兵退回

①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于伊犁。

② 林幼如：《林则徐与象棋》，《林则徐资料研究》第1辑，福州油印本，第121—122页。

金陵”。当晚，他在家书中，对此评论说：

“镜堂（即牛鉴）议和之请即已准行，乃尚未办妥，忽又拿问，近事之反复不定如是，真难测度。若罪其失守，则同罪之人尚多，果将穷治耶？抑或异罚耶？如因御史参出即加之罪，似近日言路又太有权”^①。

一八四二年六月八日，王鼎卒于京师^②。林则徐从友人来信中，得到这一消息，并说王鼎之死是尸谏，“先一日召对，力保数人，嶰翁在内，上顾而言他，复谓曰：‘尔病未愈，可再调养数日，何必如此着急’。文恪（王鼎）犹刺刺不休，上怒，拂衣而起，文恪执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巨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大干批鳞之怒。次日复赶直庐，……乃于茶房别院缢焉，红封套犹在怀

① 林则徐。第14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夜于伊犁。同月14日，林则徐从邸抄中证实了这一消息，“为之一叹”（《林则徐集·日记》第438页）。25日，他在第15号家书中还提到：“牛镜堂之拿问，适在议和之后，若谓责其失守，则失守之人多矣”。

② 冯桂芬：《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文恪王公墓志铭》，《显志堂稿》卷7，又见《续碑传集》卷3。卒年据蒲城县文化馆藏原铭刻石校正。

中”^①。“尸谏伤心史鱼节”^②，林则徐想起往事，更是悲恸万分。他作挽联云：

名位显韩城，叹鞅掌终劳，未及平泉娱几杖。

追随思汴水，感抚膺惜别，还从绝塞恸人琴^③。

又作挽诗两首，其二是：

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

艰屯谁是舟同济，献替其如突不黔。

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

黄扉两道犹虚席，一鉴云亡未易任^④。

一八四三年一月十三日，林则徐阅读邸抄，“知

① 《软尘私札》，《鸦片战争》第5册，第531页。《李星沅日记》第411页，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得汪衡甫书，知定九中堂之逝，……竟为匹夫自经，……当时艰蒿目，愤不欲生邪”？

② 王柏心：《挽侯官林公》，《百柱堂全集》卷13。

③ 萨嘉榘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3。

④ 《哭故相王文恪公》，《云左山房诗钞》卷7。

扬威、靖逆两将军及文蔚轩（按：即文蔚）均以失误军机，问拟斩候”^①。十四日，他在第十六号家书中评论说：

“吕贤基之得科，因参奏连璧（字玉农，现改名鄂云）在扬威幕中，招摇撞骗，滥支军饷，勾致汉奸，反受其诈，致覆全军等语，皆实事也。扬威之定罪，大约由此”。

又说：

“扬威、靖逆及参赞均拟大辟，是牛镜堂、余紫松亦必一律，即使不勾，亦甚危矣。由此观之，雪窖冰天，亦不幸之幸耳！近事翻来复去，真是不可捉摸，要于大局，徒然有损无益也”^②。

奕山、奕经、文蔚、牛鉴、余步云的问罪，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林则徐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情他们。在林则徐看来，国事的危难实际上是道光帝自己“翻来复去”所一手造成的，把疆臣大吏当作替罪羊，于大局是无补的。忽战忽和，忽和忽战，旨意不可捉摸，臣工们害怕陷入祸福莫测之中，又有谁能够真心实意挑起挽救时局的责任？林则徐的这种同情，是从同是主持抗英战事的大臣、同样获谴的遭遇而发的。这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41页。

^②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种同情，在抗英人民群众身上，当然是绝不会有的。

尽管布彦泰慷慨借给邸抄，但林则徐还是感到不能满足。因为“此间京报，须遇回折之便，由驿带到，大约以两月为度，而将军、参赞看毕送来，则又隔数日矣”^①。这和关内来信比起来，“迟速详略往往不同”，不少消息他还是先从书信中得到的。因此，他写信吩咐郑夫人和长子汝舟，“凡寓中所阅京报，……酌摘几条大略（即上谕亦不必全抄），遇便封入信中寄来”^②。现存林则徐在伊犁时期的一本杂录^③，收有自壬寅十二月（即一八四三年一月）开始的京报摘略，应当就是从家信中附寄的材料和借阅的邸抄中选录或摘抄而成的。另一本题为《软尘私札》^④的札记，是林则徐从关内友人来信中，手录最重要的京师新闻辑成的。从这两本笔记来看，林则徐虽然身在数万里外的西陲，对中原政事和局势的了解和研究，

①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③ 这本杂录，旧藏于福州林冰如先生处，现藏福州市文管会，厦门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据原件录有抄本。杂录原无题名，后人题为《林文忠公衙斋杂录》。

④ 这本札记，郭则沄《十朝诗乘》征引时称林氏手录。《鸦片战争》第5册据陈嗣初（璠）抄本收录，题《软尘私议》。书名系后人所加，因取材于书信，故题名《软尘私札》为妥。

还是十分用心的。

林则徐首要关心的是朝廷和战的动向。他从来信中，清楚地了解到，腐朽不堪的朝中大僚们十分惧怕战争会损害到他们的生命财产，“夏秋江南告警，天津戒严，都中大老竟赴平谷县置屋，徙其妻孥，以其地距京都百五十里，四围皆山隘，足以避兵也”，“人人如此居心，而使夷艘至天津，则北京必不可问矣”^①。主和的空气弥漫朝廷，穆彰阿的气焰十分嚣张，“江、浙每一败仗警报，枢相辄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②。穆彰阿公然袒护、包庇他的同伙，《软尘私札》第五则云：

“牛拿问前发出殊谕，原有靖逆在内，又行圈去，隔了许多日，始将三帅交部治罪，然未尝有‘革职’字样。小军机以问潘〔世恩〕，潘曰：‘既是治罪，自然应革职了’。又以问穆，穆曰：‘主上未云革职，叫我革他们职，我则不敢’。是以旨内竟无革职之语。迨刑部议上，始行逮问两将军一参赞之罪”^③。

林则徐在《杂录》中记有一八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① 《轮尘私札》，《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页。

② 《软尘私札》，《鸦片战争》第5册，第531页。

③ 同上书，第530页。

“旨……琦善赏四等待卫作叶尔羌帮办”，同年四月下旬，“琦善赏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①。从友人来信中，他明白琦善的东山再起，完全是穆彰阿暗中嘱托讷尔经额出面“为之说项”的结果。“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故“转机即在目前也”^②。

当时朝中的一些正直大臣，未尝不为起用林则徐而力争。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祁寯藻，“时思援手，无由启齿，盖班列第四，不能建白也”^③。

主和派、时任直隶总督的讷尔经额，曾经私下说出“内造第一真切之信”：

“总须琦〔善〕先翻身，林〔则徐〕始有望，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以伸彼也。”^④
林则徐获悉这些消息，内心的悲郁愤懑是可以想见的。

《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开始了新的转折。

清廷逐渐起复主和派，而不宽恕林、邓，力求避免刺激英国，维持“民夷相安”的苟且局面。林则徐

① 《衙斋杂录》，壬寅十二月、癸卯三月下旬条。

② 《软尘私札》，《鸦片战争》第5册，第533页。

③ 《软尘私札》，《鸦片战争》第5册，第533页。

④ 同上书，第534页。

把时局和宋代相类比，“每阅宋时岁币之输，窃为之废书三叹也”^①。从历史上的亡国之痛，联想到强敌深入、国土日蹙的现实，林则徐心情凄怆，夜不能寐。

主和派大行其道，林则徐对结束放逐生活的前景并不乐观，但边塞的天寒地冻，也禁不住他爱国情思的驰骋。他经常和放逐在这里的邓廷桢、文冲聚会谈心，偶尔也与将军、参赞、领队等官员讨论时事，提供咨询。伊犁将军布彦泰经过月余的交往，从内心对林则徐心悦诚服，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而且进一步让林则徐参与军政要务的磋商。林则徐参予商讨的第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就是力争保留伊犁镇总兵建制。

伊犁镇总兵设于一七六一年，“专理屯田和操防等事”。一七七八年时，有屯兵三千，携眷驻扎，以一千八百名种地，一千二百名当差，随时操演^②，是西北边防部署的重要一环。林则徐到伊犁之前，道光帝以天津为京畿藩卫，降旨将巴里坤总兵裁撤，移置天津。但兵部以“嘉峪关外设立两镇，一为巴里坤，

①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伊犁。

② 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4，《官制兵额兵书》，《职官题名》。

一为伊犁，而巴里坤尤为扼要，该处总兵未便裁撤，惟伊犁镇总兵与伊犁将军驻扎相离甚近，且绿营将备向归将军统辖，可由该将军就近稽查”为由，奏请改裁伊犁镇总兵。一八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即林则徐抵达伊犁戍所的前三天，道光帝降旨：“著照所议，即将伊犁镇总兵裁撤，移置天津”^①。十八日，道光帝将兵部核议裁撤伊犁镇总兵，并酌议改设、移驻各员一折，降旨谕令陕甘总督、伊犁将军、参赞酌核复奏^②。

林则徐在一八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的家书中，便提到“闻此缺已裁去”^③。十七日起，布彦泰请林则徐和邓廷桢商拟复奏稿件。林则徐在日记中记载：

十七日，“午后嶰翁来，为将军商拟稿件，留晚饭”。

十八日，“东厅书丞来晤。布将军邀晚饭，赴之，二鼓回”。

十九日，“布将军、文一飞来，俱晤”。

二十日，“布将军送梨、百合来。是日将军发折”^④。

① 《清宣宗实录》卷 384。

② 同上书，卷 385。

③ 林则徐：第 16 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 442 页。

布彦泰在奏折中坚请保留伊犁镇总兵，建议改撤西安镇总兵移置天津，认为：“近年卡外夷情与从前迥不相同，设遇裁官减弁，更必妄生揣测，溷播谣言，似与镇静边防大有关系。该镇兵丁以耕种糊口，俱各安土重迁，势难骤予裁移，不敢迁就目前，致貽后患”^①。这也就是林则徐与邓廷桢商拟的意见。此折上后，道光帝改变了初衷，同意保留伊犁镇总兵的建置^②。

十九日是苏轼生日，邓廷桢邀请将军、参赞、领队、总戎和林则徐、文冲来寓所集会，赋诗纪念。苏轼曾被贬谪海南，心襟旷达，且以“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自励。林则徐作七古一章，唱出：

① 《布彦泰传》，《清史列传》卷54。

② 林则徐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日记：“晨起将军来邀早饭，赴之。军署接到兰州来文，知前奏伊犁镇不宜裁撤，拟改撤西安镇之议，已奉谕旨允准，仍寄令陕甘富制军筹议复奏”，见《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27页。李星沅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日记：“得海帆制军书，以伊犁将军布彦泰复奏兵部，议裁伊犁镇总兵有不便者五，请改裁西安镇移驻天津，……属为筹议咨后，以凭会奏，并查布将军原奏甚明妥，疑为嶰、少两翁手笔，又附片关外三镇，伊犁、巴里坤、喀什喀（噶）尔，或以喀什喀（噶）尔总兵与领队大臣同城，亦可议裁，设想甚周备”，见《李星沅日记》，第476页。

“谪居一生过也得，公语旷达诚吾师”，“要荒天遣作箕子，此意足壮羁臣羁”的激越诗句。他想象：

公神肯来古伊丽，白鹿可驾青牛骑。
冰岭之冰雪山雪，如见堂堂出峨嵋。
长松尘洗鹤意远，真有番乐来龟兹。
请向望河楼头横笛吹，公在空中一笑掀髯
髭^①！

二十三日，是民俗的祭灶日。邓廷桢客中不把灶而纪以诗，有“差喜从军到突厥，身手愿效轮台屯”诸句。林则徐步其韵，和诗一首，内云：

昔贤尝有不黔突，况我绝塞随军屯。
任人添灶或减灶，自著短衣驱短辕^②！

转瞬之间，迎来了千寅年的除夕。有生以来，这是林则徐第一次在北国边塞度岁。一月二十八日，即

① 《壬寅腊月十九日嶧筠先生寓斋作东坡生日，会者十一人，伊江所未曾有也，诗以纪之》，引自黄浚《壶舟诗存》卷10。

《云左山房诗钞》卷7所录诗句间有改动。

② 《和嶧翁祀灶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7。

除夕的前一天，他的心情特别激动，三年来的行踪一幕一幕地映过脑海。“庚子在岭南度岁，辛丑在中州河干，今在伊犁”，真是“三年飘泊居无定，百岁光阴去已多”。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后悔，怀念的仍是自己无力报效的危难的祖国。他不敢因新春佳节而豪饮作乐，高枕无忧：

流光代谢岁应除，天亦无心判菀枯。
 碎裂肝肠怜爆竹，借栖门户笑桃符。
 新幡綵胜如争奋，晚节冰條也不孤。
 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①？

五十二

除夕过后，大地回春，西陲伊犁也渐渐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林则徐“卧疾缠绵”^②，“叠发鼻衄之症，腊前尤甚，几不能支，幸服清解之剂，加以静摄，近日甫觉轻减”^③。虽然“病根未去，衰态弥增”^④，但

① 《除夕书怀》，引自《壶舟诗存》卷10。《云左山房诗钞》卷7所录，间有改动。

② 林则徐：《致瑞元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五日于伊犁。

③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七日于伊犁。

④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中旬于伊犁。

精神比旧腊强多了。

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二日，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边城和内地一样，张灯结彩，热闹异常。入夜，林则徐和邓廷桢观灯对饮，又出门步月。“踏月吟鞦凉似水，遏云歌板沸如潮。楼前夜市张灯灿，马上蛮儿傅粉娇”。边城的繁华，少数民族人民的风姿，使他“逐客愁怀对酒消”^①，深深地爱上这块地方了。

号称“山北沃壤”的伊犁，披上春装，远处望去，“寒玉未消冰岭雪，毳幕偏闻花气”，显得袅娜多娇。三月十二日，林则徐出南关观伊犁河，“河距城不及半里，发源于东南之那喇特山，为特克斯河，……近日冰已全泮，水势滂洄”^②。四月十七日，应绥定城总兵福珠洪阿（字泽轩，？——一八五三年）的邀请，林则徐和邓廷桢父子兴致勃勃地到绥定城看花，饱尝了它的风貌。他写了《金缕曲·春暮蟾筠绥定城看花》一词，上阕专写城郊春暮的景色：

绝塞春犹媚，看芳郊，清漪漾碧，新芜铺翠。
一骑穿尘鞭影瘦，夹道绿杨烟腻。听陌上黄鹏声
碎，杏雨梨云纷满树。更频婆，新染朝霞醉。联

① 《元夕与蟾筠遂出步月口占一律》，《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23页。

袂去，漫游戏。

伊犁河清漪漾碧，两岸“杏雨梨云纷满树”，边塞的佳辰美景，怎能不唤起林则徐热爱祖国的感情呢？

边陲的安宁，是林则徐关注的头等大事。乌什总办大臣瑞元（字容堂）是他的旧交，林则徐称赞他“控南陲之巨镇，特倚长城”^①。领队大臣开明阿，四十四岁，“系东三省人，倜傥英伟，又好文墨，并留心时事”^②。林则徐赞赏“其人英明伉爽，谙习戎韬，且敌忾之念綦殷”^③，和他有很好的交谊。二月开明阿调离伊犁，林则徐为之饯行，作字相赠，赋诗一首云：

鼓鼙思帅臣，爪牙讽圻父。
静以绥中原，动以御外侮

.....

将军起长白，家世握牙琫。
髭鬣通铃韬，志行抗前古。

.....

① 林则徐：《致瑞元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五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③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于伊犁。

西望昆仑墟，百年拓疆宇。
以君为长城，领军肃貔虎。
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

.....

绝塞回轮蹄，中流赖砥柱。

.....

嗟哉时事艰，志士力须努。
厝薪火难测，亡羊牢必补。

.....

蠡蜃果慑威，犬羊庶堪抚？
将士坚一心，诟不扬我武^①！

英国侵略者“性同犬羊”，他们的野心不会因议抚而收敛。“厝薪火难测，亡羊牢必补”，挽救艰难的时局须靠有志之士的努力。辽阔的西陲，虽然“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可也不能忘记荷戈戍边的职责：“静以绥中原，动以御外侮”！

伊犁协领伊舒亭，“其人英爽明干，洞沕边情，伊江官吏民夷交相推重”^②。伊舒亭四月二十一日押解贡马进京前，林则徐修书多封，请京中友人推情照

① 《送伊犁领军开子捷（明阿）》，《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林则徐：《致陈弼夫书》，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于伊犁。

拂。

“中原之事，未敢忘怀”^①，“东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因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②。二月六日，他从邸抄中得知在广东禁烟时风雨过从的老友豫堃遣戍伊犁的消息。十四日，“知浙东去年失守之案，文武皆治罪，问斩候者六人，皆专城之员”。二十四日，知牛鉴“亦以失机问拟重辟”。四月八日，知余步云“奉旨即行正法”，江苏旧属黄冕发来新疆。二十二日，“闻粤民于去年十一月初六日与英夷卖橙子起衅争斗，烧毁红毛公司馆”^③。从友人来信中，他得知“怡（良）奏英夷索还台湾已杀之俘”，何冠英参劾姚莹、达洪阿“贪杀冒功”，怡良已经东渡台湾查办。五月，他在给刘建韶的一封信中关切地说：

“闽、粤近事，绝少见闻。怡制军渡台之后，不知作何办法？仰观天象，先有白气，继有赤星，恐兵戎未能遽戢，殊堪焦系耳！”^④

这时他还不知道，清廷已经曲从英国侵略者要挟，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了。直到六月二日，邓廷桢接

① 林则徐：《致陈弼夫书》，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于伊犁。

③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19—129页。

④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于伊犁。

到京中家书，才得知这一消息^①。后来，家人抄寄《闽浙总督怡良复奏台湾镇道剿夷事》折和本年四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上谕的全文^②，他才稍知事件的始末。

六月五日，林则徐接到豫堃自乌鲁木齐来书，即代为寻觅寓所。十日，闻“奕、文诸公不复西来矣”。十五日，林则徐同邓廷桢出北关观音庙迎接豫堃进城。二十二日，“知琦静庵、奕扬威、文露轩均奉旨闭门省过，因御史陈庆镛以刑赏失措上陈，故有此旨也”^③。七月七日，林则徐同豫堃载酒出城游锡氏药园，作竟日谈。“局似举棋浑不定，绪同抽茧本难分”^④。林则徐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

迁谪乌鲁木齐的黄浚，与林则徐时通信函，互赠诗词，“以邮简相唱和”^⑤。“灯节后，林少穆制军（则徐）以为东坡作生日长句寄余，以除夕书怀四律寄高樾庵。余既录余庚子、辛丑、壬寅三度为东坡作生日诗凡七首却寄，复次制军除夕书怀韵诗四首附柬”^⑥。

①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34页。

② 《衙斋杂录》。

③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35—137页。

④ 《鸦片战争》第2册，第578页。

⑤ 林则徐：《〈壶舟诗存〉序》，见黄浚：《壶舟诗存》卷首。

⑥ 黄浚和林则徐诗，见《壶舟诗存》卷10、11。

“感怀之次，适林少穆制府以戍程六绝寄示，借次其韵”^①。黄浚“为诗若文，能浑涵万有，不主故常，汪洋恣睢，惟变所适”^②，很为林则徐激赏。林则徐尝作《金缕曲》词寄黄浚，追述在乌鲁木齐的交谊：

沦落谁知己？记相逢，一鞭风雪，题襟乌垒。同作羁臣犹间隔，斜月魂销千里，爱尺素传来双鲤。为道玉壶春买尽，任狂歌醉卧红山背，风劲处，酒鳞起。乌丝阑写清词美，看千行珠玑流转，光盈蛮纸。苏室才吟残腊句，瞬见绿阴如水。春去也，人犹居此。褪尽生花江管脱，怕诗人，漫作云泥拟。今昔感，一弹指^③。

林则徐到戍所不久，便得到友人李星沅开府关中，担任陕西巡抚的喜讯，即泐手后，以抒扑忱。信笔谬陈，有十余纸，“大意窃以为关中形势甲天下，人谓此时第一乐土，弟谓此时第一重寄，有安社稷臣

① 黄浚和林则徐诗，见《壶舟诗存》卷10、11。

② 林则徐：《〈壶舟诗存〉序》，见黄浚：《壶舟诗存》卷首。

③ 林则徐：《金缕曲·寄黄壶舟》，引自《壶舟诗存》卷11。《云左山房诗钞》附卷收此词，文字略有改动。

者，诚非寻常才器所足语此也”^①。一八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他收到李星沅来信，又在二十六日复信中说：

“盱衡今之大势，关中之可恃甲于诸邦，而台端才望尤天下最，于从容时筹急切之务，谅执事所已中心藏之者，长城之倚，非伟人其谁属哉”^②？

七月十日，他又致书李星沅说：

“我公半载治效，洵已深入人心，以陕治陕视诸掌耳，至以陕而安天下，谅亦存诸心而未便宣诸口者，愿夙夜勿忘之也”^③。

八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和邓廷桢、文冲在豫堃的寓所里度过七夕之夜。邓廷桢感时伤情，作七言绝句三首，其中说：

座中各有千秋泪，洒向星娥知不知？

①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于伊犁。

③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于伊犁。

七襄尽有支机石，那得分贻到老兵^①！

林则徐次韵和云：

金风吹老鬓边丝，如此良宵醉岂辞。
莫说七襄天上事，早空杼柚有谁知？

不要说天上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东南沿海备受英寇蹂躏和无穷的需索，弄得杼柚早空，这又有谁关心呢？

漫道星桥七夕行，汉津波浪恐难平。
银潢只见填鸟鹊，壮士何年得洗兵^②？

抗敌不成、报国无门的悲愤，恐怕银河的波浪也难以平静。鸟鹊为牛郎织女相会搭成桥，壮士重上战场杀敌报国的宿愿，那一年能实现呢？

林则徐被昏庸腐朽的清廷剥夺了政治权利，废置在路远迢迢的边陲，压抑在胸中的爱国激情，却使

① 邓廷桢：《癸卯七夕，少穆，一飞、厚庵集小斋为瓜果之会，绝句三首》。

② 《七夕次嶧筠韵》，《云左山房诗钞》卷7。

诗情汹涌。早年供职京师，他为应酬写过不少诗，但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直接相联系的并不多。如火如荼的抗英斗争，他少有余暇，动笔不多。而如今，“诗情老来转猖狂”^①，受谗放逐的遭遇，闲置不用的环境，引起他的爱国激情迸发，时时召唤出他的诗句。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斗争，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写出了一些感人心弦、具有人民性的新作。

“雪月天山皎夜光”下，林则徐脑海中浮现出三年前的中秋之夜，和邓廷桢、关天培登沙角炮台峰巅赏月的情景。那时，他们敌忾同仇，决心为“蜚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而献身。随着时光的流逝，关天培已经为此抛头洒血，实践了誓言，而两个幸存者却还在冰天雪窖之中，愁听凄凉的胡笳声！“英雄竟污游魂血，枯朽空余后死身”^②。不堪回首的往事，激荡着他的情怀，欲吐为快。他挥笔赋诗：

三载羲娥下阪轮，炎州回首剧伤神。
招魂一恸登临地，投老相看坎壈人。
玉宇琼楼寒旧梦，冰天雪窖著闪身。

① 《又和中秋感怀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邓廷桢：《伊江中秋》，《双砚斋诗钞》。

麻姑若道东溟事，莫使重扬海上尘^①！

这年六月二十六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互换中英《南京条约》。七月二十二日，又在《五口通商章程》上签字画押。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相继开埠，我国东南门户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大开了。主和派用丧权辱国的办法换取一时的苟安，维持了腐烂“天朝”的苟延残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八月一日，道光帝决定首先释放邓廷桢入关。

九月十日，邓廷桢理好行装，起程进关。林则徐赠诗送别，云：

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
浸道识途仍骥伏，都从遵渚羡鸿飞。
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

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
魂招精卫曾忘死，病起维摩此告存。
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

① 《又和中秋感怀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7。

玉堂应是迴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①。

“白头到此同体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抵抗有罪，屈辱求和有功，这颠倒了的是非，有谁能在历史上重加评定，他感到茫然。“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满腔悲愤何处诉，只能以“无言”来抗议。这种抗议虽然也反映他对主和派如同水火不容的憎恨态度，但毕竟是凄婉无力的。

邓廷桢的赐环放归，也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他揣测：道光帝“写此旨意之日，定必相提并论一番”，如因邓廷桢先到戍半年，那自己的放归，当不出明年春夏，“倘竟别有缘故，则又不可测度矣”。他不怕归迟，只怕没有归期，心绪难以安定。伊犁将军布彦泰以下诸人都劝他迁居邓廷桢所寓之宅，“谓此三四年同住其屋者，已见□人回去矣”，则徐“虽不甚信此，而众人好意不便拂之”，而且那寓宅“与将军、参赞皆在一条街上，往来亦便，又系官置公所，不必租钱”，便于九月十八日搬离了宽巷伊家^②。

不久，文冲也获释入关归养。“天涯同是伤心侣，

① 《送嶰筠赐环东归》，《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林则徐：家书，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于伊犁。

目送归鸿泪满巾”^①。林则徐望着入关的人群，心潮起伏，不能自己。

重阳节前，林则徐收到李星沅来信，“累幅洋洋，快如晤对”，论及鸦片战争后军事、财政的危机。十月二十四日霜降之夜，林则徐复函说：

所论营务习气，弟前略有所闻，叹喟久之。军骄由于将懦，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比比皆是，虽有独清独醒之人，不能不权宜迁就，以避违众激事之过，此江河所以日下也。

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深考。惟河公不仁，三害连至，治之则徒嗟仰屋，不治则立见跳梁，真难乎其为当局者矣。

目前患贫为甚，诚如来教，安得有生财之道，然若中外一心，交通挹注，亦尚不无可商，何至较及輶铢，为委琐之下策，而非徒无益耶”^②？

十一月十三日，他在另一函中又说：

“中牟巨工经费，除由南河拨抵外，所绌尚多，若专望捐输，窃恐兴工无日。虽有司空执度如冰衡之不给何？南中互市章程，近于传钞中一

① 《送文一飞河帅（文冲）入关归养》，《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夜于伊犁。

见，备极柔远之道，然茶丝之私恟授受，殆不可以穷诘矣”^①。

十一月三十日，为“台湾冤狱”多方奔走营救的张际亮，在姚莹、达洪阿获释之后，放纵豪饮，客死北京。林则徐于一八四四年春天在伊犁得到这一恶耗^②，写下《哭张亨甫》一诗，对这位力主禁烟抗英、不断寄书伊犁传递消息的知己，表示深切的悼念：

尺素频从万里贻，吟成感事不胜悲。

谁知绝塞开缄日，正是京门易箠时！

狂态次公偏纵酒，鬼才长吉悔攻诗。

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卮^③。

国事日非，林则徐的心情更加沉重。“只因获咎余生，恐以言词触讳，亲朋中外，概不敢致一私书”^④。门生戴纲孙先后来过几封信，附赠诗作多首。“穷荒无与共赏”，林则徐每每情不自禁地拿出来独自诵吟，又痛楚地放下。戴纲孙的诗句打动过他的心弦，他想作诗奉和，复书倾吐心怀，但是，“触绪则悲生，

①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于伊犁。

② 戴纲孙：《上林少穆师书》，癸卯十二月，《味雪斋文钞》甲集卷5。

③ 《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④ 林则徐：《复广东候补县张邦泰》，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昆明。

噤喉则讳重”，一次又一次地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于封面题一联云：‘剧怜水部吟诗苦，转叹山公启事难’”^①。

古人诗云：“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②。这恰恰也是林则徐在伊犁的心境的写照。

五十三

林则徐到伊犁后，一直处在病中。到戌半年，他说自己的“鼻衄之症，不时举发，稍服凉剂，又与脾泄相妨，衰病相寻”^③，“肺热脾寒交相为祟，温凉药剂两不相宜”^④，“衰颓之状，甚于去年”^⑤，幸好“伊江虽系荒陬，而近日渐成繁会，加以同人聚处，尚无岑寂之虞”^⑥。一八四三年秋冬，仍是“衰病侵寻，每

① 林则徐：《答戴綱孙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于西安。

② 鲍照：《拟行路难》。

③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于伊犁。

④ 林则徐：《致孙子云书》，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于伊犁。

⑤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于伊犁。

⑥ 林则徐：《致纳尔经额书》，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二十三日于伊犁。

患鼻衄、脾泄两症”^①。到戌一年，“夙疴未脱”^②，“值严寒之栗烈，倍衰病之侵寻”^③。平日“共数晨夕”的邓廷桢、文冲等离去后，他更感寂寞，“惟有借诗文以引睡，煨糜粥以养疴，打头屋里光阴，折脚铛边生活”^④。但他并没有气馁，认定：“虽毡庐雪窖，心安亦可为家”^⑤！他借助带来的几车书籍，“摊残帙于打头屋里”^⑥，研读文史，特别是新疆的边防史地。

在领导广东禁烟抗英的紧张生涯中，林则徐组织翻译西方书报，注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海上入侵中国的动向，但也没有忘记英、俄等国在西亚、中亚、南亚的争夺及对我国新疆、西藏等西部边陲的侵略威胁。在《四洲志》里，他首次介绍沙俄扩张史，指出俄国在彼得大帝（译为比达王）改革之后，不断对外扩张，“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五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自击败佛兰西，威震邻国，开疆拓地，阅十二年（夹注：

① 林则徐：《致杨瑛书》，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致保恒书》，道光二十三年冬于伊犁。

③ 林则徐：《致中福书》，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于伊犁。

④ 林则徐：《致黄今樵（福林）书》，道光二十三年冬于伊犁。

⑤ 林则徐：《复咸阳县杨瑛书》，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伊犁。

⑥ 林则徐：《致雪逸五兄书》，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于伊犁。

道光十一年)，即增兵至六十万六千，倍于其旧”。书中还介绍了清初沙俄侵犯我黑龙江，被清军击败，“俄罗斯败归山后，故濒江荒地仍属满洲，后即以此为界（指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但沙俄野心不死，“由是欲穷东界所极，是否与弥利坚洲相连，抑或东洋有海间断”。他认为俄罗斯“近数百年始强盛，疆域甲于诸洲”，“然其强非因兵卒之众，全因马上之趑捷”^①，中国的东疆与西陲，处处与沙俄陆战相连，不可掉以轻心。在翻译西报时，他注视边境的时事。从《澳门新闻纸》译稿里，他了解到英国妄图从印度陆路侵华的方案，其中一条，就是阴谋从伊犁入侵，“直至回回（即新疆）、蒙古，经过沙漠，……由河间行一百里至北京”^②。而且他们还居心叵测地妄图勾结新疆少数民族上层反动贵族，挑起分裂中华民族的武装叛乱^③。一八三九年英国入侵阿富汗，兵马“已近中国西藏之西界，相距叶尔羌（今莎车）、戈什

① 《四洲志》，小方壶輿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四洲志》中有关俄国部分，后经魏源重辑为《俄罗斯图志》（又作《俄罗斯国志》），并流传于日本。光绪八年，吴大征编《俄国疆界风俗志》，将林译《四洲志》有关俄国部分辑入，题为《俄罗斯国纪要》。

② 《澳门新闻纸》，《鸦片战争》第2册，第386页。

③ 《澳门新闻纸》，《鸦片战争》第2册，第413页。

哈地方不远”^①。这种威胁已是咄咄逼人的了。再说“陆战之邻”沙皇俄国，此时正南下与英国争夺印度和阿富汗，“预备兵威以广阔其国分”，叫嚷“凡依例系属俄罗斯人之地方”，“俄所人尽皆在彼地设立法律”^②，这更引起林则徐的警觉。林则徐到伊犁后，虽然边境尚属平静，他仍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为了对新疆的边防有所了解，他还致力研讨新疆的历史地理沿革。在祖国西陲边塞读史，林则徐具有和往昔不同的亲切感。

翻开史籍，包括巴尔喀什湖畔广大地区的伊犁，充满中华民族的先人活动的踪迹。这里是古代西域的一部分，西汉时，我国古代北方兄弟民族乌孙便在这里游牧居住。另一北方兄弟民族匈奴的上层贵族，曾一度把分裂割据势力伸展到西域，与汉朝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汉武帝时，张骞采用“断匈奴右臂”的策略，西连乌孙等西域城邦，击败匈奴贵族的分裂势力，实现西域地区与内地的统一。公元前六〇年，汉朝在西域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并在原乌孙首府赤谷（今伊塞克湖南岸的依什提克）一带开展屯田，直接管辖包括伊犁地区在内的西域。这就是林则徐

① 同上书，第 429 页。

② 同上书，第 493 页。

在一首诗中所说的：“不比鸿沟分汉地，全收雁碛入尧天”^①。在这以后，伊犁地区和历代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虽曾几次出现曲折和反复，产生过分裂割据政权，但始终没有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比如唐代，窃据伊犁地区的西突厥反动贵族曾经煽动叛乱，一时烽烟滚滚，但它并不能改变伊犁和内地统一的历史趋势。林则徐在一封家书中，曾经向郑夫人介绍伊犁的历史，其中就提到：

“唐有伊丽道行军总管，乃讨西突厥时所设。又伊丽河亦谓之伊利水，唐时置濠池、昆陵二都督〔护〕府，皆此地也。”^②

林则徐所讲的“讨西突厥”事，系指唐朝平定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的叛乱。突厥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兄弟民族，西魏、北周时进入奴隶制阶段。维时中原地区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突厥遂屹起于西北，进而称雄于塞外诸国，西域处于其统辖之内。隋时，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两个部分。西突厥据有乌孙故地及迤西楚河、塔拉斯河地区，势力达里海以北。西突厥可汗接受中原封建王朝的册封，和中原地区保持密切的关系。唐朝初年，西突厥内部纷争，战争不息，

① 《出嘉峪关感赋》，《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唐太宗为加强对西部边陲的统治，公元六四〇年（贞观十四年）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六四八年（贞观二十二年），在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一带置瑶池都督府，授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隶于安西都护府之下。六四九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攻打西、庭二州，西取咄陆可汗之地，总领西域诸部，自号沙钵罗可汗^①。六五二年（永徽三年），唐高宗派大将军梁建方和回纥（今维吾尔族）契苾部酋长契苾何力等进讨。六五七年（显庆二年），又派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统管平西突厥叛乱军事。是年十二月，唐军大破阿史那贺鲁于金牙山（在今伊犁河北岸），“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诏分其地置蒙（濛）池、昆陵二都护府”^②，隶安西大都护府下。辖地以碎叶（今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上游的托克马克附近）为界，蒙池都护府统碎叶以西原五弩失毕部地，昆陵都护府统碎叶以东五咄陆部地。林则徐谪戍的伊犁地区，正是唐时濛池、昆陵辖地，故说：“唐时置濛池、昆陵二都督〔护〕府，皆此地也”。

清初，伊犁地区是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游牧居

① 《旧唐书》，突厥列传，下。

② 《册府元龟》，卷 964。

住之地。准噶尔部是隶属清朝政权的一个部族，“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与中华一道同轨”^①。康熙、雍正、乾隆间，准噶尔部上层反动贵族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达瓦齐等，勾连沙俄，相继发动叛乱，被清朝次第削平。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军直捣伊犁，活捉叛乱头目达瓦齐，伊犁地区从此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朝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管理全疆军政事务。林则徐诗云：“皇图西控二万里，乌孙、突厥悉隶吾藩篱”^②，即指清朝在古代乌孙、突厥等兄弟民族游牧居住之地，充分行使主权。林则徐又说：伊犁之名，“盖取《唐书》伊丽水而名之也（故又曰伊江）”^③。这来源甚古的名字，实际上也是历史的见证啊！

浩长的历史长流，记载了中华民族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一千多年来伊犁和内地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其中的一页篇章。读史抚今，林则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己酉条。

② 《壬寅腊月十九日嶧筠先生寓斋作东坡生日会者十一人伊江所未曾有也诗以纪之》，引自黄浚《壶舟诗存》卷10。《云左山房诗钞》卷7所录，“皇图”作“皇舆”。

③ 林则徐：第16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伊犁。

徐更感到了解边境地区地理形势的重要。开明阿调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后，经过深入探访，于一八四四年绘出《卡外舆图》，“加以贴说，至为详细”，寄给林则徐参考。后来，开明阿“继又续访两处情形”，写信请林则徐补入。林则徐对开明阿的帮助十分感激，“铭感莫能言喻”^①。同时，他还研究屯田备边的历史经验，着重了解清代在新疆屯田的情况。他亲自摘抄的史籍、档案材料，目前可以看到的，就有《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处屯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堡田案略》、《哈密厅卷宗》、《摘录王公表传、哈密回部总传》、《额贝都拉传》等篇^②。这些材料，主要涉及民屯和回屯，而对道光年间的情况，摘抄得最为详细。清初是以哈密为中心，逐步向天山南北路推广屯田的，但主要形式是“兵屯”和“犯屯”。招集内地汉族人民进行开发的“民屯”，仅局限于乌鲁木齐及其附近一隅，由当地维吾尔等族人民进行开发的“回屯”，则集中于伊犁河谷一带。一八三一年起，清朝在喀什噶尔的喀拉赫依、巴尔楚克的毛拉巴什赛三等地，试办民屯，招集内地汉民修渠筑坝，垦地试种。

① 林则徐：《复开子捷（明阿）书》，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于图木舒克台。

② 林则徐：《衡斋杂录》。

两、三年间，“认垦之民源源踵至”，喀什噶尔垦地有二万二百四十亩，认种民人五百零六人；巴尔楚克屯田已开二万四千余亩，招民人三百六十余名，“试种夏、秋二禾，均在九分以上”，颇有成效。一八三四年，道光帝害怕“将来内地无业贫民，纷至沓来，人数众多，易滋扰累”，一度考虑裁撤民屯，“将认垦民人，陆续妥遣回籍”。后来又考虑到“原招屯民如果依界耕种，日久相安，该屯民地亩既免荒废，……即有缓急，究属内地民人，各顾田庐，自知捍卫，于边务亦大有裨益”，于一八三五年下旨照旧兴办，但未遣散回籍的屯民已不及原来的半数了。加上定则升科，这些地方的民屯没有多大发展，而且发生屯民逃散的现象。一八三六年，道光帝允许“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废员，捐资招致眷民”，前往开发，结果仅王传心招来二十八户眷民。续招五十七户，因安插办理不善，全部逃散了^①。

历代封建王朝在边境屯田，都是为了加强边防的经济力量，支持在边境上集结的军队，对外防备敌国犯境，对内巩固对边陲各族人民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前后，英、俄窥伺新疆，特别是沙俄，正在采取

^① 《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处屯田原案摘略》，见林则徐：《衙斋杂录》。

蚕食的政策，逐步向我边境推进。一八三一年，沙俄侵入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在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湖之间强设了塞尔格奥堡，控制这一地区通往塔尔巴哈合的通道。一八三四年，沙俄“探查”我巴尔喀什湖地区。一八三九年，沙俄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远征中亚希瓦汗国，企图打开夺取我国新疆叶尔羌的通道。一八四〇年以来，陆续发生几起所谓沙俄的“逃犯”侵入国境的事件。在这种情势下，屯田戍边具有防备外国侵略的现实意义。清朝统治集团害怕内地民人和当地少数民族聚集开发，百般限制民屯和回屯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

一八四三年九月，林则徐从邸抄中获悉，前河南粮道淡春台因招募眷民一百户赴巴尔楚克屯田，道光帝于七月二十日下旨赏给六品顶戴，准予释回。他查看叶尔羌参赞图明额原折，发现“此折内引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前伊犁将军特依顺等会奏‘伊犁、乌鲁木齐废员如有情殷报效，自愿捐资招募眷民者，准其吴明该管将军、都统，令其自行捐办，如能办及百户，由该管大臣奏请鼓励’等语，经大学士、军机

大臣会议具奏，奉旨允准在案”^①。当时，布彦泰曾接受邓廷桢的建议，准备奏请开捐赎一途，林则徐顾忌“都中谣言，必以为为我两人（即林、邓）”^②，以为不可。但布彦泰还是上奏了。林则徐权衡得失，决定不走这条路。十月二十四日，他写信告诉李星沅说：“弟力不能为，亦决不肯为也”^③。十一月六日，致陈德培书中又说：“近日二公（即邓廷桢、文冲）相继入关，鄙人只有养病，无他希冀”^④。

入伏以后，伊犁“日来酷热，盼雨殊切”，林则徐尝试制水车，“遣與人驾赴伊犁河试汲”^⑤。入秋，旱情继续发展，由于新开的水渠不多，威胁着农田和续开的垦地，而“凡近处之草地牧地，每以野火自焚，蒙回生计弥艰”^⑥。入冬以来，“关外伊吾、乌垒得雪已多，惟伊江雪泽尚少，夏秋既伤于旱，米麦市价俱昂”^⑦。其时，布彦泰正在塔什图毕等处发动垦荒，并

① 《衙斋杂录》，癸卯七月，闰七月条，《巴尔楚克等地垦田案略》。

② 林则徐：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于伊犁。

③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夜于伊犁。

④ 林则徐：《致陈子茂书》，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夜于伊犁。

⑤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41页。

⑥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于伊犁。

⑦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下浣于伊犁。

周历相度，准备劝谕捐工，在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上开垦，计划在三棵树一带推广民屯，在阿勒卜斯一带推广回屯。林则徐对屯务和兴修水利都提供了中肯的意见。一八四四年春，乌鲁木齐都统惟勤和林则徐旧属黄冕来伊犁谳狱，布彦泰和惟勤“非来寓中，即欲招往”，加以黄冕“早晚过来”，“以口为事，但觉应接不暇”^①。据黄冕追忆：“所商皆御夷之事，制船炮、断接济、以夷攻夷诸策，及塞上屯田水利、中外地形、南北水土之性，往往谈至夜分始散”^②。

一八四四年三月，道光帝以塔什图毕等处开垦叠著成效，下旨嘉奖布彦泰，并饬令乌鲁木齐都统及各城大臣相机开垦。阿齐乌苏废地的开垦遂提到日程上来。

阿齐乌苏废地，本是八旗兵屯之地，开辟于一八〇二年，后因乏水而废置。重新开垦，必须解决水利问题。“拟引喀什河之水以资灌注，将塔什鄂斯坦回庄旧有渠道，展宽加深，即开接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并间段酌挖支渠，俾新垦之田便于浇灌”^③。林则徐主动上呈布彦泰，表示：“情愿认修龙口工程，藉

① 林则徐：第39号家书，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于伊犁。

②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

③ 《布彦泰传》，《清史列传》卷54。

图报效”^①。林则徐明白道光帝此时尚无意释放他，为了防止道光帝因猜疑他有求释的用心而不准他捐办工程，特意在呈文中声明：“将来工竣，断不敢希冀乞恩”^②。在此之前，江翊云已经把邓廷桢入京陛见时道光帝称委林禁烟是“用错了人”的谈话内容转告给林则徐，林则徐对道光帝的“先入之言”作出“恐不免扣满三年”的估计，他写信告诉家人：“捐赎一事，我们万万不为，非独为靖逆等造谣起见也”^③。行动上，他也做了长期戍边的准备。四月间，他同意长子汝舟来伊犁，换两个弟弟归去的要求^④。后来汝舟不能来，他又在八月间遣四子拱枢附伴先返西安^⑤。在此期间，“淮扬旧雨，谋代赎醵”，江苏的一些旧僚酝

① 《鸦片战争》第3册，第513页。

② 《鸦片战争》第3册，第513页。林则徐在《复四川总督宝（兴）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于伊犁）中说：“现在伊江续办开垦，亦复从事其间，祇以勉效驰驱，非敢有所希冀也”。本年11月在《致刘闻石书》中亦云：“伊江现有垦复荒地之事，弟现在此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当亦随众捐办工程，然已声明不敢邀恩，非有希冀之念也”。

③ 林则徐：第□□号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于伊犁。

④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于伊犁；林则徐：《致杨崧云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于伊犁。

⑤ 林则徐：第61号家书，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于阿克苏。

酿向清廷“纳赎”，代林则徐“赎罪”放归。林则徐获悉之后，深感不妥，因为“获咎之由，颇与寻常有异，……若以纳赎具呈，窃恐非徒有益”，写信力加阻止^①。

一年多来，林则徐的病体并未见复原，“脾肺两经，交相为病，温凉药物，俱不合宜，惟有勉自支持，强加排遣”^②。他抱病捐办阿齐乌苏垦地，认修龙口工程，充分体现他关切边疆开发事业的爱国热忱。

这年六月，龙口工程兴工。林则徐承修的龙口首段，“北岸系碎石陡坡，高二、三丈，至八、九丈不等，水傍坡流，须创挖石坎。南岸坐在河流之中，必

① 林则徐：《致南河海防同知王莲舟书》，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于伊犁。同年《致潘芸阁河帅书》亦云：“昨接关内书，知江左旧僚有欲为弟赎缓之议，阁下慨然以名世倡。……此事定须中止，不可渎呈”。陈康祺《燕下乡胜录》记云：“林文忠戍西域时，南中绅民，有赎缓之举，不期而会，集白银至巨万。公闻之，邮书婉谢，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遂不果行”。宗稷辰《躬耻斋文钞》称倡是举者唐梦蝶〔蜨〕、金眉生。林则徐父子曾邮书向他们劝阻（林则徐致金安清〔眉生〕手札，今藏故宫博物院），钱泰吉《跋林文忠公父子手札册》（《甘泉乡人余稿》卷1）亦载其事。唐钟福〔梦蜨〕曾致书林则徐介绍赎缓经过，提到潘芸阁倡捐一半，扬州鹺商包良丞捐一半，由罗光修赴部具呈。见《林则徐信稿》第143页。

② 林则徐：《致雪逸五兄书》，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于伊犁。

须建坝筑堤，钉桩抛石”。林则徐自备斧资，督率民夫，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北岸挖石，南岸拦堤，终于筑成一条长六里有奇，宽三丈至三丈七、八尺不等，深五、六尺至丈余不等的水渠^①。

随着水渠的开通，阿齐乌苏垦荒大臻成效，共“用夫匠五十三万四千工，实垦得地三棵树、红柳湾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亩，阿勒卜斯十六万一千余亩”^②。

此时，南疆阿克苏、乌什、和阗相继奏报开垦。阿克苏办事大臣辑瑞未经具奏，率即饬招回户，于七月兴工垦荒。乌什办事大臣维禄则奏请裁屯撤兵，及续开地亩拨给夷回耕种。

这年十月，道光帝览奏，龙颜大怒，下旨将辑瑞交部严加议处，并令该处开荒事宜暂行停工，特派伊犁参赞大臣达洪阿前往南疆履勘阿克苏、乌什垦荒情形。不久，接到和阗办事大臣奕山奏请查出可垦荒地招集回民承种等一折，道光帝又下令和阗开垦事宜暂行停工，候旨办理，谕令达洪阿履勘阿克苏、乌

① 《鸦片战争》第3册，第512页。林则徐承修的渠首工程一直安全使用123年，直至1967年喀什河弯道式新渠首建成后才废弃不用。参见严晓达：《林则徐和新疆的水利与屯垦事业》，《林则徐在新疆》第191页。

② 《布彦泰传》《清史稿》卷382，第38册，第11639—11640页。

什两处地亩事竣后，再赴和阗履勘，就令民户认种，究竟能否相安？及酌给回户承种，日后有无流弊？体察情形，会同布彦泰具奏。嗣因达洪阿引疾开缺，下旨命布彦泰传谕林则徐前赴周历履勘，并选派协领一员随往勘视，并表示：“伊犁所属办理垦地开渠，该员捐资出力，著有微劳，著该将军于工竣后据实保奏，候朕施恩”^①。

一八四五年一月十日，布彦泰向林则徐传达谕旨。能够得到为西陲备边防边贡献余力的机会，林则徐“实为梦想不到”。使命是艰巨的，“事体既属繁重，道路又复绵长”^②。对于六十岁的衰病老人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但林则徐毫不犹豫，决心“短衣携得西凉笛，吹彻龙沙万里秋”^③。所以，当布彦泰问他：“君欲远乎？欲近乎？”他马上坚定地回答：

“林某愿远！”^④

五十四

接奉谕旨之日，林则徐就打算带着三儿聪彝，

① 《清宣宗实录》卷 410。

② 林则徐：《致惟都统书》，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于伊犁。

③ 《塞外杂咏》，《云左山房诗钞》卷 7。

④ 邹弢：《三借庐笔谈》，卷 12。

“取道冰岭，即日南行”。由于布彦泰认为“旗营协领各员识力未周，职分较小”，疏留奉旨召还的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字小汀，一八〇一——一八八二年）会同往勘，须候时日，而不久清廷又谕令添勘库车地亩，“统帅（即布彦泰）属令即从库车勘起，应俟札南山大兄（按即札拉芬泰，库车办事大臣）到任，指领勘明”，所以展期到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才从伊犁起程，由大路经乌鲁木齐，折赴南疆查勘奏开地亩^①。在前往乌鲁木齐途中，林则徐胃病发作，呕逆不止，只得在绥来县稍事居停，度过春节。二月九日，即正月初三，始从绥来动身，“途中寒气逼人，较在惠远城中，实加数倍。幸坐车极为宽稳，弟以重衾裹护，仍然力疾前行”^②，十二日抵乌鲁木齐^③。

乌鲁木齐都统惟勤（鉴堂）等地方官员，谪戍此地的旧属黄冕以及黄浚（壶舟）、高步月（樨庵）等人，还有“在广东领乡勇，欲与夷战，当局罪之，发遣伊犁”^④的抗英志士钱江（东屏），都给林则徐热情

① 林则徐：《致惟都统书》，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致皂兴书》，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九日于乌鲁木齐。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444、445页。

④ 《林则徐集·日记》，第445页。据时人欧阳兆熊、金安清著《水窗春呓》记载，林则徐对钱江的抗英行动极为赏识，“赐环时属将军免其（钱江）罪，同入关”（见《奇士被害》篇）。

的款待，纷纷向林则徐求书纸幅留念，黄、高、钱等人还赋诗以赠。他们“相逢戍所，辄剪烛论文，连宵不息，各出其丛残相评隲”。其时黄浚已获赐环，林则徐原本“约与同行，盖一居浙一居闽，虽终歧路分驰，尚可联镳同鷁至章门也”。因林则徐受命勘地阿克苏城，黄浚只好决定先行入关，少住西安，以待林则徐返轡^①。在惟勤等人的挽留下，林则徐在乌鲁木齐度过了上元灯节。“红庙元夕灯市颇盛，自城内至东关外，通衢多竖牌坊，燃灯数夜”^②，盛况不亚于内地。

在乌鲁木齐期间，林则徐接到关内及伊犁等地友人的来信。布彦泰在信中录抄了上谕，“知喀什噶尔奏开地亩，亦蒙续交查勘”^③。友人自北京、陕甘等处来书，使他了解到许多近事。在十九日写的《壶舟以前后放言诗寄示奉次二首》诗中，林则徐对战败赔款，朝廷经费拮据，“时有以僧道度牒，为筹画经费计者”，深感忧愤。在这首诗中，他表示对银昂钱贱趋势的加剧深切关注：

① 林则徐：《壶舟诗存序》，黄浚《壶舟诗存》卷首。

② 《林则徐集·日记》，第446页。

③ 《林则徐集·日记》，第446页。

漫将羞涩笑羁臣，此日中原正患贫。
 鸿集未闻安草泽，鹃声疑复到天津。
 纷看绢树登华毂，恐少缁流度羽巾。
 海外蚩飞长不返，问谁夜气识金银^①？

二十一日写的《次韵寄酬高樾庵（步月）》诗，表达他缅怀国事和对高步月同里的故人王鼎的思念：

记曾东障循前轨，仍赋西行访古槎。
 痛哭王尊今宿草，久悬揆席未宣麻^②。

他感激乌鲁木齐友人的款待和鼓励，决心不辞劳苦，前赴南疆：

羁臣奉使原非分，明诏筹边要至公。
 多谢赠言劝慰藉，此身同是雪泥鸿^③。

二十二日，林则徐从乌鲁木齐启程，取道达坂、

① 《壶舟以前后放言诗寄示奉次二首》第1首，《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次韵寄酬高樾庵（步月）》，《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③ 《次韵寄酬高樾庵（步月）》，《云左山房诗钞》卷7。

三个泉、坑坑、雅尔湖、吐鲁番、托克逊、沙达坂、布拉布台、库木什台、河色尔台、乌沙克塔尔台等地，于三月十二日抵达喀喇沙尔，和全庆会同。三月三日，他在吐鲁番寄出第五十九号家书。四、五日，在托克逊行馆小住，“因过乌鲁木齐时求书纸幅甚多，俱许以到此写就，交南坡分致，故须小停以践前诺。兹穷两日之力，所书不下五十余纸矣”^①。为黄冕写的楹帖是：“西塞论心亲旧雨，东山转眼起停云”^②。为黄浚写的是：“宦味尝来同栗里，吟身归去伴花山”^③。到达喀喇沙尔后，又于十四日奇出第六十号家书，向暂留西安的郑夫人略述行踪^④。

林则徐前往的南疆，地域广阔，四周大山嵯峨，丘陵密布，中间是著名的塔里木盆地。飞沙走石的沙漠，一望无边，虽有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塔里木河等纵横其间，但由于气候干燥少雨，水份大量蒸发，土质渗漏，河水又往往渗入地下，河流冲积的一块块平原，水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仅有少数

① 《林则徐集·日记》，第449页。

② 见王启初：《林则徐流放中所书的楹帖》，《文化与生活》1980年第1期。

③ 见陈曼声：《黄浚和林则徐》，《温岭文史资料》第三辑，1987年9月。

④ 林则徐：第62号家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于库车。

绿洲，大部分是沉睡的待垦荒地。坐落在沙漠边缘绿洲的南疆八城，是比较稠密的居民点。由于“距内地穹远，各地贸易之商民，如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三城，为极盛之区，商民亦不满三、五千名，其偏僻之乌（什）、和（阆）、英（吉沙尔）等处，不过千数名而已，率皆只身，从无携眷前往者”^①。生活在这里的主要是维吾尔等兄弟民族。他们以游牧为主，信奉伊斯兰教，能歌善舞，风俗习惯和汉族不同。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形象地描绘了南疆的风土民情：

欲祝阿林岁事丰，终年不雨却宜风。
乱吹戈壁龙沙起，桃杏花开分外红。

城角高台乐广张，律谐夷则少宫商。
箏笳八孔胡琴四，节拍都随击鼓镗。

亦有高楼百尺夸，四周多被白杨遮。
圆形爱学穹庐样，石粉团成满壁花。

豚彘由来不入筵，割牲须见血毛鲜。

^① 林则徐：《衡斋杂录》，《正月初五日谦帅寄邓信南路开恩事》。

稻粱蔬果成抓饭，和入羊脂味总羶。

桑甚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馐粮。
村村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作饕。

内陆沙漠的风光，别具一格的音乐和建筑，南疆的英姿，栩栩如生。可是，由于封建王朝和当地王公贵族的残酷压榨，这里的生产却十分落后，人民的生活十分贫困。在同一组词中，林则徐就说：

不解芸锄不粪田，一经撒种便由天。
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来种一年。

准夷当日恣侵渔，骑马人来直造庐。
穷户仅开三尺窦，至今依旧小门闾。

金谷都从地窖埋，空囊枵腹不轻开。
阿南普作巴郎普，积久难寻避债台^①。

王公贵族敛索的财富藏在地窖里，人民备受高利贷的盘剥（维语母钱为“阿南普”，子钱为“巴郎普”）。

^① 《回疆竹枝词》，《云左山房诗钞》卷7。

后来，林则徐还写道：

“南路八城回子生计多属艰难，沿途未见炊烟，仅以冷饼两、三枚便度一日，遇有桑椹瓜果成熟，即取以充饥。其衣服蓝缕者多，无论寒暑，率皆赤足奔走。访闻此等穷回，尚被该管伯克追比应差各项普尔钱文”^①。

“回子至愚极懦，且极可怜。自汉官以至兵丁，使唤之甚于犬马，其贸易放债之汉民，欺骗之，盘剥之，视若豕羊而已。……军台弁兵偶一生气，伊即丧胆，鞭打脚踢，不惟不还手，且不敢逃开，……一人两个冷饼，便度一日。桑葚枣杏瓜果一到熟时，即便度饥，并两个冷饼亦舍不得吃。如此好百姓，汉民中安得有之”^②？

“万里穷边似一家”^③。不改变西陲边疆落后状态，那还谈得上巩固边防呢？

林则徐到喀喇沙尔时，接替全庆署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常清（字靖亭）尚未到任。他考虑到“目下春融雪化，正应赴地查勘之时，若在途次逗留，恐伊犁

① 《遵旨将与布彦泰详议新疆南路八城回民生计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892页。

② 林则徐：《致林汝舟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中浣于新疆。

③ 《次韵嶧筠喜余入关见寄》，《云左山房诗钞》卷8。

难以奏报”，当与全庆商量，即请起程^①。次日，全庆得知常清将到，设席挽留林则徐，未得行。十四日，常清来到，拟明日与全庆交接。林则徐与常清、全庆面商后，于晚饭后与三儿聪彝即先起身登程。

三月二十二日，林则徐抵达查勘南疆地亩的第一站——库车。全庆稍后起程，加上途中病发，二十六日始到。在等待的日子里，林则徐曾“传此处贸易商民，面问垦田事”。二十七日，与库车办事大臣札拉芬泰同出南门，至西南七十里外的托依伯尔底垦地，“遂周历四至，逐丈较量，计地六万八千余亩”。二十八日回到库车城，“与小汀商公牒，将勘田情形拟事略，寄与子谦将军”^②。

三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和全庆离开库车，四月三日经阿克苏城，于六日到达乌什城。七日黎明，林则徐与乌什办事大臣维禄（荷堂）同出南城，全庆与乌什办事大臣兴贵（和庵）同出东城，各勘地亩，“统计其地有十万三千余亩，即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所设屯田处，分为三屯，曰宝兴、充裕、丰盈。原设屯兵千名，今存三百四十名，地亦荒废者多”。当

① 林则徐：《致札南山书》，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于喀喇沙尔。

② 《抵金汇帙·乙巳》，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五至二十一日。

晚回城，查案商办。次日，“理公牍至四鼓始就寝”^①。

四月九日，离乌什，次晨在阿察塔克军台发递伊犁公牍及书函，十一日返抵阿克苏城。十二日出城前往城南二百七十里的垦地，次日到达新垦田地引水渠口所在地玉子满回庄，是夜作第六十一号家书。十四日，与阿克苏办事大臣辑瑞查勘玉子满回庄南约二十里的朗哈里克垦地，“与小汀分东西两边丈量，彝儿乘马带各回官引绳而行，每十丈为一标记，至晡时量毕”^②。

十五日，离玉子满回庄，于羊阿里克与辑瑞分手，继续西行。次日，在奇兰戈壁军台“作文牍，拟寄伊犁将军。申刻小汀亦到，遂与酌商定稿”。十九日，抵地处叶尔羌、喀什噶尔交通要路的巴尔楚克军台。一八三一年，清廷议于此地开田招民屯种，次年请建土城，设驻防兵。十余年来，已成垦田二万四千余亩，所招眷户，约二百有零，每户种地百亩，每亩纳粮三升。近年又新增铺户十余家。是夜，林则徐往市中，“与贸易人谈屯田事”。次日，到皮产里克军台，“是夜接叶尔羌参赞及协办会衔公文，知该处亦已新垦地亩，奏明咨请我等顺道查勘。其折甫于本月十二

① 《抵金汇帙·乙巳》，三月朔日。

② 《抵金汇帙·乙巳》，三月初八日。

日发递，又添一重公案矣”。再行六天，即二十六日，到叶尔羌城，叶尔羌参赞大臣奕经和帮办大臣、布彦泰胞弟赛什雅勒泰（字石溪）敦留小住数日。二十九日，离叶尔羌，于五月四日抵和阗城。八日，与和阗办事大臣奕山同赴达瓦克履勘地亩，“过达瓦克新渠龙口，在两河之间滩地设毡庐宿”。九日，“黎明自龙口起，勘量达瓦克及鸡克坦、爱海里地亩，……是日所量地约百余里，仍回河滩毡庐宿”。十日，“黎明勘量地亩，自达瓦克历苏尔坦、叶里雅克。移毡庐于鸡克坦、苏尔坦之间，亦在河滩住。午饭后，又赴阿堤巴什勘量。是日所量亦约百里，夜回毡庐住”。十一日，折回托洛欢吉。十二日，行至洋阿里克，与奕山分手，由西北小路赴杂瓦台。十四日，行至披雅尔满军台，“小汀接到廷寄，谕令于查勘各城地亩事竣后，将喀喇沙尔续垦之地，仍会同履勘妥议等因。是勘地添出一城矣”^①。

五月二十日，抵达叶尔羌。二十三日，出南门，折而西行，往勘和尔罕新垦之地，“先观水渠形势”。二十四日，“卯刻履勘新地，西至玛咱尔沙梁，折回在毡庐中饭。又东行五里，过哈拉布扎什军台，……在彼小坐，复行三十余里，至开渠引水之龙口审视水

^① 《抵金汇帙·乙巳》，三月初九日至四月初九日。

势”^①。计勘地九万八千余亩^②。

二十七日，经英吉沙尔，二十九日抵达喀什噶尔。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和换防镇军丰伸（字荷堂）接待殷切，坚留小住，至六月二日，才和开明阿出赴新开地亩，先勘龙口水势，次日丈量地亩。“该处地亩，分河东河西两处，河东之巴依托海，计地六万七千二百亩，河西之阿奇克雅黑，计地一万六千九十八亩”^③。

勘毕喀什噶尔垦地，林则徐等经树窝子直行而东，六月七日复至巴尔楚克^④，十七日折回阿克苏。“适小汀处承准廷寄，知和尔罕之地，已奉谕旨派查。月前先将勘过情形，呈请子谦将军核奏矣”^⑤。因小汀稍有不适，“略停数日，始行东进”^⑥。二十三日，自阿克苏启程，二十九日抵库车。七月六日离库车，十一日至喀喇布拉克台，次日与全庆同勘库尔勒北山根续垦之地。十三日，抵喀喇沙尔。十八日，与新任

① 《抵金汇帙·乙巳》，四月十五日至十九日。

② 《清宣宗实录》卷 419。

③ 《清宣宗实录》卷 420。

④ 《抵金汇帙·乙巳》，五月初三日。

⑤ 林则徐：《致奕润峰书》，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于阿克苏。

⑥ 林则徐：《致赛石溪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二日于托和奈军台。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书元（甫庵）同往环城东南一带，丈量续垦之地。二十一日，代全庆起草履勘喀喇沙尔地亩的折稿^①。

至此，南疆所有应勘之地，都已查勘全完。总数为五十七万八千余亩^②。

五十五

在查勘垦地的过程中，林则徐对沿途的史地风情、边防形势也作了仔细的观察。他逐日记载了往返南疆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喀喇沙尔八城间的山川情势、台站里数、城镇村庄等地理状况，兼及重要史迹的历史沿革。他对所经之地，每记地名的由来，如云：

苇湖草桥，“按《汉书·焉耆国》有苇桥之险，班超至西域，焉耆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即在此处”^③。

① 《抵金汇帙·乙巳》，六月十七日。

② 《全庆传》，《清史列传》卷52。履勘南疆七城及伊拉里克垦地共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十八亩，扣去伊拉里克垦地十一万一千亩，为五十七万八千七百十八亩。

③ 《抵金汇帙·乙巳》，二月十二日。

阿克苏铜厂河，“以附近有铜厂而名之也”^①。

哈拉玉尔滚军台，“回语谓红柳为‘玉尔滚’，谓黑为‘哈喇’；此台有古柳，故以取名也”^②。

托斯干河，“回语谓兔为‘托斯干’，闻河滨有兔，是以得名”^③。

乌什，“城之内、外，三面环山，山黑而石突出。回语谓突出者为‘乌赤’，乌什即乌赤也”^④。

巴尔楚克，“回语巴尔，有也，楚克，言全有”^⑤。

他注意记录城镇村庄的生产生活情况，如云：

曲惠，“地土颇润，有地可耕，从前喀城所辖。本有屯兵三百名，种地纳粮，分为三工。头、二工皆近城，此处为三工地，原派兵百三十名耕之，去岁改屯安户。闻土人云，此处则土鲁番人

① 同上书，二月二十四日。

② 同上书，二月二十五日。

③ 同上书，二月二十九日。

④ 同上书，二月三十日。

⑤ 同上书，三月十三日。

李姓一家包种也。有居民数十家，铺户数家”^①。

库尔勒，“回子田地，土脉细润，水亦甚充。……见回人起土撒种，询之，乃种木绵〔棉〕也。……此处铺户数十家，居民百余家，每年可出木棉百万斤”^②。

洋萨尔台，“此外民回杂处，汉民亦赁种回田，并有典铺一家，山西人所开也”。布古尔军台，“此处铺户十余家，居民倍徙，居然成市”^③。

哈哈里克回庄，“居民百余户，并有汉民在此零星贸易。凡回子有贸易处，皆谓之巴咱尔，亦作八栅。其七日一期者，如关内之墟集。此则以地言之，不问何日，皆有食用零物在地摊卖矣”^④。

和阗，“此外回民能养蚕，故有和阗绸，第质粗，远逊内地绵绸耳。回子亦善织布，伊犁库存官布，皆由此地运往也。……或言此地回子乃汉人种，汉时任尚弃其众于此，唐代置于阗都督府，亦驻汉兵。回人谓汉人为黑台，其音转讹，

① 同上书，二月初四日。

② 同上书，二月初八日。

③ 《抵金汇帙·乙巳》，二月十二日。

④ 同上书，三月二十四日。

乃呼为和阗。回人丧事无挂纸钱者，独此地有之，盖汉人遗俗也，闻近来为其阿奇木所除矣”^①。

索葫芦克，“此庄回户百余家，汉民在此开铺面者约二十余家，皆放债与回子，其息甚重，每七日八棚一次，不还本钱则加其息。此次回子滋事，杀死汉民十九人，即因重利盘剥，致被仇害”^②。

排子惧，“有回户数十家，汉民贸易者亦数十人”^③。对汉族人民与当地土著民族共同开发南疆的情形和问题的描述，为他处理垦地的屯种方式提供了基本的社会资料。

为了规划水源的利用，他考察河水的源流，如云：

喀喇沙尔城西之开都河，“此河源出北祁连（即天山），向东南流”^④。

哈拉台至库尔勒台，“中有一河向西南流，

① 同上书，三月二十八日。

② 同上书，四月二十四日。

③ 同上书，四月三十日。

④ 同上书，二月初七日。

闻其源出乌拉沙克一带山泉”^①。

葱岭北河，“即喀什噶尔之乌兰乌苏河与雅满雅尔河，合流而东，至噶巴克阿克集，乃与葱岭南河（即叶尔羌河）及和阗之玉河合流，皆黄河之源也”^②。

铁列普曲克河，“河水甚为浑浊，亦即黄河之初源也”^③。

当然，由于林则徐没有亲身勘探源头，所记并不一定符合科学。但他努力探求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水力资源既可利用于灌溉，还可利用于交通。林则徐对两者都非常重视。前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后者则便利人民生活 and 边防调度。他在由树窝子赴巴尔楚克途中，“沿河沙路，杂树林立，见河流泊泊〔汨汨〕东趋，恨无一苇可杭，徒费轮蹄之苦”^④，感慨万千。到巴尔楚克后，他统计“从喀什噶尔之树窝子直行而东，较之取道叶城，计省五百余里”^⑤，但如

① 《抵金汇帙·乙巳》，二月初八日。

② 同上书，三月十三日。

③ 同上书，四月二十八日。

④ 同上书，五月初二日。

⑤ 同上书，五月初三日。

利用水路，则更为便捷。在致奕经的一封信中，他指出：

“昨在喀城，小停三日，遂将新开地亩勘毕东行。虽树窝为幽僻之区，而地形尚为平坦，且一路皆沿河而下，每见急湍东驶，如矢离弦，窃谓此间如得一苇之杭，则虽千里江陵，殆不是过！惜乎轮蹄习惯，遂无有问诸水滨者耳”^①。

他对南疆人民习惯于骑坐马、车，而不懂得利用水运，深感可惜，认为如能利用河流通航，将会出现像唐代诗人李白在《早发白帝城》诗中所吟唱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样的壮观。

林则徐对各地军台兵卡的管理和布防也十分留心，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校正台站之间里数之误，指出：库车至河色尔军台，“名为百六十里，实有百八十里”^②；拜城军台至鄂依斯塘，“虽名四十里，实六十里也”^③；察尔奇克台至滴水崖，不是三十里，应为四十里，滴水崖至大山口，不是四十里，而是三十

① 林则徐：《致奕润峰书》，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于巴尔楚克。

② 《抵金汇帙·乙巳》，二月二十二日。

③ 同上书，二月二十四日。

里^①；皮产里克军台至阿克玛拉克军台，“行九十里，路实有百里之远也”^②；坡斯坎木军台至洛霍克亮噶尔军台，“计此程百二十里，实有百四十里也”^③；披雅尔满军台至木吉军台，“此程百四十里，实有百七十八里”^④；萨依里克军台至浑巴什合，“人谓有六十里，实止五十里也”^⑤；阿克苏至栅木台，“虽云八十里，约有百里之遥”^⑥；自鄂依斯塘至河口，“将及二十里，而土人谓只五里”^⑦；库车至托和奈军台，“虽云六十里，实有九十余里也”^⑧。他不仅对南疆边防重镇如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详加记录，而且对卡伦（驻兵哨所）也不遗漏，如云：

排子惧，“设有卡子，驻一弁五兵”^⑨。

大天棚，“亦有卡房一座，兵五名”^⑩。

① 《抵金汇帙·乙巳》，二月二十五日。

② 同上书，三月十五日。

③ 同上书，三月二十四日。

④ 同上书，四月初十日。

⑤ 同上书，五月初十日。

⑥ 同上书，五月十九日。

⑦ 同上书，五月二十二日。

⑧ 同上书，六月初二日。

⑨ 同上书，四月三十日。

⑩ 同上书，五月朔日。

马尾巴，“亦有一卡，驻兵四名”^①。

沙虎尔，“有卡子一座，兵四名”^②。

库车盐水沟，“有卡伦一座，曰沙尔达朗，住笔帖式一员，半月更换；兵五名，一月更换”^③。

南疆的防兵，为抵御外敌入侵或制止社会动乱而设。那时，林则徐颇为关心邻邦的情事，在喀什噶尔时，换防镇军丰伸“招作竟日之叙，并传唤回子阿浑阿密特等，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缘其曾赴诸国念经故也，至晚散归”^④。对南疆社会内部潜伏着的矛盾，他已有所觉察。经过和阗的杂瓦军台时，二十里外哈拉喀什城的维吾尔族居民，“忽有千人来此递呈，讯问其故，则因明伯克藉端科派，来此控诉”^⑤；到披雅尔满军台，“此处两庄回子拦舆控争水利”^⑥。到英吉沙尔之前，当地发生布孜尔罕（即胡完）暴乱，林则徐认为汉民的重利盘剥是触发暴乱的一个原

① 《抵金汇帙·乙巳》，五月初二日。

② 同上书，五月初三日。

③ 同上书，五月二十四日。

④ 同上书，四月二十六日。

⑤ 同上书，三月二十七日。

⑥ 同上书，四月初九日。

因。他在喀什噶尔流连两日，“知其中魑魅极多”^①，统治层中有不稳定的因素。他在阿克苏城外浑巴什河畔祀平定张格尔阵亡将士的昭忠祠前徘徊眺望，遥想“彼时兵气尚扬”，迅速平定叛乱，“追思往事，为之一概”^②！

从边情和讲求屯田实效出发，林则徐和全庆研讨新垦地亩的屯种方式，向布彦泰提出建议，“到一城，查一城，即将实情呈请将军（即布彦泰）核奏，绝不敢稍有成见，亦绝不敢粉饰迎合”^③。林则徐明知各城原议给回户承种“未合圣意”，但他征得布彦泰认可，决定要“因地制宜，毫无成见，惟应给回户者，仍不能强招民人”^④，即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决定采用民屯或者回屯。查勘之后，他和全庆建议：巴尔楚克为回疆扼要之地，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已奏开垦屯田，“未种者尚多，应先尽先安插民户，俾成重镇”^⑤；而其他新垦地亩，“除喀什之河西一处酌议招

①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于昆明。

② 《抵金汇帙·乙巳》，三月初六日。

③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于乌鲁木齐。

④ 林则徐：《衡斋杂录》，《正月初五日谦帅寄邓信南路开垦事》。

⑤ 《全庆传》，《清史稿》卷389，第38册，第11724页。《清史列传》卷52，第13册，第4104页。

民外，其余概请给回”^①。最后续勘的喀喇沙尔垦地，则撤销原有兵屯，改用民屯^②。即大部分新垦地采用回屯。

那时，在朝的满汉官员，对在南疆八城推广回屯，大多采取怀疑或否定的态度。所以，查勘库车地亩折稿奏上，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复，“虽已准予给回耕种，而语意甚为勉强”^③。“廷议虽勉准给回，而挑剔责备之处不一而足，且强将粮赋定为按亩平分入官，其末后结穴，又虑及各处捐办开垦，有勒派苦累情事，不许迁就，仍令陆续招民”^④。布彦泰胆小，“一见廷议挑剔，忽欲将已经奏定给回之八城一并自行改议，复请招民，并谓民无可招，归于拉倒而已”^⑤。七月十八日，林则徐在喀喇沙尔接到布彦泰来书，并抄录廷寄一道及军机会同户部议复库车地亩折稿，他认为：廷议科则按亩平分，是“横征苛敛之议”，

① 林则徐：《致奕润峰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于喀喇沙尔。

② 《全庆传》，《清史列传》卷52，第13册，第4105页。

③ 《抵金汇帙·乙巳》，六月十四日。

④ 林则徐：《致林汝舟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中浣于新疆。

⑤ 林则徐：《致林汝舟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中浣于新疆。

“其势断行不去”^①，“自是不能行之事”^②，“以此作难，实太不近情理”^③；布彦泰态度动摇也是不妥的，“殊不知廷议只是磨牙，并非不准，安用出尔反尔，自家首鼠两端耶”^④？后来在给长子林汝舟的信中，他详细说明坚持给回耕种的理由：

“夫田亩欲招民户者，为边防计耳。殊不知回疆之所谓边防者，防卡外之浩罕、布鲁特、安集延而已，若八城回民，何防之有？……若恐其富强而生反侧，此隔壁贼而又隔壁贼者也。……如以田与浩罕，始有内占之患，以本城回子耕本城地亩，何云内占？……如果南路欲严备边之法，只有将巴尔楚克旷地大为开垦，设为重镇，厚集兵力，不难成一都会，则卡外各夷如浩罕辈，永远不敢窥边。然必须有一百万经费始能办成，而此一百万之费，不过二三十年内仍可收回，断不落空，何必欲于各城安插民户？无论此时无民可招，即使花钱搬送，亦是无益反害。非

① 林则徐：《致札南山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喀喇沙尔。

② 林则徐：《致赛石溪书》，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夜于赴哈密途次。

③ 林则徐：《致林汝舟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中浣于新疆。

④ 林则徐：《致林汝舟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中浣于新疆。

虑回子之不依汉民，乃虑汉民之糟蹋回子，至于十分已甚，反致激变耳”^①。

况且，查勘各城折稿，“由伊江全行奏出，此时势难再改”。林则徐和全庆商量后，具文向布彦泰“缕晰登答，声请复奏”^②，“仍以给回定议”^③。布彦泰遂“将各地不能加赋之故，统具一疏，切实敷陈”^④，终于得到清廷的批准。

“中外总期无旷土，兵农何必有分名”^⑤。在兄弟民族聚居的新疆扩大民屯和回屯，有利于“改屯兵为操防”^⑥，加强西陲边境防备外敌入侵的戒备力量，还能够刺激边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汉族和当地兄弟民族共同开发边疆，为防边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如林则徐对黄冕所说的：“巴尔楚克者，回疆要地，平行饶水草，若酺渠导流，大兴屯政，实以耕种之民为

① 林则徐：《致林汝舟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中浣于新疆。

② 林则徐：《致奕润峰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于喀喇沙尔。

③ 林则徐：《致福珠洪阿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于吐鲁番。

④ 林则徐：《致赛石溪书》，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夜于赴哈密途次。

⑤ 《寄酬梅生见赠五叠前韵》，第2首，《云左山房诗钞》附卷。

⑥ 《林则徐传》，《清史列传》卷38。

边徼藩卫，则防守之兵可减，度支省而边防益固”^①。这是地主阶级改革派防边备边思想的一次成功的实践，也是林则徐冀望祖国富强、抵御外来侵略的实际行动。“荷戈西戍之老兵”，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

林则徐后来回忆在新疆周勘屯田的往事，充满着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尽力的快慰。《柬全小汀（全庆）》诗云：

蓬山俦侣赋西征，累月边庭并轡行。
荒磧长驱回鹮马，惊沙乱扑曼胡缨。
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
丈室维摩虽示疾，御风仍喜往来轻^②。

《寄酬梅生见赠五叠前韵》云：

秋莠嘉禾不并生，田莱区画要平衡。
南东疆理思成宪，带砺提封溯旧盟。

降康长冀丰稂咏，鸣盛咸歌福祿同。

①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咸丰元年于长沙。

② 《云左山房诗钞》卷7。

西域遍行三万里，斯游我亦浪称雄^①。

为了使边屯和内地一样安定富足，林则徐遍历南疆。为了永保祖国的西陲，他追寻先人的足迹，勘察屯田。虽然辛苦，他感到喜悦和自豪。

当然，由于林则徐勘垦南疆只是短暂的停留，对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环境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因此想把这些地方建成江南鱼米之乡的看法，颇有不切实际之处。同时，他也没有觉察到以多种粮食为唯一目标的屯垦，在南疆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条件，会造成经济失调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②。这主要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五十六

一八四五年六月二日，布彦泰在伊犁拜发了伊犁渠工完竣之折^③。在这个奏章中，布彦泰以自己和林则徐交往及商办阿齐乌苏垦务当中，“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

① 《云左山房诗钞》附卷。

② 殷晴：《新疆历史上农垦发展初议》（未刊稿）。

③ 《抵金汇帙·乙巳》，五月初四日记：“知渠工完竣之折，于四月二十八日由伊犁拜发。”

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感到“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以有用之材，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请求道光帝“弃瑕录用”^①。八日，即端阳前一日，林则徐在巴尔楚克接到布彦泰来书，得知这一消息。他盼望道光帝会因此而赦放他，这样，“若能一直进关，则中秋以前，总可赶到西安”^②。

七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向书元、全庆话别，从喀喇沙尔起程，前赶吐鲁番听候谕旨。三十日，到托克逊。八月一日，抵吐鲁番。此时的吐鲁番，天气大热，“据众人云：现经数番雨后，其热大减于前，然亦炎气熏蒸，汗流浹背”^③。因求书者甚多，连续三天为人作字。四日，“伊犁将军是日有折过此，……而未附有信来”。伊犁渠工完竣之折批回过此是七月二十四日，估计二十九日伊犁即可接到，“而杳无信息，殊不可解”^④。在致福珠洪阿书中，他表露了急切的心情，说：

“伊犁渠工报竣之折，拜发已将两月，亦尚

① 布彦泰奏片，《鸦片战第》第3册，第513页。

② 林则徐：第62号家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于库车。

③ 林则徐：《致书元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吐鲁番。

④ 《抵金汇帙·乙巳》，七月初二日。

未知奉旨如何也”^①。

在致保恒书中，又说：

“弟自去腊至今，周历回部八城，往来约二万里，现已折回东路，尚不知能否入关”^②？

在致刘建韶书中，也说：

“兹折回吐鲁番恭候谕旨，能唱刀环与否，尚未敢知也”^③。

当晚，他即从吐鲁番登程，继往东路迎候谕旨。

八月十七日，林则徐行至哈密。“因此处亦已奏出开垦之事，转不敢遽行前进，只得在此稍住，视其折回如何耳”^④。直到二十四日，林则徐才得知“伊犁渠工一案，已落孙山”^⑤。九月间，林则徐被谕令添勘伊拉里克垦地，只好又由东路折回，于九月二十三日回到吐鲁番。伊拉里克垦地共十一万一千亩，七月间吐鲁番同知在此重开渠道。林则徐因“伊拉里克续修

① 林则徐：《致福珠洪阿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于赴哈密途次。

② 林则徐：《致保恒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于赴哈密途次。

③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下浣于吐鲁番。

④ 林则徐：《致常寿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哈密。

⑤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于哈密。

之工，尚未赶完，只得略为停待”^①。十月一日，自吐鲁番至托克逊，六日前往查勘伊拉里克续修水利工程。伊拉里克（即板土戈壁）水利工程，系从二百余里外引大、小阿拉浑河之水，建龙口束水石坝；又于“沙石戈壁内凿成大渠，复于板土戈壁多挖支渠”，下游又筑泄水长渠。为防水渠渗漏，采用败毡垫渠底，从而改变了“从前渠道未开，水无收束，一至沙石戈壁，任其散漫潜入沙中，而东边之板土戈壁，水流不到，转成一片荒滩”^②的状况。林则徐对伊拉里克水渠工程，作了极其认真的验收。黄冕回忆说：

“彼时塞外垦务，如伊犁数处及乌鲁木齐之伊拉里克，较有实济。冕所承办（伊拉里克水渠工程），亦自信未敢草率。公偕全公验工时，公独测量土方，逐加驳诘，加工补挑至再，意犹未嫌。冕不测公意，请曰：‘在事诸人，实已智能索尽矣，未审公意且云何’？公笑曰：‘诚如是乎，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寮友，亦且休矣’。乃命停止”^③。

林则徐还利用当地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创造出来

① 林则徐家书，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于托克逊。

② 《全庆传》，《清史列传》卷 52。

③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

的经验，推广卡井（坎井），增穿井渠，“每隔丈余淘挖一口，连环导引水田，井水通流”^①。新疆人民感激林则徐推广卡井，把它称为“林公井”。

勘毕伊拉里克水渠工程，“因哈密之塔尔纳沁亦奏开垦，复蒙派令往勘”，林则徐和全庆等候乌鲁木齐都统惠吉来到吐鲁番，面商酌办之后，才于十一月二日分袂东行，“冲寒而往”^②，查勘塔尔纳沁垦地七千余亩。

哈密地区是清代推行屯田较早的地区，但由于当地统治者札萨克郡王伯锡尔及大小贵族头人，“务朘削以自肥，凡地近水腴饶者辄攘为官产，民回重困，办事大臣庇之，无所控告”^③，原属兵屯或民屯、回屯之地，不少夷为牧场，人民生活十分痛苦。林则徐和全庆在哈密勘丈新垦地时，“即有军民数万人环跪具呈，求为清釐地土”^④。这件事虽与勘垦无关，但林则徐了解情况后，同情民人的疾苦，力主退还。札萨克郡王伯锡尔在民情沸腾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表

① 《全庆传》，《清史列传》卷 52。

② 林则徐：《致福珠洪阿书》，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于赴哈密途次。

③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

④ 《遵旨将与布彦泰详议新疆南路八城回民生计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 893 页。

示“呈献充公”。在伊犁将军布彦泰的赞同下，林则徐遂和全庆赴地丈明，交还原主屯种，并拟定民户完粮科则，恢复原来施行的屯田制度。

林则徐荷戈绝塞，三易岁华，奉命查勘地亩，亦将弥一载。“马角未生，敢望刀环之唱；龙鍾弥甚，徒瞻斗柄之移”^①。他不敢预拟归期，也作了更坏的应变准备。在致李国轩书中，他说：“四小儿前已遣回西安，现尚有三小儿随侍。若弟明岁仍然在此，则大小儿当必出关也”^②。

这个时候，清廷又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主和派人物也一个接一个地重新起用。十月二十九日，道光帝终于同意释放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十二月四日，林则徐在哈密接到这道谕旨。自从革职贬谪以来，他总是抱着“雨露雷霆皆圣泽”的封建伦理观念，忍受一次又一次蛮不讲理的打击，甚至故作达语，自我安慰。获旨放归，他认为是“君恩曲贷荷戈人”，对道光帝充满感恩之情。“放归已是余生

① 林则徐：《致李芋邨书》，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于哈密。

② 林则徐：《致李国轩书》，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于哈密。

幸，起废难酬再造仁”^①，他决心再一次效忠于他的封建朝廷。

① 《己巳子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用纪恩述怀》，《云左山房诗钞》卷 8。

第十五章

从陕甘到云贵

五十七

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九日，林则徐结束历勘新疆屯田事务，从哈密起程返京。十二月二十日，林则徐在玉门县接到道光帝十二月二日谕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带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直到新任陕甘总督布彦泰到来上任为止。林则徐带病周勘新疆屯田，“积受寒瘴，更觉气虚下坠，坐立维艰”。他本来打算返回京师，“冀得觅医调治”^①。新的谕令使他的这一希望落了空。然而，为感激放归起复的浩荡皇恩，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在此之前，甘肃凉州、青海一带发生藏族部落劫

^① 《患病请假调治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00页。

掠官厂、边民牛马，杀戮官弁的事件多起，引起清廷的震动。林则徐认为“此时甘省之要，首在番务，而番务之要，首在甘、凉”，如果先赴兰州省城接印，“则于甘、凉二府转不及细查情形，日后再折西行，徒多往返”，遵于二十二日行至肃州，上折奏明拟在凉州接印，就近筹画，一面加站前进，一面檄行藩、臬两司，将陕甘总督关防委官封送凉州^①。

在肃州城东行馆居停的日子里，林则徐想起还在西安等待自己返辔的患难知交黄浚，“恐壶舟以待久不至，将买骑而南，不获复与相见”，便欣然命笔，“亟为表章其制作之宏，且追溯相与往还之迹，合为斯篇邮寄，而附诸简端，以为他日万一相逢券”。他深情地说：

“余诚未知次风宗伯之与鹤巢先生，其始终交谊为何如，而余两人者亦可谓相知心矣，奚必同居里闾相征逐，而后谓之知交乎哉”^②！

一八四六年一月七日，林则徐东行至凉州，接署陕甘总督。此时，郑夫人在西安病重，林聪彝独自赶

① 《遵旨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迅即驰赴署任缘由折》，《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7页。

② 林则徐：《壶舟诗存序》，见黄浚《壶舟诗存》卷首。

到西安探望^①。

清朝对甘肃、青海境内的藏族地区，采取直接治理的办法。活动在陇西一带的藏族各部落，分别由岷州、洮州、兰州、凉州等镇道管辖，青海地区的藏族各部落，则被限制在黄河以南，和在黄河以北的蒙古族部落一样，由西宁办事大臣直接进行统治。藏族各部落的农奴主贵族，由清廷封以指挥使等官职，设有千百户等土司头人以及千百户下的散百长等，作为基层政权的支柱。为了便利统治，清朝还大力扶植喇嘛寺院势力，各大寺院霸占了大量庄园、牧场和农牧奴，主持寺院的上层喇嘛，实际上就是披着袈裟的封建领主。藏族广大农奴和贫苦牧民，在清朝政府、土司头人、寺院上层喇嘛的联合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曾经不断地掀起反抗斗争。

鸦片战争中，清朝的政治腐败、军事无能，已经暴露无遗。战后，清朝政府把大量对外赔款巧立名目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使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青海地区，尖锐的阶级矛盾又和国内的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统

^① 《皇清诰授资政大夫历署浙江按察使杭嘉湖道林公墓志铭》，拓本。

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也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展现了和中原地区迥然不同的特点。

由于清朝统治力量的削弱和封建剥削的加重，深受压迫歧视的藏族农奴和贫苦牧民，首先在边远地区举起造反的旗帜，成群结队地劫夺头人的牛马，甚至把目标集中在清朝官府管理的马厂，进而击杀镇压他们的官军。这类斗争，具有反抗阶级压迫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性质，虽然他们大多是自发的行动，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斗争口号。从一八四一年开始，出没在青海、河南以至甘肃凉州一带，以西木逐克和完的等为首的几股藏族武装队伍，基本上可以属于这一类。这几股藏族武装队伍的反抗事迹，由于史料的阙如，已经无法深入探究了。仅从林则徐的记述，并剔除他的诬蔑和偏见，大致可以看出：一，这些武装队伍的主要成员是所谓“野番”（卡外的藏族牧民），但也有不少所谓“熟番”（卡内的藏族农业部落的农奴和牧民）参加，在清朝官府办的凉州满营马厂中的藏、汉等族雇工，曾经积极配合、支持和参加。二，这些武装队伍从一八四一年开始，不断发展壮大，每股始仅数十人，后逐年增加，到一八四五年底，达到五、六百人。三，这些武装队伍以劫夺官办马厂的马匹为主（间或劫夺边民的马匹），屡次与清军作战。一八四四年七月，在永昌协青木沟上方寨马厂击

毙清军守备干贵。一八四五年七月，在凉州满营马厂“拒伤官兵”，在一棵树卡百合眷地方击毙清军外委胡廷选。一八四六年一月，在三沟门“拒敌弁兵，戕害营弁”，杀清军署千总徐廷贵^①。

与此同时，藏族上层农奴主贵族和喇嘛，也趁清朝统治力量削弱，藏、汉等族人民反抗斗争兴起的形势，唆使士兵四出盗马杀人，挑起部落战争，争夺地盘和势力，甚至对抗清军。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间，循化厅卡外黑错寺寺院领主聚众骑马持械，窜至洮州厅所属着逊地方，抢掠牛马，杀死当地土司千户杨国成，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黑错寺，是甘肃西宁府循化厅卡外的一大喇嘛寺，僧院达数百余所，僧众数逾八万，寺内职事之僧有“捏勒巴”、“大、小吉哇”、“香佐”、“盖魁”等名目，系由在寺喇嘛轮流充当。该寺占有大量土地，佃户，分置八十余庄，由各庄头人负责收租，派夫当差^②。寺院还有自己的武装，“平时则率众行抢，犯案则匪犯抗官”，一旦事态扩大，便裹胁和蒙骗各庄藏

① 《叠次抢劫牛马戕杀官员之汉藏各犯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01—904页。参见《叠次抢马戕官之汉藏各犯因尚须根究逸犯拟暂缓处决折》，同上书，第894页。

② 《攻毁黑错寺所获之犯申明定拟折》，同上书，第926、927页。

民、佃户参加，“一切号令悉由寺内传出，各庄‘番族’无不听从”^①。由此可见，黑错寺的主事喇嘛，是骑在广大藏族农奴、佃户和僧众头上的寺院领主，他们指使私兵、裹胁佃户，抢劫其他部落的牛马，破坏其他部落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是不利于广大藏族人民的。喇嘛势力即寺院领主势力的扩大，本来是清朝政府扶植政策导向的必然结果，但这种势力的无限膨胀，反过来又影响清朝的直接统治，特别是“匪犯抗官”，更加深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林则徐驻扎凉州时，藏族武装队伍已经转回青海河南一带，局势一时平静。林则徐对藏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持敌视态度的，但他认为开春之际，山雪未消，寒瘴尤重，不宜出兵“进剿”，主张“以防为剿”，“用‘奸’缉‘奸’”^②。即加强藏族地区的军事力量，整顿营伍，严密防守，准备春后用兵，同时利用起事队伍中的投诚分子，查捕曾经配合、支持或参加过藏族武装队伍抗官活动的藏、汉等族人民。他与河州镇总兵福珠洪阿函商进剿计策，并建议从河州

① 《黑错寺拒缴凶犯已被焚毁并酌量撤兵折》，同上书，第 913 页。

② 《量挑弁兵操练预备以免临时周章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 891 页。

挑选数十名精兵，遣至西宁一带，等他到西宁后，“再通加考验，收作亲兵，遇有吃紧之处，使之出阵立功，为他兵之表率”^①。甘肃清军，“营伍废弛，兵力不足持，大炮军器率粗恶不适用”。林则徐运用他在抗英战争中积累的军事经验，严督兵丁操练，改造火器军备。他写信给曾赴江南监造战船的姜玉溪，征询“曾否经手铸炮？所铸是否即照洋中铜炮？每位斤重若干？费用几许？口门多大？能放多远”^②？以便设法制造。恰巧他的旧属黄冕从新疆放归，途至凉州入见^③，林则徐即留黄冕负责督造军器，并“相与昼夜研求，凡古今兵志所载诸式，及西洋所制，无不精心讨论”^④。二、三月间，林则徐又招旧属陈德培入幕，从事传宣，参与督造大炮。不久，即“仿照洋法”^⑤，

① 林则徐：《致福珠洪阿书》，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凉州。

② 林则徐：《致姜玉溪书》，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于凉州。

③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于凉州写的家书中说：“南坡（即黄冕）于十二月二十七日（1846年1月24日）到凉州，现尚在此，因我欲铸炮，伊力任自赴江苏，劝同寅捐办解来，日内议尚未定”。

④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咸丰元年正月于长沙，钞件。

⑤ 《拟将原任江苏知府黄冕暂留西宁差遣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898页。

制造出炸弹和陆路炮车。炸弹“浑成铸就，较之洋夷飞弹用两瓣合成者，更为园巧适用”；陆路炮车“仿轿车式而略小，不用木箱，而用生牛皮，以铁架撑之，倒安威远炮一位，内用抽屉，分藏火药、炸弹。其箱内可放衣械行粮，驾以一马，虽沙陆之地，皆可长驱而进”^①。

为了筹划春天雪融后的军事行动，林则徐从凉州移驻湟中，于一八四六年三月二日抵达西宁。在此前后，官兵先后逮捕了配合藏族武装起事的藏、汉义民板什夹、王吉才等人，林则徐檄令解赴西宁审办。这时，洮州官吏稟报已查明杀毙土司千户杨国成案和黑错寺有关，并派洮岷协付将札勒罕布带官兵三百，督率土司杨元所带士兵一千余名，前往黑错寺查拿凶犯。林则徐认为黑错寺行凶作恶，危害清朝官府在甘肃西宁地区的统治利益，力主剿办，当即派循化营参将张奉明带兵三百，驰往协缉。三月底，他得到报告：札勒罕布驻扎江口寺滩，拥兵不前，士兵在黑错寺红窠儿庄外被击溃，十分愤慨，即饬令将札勒罕

① 黄冕：《炸弹飞炮轻炮说》，见《海国图志》卷 87。

布勒令休致，又加派河州等地兵六百前往会剿^①。

四月六日，布彦泰赶到西宁接篆，就任陕甘总督，旋即离开西宁，返回兰州任所。林则徐因先奉谕旨，于卸事后仍暂留西宁会办“番务”。由于到西宁后添受风寒，“咳嗽不止，竟至失音，其他鼻衄、脾泄、疝气诸疾，迭起丛生”，不得不奏请给假医调^②。在未奉旨准假之前，他和西宁办事大臣达洪阿一起，审办了被捕的藏、汉民人，就地处决八名^③。下旬，林则徐获准给假，从西宁返回兰州就医。在此之前，因三子聪彝亟须补前两次岁考，和四子拱枢自陕返闽。郑夫人和随侍的小女儿等眷属，已于四月十三日从西安来到兰州^④。

四月十五日，自伊犁放归后担任陕西巡抚的邓廷桢，病死于西安任所^⑤。二十五日，道光帝命林则

① 《增兵循化卡外缉捕黑错寺戕杀土千户杨国成一案各犯并请
将老疾无能之副将勒休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896、
897页。

②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于西宁。

③ 《叠次抢劫牛马戕杀官员之汉藏各犯申明定拟折》，《林则徐
集·奏稿》下册，第904页。

④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中浣于西安。《林
则徐书简》误作二月。

⑤ 梅曾亮：《陕西巡抚邓公墓志铭》，《柏枧山房文集》卷14。

徐为陕西巡抚，但须暂留甘肃，协助布彦泰等办理青海“番务”，俟办竣后赴任。林则徐返回兰州后，“意已决然求退，不过因布宫保屡相劝阻，略待假满始陈”。假中接到的这一命令，他再次忠顺地服从，“乞骸之说，一时尚不敢言”^①。

他在谢恩折中预请竣事之日先行进京，但道光帝不准。在兰州期间，他曾小住粉乡，与当地名士朱克敏（时轩）“结因缘于文字”^②。

这时，会剿黑错寺的清军又告失利。黑错寺喇嘛头目裹胁四沟藏族佃户，“每家各出人马及鸟枪刀矛”，和寺内僧人组成马、步队，共一千七、八百人，在职事僧管领下出战，叠毙官兵、土兵。布彦泰和林则徐闻讯后，又令饬西宁镇总兵站柱统带援兵进剿。

五月二十四日，站柱统兵抵黑错寺附近营盘。二十九日，清军攻破那沙、灭力迭庄。六月一日，黑错寺喇嘛头目和站柱谈判，以缚献“案犯”（实际上先后献出的六名“案犯”，系以无辜的藏族农奴、佃户顶替的）换取清军的撤兵。站柱允准，双方军事行动

①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九日于兰州。

② 林则徐：《致朱克敏唁函》，道光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于西安。刻石现藏兰州市博物馆。

暂时停止。

札勒罕布拥兵不进，站柱草草收场，生动地说明清军“营伍积疲，军情怯懦”，也说明清朝官府与喇嘛寺院势力的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站柱以敷衍了局出名，民间有“站住站不住，错落错到底”之谣^①。但是，布彦泰和林则徐从维护清朝在甘肃西宁地区直接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同意站柱撤兵息事，妥协收场，檄令调回站柱，飞咨西宁办事大臣达洪阿亲往主持进剿。

七月四日，达洪阿统兵进剿黑错寺。他采取烧杀灭绝的残酷手段，沿途烧毁“番庄”三十余处，当晚又纵火焚毁黑错寺。光焰通宵，藏族佃户和寺院下层喇嘛被杀死、烧死者无数，而“有无该寺管事喇嘛在内，一时无从辨明”。接着，达洪阿又指挥清军搜山。十六日，清军用抬炮、抬枪轰毁逃亡到仲巴喀果岔一带深山密林中的藏民窝棚。清军所过的藏族地区，由于惨无人道的烧杀，几成一片废墟。达洪阿遂将黑错寺旧业田产交卡加寺喇嘛试行管理，然后撤兵^②。

① 《李星沅日记》，第 619 页。

② 《黑错寺拒缴凶犯已被焚毁并酌量撤兵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 914、915 页。《续攻黑错寺众败退聚匿之仲巴喀果岔地方情形折》，同上书，第 917、918 页。

黑错寺寺院领主势力侵犯其他青海藏族部落的生命财产，挑动部落纠纷，破坏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清军的查办，在客观上有符合青海藏族人民利益的一面。但是清军在军事行动中，不分青红皂白地烧毁村庄，杀害大批无辜蒙族佃户，大大超出查办黑错寺寺院领主势力的范围，则是对藏族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林则徐以办理黑错寺抗官案“调度有方，下部优叙”^①，但这对他并不是什么光彩的“政绩”。

黑错寺平定后，清朝在陇西、青海藏族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林则徐遂于八月十五日离开兰州，到西安赴陕西巡抚新任。

五十八

一八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在林则徐看来，陕西与历任各处相比，“乃最为完善之区”^②。鸦片战争后，南北各省纷纷爆发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人民反抗斗争。就西北而言，新

① 《林则徐传》，《清史列传》卷38。

② 《患病未痊请开缺调治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49页。

疆、甘肃业已发生维、汉、藏各族人民的起义，而陕西暂时还没有出现这一形势。但他也深知这只是相对而言，在暂留兰州时，他写给刘建韶的一封信中，就说过：“陕西虽称完善，而近年闻亦难言”^①。

早在新疆流放期间，时任陕西巡抚的李星沅曾经在多次的书信中向林则徐表示过对“刀客”活动的忧虑。“刀客”是清中叶特别是嘉庆以来陕西一带抗清群众的称号。他们大多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不堪封建压迫，到处掖刀游食，结党成群，不时搏击地主、恶霸，公然拒捕抗官，形成一股以佩刀为标记的民间抗清势力。每当农民起义、回民起义爆发，“刀客”又往往与之联成一气，成了封建统治的一大隐患，历来的清朝统治者都把他们诬之为“刀匪”，千方百计地加以镇压。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陕西灾荒频仍，加上外国侵略引起的银贵钱贱的影响，封建剥削愈形加重，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刀客”势力大增，虽然没有造成起义的形势，但它的蔓延已使清朝统治者预感到“不可收拾”。这对林则徐来说，当然不能不感到头痛。

林则徐上任前二、三个月，西安、同州、凤翔、

^① 林则徐：《致刘闾石书》，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九日于兰州。《林则徐书简》作六月，误。

乾州等地，纷纷告旱。大批饥民被迫铤而走险，加上回族人民的支持，“刀客”声威大振，“不特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不免望而却步”^①。六、七月间，渭南县回民联合大荔、蒲城等地“刀客”拒捕抗官，两次击伤官府兵役多人^②。

秋、冬两季，陕西旱情更加严重。全省秋收，最高的州县仅收七成，约收五成的占二十二州县^③。西安、同州、凤翔所属各县，旱情特别严重，而以同州为甚，同州各属，又以朝邑、韩城、蒲城为甚。同州通邑冬种小麦，不过历来播种面积的十分之二、三，即使春初得有透雨，亦只能补种杂粮。“满地扬尘，无处可以挥锄秉耒，自食其力者，安得不刮及树皮”^④！朝邑一地，“饥民流徙满路，或有缢树、赴水、投崖而死者。其未徙之众，有阖门坐待饥杀者，有煮食乾瓜皮、辣菜而卒无以逃生者，其中鬻妻、鬻子女、弃

① 《请将渭南县知县余炳燾量加鼓励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38页。

② 《马得凤等纠众夺犯伤差案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34、935页。

③ 《陕省道光二十六年秋禾约收分数折》，同上书，第940、941页。

④ 林则徐：《答署蒲城令沈明府书》，道光二十七年春于西安。

婴儿者，殆不可胜数”^①。其他受灾地区，当然也相类似。在生机断绝的情况下，大批饥民和“刀客”结合起来，“或聚众黑夜抢劫，或结伙白日乱掠”。十一月二十二日夜，活跃于大荔、朝邑交界沙苑、渭水间的“刀客”李牛儿，联合大荔杨村一带饥民近百人，白布裹头，手执火把，用炭块撞开朝邑生村南留社城西门外炭厂，缚执主人，夺取资财。这一斗争的开展，使当地的地主豪绅“深以为忧”^②。

林则徐抵任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为了缓和正在逐步走向激化的阶级矛盾，林则徐运用长期在东南灾歉地区为官的统治经验，软硬兼施，“悯贫保富”，“除暴安良”。即一方面对饥民大施仁政，奏请缓征钱粮，又饬令各府、县官吏开仓平糶、收养饿殍、倡捐劝济^③，要地主豪绅“好义急公”，设局散赈，各济各村，生全灾黎^④。“关中旱，民不能耕，争杀牛以食。公（则徐）曰：‘如此则来岁又饥也’。饬官为收牛，偿其值，劝富民质牛，予以息”^⑤。另一方面，

① 李元春：《上护院杨至堂大人言救荒书》，《桐阁文钞》卷6。

② 李元春：《上护院杨至堂大人言救荒书》，《桐阁文钞》卷6。

③ 《酌筹平糶量抚极贫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50、951页。

④ 林则徐：《答富平令李明府书》，道光二十六年于西安。

⑤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则整饬营伍，严厉缉捕“刀客”和造反的饥民，主张“严拿严办，辟以止辟，在荒年尤不宜宽”^①。为了有效地进行镇压，他制造和推广在甘肃仿造洋式的炸弹^②。一个月后，渭南知县余炳燾镇压和抓捕“刀客”和回民二十余名，他亲加奖励，以为官员表率^③；对治理不力的知府、县令，他撤任勒休一二，以为儆戒^④。在他的严督下，到这年年底，渭南、大荔、蒲城、三原、临潼、富平、泾阳、蓝田、安塞等地，陆续抓捕的“刀客”和其他“案犯”，达一百四十六名^⑤。

林则徐明知“归来头白，更何能为”，但“若徒以病躯塞责，抚衷太觉不安”^⑥，仍挣扎着“力疾任事”。结果，病情却不断地恶化了。十一月以来，他“咳嗽倍剧，音声不开，脾泄愈勤，疝气愈坠”，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冬至后，“声音稍开，而脾泄、疝气两症仍无起色，近日咳嗽又发，夜不能寐，益觉气促神

① 林则徐：《答署蒲城令沈明府书》，道光二十七年春于西安。

② 林则徐：《答署陕安镇祥协戎书》，道光二十六年于西安。

③ 《请将渭南知县余炳燾量加鼓励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38页。

④ 《甄别未能称职之府县分别撤任勒休折》，同上书，第939页。

⑤ 《陕西省各属续获抢劫等各犯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57页。

⑥ 林则徐：《答戴綱孙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于西安。

昏”^①。“又值秋冬久旱，未能种植来牟，蒿目焦心，益觉精神委顿”^②。眼看难于支持下去，他才下了求退决心，于一八四七年一月二日奏请开缺调治，并于同月二十六日将巡抚印务交新任布政使杨以增护理，他和家眷搬入抚署东边“终南山馆”、“春祺介雅”居住，就地延医治疗^③。

林则徐服官中外已历三十余年，时年六十有三，妻子郑氏亦已届六旬。他眼见儿子三人，长已成名，少亦举业，而自己疾病缠身，妻子且有废疾，为儿子分家之事不宜再拖。他一向无暇经营田宅，家乡的产业除父母遗留之外，仅一八三九年妻子回家时添买零产几处，“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二十三所”。趁着延医治病的时机，他把家产分析，写立分书，内云：

“父谕吾儿汝舟、聪彝、拱枢知悉：……汝辈既已长成，自应酌量分给，俾其各管各业。除

① 《患病未痊请开缺调治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48、949页。

② 林则徐：《致河南抚台鄂（顺安）书》，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于西安。

③ 《即将巡抚关防交藩司杨以增护理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958页。又见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于西安。

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西边一所，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区，毋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各值银一万两有另，即每股或有多寡，伸缩亦不过一、二百之间，相去不远。合将应分契卷检付尔等分别收执，其应行收租者各自收取，如因中外服官不能自行经营，亦各交付妥人代理，将来去留咸听尔等自便，我亦无庸过问。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并须知此等薄业购置甚难，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所云‘辛勤有此，无迷厥初’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之子孙矣。再目下无现银可分，将来如有分时，亦照三股均匀，书籍、衣服并皆准此可也。兹将所分三股产业开列于左。此谕共录三纸，尔等各执一纸为照。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孟陬吉日。谿村老人亲笔书于西安节署之小方壶”^①。

在林则徐的宦海生涯中，他多次担任过当时官吏们羡慕的“肥缺”，有许多贪污纳贿的机会，但他并没有那样做。他的家产价值白银三万余两，比起入仕之初，当然大有改善，但和琦善之流的权贵相比，确是天差地别。何况，“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① 林则徐：《分书》，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于西安。

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现象。难怪他要嘱咐儿子：“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了。

林则徐本想请假之后，再次陈请引退，告老返乡。然而，道光帝需要利用林则徐的干练才能来加强他在西北的统治，不允林则徐开缺引退，只准给三个月的假期。林则徐“养疴两月，肺疾已痊，虽气坠中虚尚难平复，而屡蒙恩谕，不敢再请乞骸”^①，于三月三十一日回任视事^②。

林则徐养病期间，陕西“于嘉平月内，得雪连番，各属尚称普遍”^③，“惟入春以后，关中仍患恒暘，既未能补种杂粮，而已出麦苗，焦枯日甚”^④，“土厚性干，至今未沛春膏，仍是扬尘赤地”^⑤，“嗷鸣遍野，若

① 林则徐：《致河南河内县许廉谟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于西安。

② 《销假回任日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58页。

③ 林则徐：《复直隶制台讷尔经额书》，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于西安。

④ 林则徐：《致署四川总督廉（敬）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于西安。

⑤ 林则徐：《复前任闽浙制台怡（良）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于西安。

何安集，倍觉昕夕焦思耳”^①。到春分后，才“陆续得雨，至十三、四间一律普沾，均在五寸左右。田间□犁叱犊，可以补种杂粮。在野多一佣工，即在途少一饿殍”^②。林则徐回任后，见到“属境旧时亢旱，春来迭被甘膏，秋粮播种及时，宿麦尤堪补救”^③，“市粮减价，民困藉苏”^④，“眉结为之稍解”^⑤。“惟疮痍较众，普遍为难，仍未敢稍宽怀耳”^⑥，“而被旱较甚之区，仍须筹办缓征，稍为补救”^⑦，“刻下饬办劝捐、平

① 林则徐：《致河南洛阳县马（恕）、阌乡县李（福源）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于西安。

② 林则徐：《致河南怀庆府汪（孟慈）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于西安。

③ 林则徐：《致直隶藩台郭（次虎）书》，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于西安。

④ 林则徐：《复安徽抚台王（植）书》，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于西安。

⑤ 林则徐：《致河南宁陵县孙（惠霖）书》，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于西安。

⑥ 林则徐：《致河南抚台鄂（顺安）书》，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于西安。

⑦ 林则徐：《复安徽抚台王（植）书》，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于西安。

柴等事，仍不敢顷刻即安”^①。他虽“疝坠、脾泄等症尚未就瘥”^②，“而精神已远不如前”^③，仍勉力从公，委员分路查明灾情，确定缓缴分数，具章入告，请求缓征；饬令各属实行劝捐、平柴等办法，处理灾区的善后。林则徐正极力筹划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五月十四日却接到调任云贵总督的命令，要他不必来京，迳直前往云南。

林则徐接受新的任命，前去云南，“本以病躯勉从行役”，而“眷属连年寓陕，内人病体本已勉强支持”^④，更不宜长途跋涉。其时聪彝、拱枢在闽，汝舟又于三月间上京^⑤，身边仅一小女，“儿辈均不在侧，无人随侍南回，不得已同涉险程，相依为命”^⑥。

① 林则徐：《致直隶藩台郭（次虎）书》，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于西安。

② 林则徐：《致河南怀庆府汪（孟慈）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于西安。

③ 林则徐：《复直隶内邱县陈（敬猷）书》，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于西安。

④ 林则徐：《致广东候补县张邦泰书》，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昆明。

⑤ 林则徐：《复署湖北藩台程（焕采）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于西安）云：“大小儿昨令入京，三小儿客秋归试，榜发无名，……与四小儿现仍在闽，俟岁考毕后来署”。

⑥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于昆明。

一八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携夫人、小女，自西安起程，由四川赴滇^①。新任陕西巡抚杨以增派戈什哈六人，专程护送到四川成都。

林则徐一行离西安，经凤县、宝鸡，于六月四日行至褒城马道驿。“自宝鸡入山，已遇大雨两次”^②，“于褒城又复遇雨，行程颇觉艰屯”^③。在马道驿，他接到杨以增来书，得知西安一带仍然干旱，十分关心，盼望“日来亦可遍沾”；又知次婿沈葆楨幸捷南宫，感慨他“留京四年，幸而获隼，差强人意”^④。

六月八日，林则徐抵达宁羌，将出陕境。他“因见沿途俱系痛苦之区，借骑站马，颇觉费事”，“为省骑马匹起见”，将随行的戈什哈六人裁减四人，先令折回西安销差^⑤。

过了宁羌，进入四川。一路上行程多滞，因不能

① 林则徐：《复河南府萧（元吉）书》，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于西安。

②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夜于褒城马道驿。

③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夜于宁羌大安驿。

④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夜于褒城马道驿。

⑤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宁羌。

不穿靴，林则徐脚疾发作，“总未见收口”，幸好“眷属亦尚无恙”，终于在六月十八日即天中节后一日抵达成都。四川将军兼署总督廉敬等热情款留，又值甚雨连朝，遂暂停小住五日^①。从陕西到成都，“沿途补还陕省笔墨之债不下百数十处，而尚未能扫数就清”^②。

二十三日，林则徐遣令随到成都的二名戈什哈返回西安，即由成都动身，乘舟而下，取道叙州、永州，进入贵州。贵州巡抚乔用迁遣弁在边境迎接导引，于七月九日行抵乌蒙。入贵州境后，威宁镇来禀请示可否顺途校阅。林则徐“思前届巡阅之案，此时尚有所遗，明年又系下届阅期，恐难申说。弟现在虽未接印，而既由威宁经过，不敢拘泥，拟即补看，以了前案”^③。

巡阅威宁营伍后，即向滇疆行进，一路上“舟车

①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十一日于成都。
《复四川将军兼署总督廉敬书》，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于昆明。

②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中浣于成都。

③ 林则徐：《致黔抚乔（用迁）书》，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于乌蒙。

迭易”^①，“水陆频经，备尝险阻”^②，“由纳溪登陆，径达滇中”^③，“崇山峻岭，备历屯艰”^④，终于七月杪抵达昆明。

五十九

一八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则徐在昆明受篆，接任云贵总督^⑤。二十八年前，林则徐到这里充任云南乡试正考官，晚年旧地重游，不胜感慨万千。那时是“承平盛世”，他游湖赏花，与友人文酒唱酬，心中毫无忧虑，现在却是烽烟遍地，残破凋零，等待他处理的是积案如山的文报！

最棘手的是所谓“汉回互斗”、聚众抗官的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他的前任——也是他结识的友

① 林则徐：《复四川即□县姚书》，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于昆明。

② 林则徐：《复成都副都统富书》，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于昆明。

③ 林则徐：《复署成都县夏（云岫）书》，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于昆明。

④ 林则徐：《复四川将军兼署总督廉（敬）书》，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于昆明。

⑤ 《补授云贵总督到任日期谢恩折》，《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8页。

人——贺长龄、李星沅，为此大加剿洗，杀人如麻，可是事件并没有平息，而且愈演愈烈，几于不可收拾。道光帝不得不起用患病奏请开缺的林则徐，说明腐朽的权臣们再也拿不出什么妙方善策，只好把希望转向他原先憎恶不用的抵抗派人物，企图借助林则徐丰富的统治经验，去为他荡平西南边疆。

聚居在云南的二十多个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为中华民族和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及巩固作出过贡献。友好交往和融合，是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但是，历代封建王朝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也曾经挫伤了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云南出现的“汉回互斗”，就是这种反动民族政策的恶果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廷对外妥协求和，对内加紧压榨各族劳动人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云南各族人民不断掀起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清朝统治者和各族上层反动分子也不断利用民族问题挑起仇杀，转移各族劳动人民的视线，冲淡反压迫斗争的阶级内容，扑灭反抗斗争的烈火。林则徐到云南之前，这两类事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

一八四五年五月，云南永昌府保山县板桥村的回民因唱曲与汉民口角，引起汉回互斗。当地汉族地

主豪绅万林桂等利用这一事件，挑动汉民“拆毁回民房屋，不许回民居住板桥”^①。于是汉回互斗转化为回民抗恶斗争。马大、张世贤等联合回民一千余人，齐集板桥附近的上村、金鸡村一带，传帖申明“不惹别处汉人，只与板桥万林桂等讲理”，“不敢抗拒官兵，实与哨民作对”^②。当地官吏采取“助汉灭回”即利用汉族地主势力扑灭回民反抗斗争的反动政策，“视回如仇，放匪掩杀”^③，金鸡村练头沈聚成等纠集“香把会”乡练四出击杀回民，回民的抗恶斗争遂发展为抗官起义。八月，回民聚集于保山猛庭寨，连续出击思母车寨、枯柯街、陶家寨、大田街、丙麻、莲花寺，杀世职高朗、都司杨朝勋、守备潘惠扬及兵丁百余人。十月二日，保山汉族地主香练，在迤西道罗天池、永昌知府恒文的唆使下，秘密进入保山县城，“先由城内绅首出令汉民以敬门神为名，焚香门上为暗号，通夜无熄。该壮丁等但视门上无香之户，即破门屠杀，不分老幼男女，杀绝乃止”^④。城外五十余个回庄，

① 贺长龄：《申办永昌滋事匪犯折》，《耐庵奏议存稿》卷11。

② 贺长龄：《申办永昌滋事匪犯折》，《耐庵奏议存稿》卷11。

③ 丁灿庭等京控呈文，引自《丁灿庭等两次京控案审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053页。

④ 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

同时悉遭洗劫，城内外回民惨死者达八千余人（一作四千余人）。幸存者纷纷弃家逃难，“无产可归，竟成游民”^①。保山汉族地主武装屠杀回民事件发生后，云贵总督贺长龄颠倒黑白，诬指死难回民是“互相械斗，力不能支，自取灭亡”，对逃难回民“意欲断草除根”，发兵剿办，造成“尸山血海，疼痛莫及”^②。保山幸存回民丁灿庭、杜文秀等先后上京控告，“皆批由滇督查复”，贺长龄“置之不理”^③。回民忍无可忍，反抗更烈，永昌城外小松寨一役，回民起义队伍打退进剿的清军，击毙游击朱日恭。一八四六年春天，各地反抗回民遂汇合成以黄巴巴、张富为首的回民大起义。

这年三月，回民起义军烧顺宁江桥。四月一日，攻永昌飞石口，杀守备赵发元及官兵十余人。旋攻永昌官坡、大力哨，先后杀毙外委杨廷佐、都司缪志

① 《滇西变乱小史》。

② 《永昌回民檄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第1册，第92页。

③ 王鼎臣：《清咸同间云南回变记略》。

④ 相传，缪志林被回民起义军击毙后，其女发誓嫁于为父报仇者。1848年，林则徐捕获击毙缪志林的起义者，处以死刑。缪女守誓，自愿委身于林则徐。时郑夫人已死，则徐便纳之为侧室，后与林则徐一起返归福州。

林^①、把总赵得和。五、六月间，又扑营于大麦河，接仗于乌鸦河，击毙都司韦成喜、守备严方训等。一支攻顺宁右甸城、五里寨，复攻蒙化厅，砍伤南涧巡检。六月，官府招集安插的保山猛庭寨难回，在归途经过左甸时，被汉族地主乡团冲散，杀死多人。回民更看出官府“助汉杀回”的真面目，斗争进一步扩大到迤西各府县。十一月，云州、缅宁、顺宁纷纷爆发回民起义，清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至一八四七年三月，才陆续击败各股回民起义军主力。但回民起义和汉回之间的民族报复和仇杀事件仍层出不穷。二月，顺宁右甸汉族团匪范小黑等乘回民赶街，抢杀回民十余人。三月，东川府汤丹厂因天旱争水引起汉回互斗，幸坤发率众杀回民三十余命，灭尸延烧清真寺及附近房屋。四月，姚州白盐井汉回互杀，提举李承基雇外来游民作练丁，“倚官势而报私仇”^①。逃难于永平的保山回民，因无可谋生，不得不向客商索借度日，曲峒等回庄积极支持，进而聚众进攻各汉族村寨，拒捕抗官。黄巴巴起义军余部则转入蒙化、赵州一带坚持斗争。

林则徐抵滇后，永昌、顺宁、缅宁、云州一带，

^① 《甄别未能称职各员分别革职勒休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87页。

“却尚安静”^①，“汉回现尚不斗”^②。为了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林则徐撇开先前在事文武，派新来的或原来未曾经手军务的道台、知县王发越等，进行明查暗访。他从维护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同意前任贺长龄等的“助汉杀回”的滥杀政策，在家书中，他写道：

“从前入手时，原不必专指回民为匪，今中外并为一谈，滇中有折语，中无不曰‘回匪’，曰‘回务’，若有回而无汉也者，若汉人中无匪也者。及奉上谕，无不照折声叙，无怪回人不服”^③。

但是，要改变这种因循已久的既定政策，难以指望得到清廷的同意，所以林则徐上奏婉转地提出：“此时断不可再行用兵，致滥杀而转滋借口”；“若必一时穷治追溯搜查，则查汉而汉人即目为护回，查回而回人又目为护汉，汉回各执一说，分辨不清”^④，建议“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⑤。他说自己是“于折内略寓微意，然皆未必看出，亦尽我心

① 林则徐：第15号家书，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于昆明。

② 林则徐：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于昆明。

③ 林则徐：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于昆明。

④ 《回民丁灿庭京控案现办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78页。

⑤ 《复陈汉回情形片》，同上书，第980页。

而已”^①。

为了稳定局势，防止秋收引起争端，触发起义，林则徐主张首先安顿好保山城大屠杀后流散各地的回民，使之“归复原处，有产者清产还之，无产者量以绝产给种”^②。但是负责处理其事的云南巡抚程裔采以及前任云贵总督李星沅都力主变价安插别处，程裔采且于九月间奏请清廷批准。林则徐虽然断定“此必不讨好之事，亦不能成”，“安插何处，即何处必有是非，定不如招回原处而派文武贤员弹压之为便也”，也“只好缓与商量”^③。

林则徐不赞成歧视和滥杀回民，当然不是替回族劳动人民说话。他反对的只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回族中的“良民”（指遵守封建法制，未参加起义的回民）也一概杀害。他不赞成宽容和放纵汉族中的“莠民”（指起义的汉族劳动人民，以及武断乡曲、滥杀回民、抗官暴乱的汉族地主“乡练”），因为他们的行为触犯了封建法制，从不同的方面侵害了封建统治的利益。林则徐比贺长龄、李星沅、程裔采辈高明，在于他把汉族和回族中的地主分子或上层头人

① 林则徐：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于昆明。

② 林则徐：第15号家书，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于昆明。

③ 林则徐：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于昆明。

都当作封建统治的基干，不加歧视地加以扶植，利用他们的合作，去强化保甲等地方基层组织，有效地消弭各种反清抗官的力量，“以汉保回，以回保汉”^①，巩固封建统治。其次，还在于他认识到“民惟邦本”，为了保障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保证回、汉人民的生存和生产条件，“不分汉回”地惩办贪官污吏，打击谋财害命的豪强恶霸，以平息民愤，靖化地方。用封建法制而不是用民族的区别去判断是非，“莠则汉必诛，良则汉无问”^②，实际上是林则徐“安贫保富”、“除暴安良”思想在回汉民族杂居地区的具体运用。

根据这一思想，林则徐传文永昌、顺宁等地文武官吏，清釐绝产逃产，招复汉、回人民，由当地士绅或掌教头人议立章程，自相约束，“招流亡以安其业，清回产以遂其生”^③，以免把他们驱入起义队伍。同时整饬营伍，以对付起义的复发。为此，林则徐还在九月间，离开昆明巡视，先后校阅了曲寻、昭通、东川、镇雄、寻霁、临元、普洱、开化、威远、元江、广南、

① 《复陈汉回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80页。

② 《复陈汉回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80页。

③ 林则徐：《复四川将军兼署总督廉（敬）书》，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于昆明。

广西、新峇等滇东、滇南十三镇协营^①。

受谴以来，郑夫人“以久病之躯，万里相从，和缓难逢”^②，给林则徐屡遭打击的心境带来某种藉慰。她带病随夫从西安到昆明，积恙已深。滇中本无良医，就中延一二人，与议诊治之法，服药二月，略有转机。林则徐出巡期间，她病情加剧，待林则徐赶回，已“不食不眠又将浹月，且肝风内动，抽搐迥异常形”，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溘然去世^③。

郑夫人之死，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大儿在京，三、四儿在闽，“送终者仅一小女，倍可惨伤”^④，“含敛之时，膝前惟一弱息，睹兹情状，何以为怀”^⑤？“暮年遭此，其何以堪”^⑥！林则徐悲痛已极。他亲制挽联哀悼：

① 《查阅云南迤东迤南一带营伍情形折》，同上，第981页。

② 林则徐：《复四川安岳县钱（履和）书》，道光二十七年冬于昆明。

③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于昆明。

④ 林则徐：《复广东候补县张邦泰书》，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昆明。

⑤ 林则徐：《复广西抚台郑（祖琛）书》，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昆明。

⑥ 林则徐：《复署东川府李书》，道光二十七年冬于昆明。

同甘苦四十四年，何期万里偕来，不待归耕
先撒手；

共生成三男三女，偏值诸儿在远，单看弱息
倍伤神^①。

在此前后，丁灿庭、杜文秀等两起京控案原告陆续解到昆明，林则徐不得不亲自出面审理。他强抑内心的悲痛，审理案情，改变前任置之不理的做法，随即下令永昌府押解被告、保山汉族地主“香把会”首恶周曰庠等到省对质。

一八四八年一月五日，保山县金鸡村练头沈聚成因被控有名，害怕提审对质对己不利，遂由其义子沈振达出面，勾通游方卖药的道士“铁帽子”金混秋，出动香练匪徒万余人在官坡地方埋伏，是日午后，突起伏击官役，劫夺人证周曰庠等九名。次日，又冲入保山县城，围困官吏，焚烧县署，劫狱放出哨匪，并到处搜杀回民，连在府应试的腾越回童也未能幸免。与此同时，各哨乡练匪徒占据各隘口，并拆去澜沧江江桥，断绝交通和文报往来。进而假造公文，捏称

^① 沈祖弁辑：《云左山房文钞》卷4，附联语。

“起解京控人证周曰庠等九名，行至官坡，因闻前途有回‘匪’聚众图抢，该被证等恐被杀害，哭求缓解。是日街期，众民纷纷跪求，因人多拥挤，周曰庠等走散。旋报城内回民放火，延烧县署监狱，汉民救火，‘匪’回齐出抢杀，被兵练格杀多命，监犯亦乘间逸出”，嫁祸诬陷回民^①。

林则徐下令押解人证后，了解到“该处汉民业已纠聚匪徒，将应解之人意图抗匪”^②。劫犯杀回事件发生后，林则徐又从邻境文武禀报略知梗概。接到伪造公文后，他“愈多疑窦”，当即叠遣弁兵差役，分投飞探；又陆续传讯由保山逃出的脚夫数人，从中探明实情。他认为保山汉族“哨匪”如此不法，事等反叛，“若再化大为小，不独永昌竟成域外，而凡汉、回

① 《筹办保山案件起程日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97页。

② 《飭提永昌京控人证未据报解情形片》，同上书，第994页。在《复广西抚台郑（祖琛）书》（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昆明）中，林则徐曾说：“永昌回民两起京控，原告业经解到，而被控之人太多，提解纷纷，尚未到省，恐顽梗之辈猝未能折其气而平其心耳”。

‘匪类’，孰不恃居边远，群起效尤”^①，决定即派大师，前往剿办。二月十三日，他与云南巡抚程矞采会衔发出告示，敦促保山各哨交出首要人犯，恢复交通，缴还抢夺的军器，输诚悔罪，以免玉石俱焚。同时，不准回民乘势复仇。指出：“以上各事逐一遵行，尚是明其改悔输诚之念，则或网开一面，免致尽数歼除。若仍冥顽不灵，罔知利害，则大兵一到，惟有痛加剿洗，谁能曲予保全。彼时即自悔其愚，亦已噬脐莫及矣”^②。

二月二十三日，林则徐从昆明起程，预备亲赴大理驻扎督办。此时，赵州弥渡爆发沙金陇等领导的回民起义。二月二十四日，起义回民攻弥渡城街，击败地方团练，夺取地主富贾资财，杀伤赵州知州、都司等清朝官员，困官吏于通判衙署。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又乘胜攻占了弥渡附近之皂角营寺、坡北甲沙坝、菜园村、下海子、西河寺、蒙化街、太平山、马

① 《筹办保山案件起程日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98页。

② 《为明示顺逆利害俾知输诚悔罪以免玉石俱焚告示》，《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2—104页。

溪营、姚期营、竹子巷各村寨，以及陆家、杜家、赖家、刘家、吴家等营^①。

三月初，林则徐途经楚雄，得知赵州弥渡回民起事消息，认为“此间直是乱邦，竟不知有国法，只得移兵先往剿捕”^②。当即改变计划，改往距弥渡四十余里的云南县，调兵赴弥渡镇压。五日，清军二千余人在弥渡栅外扎营，七日发动进攻。起义军头裹白布，执持大小白旗，并力抵抗。清军用大炮轰毁栅栏垒石，抢攻进入，起义军坚守在清真寺，并与清兵展开巷战。清兵受挫，改用火攻，起义回民爬上屋顶，冒火出拒，终因寡不敌众，惨遭镇压，烧杀致死者四、五百人。清军占领弥渡后，又对城内及附近村寨回民实行大搜捕、大屠杀，“竭尽昼夜之力，杀斩无算”^③，“尸相枕藉”^④。八日，林则徐亲自赶到弥渡，决定留兵数百，继续搜查起义回民，又派员坐镇弥渡，催令

① 《歼获弥渡滋事回众数百名折》，同上书，第1000、1001页。

② 林则徐：《复四川臬台张（集馨）书》，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于迤西。

③ 《生擒弥渡回众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006页。

④ 《歼获弥渡滋事回众数百名折》，同上书，第1002页。

汉、回各村自立防“匪”合同，恢复封建统治秩序^①。

镇压弥渡回民起义后，林则徐移驻大理，统兵相机剿办保山练匪。这时，逃难于永平一带的保山受害回民，不断开展反抗斗争，袭击过往客商和汉寨地主，林则徐认为这“直成流贼”^②，命令加予取缔，先后逮捕了一百多人。

三月下旬，林则徐由大理移驻永平。一面弹压回

① 关于弥渡回民起义事件，有不同的说法。云南回民父老中相传系保山汉族地主豪绅雇用匪徒抗官闹事，嫁祸回民，借刀杀人。《滇西变乱小史》云：“风声传至永昌，永昌官民举手无措。其时又出一人名某某，在地方中素性无赖，苛虐小民，见其地方之事情急，倡言于众曰：‘事急矣！如是地方能凑百万贄财，前往运动当道，始可转祸为福’。僉曰：‘可’。彼时即带此款项，招集四方打手，得六、七十名，聚往弥渡之间，专候林制军往弥渡之日，该等一时借端暴动。……该无赖运动当道，面禀制军，反说回民横恶多事。于是制军大怒，将弥渡居民不分好歹，诛灭殆尽”。中国回教促进会云南玉溪分会撰的《新兴河西纪闻》亦云：“林（则徐）带兵往永昌，至弥渡，有匪徒伪托回民，与林抵抗。林因疑回民作乱，将弥渡之回民杀戮罄尽，尸如山集，推尸入于坑坎，名为万人坑，至今犹在”。林则徐残酷镇压弥渡回民是事实，但是否汉族匪徒冒充起义，未得史料证实，今不取，姑志此存疑待考。

② 《复陈保山汉回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012页。

民，一面挥兵进入永昌，并先行发出布告，表示对保山练匪决不宽贷，亟令献出劫犯抗官、杀回暴乱的首要匪徒，胁从者悔罪输诚可以从宽，附近各村汉民如未随同附和，“定不概予株连”^①。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保山汉族地主豪绅才不得不将周曰庠、沈聚成等凶犯押解送官，各哨练匪纷纷向清军缴械投降。

四月十八日，林则徐自永平至永昌。巡阅营伍后，又至保山城外各哨查看，下令平毁了汉族地主武装乡练在各村寨建立的沟垒。不久回到永平，亲自审理保山练匪杀回暴乱事件，先后惩办匪徒四百余名，判处极刑和徒刑。同时，还派兵镇压转入蒙化大、小围埂活动的黄巴巴起义军余部。

五月，林则徐自永平折回大理，了结丁灿庭等京控案件，惩办了和屠杀回民惨案有关的官弁。前永昌知府恒文的长随黄溃，是一八四五年十月二日屠杀保山回民的主凶之一，判处死刑，斩首示众。恒文纵容擅杀，前已勒令休致，林则徐认为处理太轻，不足蔽辜，改为革职，永不叙用^②。现署永昌知府李恒谦，“临事未能果决”，致使回民再次遭屠，撤销道衔，降

① 《筹办保山案件起程日期折》，同上书，第999页。

② 《丁灿庭等两次京控案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054、1055页。

为同知，留滇候补，以观后效^①。林则徐比较公正持平，在一定程度上为死难回民申冤昭雪，保山回民父老辗转相传，颂扬林则徐决狱果断，如说：

“当林则徐审问沈盈（即沈聚成）：‘何敢屠杀多人’？而沈盈遂呈出文武官给与之印结四纸，供称：‘系奉文武官命令而行’。林则徐呵之曰：‘汝一民耳，敢杀如许之人！文武官他们已了官，你能不了命吗’？遂斩沈盈”^②。

但在处理幸存回民的善后上，他却违背本心，顺从旨意，将招复的保山回民二百余户，安插到距城二百余里的官乃山居住，拨把总一弁，兵八十名（原有驻兵三十名），以资弹压^③。

六月，林则徐自大理移驻楚雄，督缉姚州汉回互斗案犯，严加惩办。下旬，返抵昆明^④。

林则徐在迤西用兵半载，镇压了云南回民起义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先后处死或惩治的回民达

① 《甄别知府等各员折》，同上书，第1028页。

② 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

③ 《迤西移改协营添设汛兵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01页。

④ 林则徐：《复前东河总督吴（邦庆）书》（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于昆明）云：“甫于蒲月下浣，遄返省门。”

一千余名，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为了防止回民起义的蔓延和再发，林则徐以干练的手法，制止回、汉间的民族报复、仇杀事件，镇压杀回抗官暴乱的保山汉族地主武装，对丁灿庭、杜文秀等京控案作了比较公正的处理，这在客观上对回、汉人民有利，具有减少回、汉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积极意义，不能和镇压回民起义混为一谈^①。

通过这次用兵，云南的封建统治得到加强。道光帝以林则徐著有“劳绩”，加以“太子太保”的头衔，并赏戴花翎。这年年底和一八四九年二至五月，林则徐又派兵镇压了邓川州傈僳族和腾越厅山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②。

但是，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是用武力征服不了的。林则徐自己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曾写信告诉友

① 旧史通称为“办理回务”，史学界也有人不加具体分析，把镇压保山地主武装暴乱说成是镇压汉族人民起义，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必要加以澄清。另外，有人认为林则徐这样做，是为了欺骗回民，这是片面的，因为林则徐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平息回民的民愤，惩办一些屠杀回民的凶手，缓和回汉矛盾，这不是单用“欺骗回民”所能概括的。

② 《池项才保等叠抢拒捕案申明定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16页；《弹压腾越厅边外山地居民情形折》，同上，第1157—1159页。

人说：“在鄙意期为一劳永逸之计，但恐无久安长治之方”^①。后来，他在离任返乡时对其僚属说：“经此次创艾，区区之力，不过维持十年，过此非所知矣”^②。

实际上还不及十年，随着中国近代第一次农民反帝反封建高潮——太平天国革命的到来，一八五五年以后，云南便形成以大理为中心的回民大起义和以弥渡为中心的彝族大起义，把林则徐苦心弥合的封建统治秩序，化为过眼烟云了。

六十

林则徐在陕甘、云贵活动期间，仍然关心时局，寻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方案。

早在林则徐谪戍伊犁期间，银贵钱贱的趋势已

① 林则徐：《复何少麀太史（其仁）书》，道光二十八年夏于昆明。

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云南省文史馆藏罗养儒撰《永昌回民相残记》稿本中，作在迤西用兵之后所言。罗文云：“一日，程抚设宴款林，席中谈到迤西各处乱事，今幸勘平，程抚随举酒贺林，林督（则徐）笑而言曰：‘老同年，亦未可乐观也！汉与回，其结仇集怨，是同样深厚，云胸中无芥蒂存在，老同年其能信乎？今只能云暂时安定，最大限能达十年’。”金安清称在论“驭边”事时所说，似较可信。

在日益加剧，朝廷议论纷纷，措手无策。一八四三年，道光帝下旨命各督抚筹议具奏。陕西巡抚李星沅曾就此写信向林则徐征求意见。林则徐复书说：“目前患贫为甚，诚如来教，安得有生财之道？然若中外一心，变通挹注，亦尚不无可商，何至较及锱铢，为委琐之下策，而非徒无益耶”^①？在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写的三十九号家书中，又说：

“石梧中丞来书，以钞法有交议之请，两次来询办法，既是朝议欲行，则必须立出善法方好。石梧于万里外谆谆质问，我率性条列事宜复之。如渠以为合宜，则只管作伊意思条列复奏（旁注：断不可提及我之所议），倘谓不然，即作罢论”。

不过这些条款，如今已无法得见了。从李星沅复奏的内容来看，如认为“改铸当五当十普尔钱碍难行使”，鼓铸大钱铸难、销难、例价折收难、市价折收难、搭放难，等等^②，符合林则徐的思想。可以断定，李星

① 林则徐：《致李石梧书》，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夜于伊犁。

② 《李星沅传》，《清史列传》卷42。

沅是接受了林则徐所议的条款，条列复奏的^①。

一八四六年林则徐署理陕甘总督时，他的亲友王景贤在从福州寄给他的贺信中，又提出“天下财源日匮”的问题，并以福建“赋税重加，富民且不免坐困，而贫乏者无论焉”为例，尖锐指出：“官方皆以理财为急务，民生疾苦谁为动念？滔滔者不知何时得返”？希望林则徐“为苍生系命”，“大持至见，挽此狂澜”^②。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清政府鸦片禁令的取消，但在英、美等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庇护和清朝统治集团的放纵下，鸦片走私贸易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直

① 林则徐在《复葭州凌树棠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于伊犁）中说：“来教以普尔钱不便行于内地，洵为通达治理之言，近闻陕、甘大府皆有所陈，谅与卓见不谋而合也”。又《复湖南宝庆府同知朱（百顺）书》（道光二十七年春于西安）云：“示及钱法利弊各说，此系前此所渴想而未得者”，“弟前在边外，曾承友人之门，亦以管见胪列数条，尊意大略相仿，兹特另录一通，以资质证”。李星沅对林则徐所议用官钞收买丝茶则持保留态度。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记：“得林少翁书，论行钞甚悉，然以官钞收买湖丝、茶叶势颇难行，亦时会为之也”。二月初十日记：“少丈以予前商行钞，寄到条目甚详细，第用官钞收丝，恐丝人未必肯售，即格碍之一端也”。见《李星沅日记》，第545、549页。

② 王景贤：《上林少穆岳叔书》，道光二十五年冬，见《伊园文钞》卷4。

接经济恶果，便是银贵钱贱问题的日趋严重。战前，银贵钱贱问题在东南各省比较突出，战后发展为遍及全国的社会现象。战前，银价一两最高达兑换制钱一千六百文，战后几年间，急速上涨到二千文左右，“较昔钱价平时盖倍之，较贵时几及三信”^①。一八四五年，京师白银一两换制钱将近二千文；外省则涨至二千二、三百文，而且上涨之势，还“日就增加，尚无底止”^②。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口岸附近地区，比如林则徐的故乡——福州，兑换白银一两，已“渐增二贯（即二千文）”^③。内地各省的银价上涨也很惊人，林则徐为官的甘肃、陕西，便出现这种情形。以西安为例，林则徐从这里出发赴戍新疆的那一年，即一八四二年，每两白银可换制钱一千四百八十文^④，而到一八四六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时，银价涨落无常，昂时每两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⑤。而甘肃，在一八四七年

①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5。

② 刘良驹：《议饬定银钱划一章程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38。

③ 谢章铤：《稗贩杂录》，卷3。

④ 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

⑤ 《复议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42页。

初，则已涨至将及二千文^①。

银贵钱贱，影响到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也造成“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②。清朝政府最主要的税收——地丁银，一八四三年以前，各省积欠了五百九十三万余两，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七年上半年，续欠二百〇六万余两，一八四七年底，又续欠一百〇六万余两，共达九百〇八万余两^③。仅这笔欠款，就相当于战后国库每年贮存的银数。此外，国库中的白银，又因鸦片战争中消耗的军费、英军的抢劫，战后的赔款以及其他开支的增大而日益减少。据清代钞档历年户部库银大进大出黄册的资料，仅一八四三年，超支近一百二十八万两，户部银库存银数，比因战争耗费而大大锐减的一八四二年，还要减少百分之二十七。这就使清朝政府陷入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

实际上已经放弃禁烟政策的清朝政府，为了摆脱财政枯竭的窘境，除了巧立名目向劳动人民转嫁

① 清代钞档，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陕甘总督布彦泰奏。

②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

③ 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潘世恩等奏。

这个老办法之外，也不得不筹划对策遏止银贵钱贱，或从其他渠道扩大银源。

经过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战，许乃济的“弛禁论”已经声名狼藉，许乃济本人也因而削职，战后也无人敢于公开主张。但是，为了摆脱越来越严重的银荒，有些官僚曾经私下考虑采取内地栽种罂粟来抵制洋烟，挽救白银外流的办法。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署江西抚州府文海曾经就此征询过他的意见。鉴于禁烟已成清廷之忌，林则徐不再像战前那样大声疾呼严禁鸦片，甚至一度发生动摇，想赞同允许内地种烟、吸烟的办法，但他考虑到“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未必回心向内”，实际上挽救不了白银的外流，而又放弃了。一八四七年二月，他在答复文海的书信中说：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黄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为绍兴之美酝、湖南之錠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但恐此等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①

① 林则徐：《复署江南抚州府文海》，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于西安。

林则徐不敢像领导禁烟运动那样，理直气壮地坚持禁烟（虽然他对洋烟的痛恨并没有改变），这反映战后中国的政局，给地主阶级抵抗派没有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

严禁鸦片既已成为官场禁忌，挽救银荒危机的方案，只能求诸于治标。当时提出的改革方案，重大的有两项。其一是实行“钱银兼用”、“贵钱济银”。一八四五年，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章程，主张钱银并用，内阁侍读学士朱崧奏请贵钱济银，道光帝在财尽库空的情况下，同意变通。“钱银兼用”、“贵钱济银”的基本点，是扩大用钱之路，以调剂白银的不足，并压低银价。战前，地主阶级抵抗派把它作为查禁鸦片的辅助办法，以遏阻白银外流，不失为可行的方案。但撇开查禁鸦片，即抵制外国鸦片侵略，把它突出为主要的办法，当然解决不了白银外流的问题，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难以实行。“银价日贵，官上领皆银，下发皆钱，尤以为便。凡规费有定数者，较之往年尝得一倍。故银钱并行之说，阻挠必多”^①，这是主要的原因。但也有私铸小钱、制钱与铜价比例不合理、各地区银钱比价悬殊等难以简单处理划一的原因。各地疆吏讨论的结果，这一方案被搁置不用了。

^① 吴嘉宾：《钱法议》，《求自得之室文钞》卷4。

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曾经对这一方案表示过自己的意见。他原则上并不反对“钱银兼用”，“贵钱济银”，而且认为“钱银相辅而行，利散于民而权操之上，果能广用钱之路，自足持银价之平”。但他从陕西的实际情况看出这种办法碍难实行，一是各地银钱比价因时因地而异，不可能“视省垣时价为准”，二是陆路运钱调剂，运费太大，不能取赢，“若以市俚所不能为者责令有司为之，其势自更不易”，三是官府收放可以变通用钱之处不多，“再令减银添钱，亦不过杯水车薪，于大局似仍无济”^①。从表面上看，林则徐和其他反对“钱银兼用”的疆臣大吏漫无区别，但实质上，他们的出发点还是不同的。林则徐在当时没有公开说明，但后来在云南写的私人通信中，把他反对的主要理由作了透露：

“银之所贵者无他，岁去五千万，有数可稽，其以洋银入者，不及一也。譬如人之精血日耗于外，而惟于五官六腑自求运气之术，能敌其外出者乎？”^②

可见他是从挽救白银外流的大局出发的。“截流”于

① 《复议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42、943页。

② 林则徐：《复郡蕙西懿辰中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于云南。

大局无济，“堵源”又求之无方，这是林则徐思想上的矛盾。他把挽救时局的希望寄于皇帝的支持上，故根本无法解开这一思想矛盾。

其二是开银矿，增加银源。这本来也是地主阶级抵抗派在鸦片战争前就已提出的主张。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曾以种种借口抵制和反对，其中一大理由，便是开矿容易“聚众藏奸”。矿禁政策继续执行的结果，使矿冶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阻挠，以至窒息，而采银矿厂更属为数寥寥。有些银矿还是贫苦农民和流民成群结队入山“盗采”的。战后银荒愈演愈烈，迫得道光帝不得不也从这方面打主意，甚至同意抵抗派原先主张的改用民办、商办的方案。一八四四年，道光帝几次“密谕”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督抚，设法开采银矿，明确表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①。一八四八年，又再次谕令开采银矿，“至于官办、民办、商办”，由有关地方督抚熟商筹议，“朕亦不为遥制”^②。

云南是清代矿冶业的主要地区，官私矿厂中的劳动者不下七十万人，如果加上“盗采”的，数量就更大了。一八一四年以前，开采银矿的有十六厂，每

① 《清宣宗实录》卷 406。

② 《清宣宗实录》，卷 461。

年抽收课银二万六千五百五十两。嗣后，鹤庆州白沙一厂衰竭封闭，南安州的石羊、土革，镇雄州的铜厂坡，会泽县之金牛，永平县之三道沟等五厂，也“历年废歇”。续报开采的虽有三厂，只有永北厅的东升厂出产较多。银厂报拨课银，节年赢余，各一、二千两至六、七千两上下。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从开辟银源的观点出发，主张大力开采银矿。他吸收了《周礼》中某些古代思想资料，指出：“开矿之举，不独历代具有成法，而《周礼》早已明著为经”。并加以新的解释：

“伏思有土有财，货原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果能经理得宜，自可推行无弊。考之《周礼》：‘圻人掌金玉锡石之地’。注云：‘圻’之言矿也。其曰‘为之厉禁以守’者，为未经开采言之也。曰‘以时取之，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明言开采之法，为后世所仿而行焉者也。”^①

把“为之厉禁以守”考订为指未经开采的禁山，这就剥夺了封建顽固派一味反对开矿的经典依据。同时，他还用“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

^① 《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45页。

至数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数百人之利，无利之处，人乃裹足”，“小民趋利若鹜，矿旺则不招自来，矿竭亦不驱自去，断无盘踞废硐，甘心亏本之理”等人所共知的常识，揭露顽固派的荒谬和无知，指出：“其谓人众难散，非真知矿厂情形者也”，“①。

至于开采方式，林则徐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这样做的好处，一，“官有督率之权而无著赔之累”；二，可以防止官办出现的“假手于募丁胥役，弊窦愈多”的现象；三，可以刺激商民开矿冶炼的积极性，“若辈行山望气，日以为常，于地方之衰旺盈虐，大都能知梗概，见有可图之利，或以红单而报苗引，或以金呈而请山牌，当其朋集鸠资，人人有所希冀”。有此三条，招集商民开矿“似可常行无弊”。

由商民集资朋开新矿以外，他还主张整顿老厂，废弃那些“硐产全枯，徒劳无益”之厂，尚能修复的就要让“习于厂事者”尽力补救，“即或需费工本，但能先难后获，亦当设法为之”。总之，“不得因广采新山，而转置旧厂于不问”。

为了鼓励商民开矿冶炼，林则徐还拟订了四条章程。“宽铅禁”，目的在“准将底销出售，以补厂民

① 同上书，第 1146 页。

成本之亏，庶不至于退歇”。“减浮费”，是为了使商民“不致因累而散”。“杜诈伪”，在于解除“良民不敢开采”的顾虑。“严法令”，旨在严密控制砂丁、炉丁的统治网，但也有维护矿厂商民剥削利益的一面^①。

林则徐鼓励商民“朋资伙办”，开采银矿，目的在于解决银源问题，并不是提倡在银矿业中发展资本主义。以林则徐倡导新开的他郎厅坤勇筭银矿为例，该矿在林则徐下令开采的前一年，已有黄应倡等“欲恃强先来挖矿，率伙盘踞骂泥街”，被封建官府驱逐。林则徐批准开采之后，“原先偷挖之人，多欲朦混入厂”。林则徐一面会调官兵三百名赴厂驻扎，一面下令文武官员实力搜捕，把黄应倡等七十八人逮捕起来。虽然我们缺乏足够的历史材料判断这起“偷挖”事件的性质，但林则徐的处理却雄辩地说明，他的“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中的“民”，指的是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合法商民，并不包括“盗采”的商民和小生产者。实际上，只有在“盗采”的这部分商民，较多地摆脱封建官府和行会的封建束缚，具有相对的自由，才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而“盗

^① 《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49—1151页。

采”的小生产者，实际上是失去土地（或只有极小块土地）和摆脱（或相对减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破产农民或贫苦农民，是可能的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从管理组织上看，该厂以“殷实良善之户作为头人，招募砂丁，逐层约束”，“每砂丁二十五人，设有丁目一名，每丁目十人，复设丁长一名，积至砂丁一千人，另设总头一名，而仍选立客长五名，总司稽核。又责成镶头报挖新矿，炉头请票扯火，课长掌秤抽收，彼此互相稽查，随时示以赏罚，复以课书、练役，分段梭巡”^①，实行的是封建的“七长制”。在这种制度下商民的“朋资伙办”，决不是自由的“股份公司”。至于厂内头人与砂丁的雇佣关系，很难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把林则徐的主张看作是“替市民阶层说话”，是没有根据的。

依靠合法商民开采银矿，对解决银贵钱贱危机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林则徐说过：“即使民间一年采得百万之银，国课才十五万耳，况断断不能有此数乎！……老厂旧欠，由官赔解者十之八、九，纵开得新矿，其得亦可知矣”^②。事实正是如此。一八四八年，

① 《访获他郎厂私挖矿硐之黄应倡等一百余名大概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60页。

② 《复郡懿辰书》，道光二十九年冬于云南。

云南虽然新开了九个银厂，但由于苛重的课税、需索和严密的政治控制没有减轻，商民开矿的积极性并不高，直到一八五〇年，这些银厂也还“未大臻成效”^①。至于其他各省，虽然道光帝明令允准，却无人报开。按照逻辑推理，说林则徐的主张“有利于当时资本主义的生长”，也是说不通的。

林则徐允许商民集资开采银矿的进步意义，在于反映了他“富国富民”的爱国愿望。虽然富封建国家、富合法商民，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民族压迫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压迫的条件下，注定无法实现，但他的精神还是可贵的。这和道光帝单纯追求白银，筹集库款，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还必须指出，在振兴云南铜矿业方面，林则徐的开矿主张便失去如上的进步意义。云南铜矿业在清代前期曾经有过很大的发展，嘉庆年间已经衰落，鸦片战争以后一衰再衰，处于一蹶不振的境地。由于“各硐开采年久，所出矿砂微薄，厂民亏折停歇”，清政府每年向云南铜厂发放一百万两白银的“铜本”，每年都有“厂欠”。一八四六年全省“厂欠”一万六

① 《清文宗实录》卷18。

千五百二十六两^①，一八四七年，欠一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两^②。历年积欠工部钱局煎折、沉溺、逾折铜三项铜斤，达二百零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余斤^③。云南铜矿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朝“放本收铜”的掠夺政策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银贵钱贱的影响，是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结果。振兴云南铜矿的关键，从内部而言，在于改变“放本收铜”的掠夺政策，鸦片战争后有人就提出裁减云南铜本的改良主张，林则徐也曾“主不运铜之议，谓一年可先省百万铜本也”。但是，林则徐从防止社会动乱的政治目的考虑，最终否定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坚持在维护“放本收铜”反动政策的前提下寻矿开厂，说什么：“若铜本一岁不发，则滇必乱，乱弭而所费且浮于铜本矣，终亦不能不发，是势之无可如何者也”^④。这就决定他无法挽救云南铜矿业的衰败。

至于鸦片战争前林则徐致力提倡的灌政改革方案，他未改初衷，不过，他已经认识到没有实现的希

① 《查明道光二十六年份各铜厂民歛工本银两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993页。

② 《查明各铜厂无著厂欠请准豁免折》，同上书，第1115页。

③ 《积欠工部钱局煎折等项铜斤势难按限补苴折》，同上书，第1126页。

④ 林则徐：《复邵蕙西懿辰中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于昆明。

望。在《复贝清乔（无咎）书》中，他感叹说：

“至漕运，则我见为害者，皆人所藉以为利。治其枝节，抑末矣。若究其本根，则欲去在此之害，必先去在彼之利，恐事未集而侧目者众，不惟挠之使其无成，且必构之使其受祸。一人之力难胜众人，亦徒托之空言而已。海运原不自今日始，而时势既殊，故议者多谓其窒碍，且亦实难保其万无一失也，此后再试良难耳”^①！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努力寻找救国救时的“治病之方”，然而，他只能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去寻找，结果不能不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知病而无药，与不知病等”^②。这是林则徐对自己的改革活动，也是对同时代爱国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活动所做的一个痛苦的总结。

六十一

林则徐身处僻远的西北、西南边疆，对东南海疆和西陲边境的前途命运时刻悬念，表现了高尚的民

① 林则徐：《复贝清乔书》，道光二十八年冬于昆明。

② 林则徐：《答戴綱孙书》，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于西安。

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东南地区突出地表现在福州、广州人民反抗英人暴行、反对英人入城的自发斗争上。

一八四三年六月，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他倚仗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一七九五——一八五八年）办理对外事务，遵照道光帝的旨意，极力维护“民夷相安”的局面。一八四四年六月，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廓（George Tradescant iay）到福州设立领事馆，刘韵珂与徐继畲密商，以“和约内‘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只准李太廓在城外南台开馆。李太廓因所租馆屋条件甚差，提出租住城内白塔寺，刘韵珂、徐继畲暗中授意绅士联名请愿，加以拒绝。十月，英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提出抗议，回广州后又以撤退领事为要挟，提出交涉。刘韵珂恐怕英国“另乞别处码头，以求足原给五处之数”，影响抚局，加上李太廓于一八四五年一月私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僧人租房数间，把领事馆人员迁入居住，士绅无一人出城阻止，遂予应允，但同时由徐继畲出面，与李太廓“要约明白，嗣后惟领事夷官准租住城内房屋，其余商夷，俱遵条约，住城外港口，并令将赁屋租约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

租”^①。后来，德庇时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四个月的长期讨论已告结束，在问题的每一点上都取得了让步，并且是在一种很和睦的状态下解决的”^②。英国领事入福州城内居住，虽未引起绅民的抗争，但民间流传有带兵入城之说^③，林则徐在六月七日接到家书传递的这一消息，记云：“闻英夷占住福州城内之乌石山，折〔拆〕祠庙为兵房，炮火军器运入城者无算，官不能禁，未知伊于胡底也”^④。

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福州平民林森森在南台街上行走，误碰路过的英国人阿金一下，阿金即拿木棍击伤林森森的额角，林森森畏惧逃走，阿金穷追不舍，还打坏前来劝阻的商人铺中的酒缸。民众见阿金横蛮施暴，忿忿不平，群起斗殴，一时混乱，有人误击过路的英商记连（Glen）和通事。官府派兵护送英商记连和通事回洋馆，捕去民众三人。次日，洋馆通事碰破过路民人的酒瓮，引起争论。民众遂群往洋馆评理，通事见势不妙，施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

① 徐继畲：《英人租住神光寺原由疏》，《退密斋文集》。

② 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译本，第408页。

③ 徐继畲：《复英夷租住寺尾实情并镇静筹办侦察谣言各缘由疏》，同上书。

④ 《抵金汇帙·乙巳》，五月初三日。

个行人。于是，民众愤入洋馆，挤毁栅栏，在街头殴打黑人一名，并有人乘机搬抢洋馆货物。事发后，官府判罚民众二十八人，其中四人以殴人定罪，而对滋事的英人、通事，仅照会领事“自行查办”。后来查明施放鸟枪伤人的不是通事而是仆役，才敢下令捕问^①。由于“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有画其像为夷人噉屎者”^②。

林则徐调任陕西巡抚后，友人王庆云（字家铉，号雁订，一七九八——一八六二年）自北京向他报告了这一事件，并激愤地说：

“故山般若邻霄，已成腥臊之窟，其失策总在使之入城。当时松龛方伯（即徐继畲）亦思联乡者以阻之，顾议论多，成功少，向使得一人有声望、方略者，使官民必从其言，夷人亦可敛迹。无如桑梓之中，已不能如草木，同其臭味，此错何从铸乎”^③？

林则徐对此当然是深有感触的。一八四六年冬，他写信给时任福建巡抚的郑祖琛（字梦白，一七八四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76，第 3014—3015 页；卷 79，第 3161—3162 页。

② 《李星沅日记》，第 654 页。

③ 王庆云：《与林少穆前辈书》，道光二十六年于北京。

——？年）说：

“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馱睡于旁（指英人人福州城），人心何能安定？……五、六年来，东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弟方思咎不遑，又曷敢过问？要之始末皆在识者胸臆间，不知来者犹可追否耳”^①？

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已开始。林则徐在凉州、西宁督办“番务”之时，友人曾经写信向他报告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梗概，并说：“夷知畏民而官不能用民，强民从夷而民不服，甚至以其抗夷之念转而抗官”^②。林则徐有无复信，在复信中又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无法弄清楚。但他抵制英人入城的态度是明确的。几年间，“粤中宦场屡改，此时甚少相知”^③，但他关切之情并未减少。赴滇途中，他在致杨以增书中，对广东人事变动深感关注：“粤抚择人，自非石琴（即黄恩

① 林则徐：《致郑梦白中丞》，道光二十六年冬于西安。

② 退思斋主人致林则徐书，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③ 林则徐：《广西抚台郑（梦白）加单》，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一日于昆明。

彤)不可,未知仲升(即徐广缙)又作何位置也”^①。到云南后,他得知广州绅民反对英人勒租河南地取得成功,就曾向友人指出:“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侧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竟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黑白当从局外观,令人但有慨然耳”^②!又说:“窃以众志可以成城,未有不先安民而能却敌者”^③。一八四八年,他答复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询问对英策略的信中,便重申借助民力抵御外侮的主张,十分明确地指出,要阻止英人入城,“粤民可用,唯此一端”。^④一八四九年二月十五日,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文翰(Bonham,一八〇三——一八六三年)根据德庇时——耆英密约,与两广总督徐广缙会谈于虎门,使用武力威吓逼徐广缙答应英人入城。林则徐听到“洋舶逞天骄”的消息后,对“珠海何年蜃气消”十分关切。他在答袁甲三(字午桥,一八〇六——一八六三年)的一首诗里,描述自己在病榻上获知这一消息的心情是:

①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夜于褒城马道驿。

② 林则徐:《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道光二十七年秋于云南。

③ 林则徐:《复湖北抚台赵炳言书》,道光二十七年秋于云南。

④ 林则徐:《复广督徐广缙书》,道光二十八年于云南。

病榻呻吟忧未了，残灯孤枕警中宵^①。

徐广缙在人民的压力下，以“众怒难犯”，表示拒绝。广州人民闻讯后，抗英情绪更加高昂，城内以至四郊，旬日间组织社学武装群众达十万人，准备拒英入城，匹头、棉花等行业商人也宣布暂停与英人交易，以示抵制。文翰见广州人民抵抗力量强大，不得不于四月六日宣布“罢议进城”。消息传到昆明，林则徐“欣感良多”，油然生起“可敬可羨”之情^②。林则徐对清廷因循粉饰，不思振作，深抱不满。在复邵懿辰（字蕙西，一八一〇——一八六一年）的一封信中，他说：

“夫为国首以人才为重，……有才而不用与无才同，用之而不使之尽其才，与不用同。且当未用之先，犹有所冀也，及用之而不能尽其才，或且以文法绳之，猜忌谴之，则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而天下之有才者，闻之亦多自阻”^③。

这是十分沉痛的抗议。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

① 《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云左山房诗钞》卷8。

② 林则徐：《复陈渭扬书》，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于昆明。

③ 林则徐：《复邵蕙西懿辰中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于云南。

“今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即得大有为者以振作之，尚恐其难以程效，况相率而入于因循粉饰之途，其何以济耶？狂澜东下，诚有心者所歎歎而不能已耳”^①！

在强敌入侵面前，痛定思痛，发奋振作，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已经难以挽狂澜之东下，何况当事者还在那里“剜肉疗饥，吮血止渴”，“上下皆明知之而故蹈之”，每年用数千万两白银去填塞外国侵略者的欲壑，“竭江海而取偿于沟渎，其涸有不立待者耶”！在复贝清乔（一八一〇——一八六三年）的信中，他痛切地说：对于外国侵略者，“昔时体统犹存，尚能操纵，今则受之以柄，彼且有以难我，即使仆复与其事，能箝制之于纵逸之余乎？黑白当从局外看，惟付之浩叹已耳”^②。

鸦片战争失败引起的时代剧变，给中国思想学术界起了惊醒的作用。爱国、开明的封建士大夫纷纷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并追随林则徐之后，把经世致用之学引到了了解外国、研究西方的方向。林则徐的挚友魏源，于一八四三年一月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

① 林则徐：《复邵蕙西谿辰中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于云南。

② 林则徐：《复贝清乔书》，道光二十八年冬于昆明。

系统地介绍外国的历史、地理，以至物产、民情、文化教育、宗教、历法和科学技术，明确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则徐时在伊犁，十分关切魏源著书的近况，希望他能得到重用，实现救国救时的愿望。一八四四年春，魏源入京应试，得朝考三甲第四十九名。林则徐从京报中获知这一消息，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致书友人，认为这显示“镆之不终埋”^①，“且使绩学之士有所适从，足为吾道幸也”^②。虽然因为关山远隔，未向魏源专贺，但他还是借祝贺李杭（字梅生，一八二一——一八四八年）成进士的诗篇中，以“乡秀朝华识楚才”^③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欣喜心情。他对魏源的《海国图志》，理应有所回应，可惜今天已找不到任何他们通信联系的资料了。

林则徐的另一友人姚莹，一八四三年出狱后被发往四川以同知知州用。姚莹到四川后，抱着“海外诸夷欺凌中国，……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的

① 林则徐：《致雪逸五兄书》，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于伊犁。

② 林则徐：《与王子寿书》，道光二十四年于伊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1集，卷1。

③ 《梅生公子联捷南宫选入词馆三叠前韵为贺》，《云左山房诗钞》附卷，贺诗。句下自注：“是科楚产，仆识四人，君齿最少，陈小舫在壮齿，魏默深、王子寿两君则三十年来名宿也”。

余恨，“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的爱国愿望，留心海外时事夷情，“喋血饮恨”^①，于一八四七年写成《康輶纪行》十六卷，“纪所历山川风俗、人物杂论、古今学术、文章政事，因考达赖、班禅、黄红教而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因考前后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诸国，以及西洋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之疆域情事，详著之，以备中国抚驭之宜”^②。该书着重介绍中国西边的形势，揭露英国对西藏的窥伺，并指出，“近年英、俄二夷在西北二印度之间构兵，盖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③。为了防御外敌的入侵，姚莹主张翻译西书，了解外情。他高度评价林则徐在广东，“求粤人通晓西洋事者，得欧逻〔罗〕巴人所撰《四洲志》及澳门月报，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于是海外图说毕集”；称赞魏源的《海国图志》，使“中外地與形势以全，可谓盛矣”^④，并说自己“尝得英夷图书数种”，“倘至粤中，以其书觅人译而出之，不亦善乎”^⑤！

① 《鸦片战争》第4册，第531页。

② 《鸦片战争》第4册，第533页。

③ 姚莹：《西藏外各国地形图说》，《康輶纪行》卷16。

④ 姚莹：《中外四海地图说》，《康輶纪行》卷16。

⑤ 姚莹：《外夷形势当考地图》，同上书，卷5。

这本书写成之时，正值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姚莹特地写信给他，对他翻译西书、探求西方知识表示拥护和追随的态度，并说：

“数十年来所未了然者，复因魏默深之书，得闻粤中尊译欧罗巴人《四洲志》，知其大概，惜未见原书，未审有刊本可得否？莹亦有英夷图书数种，苦无翻译之人，徒藏笥中而已，安得善译者一考校之耶”^①。

姚莹知道林则徐到云贵后，必勤咨访形势，便在信中向他报告英国窥伺西藏的动向，指出：“滇蜀皆接藏地，藏外则廓夷”，“哲孟雄即廓夷属也”，“蜀中英烟最多，皆从此入藏，而入蜀下长江也。上冬英求通藏市，盖其窥藏之心久矣”^②。

林则徐给姚莹的复信，现已不可复得，他在云南探访外情的材料，可惜也没有保存下来。但从新疆时期他对西陲边疆的关注可以想见，他必定是注意到西藏问题的。

至于徐继畲探求西方知识，历经五年而成的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一八四八年始在福州刻板

① 《鸦片战争》第4册，第533页。

② 《鸦片战争》第4册，第533页。

问世，远在昆明的林则徐，虽然和徐继畲通过信函^①，但终其任内，并没有见到。

林则徐身处僻远的西北、西南边疆，被清廷排斥于东南反侵略斗争的大局之外，失去了直接观察、了解和参加的环境条件，他的信息来源于官方邸报和友人的通信，这就不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没有再次访查西书、西报的机会，探求西方知识的源头几近枯竭，因而对西方的认识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他对东南大门被迫打开之后，“华夷杂处”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研究思考的全面资料（有的还是不符事实的传言），因而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更多的是感情的激越。他的御敌之方，大体停留在战前和战时的水平上，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林则徐势必深深地陷入炽热的爱国激情与“复与其事”，也不能“箝制于纵逸之余”的矛盾痛苦之中，而不能解脱。

林则徐对西北、西南边疆的安定，也时加注目。一八四六年，四川哥老会趁总督宝兴调任之机，聚众请愿，“集至盈千，云与节相送行，占住简州大公馆，甚至捆官掳弁”。林则徐在西安得知这一消息，深感

① 林则徐：《复福建抚台徐（继畲）书》，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六日于昆明。

震惊，认为这“殊不成世界也”^①。

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一日，新疆发生安集延暴乱，犯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赛什雅勒泰自杀。林则徐在昆明闻讯，深感不安。在致杨以增的信中，他悬揣兵势，指出：

“伊江二千之众，由冰山南去；红庙之一千五百，历高昌而西；中间之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等城，皆相犄角，当不待定西（布彦泰）到彼，即已归马放牛，此事似可希冀。当此度支大绌之际，若稍稽时日，其何以堪？惟仗圣主福威，早为戡定耳”^②。

对于这些，他也只能徒发感叹而已！

一八四八年，林则徐力疾从公，苦于幕宾之选。时任贵州知府、署安顺府的胡林翼（字貺生，一八一二——一八六一年），向他推荐了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一八一二——一八八五年），湖南湘阴人，弱冠时父母双亡，颇好读书，贺长龄居忧长沙，尝以所藏官私国史借览，以国士见待。贺长龄弟熙龄是他的老师，“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

①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夜于西安。

②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于昆明。

艺帖括”^①。一八三二年，左宗棠中举，但先后三次参加会试均不第，乃绝意进取，蛰居湘潭辰山妻家，埋首攻读，讲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及方輿地理之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②。林则徐知交、两江总督陶澍于一八三七年见到左宗棠，目为奇才，后尝为子恍与左宗棠长女孝瑜议婚^③。一八三九年，陶澍逝世，眷属归居湖南安化小淹故里，陶恍年方七岁，左宗棠受老师贺熙龄之命，前往就馆授业。课读之暇，博观纵览陶澍所藏图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之”^④。

鸦片战争爆发，民族危难震撼了左宗棠，林则徐的抗敌主张感染了他的爱国之心，“心神依倚，惘惘欲随”。“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⑤。一八四二年，陶澍女

① 左孝同：《先考事略》。

②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文集附联语。

③ 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书》：“长女姻议……此议始于戊戌（1838年）之秋”。《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1。

④ 左宗棠：《拟试造轮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

⑤ 左宗棠：《复胡润之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1。

媚胡林翼居父忧，曾到小淹经纪陶氏家政，与左宗棠“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①。一八四五年，胡林翼又来小淹会葬陶澍夫人，“盘桓十日而别”^②。胡林翼对左宗棠的品学极为赞赏，推崇他为“近日楚材第一”^③。胡林翼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是建立在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一八四九年一月十日，林则徐复信给胡林翼说：

“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啖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其馆穀舟资，应如何致送，亦希代为酌定。以执事之聆音识曲，当能相与有成”^④。

是时，左宗棠居住在湘阴东乡柳庄，因故不能赴聘。他复信胡林翼说：

“得执事岁秋急步所递书，敬悉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仆诚无似，得府主如宫保者，从容陪侍，日观其设施措注之迹，与夫莅官御事之人，当有深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6。

② 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1。

③ 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54。

④ 林则徐：《复胡林翼书》，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于昆明。

于昔之所闻所见者。纵不能有当于公之意，其有益于仆则决可知矣，尚所疑而待执事之敦促也！顾事有未能如意者，孤侄年已十七，家嫂急欲为授室，期在今年。又陶媚预订读书之约，未能恣然。坐此羁累，致乘夙心，西望滇池，孤怀怅结”^①。

这对亟须僚佐人才的林则徐来说，当然不能不深以为憾事。

“无端风雨惊花落，更起楼台待月明”。这是林则徐在陕西时书赠邱景湘（镜泉）的一副对联^②。可以说，这正是林则徐受谴后心境的写照。鸦片战争以后，道光帝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林则徐进京觐见，林则徐“更起楼台待月明”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严峻的现实所粉碎了。

林则徐从迤西返回昆明后，“半载驰驱，力疲心瘁，前虽征衣已卸，而积尘待扫，善后宜筹，仍觉昕夕劳劳”^③，“衰惫之躯，殊觉难于支拄，原拟投簪归

① 左宗棠：《复胡润之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牒卷1。

② 萨嘉榘辑：《林则徐联句类集》，卷4。

③ 林则徐：《复前东河总督吴（邦庆）书》，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于昆明。

去，而此间公事一时未能息肩”^①。到了秋天，他的身体“愈形疲茶”^②，本想请假医调，又因云南前富民县知县广和赴都察院控告，“抚、府、县一概牵连”，连林则徐“亦复不免”^③。道光帝将该案发交林则徐审办，因此“弗能摆脱”^④，“不能委之而去”^⑤。林则徐审实奏报以后，道光帝特命四川总督琦善前往昆明复审。琦善又因赴瞻对镇压少数民族起义，一再延期未到，直到一八四九年春天，才改命成都将军裕诚前来^⑥。

郑夫人死后，汝舟、聪彝、拱枢于一八四八年春分别从北京和福州赶到昆明奔丧。因为迷信于“山向

① 林则徐：《致兵科给事中曹履泰书》，道光二十八年夏于昆明。

② 林则徐：《复廷桂、廷樾两孝廉书》，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于昆明。

③ 林则徐：《复卢和卿书》，道光二十八年冬于昆明。

④ 林则徐：《复卢和卿书》，道光二十八年冬于昆明。

⑤ 林则徐：《复甘肃皋兰县董平章书》，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于昆明。

⑥ 林则徐：《复陕西按察司经历蔡天锡书》，道光二十九年春于昆明。林则徐对此案的处理，请参见《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10页。

不利”，不能遽葬之说，棺柩暂时没有运回福州^①，聪彝、拱枢为了岁考，先于一八四八年秋归闽^②。一八四九年夏至以来，林则徐的旧疾不时举发，头目眩晕，委顿异常，于七月三日上奏请假医治。十日，将制篆交云南巡抚程矞采兼署，“键户医调”^③。八月五日，以病情加剧，奏请开缺回乡调治。九月十日，道光帝下旨准其病免。十月十二日，接旨卸任。

① 林则徐：《复陕西按察司经历蔡天锡书》，道光二十九年春于昆明。林则徐对此案的处理，请参见《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10页。

② 林则徐：《复王申甫室人书》，道光二十九年春于昆明。

③ 林则徐：《致署贵州藩台武（次南）书》，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于昆明。

第十六章

东归故里

六十二

一八四九年十月下旬，林则徐在长子汝舟等的陪侍下，带着郑夫人的棺柩，离滇东归。同人临岐握送，滇民攀送惜别，“焚香载酒，远迹不期而集至数万，妇孺奔走号泣，拥公马几不能前”^①。

“宦情如梦太匆匆，白首临岐倍黯然”^②。林则徐赋七律西首，留别滇中同人。他倾吐告归的苦衷：“壮志不随华发改，孱躯偏与素心违”；“重镜岂宜容卧理，乞身泪满老臣衣”。他坚辞昆明官绅为他设香火、镌迤西碑留作纪念的举动，提醒他们：“济艰幸

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② 林则徐：《题杨平阶〈沃州归饯图〉》，《云左山房诗钞》卷8。

仗同舟力，定远还资曲突谋。莫恃征西烽火息，从来未雨合绸缪”。依依惜别，他珍念的是国家的危难和民生的苦痛：

黄花时节别苴兰，为感舆情忍涕难；
程缓不劳催马足，装轻未肯累猪肝。
膏盲或起生犹幸，宠辱皆空意自安；
独有恫瘝仍在抱，忧时长结寸心丹^①。

林则徐一行由云南督标两弁随伺，“先在滇黔道上跋履险巇”^②。十一月一日，途经曲靖，接到次婿沈葆楨来信，商量进京居住。林则徐先前本有此意，曾经函托老友豫堃代为觅屋，因索价甚重而作罢。他复信表示返闽之意已决，因为“昨奉谕旨，既有回籍字样，理宜直返家乡”，“又思先茔未亲祭者二十年，亦不可不亟图归奠”，“且明知京中应酬更为繁重，不出门则恐致招怪，若出去又与告病名实不符，设转贻拟议之端，尤为不值。且年来在滇过冬，并不用穿大毛衣服，忽受京中如许之冷，恐必老病益增”^③。

① 林则徐：《留别滇中同人》，刘存仁《笃旧集》卷1。

② 林则徐：《致黄宅中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于东归故里途中。

③ 林则徐：《致沈葆楨书》，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夜于云南。

滇黔山路崎曲难行，酷似自己仕途上的坎坷，林则徐以《舆纤》为题，抒写胸臆：

山行也学上滩舟，牵挽因人不自由。
 一线划开云径晓，千寻曳入洞天秋。
 漫疑负弩经巴蜀，便当浮槎到女牛。
 不为丝绳标正直，此身谁致万峰头^①！

途经贵州普里，时任大定知府的黄宅中（字惺斋，号图南）“迂程左顾”。黄宅中一八二九年任侯官知县，林则徐丁父忧家居，时有过从。二十年后重相见，分外亲切。黄宅中送上去年所刊《大定府志》六十卷，请林则徐撰写叙言。林则徐到贵阳后，黄宅中又来“公同晤叙”^②。

十一月二十一日，行抵镇远。“即买舟顺流而下，泛棹荆湘”^③。离开镇远前，他乘差弁回滇之便，致书云南抚院、臬台、粮道，聊表“彩云回望，益怀欢聚

① 《云左山房诗钞》卷8。

② 林则徐：《致黄宅中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于归途。

③ 林则徐：《致云南抚院张（日昷）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八日于镇远。

之情”^①。

从镇远僦溪放櫂，改走水路后，“舟行甚滞，缘所乘花舫船较笨，又遇水枯风逆，两三日始达一程”，林则徐“借此以养病躯，本亦无须求速，岁前能否抵里，亦复任其自然”^②。月底，“开舟入湘南境”^③。三子聪彝从福州赶来。

泛舟途中，林则徐对《大定府志》“反复寻绎”，“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博，抉择之当，综核之精”。把它和近代名志相比较，他认为只有严如熤的《汉南续修府志》、冯敏昌的《孟县志》和李兆洛的《凤台县志》，“或堪与此颉颃，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但“现在刊本未免尚多错字，希嘱细心者重校一过，逐加修改，更可以广流传矣”。他就诵绎所得，写成叙言一篇，录以寄政，并在致黄宅中书中提出为志书作叙的己见：

“窃念并言之作，原为全帙提纲，如叙中于书之体例有脱漏者，应请就稿酌添，有触背者亦祈酌易；总使作者之意尽宣于叙者之言，俾读者

① 林则徐：《致署臬台史（椒圃）、粮道王（小山）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八日于镇远。

② 林则徐：《致黄宅中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于归途。

③ 林则徐：《致沈葆楨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于湘南。

观一叙而会全书之宗旨，乃为诉合无间”^①。

他把叙言看作全书的提纲，要准确表达作者的意图，使读者看后即能领会全书的宗旨。他犹恐自己所作叙言“未能洞澈窾要”，敦嘱商榷补正，并强调说：

“文章公器，吾辈可共切磋，以六一先生之文，尚不憚与人商榷，况謏闻之士乎”^②？

这是颇有见地的意见，不仅对志书作叙，也对其他著作文章，均足参考。

途中，林则徐还写诗奉和友人的赠行。如《和陶莲生（廷杰）赠行原韵》四首，其二云：

西风匹马别昆明，丛桂留芳菊有英。
也触故园三径想，欲寻孤艇半篙撑。
名场回首升沈幻，客路销魂岁月更。
独有停云劳怅望，柴桑一老最关情^③。

林则徐经辰州^④，泛沅江，扁舟迂道入湘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冬至后一天的夜晚，他致书妹倩沈

① 林则徐：《致黄宅中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于归途。

② 林则徐：《致黄宅中书》，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于归途。

③ 《云左山房诗钞》卷8。

④ 林则徐：《致何渭深书》，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于归途。

廷枫说：

“自滇、黔山路之外，余则水路为多，而偏值冬令水枯，风势又多顶逆，故行程甚觉纡迟。先室葬期拟择于正月十三日举行，而年内尚不知能否抵里，颇令人急切也”^①。

一八五〇年一月三日，船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边抛泊。林则徐立即遣人至距湘江十里外的湘阴东乡柳庄，招左宗棠来舟中见面。左宗棠当天赶到，和林则徐在舟中彻夜畅饮倾谈。左宗棠后来追忆说：

“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指汝舟、聪彝）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另去”^②。

又说：

“忆道光己酉，公由滇解组归闽，扁舟迂道访宗棠于星沙旅次，略分倾接，期许良厚。……军事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③。

在江风吹浪的湘江之夜，神交已久但素不谋面

① 林则徐：《致沈廷枫书》，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夜于归途。

② 左宗棠：《唁林镜帆》，《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③ 左宗棠：《林文忠公政书叙》，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卷首。

的两代人，相逢畅饮，放怀抗谭今昔。林则徐对这位三十七岁的布衣，“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①，期许良厚；左宗棠对这位六十五岁的前辈名臣，颂为“天人”^②，崇重逾常。共同的经世抱负和情趣，填补了他们年龄和身份悬殊的鸿沟，好似阔别多年的故人意外相逢，恨不得把心中的积愆倾吐！

这次谈话，家事、国事，人物、政务，“无所不及”^③。左宗棠《与周受三书》追忆说：“督兵房之弊索无厌，实为戎政之蠹。林文忠言：总督一官最易溺职者，此也”^④。《请将前云贵总督贺长龄付史馆折》云：“贺长龄没，臣晤林则徐于长沙舟中，言及滇中回愚，贺长龄遗憾未释。林则徐自言知目必不瞑。已将祸首之沈练头等论拟如律。因叹如贺某者，殆古所称大人君子也”^⑤。《与胡润之书》说：“仆于林文忠公处，闻公言滇之张石卿（即张亮基），黔之胡润之（即胡林翼）、黄惺斋（即黄宅中），乃吾左右手。因

① 胡林翼：《致左宗棠》，《胡文忠公遗集》卷55。又《后程晴峰制军》云：“左君宗棠，林文忠过湖上时招至舟中，谈论竟夕，称为不凡之材”，见同上书卷54。

② 左宗棠：《与贺仲肃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③ 左宗棠：《与贺仲肃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④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6。

⑤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

询石公所长，则固开爽敏干不易得见者”^①。《王家璧愚以京堂候补片》云：“臣与王家璧向未谋面。二十余年前曾闻云贵总督贺长龄、林则徐称其万里寻亲一事，非晚近士夫所有，心窃敬之”^②。《祭沈丹林先生文》说：“林公文忠，国之良者，公其女弟，为之倩者。文忠解组，式我于闾，时于谈次，悉公起居”^③。

林则徐“谈及西域时务”，力主富边强边，给左宗棠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十余年后仍历历在目。在《答刘毅斋书》中，他追述说：

“文忠言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言及道光十九年洋务遣戍时，曾于伊拉里克及各城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蒇，……已经伊犁将军彦泰奏增赋额二十余万两，而已旋蒙恩旨入关，颇以未竟其事为憾”^④。

《答张朗斋书》中又说：

“吐番鲁产粮素多，辖境伊拉里克水利曾经林文忠修过，记升科有案。文忠谈过：南八城如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5。

②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8。

③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5。

④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17。

一律照苏松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弟当时征询崖略，未暇致详”^①。

《覈陈移屯实边折》还说：

“臣前闻之故云贵总督林则徐，当遣戍时，大兴伊拉里克水利。前伊犁将军曾奏请加新赋二十万两有奇，惜其取之太多”^②。

左宗棠后来经略西北，继承了林则徐的遗志，可以看出湘江夜话的深远影响。如在新疆继续推广“坎井”，《与刘克庵书》云：

“林文忠戍边时，曾修伊拉里克河渠，考其遗法，亦止于渠中凿井（土人呼为坎井），上得水流，下通泉脉，故引灌不穷。拟饬宋得禄、刘凤清相地为之。如泾水上源亦照凿坎井，则永不愁旱矣”^③。

湘江夜话，生动体现了林则徐识英才于草野之中的雍雍大度，在中国近代史上传为佳话。

六十三

扁舟迂道访左宗棠之后，林则徐别长沙，“鼓棹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 17。

②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0。

③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 19。

湘潭，别乘小舫”。一月十一日，“到萍乡登陆”^①。入江西境，距离家乡日近，林则徐遣退了沿途护送的云南督标两弁，“令其由陆路回滇，拟于年前赶到”，并托信前途，替他们联系借马乘骑，俾得遄行无阻^②。

一月下旬，林则徐行抵南昌。归途中，虽然因为觅医诊治，缓程慢行，但病体仍经不起长途旅行的劳顿，连陪侍他的大儿林汝舟也发了病，于是便在南昌淹留，暂寓百花洲就医。

百花洲是南昌名胜，也是林则徐早年典试江西时的钓游之地。“湖波滟滟漾银塘，水榭亭亭出粉墙”。林则徐在此度过暮岁早春，病状渐有缓解，心情略得舒展。他曾赋诗感叹说：

我在画中连月住，凭谁摹作米家山^③！

邻居有一位书商，姓庄名肇麟，字木生，“本闽之平和人，先世游江右，遂家新昌焉”。他因售书和

① 林则徐：《致湖南衡承道俞书》，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萍乡。

② 林则徐：《致长沙县王添单》，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萍乡。

③ 《百花洲春行，追和钱文端公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8。

林则徐结缘往来，“溯各著述缘起，便便然如数家珍，迥非洛阳、西川各书贾所能依佛”。林则徐对他很有好感，不仅为书店题写了“长恩书室”匾额，还赠诗一首，云：

牙签万轴绝纤尘，满室芸香著此身；
奇籍早经银鹿校，玄机更养木鸡驯。
谟觴倾处多知己，古绶收来好度人；
试听琳琅说金舫，泻如瓶水口津津^①。

“止足原非羨逸民”^②。养痾百花洲的林则徐，对民间的疾苦仍注意探询，寄以关切。江西漕粮，本来在南方各省中不算特别苛累，“今岁六省南漕，惟江西最多，合輶运、捐输至八十六万石”，加上天灾频仍，劳动人民流离失所，连南昌都到处是无衣缺食的饥民，“省垣粥厂日期，一展再展”^③。林则徐对长期未能解决东南民困问题而深为担忧。他希望当局能

① 《题长恩书室》，《云左山房诗钞》卷8。

② 《袁午桥（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云左山房诗钞》卷8。

③ 林则徐：《致姚春木（椿）书》，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五日于百花洲。

善赈其民，访询办灾那个官吏为最善，当有人告诉他：“鄱阳灾最重，而赈民最勤，不为成例束缚，良法美意，常出于功命之外，民爱之若父母焉”。他连忙打听，原来是沈衍庆（字字符，号槐卿，一八一三——一八五三年），乃叹曰：“此十六年前江南榜中名下士也。果如是，孰谓文章与政事为二哉”！恰巧沈衍庆得知恩师滞留南昌，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录一八四二年所作《上大府请罢英夷和议书》，恳请斧教，并求书楹联挂屏。林则徐赞赏沈作《上大府请罢英夷和议书》，“陈义正大，论事明切，严气正性，使忠者读之，首肯而泪下，佞者见之，颜厚而汗下”！但有悖朝廷意旨，他“不敢于文中加墨”，还复信劝沈衍庆，“目前于知者之外，不轻示人可也”^①。

林则徐还写信与友人姚椿商讨赈饥、漕运、河防等改革的办法。姚椿是个有心经世的学者，曾作《用米行》、《续运川米议》等篇，提倡从四川贩米解救两江、两湖灾民的食粮问题。这和林则徐在江苏时招徕川、湖米客的做法，一脉相承。林则徐读了姚椿的文章后，写信表示赞同，称赞它“洵救时恤民一长策也”。在一首诗中，他还说：“多君新著潜夫论，移粟

^① 林则徐：《致沈衍庆书》，道光三十年二月于百花洲。

江湖为活民”^①。一八二四年，姚椿著《河漕议》，提出“行海运而一时之漕治，行屯田而日后之漕益治，视河之所趋，不使与淮相合以入于江，而一时与后世之漕且俱治”的见解。林则徐往昔在江苏，抱有类似的主张，但当时并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晚年偶然读之，竟使他不禁拍案叫绝。特别是治理黄河的意见，说出了他过去欲言而说不出口的话，更觉得“何其先获我心哉”！他认为要解救东南民困，“以人事论，则漕政、河防皆不能无变易”。在京畿附近兴修水利，种植水稻，改黄河由故道入海，不使与淮河合而入于长江，这本是早可推行的改革措施，但腐朽的清廷却不认真加以考虑。联想到这一些，林则徐“蒿目时事，愁怀甚深”^②。

在广东抗战的紧张岁月里，林则徐深恨主和派的掣肘，下过“事定吾欲归田畴”的决心。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随着抵抗派的失势被遣戍到了伊犁。在伊犁时，郑夫人曾经写诗希望“他日归来事农圃”，他极表赞同，答诗说：“农圃藉

① 《答姚春木寄怀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8。

② 《致姚春木（椿）书》，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五日于百花洲。

耕他日愿”^①。可是赐环之后，偏偏又受命驻节于多事的陕甘、云贵，这一愿望再次落了空。现在，已经走上归途，但他却犹豫了。

自从一八三〇年离开福州，二十年过去了。长期的官场生活中，他没有亲手经营过田宅。他父亲生前，曾经把他寄家花费的部分银两购置田地、房屋，死后留给了他一份。后来，郑夫人回家一次，添买了几处零产。“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计三所”。一八四七年在西安时，他又把这些田宅分给了三个儿子，只留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西边一所，作为归乡栖息之所^②。“傥云止足初衣遂，欲是家无负郭田”^③。所谓“归来事农圃”，像古代的隐士逸民那样过着闲适的庄园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他自我安慰地表示：“归田转幸无田好，岂必桑麻十亩闲”^④，然而更重要的是，英国侵略者已经进入福州城，蹂躏他的桑梓，回乡之后，他断难闭目不理，强吞这口不平之气，又怎能安适地度过

① 《室人赋怀纪事七古二章以手稿寄余喜成四律即寄青门》，《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林则徐：《分产书》，道光二十七年于西安。

③ 林则徐：《和陶莲生（廷杰）赠行原韵》，《云左山房诗钞》卷8。

④ 林则徐：《答姚春木寄怀原韵》，同上书，卷8。

暮岁残年呢？在云南时，他就曾写信向刘建韶倾吐心怀说：“福州既有他族僑处，弟若与之同壤，尤恐招惹事端”^①。自滇归闽途中，他写信给在京的女婿沈葆楨：“将来果能长住与否，亦不可知”^②。在家乡已近在眼前的时候，他自南昌百花洲寄给姚椿的信中，还说：“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③。

但是，在时局危难的中国大地上，找不到一片可以隐身闲逸的乐土，而且养育自己的乡土，埋着先人、父母的遗骨，他摆脱不了对先坟的系念。林则徐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在百花洲寓居养病四十余日之后，登上了返乡的途程。

三月中，林则徐舟至弋阳。弋阳知县陈乔枏（字朴园，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年）是陈寿祺的长子。陈寿祺主讲福州鳌峰书院二十余载，兼修《福建通志》，一八三四年逝世。林则徐的同年周凯绘有《鳌峰载笔图》，留为纪念。林则徐先前得知陈寿祺主纂的《福建通志》“几欲尽废，心甚异之”，“乞病归里，

①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于云南。

② 林则徐：《致沈葆楨书》，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于曲靖。

③ 林则徐：《致姚春木（椿）书》，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五日于百花洲。

拟与同人重谋剞劂”^①。陈乔枏拿出《鳌峰载笔图》属题，林则徐“意多所感，言难尽传”，遂题诗一首：

海内经师叹逝波，乡邦文献苦搜罗。
匡刘未竟登朝业，何郑俱休入室戈。
神返隐屏生岂偶，偏传左海好非阿。
者番归访金鳌岫，倍感前型教泽多^②。

四月十四日，林则徐终于回到他想回而又不忍回的故乡。

① 林则徐题鳌峰载笔图跋语，见陈乔枏《鳌峰载笔图题跋》，钞本。

② 《云左山房诗钞》卷8。

第十七章

最后的日月

六十四

福州居于闽江流域中心市场的地位和与日本、琉球东洋贸易的传统，特别是靠近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茶产地——武夷山的区位优势，早为英国商人所垂涎。英国把这座唯一未经炮火攻打的城市逼开通商口岸，具有开拓英国呢绒、布匹、羽纱市场和红茶供应基地的深意。

福州开埠后五年间，英国商人的意图远未达到，而鸦片贸易却大行其道。鸦片贸易引发的金融危机和道德沦丧，洋布输入对城乡手工业的打击，开始影响福州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生活了。

鸦片战争以前，福州城外南台虽已有秘密的鸦片行店，但鸦片是从泉州走私进口，陆路转贩福州

的。福州开埠后的次年，即一八四五年，两艘双帆的英国鸦片走私船停泊在闽江口，开始直接到福州贩卖鸦片的历史。《中国丛报》一八四六年四月号报道，每年有价值二百万银元的鸦片输入福州，“福州城内每日零售约四至八箱”，“福州城内共有烟馆百余家”，“福州居民一半以上染上了鸦片烟瘾”^①。一八四七年一月十八日，英国驻福州领事若逊（R. B. Jackson）报告说：福州每年销售鸦片达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箱^②。一八四八年，停泊在闽江口的鸦片趸船“阿尼达”号（Anita）和“威克森”号（Vixon），还在南台开设鸦片商行^③。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估计：“洋烟之入，每日三大箱，每箱值洋番八百元，又六十余小箱，每箱值洋番六十元，每日输洋番六千余元。……福州之地，即以金为山，以银为海，亦不足供逆夷所欲”^④。一八四九年，福州布衣何采相把社

① 《中国丛报》1946年4月号，第208—213页。

② 《英国蓝皮书》，1847年1月18日福州英领事若逊关于英国对福州贸易的展望的报告。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602—606页。

③ 《英国蓝皮书》，1848年1月10日若逊致德庇时的报告。同上书，第606—607页。

④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1。

会黑暗情况编成《禽言》六章^①，在福州民间抄传。《烟禁》一首云：

行不得也哥哥，毒草传遍芙蓉阿，试问近来
烟禁，罪贩若何？罪卖若何？罪吸若何？新
例赫赫从重科，不旋踵而皆无他。王政何尝
求速效，其弛毋勿纵之过？民未知耻奚由
格，塞流徒见杨其波！漏卮今昔纵不问，金
钱坐视全消磨，奚必咸阳三月火，一灯尽燬
焚山河。起痼疾，留俟后人何？行不得也哥
哥！

昏灯鬼市，光陆流离。官府孰视无睹，“塞流徒见扬其波”。这是最早沦为半殖民地的五口通商口岸的一个凄惨的情景。稍有正义感的人怎不动心呢？

鸦片战争以前，福州商品市场基本上是土货，少数洋货由厦门转贩。福州开埠后，外国船只进口不多，一八四五年有七六五吨的航运进口，贸易价值是三十七万五千银元。此后两年，甚至无一船前来。但从厦门转贩的洋布、洋货大量增多，每年有二百万匹

^① 徐宗幹：《退思录》。又见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卷9。

以上的外国棉布在福州销售^①，“大多数布店都在零售英国布和一些美国布”，“几乎在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穿着我们的纺织品”^②。这势必缩小了土布的销售市场，引起福州城乡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破产，小民生计萧条。加上洋布“大都是在海关人员的纵容之下走私来的”^③，又造成闽海关关税的流失。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福州将军裕瑞兼管闽海关七个月零二十四日，赔偿海关短税三千五百四十七两四钱四分七毫。福州、宁波间从事传统木材贸易的商人，又因澳门葡萄牙快艇强行护航，索取“保护费”而大受其害。

当时到福州的外国人，留着很不少的海盗掠夺精神，他们以战胜者的优越感欺凌平民，甚至恃强逞暴，也使未经炮火而遭受凌辱的福州人民，切身感受到英国侵略之苦。地方官府软弱无能，更引起民间的不满。《驭夷》一首对此作了揭露。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602—606页。

② 同上书，第600—602页。

③ 《英国蓝皮书》，1849年1月15日福州英领事若逊致文翰的报告。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607—608页。

行不得也哥哥，安插夷众无条科，试问近年内地，乌鬼何多？白夷何多？红毛何多？纷纷购地营巢窝，岂真向化戢干戈？制敌守战为上策，能守能战方能和。即或通商许互市，驻泊口岸方无他。藩篱自撤尽，通都大邑由经过，民夷杂处易生衅，变起仓猝如之何！袂桑土，莫待雨滂沱，行不得也哥哥！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付给英国巨额的战争赔款，大量的鸦片消费，银贵钱贱日趋严重，地丁、盐课征收不足。为了摆脱盐课困难，刘珂韵采取清查殷户谕令充当盐商的办法；为补造水师营船，采取广为劝捐报效，因而引起殷富绅士的不满。而借端撞骗，更使民间备受骚扰。《贴资》一首云：

行不得也哥哥，商人负累民人驮，试问近来闽省，上户几多？中户几多？下户几多？岂无良法理盐鹺，穷乡僻壤皆搜罗。举殷贴疲岂长策，况难确访长差讹，借端撞骗复不少，勒轮之弊甚催科。食毛践土二百载，破家报资敢云苛？但恐元气太剥削，未免敛怨伤天和。裕国计，其如生命何，行不得也哥哥！

这些记实的诗歌，反映了福州人民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灾难，以及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和腐败官府的憎恨。

一八五〇年五月，林则徐亲睹疮痍，感受到家乡人民的这种情绪，曾十分沉痛地说：“家乡江河日下，人人穷不聊生，原其所由，大约有三大害：洋烟也，花会也，举商而继以捐资也”^①。他深知“当轴中无可望者”，加上“力疾返里，委顿难支，破屋本在省垣，只得复仍其旧，摒挡一切，深觉累身”^②，“喘咳、气逆及鼻衄诸疾，较前瘥减，惟痛气下坠，不独拜跪之难，并行坐亦不能自适，时时作痛”，所以到家一个多月来，“杜门却扫，不敢与要人相往来”^③。

这年六月，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官、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sell），代传教士札成（R. D. Jackson）和医生温敦（W. Welton），向南门乌石山神光寺僧人租屋二间居住。侯官县令兴廉竟加默许，在租期半年的契纸上盖印。这等于承

① 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三十年暮春于福州。

② 林则徐：《致俨伯、廉仲世兄书》，道光三十年四、五月于福州。

③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三十年暮春于福州。

认英人进城居住为合法，开创了英人在五口通商口岸进城居住的先例。英国侵略者在广州多年梦寐以求的特权，竟不费吹毛之力在福州捞到手。文翰正在上海、天津递文，威吓清政府允许英人进广州城，闻讯后气焰更加嚣张了。

英人租住神光寺的消息一传开，福州人民群情激愤，林则徐打破了缄默，联合一批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数日后，又“仿照广东绅士前致夷酋书信之式，缮写公后，交侯官县转致夷官，令讲经人作速搬出城外”^①。在《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后》^②中，他们警告说：

“查贵国人在福州通商，本应依照原约，只能寄居港口。前有领事、管事等官，入住城内乌石山之积翠寺，本地士民本不情愿，只因各宪再三劝解，谓系暂时通融，我士民厚道相待，姑看将来，不肯遽如广东众人坚持力阻。……明因本地士民从前稍肯通情，有得一思二之请，是不以厚道为可感，直以厚道为可欺，岂本城数十万家人，不能为广东人之所为乎！”

① 徐继畲：《英人租住神光寺原由疏》。

② 道光三十年七月十八日林扬祖奏附全文，见前清华大学历史系辑：《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接着，各书院肄业生童和阖省士民，也分别在城内遍贴告白、公白数十纸，坚决反对英人租住神光寺。街头上还出现十数张“某日定取夷人首级”之类的粘贴字条（标语）。

金执尔接到绅士公启后，两次到巡抚衙门“求为保护”，并声称退租与否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批复处理。此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出省阅伍未回。福建巡抚徐继畲害怕与英国冲突，以“福州民气孱弱，重利轻义，心志不齐，与广东情形迥不相埒”，“若但以文人恐吓之词，为胁制夷人之计，非惟无益，实恐有损”为由，主张“从缓设法，使之心愿情服，自行搬迁”。他一面照会金执尔，劝英国人退租，改在城外租赁居住；一面饬福州府、侯官县官吏密谕各书院生童，“勿再肇衅”。为避免所谓“匪徒乘间酿衅”，阻止人民自发起来驱逐进城的英人，他还密派兵役，在于神光寺附近各处，弹压巡防^①。

不久，又有英国翻译官星察里和副领事米吐坚拿携带妻、媪，陆续入住积翠专，星察里从广东请来办笔墨的江西人，携有妻室，在闽县地方租屋居住。民间传说“每日輜重入城，络绎不绝。有八人共抬一长箱者，有十六人共抬一大箱者，市中人人目击，明

^① 徐继畲：《英人租住神光寺原由疏》。

指为炮位军械”，而官兵役保“概不敢查验”。同时，他们还放出谣言，声称要租闽县衙门前一带民房，“欲为英吉利等国办事，将房屋作为衙门”^①。

消息传来，林则徐以“现居桑梓，利害切身，事关省会安危，亦不敢始终缄默”，于七月下旬与绅士联名上书徐继畲，指出英国侵略者“以神光寺为效尤，以县印为籍口”，企图染指福州城，且“既欲硬占强租，势必往香港请数只兵船前来福州海口，以张强梁之凶焰，而吓积却之恒情”，呼吁调兵演炮，招募乡民，保障省垣安全，并表示绅民愿意“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②。

这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回到福州，三书院在学生员联名赴督署具禀，强烈要求刘韵珂下令驱逐神光寺英人^③。但是，刘韵珂对林则徐等人的建议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若于无事之时，将炮台之炮，日日演放，炮台之兵，纷纷调集，又或雇募水勇，购备火船，此风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

① 《福州绅士公致巡抚徐继畲信函》，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林扬祖奏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② 《福州绅士公致巡抚徐继畲信函》，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林扬祖奏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③ 徐继畲：《复英夷强占神光寺疏》。

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①。而且，“欲鼓涣散之民气，慑狡狴之夷情，窃恐枝节一生，不可收拾”，“效法粤省，似亦疏于计矣”^②。也就是说，备战会招来外祸，利用民力从长远看会危害封建统治，抵抗只能是“失计”了。所以，他肯定和赞赏徐继畲“并不为倡议强逐之数绅所摇”的处置“极为合宜”^③，并且亲自出面箝制绅士。然而，刘韵珂、徐继畲的温和态度并没有感动英国侵略者，文翰批示：“原定条约，外国民人亦准住城邑，讲经人未便搬移”^④，新换代办领事星蔡里甚至以不许工匠受雇于英人是有意背约相威胁，逼使侯官县令兴廉和闽县令来锡蕃会衔示谕工匠“不许勒掯夷人”^⑤。

林则徐对刘韵珂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恨，“既无斧柯，又不能谋诸肉食”，他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失望之中，他想迁往幽僻处所，不再过问。但是，不甘忍

① 刘韵珂、徐继畲：《片奏》，《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119页

② 刘韵珂、徐继畲：《复官绅意见不合疏》。

③ 刘韵珂：《查复英人租寓神光寺疏》。

④ 刘韵珂、徐继畲：《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察谣言各缘由疏》。

⑤ 裕泰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140—141页。

受外国侵略的民族正气又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致苏廷玉的一封信中，他说：

“自顾碌碌之怀，每于愤激时辄思出山，迨静中细思，即出亦无所益。又欲暂移幽僻处所，期于不见不闻，及徐思之，复有不可移之理在”^①。

林则徐从颓丧中振作起来，和友人商讨保卫福州城的办法。一八四二年秋冬，友人苏廷玉去职返回原籍同安里居，曾经驰书当时的闽浙总督怡良，建议采纳陈金城所著《筹守福州议》，招募泉州神铕炮手到五虎门内的金牌口琅琦里训练壮勇，颇有成效^②。林则徐去信与之商讨，苏廷玉在复信中认为守福州以守五虎门为上策。林则徐十分赞成这个意见，并以虚弱的病躯，扁舟泛闽江密察五虎门、闽安诸海口的形势。他有一首《观海诗》，感慨五虎门的失防：

天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
海口虽通商，当关资上将。

① 林则徐：《复苏鳌石书》，道光三十年七月于福州。

② 陈金城：《福州团练纪事》，钞本。苏士荣跋苏廷玉自撰年谱中云：“英逆犯顺，招延神枪教习，于福州五虎门训练一带壮氓，皆成劲旅”。

唇亡恐齿寒，闽安孰保障^①？

五虎门一带，乡勇已经组织起来，民气十分高昂。城内水部门、东门一带，募勇操练，劲气相联。这使林则徐感到安慰。在致苏廷玉的信中，他倾述密察五虎门海口形势后的感想，说：

“近日密察彼处民情与其力量，洵不能不负此险。又水部门、东门一带，劲气相联，迹日亦甚著效，此差足以慰荅怀者耳”^②。

林则徐扁舟阅看五虎门、闽安海口形势归来后，徐继畲一面表示要“叩谒平泉，面求指示”，一面则明确拒绝林则徐发动绅士捐资雇募水勇的建议^③。林则徐毫不示弱，写信联络在朝福建籍官僚，入奏声援。八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上奏，直斥福州官吏“强民从夷，是何肺腑”，英人强租神光寺，不加驱逐，“咎在官不在民”^④。九月四日，工科给事中林扬祖上奏，详述英人强租神光寺实情，并附

①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3。

② 林则徐：《致苏鳌石书》，道光三十年七月于福州。

③ 引自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0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第15—16页。

上福州士民公致徐继畲信函及致英国领事馆公启^①。六日，湖广道御史何冠英上奏，怒斥刘韵珂、徐继畲“公然袒护〔英人〕，何以服民，且以我之驱逐夷人为曲，岂彼之强占反为直乎”，“不知是何居心”^②！

在章奏纷来的情况下，咸丰帝接连下旨谕令刘韵珂、徐继畲复奏实情。刘韵珂、徐继畲在复折中，坚持“缓则可图，急则生变”的主张，辩解说官绅并无意见不合，自己亦主“坚意驱逐”，只是在态度上，与福州绅民有“缓急之分”，在办法上，“所不同者祇有调兵演炮、募勇二事”。“而往来会晤，谈论欢洽，亦无芥蒂不和之心”。事实上，福州官绅之间，特别是刘韵珂、徐继畲与林则徐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到尖锐对立的程度了。

十月十日，林则徐和徐继畲同时向京中的亲人写信，不约而同地谈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真实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林则徐的信是写给外甥、女婿沈葆楨的：

“幼丹吾甥如晤：……兹九月初二（公历十月六日）接七月廿五日（公历九月一日）一书，

① 同上书，卷2，第23页。附件见《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② 同上书，卷2，第25页。

初六（公历十月十日）又接八月初四日（公历九月九日）一书，暨前后所寄邸报，俱已收阅无误。其七月初寄去信内未将端节来函提及，只是漏叙，并非原信遗延。盖彼时与当轴尚少猜嫌，不至被其匿信。迨六、七月来为夷务议论未合，难免虑此。此次初六所接之信附入安报中来，最可免人猜忌。惟内有京报，恐封缄加厚，或另自作第二封，别写酒资，俟府间代付之后，愚仍划还；抑或与冰如互商，两边自寄，均可酌量耳。……此间家居情形一言难尽，而出去又有不能之势，焦心劳神转较在滇为甚，不知如何可了。近事另缮数纸，封入冰如信中，自能转述，兹不复及。都中闻见仍欲时时得之为妙。手此顺问近，佳暨合宅均吉。九月初六夜灯下竣‘村书’^①。

在这封信里，林则徐指出在英人租住神光寺事件发生以前，“与当轴尚少猜嫌”，但事件发生后就不同了，他忧虑当局由于“夷务议论未合”而生猜忌，可能截留、扣压信件。在致大女婿刘齐衔的信中，他还估计刘韵珂可能弹劾他阻挠抚局，嘱其留心事态的

^① 林则徐：《致沈葆楨书》，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六日夜于福州。

发展，倘刘韵珂劾奏一上，即行驰告，准备上京力争^①。

徐继畲的信是写给堂兄继畴（服先）的：

“弟畲稟请哥哥大人安！八月间折差晋京，寄书一函，未稔于何时可到？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兴令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后，又写生童告白，遍地粘贴，声势凶凶，几致酿成大事。弟以英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藉口，劝诸绅士从缓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偕诸绅士致弟公后，弟剖析利害答之（绅士致夷人公后，暨绅士致弟书，与弟复绅士书，皆为言事者钞呈御览）。刘玉坡制军旋即回省，与弟意见相同。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英夷此时并未露蠢

① 林则徐致大女婿刘齐衍（冰如）手札六十余纸，旧藏福州刘氏后裔。这批手札现已散佚，以上有关内容系藏者刘栋业先生介绍的。已故魏应麒先生在解放前夕亦借阅过这批手札，生前也曾向笔者转述过。

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几之不早。此事尚未见分晓”^①。

在这封信里，徐继畲把他与林则徐的分歧表露无遗。他把英人租住神光寺事件归咎于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从而引起官绅之间的种种争议，情绪上十分对立。它证实，刘韵珂、徐继畲在九月十五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分别收到有关孙铭恩、林扬祖、何冠英奏事的廷寄后，复奏指陈“以目前之小事，不顾后日之隐忧”^②、“轻听捕风捉影之谈，无事自扰”^③、“喜事沽名之数绅”^④，为首的便是林则徐。

林则徐虽然早对刘韵珂、徐继畲在福州开埠后

① 徐继畲：《致服先书》，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六日于福州。引自方闻：《由华盛顿纪念塔中文石碑说起》，《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31—332页。

② 刘韵珂、徐继畲：《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察谣言各缘由疏》。

③ 刘韵珂、徐继畲：《筹办夷务疏》。

④ 刘韵珂：《查复英人租寓神光寺疏》。

的作为感到失望，但并非“早有肇事之心”，开始当局亦“尚少猜嫌”。到神光寺事件发生，“为夷务议论未合”，他除了敦请在京福州籍言官入奏外，实无别的选择。他以在野有病之身，诚恐当局猜忌，处处堤防，不是没有道理的。反观徐继畲则不同，他以当权者的身份，挖苦林则徐是“巨绅”，漫骂他“意在沽名”，“噤令弹射”，毫无“忠厚笃实，但问事，不对人，心之所安，行之无愧，而又考虑周到”^①的风度。他后来回答咸丰帝询问林则徐为人时说的“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②的话，也是以点带面的偏激之言。其实，林则徐以往并未与徐继畲交往共事，徐继畲对林则徐在广东访查外情的情况并不熟知。在神光寺事件中，他指责林则徐不悉外情，也只能举出香港传言英国欲以台湾换福州开港一事。但这件事，只是香港英国人的议论，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决策，徐继畲对外情的了解也是不准确的。他由此作出的形势估计，当然并不符合实际。他当时不愿把这个消息泄露给林则徐和士绅，事后又把它作为林则徐不悉外情的根据，把它扩而广之，并引申出“致误事机”来评价林则徐，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们之间思想分歧

① 《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497页。

② 《山西献征》，参见上书，第395页。

的深刻。

林则徐希望福建官府借助民力，以强硬的姿态维护英国人不准居住福州城内的成约，阻止英国得寸进尺，避免中国丧失更多的利权，当然不是“无事自扰”，“意在沽名”。从现在看来，这种抵抗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尽管这种防卫即使获得成功——外国人不住城内，也并不可能消除中国人遭受的侵略和欺凌，但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①。刘韵珂、徐继畲不同意这样做，冀望通过引据条约，照会更正，让英人自行搬出，混于无迹，事实说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②。

在与当局抗争的同时，林则徐还继续讲求抵御

① 王庆成序，《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6页。

② 英人在半年租约到期之后，虽然搬出了神光寺，但仍在乌石山改租道山观房屋居住。在咸丰帝态度强硬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单凭照会往来，而无实力为后盾，实难办到。直到1851年10月中秋节，福建民众游乌山，英国传教士在他们中间散发宗教宣传品，结果引起暴动，捣毁了英国传教士居住的道山观房屋，才结束这一事件。刘韵珂、徐继畲先后去职，是政局变动的结果，神光寺事件只是导因。至于有人说林则徐在神光寺事件中带头以《瀛环志略》整徐继畲，更是乌有不实之词。

外侮之策，不时和志同道合的亲朋故友深加商讨。爱国诗人林昌彝（字芑溪）是他的后辈，在这年八月福州反英人入城斗争的高潮中返回故里。林昌彝留心时务，和魏源等相交甚深，著有《平夷十六策》、《破逆志》等书。他的家在乌石山下，“楼对乌石山，山为英逆之窟穴（即英国领事馆）”。他十分愤恨，把楼名取为“射鹰”即射英，楼中挂着《射鹰驱狼图》，楼头贴了一副楹联，表达他的抗英志向：

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
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①

林则徐对林昌彝十分赏识，称赞他的《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推崇《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其间规画周详，可称尽善”。并以自己在广东“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夷船退出港外，不敢对阵”^②的经历勉励林昌彝，并经常招他一起议论时务。沈葆楨在为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撰写的凡例中说：

① 林昌彝：《海天思琴录》，卷4。

② 林则徐：《致林芑溪书》，道光三十年八月于福州，见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首。

“先母舅林文忠公与夫子相交最深，其平日御夷之法，与夫子论之亦最详尽。文忠尝谓人曰：‘吾宗芑溪孝廉留心时务，平夷之策可以见诸实行’”^①。

林昌彝编撰《射鹰楼诗话》，林则徐大加鼓励，并详细批阅初稿，赞扬他“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还亲自钞录诗作，供他采择收入^②。

林则徐还经常和亲朋故友蒋熔、翁祖勋、林昌彝、刘存仁等交游于西湖，拜谒李纲祠，发起组织“湖上诗社”^③，追昔抚今，赋诗抒怀，表达爱国忧时的情思。阳岐村重修“尚书庙”，祭祀南宋抗元名臣陈文龙，林则徐手书柱联：

节镇守乡邦，纵景炎残局难支，一代忠贞垂史传。

英灵昭海澨，与信国隆名并峙，十洲清晏仗神庥^④。

①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首。

② 林则徐：《致林芑溪书》，道光三十年八月于福州。

③ 《射鹰楼诗话》，卷3、11。

④ 柱底刻石存福州阳岐“尚书庙”中。

刘存仁（字炯甫）著有《战说》、《守说》、《团说》、《钱荒论》、《赈论》等数十篇经世文章，林则徐一一批阅，赞之为“陆宣公之奏议，苏长子之札子”^①，大加勉励。他还和陈池养讨论钞法，准备为《莆田水利志》写作序文^②。

蜀中名士李惺（字伯子，号西沔，一八一〇——一八六四年）从两粤来游武夷山，路过福州，林则徐尝与郭柏苍（一八一五——一八九〇年）陪同他游升山，登金狮山^③。

一八四七年七月和一八四八年六月，俄国两次向清朝提出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添设

① 谢章铤：《炯甫六十寿序》，《课余续录》卷1。

② 陈池养：《上林少穆尚书论行钞书》，《再上林少穆尚书书》，道光三十年，均见涂庆澜：《莆阳文辑》卷2。

③ 郭柏苍《送垫江李伯子游武夷山序》云：“垫江李伯子以奇才读异书，……嘉庆甲戌（1814年）通籍后，转坊官，归蜀掌教成都，足迹所至，几遍天下，独闽、粤缺焉。道光庚戌（1850年）挟一僧人、一羽人从两粤来游武夷山，适林竣邨宫保退处林下，苍乃引二老上旗鼓，过马鞍墓林，宿玄沙寺，登升山。先生于金狮山、任公台皆镌石纪游焉”。升山任公飞升台摩崖刻字：“道光庚戌夏，邑人林则徐、郭柏苍同蜀李惺游升山寺”。金狮山李惺镌石已毁，现存郭柏苍刻诗五律一首，后书“道光庚戌夏，李惺、林则徐登，同治戊辰（1868年）仲秋郭柏苍书题福州金狮山墓下”。

贸易，遭到清廷的拒绝^①。一八五〇年一月，俄国通过护送俄罗斯喇嘛学生来京换班的玛雨尔呈递咨文，仍请在伊犁等三处通商。伊犁将军萨迎阿、参赞大臣奕山查询伊犁等三处贸易情形后，上奏表示可添伊犁、塔尔巴哈台与俄人贸易^②。五月二日，上谕理藩院悉心酌覈，妥议具奏^③。十四日，理藩院同意萨迎阿等所议奏闻，并向俄国发出咨文，表示准添贸易二处，“由贵国选派明练晓事之大臣，带同明白通事之人，前赴伊犁地方，与该将军、大臣等公同定议”^④。林则徐从家人自北京抄寄的京报中获知这一消息，对俄国屡叩西陲边城贸易大门的意图深表关切，提醒人们对此提高警觉。有一次，他和亲朋好友们讨论时局，大家都以英国侵略为忧，请他畅述制敌方略。林则徐说：

“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⑤。

“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看法，是林则

① 理藩院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第7页。

② 萨迎阿、奕山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第2页。

③ 道光三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上谕，同上书，卷1，第6页。

④ 理藩院复俄国咨文，同上书，卷1，第7—8页。

⑤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

徐研究外国情况和我国边防史地，以及在新疆三年的实地体察中得来的。它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林则徐死后不久，沙俄便于一八五一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掠取大量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进一步强占了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①。一八七一年，沙俄乘浩罕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之机，出兵强占了林则徐曾经活动过的伊犁地区。一八八一年，沙俄通过《伊犁条约》和一系列勘界议定书，共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划为己有。

林则徐晚年家居在文藻山的住宅，是一栋三进的木构房屋。这里靠近西湖，屋前不远有小河流过，闽江水涨时，往往被淹。林则徐长期在外，房屋被水多年，梁柱大多朽坏，已经难以修理，“欲行另购，力又不克从心”^②。还乡后，他将就寓居于住宅第三进的双层楼房，即后人俗称的“七十二峰楼”。寓所楼上，是他的藏书处，取名为“云左山房”^③，藏有他平生购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62页。

② 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于云南。

③ 福州方言“云左”与“文藻”谐音。

置的书籍，其中有一部分是外文书报。在云左山房里，林则徐着手将旧稿加以整理。他亲自把《使滇小草》、《黑头公集》等诗稿选辑成《云左山房诗钞》^①。又修订《西北水利》即《畿辅水利议》，并交付刘存仁校勘^②。新写的文章，现在已知的仅有《消暑随笔跋》和《重修福清文庙碑记》两篇^③，后者还是王景贤代笔的。林则徐一生著述，范围十分广泛，由于时间急促，他来不及一一整理。就是已经整理的诗文稿，大概是为了避免当事之忌，都没有刊刻行世。为了奖掖后进，林则徐还在住宅的“窠窀厅”举办过“亲社”，“凡族姻中子弟读书者，约期治膳，集而课之”^④。

六十五

林则徐在福州家居的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形势

-
- ① 林则徐手定本，今未见。当时曾将此诗钞交林昌彝采择，事见《射鹰楼诗话》卷4。
- ② 刘存仁：《林听孙（聪彝）公子泣述宫保公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句讶为诗谶怆念不已因用之字韵迭成五首》第3首“河务三篇师贾让”句自注，见《岷云楼诗选》卷5。
- ③ 见潘世恩：《消暑随笔》，王景贤：《伊园文钞》。
- ④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

发生了重大的动荡。战后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民反抗斗争，酝酿着一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广西，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天地会起义正在为这场大革命进行预演。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年）、冯云山（一八二二——一八五二年）等利用西方基督教义传播的革命道理，已经深深地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扎下了根。清朝统治集团也因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的病死而发生微妙的变动。继位的咸丰帝奕訢（一八三一——一八六一年），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宝座，以“中兴之主”的面目出现，决心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弥合统治阶级在抗英御侮等问题上产生的裂痕，全力对付烽烟四起的农民起义，并为此下诏求贤。一时“危言僥论，无不兼容”，地主阶级中的一些忧国忧时之士，也觉得“气象如此，泰运可期”^①了。

在朝廷求贤若渴的气氛中，林则徐再次引起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注目。五月，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字芝农，一七八八——一八五二年）、御史曹履泰，先后交章推荐林则徐。咸丰帝一反道光帝在鸦片战争后拒不引见的横蛮态度，于六月十二

① 王庆云：《复林少穆先生书》，道光三十年，见《石延寿馆文集》。

日下旨，宣召林则徐迅速来京，听候简用，“如病体实未复元，谕令上紧调理，一俟痊愈，即行来京”^①。十六日，又谕吏部：“此次大学士潘世恩、礼部尚书孙瑞珍、工部尚书杜受田同保之告病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等人，“该员等抵京后，除应行具折人员外，其余各员具呈吏部代奏候旨”^②。据说，他已经决计采用林则徐多次提出的开畿辅水利^③这一“本原中之本原”之策了。

饱有官场经验的林则徐，对此并没有特别动心。当七月初巡抚徐继畲传旨，并亲到宅中看视时，他以疝气未痊，力加婉辞，并具呈引疾^④。病重当然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如同他的友人王庆云劝他应召入京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难进之意在孤立耳”^⑤。和他势如水火的穆彰阿仍在总揽朝政，他觉得“即使出去亦断断无能为”^⑥。林则徐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实际上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第20—21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206，引吏部咨文。

③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云：“文宗之召公也，将使筹畿辅水利，即公前疏所谓本原中之本原者也”。

④ 徐继畲：《复查林则徐病体疏》见《退密斋文集》。

⑤ 王庆云：《复林少穆先生书》，道光三十年，见《石延寿馆文集》。

⑥ 林则徐：《致沈葆楨书》，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十日于福州。

穆彰阿此时正在大力阻挠起用林则徐，向咸丰帝大进谗言，“屡言其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后来咸丰帝在革斥穆彰阿的谕令中把这一点公开披露了^①。

入秋以后，广西的封建统治局面更加恶化了。天地会起义军打着“反清复明”、“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旗号，分股活动于广西七府之间，“专务弥缝”的巡抚郑祖琛再也粉饰不了了。八月十二日，张钊率领的一支天地会起义军攻克浔州府之戎墟。十五、六日，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连克太平府明江县和宁明县。二十六日，陈亚贵率领的一支天地会起义军连克修仁、荔浦。九月十二日，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攻下龙州厅城。十三日，陈亚贵天地会义军逼近桂林。十五日，贵县天地会义军五千余人在张亚珍率领下攻克迁江。在此期间，在洪秀全号召下的广西各地贫苦农民，纷纷前往或正在准备前往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由于“团营”是秘密组织进行的，此时尚未引起官府和清廷的严重注意。

广西天地会起义的蔓延，使咸丰帝寝食难安，急速调兵遣将，赶往镇压。九月十三日，咸丰帝命两广

^① 《穆彰阿传》，《清史稿》卷 362，第 38 册，第 11417 页。

总督徐广缙、前云南提督张必禄前赴桂林，镇压陈亚贵起义军。三十日，调陕西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负责剿办军事。但是，报告广西天地会起义的火急奏报乃像雪片般地递到清廷，君臣陷入一片惊慌恐惧之中。十月十七日，通政司罗惇衍奏请起用林则徐或周天爵为钦差大臣，赴桂林镇压天地会起义军^①。咸丰帝当天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迳自福州起程，驰驿迅赴广西，“荡平‘群丑’，绥靖严疆”^②。

十一月一日，命令到福州。在此之前，林则徐“卧病在籍，于‘粤匪’如何滋扰，未悉情形”，这时“始知广西各属有亟应剿办之‘匪徒’”^③。农民起义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致命威胁，使林则徐欣然地接受了这一可耻的使命。在他看来，这和当年赴粤禁烟是同等重要的大事，解除清朝统治的“内忧外患”是他的职责。他不顾前些日子还郁积心中的对朝廷重整朝纲的绝望，不顾穆彰阿者流仍然尸位素餐

① 罗惇衍：《罗文恪公遗集》卷上。

② 《清文宗实录》卷 17。

③ 《驰赴广西起程日期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 1180、1181 页。

(事实上,穆彰阿还以“未知能去否”为由反对这一任命^①),也不顾自己的病体难以支持,便匆匆地于十一月五日,带着三儿林聪彝和幕客刘存仁等,从福州星驰就道,赴往广西。临行前,林则徐将出戍诗一卷交付林昌彝^②。同一天,两广总督徐广缙准军机处咨,得知特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当即飞飭潮州镇,调备精兵一千名,以便钦差大臣行抵潮郡,自行督带调遣”^③。

十二日,林则徐昼夜兼程,来到漳州。时旧疾复发,疝气下坠,但他仍以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勉励自己,催促赶路。十五日夜,“在诏安行辕治文案,通夕不寐。将登舆矣,以人役未齐,深谈良久,述少时清苦状,勸存仁自励”^④。

① 《穆彰阿传》,《清史稿》卷363,第38册,第11417页。

②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2。

③ 徐广缙:《复奏广西迁江失守已飭剿查并林大人行抵潮州现在患病》稿,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奏,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931/1237。

④ 刘存仁,《林听孙(聪彝)公子泣述宫保公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句讶为诗讎怆念不已因用之字韵迭成五首》第4首“勸我成名期不朽”句自注。

十六日，林则徐驰至广东潮州，这时又“忽患重病，吐泻不止”，行动十分困难，而广西告急军报又纷沓而至。他以“军务孔亟，力虽疲乏，不敢稍休”，挣扎起程。不过，他刚走到距潮州府城不远的普宁县城，就因病情加重、“昏晕难起”而停止前进。十九日，潮州府知府刘浚闻讯，“亲自赶赴普宁，督同该县等妥为医治”^①，不料服药罔效，二十二日辰刻，便死于普宁行馆了。临死之前，林则徐口述，由儿子林聪彝代笔，写了遗折，说：“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②。三十日，徐广缙由驿驰奏，并将林遗折一件恭呈御览，“所有身后事宜，业经潮州知府刘浚等督同该县妥为料理，仍由臣委员护送回籍”^③。

林则徐之死，距他从福州动身才十七天。究竟为什么会“忽患重病，吐泻不止”，以至丧命？他在遗折中没有说。他的儿子林聪彝和幕客刘存仁，侍候病

① 徐广缙：《具奏林大人在途因病出缺》稿，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奏，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239。

② 《遗折》，《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82页。

③ 徐广缙：《具林大人在途因病出缺》稿，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奏，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239。

榻直至他咽气，公开对人也只说林则徐临歿时大呼“星斗南”三字^①。但是后来，福州和普宁等地民间，却普遍流传林则徐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贿其厨子投毒害死的故事，并解释林则徐所说的“星斗南”三字，即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福州方言，“星斗南”和“新豆栏”同音）。张幼珊《果庵随笔》引林则徐曾孙林兰岑（梵宣）的话说：“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公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其厨人某，施谋毒。公次潮阳，厨人进席，而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

① 郭柏苍《林文忠公遗事》云：“后刘孝廉述公弥留时，群见大星坠地，公举一指曰：‘星斗南’，即逝，闻者不知所谓”。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福建通志·林则徐传》等书均有“星斗南”的记载，但均未释其意。曾寅光《林文忠公逸事》（载《续碑传集》卷24）解释说：“（则徐）易箴时，呼‘星斗南’者三。或问余：此何谓？余曰：太西称地球五大洲，以吾华为亚细亚洲，佛经称四大部洲，以吾华为南瞻部洲，吾华居星斗之南，故北辰常在北。海疆事起，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英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时鄂人不交中国越数十年，闻者惑焉。公盖以发逆患在一时，洋务患在后世，西洋国众而联渔靡常，北洋地大而在毗连吾边裔。举吾华数万里百十年事，盖无日不往来于胸中，故公之存若歿，实关治乱安危之数”，也就是林则徐抱着防俄的孤愤，“斋志以歿”，所以大星坠于北辰之南。这种解释，并不可信。

卒。或劝其公子穷究其事。清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忍而不请，其时疆吏虽微有所闻，亦不欲多事”。广东《东莞县志·逸事余录》则点明谋害者是广州十三行总商伍家：“相传则徐抵粤，即锁拿洋商伍到粤秀〔越华〕书院，……咸丰初，则徐起为广西巡抚，伍忧其复督粤也，遣亲信携巨金贿其厨人，以夷药鸩之，使泄泻不止，行至潮州，遂委顿而卒”。平如衡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则说：“传闻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虽然对谋害者所用的毒药各有歧异，但林则徐是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谋害致死，却是异口同词的。

这些说法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吗？看来不像。因为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则徐刺骨，是一个事实，而林则徐在广州时曾经雇用过十三行商馆的厨师为其厨人，也见诸外人的记载。利用这一旧关系巧施毒计，是极有可能的。其次，林则徐的儿子从保全他的遗体 and 声誉考虑，没有穷究其事，只把这段冤曲隐情遗给后人，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普宁地方亦有此说法，则可能是当日父老辗转相传下来的。即令不是事实罢，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抵抗派和主和派仍然存在尖锐对立的情况，正是从侧面道出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民族压迫成了中国最大的压迫这一残酷的现实，也是闽粤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卖国

投降的思想流露^①。

抗英是林则徐全力以赴的事业，时人在哀悼他的挽章中悲愤满腔地写道：

风飘大夏嗟何及，浪撼长堤竟不支。
遂使和戎成恨事，伤心已是十年时^②！

联系到他晚年在福州的抗英活动，筹海抗英志未酬，确是林则徐的一大遗恨。

自从成进士以来，林则徐在官场上奔波了四十年。他摸索和追求的救国济世理想，目的是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深渊沉沦的危难时刻，保住封建国家的独立地位，中华民族的生存自立，从而力挽封建制度衰亡的狂澜于既倒。他和龚自珍、魏源等爱国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一样，设计了外御强敌、内致富强的方案。他敌视和反对农民起义，幻想用改良的方法保存老朽的封建制度，“使它具有新的、人们

① 关于林则徐之死，本书初版问世后，曾引发史学界的讨论。我的本意并没有肯定林则徐是被毒死的，但要全盘否定，亦缺乏确据。现仍其旧，不作修改。

② 陈池养：《林文忠公挽章四首》之2，见《慎余书屋诗钞》卷5。

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即所谓教它学会采取新的姿态”^①。他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反对主和派的屈辱妥协，并为此探求人们陌生的西方历史地理等知识，迈出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步，希望借助于外国的“长技”，重振国力军力，外抗入侵的强敌，内使奄奄欲息的封建统治“中兴”。他颠仆悽蹶地奋斗着，置个人的安危福祸于度外，饱受迫害打击和风刀霜剑、危疾缠磨的痛苦。但是，到他六十六岁咽下最后一息时，他的理想成了泡影，他的希望化为烟云，中华民族的苦难，清朝统治崩溃的趋势，比先前任何时刻都更加危急。他找不到出路，这是地主阶级的本质决定的。地主阶级已经是完全腐朽、极端反动的阶级，封建主义制度也已经日薄西山，濒临死亡，不再有什么生命力了。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民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也拉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林则徐没有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中国的出路在于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崛起。一八五一年从金田村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五六年在广东兴起的“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第二次鸦片战

^① 马克思：《内阁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8页。

争，汇成中国第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

^①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34页。

附 录

林 则 徐 世 系 表

(一)

(二)

林则徐生平大事年表

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 乙巳） 一岁

八月三十日，生于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后祖室。父宾日，原名天翰，字孟养，号旻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一个以教读为生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母陈帙，闽县岁贡生陈圣灵之第五女。

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 四岁

父在邻舍罗氏人家就馆，携入塾中，教以识字。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七岁

父教以属文。

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 丙辰） 十二岁

二月，琰继位，改年景为嘉庆，弘历称太上皇帝。本年鸦片输入一千零七十箱，嘉庆帝诏裁鸦片税额，禁止鸦片输入。

岁试充佾生。弟霈霖（又名元抡，字雨人）生。父在文笔书院执教。家贫，因偿债入不敷出，

母亲和姐妹从事剪裁象生花等手工艺劳动，以佐家计。

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 丁巳） 十三岁

英国给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制造鸦片的特权。

应府试第一。父成岁贡生。

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 戊午） 十四岁

参加县试，考中秀才，就学鳌峰书院。与本城朱紫坊名儒、前河南永城知县郑大谟的长女郑淑卿订婚。

一八〇〇年（嘉庆五年 庚申） 十六岁

清政府再次申禁鸦片输入，并禁民间种植罂粟，吸食鸦片。

一八〇三年（嘉庆八年 癸亥） 十九岁

仍在鳌峰书院攻读。几年中，从书院山长郑光策治学，与陈寿祺、梁章钜等人相过从，究心经史之学，学风不涉时趋。

一八〇四年（嘉庆九年 甲子） 二十岁

历时九年、纵横北方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于本年十月失败。

秋，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中举后，与郑淑卿结婚。

一八〇五年（嘉庆十年 乙丑） 二十一岁

一月，偕郑夫人北上，赴京参加会试。落榜后，于七月离京师，十二月抵福州，以“家食难给”，外出当塾师。

一八〇六年（嘉庆十一年 丙寅） 二十二岁

六月，嘉庆帝以“洋船私带烟土，其销路如福建之厦门等处，每年纹银出洋不下数百万”，通飭各直省督抚设立章程，严行查禁。

在家乡附近当塾师，曾随侍父亲参加“真率会”的活动，作《林希五文集后序》。秋，应聘赴厦门担任海防同知书记，初步了解鸦片流毒情形。以所办文牍，为汀漳龙道百龄所赏识。

一八〇七年（嘉庆十二年 丁卯） 二十三岁

二月，为福建巡抚张师诚识拔，招入幕府。十二月，父宾日受张师诚荐，赴将乐县主正学书院。

一八〇八年（嘉庆十三年 戊辰） 二十四岁

八月，英船强行闯入虎门，停泊黄埔，十一月始退出。

在张师诚幕府。十一月，离福州北上，第二次上京会试。

一八〇九年（嘉庆十四年 己巳） 二十五岁

六月，清政府颁布《广东外洋商人贸易章程》，并在澳门、虎门、蕉门等海口设防。

在京会试失败，七月返抵福州，仍入张师诚幕府。八月至十月，随张师诚移驻厦门，参预镇压蔡牵起义，负责起草文移。

一八一〇年（嘉庆十五年 庚午） 二十六岁
九月，清廷增设广东水师提督，驻扎虎门。

仍在张幕，曾与友人清理宋代抗金名臣李纲的墓址。几年来，在张师诚的指导下，“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十一月，张师诚入觐，林则徐随行，准备第三次参加会试。

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 辛未） 二十七岁
春，参加会试，中式第七十四名，复试一等，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赐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派习清书。十月下旬，请假回乡取眷，离京南下。

一八一二年（嘉庆十七年 壬申） 二十八岁
在福州。九月二十二日，游光绎等发起祭李纲墓，与醵钱而未往。十一月二十八日，挈眷自福州北上。

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 癸酉） 二十九岁
一月，途经南京，在两江总督百龄署中度岁。六月四日，抵京师，寓莆阳馆。入庶常馆从成格、陈希曾、吴烜习清书。九月，代张师诚勘定《御制全史诗疏》。十二月，移居粉坊琉璃街。

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 甲戌） 三十岁
春，在庶常馆习清书。一月二十四日，长子林汝舟生。五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八月，充国史馆协修，移寓虎坊之东。自是益究心经世之学，“虽居清秘，于六曹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开始注意探求畿辅水利问题，酝酿写作《北直水利书》。

一八一五年（嘉庆二十年 乙亥） 三十一岁
四月，清廷再次严禁鸦片输入，明定赏罚章程。

二月二十六日，次子秋柏生，三日即殇。三月，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四月，充撰文官。十月，派潘书房行走。

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 丙子） 三十二岁
英国派特使阿美士德来华，争取扩大英商权益，保障东印度公司权利。因礼仪之争，未获觐见。本年英国鸦片输华突破五千箱。

三月三日，长女尘谭生。八月九日，出京赴南昌，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十二月九日回京复命，改派清秘堂办事，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

一八一七年（嘉庆二十二年 丁丑） 三十三岁
司馆。六月，保送御史，引见记名。十月六日，次女金鸾生。

一八一八年（嘉庆二十三年 戊寅） 三十四岁
三月，大考翰詹，列三等二十九名。四、五月间，郑夫人生女（即殇，未取名），次女金鸾亦殇。夏，移居土地庙上斜街。

一八一九年（嘉庆二十四年 己卯） 三十五岁
三月，京察一等。四月，充会试同考官，分校礼闹第十二房，得士状元陈沆等十三人。六月二十九日，奉命出京赴滇，充云南乡试正考官。沿途所作诗，自编为《使滇小草》。

一八二〇年（嘉庆二十五年 庚辰） 三十六岁
八月，嘉庆帝死，次子旻宁继位，是为道光帝。

二月一日，自云南返抵京师。三月二十一日，嘉庆帝引见，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五月八日，奏请敕河南大吏严密查禁料贩囤积居奇，平价收买以济仪封南岸河工之需。五月十日，京察一等，复带记名。二十一日，特派充翻译会试闱差。六月三日，放浙江杭嘉湖道，二十六日，离京南下。在京期间，入“宣南诗社”。八月二十七日，抵杭州上任。在杭嘉湖道任上，注意农田水利，勘察海塘，兴筑新塘；讯朱丙章，镇压湖州府属农民抗粮斗争。年底，赴严州勘城。

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 辛巳） 三十七岁

本年鸦片输入达七千箱，白银外流日益严重。

在杭嘉湖道任上。七月，作《启贤录序》。八月二十五日，以闻父病，挂印离任回闽。九月十日，三女普晴生于建州大蒙洲舟次。月底，抵福州。秋冬间，作《林宗文义塾记》。

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 壬午） 三十八岁

三月，清廷命广东督抚、海关监督严查出口洋船，杜绝白银偷漏。

三月二十三日，自福州起程入京。五月二十九日抵京。引见发往原省以道员用。六月十九日出京，七月二十三日至杭州，暂委监试文闱。十月十三日，在闱中得旨放江南淮海道，未即赴任。浙江巡抚帅承瀛兼理盐政，留署浙江盐运使。秋，作《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冬，作《杭嘉湖义塾添设孝廉田记》。

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 癸未） 三十九岁

夏，江苏省沿江濒湖诸郡农田均被水淹，米价昂贵。八月二十日，娄县饥民赴松江府署请愿闹事。

二月四日，至清江任淮海道。中旬，升任江苏按察使。三月，接任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处理积案，密访严拿开设鸦片烟馆罪犯；处理灾

区善后，倡捐劝济，免关税招徕川、湖米客，平抑米价。亲赴松江处理饥民闹事，得为首者置之法，余皆开释，民颂之为“林青天”。十一月三日，奉命上京述职。十二月十日到京，道光帝召对两次，十五日出京返苏。

一八二四年（道光四年 甲申） 四十岁

一月十五日，抵苏接署江苏布政使。途中携淮北麦种，散播江南各乡。到任后，处理灾赈。九月，卸江苏按察使任，准备前往履勘，专办水利。二十四日，得母死之讣，回乡丁内艰。十月一日，三子聪彝生。十一日，抵福州。本年，作《慕中丞疏稿序》。

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 乙酉） 四十一岁

二月，作《闽县义塾记》。三月，奉旨“夺情”赴清江浦督催河工。四月十二日自福州起程，五月十八日到高家堰、山盱工地催工。代署两江总督魏元煜起草漕粮改行海运奏稿。自绘《杏花红雨图》，为梁章钜作《沧浪亭图册序》。秋，琦善、陶澍奏准调则徐赴上海督办海运，因“积劳店作”辞。十月，回福州。弟霈霖以降服男服阕，入闾领乡荐。

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 丙戌） 四十二岁

在福州丁母忧。六月十五日，奉旨以三品卿

署两淮盐政，以疾辞，未行。七月，作《重建瑞山华林寺碑记》。

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 丁亥） 四十三岁

一月十八日，四子拱枢生。二月，作《重修积翠寺记》。三月十六日，自福州起程赴京。四月十九日，途次苏州，为友人潘曾沂题宣南诗社图卷诗。五月二十日，抵京师。二十六日，放陕西按察使。六月一日出京，二十六日抵西安，任陕西按察使，即署布政使。旋得旨擢江宁布政使，遣人回福州接父及眷属赴江宁。九月十六日，从西安赴略阳勘灾，兼勘移建县城事。本月，作《南湖郑祠祭田记》。十月十三日，返西安。十月二十日，作《跋沈毅斋墨迹》。十二月七日得父亡之讣，从陕南赶往奔丧。本年，手定《己卯以后诗稿》。

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 戊子） 四十四岁

一月二十四日，赶到浙江衢州，扶父枢返乡。在籍丁忧期间，倡浚福州西湖，年底兴工。十一月，作《周易象理指掌序》。

一八二九年（道光九年 己丑） 四十五岁

在家丁忧。九月，浚福州西湖工成。十一月，兴工修李纲祠于西湖荷亭。

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 庚寅） 四十六岁

三月十日，作《金匱要略浅注叙言》。五月，服闋抵京。六月十二日，会辛未同年三十四人于宣南龙树院，作《龙树院雅集记》。八月十七日，放湖北布政使。在京期间，曾与友人张维屏、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周凯、潘曾莹等相过从，携父绘《饲鹤图》徧索题咏。十月六日，至武昌接任湖北布政使，办理灾赈、蠲缓、堤防。

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 辛卯） 四十七岁

本年，英国输华鸦片达万余箱。

一月一日，郑夫人及子女自闽抵武昌。本月，调河南布政使，未即赴任。作《曹太傅制义序》。四月十一日，接任河南布政使。作《十一经音训序》。八月，代苏省采买河南米麦济灾。二十一日调江宁布政使，次日起身南下。九月八日，在扬州接印，沿途查勘灾情。十一月，奉旨总司江北赈抚事宜，赴扬州勘灾。二十二日，奉旨擢东河河道总督，上疏恳辞。十二月十六日，因清廷不准辞免，即由扬州经运河赴山东。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 壬辰） 四十八岁

一月九日，至山东邹县接任东河河道总督。二月，查验山东运河地段挑工。三月，赴河南查验黄河防治工程，初步形成改黄河由山东入海的治河方案。六月二十三日离任，七月五日接任

江苏巡抚，即令苏松镇总兵关天培等驱逐窜至上海吴淞口外的胡夏米间谍船。七月下旬，赴江宁监临江南乡试文闱，整饬科举考试弊端。自是和两江总督陶澍共事，“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常延请魏源商议兴利除弊事宜。十月二日，赴扬州勘灾，并至清江严讯桃南厅决堤要犯。

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 癸巳） 四十九岁

在江苏巡抚任上。四月，与陶澍会奏主张严禁鸦片、自铸银币，解决银昂钱贱问题。十一月，以江苏灾荒严重，奏请缓征漕赋，道光帝严旨诘责。十二月，单衔密疏沥陈江苏钱漕之重，被灾之苦，坚请缓征，“暂纾民力”。清廷不得不允所请。瞩友人、署江苏按察使李彦章汇辑《江南催耕课稻编》。作《筹济编序》、《绘水集序》。

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 甲午） 五十岁

本年，英国鸦片输华增至二万一千余箱。

在江苏巡抚任上。二月，作《刘闻石制义序》。三月，作《江南催耕课稻编叙》，在抚署后园置地，雇老农试种湘、闽各类早稻，以便推广。四月，挑浚白茆河、刘河，亲往查工。五月，和陶澍、陈奎等验收白茆河、刘河水利工程。两淮盐运使王凤生卒，为其手书墓志铭。七月，作《昭代丛书序》。九至十月，到江宁监临江南秋

闾。十二月，赴镇江督催军艘。本年，长子汝舟娶妻陆氏。

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 乙未） 五十一岁

在江苏巡抚任上。二月，查验丹徒、丹阳运河挑浚工程。五月，赴镇江督催漕船。六月，以刘河挑浚工程节省银两，接挑各处河道，修元和县南塘宝带桥。七月，赴元和县查勘三江口宝带桥工程，命宝山县筹修海塘。九月，到江宁监临江南文闾。长子汝舟在福州中举。十二月，赴元和县查验宝带桥。至宝山、华亭查勘海塘。由门生冯桂芳等襄助，编成《北直水利书》（即《畿辅水利议》）。作《制义平秩集序》、《张孟平骈体文序》。十二月，奉旨赴江宁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

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 丙申） 五十二岁

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变通禁例，弛禁鸦片。九月，内阁大学士朱崙、兵科给事中许球上奏强烈反对。

一月，抵江宁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二、三月间，兴办苏、松等处水利工程。继续在淮北推行票盐法。两淮盐运使俞德渊死，为其手撰墓志铭。六月，回任江苏巡抚。七月，赴宝山查勘海塘，并验苏、松、太等处水利河工。八月，

陶澍赴安徽、江西阅兵，第二次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旋赴江宁。十月，移驻清江浦，督防秋汛，催趲回只。十一月，由淮安府至盐城皮大河一带，访察民情政事及兴修水利事宜。十二月，由清江回到江宁。本年作有《娄水文征序》、《庆芝堂诗序》、《湖滨崇善堂序》、《三吴同官录序》，自绘《饲鹤第二图》，由汤貽汾补景。

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 丁酉） 五十三岁

英国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年鸦片输入骤增至三万箱。

一月，交卸两江督篆，自江宁起程，入京觐见。二月，道光帝召见，奉旨擢湖广总督。自绘《饲鹤第三图》，由吴荣光补景。四月，自京抵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五月，验收江夏县长江岸堤石工，阅视督抚标官兵操练。六月二十九日，延俞正燮入幕，参订先人日稿，校订《海国纪闻》。七月赴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一带查看河堤，督防大汛。八月，至荆州督防荆江水患。九至十月，赴衡州、永州、宝庆、凤凰厅、永绥厅、辰州、常德等地校阅营伍。本年，作《楚南同官序》。

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 戊戌） 五十四岁

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厉禁鸦片，严塞

漏卮。道光帝命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妥筹章程。

在湖广总督任上。一月十三日，长女尘谭与刘齐衔结婚。二月，整顿盐务，严厉取缔私盐。六月，奏陈禁烟方策六条，坚决支持黄爵滋严禁主张。八月，湖广禁烟初告成效，亲督焚毁汉阳、江夏缴获的烟枪。至汉川、沔阳、天门、潜江、荆门、京山、钟祥，督防大汛，查看堤工。十月初，上奏剖陈银贵钱贱和鸦片流毒日广的原因，全面驳斥反对禁烟谬论，重申严禁主张。二十七日，在武昌校场亲督焚毁烟枪、鸦片。十一月，奉旨入京觐见。十二月，进京途中，在直隶安肃县城与琦善相遇，琦以“无后边衅”相威胁，不为所动。二十六日抵京，次日起，道光帝接连召见八次，商讨禁烟方略。三十一日，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本年，作《四书题解序》。

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 己亥） 五十五岁

六月十五日，清廷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三十九条。七月七日，英船水手在尖沙嘴村纵酒闹事，殴死村民林维禧。八月三十一日，英驻华海军司令官士密率舰“窝拉疑”号抵澳门。九月四日，义律、士密挑起九龙海战。十月一日，

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十二月，道光帝下令断绝英国贸易，并出示列其罪状，宣布各国。

一月八日，离京南下。沿途探访广东鸦片流毒情形，征询禁烟意见，密令逮捕重要烟犯。三月十日，抵广州。十八日，召集十三行商人宣布谕帖，命各国烟贩限期呈缴鸦片。招致袁德辉等入幕，翻译英文《广州周报》等，了解外情动态。四月，出赴虎门，查验收缴趸船烟箱。五月，延梁进德为译员。六月三日至二十三日，亲自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没收的全部外国鸦片。七月，先后在广州靖海门外、东炮台前煮化省内收缴的鸦片。借“观风试”，向诸生了解广东官兵包庇鸦片走私等情状；亲自审讯贪贿舞弊、放私入口的水师官弁梁恩升等人。责令义律交出林维禧案凶犯，饬袁德辉和美国传教士伯驾翻译瑞士人滑达尔著《各国律例》部分段落，了解国际法。八月，以义律抗不交凶，下令断绝英船和在澳门英商的食物接济，撤其买办工人。二十三日，下令驱逐澳门英商。九月三日，抵澳门巡视，争取澳门葡萄牙当局保持“中立”。九月六日起，驻扎虎门镇口，布置对英交涉和战备事宜。十四日，派余保纯等赴澳门和义律谈判。十一月，指

挥兵勇坚垒固军，以守为战，接连挫败英国侵略者在穿鼻、官涌的武装挑衅。从澳门等处密购葡萄牙和英国制造的新式铜、铁大炮，配置虎门各炮台。组织翻译英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后辑为《四洲志》）、德庇时的《中国人》、地尔洼的《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译文今佚）。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出示，宣布从十二月六日起停止英国贸易。十二月十六日，在广州天后宫接见英船“杉达”号遇难人员。拒绝义律在不交凶、具结的情况下求通贸易的要求。本年，作《海国纪闻序》（佚）。郑夫人在福州为三子聪彝娶素叶氏，普晴与沈葆楨结婚，小女许字郑月亭。弟霈霖在福州病逝。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 庚子） 五十六岁

一月五日，道光帝放邓廷桢为两江总督（后改调闽浙总督），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八日，士密宣布英舰自十五日起封锁广州海口。二月二十日，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义律为侵华的正副全权公使。六月下旬，英国侵华远征军开抵澳门海口，二十八日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三十日，英军主力北上，进犯闽、浙沿海。七月三日，英舰“布朗底”号犯福建厦门，被守军击退。六日，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八月中

旬，英军抵天津大沽口外，琦善派员接受英国公文。十九日，在粤英军偷袭关闸炮台。三十日，琦善奉旨与义律谈判于大沽口南岸，答应惩治林、邓等，换取英军撤兵南返。九月十五日，英舰起碇南下。十七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二十八日，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议处。十一月二十日，懿律率英军返抵澳门海面。二十九日，懿律因病卸任，义律继任英国全权公使。十二月四日，琦善接任两广总督，撤除海防工事，解放壮勇，向义律议和。

一月五日，奉旨宣布正式封港，断绝英国贸易。二月三日，接任两广总督。二十日，下令停止澳门贸易（三月初恢复）。春、夏，招募水勇，督造战船，购置外国船只，组织兵勇操练，增建炮台。六月八日，水师兵勇火攻英船于磨刀外洋。八月十七日，离广州赴狮子洋检阅水师兵勇联合演习。颁发《剿夷兵勇约法七章》，组织水师出洋剿办英军。三十一日，出洋水师败英舰于矾石洋。九月二十四日，上奏自请处分并沥陈制炮造船主张，要求赴浙江收复定海。十月二十日，交卸督篆。二十五日，奉旨留广州以备查问原委，移住高第街连阳盐务公所。十一月，向怡良献策，维持广东抗敌局面。十二月，向琦善建

议铸炮造船等事，琦善不准。

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五十七岁
一月，义律逼琦善给地寄寓，七日出兵攻陷大角、沙角炮台。十一日，琦善答应“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二十日，义律单方面宣布与琦善“签订了初步协定”。二十六日，英军强占香港。二十七、八日，琦善与义律在狮子洋莲花冈会谈。三十日，道光帝派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动内地兵力赴粤剿办英军。二月十日，琦善与义律在镇远山后之蛇头湾会谈，未能对给香港一岛问题达成协议。二十六日，英军攻陷横档、虎门诸炮台，溯珠江而上，进逼广州。三月五日，参赞大臣杨芳至广州。十三日，琦善被锁拿进京查办。二十日，杨芳与义律议定休战协定。四月十四日，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新任两广总督祁𤄎抵达广州。三十日，英国政府改派亨利·璞鼎查为侵华全权公使，扩大侵华战争。五月二十一日，奕山发动广州战役，失败，二十七日签订《广州和约》。三十至三十一日，广州三元里附近乡民痛歼英国侵略军。六月二十八日，道光帝将林则徐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八月二日，黄河在河南开封附近祥符决口，造成严重水患。十九日，道光帝命林则徐折往东河效力赎

罪。二十六日，英军攻陷厦门。十月初，英军攻陷定海、镇海。十三日，宁波失陷。十八日，道光帝命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军赴浙剿办英军。十二月，英军攻陷余姚。

一月，奉旨“协办夷务”。二月，劝说怡良揭露琦善罪行。三月，捐资招募壮勇，保卫广州。四月三十一日，上书奕山，提出防御粤省方策六条，未被采纳。五月三日，奉旨离开广州，赴浙省听候谕旨。六月十日抵达浙江镇海军营。七月十四日，离开镇海军营，踏上遣戍伊犁途程。八月，途经京口，将《四洲志》等资料交付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九月二日，在扬州仪征奉旨赴祥符河工工地“效力赎罪”。三十日，抵祥符工地。秋至冬，在祥符工地，积极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五十八岁

三月十日，奕经命清军分三路克复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大遭惨败。五月，英军攻陷乍浦。六月十六日，英军陷吴淞炮台，上海失守。七月二十一日，英军攻陷镇江。八月，英军直逼江宁城下。清廷派伊里布、耆英赶至江宁求和。二十九日，耆英与璞鼎臣签订中英江宁议定条约十三款。

一月，上书两江总督牛鉴，建议铸炮造船，训练水军，未被采纳。三月下旬，祥符河复，奉旨仍遣戍伊犁。途经洛阳小住，作有《同游龙门香山寺记》。五月中旬，抵西安。八月十一日，离西安赴戍。九月三日抵兰州。十月十一日，出嘉峪关。十一月十五日，抵乌鲁木齐。十二月十日，抵达戍所伊犁惠远城。赴戍途中，写作大量诗篇，抒发爱国忧时情怀。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五十九岁

一月，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二月刊行。六月，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互换江宁条约。七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八月，道光帝下命释放邓廷桢入关。十月，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在伊犁戍所。不适应边塞水土气候，感冒、鼻衄、脾泄诸疾叠发。注意了解国家大事，研究西陲边防、屯田、水利，据京报资料，录有礼记，后辑为《衙斋杂录》；录关内友人来札言京师时事部分为《软尘私札》。一月，为布彦泰草拟奏稿，坚请保留伊犁镇总兵建制。秋、冬间，协助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垦务。

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六十岁

在伊犁戍所。协助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

地垦务，捐资认修龙口水渠工程，于六月兴工。

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六十一岁

一月五日，奉命赴南疆履勘新垦地亩。二十四日，自伊犁起程。三月二十七日，和全庆勘库车托依伯尔底垦地。四月七日，勘乌什垦地。十四日，勘阿克苏朗哈里克垦地。五月八至十日，勘和阗达瓦克、鸡克坦、爱海里、苏尔坦、叶里雅克、阿堤什垦地。二十三、四日，勘叶尔羌和尔罕垦地。六月二、三日，勘喀什噶尔巴依托海、阿奇克雅黑垦地。七月十二日，勘库尔勒北山根垦地，十八日，勘喀喇沙尔环城东南一带垦地。计历勘南疆七城堡地五十七万八千余亩。八月一日，自南疆返抵吐鲁番，十七日到哈密。九月，奉命添勘吐鲁番伊拉里克垦地，二十三日折回吐鲁番。十月六日，勘伊拉里克垦地十一万一千亩及其续修水利工程。十一月二日自吐鲁番起程，奉命往勘哈密塔尔纳沁垦地七千余亩。十二月四日，在哈密奉旨释放，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九日，从哈密起程入关。二十日，在玉门县接旨，以三品顶带署陕甘总督。

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六十二岁

一月七日，在凉州接印，署陕甘总督。驻扎

凉州，办理“番务”。委旧属黄冕仿照洋式，制造炸弹和陆路炮车。三月二日，自凉州至西宁，查办黑错寺杀害土千户杨国成事件。四月下旬，返兰州就医。五月，奉旨任陕西巡抚，暂留甘肃会办“番务”。七月，清军捣平黑错寺。八月十五日，离兰州，三十日，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秋、冬间，处理陕西灾赈，拘捕“刀客”和起事回民。作《书强忠烈公遗墨后》。

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六十三岁

一月二日，因病奏请开缺，就地延医治疗。因道光帝不准开缺，于三月三十一日回任。五月十四日，奉旨调任云贵总督。二十五日，携郑夫人和小女自西安起程，由四川赴滇。七月三十一日，在昆明就任云贵总督。九月，赴滇东、滇南校阅十三镇协营，整顿营伍。十一月二十二日，郑夫人病逝于昆明。十二月，受理丁灿庭、杜文秀京控案。

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六十四岁

一月五日，云南保山汉族地主武装打劫屠杀回民解省对质要犯，次日再次屠杀保山县城回民。二月，云南赵州弥渡回民起义。十二月，道光帝谕令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督抚设法开采银矿，增辟银源。

在云贵总督任上。二月二十三日，自昆明起程，赴大理剿办保山汉族地主武装打劫要犯、屠杀回民事件。三月初，途经楚雄，折往云南县，督师镇压弥渡回民起义。中旬，驻扎大理，下旬移驻永平。四月，审办保山案犯。五月，了结丁灿庭、杜文秀京控案，招复保山回民二百余户。六月，移驻楚雄，处理姚州汉回互斗案。七月，返回昆明。以办理云南“回务”有功，得旨加太子太保，并赏花翎。本年，飭令地方官府镇压了云州、缅宁、顺宁、永平、邓川州等地各族人民起义或反抗斗争。

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六十五岁

在云贵总督任上。春，整顿云南矿厂，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整顿铜政，维护“放本收铜”政策。六月，云南腾越厅卡外少数民族起义，飭令迤西官兵镇压。七月三日，因病请假治疗。八月五日，以病情加剧，奏请开缺回乡调治。九月十日，道光帝下旨准予病免。十月十二日，卸任。下旬，扶病东归，经贵州镇远，放舟入湘南。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庚戌） 六十六岁

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死，奕訢继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六月，咸丰帝下诏求贤，潘世恩、

孙瑞珍、杜受田先后上疏荐林则徐，穆彰阿阻挠。十二日，咸丰帝下旨宣召林则徐来京。九月，广西天地会起义军攻下龙州厅城，逼近桂林，清廷命徐广缙、张必禄赴桂林镇压。十月十七日，咸丰帝下旨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驿前赴广西。十二月十五日，咸丰帝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一月五日，招左宗棠至长沙湘江舟中夜谈。十一日，舟行至萍乡登陆。下旬，至南昌，暂寓百花洲养病。四月十四日，返抵福州，寓文藻山宅所。六至十月，联合福州士民，反对英人入城。整理旧稿，辑《云左山房诗钞》等，作《消暑随笔跋》、《重修福清文庙碑记》，嘱刘存仁校勘《西北水利》（即《畿辅水利议》）。咸丰帝宣召来京，以疾辞。十一月五日，奉旨为钦差大臣，带病从福州起程，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十六日至广东潮州，病情恶化，吐泻不止。二十二日，死于普宁县行馆。十二月，归葬福州北郊金狮山狮山首南麓林氏墓地。

引用参考书目

一、林则徐著述和手稿

（一）专著

1. 畿辅水利议 一卷 光绪二年（1876 年）福州林氏刊本
2. 出纳官券议 存《钞法考证》，陈池养录，见《慎余书屋文集》卷一。
3. 长林氏族录 存二卷 林则徐亲笔校补稿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二）奏稿

4. 原奏折片及录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林则徐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 年）原奏折片及录副，共八百余件。英国国家档案局藏有林则徐署两江总督任内道光十六年（1836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原折

(F. O. 931/95)、湖广总督任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月十八日原折(F. O. 931/97),共二件。林则徐生前录有底册,李星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西安尝向林汝舟索观湖督任内奏稿和督粤奏稿(《李星沅日记》,第481、493页),现存家藏《使粤奏稿》和《两广奏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5. 林文忠公政书 三十七卷 光绪二年(1876年)福州林氏刊本。
6. 政书搜遗 一卷 光绪二年(1876年)福州林氏刊本
7. 林文忠公奏议 六卷 光绪二年(1876年)武进盛氏思补楼刊本
8. 林文忠公禁烟奏稿 二卷 1929年福州林氏铅印本
9. 林则徐留中密奏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辑《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1931年)
10. 林则徐集·奏稿 三册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3月第1版
11.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一册 陈锡祺主编陈胜彝、廖伟章、王化三编 广州中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2. 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 一册 方之光、周衍发、倪友春、黄征点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三) 公牍

13. 信及录 钞本 (不全) 林增和藏
14. 信及录 一册 1929 年福州林氏铅印本
15. 委员烧毁烟土等清单 (原无标题) 一件
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931/14 英国国家档案局藏
16.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告示 与怡良会衔 钞件 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233/180, 第 15 件 英国国家档案局藏
17. 英夷鸬张安民告示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 与怡良会衔 钞件 收入《夷事彙》钞本第一册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18. 恭徼硃批奏折清单 一件 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931/107 英国国家档案局藏
19. 发往东河效力呈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钞件 收入《夷事彙》第一册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20. 林则徐集·公牍 一册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年 10 月第 1 版

(四) 文钞

21. 哀启（先妣事略） 手稿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22. 诰封中宪大夫霁峰先生诰封林恭夫人王恭人七秩双庆序言 原件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23. 钱府张太孺人七十寿序 原件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24. 刘家镇墓志铭 原件 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25. 诰封奉政大夫例晋朝仪大夫候选直隶州判何傅岩先生神道碑 拓本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26. 云左山房文钞 原稿钞本 五卷 浙江省图书馆藏
27. 云左山房文钞（附联语） 一册 福州沈氏嵩斋钞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28. 云左山房文集 一册 钞本 福州郑丽生藏
29. 文忠公文稿 钞本 上海林增和藏
30. 文忠公骈文稿 钞本 上海林增和藏
31. 云左山房文钞（又名林则徐先生文钞） 四

卷 王清穆校刊 上海广益书局 1926 年 4
月石印本

(五) 诗词

32. 试帖诗稿 一册 原稿残本 浙江省慈溪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33. 己卯以后诗稿 一册 手定本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34. 题宣南诗社图卷 七古一首 手迹 福州林纪焘藏
35. 题杨太真墓 七绝余首 陕西兴平县碑刻墨拓本 福州林则徐纪念馆藏
36. 次韵酬潘星斋雨窗口占之作 五律一首 手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7. 题叶小庚庚午雅集图重摹本 七律二首 据手迹钞录福州林家溱藏
38. 题李兰卿南武奉祠图 七古一首 手迹石刻拓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39. 题生公石上论诗图 五古一首 手迹刻石嵌于苏州沧浪亭回廊墙壁
40. 寿陶澍六十诗 七律三十首 手迹 长沙陶成龙藏
41. 和韵三首 七绝 手迹 上海金式武藏
42. 游华山诗 七古一首 手迹 北京中国历

史博物馆藏

43. 子茂簿君自兰泉送余至凉州且赋七律四章
赠行次韵奉答七律四首 手迹 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44. 依韵寄答孙梧江 七律二首 手迹 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
45. 游黑龙潭及大观楼即事 七律二首 手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6. 寄赠孙梧江 七绝二首 手迹 北京故宫
博物院藏
47. 云左山房诗钞 八卷 诗余一卷 光绪十
二年（1886 年）刊本
48. 邓林唱和诗词合刻 陈潜辑 宣统元年
（1909 年）江浦陈氏刊本
49. 林则徐诗文选注 一册 上海师范大学历
史系中国近代史组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2 月第 1 版
50. 林则徐诗集 一册 郑丽生校笺 福州海
峡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六）日记

51. 原件和钞本 林则徐日记不下数十百卷，生
前钞有副本，身后子姓分析为墨宝，散佚颇
多。现存以林纪焘、林纪熹家藏为最多，少

数片段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公私藏

- 52. 滇轺纪程 一卷 光绪三年(1877年)林氏宣南寓斋刊本
- 53. 荷戈纪程 一卷 光绪三年(1877年)林氏宣南寓斋刊本
- 54. 丁丑、戊寅日记 摘录 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十一
- 55. 林则徐集·日记 一册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4月第1版

(七) 书札

- 56. 林氏书札, 包括各地公私所藏原函、底稿、影印手迹、钞件和文集刊录者, 现存约一千封。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时期约二百余封, 早期约四百余封, 后期三百余封。其中影印手迹, 散见《海山仙馆藏真三刻》、《国朝名人书札》、《国朝名人小简》、《昭代名人尺牋续集》、《道咸同光名人手札》及有关著作或论文
- 57. 林文忠公手改尺牋录存 现存卷四、六、七、八 林直录福建省图书馆藏
- 58. 林文忠公书翰墨迹 (致怡良 书) 八卷

光绪十五年(1889年)姚觐元砖刻拓本
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59. 林文忠公尺牍(致刘闻石书) 一册 影印本 北京琉璃厂懿文斋 1919年印本
60. 林文忠公尺牍 一册 福建丛书钞本 张应昌辑 福建省图书馆藏
61. 林文忠公手札册(致福珠洪阿书) 一册 吉林省博物馆藏
62. 林文忠公手札册(致沈鼎甫书) 一册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63. 林文忠公手札册(致陈子茂书) 一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64. 海源阁珍存尺牍(致杨至堂书) 三册 存一册 山东省图书馆藏
65. 林则徐书简 一册 杨国桢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第1版;增订本, 1985年8月第1版
66. 林则徐书札手迹选 一册 刘九庵辑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85年1月第1版
67. 林则徐信稿 一册 林维和藏 黄泽德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8月第1版
68. 林则徐书札手稿 影印本 二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6月第1版

(八) 笔记、杂录

69. 云左山房杂录 一册 原件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或云此录非林氏所记,尚乏确证)
70. 林文忠公手抄故实 一册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71. 衙斋杂录 二册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72. 软尘私札 一卷 钞本 收入《鸦片战争》第五册,题为不著撰人《软尘私议》
73. 署两江总督裕鲁珊参琦爵相折片 手录 福州林纪焘藏
74. 赐故明殉节诸臣通谥文 手录 见《耻斋诗传》钞本 福州王铁藩藏
75. 林文忠抄集楹联 一册 林汝舟抄 林则徐亲笔校补福建省图书馆藏
76. 林文忠公手书经典 一册 影印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出版
77. 林文忠公写经小楷 一册 影印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年出版

(九) 联语、画卷

78. 林则徐集句或自作、手书联语,数量颇多,海内外博物馆和私人均有收藏,部分为诸家著录。本人钩稽文献和经眼传世作品,约

有二百余对

79. 林则徐联句类集 四卷 萨嘉榘辑 福建省图书馆藏
80. 饲鹤第二图 林则徐绘 汤貽汾补景 一卷 林维和藏
81. 饲鹤第三图 林则徐绘 吴荣光补景 一卷 林维和藏

(十) 编译

82. 澳门新闻纸 原钞本 存六册 南京图书馆藏
83. 澳门月报 一卷 原载魏源百卷本《海国图志》卷八十一。
84. 华事夷言 一卷 原载魏源百卷本《海国图志》卷八十三。
85. 滑达尔各国律例 摘译 原载魏源百卷本《海国图志》卷八十三
86. 四洲志 一卷 小方壶輿地丛钞补编第十二帙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著易堂印本
87. 俄罗斯图志(即俄罗斯国志) 二卷 魏源重辑 咸丰五年(1855年)上海乐善堂刊本
安政二年(1855年)日本刊本
88. 俄罗斯国纪要 一卷 光绪八年(1882年)

刊本

89. 俄罗斯国总记 同治四年(1865年)京都龙威阁北微汇编刊本
90. 洋事杂录 一卷 陈德培辑抄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林永侯、孟彭兴校点 广州《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3期

二、研究资料

(一) 未刊稿

1. 林宾日：析产阄书 林霈霖收执原件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2. 林宾日：真率会社规二十事 林家溱传抄件
3. 林汝舟：云左山房书目 原稿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4.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原稿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5. 福州林氏辑：林文忠朋僚诗文集 钞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6. 程恩泽：题褚河南圣教序慈恩塔拓本 七古一首 林家溱传抄件
7. 张应昌：少穆廉访四十初度 七律四首 林

家溱传抄件

8. 刘冀程：廉访夫子四十寿诗 七律四首 林家溱传抄件
9. 朱绶：少穆先生四十初度序，林家溱传抄件
10. 陈銓：祝少穆中丞五十寿重次千文 林家溱传抄件
11. 退思斋主人：致林则徐书 原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2. 陈世镛：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龛征录 福州陈氏原稿本
13. 陈乔枏：鳌峰载笔图题跋 钞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14. 陈金城：福州团练纪事 手稿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15. 徐宗幹：退思录 钞本
16. 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 钞本 厦门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17.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 福州春檠斋传抄件
18. 刘孟纯：林文忠公乡闻录 春檠斋传抄件
19. 前清华大学历史系辑：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钞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0. 耻斋诗传 钞本 福州王铁藩藏
21. 夷事畚 钞本 七册 台北中央图书馆

藏

22. 鸦片文录 钞本 一册 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233/180 英国国家档案局藏
23. 清代广东省档案（嘉庆咸丰间广东官府存
稿，杂入民间文献和外省公牒） 原件共
1954 件（与本书有关部分为 1—1251 件）
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931 英国国家档案
局藏
24. 使馆中文档案 原件共 1968 件（与本书
有关部分为 847—1005 件） 英国外交部档
案 F. O. 682 英国国家档案局藏
25. 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中文档案 英国外交
部档案 F. O. 233/181—182 英国国家档
案局藏
26. 杨浚：冠梅堂笔记 钞本
27.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兼振威将军刑部尚书陈
公墓志铭 拓片 福州螺州陈氏藏
28. 皇清诰授资政大夫历署浙江按察使杭嘉湖
道林公墓志铭拓片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藏
29. 建盖大小担山寨城记略 碑刻 存厦门大
学成智楼前碑亭内

（二）诗文集

30. 林芳春：介石堂文钞 八卷 道光五年（1825 年）刊本
31. 林雨化：林希五诗文集 四册 道光十年（1830 年）刊本
32. 郑光策：西霞文钞 二卷 嘉庆十年（1805 年）刊本
33. 沈维鏊：补读书斋遗稿 十卷 年谱一卷 光绪元年（1875 年）广州刊本
34. 钱仪吉：石斋记事稿 十卷 光绪六年（1880 年）重刊本
35. 陈寿祺：左海文集 十卷 道光间三山陈氏刊本
36.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 六卷 骈体文二卷 道光十七年（1837 年）本宅刊本
37. 郭尚先：增默菴文集 八卷 1931 年莆田新民书局铅印本
38. 朱为弼：蕉声馆文集 八卷 首一卷 咸丰二年（1852 年）刊本
39. 梁章钜：师友集 十卷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福州梁氏北东园刊本
40. 李彦章：榕园文钞 六卷 道光二十年（1840 年）侯官李氏刊本
41.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 十卷 道光二十六年

- (1846 年) 趵喜斋刊本
42.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 六十四卷 附一卷
道光二十年（1840 年）淮南刊本
 43. 张维屏：张南山全集 咸丰间刊本
 44. 陈庚煥：惕园初稟 十六卷 道光有有斋刊本
 45. 蒋敦复：嘯古堂文集 八卷 同治十年
（1871 年）永康应氏刊本
 46. 陈光亨：养和堂遗集 八卷 光绪十九年
（1893 年）桂林刊本
 47. 潘曾沂：功甫小集 十一卷 咸丰四年
（1854 年）重刊本
 48. 姚莹：东溟文后集 十四卷 同治六年
（1867 年）刊本
 49. 姚莹：识小录 八卷 同治六年（1867 年）
刊本
 50. 李元春：桐阁先生文钞 十二卷 光绪十年
（1884 年）同义文会刊本
 51. 戴綱孙：味雪斋文钞 甲集十卷 乙集八卷
云南丛书处 1914 年刊本
 52. 王景贤：伊园文钞 四卷 義停山馆集本
 53. 彭翊：无近名斋文钞 四卷 光绪十年
（1884 年）刊本

54. 吴嘉宾：求自得之室文钞 十二卷 同治五年（1866 年）广州刊本
55. 林树海：歙云山人文钞 十四卷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刊本
56. 黄彰年：陶楼文钞 十四卷 苏州振新书社 1923 年印本
57. 王庆云：石延寿馆文集 一册 1943 年石印本
58. 祁寯藻：饬飭亭集 三十二卷 后集十二卷 咸丰七年（1857 年）刊本
59.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 十六卷 续一卷 咸丰六年（1856 年）刊本
60. 徐继畲：退密斋文集 四卷 光绪崞县署石印本
61. 刘存仁：笃旧集 十八卷 咸丰九年（1859 年）兰州刊本
62. 邹鸣鹤：世忠堂文集 清刊本
63. 沈瑜庆：涛园集 五卷 1920 年印本
6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二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2 月新 1 版
65. 魏源：魏源集 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 3 月第 1 版
66. 包世臣：安吴四种 三十六卷 光绪十四年

(1888 年) 重校本

67. 冯桂芬: 显志堂稿 十二卷 光绪二年
(1876 年) 校邠庐刊本
68.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 一三四卷 光绪十六年 (1890 年) 湖南刊本
69. 张际亮: 张亨甫全集 二十三卷 同治六年
(1867 年) 建宁孔氏校刊本
70. 王柏心: 百柱堂全集 五十三卷 附二卷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刊本
71. 沈衍庆: 槐卿遗稿 六卷 同治元年 (1862 年) 刊本
72. 钱泰吉: 甘泉乡人余稿 二卷 同治十一年
(1872 年) 刊本
73. 罗惇衍: 罗文恪公遗集 清刊本
74. 胡林翼: 胡文忠公遗集 八十六卷 首一卷
同治六年 (1867 年) 刊本
75. 涂庆澜辑: 莆阳文辑 五卷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 莆田荔隐山房刊本
76. 朱硃: 小万卷斋诗稿 三十二卷 光绪十一年
(1885 年) 重刊本
77. 周之琦: 金梁梦月词 二卷 清杭州刊本
78. 邓廷桢: 双砚斋诗钞 十六卷 词二卷
1921 年家刻本

79. 梁章钜：退庵诗存 二十五卷 道光十二年（1832 年）刊本
80. 李彦章：双石斋诗草 一卷 道光二十年（1840 年）侯官李氏刊本
81. 李彦章：都门旧草 二卷 道光二十年（1840 年）侯官李氏刊本
82. 叶申芑：小庚词存 四卷 道光十四年（1834 年）天籁轩刊本
83. 杨庆琛：绛雪山房诗钞 二十卷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刊本
84. 齐彦槐：梅麓诗钞 十六卷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刊本
85. 桂超万：养浩斋诗稿 九卷附诗评一卷 同治五年（1866 年）刊本
86. 严寅：介翁诗集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刊本
87. 黄浚：壶舟诗存 十五卷 附不俗居诗遗钞一卷 咸丰八年（1858 年）序刊本
88. 朱为弼：芥声馆诗集 十六卷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刊本
89. 冯昕华：巢云山房诗钞 一卷 柳堂师友诗录初编 同治刊本
90. 朱琦： 怡志堂诗初编 八卷 咸丰七年

(1857 年) 刊本

91. 刘存仁：杞云楼诗选 八卷 咸丰三年
(1853 年) 福州刘氏刊本
92. 陈池养：慎余书屋诗钞 六卷 咸丰五年
(1855 年) 刊本
93. 陆嵩：意苕山馆诗稿 清刊本
94. 宣昌绪：留读斋诗集 清刊本
95. 夏宝晋：冬生草堂诗录 八卷 词录四卷
咸丰元年至四年 (1851—1854 年) 刊本
96. 张祥河：张祥河诗集 二册 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刊本
97. 王柏心：百柱堂诗稿 八卷 同治十二年
(1873 年) 刊本
98. 张应昌编：清诗铎 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 1 月第 1 版
99.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 二册 古籍出版
社 1957 年 2 月第 1 版
100. 黄泽德编：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三) 官书、奏议

101. 清实录 (影印本) 仁宗睿皇帝实录第 1—
5 册 (总 28—32 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 6—8 月第 1 版 宣宗成皇帝实录 第

- 1—7 册（总 33—39 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 8、10 月第 1 版 文宗显皇帝实录
第 1 册（总第 40 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02. 清史稿 第四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 7 月第 1 版 第三十八册 北京中华
书局 1977 年 7 月第 1 版
103. 清史列传 二十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0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六册 北京中
华书局 1964 年 3 月第 1 版
10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第一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年 7 月第 1 版
106. 王先谦编：东华续录 光绪十至二十年
（1884—1894 年）印本
107. 韩文绮：恭寿堂奏议（韩大中丞奏议）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文献
学中心藏 道光间刊本
108. 贺长龄：耐庵奏议存稿 十二卷 首一卷
光绪八年（1882 年）刊本
109. 程懋采：心师竹斋章牍存稿 三卷 附一
卷 光绪三年（1877 年）刊本
110. 齐思和整理：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

- 刊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 11 月第 1 版
111. 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朝道咸同光奏议
六十四卷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 上
海久敬斋石印本
112.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 第 1—40
期 1930—193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
本
113. 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 道光朝
四册 1933 年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排印
本

（四）专著、笔记、杂录

114. 魏源：海国图志 一百卷 咸丰二年（1852
年）邵阳魏氏古微堂重刊定本
115. 梁廷枏：夷氛闻记 邵循正校注 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第 1 版
116. 梁廷枏：海国四说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刊本
117. 姚莹：康輶纪行 十六卷 同治六年
（1867 年）刊本
118. 徐继畲：瀛环志略 十卷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年）福建刊本
119. 潘曾沂：潘丰豫庄本书 一卷 光绪津河
广仁堂刊本

120. 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 十二卷 嘉庆十四年（1809 年）刊本
121. 钱宝琛：壬癸志稿 二十八卷 光绪六年（1880 年）存素堂刊本
12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二卷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刊本
123. 王夔：钱币刍言续刻 一卷 道光丁酉（1837 年）艺海堂刊本
124. 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 一卷 道光二十年（1840 年）侯官李氏刊本
125. 王庆云：石渠余记 一册 王澐华点校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126. 陈修园集注：金匱要略浅注 一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 年 3 月新 1 版
127. 王毓瑚辑：区种十种 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 1955 年 11 月第 1 版
12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杜春和、张秀清整理 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29. 夏燮：中西记事 二十四卷 同治七年（1868 年）刊本
130. 郑观应：盛世危言 十四卷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刊本

-
131. 兰移外史纂：靖逆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刊本
132. 麟庆：鸿雪因缘图记 全三集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4年10月第1版
133. 林昌彝：海天琴思录 八卷 同治三年（1864年）刊本
134.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 二十四卷 咸丰元年（1851年）刊本
135. 莫友棠：屏麓草堂诗话 十六卷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刊本
136. 杨钟羲：雪桥诗话 十二卷 1913年刘氏求恕斋刊本
137. 陈衍：石遗室诗话 三十二卷 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138. 梁章钜：归田琐记（附自订年谱） 一册
于亦时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8月第1版
139. 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 一册 陈铁民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9月第1版
140. 梁章钜：退庵随笔 二十三卷 道光十七年（1837年）刊本
141. 梁章钜：制艺丛话 二十四卷 咸丰九年

(1859 年) 重刊本

142. 梁章钜：楹联丛话 十二卷 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桂林署斋刊本
143. 潘世恩：消暑随笔 四卷 宣统三年(1911
年) 上海海左书局石印本
144. 王桂：汴梁水灾纪略
145. 沈葆楨：先室林夫人事略 一册 同治十
三年(1874 年) 刊本
146.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 六卷 光绪中侯官
郭氏刊本
147. 郭柏苍：我私录 一卷 光绪中侯官郭氏
刊本
148. 郭柏苍：葭甫堂集 三卷 续一卷 光绪
中侯官郭氏刊本
149. 施鸿保：闽杂记 一卷 小方壶斋輿地丛
钞第九帙 光绪十七年(1891 年) 上海著
易堂排印本
150. 齐学裘：见闻续笔 二十四卷 光绪二年
(1876 年) 刊本
151. 夷匪犯境闻见录 《近代史资料》1956 年
第 2 期
152.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吃 谢兴尧点
校 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 3 月第

1 版

153. 欧阳昱：见闻琐录 一册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54. 邹弢：三借庐笔谈 十二卷 民国上海文
明书局石印本
155. 谢章铤：稗贩杂录 四卷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刊本
156. 谢章铤：课余偶录 四卷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刊本
157. 谢章铤：课余续录 五卷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刊本
158. 薛福成：庸庵笔记 丁凤麟、张道贵点校
一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59.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 晋石点
校 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60. 黄钧宰：金壶七墨 十九卷 同治十二年
(1873 年) 刊本
161. 甘熙：白下琐言 十卷 1926 年江宁甘氏
重刊本
162. 陆以湉：冷庐杂识 崔凡芝点校 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 1 月第 1 版

-
163. 程畹：潜庵漫笔 八卷 光绪元年（1875年）上海申报馆刊本
164. 李伯元：南亭笔记 十六卷 大东书局 1919年7月石印本
165. 朱克敬：暝庭杂识 四卷 续二卷 光绪刊本
166.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十二卷 笔记小说 大观第一辑民国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
167. 张幼珊：果庵随笔 一册 民国年间印本
168.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三卷 1936年关中丛书本
166. 桂超万：宦游纪略 光绪十年（1884年）同义文会刊本
170. 何书田：救迷良方 何书田医著四种 一册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4年4月第1版
171. 李星沅日记 袁英光、童浩整理 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6月第1版
172. 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 1825—1844 冯树铁译、骆幼玲、章文钦校 一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4月第1版
173. 亨特：旧中国杂记 沈正邦译、章文钦校 一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第1版

(五) 族谱、年谱

174. 林鸣盛修：闽林大宗世谱 一册 康熙福建刊本
175. 魏应麒编：林文忠公年谱 一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3 月第 1 版
176. 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 一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2 版（增订本）
177. 韩封编：韩桂堃手订年谱 道光间家刻本
178. 杨炳堃编：杨中议公自订年谱 光绪家刻本
179. 张师诚编：一西自记年谱 同治八年（1869 年）重刊本
180. 孙慧惇编：孙平叔公年谱（孙尔准先生年谱） 一卷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家刻本
181. 何时希编：何书田年谱 何氏历代医学丛书本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
182. 黄丽镛：魏源年谱 一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183.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左文襄公年谱）朱悦、朱子南校点一册 长沙岳麓书社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六) 志书

184. 沈瑜庆、陈衍等纂：福建通志 五十一总卷 六一一分卷 1938 年刊本
185. 陈衍纂：闽侯县志 一〇六卷 1944 年刊本
186. 周凯纂：厦门志 十六卷 道光十九年（1839 年）玉屏书院刊本
187. 徐友梧等纂：霞浦县志 四十卷 首一卷 1929 年铅印本
188. 余文仪修、黄侗纂：台湾府志 二十六卷 首一卷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刊本
189. 陈伯陶等纂：东莞县志 一〇二卷 首一卷 1927 年铅印本
190. 史澄等纂：番禺县志 五十四卷 首一卷 附录一卷 同治十年（1871 年）刊本
191. 梁绍猷等纂：南海县志 二十六卷 首一卷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刊本
192. 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 二十卷 首末各一卷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刊本
193. 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 三十卷 首二卷 末一卷 光绪五年（1879 年）刊本
194. 汪堃等纂崑新两县续修合志 五十二卷

- 首末各一卷光绪七年（1881 年）刊本
195. 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 四十卷 首一卷图一卷 光绪十年（1884 年）刊本
196. 张恕、董沛纂：鄞县志 七十五卷 光绪三年（1877 年）刊本
197. 俞樾纂：镇海县志 四十卷 光绪五年（1879 年）刊本
198. 陈重威等纂：定海厅志 三十卷 首一卷 光绪十一年（1885 年）刊本
199. 邵友濂等纂：余姚县志 二十七卷 首末各一卷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刊本
200. 邓显鹤等纂：宝庆府志 一四三卷 首二卷末三卷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刊本
201. 张仲炘等纂：湖北通志 一七二卷 首末各一卷 1921 年刊本
202. 余晋芳纂：麻城县志 前编十五卷 首一卷 1935 年铅印本
203. 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 一一六卷 首一卷 1923 年东方学会校订铅印本
204. 周庆云纂：盐法通志 一百卷 1928 年鸿宝斋本
205. 游光绎纂：鳌峰书院志 十六卷 嘉庆十一年（1806 年）刊本

206. 李景铭纂：闽中会馆志 四卷 1943 年排印本
207. 何振岱纂：（福州）西湖志 二十四卷
1916 年福州水利局刊本

（七）资料汇刊

208.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 一二〇卷 道光七年（1827 年）刊本
209. 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 一二〇卷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图书集成局排印本
210. 缪荃孙：续碑传集 八十六卷 光绪十九年（1893 年）刊本
211. 闵尔昌辑：碑传集补 六十卷 末一卷
1923 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铅字排印本
212.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 六十卷 同治五年（1866 年）刊本
213.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 1937 年第一辑
214.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种） 六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7 月新 1 版
215.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一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第 1 版

-
216. 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种） 第一册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2 年 12 月第 1 版
21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I 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 9 月第 1 版
218.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219.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上卷第一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9 月第 1 版
220.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221.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 一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10 月第 1 版
222.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 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78 年 8 月第 1 版
223.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 一册 福

- 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224.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
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225.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
史料选译 一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第 1 版
2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四、五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27.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
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 第一辑
二册 台北 1972 年 11 月版
228. 严中平辑译：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
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北京《经济研究》
1955 年第 1 期
229.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筹划鸦片战争
的幕后活动北京《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
230.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一册 日本东京岩南堂 1967 年出版
231.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
篇） 一册 日本东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

会 1964 年 11 月初版

三、论 著

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9 月第 9 版
2.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 上海新知识出版
社 1955 年 12 月第 1 版
3.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 第一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年 5 月第 1 版
4. 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北京三联书
店 1958 年 8 月第 1 版
5.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9 月第 1 版
6. 胡绳：从鸦片战争 到五四运动 上册 人
民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7. 牟安世：鸦片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8. 宁靖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 人民出
版社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9.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
片战争研究论文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10. 陈胜彝：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1.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2. 姚薇元、萧致治等：鸦片战争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3. 杨国桢：林则徐论考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4. 林庆元：林则徐评传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5. 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林则徐研究论文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6. 任复兴主编：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7.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第一册（清季） 台北 1963 年 3 月初版
18. 林崇墉撰述：林则徐传 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 1968 年 3 月再版
19. 魏秀梅：陶澍在江南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 年 12 月初版
20.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 第一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 9 月初版

2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一卷 张汇文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57 年 11 月第 1 版
22.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 一册 姚曾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 8 月第 1 版
23.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一册 康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 7 月第 1 版
24. 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 一册 卞立强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25.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一册 徐梅芬等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26. 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研究组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 一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27. 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州分会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 一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28. 崛川哲男：林则徐 一册 东京人物往来社 1966 年版
29. 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 一册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3 年 7 月初版

-
30. 增井经夫：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 一册 东京研文社 1978 年版
 31. 彭百腾：清代广东省档案指南 一册 英国国家档案局印本
 32. 贝塚茂树、小川环树：小如舟书屋中国书画目 一册 京都思文阁美术馆 1983 年 9 月版
 33. 傅乐吉：林则徐 一册 俄罗斯海参威远东国立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